

諸子集成

諸子集成

(第四冊)

墨子閒詁

晏子春秋校注

中華書局出版

墨 子 閒 詁

孫 詒 讓 著

墨子序

孟子以揚墨並言。辭而闕之。然揚非墨匹也。揚子之書不傳。略見於列子之書。自適其適而已。墨子則達於天人之理。熟於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戰國百餘年間時勢之變。欲補弊扶偏。以復之於古。鄭重其意。反復其言。以冀世主之一聽。雖若有稍詭於正者。而實千古之有心人。也。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以儒墨並爲世之顯學。至漢世猶以孔墨並稱。尼山而外。其莫尙於此老乎。墨子死。而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今觀尙賢尙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旨無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後人合以成書。故一篇而有三乎。墨氏弟子。網羅放失。參考異同。具有條理。較之儒分爲八。至今途無可考者。轉似過之。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傳誦既少。注釋亦稀。樂臺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蕪終古矣。

國朝鎮泮畢氏始爲之注。嗣是以來。諸儒益加讎校。涂徑既闢。奧窔粗

窺。墨子之書。稍稍可讀。於是瑞安孫詒讓仲容。乃集諸說之大成。著墨子閒詁。凡諸家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至經說及備城門以下諸篇。尤不易讀。整紛剔蠹。撮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蓋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也。以余亦嘗從事於此。問序於余。余何足序此書哉。竊嘗推而論之。墨子惟兼愛。是以尙同。惟尙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講求備禦之法。近世西學中。光學重學。或言皆出於墨子。然則其備梯備突備穴諸法。或卽泰西機器之權輿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爲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儻足以安內而攘外乎。勿謂仲容之爲此書。窮年兀兀。徒斂精神於無用也。光緒二十一年夏。德清俞樾。

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惠音沉頹。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尚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爲別傳。惟修身親士諸篇。誼正而文靡。校之他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問答。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興樂。及楚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悽於犢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對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修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爲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乖戾。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苟卿爲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拏。洙泗斷斷。儒家已然。墨儒異方。跬武千

里其相非甯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之論墨氏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論與。墨子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董無心孔子魚之倫。咸排詰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者殊眇。故說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改。非精究形聲通段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鎮洋畢尙書沅。始爲之注。藤縣蘇孝廉時學。復刊其誤。創通涂徑。多所更正。余昔事讎覽。旁撫衆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本。黃丕烈所景鈔者今藏杭州丁氏缺前五卷大致與道臧本同顧千里校道臧本。臧本明正統十年刊畢本亦據彼校定而不無舛錯顧校又有季本傳錄或作季本未知孰是。明彙諸本。大氏皆祖臧本。畢注略具。今並不復詳校。又嘗得倭寶厓間。放刻明茅坤本。分爲六卷。而篇數尙完具。冊端附校異文。間有可采。惜所見本殘缺僅存數卷。用相勘覈。

別爲寫定。復以王觀察念孫尙書引之父子。洪州倅頤煊。及年丈俞編修。檄亡友戴茂才望所校。參綜考讀。竊謂非儒以前諸篇。誼旨諄焯。畢王諸家。校訓略備。然亦不無遺失。經說兵法諸篇。文尤奧衍凌襍。檢攬舊校。疑滯殊衆。研覈有年。用思略盡。謹依經誼字例。爲之詮釋。至於訂補經說上。下篇旁行句讀。正兵法諸篇之譌文錯簡。尤私心所竊自喜。以爲不繆者。

輒就畢本。更爲增定。用遺來學。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題曰鴻烈閒詁。據宋本
淮南子及晁公武讀書志閒者發其疑悟。詁者正其訓釋。今於字義多遵許學。故遂用題署。
亦以兩漢經儒。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固後學所睇慕。而不能逮者也。光
緒十有九年。歲在癸巳十月。瑞安孫詒讓序。

墨子書舊多古字。許君說文。舉其第繡二文。今本並改易不見。則其爲後
人所竄定者。殆不知凡幾。蓋先秦諸子之譌舛不可讀。未有甚於此書者。
今謹依爾雅說文。正其訓故。古文篆隸。校其文字。若尙同篇引術令。卽書
說命之佚文。魏晉人作僞古文尙書。不知術爲說之段字。遂摭其文。竄入
大禹謨矣。兼愛篇注。召之邸。庠池之瀆。召之邸。卽孫炎本爾雅釋地之昭
餘底。亦卽周禮職方氏之昭餘祁。今本召譌爲后。其義不可解。畢氏遂失
其句讀矣。非攻篇之不著何。卽周書王會之不屠何。畢氏不憶。依俗本改
爲中山。遂與墨子舊文不合矣。明鬼篇。豈無罪人乎。道路術徑。豈卽孟子
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非樂篇。折壤坦折。卽周禮摯族氏之摯。今本豈譌
爲退。折譌爲拆。畢蘇諸家。各以意校改。遂重性馳繆。不可究詰矣。公孟篇。
夏后啓使棊斲雉已。卜於白若之龜。棊卽隘之籀文。亦卽伯益。與漢書述
尙書古文。伯益字正合。今本棊斲雉已。譌作翁難雉乙。又斲雉字。遂以翁

難乙爲人姓名矣。非攻下篇說禹攻有苗。有神人面鳥身。奉珪以待。此與秦穆公所見句芒同。奉珪者東方之玉。與禮經祀方明。東方以珪之義合。而今本奉珪誤作若瑾。其義遂不可通矣。若此之類。輒罄蠹管。證厥違在。它若經說篇之蠙爲蚘。虎爲霍。兵法諸篇之幘爲順。又爲類。芒爲芸。桴爲杯。其歧互尤不易理董。覃思十年。略通其誼。凡所發正。咸具於注。凡譌說之文舊校精牖者徑據補正以資省覽。其以愚意訂定者。則著其說於注。不敢重輒增改。以昭詳順。世有成學治古文者。儻更宣究其愷。俾二千年古子。釐然復其舊觀。斯亦達士之所樂聞與。校寫既竟。復記於後。詒讓。

備衝篇則尙存其目。而不知列在幾幾。太平御覽引有備衝法。正在此篇。則宋初尙多存與。論讓案御覽多本古類書不足證北宋時此書尙有完本也南宋人所見十三篇。一本樂

臺會注之。卽自親士至上同是。而潛谿諸子辯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下

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論讓案此節中興館閣書目所載別本書錄解題亦嘗舉黃氏日鈔諸子云墨子之書凡二其後以論稱者多仿徵其前以經稱者善文

法又吳師道戰國策校注五引兼受中篇楚靈王好士細腰數語云今按墨子三卷中無此文三卷者別本也古墨子篇數不止此是陳直齋黃東發吳正傳所見墨子皆止十三篇本也又有可

疑。夫墨子自有經上下經說上下在十三篇之後。此所謂經。乃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與下尙賢尙同各三篇文例不異。似

無經論之別。未知此說何据。以意求之。或以經上下經說上下及親士

修身六篇爲經。論讓案南宋別本不如是畢說非其說或近。以無子墨子云云故也。論讓案此說亦非詳

親士篇然古人亦未言之。至樂臺所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而焦竑國吏經

籍考亦載之。似至明尙存。論讓案鄭樵二志多存慮目不足據卒亦不傳何也。若錢會云。藏會

稽紐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者。實卽今五

十三篇之本。內著闕字者八篇。錢不深核耳。

洪頤煊云。墨子今本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凡七十一篇。內闕有題八

篇無題十篇。據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

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是無題十篇。宋本已闕。有題八篇。闕

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是無題十篇。宋本已闕。有題八篇。闕

文在宋本已後。讀書叢錄 詒讓案 遺藏本即從宋本
出有題八篇 宋本蓋已闕佚 說未墮

墨子閒詁總目

閒詁十五卷

- 一 親土修身 所染法儀 一禽賢上 二禽同上 四兼發上 五非攻上 六節用上
- 七患辭過 三辯法儀 一禽賢上 二禽同上 四兼發上 五非攻上 六節用上
- 七天志上 八明鬼下 九非命上 十經說上 十一大取 十二貴義 十
- 中非樂上 下非儒下 中非儒下 上經說上 下大取 中耕柱 下公孟
- 三魯問 十四備城門 備高臨備梯 備水 十五迎敵利 雜守
- 三公輪 備穴 備蛾傳 備水 號令

目錄一卷

附錄一卷篇目考 佚文 舊敍

後語二卷

上墨子傳略 墨子年表 墨學傳授考 下墨子緒聞 墨學論 墨家諸子鉤沈

大凡十有九卷

此書寫定於壬辰癸巳間。選甲午夏。屬吳門梓人毛翼庭。以聚珍版。印成三百部。質之通學。頗以為不謬。然多苦其奧衍。瀏覽率不能終卷。惟吾友黃中弢學士。為詳校一過。舉正十餘事。多精瑣。亦今之張伯松矣。余亦自續勘。得贖義逾百事。有前誤讀誤釋。覆勘始覺之者。咸隨時逐錄別冊存之。此書最難讀者。莫如經經說四篇。余前以未

見臯文先生經說解爲憾。一日得如臯冒鶴亭孝廉廣生書云。武進金淮生運判武祥。臧有先生手稿本。急屬鶴亭。馳書求段錄。金君得書。則自校寫一本寄贈。得之驚喜累日。余前補定經下篇句讀。頗自矜爲剋獲。不意張先生已先我得之。其解善談名理。雖校讎未定。不無望文生義之失。然固有精論。足補正余書之闕誤者。金冒兩君。惠我爲不淺矣。既又從姻戚張文伯孝廉之綱許。段得陽湖楊君葆彝經說校注。亦間有可取。因與張解。并刪簡補錄入冊。凡余舊說。與兩家有闡合者。皆改從之。蓋深喜一得之愚。與前賢冥符遙契。固不敢攘善也。竊謂先秦古子。誼旨深遠。如登岳觀海。莫能窮其涯涘。畢王張蘇諸家。於此書研校。亦良勤矣。然其偶有不照。爲後人所匡正者。不可僂指數。余幸生諸賢之後。得據彼成說。以推其未竟之緒。然此書甫成。已有旋覺其誤者。則其不自覺而待補正於後人。殆必有倍蓰於是者。其敢侈然以自足邪。甲辰春。取舊寫別冊。散入各卷。增定爲此本。并識之。以見疏陋之咎。無可自掩。且以睇望於後之能校讀是書者。光緒丁未四月。籀頤居士書。

墨子目錄一卷 道藏本及明鈔本刻本並無目錄此畢氏所定依意林爲第十六卷今從隋志別爲一卷

卷之一

親士第一

..... 一

脩身第二

..... 四

所染第三

魏徵羣書治要引篇目同..... 六

法儀第四

治要引篇目同..... 一

七患第五

治要引篇目同..... 一三

辭過第六

治要引此篇文并入七患篇疑唐以後人所分..... 一七

三辯第七

黃震宋濂所見別本以上七篇題曰經蓋宋人所加..... 二二

卷之二

尚賢上第八

治要引篇目同漢書藝文志顏師古注引作上賢..... 二五

尚賢中第九

..... 二八

尚賢下第十

..... 三八

卷之三

尚同上第十一

漢書顏注引作上同..... 四四

尚同中第十二

..... 四六

尙同下第十三 中興館閣書目云一本自霸土至上同十三篇即此
黃震宋鑑所見別本以上六篇題曰論亦宋人所加 五五

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 漢書顏
注引同 六二

兼愛中第十五 六四

兼愛下第十六 七〇

卷之五 道藏本
六同卷

非攻上第十七 八一

非攻中第十八 八二

非攻下第十九 八八

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漢書顏
注引同 九九

節用中第二十一 一〇一

節用下第二十二 關 一〇四

節葬上第二十三 關 一〇四

節葬中第二十四 關 一〇四

節葬下第二十五 一〇四

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一一八

天志中第二十七 一二三

天志下第二十八 一二九

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闕 漢書類注
引作明鬼神 一三八

明鬼中第三十 闕 一三八

明鬼下第三十一 一三八

非樂上第三十二 一五五

卷之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 闕 一六三

非樂下第三十四 闕 一六三

非命上第三十五 治要引書目及漢
書類注引並同 一六三

非命中第三十六 一六八

非命下第三十七 一七二

非儒上第三十八 闕 一七七

非儒下第三十九.....一七七

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一九〇
晉書魯勝傳墨辯往敍云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即此

經下第四十一.....一九五

經說上第四十二.....二〇二

經說下第四十三.....二一四

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二四三

小取第四十五.....二五〇

耕柱第四十六.....二五四

卷之十二.....
畢云舊云十三同卷者梵本分秩如此語讓案此明人編入道藏所合并非古本也畢謂梵本亦非

貴義第四十七.....二六五
治要引 篇目同

公孟第四十八.....二七一

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二八二

公輸第五十.....二九二

口口第五十一

卷之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明吳寬鈔本無目錄其當卷篇目以備城門為五十四備高臨為五十一

九之六十六十四之六十七篇目並闕當訪求古本考入云是
吳所據舊本實如此則當闕五十二五十三二篇未知孰是 二九七

備高臨第五十二 三一九

口口第五十四 依備城門篇所列攻具十有二臨
第一鉤第二則此篇疑當為備鉤

口口第五十五 備城門篇十二攻具衝第三則此篇疑當為備衝
詩大雅皇矣孔疏引有備衝篇蓋唐初尚未佚也

備梯第五十六 三三二

口口第五十七 十二攻具梯第四堙第
五則此篇疑當為備堙

備水第五十八 三三五

口口第五十九 十二攻其水第六穴第七突第八空洞第九蟻傳第十今唯闕
備空洞一篇其次又不當列水突之閒豈為後人所竄亂與

口口第六十

備突第六十一 三二六

備穴第六十二 十二攻具穴在突後
此篇次與彼不合 三二六

備蛾傳第六十三 三三四

卷之十五

□□第六十四

十二攻具轅轅第十一斬車第十二則當有轅轅輕車二篇其次當在此

□□第六十五

□□第六十六

□□第六十七

迎敵祠第六十八

三三九

旗幟第六十九

穢俗字王念孫校改職

三四二

號令第七十

九章算術表分篇劉德注引篇目同

三四六

襟守第七十一

三六五

畢沅云。按舊本皆無目。隋書經籍志云。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馬總意林

云。墨子十六卷。

詒讓案馬本梁庚仲容子鈔見高似孫子略

則是古本有目也。考漢書藝文志云。墨

子七十一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七十二篇。疑當時亦以目爲一篇耳。

藏本云。闕者八篇。而有其目。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

儒上是也。當是宋本如此。而館閣書目云。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篇。

亡九篇。恐是入譌爲九。又七十一篇。亡其九。當存六十二而云六十一

亦二之譌也。其十篇者。藏本并無目。亦當是宋時亡之。然則宋時所存

實止五十三篇耳。詒讓案荀子存身篇後注云。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後當作五十三篇。或言中篇以後亡者。亦有其目。大篇數目。至今不同也。然詩正正。五

墨子閒詁卷一

瑞安孫詒讓

親士第一

畢沅云衆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玉篇云傳曰備古今辯然不謂之士此與修身篇無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案畢

說未端此書文多闕失或稱子墨子曰或否疑多非古本之舊未可據以定爲墨子所自著之書也又此篇所論大抵尙賢篇之餘義亦似不當爲第一篇後人因其持論尙正與儒言相近遂舉以冠首耳以馬總意林所引校之則唐以前本已如是矣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說文子部云存恤問也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

急非士無與慮國。說文思部云慮謀思也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會有也。昔者文

公出走而正天下。畢云正讀如征王念孫云畢讀非也爾雅云正長也晉文爲諸侯盟主故曰正天下與下霸諸侯對文又廣雅正君也尙賢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

者凡墨子書言正天下正諸侯者非訓爲長即訓爲君皆非征伐之謂案王說是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正天下高誘注云正治也亦非

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蘇時學云醜猶恥也說讓案呂氏春秋不侵篇欲醜之以辭高注云醜或作恥而尙攝中國之賢君。畢云尙與上通

攝合也謂合諸侯郭璞注爾雅云撮合撮同撮案畢說未允攝當與攝備左襄十一年傳云武震以攝威之韓詩外傳云上攝萬乘下不敢赦乎匹夫此義與彼同謂越王之威足以攝中國賢君也三子之

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畢云魯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安也俞櫛云抑之言屈抑也抑而大醜與達名

成功相對言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天下則達名成功正見其由屈抑而達下文所謂敗而有以成也畢注於文義未得案俞說是也太上無敗。畢云李善文選注云河上公注老子云太上謂太古無名

之君也案太上對其次爲文謂等之最居上者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言以親士故能用其民也吾

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畢云言不肖苟安如好利之不知足

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畢云言自處於難即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

志內究其情。

內下畢增不字云舊脫此字据上文增疾究同猶云內省不疚俞云內當作猶即退字也進不敗其志退究其情正相對成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因退從或體作猶又闕壞而

作內畢氏愈據上句增入不字殊失其旨案俞說近是

雖雜庸民終無怨心。

畢云言遺

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

國語周語韋昭注云偪迫也偪臣謂貴臣體重迫君然此與偪下同舉而對弗弗之臣為文則不當云臣偪偪疑偪之譌

諂下傷上。

畢云言偪人病

君必有弗弗之臣。

弗讀為弗說文口部云弗遠也

上必有諂諂之下。

廣雅釋訓云路語也周禮保氏鄭康成注云軍旅之容聲

釐謂與諂同近是詳後畢云禮記云言容路語鄭君注云教令嚴也說文云論訟也玉篇云魚格切

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諂諂。

畢云支苟二字疑

長也支苟當是致敬之譌諂諂與諂諂同言分議者皆延延以念久長而致敬者又諂諂以盡其誠即上文所謂上必有諂諂之下也蘇云支苟二字疑敬字之譌俞云支苟乃稜稜二字之段音說文禾部稜稜也徐鍇曰稜不伸之意然則稜稜者諂諂殆謂在下位者或為上所凌壓而不得申亦必諂諂然自伸其意而後已上文所謂上必有諂諂之下是也案供謂苟為敬字之譌是也而以支為致則未曉俞說尤誤以文義推之支疑當為交

形近而譌經說上篇圖規寫交也今本交亦誤支是其證敬讀為微交微謂交相微戒也苟即敬之壞字國語楚語左史倚相見申公子亶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微子韋注云交夾也

焉可以長

生保國。

王云焉字下屬為句焉猶乃也言如是乃可以長生保國也

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

畢云當為瘖說文云瘖不能言

也暗宋齊謂兒位不止曰暗非此義王篇云瘖於深切不能言暗於金於甘二切暗極無聲也則作暗亦是詒譌案暗瘖字同尙賢下篇有瘖字晏子諫下篇云近臣嘿遠臣瘖又云朝居殿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說苑正諫篇晏子云下無言則謂遠臣則陰也亦與吟同文選蘇子瞻

古詩李善注引倉頡篇云吟歎也僕書息夫躬傳顏師古注云陰古吟字

怨結於民心。

蘇云暗陰

畢云與噤音義同史記樂通曰吟而不言索隱云吟音戶陸反又音琴

在側。善議障塞。

蘇云側塞亦為礙

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

喪天下。故曰歸國寶。

畢云歸讀如齊人歸女樂之歸

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

說文金部云錐銳也釋名釋用器云錐利也

此其鈺。反關察漢書音義曰鈺謂利。鈺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

廣雅釋詁云錯磨也

錯者必先靡。靡之與字今省作磨謂銷磨也。畢云控靡為鎮靡字。靡聲。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畢云招與喬音相近。竭伐為鎮案。畢說是也。經

說下篇橋衡之靈龜近灼。神蛇近暴。畢云灼暴為鎮會云四近字皆先字之誤。上文曰今有五維此其

橋亦作招可證靈龜近灼。神蛇近暴。畢云灼暴為鎮會云四近字皆先字之誤。上文曰今有五維此其

上文而言亦必是先字明矣。先篆書作光近字。古文作岸篆書作岩兩形相似而誤。案俞說是也。意林引此二句

近正作先。莊子山木篇亦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暴蛇者蓋以求用。淮南子齊俗訓云轅牛犂毛宜於磨。其於

以致用不若黑蜩許慎注云黑蜩神蛇也。屠于神淵。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抗亢聲類同。莊子刻意

能興雲雨。春秋縣露求雨。篇云春旱求雨。暴巫聚蛇。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抗亢聲類同。莊子刻意

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釋文李孟賁之殺其勇也。孟子公孫丑篇偽孫奭疏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

孟賁高曰亢。蘇云抗。撥直。子孟賁之殺其勇也。孟子公孫丑篇偽孫奭疏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

拔牛角史記施雠傳集解引許慎漢書東方朔傳顏師古注並西施之沈其美也。蘇云案吳越春秋西

世乃有五湖隨苑蠡之說。經矣。詒讓案吳越春秋逸文見楊慎丹鉛錄引修文殿御覽吳起之裂其事

也。淮南子繆稱訓云吳起刻削而車裂亦見。范論訓及韓詩外傳一呂氏春秋執一篇高注史記本傳不云車

裂。蓋文不具。畢云謂事功。蘇云墨子嘗見楚惠王而吳起之死當悼王二十一年。上距惠王之卒已五十一

年。變墨子不及見此事。此蓋門弟子之詞也。汪中說同。案魯問篇墨子及見田齊大公和。和受命為諸侯。當楚悼

王十六年。距起之死僅五年耳。况非樂上篇說齊康公興樂萬康公之薨。復在起死後二年。然則此書雖多後人

增益而吳起之死非墨子所不及見。明矣。蘇說考之未審。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

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

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說文谷部云泉出。通川為谷。爾雅釋水云水注川曰穀。注穀曰谷。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

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畢本作非一水之源也。云舊云非一源也。据初學記。江引此增二字。蓋引此與舊同。說文類聚引作非一水之源。北堂書鈔引作非一源之水。古無源字。本書脩身云原獨者。流不惰。只作原。此類俗寫亂之非舊文也。王云此本作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今本脫之水二字。而一源二

字則不誤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引此並作非一源之水初學記地部中引作非一源之流流字雖誤而一源二字仍與今本同畢謂初學記作一水之源誤也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一引作紅河之水非一源千鎰之裘非一狐皆節去下二字而一源二字亦與今本同其據文類聚衣冠部引作非一水之源者傳為誤耳案王黃金是也今據補正千鎰之裘待女以千鎰只作益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鎰為名孟康曰二十四為鎰也案黃義篇本作千益非益字畢誤非一狐之白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淮南子而有粹白之裘授之衆白也晏子春秋外篇云景公賜晏子狐白之裘玄豹之裘其贊夫惡有同方取千金漢書匡衡傳顏注云狐白謂狐腋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為裘輕柔難得故貴也

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已者乎畢云惡讀如鳥言聖人之與土同方相合猶江河同源相得烏有不取諸此而自止者俞云取不二字僅寫誤倒而字當在取同二字之上已當為人已之已此文本云不取同而已者乎畢云惡讀如鳥言聖人之與土同方相合猶江河同源相得烏有不取諸此而自止者俞云取不二字僅寫誤倒而字當在取同二字之上已當為人已之已此文本云

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說文曰昭昭猶耿耿也中庸鄭注云昭昭猶耿耿也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已者乎傳寫錯誤遂不可取畢曲為之說非是案俞說近是蓋非

與明瞭同老子云水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畢云說文云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猶皦皦至高之貌乃千人

之長也此與上云王德不相冢疑上句者字當為若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

是故谿陔者速涸說文谷非畢云谿山瀆無所通者自部云陔隘也俗逝淺者速竭王引之云逝

相屬逝當為遊俗書游字作遊與逝相似而誤遊即流字也曲禮注土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釋文遊作游字徐音流流淺與谿陔對文俞云遊當讀為遊古字通也詩有杖之杜簫嗟肯適我釋文曰嗟轉詩作逝然則逝之通作遊猶逝之通作嗟也成十五年左傳則快雖遊楚辭湘夫人篇夕濟兮三澌杜預王逸注並曰澌水涯澌澌與谿陔對文因段逝為澌其義遂晦案王說近是

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淮南子齊俗訓則不能流國矣高注云淳厚也

修身第二畢云脩治之字从多从肉者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土雖有學而行為本焉俞云君子二字衍文也此蓋以戰雖有陳喪雖有禮二句起土雖有學一句若冠以君子二字則既言君子不必又言士矣馬總意林作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戰雖有陳勇為本焉喪雖有禮哀為本焉與今本

不同然有君子字即無土字亦可知今本既言君子又言士之誤矣土雖有學與君子語

有學文異而義同案說苑建本篤我孔子語與此略同君子似非衍文亦見家語六本篤是故置本不安

者無務豐末。置與植通詩兩頌那置我駢鼓郵箋云置讀曰植方言云植立也俞云者衍字也下文近者

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聞無務博聞上句並無皆

其證近者不親無務求遠親戚不附。曲禮云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孔穎達疏云親指族內感言

族類言之與孔義同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爾雅釋詁云舉物而聞無務博聞是故先

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見毀

句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潛隱之言無入之耳。之舉本譌于今據道

玉篇云隱他得切惡也經典多此字古只作匿王云潛隱即讒隱借二十八八年左傳聞執讒隱之口是也讒與譖

古字通故小雅巷伯篇取彼譖人縮衣住及後漢書馬援傳並引作取彼讒人無入之耳言不聽讒隱之言也故

下文曰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批扞之聲。廣雅釋詁云批擊也易林睽之黃云批捍之言我心不切批扞即

口殺傷人之孩。畢云當讀如根荄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畢云說文云詆訐也許居謂切攻人之

陰私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逾當讀為偷同聲段借字此與力事日彊文相

云偷苟且也此設壯日盛。畢云設壯疑作飾莊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畢云義字當為籌

義與彼正同從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作義字皆俗改也王引之云弗干聲義均有未協弗當作義義古文我字與弗相似故

故於此耳周晉姜鼎銘我字作義是其明證難之從義聲與義之從我聲一也說文我字下重文未載古文作義

鍾鼎古篆漢人亦不能偏識也。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

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剛。剛猶雅馴史記

雅馴張守節正義云剛訓也案剛訓字通周禮地官敘官鄭衆暢之四支。說文肉部云服體四服也或作肢

住云訓讀為剛訓與爾雅釋義同謂出口者皆與雅之言支即肢之省易坤文言云美在其

注云捷鑿也案捷接字亦通高失其義 華髮隳顛。道藏本頌作巖非後漢書邊讓傳李賢注云華髮白首也畢云隳字當為墮

雜事篇云齊宣王謂閻丘印曰 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

者行不果。畢云文選注云許君 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

博。俞云徧亦辯也儀禮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少牢饋食禮 辯是是非不察者不

足與游。本不固者未必幾。畢云廣雅云幾微也或禾字之假音說文云禾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

詁又引說文以幾為禾則失之愈遠矣 雄而不脩者。畢云雄 其後必情。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

耗。畢云舊从禾非玉篇云耗可到切滅也 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

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蘇

圖謀也春秋傳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 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

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彼智無察。畢云彼 在身而情。當為情

誤上云雄而不脩者其後必情 反其路者也。路當為務即家上務為智務為察而言謂違反其所當務之事明鬼下篇云

情反其路者也九字句云言非智無察則所 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

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戴載古通春秋隱十年經伐

戴也 思利尋焉。儀禮有司徹賈公彥疏引服虔左傳 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

嘗有也。

所染第三。畢云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蘇云篇中言中山向宋康皆墨子後事而禽子為墨子

弟子至與傳說並稱此必非墨子之言蓋亦出於門弟子汪中云宋康之滅在楚惠王卒

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為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
案此篇固不出墨子但中山尙疑卽桓公時代正與墨子相及鼓說未密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

言字疑衍公羊隱十一年何休注云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其不冠子者他師列子天瑞篇張注云載子於姓上者首章

是弟子之
所記故也染於蒼則蒼廣雅釋器云蒼青也染於黃則黃韓詩外傳云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

位之為其可
以黃可以黑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考工記鍾氏染羽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鄭注

類三染謂之纁必讀為畢左隱元年傳同軌畢至白虎通義崩葬引畢云玄其六入者與爾雅釋器云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

作必是其證言五入畢而為五色也高誘云一入一色畢云一本無必字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五入則為五色

字後漢書注引作五入之別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也治要作可不慎耶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

畢云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俱作治國亦然有節文舜染於許由高誘云許由陽城人堯聘之不至伯陽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伯陽蓋老子

姓李字伯陽號聃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非聃也詒讓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堯舜得伯陽聃耳然後成注

云伯陽聃耳皆賢人堯用之以成功也御覽八十一引尸子云舜事親養老為天下法其遊也得六人曰維陶方

回續耳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也陶鑿聖賢羣輔錄引皇甫謐逸士傳舜友七子亦有伯陽韓非子

說疑篇作晉伯陽漢書古今人表作柏陽北堂書鈔四十九引尸子作柏陽此伯陽自是舜時賢人高以為老子

繆再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高誘云仲虺居薛為湯之左相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

四王者所染當高誘云所從染得其人故曰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高誘云蔽猶極也舉天下

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高誘云稱美其德以為喻也夏桀染於干辛畢云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干辛辛又指大禹

為無道干辛任威陵轡諸侯以及兆民高誘曰干辛桀之諛臣說苑云桀用干辛班固古今人表云干辛崇侯奭

之為惡則行表又作干莘同說苑詒讓案呂氏春秋知度篇云桀用干辛漢書顏注云干莘桀之勇人也抱朴子

良規篇亦推哆畢云本書明鬼云王手禽推哆大戲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兇虎指畫殺人古今人表作推哆

訓又作推移推抱朴子良規篇作推哆與此同殷紂染於崇侯惡來高誘云崇國侯爵名虎惡來嬴姓惡來之子紂之諛臣史

厲王染於厲公長父

治要作文誤畢云呂氏春秋厲作虢注三統樂二卿士供

當染蘆厲王染於號公長父彌即號字之譌今本作厲字又後人所改蘇云厲公號君諡詒讓案荀子成相篇云執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夷揚注引此云彌公與執公不同不知孰是或曰執公長父即詩云皇父也孰或作郭案荀子則本作郭與呂覽合是也號郭古通供以厥為號之譌亦近是蘇以厲為號公諡未堵竹書紀年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號公長父伐之不克後漢書東夷傳作號仲今本紀年出于撰拾未知足據否

蔡夷公終或幽王染於傅公夷 呂氏春秋當染同國語周語厲王說蔡夷公為卿士章注云蔡國名夷諡也書彼有蔡伯史記周本紀集解引馬融云蔡伯周同姓魯內諸侯為卿大夫也夷公蓋蔡伯之後畢云終一本作公史記厲王好利近蔡夷公蘇云終或 治要作幾蘇云傅公夷無考國語惠王時有傅氏注曰傅氏姓也在周為傅氏 蔡公毅 畢云蔡一本作

號公毅祭公敦詒讓案高誘謂號公毅即號石父見國語晉語鄭語未知是否蘇云蔡公毅呂覽作祭公敦竊謂當從呂覽作祭公為是祭為周禮內國周公少子所封自文公謀父以下世為卿士於周厲元年所書祭伯來者即其後也若蔡當幽王時唯有釐侯不得其人侮辱也 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 舊本稱下悅此字今據道藏本補 高誘云不當其人侮辱也 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 與上文及治要合呂氏春秋當染

亦同高誘云稱 齊桓染於管仲鮑叔 晉文染於舅犯高偃 齊桓晉文下治要並有公字畢其惡以為戒也 齊桓染於管仲鮑叔 晉文染於舅犯高偃 云未詳呂氏春秋高作卻疑當為卻晉有卻氏王云高當為章章即城郭之郭形與高相近因譌為高賈子過秦篇據德丈之章今本章譌作高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耳左傳晉大夫卜偃晉語作郭偃章注曰郭偃晉大夫卜偃也爾子更法篇韓子南面篇並與晉語同呂氏春秋作郭偃郭即郭之譌非卻氏之卻也太平御覽治道部一引呂氏春秋正作郭偃梁玉繩云高與郭聲之轉也俞云高亦可讀如郭詩縣篇毛傳曰王之郭門曰泉門郭偃之為高偃猶郭門之為泉

楚莊染於孫叔 左宣十一年傳楚令尹蔣艾獵城折孔穎達疏引服虔云艾獵蔣賈之子孫叔也供廷隸釋孫叔叔碑云呂氏春秋諱鏡字叔叔不知何據 沈尹 畢云楚相孫君作沈尹蒸又贊能有沈尹莖楚莊王欲以為令尹沈尹莖辭曰期莖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在尊師云楚莊師孫叔敖沈尹莖高誘曰沈縣大夫新序作沈尹莖案申期莖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

宣十二年左傳鄭之戰孫叔敖令尹也而將中軍者為沈尹注云沈或作寢寢縣也韓詩外傳所載楚樊姬事與淮南子新序正同但淮南新序並曰虞邱子惟外傳則曰沈令尹乃知沈尹即虞邱子令尹者其官沈者其氏或食邑也案李說是也沈尹莖呂氏春秋案傳篇又作沈尹莖字形並相近未知孰為正也 吳闔閭染於伍員 闔呂氏春秋當染篇作盧左昭二十七年傳史記吳世家同此及後非 文義 當染作文之儀畢云呂氏春秋中篇並作闔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淮南子秦族訓吳越春秋同 吳王闔閭師伍子

胥文之儀高誘曰文氏之儀名案彼有之字者如 越句踐染於范蠡 高誘云范蠡楚三 戶人也字少伯 大夫種 畢

庚公姜孟予云之斯專諸史記云設諸音之儀愈 越句踐染於范蠡 高誘云范蠡楚三 戶人也字少伯 大夫種 畢

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夫種文氏字子禽楚之鄒人詭讓案文選卷十賦序李注引吳越春秋云文種者楚南郡人也姓文字字少禽太平寰宇記說同呂覽注鄒即鄒之縣

此五吾者所染

當增與呂氏春秋合

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

治要無功字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

治要長作張畢云呂氏春秋長作張胜作生字高誘注云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家臣也詭讓案左哀五年傳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比長柳朔王胜即張柳朔王生

則朔生乃范氏之賢臣朔弁死范氏之難與此書異或所聞不同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

春秋作黃籍秦非高誘注云寅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黃籍秦高彊其家臣高彊齊子尾之子奔晉為中行氏之臣史記索隱云系本籍秦晉大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詭讓案呂覽注荀子當作荀文子即寅諡也見定八年左傳

吳夫差染於王孫維

維畢校改雄云舊誤作維盧文昭云今外傳吳語王孫維舊宋本作王孫維畢子所染篇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句踐伐吳外傳越絕諸繹內傳皆作王孫維

說苑雜言簾作公孫維唯呂氏春秋當染篇作王孫維史記越世家作公孫維宋公序作國語補音定作維字且為之說曰傳改洛為維疑維字非吳人所名今按宋說殊誤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川雎雎春秋文八年經書公孫

孫會維戎傳作伊維之戎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雎是漢以前本有雎字豈東京劍製此字乎以字證之則維字是矣顧廣圻校同王云盧說是也諫書雄字或作維與維相似故雎譌為雄困學紀聞左氏類引

國語呂氏春秋並作維韓子說疑簾有吳王孫頌頌即維之譌則其字之本作維益明矣

太宰嚭定四年左傳云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嚭晉伯宗之孫楚州犂之子詭讓案嚭為

伯州犂孫史記吳世家越絕書吳越春秋杜預春秋釋例說並同唯高誘呂氏春秋當染重言兩篇注以為州犂之子談也國語吳語韋注誤與高同

智伯搖染於智國張武學云搖一本作瑤詭讓案呂氏春秋當染亦作瑤高誘注云智瑤宣子申之子襄子也國武二人其家臣國語晉語云三卿宴於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韋注云伯國晉大夫知氏

之族左哀二十三年傳晉荀瑤伐齊將戰長武子請卜杜注云武子晉大夫案知國張武蓋即知伯國長武子也長張字通淮南子人間訓云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闕

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畢云偃呂氏春秋作偃高誘注云尚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義長其二臣蘇云中山為魏之別封非春秋時之鮮虞也魏文侯滅中山而封其少子擊至報王二十年為趙靈王武所滅

其君有武公桓公見世本此名尚者當為最後之君案中山即春秋之鮮虞左傳定四年始見於傳其初亡於魏文侯十七年使樂羊圍中山三年滅之以其地封子擊後擊立為太子改封次子擊後中山復國又亡於趙則惠

文王四年滅之並見史記魏趙世家及樂毅傳據水經滹水屬魏元注及太平御覽百六十一引十三州志並謂中山相公誠為魏所滅則尚或即桓公墨子猶及見之高誘以為魏別封非也至列子仲尼篇莊子讓王篇呂氏春

秋審為簾淮南子道應訓並云魏中山公子牟高誘張湛皆謂魏伐中山以邑子牟然魏牟與趙平原君秦魏冉范雎同時其時中山入趙已久安得尚屬魏則牟所封必非鮮虞之中山而尚亦必非牟後殆無疑義張湛又以

子牟為竊文侯子蓋掘牟與擊為一人其說尤謬則楊
僚已疑之矣畢引高說而不審校其時代亦其疏也 **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 佃道藏本作佃非畢
云呂氏春秋佃作田

是禮作禮諱諱讓案宋王偃為齊湣王所滅諱康見國策宋策呂氏春秋作宋康王荀子王霸篇又作宋獻佃不
禮荀子解蔽篇楊注引亦作田不禮漢書古今人表有田不禮則似據趙世家也呂氏春秋怪辭篇云宋王謂其
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異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者故為不
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穆唐鞅荀子解蔽篇亦
云唐鞅敵於欲權而逐戴子又云唐鞅戮於宋皆其事也史記趙世家載趙主父使田不禮相太子章後為李兌
所殺事當宋康之末年或即一人先仕宋而後仕趙與蘇云宋康之亡當楚頃襄王十一年上去楚惠王之卒一
百四十二年此不獨與墨子時世不值且與中山之亡相距止數年而皆在孟子之後孟子言方千里者九則中
山未亡言宋王行仁政則宋亦未亡若此書為墨子自著則墨子時世更在孟子之後不知孟子之闢墨子正在
墨學方感之時其 **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 畢云家呂氏
春秋作皆 **身為刑戮宗廟破**

滅絕無後類 荀子禮論篇云先祖者類之本也楊注云
類種也逸周書嘗麥篇云殿無類於冀州 **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

貪暴苛擾者 畢云擾擾字之
誤經典通用此 **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

廣雅釋詁
云理道也 **行理性於染當** 畢云性當為生一本作在讓詁
讓案治要及呂氏春秋並作生 **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 高誘
云論

論擇 **而佚於治官** 佚治要
作逸 **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

論治要並作愈呂氏春秋
當染同高誘云愈益也 **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 高誘云不
知所行之
要約

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 高誘云所從染
不得其人也 **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 以後至篇末與
呂氏春秋當染

篇文 **其友皆好仁義澹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 畢
云

理論治詁讓
案理亦道也 **則段干木** 畢云呂氏春秋云田子方學于子貢段干木學于子夏詁讓案呂覽尊師篇又云段
干木蓋因邑為姓風俗通氏姓
注云姓段名干木惑或失之矣

禽子 詳公輸篇畢云呂氏春秋云禽滑釐學于墨子許
學于禽滑釐此稱禽子則墨子門人小子之文矣 **傅說之徒**

傅說見禽賢中篇此與段干木禽
子並舉似不類段干木所增竄也 **是也其友皆好矜奮** 荀子正名篇云有兼聽之明而無奮
矜之容又子道篇注云奮振矜也 **創作**

子並舉似不類段干木所增竄也

子並舉似不類段干木所增竄也

子並舉似不類段干木所增竄也

子並舉似不類段干木所增竄也

子並舉似不類段干木所增竄也

比周左二十八八年傳云頑而不友是與比周杜注云比近也周密也

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

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

蘇云春秋時子西有三一為鄭公孫夏一為楚鬬宜申一為楚公子申茲所舉蓋鬬宜申也畢云經傳或作豎紹此作刀者紹省文舊作刁非王篇云刀

丁么切亦姓俗作刁案論語靈問篇或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集解馬融云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子西此子西或亦斥楚公子申蘇說未瑋易牙豎刀並見公羊傳十八年傳左傳二年傳作寺人紹杜注云寺人奄官豎紹也

紹刀字通詩曰必擇所堪畢云堪當為堪字假音王云堪訓為樂與樂義無涉堪當讀為堪堪與漸續之漸同

日堪亦續也考工記鍾氏以朱堪丹林注曰鄭司農云堪續也玄謂堪讀如漸車帷裳之漸是堪與漸同堪續皆染也楚辭七諫日漸染而不知今王注曰稍續為漸行變為染考工記鍾氏注曰續亦染也必擇所堪猶云必擇所染耳荀子勸學篇曰鸞鏡之損是為甚其漸之階中君子不近庶人不佩堪之糜醴而買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漸者然也晏子春秋雜篇曰今夫蘭本三年而成堪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堪之糜醴而買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漸然也顯子之必求所堪說苑雜言篇曰今夫蘭本三年堪之以糜醴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顯子諄其所堪既得所堪亦求所堪義並與墨子同案王說是也蘇云此蓋逸詩

必謹所堪者此

之謂也

之謂也

法儀第四

畢云法說文云鑿刑也平之如水从水鷹所以鑿不直者去之法今文省此借為法度之義釋詁云儀轅也與說文儀說解同管子形勢解篇云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此篇所論蓋天志之餘義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

舊本脫今據羣書治要增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

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懸畢云此懸挂正字詒讓案考工記輿人云圖者中規方者中

者中鉤直者廣編即此義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俞云五當作四上文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

之疑上文或當有平以水三字蓋本有五者而脫其一與巧者能中之畢云史記索隱云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

事畢云說文云仿相似也放與仿同猶逾已畢云逾勝于己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治要無所字下同今大者治天

下

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畢云說文云辯治也然則奚以為治法

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當與嘗通嘗試也詳天志下篇王引之云當並與償同畢云奚若與何如同天下之為父母者衆。

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學。

奚若。畢謂師也天下之為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不

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為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

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為治法。下舊有而可二字王云既

言莫可以為治法則不當更有而可二字此涉下句而衍案王說是也今據刪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

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治要作息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為法。動

作有為。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

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

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

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治要知天下有之字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

大小國。大小治要作小大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嚮牟。

畢云當云牛牟參犬豬。畢云說文云嚮以芻豢養牛也參以藪圈養豕也王篇云嚮則俱切今作芻陸德明莊子音義云司馬云牛牟曰芻犬豕曰參蘇云案嚮乃芻牛兩字而誤合為一者文當云芻牛牟

絜為酒醴粢盛。畢云絜字正作絜說文云案絜也以敬事天。此不為兼而有之。兼而

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

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知天欲人相愛相利。舊本無知字。治要同。王云。是以下有知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上文曰。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正與是以知相應。秦王說是也。今據增。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

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畢云。舊說愛字以意增。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

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廣雅釋詁云。賓釋詁云。賓敬也。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

率以詬天侮鬼。廣雅釋詁云。詬罵也。左昭十二年傳。楚靈王投龜詬天而呼釋文云。詬詈辱也。其賊人多。其賊舊本作賊。其俞云。按當作其賊人多與上文其利人多故

天福之相對案。俞刑懲也。荀子非相篇云。爲天下大德揚注云。傷與戮同。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

爲。傷於天下。傷治要作戮。大學辟則爲天下傷矣。孔穎達疏云。傷謂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

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

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以下二篇所論皆節用之餘義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

國至境。畢云。當爲竟。本書耕柱云。楚四竟之田。只作竟。洪云。邊當是適字之譌。古敵字多作適。言敵國至境而四鄰莫救。故可患也。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

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

者持祿。游者愛佼。舊本持論待愛佼。譌憂反羣。書治要引待作持反。作佼。王云。待當爲持。憂反當爲愛。交呂氏春秋慎大篇注。持猶守也。言仕者守其祿。游者愛其交。皆爲已而不爲國家

也。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晏子春秋問篇曰。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與愛交同意。今本持待。愛交作憂。反則義不可通。逸周書大開篇。無愛。王今本愛。譌作憂。識書交字。或作友。與反相似。而譌俞云。

王說是也然以憂為愛字之誤恐未必然古書多言持殺愛交者且持養二字同義荀子勸學篇除其害者以持養之際辱篇以相羣居以相持養議兵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呂氏春秋長見篇申侯伯善持養吾意並交意即養之字古志篇亦云持養其萬民然則此文既云持陳必云養交不當云愛交也墨子原文蓋本作慈交意即養之字古志篇亦云持養其萬民然則此文既云持陳必云養交不當云愛交也墨子原文蓋今據正交意即交字通今從治要正管子七臣七主篇云好佞友而行私請以佞為交篇云以黨舉官則民務佞而不求用明法解云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佞而不為主行並以佞為交此云愛佞猶管子云好佞佞也韓非子三守篇云羣臣持祿養交荀子臣道云儉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諸書並言持祿與此書同而養交之文則與此書微異俞校必欲改憂為慈以傳合之則又求之太深恐未端 君脩法

討臣臣懾而不敢拂。舊本臣字不重今據羣書治要補拂治要作啼案啼正字拂段字說文手部云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書堯典啼我偽孔傳云啼辰也 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疆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

上句信字舊本譌言又無兩者字今據羣書治要補正 六患也畜種菽粟。畜治要作蓄字通 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畢云舊脫以字一本有給饗案羣書治要亦有以字荀子正名篇揚注云專任使也 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

七患居國必無社稷。無疑當為七畢云國種為韻 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畢云城傾為韻 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畢云當殃為韻 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

無養。畢云仰養為韻 民無食則不可事。畢云食事為韻 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力畢本作立云立節為韻案畢本譌今據猶藏本及明刻本正王云畢說非也 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獨斷云御者進也凡飲食入於口曰御 不盡收則不盡御。白虎通義諫諍篇云陰陽不調五穀不熟故王者為不盡味而食之

畢云主御為韻王云古音主在厚部御在御部則主御非韻 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俞云按旱者不雨也不旱乃罕字之誤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罕饑也罕也皆稀少之謂饑猶僅也故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作一穀不升謂之饑饑猶僅也然則一穀不收謂之罕其義正一律矣 三穀不收謂

之旱。得謂一穀不收之名疑

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

學云漢書食貨志云負擔饑饉師古曰饑亦饑字言須續饑即晉書云饑與饑通鄭注月令曰饑乏也王云須饑餉不得謂之饑畢說非即說是也

五穀不收謂之饑。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飢誤此飢餓字也畢本此下增五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饑又言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爾雅云穀不熟為饑蔬不熟為饑果不熟為荒與此異王云既言五穀不升謂之饑則不得又言五穀不升謂之大侵蓋文類聚百藝錄引墨子五穀不熟謂之大侵者乃涉上文引穀梁傳五穀不升謂之大侵而衍故太平御覽時序部二百穀部一引墨子皆無此八字墨子所記本與穀梁傳不同不可強合也下文饑則盡無祿畢依類聚於饑下增大侵二字亦御覽所無察王說是也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二引饑亦作飢

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一。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饑。畢據文類聚增大。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稟食謂有稍食而無祿也說文尙部云稟賜穀也周禮司土鄭注云食稍食也又宮正注云稍食穀稟

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曲禮鄭注云徹去也五分之五義不可通疑當作五分之三玉藻云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此五鼎則少牢也以禮經考之蓋牢一豕二脔膚三魚四腊五五者各一鼎徹其三者去其牢肉則唯食魚腊不特殺也

大夫徹縣。周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孔疏云徹亦去也。士不入學。周書羅匡篇云成年餘子務藝

君朝之衣不革。君朝之衣天子皮弁服諸侯則冠弁服也周禮司服云既朝則皮弁服鄭注云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是也周書大臣篇云大荒祭服徹不制朝服輕於祭服不制明矣蘇云革改也。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畢云雍食疑一視朝也王云雍食當為雍殮周官外饗凡賓客之殮饗饗食之事鄭注曰殮客始至之禮饗既將幣之禮殮饗即饗殮也雍雍古字通案王說是也羅匡篇云年儉賓祭以中成年饑則勤而不賓大荒賓旅設位有賜與此略同

徹驂駢。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在中曰服在邊曰駢塗不芸。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大侵之禮廷道不除苑寧注云廷內道路

省文。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畢云此墜正字說文云隊从高隊也井讀如阱案阱不當云汲畢誤

其母必從而道之。蘇云道與導同謂引也今歲凶民饑道。

餓重其子。此疚於險。

畢云言重子其子王引之曰重其子此疚於險當作此疚重於險其子疚病也言此病較之險其子者為尤重也今本顛倒不成文義案王說是也蘇說同

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善。

畢云說文云季穀孰也故曰時年案年歲連讀年即歲也畢非

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

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

句為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

俞云疾當為寡為之者寡食之者衆則雖有豐年不

足以供之。故歲無豐也。今作為者疾。則不可通矣。蓋後人據大學以改之。而不知其非也。案俞說未墮此疑。當作為者疾。食者寡。則歲無豐。此上文咸以歲善與歲凶對舉。是其證。今本稅食者寡。至為

者緩十字文義。

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禮記坊記

鄭注云先民謂上古之君也。書伊訓孔疏引賈逵國語注云先民古賢人也。

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

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

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

畢云管子權數云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湯之時八年。七旱。荀

子王霸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賈誼新書憂民云。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淮南子主術云。湯之時七年旱。又異。論讓案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

以身禱於桑林。與此書所言正合。王充論衡感虛篇亦云。書傳言湯遭七年旱。或言五年。是古書本有二說也。

此其離凶餓甚矣。畢云雜讀如羅詒讓案凶餓當作凶饑。即冢上三穀四穀

不收。而言下云。不可以待凶饑。又云。民見凶饑。則亡。皆其證也。此涉下凍餓而誤。

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

也。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

倉舊本譌食。俞云食乃倉字之誤。倉無備粟與下句庫無備兵。文正相對。若作食字。失其旨矣。下文云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

之爪也。食字即此文粟字。不得據彼而疑此文當作食也。案俞校是也。今據正。

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

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

要離殺吳王。子慶忌見呂

氏春秋。忠廉高注云。慶忌者吳王僚之子也。有力捷疾。而人皆畏之。無能殺之者。案淮南子說山調高注及吳越春秋。閻闔內傳。並以慶忌為王僚子。惟淮南言訓詁注以為僚之弟子。未知孰是。畢云言慶忌雖勇。猶輕出

致死。昔吳王夫差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要離詐以負罪出奔。殺妻子。斷右手。如衛求見慶

忌。與東之吳。傾江中流。順風而刺慶忌。專見吳越春秋。閻闔內傳。蘇云。去下據上文當脫備字。夫桀無待

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王引之云。黎融謂之待魯語。師大譏以譚小國其譏。樂紂云待之楚語其獨何力以待之章注並云待樂也。樂紂有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孟子公孫丑篇云。湯以有

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畢云。寶爪守為韻。此二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周書命訓篇云。極賞則民賈

則不順。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為棺槨。畢云。舊作槨俗寫。多為衣裘。生時治臺榭。畢云。當為謝荀子王霸云。臺榭甚高。揚倂曰謝榭同。陸德明左氏音義云。榭本亦作謝。知

古無樹字。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畢云。史記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云。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云。按單音丹。單盡也。上

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畢云。離讀如羅。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

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畢云。周書云。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墨蓋夏箴故義略同。案畢據周書文傳篇此文。此文亦本夏箴。而與文傳小異。考穀梁莊二十八年傳云。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與此文略同。疑先秦所傳夏箴文本如是也。又御覽五百八十八引胡廣百官箴。彼云。墨子著書稱夏箴之辭。蓋即指此。若然。此書當亦稱夏箴。與周書同。而今本稅之。

辭過第六。畢云。辭受之字。从受。經典假借。用此。過謂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也。詒讓案。此篇與節用篇文意略同。羣書治要引并入七患篇。此疑後人妄分。非古本也。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宮室時。畢云。舊脫室字。据太平御覽增詒讓案引作上古之民。就陵阜而居。穴而處。穴上疑稅一字。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御覽引作人為宮室之法。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制。曰。室高足以辟潤濕。謂堂基之高。舊本稅室字。今據羣書治要補辟治要長短。

經並作避濕字治要 **邊足以圍風寒。** 畢云邊太平御覽引作中非圍李善注左思賦引作御太平御覽引作禦玉篇云圍禁也 **上足以待雪**

霜雨露。 王引之曰待禦也節用篇待作國圍即禦字也 **宮牆之高。** 禮記儒行鄭注云宮謂牆垣也 **足以別男女之禮。**

謹此則止。 畢云謹區字假音 **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 舊本說凡字今據治要補云此下舊本說凡字今據治要補云此下舊本說凡字今據治要補云此下

役 畢云當云以其常正 **收其租稅則民費**

而不病。 道藏本則民所苦者非此也 **苦於厚作斂於百姓。** 舊本此三十九字在作壽人治之下盧文昭校云當古

為觀樂也。 作王云作飲與籍飲同 **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 治要作使上下字誤畢云

為觀樂也。 作王云作飲與籍飲同 **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 治要作使上下字誤畢云

誨於民。 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 長短經作故天下之人無可得而治四字 **財用可得而足。** 長短經

之主。 長短經其為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 畢云已上六句並無作字 **暴奪民衣食**

之財。 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 畢云已上六句並無作字 **為宮室若此故**

左右皆法象之。 長短經法下而有字 **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 振孤寡 字今據治要正 **故國**

貧而民難治也。 長短經治作理蓋避唐諱改 **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 實治要 **當為宮室**

不可不節。 王引之云當猶則也 **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 畢云衣皮蔽文類聚引作衣皮毛

冬則 帶之物畢說非也說文箋竹索也其草索則謂之葵向賢篇曰傳說被褐帶索謂草索也此言帶葵猶

不輕而溫。 長短經作媛案下文輕媛常見似是 **夏則不輕而清。** 曲禮冬溫而夏清釋文云清七性反字從之秋

王以為不中人之情。 情治要作溫情二字誤 **故作誨婦人。** 長短經作上有聖人二字與下文同但上巳云聖王則此不當重複恐不足據 **治絲**

麻。畢云治下舊有役脩其城郭云云四十八字今移前 櫛布絹。畢云櫛字當爲翻說文云蔡東也詒讓案非樂上作細布縠非命下作

非樂篇以為民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說文糸部云練家縮也縮帛也畢云中讀去聲案畢說非也中即中衣凡上服以內之衣

通稱中衣深衣鄭目錄云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練帛即素也詩唐風揚之水孔穎達疏云冬有裘禮身有禪衣又有襦綺縠之上加以服也案楊衣亦通

謂之中衣冬或服裘或服袍襦皆有中衣中經典亦作衷說文衣部云衷裏褻衣韞縢宣九年傳云或衣其衣或

衷其襦范注云衷者襦在裏也是對文衷為裏衣散文則

通言衣故節用中篇云冬服絺練之衣足以為輕且暖

訓溫也長短

經仍作縠 夏則絺綌之中。說文糸部云絺細葛也綌粗葛也禮家說以絺綌上

清。舊本祝縠至且十二字畢本據北堂書鈔增縠夏則絺綌輕且七字王云夏則絺綌輕且清本夏則絺綌

則絺綌輕且清省文也若下二句內獨少之中足以為輕且縠對文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作冬則練帛輕且縠夏

上下皆有此五字當據補案王校是也長短經引云夏則絺縠足以為輕清亦有足以為三字

故聖人之為衣服。舊本祝之字 適身體和肌膚。畢云北堂書鈔引云 而足矣。非樂耳

目而觀愚民也。長短經非下有以字 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

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

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感治要同案當為感之誤也字治要無 是

以其民儉而易治。長短經引儉上有用字

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畢云呂氏春秋適音云不充則不詹高誘曰詹足也詹讀如詹然無 府庫

實滿。足以待不然。不然謂非常之變也漢書司馬相如傳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 兵

革不頓。裹四年左傳甲兵不頓杜注云頓壞也 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

當今之主。舊本作王長短經同今據治要正與上下文合 其為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

夏則輕

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長短經無作字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錦繡文采靡

曼之衣。舊本倒作衣之俞云衣之當作之衣此十字一句讀詒讓案長短經正作以為文彩靡曼之衣今據乙小爾雅廣言云靡細也漢書韓信傳靡衣餼食顏注云靡輕麗也文選七發李注云曼輕細也

鑄金以為鈞。珠玉以為珮。大戴禮記保傅篇云玉佩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蚩珠以納其間班瑪以雜之珮治要作佩長短經同畢云當為佩古無此字女

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為身服。治要作以此非云益煨之情也。俞云情猶實也煨之情猶言煨之實

云益者有益也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此非云益煨之情猶曰此非有益單財勞力。單亦盡也畢歸之於

無用也。舊本說今據治要增以此觀之。以長短經作由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為觀好。長短經下有也字是以

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治要無好字

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實治要作誠當為衣服。不

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治要無時字素食而分處。素食謂食草木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果臝素食當十石素疏之段字淮南

子主術訓云夏取果臝秋畜蔬食疏俗作蔬月令取蔬食鄭注云草木之實為蔬食禮運說上古云未有火化即草木之實即此素食也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畢古只作藝說文云藝種也

以為民食。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呂氏春秋重已篇云昔先聖王之為飲食醜醜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

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治要故事在民富上今則不然。

厚作斂於百姓。治要無作字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鼈。蒸與烝通毛詩小雅瓠葉傳云炕火曰炙禮記禮運鄭注云炙貫之火上治要

無魚鼈二字畢云太平御覽引此炙作庖餼作鱉。畢本今據美食方丈云舊作前方丈

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三字今據美食方丈云舊作前方丈

文太平御覽作前則方丈案畢據文選七命及應璩與從弟君苗君曹書注所引校也王云美食二字與上文相機畢改非也。羣書治要引作前方丈則魏徵所見本正與今本同。文選注引作美食方丈者。此以上文之美食與下文之方丈連引而節去芻豢以下十七字。乃是拘舉其詞不得據彼以改此也。太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前則方丈句法較完足詒讓案子盡心篇云食前方丈。禮記注云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目不

能偏視。手不能偏操。口不能偏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鏡。畢云飾若覆食之器是也。說文云飯傷濕也。洪云案飾

鐘與凍冰對文。皆言其食味之境。飾鐘當作錫鐘。爾雅釋器。食鐘謂之錫。郭璞注。飯鐘。吳論語。鄉黨。食鐘而錫。孔注。鐘。錫。臭味。變也。飾本作錫。錫。錫。字。形。相近。俞說。同。張文虎云。覆食之。暮。義。不當。為。飾。飾。飾。飾。羣。書。治。要。引。作。飾。鐘。是也。玉藻。日中而鏡。注云。鏡。食。朝之餘也。論語。鄭注云。食。餘。曰。鏡。鏡。鐘。者。謂。食。餘。而。致。壞。也。案。供。說。近。是。飾。治。要。作。飾。則。疑。酸。之。借。字。荀。子。正。名。篇。云。香。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楊。注。云。酸。暑。泄。之。酸。氣。也。於。此。義。亦。得。通。

張望文生。謂不足據。人君為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畢云當為

餒。說文云。餒。餓也。雖欲無亂。畢云舊脫雖字。據太平御覽增。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

實治要作識。治上王校增。之當為食飲。當作飲食。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

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為舟車也。全固輕利。畢云全太平御覽引作完。治。護案治要引亦作完。意林同。可

以任重致遠。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令治要作

禁法上舊本有故字。王云。上故字。涉下故字。而衍羣書治要無。民不勞而上足用。畢云上舊作止一本如此。治護案。治要亦作上足下。治要有以字。故民歸之。

當今之主。其為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全治要亦作完。具下有矣字。必厚作斂於

百姓。以飾舟車。治要作以。為舟車飾。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修文

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修刻鏤。故民饑。治要作饑。下同。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

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為姦衰。治要作姦。衰。二。字。王。云。舊。本。無。姦。二。字。王。云。舊。本。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

兩姦。妻。脫。其。一。則。義。不。可。通。今。據。羣。書。治。要。補。刑罰深則國亂。治要國上衍固字。畢云大。平御覽引云而國亂矣。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

其亂。實治要。作。誠。當為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同字。譌。蘇。云。當。作。同。亦。未。墻。包於四海之

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

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

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

行。私謂妻孥。私人。顧云。晏子春秋。內篇諫下。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小爾雅。廣義云。凡無妻無夫。鍾謂之寡。寡。妻無夫。鍾謂之寡。寡。

夫口索。左裏二十七年傳。云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杜注云。偏喪曰寡。寡特也。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

舉云上。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

拘無夫。男女失時。舉云。女舊作子。一本如此。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

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

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舉云。此辯聖王雖用樂而治不在此三者。謂堯舜及湯及武王也。詒讓案。此篇所論。蓋非樂之餘義。

程繁 舉云。太平御覽引作程子。詒讓案。公孟篇亦作程子。蓋兼治儒墨之學者。問於子墨子曰。夫子曰。舊本無此三字。王云。聖王

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下文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是其證。案王說是也。今據增。聖王不為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

鐘鼓謂 周禮小胥云。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孔穎達疏。以為不命之士。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琴瑟之樂。

若傳士則特縣。若然。士大夫之樂。亦有鐘鼓。考賈子新書。審微篇云。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公羊隱五年何注。引魯詩傳云。大夫士曰琴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詩傳曰。大夫士琴瑟也。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故但琴瑟而已。曲禮疏引春秋說。題辭亦謂樂無大夫。士制此書。義蓋與魯詩春秋緯略同。

農夫春耕夏耘。 舉云。說文云。耘。除苗間穢也。耘。或字比省文。秋斂冬藏。 舉云。古只作藏。

息於聆缶之樂。 舉云。聆當為瓠。聆缶。太平御覽引作聆。是也。缶。是缶字之壞。王云。今本墨子作聆。任者。聆乃瓠字之訛。瓠即瓠字也。但移瓦於左。移令於右耳。北堂書鈔樂部七。缶下鈔本。

太平御覽樂部三及二十二。缶下引墨子。並作聆。缶。聆。也。聆。蓋墨子書。瓠字本作聆。故今本。為作聆。而缶字。則皆不為也。其刻本。御覽作聆。蓋後人不知。聆為瓠之訛。遂改聆。缶為聆。耳。上文云。諸侯息。

於鐘鼓上大夫息於琴瑟此云農夫息於鐘鼓琴瑟也淮南精神篇叩盆拊箎相和而歌食節
缶也若吟謠則非樂器不得言吟謠之樂矣案王說是也說文瓦部云箎也似箎者又缶部云缶瓦器所以藏
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詩陳風宛丘篇坎其擊缶毛傳云箎謂之缶爾雅釋器
同郭注云盆也史記李斯傳云擊箎叩箎真秦之聲也箎蓋同物箎卽缶之俗
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方行云稅舍車也增宋陳颺之間謂之稅郭 環天下自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

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俞云非字衍文 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學云茅茨者

太平御覽改俞云茅茨土階是言古明堂之儉不得云且以爲禮且以爲樂也下文曰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
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然則其說堯舜亦當以
樂言不當以宮室言也疑後人不達第期之義而隨改之未可爲據仍當從原文而闕其疑案俞說非也若第期
專以樂言則下文不當云且以爲禮畢校不誤詩小雅甫田鄭箋云茨屋蓋也孔疏云墨子稱茅茨不剪飾以茅
屋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蘇云案列女傳云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尚書大傳

此言。環天下自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

護。又脩九招。畢云脩舊作循今以意改已上十六字舊脫今据太平御覽增呂氏春秋云湯命伊尹作爲

也畢說未審風俗鍾義聲音篇云湯作護謨言救民也藝文類聚帝王部引春秋元命苞云湯之時民大樂其救
於患害故護者救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湯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公羊隱五年何注云陽曰大護
殿時民樂大其護已也並與此同周禮大司樂護作護漢書禮樂志同護護字亦通九招卽書皇陶謨蕭韶九成
舜樂也史記夏本紀云禹與九招之樂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擊作九招舜令質修之山海經大荒西經云啓始歌
九招周禮大司樂作九磬招韶擊字並通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

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畢云呂氏春秋云周公爲三象乃成王之樂此云象又是武王作未

王制焉禮記文王世子下管象鄭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文王作武樂武王武
象樂周公作均樂淮南子汜論訓云周武象高注云紂武王之樂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周公曰酌文王作武樂武王
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此皆以象爲武王所作畢專據居覽古樂篇以疑此書味爲失考周禮大司樂
大樂有大武而無象則大武自爲周之正樂象蓋舞之小者周頌孔疏謂象舞象文王之事大武象武王之事大
武之樂亦爲象傳合武象爲一非也左襄二十九年傳云見舞象削南籥者杜注云象籥舞所執文
王之樂杜又以象爲文王樂史記吳世家集解引賈逵詩周頌疏引服虔說並同蓋皆傳聞之異

周成王

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王云御覽引作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是也。上文云傷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武王因先王之

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即其證。今本脫去。又自作樂四字。則義不可通。困學紀聞所引已同。今本書傳中騶虞字多作騶吾。故困學紀聞詩類引墨子。命作騶吾。今作騶虞者。後人依經典改之。案王說是也。今據增鈔本御覽樂部

三引此書騶虞。又作鄭吾字。並通詩召南有騶虞篇。蓋作於成王時。故墨子以為成王之樂。凡詩皆可入樂也。周禮大司樂大射令奏騶虞。鄭注云騶虞樂章名。 周成王之治天下也。

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

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

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命與令義同。云此下有闕文

誤字多寡之。此疑當作多者寡之言。凡物病其多者則務寡之。 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為無智矣。

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畢云言人所以生者食之利。但必以知饑而食之。否則非智。今聖人雖用樂而少。此亦無違于聖人。無下疑有脫字。案畢說非也。因當作固。今

聖下當有王字。此言食為人之利。然人饑知食不足為智。若因饑知食而謂之為智。則所知甚淺。固為無智矣。以喻聖王雖作樂而少。猶之無樂也。末句無下似無悅字。

墨子閒詁卷二

尚賢上第八

經典釋文敘錄引鄭康成書贊云尚者上也維南子范論訓云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揚子非之漢書藝文志亦作上賢畢云說文云賢多才也王篤云

賢有善行也
尚與上同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

今者舊本作古者王云此謂今之王公大人非謂古也古者當依羣書治要作

今者義見下文案王說見也今據正禮運云大人世及以為國鄭注云大人諸侯也孔疏云易革卦大人虎變對君子豹變故大人為天子相見禮云與大人言言事君對士又云事君故以大人為卿大夫

皆欲

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

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

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

蘇云事當作使二字形近而訛案事使義同漢書高帝紀如淳注云事謂

役使也
非訛字

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

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

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

射御之士。

后羣書治要
作後下同

將可得而衆也。

王引之云此將字猶
乃也與上將字異義

况又有賢良之士。厚乎

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

畢云佐當為左
鈕樹玉云佐字

見漢刻
石門頌

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

后道藏
本作後

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也。

舊本脫也字
今據治要補

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

義不近。治要不富不貴不親。不近並在不義上。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

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治要作避下並同。蘇云辟讀如避下同。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

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疏。疏上舊本有親字。治要同。王云親字涉上文而衍不避疏義見上下文。案王說

是也。今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

舉義不避遠。舊本作近。治要作遠。近王云近字涉上文而誤。近當為遠不辟遠見下文。案王說是也。今據正。蓋故書本衍一近字後入。誤刪遠存近。遠不可通。然則我不可

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

我不可不為義。遠至遠鄙郊外之臣。遠鄙即下四鄙。謂都鄙縣鄙也。書文侯之命孔疏引鄭注云鄙邊邑也。周禮載師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為近郊。庶子宿衛之官鄭康成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

百里為遠郊。又引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為郊。門庭庶子。說文广部云庭宮中也。周禮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服者。鄭衆注云庶也。案士庶子即公族及卿大夫之子。宿衛宮中者也。新序雜事云：楚莊王中庶子曰臣向衣冠御郎。十三年矣。蓋凡宿衛位署皆在路寢內外朝門庭之間。故此書謂之門庭庶子。新序云：御郎即路寢門也。凡宿衛者謂之庶子。說詳周禮正義。國中

之衆。周禮鄉大夫鄭注云國中城郭中也。四鄙之萌人。漢書劉向傳顏注云萌與

尹注云萌田民也。一切經音義云萌古文氓。同史記三王世家魯巧邊萌索隱云萌一作毗。說文民部云氓民也。讀若盲。又毗田民也。畢云萌誤字之假音。聞之，皆競為義。是其

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者，

畢云富舊作異一本如此。有高牆深宮，牆立既。牆立既疑當作宮牆既立。宮字涉上而說既立又誤作立既。豈不可通。謹上為鑿一門。謹上為鑿一門。謹上為鑿一門。謹上為鑿一門。謹上為鑿一門。

為謹止辭。過篇云謹此則止。謹止為鑿一門。謹與僅遺言於牆間。纒開一門不敢多為門戶也。有盜入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畢云自入言所從入之門。盜其

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小爾雅廣詁云列次也。國語周語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論語子張篇三百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

章注云列位次也。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論語子張篇三百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

列次也。國語周語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論語子張篇三百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

章注云列位次也。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論語子張篇三百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

列次也。國語周語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論語子張篇三百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

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禮記樂記鄭注云。斷。決也。謂其令必行。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

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二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

成。故當是時。治要無此二字以德就列。論語季氏篇云。陳力就列。集解引馬融云。當以官服事。司徒鄭

衆注云。服事謂為公家服事者。以勞殿賞。殿治要作受。畢云。殿讀如奔。而殿俞云。畢讀非也。論功行賞。勞者當在前。安得反

殿之與旋也。詩采芣篇。殿天下之邦。毛傳曰。殿。鎮也。鎮。即有定義。小爾雅廣言。殿。填也。填。與奠。禮記檀弓。篇主

人既。祖。填。他。鄭。注。填。他。當。為。奠。徵。是。也。奠。亦。定。也。周。官。司。土。職。曰。以。久。奠。食。此。云。以。勞。殿。賞。句。法。一。律。殿。奠。文。異

而義同。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終治要作恒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

舉公義。辟私怨。辟治要亦作避。畢云。辟讀如辟。舉之辟。俞云。畢說非也。豈有私怨者不問其賢否而概辟

記。郊。特。牲。篇。有。由。辟。焉。鄭。注。曰。辟。舉。之。乎。小。爾。雅。廣。言。辟。除。也。辟。私。怨。謂。誰。公。義。是。舉。而。私。怨。在。所。不。問。故。除。去。之。也。又。禮

讀。為。弭。此。辟。字。或。從。鄭。讀。亦。通。此若言之謂也。王云。若亦此也。古人自有複語。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

若言。曷。謂。也。此。書。節。葬。篇。曰。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又。曰。以。此。若。三。國。者。觀。之。皆。並。用。此。若。二。字。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畢云。未詳其地。服

即。蒲。澤。今。蒲。州。府。治。讓。案。文。選。曲。水。詩。序。李。注。引。帝。王。世。紀。云。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疑。即。本

此。書。史。記。五。帝。本。紀。就。時。於。負。夏。集。解。引。鄭。玄。云。負。夏。衛。地。孟。子。離。婁。篇。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趙。注。云。諸。馮。負

夏。皆。地。名。負。海。也。案。服。澤。疑。即。負。夏。趙。岐。云。負。海。必。有。所。本。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畢云。未詳其地授之政。九

州成。蘇云。成與平為韻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史記殷本紀阿衡欲好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

智也。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湯乃僅知其賢而舉之。文選注云。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為宰舍。又云。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授之政。其謀得。

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書君奭云。惟文王。向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為孔傳云。閎泰氏。天顯名

詩。周。南。兔。置。敝。云。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毛。傳。云。兔。置。兔。置。也。畢。云。事。未。詳。或。以。詩。兔。置。有。公。侯。腹。心。之。詩。而。為。說。恐。此。詩。賦。閎。夭。泰。顛。事。古。者。書。傳。未。湮。舊。必。有。據。蘇。云。置。罔。詩。所。謂。兔。置。當。為。閎。夭。而。作。泰。顛。當。即。太。公。望。也。置。罔。天。則。閎。屬。類。與。太。公。鈞。價。遇。文。王。事。亦。合。途。馬。融。注。十。亂。以。泰。顛。與。太。公。望。並。舉。後。世。以。為。二。人。然。文。王。諸。臣。自。以。太。公。為。稱。首。書。君。奭。篇。唯。以。泰。顛。與。諸。臣。並。舉。而。不。及。太。公。逸。周。書

克殷篇亦然若使果為二人豈容都不道及是類即望無疑也案置罔通稱蘇分屬二人非也大類即太公乃宋吳仁傑之謬說考詩大雅縣孔疏引鄭君奭注云不及呂望大師也教文王以大德諫不以自比焉是馬鄭並以泰顛與太公非一人周書克殷篇有泰顛又授之政西土服蘇云服與得為類故當是時雖在於厚

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畢云下疑脫一字俞云畢非也施當讀為惕尚書盤庚篇不惕予一人是也敬懼而施即敬懼而惕文義

已足非有闕文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意疑當為惠形近而故士者所以為

輔相承嗣也大戴禮記會子立事篇云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盧辯注云承嗣謂冢子也孔廣森云承丞也左傳曰請承嗣讀為司丞司者官之偏貳故弟視之臣則私臣自所渴除也可

以子視之案孔說是也此云輔相承嗣中篇云承嗣輔佐承嗣亦皆非嗣子承當與文王世子師保疑丞之丞同

大戴禮記保傅篇以道充弼承為四聖云博聞強記接給而審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書益稷敘

四鄰孔疏引鄭康成云四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文

王世子孔疏引尚書大傳承作丞此承義並與彼同

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舊本作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王云羣書治要引作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是也功成與名立對文惡不生與美彰對文今本挽成字美字又偽作業則文不對

而句亦不協矣美業字形相似故譌漢書賈誼傳一動而五美附今本美譌作業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

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王引之云尚與儒同案王說未

焉尚疑與上同下篇云上欲中聖人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修保而勿失故

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畢云故一本作胡蘇云胡是也下同給讓案下文兩見一作胡一作故盧云

尚賢為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與此文一例則不得倒之字於為政上矣故與胡同故下文又曰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管子修廢蓋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為胡何以知尚賢

之為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賤者為政乎貴

且智者則亂。愚下依上文亦當有且字是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

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

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

而為賢者。以賢者眾。而不肖者寡。俞云相率而為賢絕句者字乃是字之誤。屬下讀惟其相率

行文不避重複。今誤作相率。而為賢者則是民之相率。為賢以賢者眾而不肖者寡之故。於義不可通矣。此謂進賢。畢云謂一本作為治讓案。進賢依上文當作尚賢。然後聖人

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事與使同。詳上篇上文作使能。故可使治國者

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

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也。畢云國下一本有家字。詒讓案道藏本國下有者字。蚤朝晏退。畢云蚤字同早。聽

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

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

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

萬民富。上有以絜為酒醴。黍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皮幣。與四鄰諸侯

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飢舊本作饑。今依道藏本正。將養其萬民。俞云將當作持。養乃古人恒言。詳見七患篇。此作將養。形似而誤。天志中篇

正作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可據以訂正。非命上篇將養老弱亦持養之誤。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王云外有以三字。涉上文外有以

之賢人歸之。是養民與懷賢皆內事。非外事也。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

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

舜禹湯。皆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

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正長也。詳親士篇。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

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畢云若猶順王云曰者有之壞字也。若法此法也。言既有此法而無術以行之則事猶然未成也。畢以若法為順法失之。若與此同義。猶若即猶然。俞云王非也。曰字乃云字之誤。云者有也。說見辭過。既云若法即既有此法。淺人不達云字之義。謂是云曰之云。疑本書皆用曰字。此不當用云字。故改云作曰耳。是以必為

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

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

豈為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予爵。舊本爵誤。應盧以意改為序。爵畢從之。王云。此引詩誨女予爵。正與上下文予字同義。則不得改予為序矣。毛詩作告爾憂卹。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懼。今墨子兩爾字皆作女序。作予誰作執。逝作鮮。以作用是墨子所見詩。固有異文也。案王說是也。王應麟詩考引亦作序。爵盧蓋兼據彼文。然王考多以意改。未必宋本予果作序也。今不據改毛詩。大雅桑柔傳云。懼所以執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鄭箋云。恤亦憂也。逝猶去也。戎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為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懼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孰能執熱。鮮不用懼。詩考作誰蓋亦王氏所改。蘇云。案詩大雅桑柔。靡執作誰。鮮作逝。用作以。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

佐也。王云善謂善待此承嗣輔佐之人。即上文所云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也。蓋善上不當有執字。涉上下文執熱而衍。案王說非也。執猶親密也。曲禮云。執友稱其仁也。鄭注云。執友志同者。呂氏春秋遇合篇云。故膜母執乎黃帝。列女傳辯通篇齊鍾離春傳云。街嫁不備。施弄莫執。執並與親義相近。此執善亦言親善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懼也。將休其

手焉。爾雅釋詁云。休。息也。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唯。舊本作惟。今據王校。改毋。畢本改毋云。毋。讀如貫習之貫。王云。畢改非也。毋。語詞耳。本無意義。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若讀毋為貫習之貫。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惟毋以尚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國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又曰。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王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

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尚同中篇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

若苟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毋以聖王為聽耳。明目為豈能一視而盡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遍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毋與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

君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毋以聖王為聽耳。明目為豈能一視而盡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遍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毋與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

君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毋以聖王為聽耳。明目為豈能一視而盡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遍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毋與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

君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毋以聖王為聽耳。明目為豈能一視而盡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遍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毋與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

君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毋以聖王為聽耳。明目為豈能一視而盡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遍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毋與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

君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毋以聖王為聽耳。明目為豈能一視而盡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遍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毋與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

君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毋以聖王為聽耳。明目為豈能一視而盡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遍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毋與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

君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毋以聖王為聽耳。明目為豈能一視而盡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遍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毋與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

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獲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饑寒凍餓而死者不可勝數節用上蓄曰且大人唯毋與師以及伐鄰國久者終年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天志中篇曰故唯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飾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非樂上篇曰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為樂器以為專乎國家又曰今王公大人唯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又曰今王公大人唯毋為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又曰今唯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今唯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盡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政敵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庫府庫今唯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莫入耕稼樹藝多聚菽粟作無皆是語詞非有實義也孟康注曰僕者貨殖傳曰無發聲助也管子立政九敗解篇曰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生皆全其生而生又養人君唯無聽私讒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則必易之以大官尊位尊爵重祿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為請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以上諸條其字或作毋或作無並與墨子同義案王說是也供說同蘇

疑毋為務字之假借非

般爵以貴之。畢云般讀如頌賜之頌。

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

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

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畢云當為寧。經典通用此。憂感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

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為政。效人謂效古人之為政也。高予之爵。而祿不

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漢書薛宣朱博

傳贊假借用權宋祁校云借藉該謂本作藉字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云使其臣如藉畢云古無借字只用藉說文序有假借字从人俗寫亂之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

上哉。故先王言曰。貪於政者。畢云貪舊作食一本如此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

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于王公大人之側

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

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為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

無度。節度義同非命上篇云。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

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

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傾覆其社稷者。

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

物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物猶事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

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

尚賢使能為政也。未嘗不知義見上下文。蘇云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

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佻好。則使

之。詩陳風月出篇佻人儂今釋文云佻字又作姣好也。畢云佻姣字假音說文云姣好也。玉篇云姣音狡妖媚

也。俞云無故富貴義不可通。無乃衍字。故富貴謂本來富貴者。也不問其賢否。而惟故富貴者是使。則非尚

賢之謂矣。上文曰。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此云親戚則使之。是黨父兄

矣。故富貴面目佻好。則使之。是偏富貴而嬖顏色矣。後人不達。故富貴之義。而妄加無字。殊失其旨。下篇同案。無

故富貴中。下兩篇屢見。蔡書治要引同。無似非衍文。俞說未瑋竊疑。故當

夫無故富貴。面目佻好。

子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孝與慈不同。而同取愛利之義。故孝於父母。亦可謂之孝。慈莊子漁父篇曰。事親則慈孝。

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節度義同非命上篇云。坐處不度。出入無節。

上文云。故雖昔者三代暴王。傾覆其社稷者。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王天下正諸侯者。王引之云。雖即唯也。古字通。

王云。措字義不可通。當是損字之誤。大戴記會子立事篇曰。諸侯曰。且思其四

呂氏春秋不苟篇與良宰遺之高注云。宰謂膳宰。

畢云古字以已。通一本作以非。

蘇云使能上當。脫尚賢二字。

蘇云。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佻好。則使之。未嘗不知義見上下文。蘇云。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

脫尚賢二字。

詩陳風月出篇佻人儂今釋文云佻字又作姣好也。畢云佻姣字假音說文云姣好也。玉篇云姣音狡妖媚也。俞云無故富貴義不可通。無乃衍字。故富貴謂本來富貴者。也不問其賢否。而惟故富貴者是使。則非尚賢之謂矣。上文曰。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此云親戚則使之。是黨父兄矣。故富貴面目佻好。則使之。是偏富貴而嬖顏色矣。後人不達。故富貴之義。而妄加無字。殊失其旨。下篇同案。無故富貴中。下兩篇屢見。蔡書治要引同。無似非衍文。俞說未瑋竊疑。故當

夫無故富貴。面目佻好。

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

說文心部云慧假也王云智且慧與前貴且智愚且賤文同一例慧上不當有有字蓋後人所加

若使之治國

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

有所愛其色而使。據下文下當有之字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

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處若

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處若舊本倒王云若與故義不相屬若處官者當為處若官者若官此官也言以處此官者爵高而祿厚

故特用其所愛也下文曰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是其證若與此同義說見上文

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

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小爾雅廣言云脩長也什脩謂十倍其長知以治

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

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也。故以

尚賢使能為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王云夫亦此也詒讓案此夫對吾為文疑當訓彼漢書賈誼傳顏注云夫猶彼人耳以下

賢為政而亂者。下賢下當有不使能之語而今稅之若吾言之謂也。若吾言疑亦當作吾若言今王公大人中實將

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為政之

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弁云距年下篇作暨年猶

云遠年案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國語晉語云裨輔先君韋注云裨補也此下篇云時夫聖武知人以裨輔爾身文義較詳備此約述之裨

輻不當有聖君君蓋亦武之譌蘇云伊訓云敷求哲人裨輔于爾後嗣與湯誓曰。書敘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陶塗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今湯誓無此文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湯誥偽孔傳云聿發也大聖陳力謂伊尹孔疏云戮力猶勉力也案說文力部云勳并力

也戮勳之借字 以治天下。無同心以下六字 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尙賢使能爲政也。聖下當有王字

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尙賢使能爲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道藏本

上篇云列德而尙賢又云以德就列則此云皆得其利或謂尊卑賢否 古者舜耕歷山。史記五帝本紀同

皆得其等無僭越列也此亦義得通而不及作利之長故今不據改 畢云史記集解云

鄭玄曰在河東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媯汭二水出焉二說在今山西永濟

縣高誘注淮南子云歷山在狄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水經注又云周處風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而於

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於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爲檉故曰歷山與鄭說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歷山

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媯州歷山舜

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案說各不同 陶河顛。呂氏春秋慎人篇云陶於河濱高注云陶作瓦器史記五帝本紀顛亦作

正義曰按於曹州鹽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

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爲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按守節說本水經注是也雷澤則亦以山西永濟說爲

強也詒讓案水經濟水注云陶丘墨子以爲釜丘也今 漁雷澤。史記五帝本紀同畢云太平御覽王海引作

檢勘全書無釜丘之文疑古本此文或作陶釜丘矣 獲澤地理志河東郡有獲澤應劭曰澤在西

北通典云澤州陽城縣有獲澤水史記集解云鄭玄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案今山西永濟縣南四十里雷首

山下有澤亦云舜所漁也王云雷澤本作獲澤此後人習聞舜漁雷澤之事而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漢書地

理志河東郡獲澤縣應劭曰有獲澤在西北穆天子傳天子四日休于獲澤郭璞曰今平陽獲澤縣是也獲音獲

水經沁水注曰獲澤水出獲澤城西白澗渠東逕獲澤墨子曰舜漁獲澤又東逕獲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也

初學記州郡部正文出舜澤二字注曰墨子曰舜漁于獲澤在獲澤縣西今本初學記作雷澤與注不合明是後

人所改又元和郡縣志河東道下太平寰宇記河東道下太平御覽州郡部九路史疏化紀引墨子並作獲澤是

墨子自作獲澤與他書作雷澤者不同獲澤在今澤州 堯得之服澤之陽。服澤詳 舉以爲天子

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詩商頌長發孔疏引鄭康成書

尹天下故曰伊尹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欲奸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索隱云孫

子馬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然解者以阿衡爲官非名也案孫子用闡篇云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卽小

司馬所本也伊摯亦見楚辭壽暭天問二篇畢云莘漢書作媵玉篇藝文類聚中載之其君其臣爲媵送女高

有佚氏以伊尹伊摯女案呂氏春秋天問云有佚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婦人長

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佚氏有佚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於是請取婦爲媵有佚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高

詩曰伊摯曰莘有莘在今河東澤州留澤在地理志云古莘國在汴州澤州留澤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

晉外黃有華昌亭本宋地華氏邑也或在陝西郿陽非親爲庖人。周禮天官庖人鄭注云菹之言菹也裹肉曰菹宜說文广部云庖也莊子庚桑楚嘗云伊尹以膾人鷓鴣呂氏春秋本味篇作膾人膾之借字。湯得之舉以爲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傳說被褐帶索。庸

築乎傅巖。畢云庸史記索隱引作備孔安國書傳云傅巖在虞虢之界史記索隱云在河東太陽縣又夏竦書云倚氏六十里河西岸吳阪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據身處也案今在山西平陸縣東二十五里

高宗始命爲傅氏又鄭康成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說文昃部引書敘釋之云傅巖穴也傅古文

說命云說築傅巖之野爲孔傳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孔疏引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裳之而來且曰我徒也姓傅名說明以

夢示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水經河水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隱室前俗謂之聖人窟史記殿

本紀傅巖作傅險音近字通。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國語楚語云武丁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

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

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尙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

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尙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

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尙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

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

也。所以得其賞。何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

之萬民。以尙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民父母。

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

貴爲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

其然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賊之。賊舊本竊賤王云賤當為賊字之誤也。尚同篇則是上下相賊也。天志篇

上詭天中詭鬼下賊人非儒篇是賊天下之人者也。今本賊字並誤作賤。此言桀紂幽厲之為政乎天下。兼萬民而憎惡之。又從而賊害之。非謂賤其民也。上文云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愛利與

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故知賤為賊之誤。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又率天下之民。以詭天侮

鬼。賊傲萬民。賊舊本亦為賤。王云賤亦當為賊。傲當為殺。說文教字本作殺。殺字古文作殺。二形相似。故

侮鬼賊殺萬民。非謂其賤傲萬民也。上文云堯舜禹湯文武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愛利與賊殺亦相反。法儀篇曰。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詭天侮鬼。其賊人多。故

知賤傲為賊殺之誤。魯問篇賊放百姓。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七引賊放作賊殺。是其明證也。案王說是也。今並據正。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為刑戮。

子孫離散。家室喪滅。絕無後世。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

貴為暴。而以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

鯀。帝之元子。大戴禮記五帝德篇云。禹高陽之孫。鯀之子也。帝繫篇云。顓頊產鯀。史記夏本紀云。鯀之父

顓頊。子儀。書律歷志則云。顓頊五代。世表亦云。顓頊生鯀。索隱云。皇甫謚云。鯀帝顓頊。之子。字熙。系本亦以鯀為

蓋班氏之言。近得其實。案小司馬說。於理近是。漢志亦引帝繫。而與今本大戴禮。件異。楚辭離騷。王注引帝繫。及

淮南子原道訓。高注說。並與漢志同。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亦以鯀為顓頊之後。山海經則云。黃帝生駘。明駘

明生白馬。白馬是為鯀。則又以鯀為黃帝之孫。諱文互錯。此書云。帝之元子。疑墨子於鯀之世系。亦同世本說。未

能審校其年代也。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左傳襄二十五年。杜注云。庸。用也。書堯典。孟子萬

云。殛放而殺也。楚辭天問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注云。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

其罪也。案此刑亦謂放。故下文云。乃執照無有及也。山海經云。殺鯀於羽郊。亦謂鯀放而死也。畢云。郭璞往山海經

云。今東海。祝其縣。西南有羽山。案在今山東蓬萊縣。乃執照無有及也。畢云。言其罪績用弗成。亦正見

詒讓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臨沂縣。日所不照。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

也。曰。若昔者禹稷臯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書敘云。呂命

畢說殊繆。

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

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承與丞通說文收部云丞翊也从下从収从山山高奉承之義若山之承亦言如山之高

也不圻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常猶言保守也詩魯頌閟宮篇魯邦是常鄭箋云常守也俞云此文疑有錯誤當云

聖人之德昭於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若山之承不圻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蓋首四句下曾

隔句爲韻中二句承崩末三句光明常皆每句協韻昭於天下句傳寫脫去而誤補於若地之普下則首二句無

韻矣又增其有也三虛字則非頌體矣既云若天之普又云若地之固重複無義故知其錯誤也

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脩

久也淮南子秦族訓云勇者可令埴固畢云埴訓黏土堅牢之意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

王天下正諸侯正長也詳親土篇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

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此家上將焉取挾震威彊爲問辭傾者者爲諸之省也古與邪當通漢書田蚡傳欲以傾諸將

相頡注云傾謂險越而勝之也此云傾諸民之死亦言驅民使必死以相傾也民生爲甚欲死爲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

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尙賢蘇云上有衍字

爲政之本也政上舊本稅爲字王據上文補故亦與胡同畢云當云不可不察非此聖人之厚行也

尙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

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尙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尙賢爲政之

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尙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

有一諸侯於此。為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賞當為賞嘗試也。此句為下文發端。書中賞字多譌為賞。詳向同下篇。曰。凡我國

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

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惟毋以尚賢為政其國

家百姓。畢本毋改毋云。毋同。讀下同。案畢校非也。毋語詞說詳中篇。使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大以為政於天下。

畢云六一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

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

畢云高誘注淮南子云。而能也。古通。陳壽祺說同。王云。可而猶可以也。下文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民。與此文同一例。案王說是也。尚同下篇云。尚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下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上句作

可以下二句並作可。而可證為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

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

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上於字舊

本說今據羣書治要增與下文合何以知其然乎。治要作也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畢云同材不能殺。必

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

肉之親。無故富貴。無疑當為毋下同詳中篇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

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

罷馬不能治。

罷治要作疲下同。案罷疲字同。國語齊語云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韋注云罷不任用也。管子小匡篇作疲馬尹知章注云疲謂瘦也。

必索良醫。有一

危弓不能張。

考工記弓人云豐肉而短寬綴以荼。若是者為之危弓。鄭注云危猶疾也。

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

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

實治要作誠。

必不使。是何故。

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

不然。

逮至治要作至建。

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

大人之親其國家也。

親疑並當作視。

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

無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

說文尸部云。瘖不能言也。

譬猶瘖者而使為行人。

說文尸部云。瘖不能言也。

此

譬猶瘖者而使為行人。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

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

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

當作優澤。說詳上篇。灰於常陽。畢云疑即桓山之

字之譌。尚書大傳販於頓丘。史記五帝本紀就時於負夏。索隱就時。徐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

義亦與販相近。俞云灰疑反字之譌。反者反販之。段字販從反聲。古文以聲為主。故止作反也。

澤之陽。立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

畢云僕也。女師見詩云。言告師氏。王云僕即僕之譌。此謂有莘氏以伊尹媵女。非以為僕也。說文佚送也。呂不韋曰。有佚氏。呂伊尹佚女。佚莘同。今本呂氏春秋本味篇。佚作騰。經傳皆作騰。而佚字罕見。唯墨子書有之。而字

形與僕相似。因譌而為僕。淮南時則篇。其曲佚管。管今本佚作撲。誤。與此同。俞云師當為私。擊之。誤。僕猶臣也。禮記禮運篇。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是臣僕一也。私僕猶曰。私臣。中篇曰。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秦王說近是。

使為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傳說。

居北海之洲。

畢云書正義云。尸子云。傳巖在北海之洲。孔傳云。傳巖在虞說之界。洲當為州。詒讓案虞說界近南河。近北海。絕遠。墨子尸子說。蓋與漢晉以後地理家異。

國士之

上。畢云史記殷本紀云說為胥靡築於傅巖孔傳云說賢而隨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故此云圜土也說讓案呂氏春秋求人篇亦云傳說殷之胥靡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圜土謂獄也獄城圜又比長注云圜土者獄城也獄必圜者親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者閱於出之釋名釋宮室云獄又謂之圜土言築土表牆其形圜也月令孔疏引鄭記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案周以圜土為繫治罷民之獄據此書則殷時已有圜土之名不自周始矣 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之接

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

舉傅說也豈以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惟治要用

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而猶以也畢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

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為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爾雅釋器云雕謂之琢韓非子大體篇云至安

之世不著名於國。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畢云孔書作

書不錄功於盤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畢云孔書作

孔傳云吁歎也釋文引來。有國有土。孔傳云有國土諸侯畢云孔書國告女訟刑。段玉裁云訟刑公

畢云孔書女作爾訟作詳王鳴盛云墨子作訟從詳而傳寫誤案王說是也今書又改作詳孔傳云告汝以審用刑之道周禮大宰大司寇鄭注引並作詳後漢書劉愷傳李注引鄭書注云詳審察之也此訟疑即詳之誤

在今而安百姓。而作爾是。女何擇言人。畢云孔書無女字作何擇非人王引之云言當為否案書

作音亦相似故否誤為言否與不古字通故下二句云何擇不刑何度不及也今書作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非否不並同義段玉裁云言人當是吉人之譌謂何擇非吉人乎家上苗民問擇吉人言之案王說是也

何敬不刑。何度不及。孔傳云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

之則墨子謂不及為不及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猶言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何慮其不能逮也與孔說異畢云孔書兩不字作非。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暨年之。言然。曰。畢云暨臣晞夫

聖武知人。畢云晞疑當从目蘇云晞當從口作晞晞大漢詞猶嗚呼也案畢說是也說文目部云晞望也聖武謂聖人與武人也知與智通楚周書皇門篇云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益于王所

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為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

之舊本譌言王云言當為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又見下文草書言與之相似故之譌為言

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曰。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

畢云辟同避

莫若為賢。為賢之道將奈何。

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

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

王引之云

安猶乃也言如此乃得生生也

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

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

哉。論語子路皇侃義疏云焉猶何也顏之推家訓音辭篇引葛洪字施云焉字訓何訓安音於衛反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

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為而得富貴

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為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

舊本說此八字

王據上下文補今從之

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

王校

能上增而字

使不知辯。

舊本說知字今據道藏本補

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倍也。王公大人骨

肉之親。蹙瘠躄暴為桀紂。不加失也。

說文止部云墜人不能行也呂氏春秋盡數篇高注云蹙不能行也蹙即墜之或體蹙瘠躄皆蹙疾不宜與暴

並舉且荀子非相篇稱桀紂長巨姣美則必無此諸疾蹙躄下說一字下暴為桀紂自為句為又如之謬。是故

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王云故乃攻字之誤攻故字相似又涉上文

無故富貴而誤攻即功字也無功與無罪對

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放心解體。

畢云做一本作放詒讓案做與做通言忽也淮南子修務訓高注云做勿游驚輕

也。沮以爲善。垂其股肱之力。垂義不可遠字當作舍草書二字形近而誤尙同中書云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與此文意正

同節轉下篇亦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爾雅釋詁云勞來勤也孟子滕文公篇云勞之來之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曰日

夜勞來定我西土說文力部廣莫餘財。畢云莫云勑勞勑也勞來即勞勑。廣莫餘財。稷省文。而不相分資也。戰國策齊策高誘注云資與也莊

謂隱匿良道。尙同上中並作隱匿良道畢云隱即匿字異文。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飢者

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亂者不得治。據上文補今從之。推而上之以。王云此五字與上

涉上文推而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湯有小臣。此即上文所謂伊尹爲有

云成湯東巡有莘愛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王注云小臣武王有閔天泰顛南宮括散宜

生。閔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並見書堯篇散宜生亦見孟子盡心篇趙注云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散宜

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竊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黿青豸白而天下和。

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澍。

廣雅釋詁粒食之所養。王云自而天下和至此凡三十七字舊本誤入下文國家百姓之利之下今移置

云糲饋也粒食之所養。於此案王校是也今依乙正粒食謂食穀之人小爾雅廣物云穀謂之粒書益稷

云烝民乃粒僞孔傳云米食曰粒天志上篇云四海之內粒食之民王制云得此莫不勸譽。且今天

下之王公大人土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土。上欲中聖王之道。下

欲中國家百姓之利。王云自得此莫不勸譽至此凡四十五字舊本誤入上文而天下和之上今移置

校是也今故尙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治要作是故尙賢之尙賢者。天鬼百

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爲說不可不察也

墨子閒詁卷二

尙同上第十一

尙亦與上同。漢書藝文志作上同注如淳云言皆同可以治也。趙岐孟子章指云墨子元同賢而違中亦指此。畢云楊倞注荀子尙作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

道藏本刑作形字通。

蓋其語人異義。俞云此本古者民

始生未有政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中篇文同可據訂。

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

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

蘇云茲滋古通用。是書皆作滋。詒讓案說文艸部云。茲艸木多益水部云滋益也。古正作茲。今相承作滋。

是以人是其

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

畢云非也是舊作非。是也字倒。今以意改。

離

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

小爾雅廣言云虧損也。

至有餘力。不

能以相勞。

爾雅釋詁云勞勩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卽此相勞之義。

腐朽餘財。不以相分。

尙賢下作腐。與餘財。與朽亦聲。近畢云舊

本朽俱作列非。說文云朽腐也。

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

亂者。說文虎部云虍聲。下二篇皆作撰。撰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同。

生於無政長。畢云政當爲正。

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

王云選下有擇字而。今本脫之。下文卽中

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

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

以已通。

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

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

畢云說文云畫界也。

立諸侯國君。諸侯

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

爾雅釋詁

云正長也。書立政云立民長伯立政。政與正同。此正長卽中篇所云左右將軍大夫卽鄉里之長。與上文正長通。天子諸侯言者異。淮南子脩務訓云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樂樂其身也。爲天下

強擁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性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貶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爲一人聰明而不足以及編燭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

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

國無遺利蓋本此書

畢云與如周王引之云而猶與也言善與不善也而與聲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

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畢云則一本作必察傍與訪上

同而不下比者樂記鄭注云比猶同也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

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

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韓非子難三篇云明君求善而賞之求惡而誅之其得之一也

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惡聞之者以惡惡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不以惡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惡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與此說略同

明察以審信甚舊本譌其王云其當爲甚甚明察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此里爲鄉之屬別與周禮地官

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

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所下據下文當有以字鄉長唯

能壹同鄉之義壹中下篇並作一字通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

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

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

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

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

子舊本作一，蘇云一當作子，俞云而字乃夫字之誤。夫字篆書作而與而相似，故誤一夫不上同於天，謂有一夫不與天同也。尙同下篇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以一夫對天下之民言，與此一律可證。戴云依中篇夫既上同，則舊猶未去也。舊上依中篇當有天字，畢云當依乎天子云云，當如蘇說，案蘇戴校是也。今據正。

若天飄風苦雨。

王云今若天天當為夫，夫與天字相似，篇內又多天字，故夫誤為天。今若夫，猶言今夫兼愛篇曰：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而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又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又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為也，不可勝計也。鴟烈覽冥篇曰：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皆其證矣。案王說亦通，但中篇云：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雷厲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則此天字之非譌，文爾雅釋言云：迴風為飄，詩大雅：何人斯，毛傳云：飄風暴起之風。釋文云：疾風也。左莊四年傳云：春無淒風，秋無苦雨。杜注云：霖雨為人所患，苦禮記月令云：苦雨。漆漆而至者，畢云：漆同，漆太平御覽作漆，史記三王世家云：西漆月氏正義云：漆音漆，數至五穀不熟。漆漆而至者，詒讓案：漆漆言風雨之盛也。詩小雅：無傘云：室家漆漆，毛傳云：漆漆衆也。

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

言曰：古者聖王為五刑，請以治其民。

俞云：請字衍文。古者聖王為五刑以治其民，十一字為一句。中篇曰：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是其證也。案請與誠通，此書誠多作請，詳下篇。俞以為衍文，非。譬若絲縷之有紀，畢云：說文云：紀，絲別也。詒讓案：紀本義為絲別，引申之詩，總要之名也。禮器云：紀數而衆，亂注云：絲縷之數有紀。罔罟之有綱，畢云：說文云：綱，維紉繩也。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

俞云：所下奪以字，所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若無以字，則不成義。中篇曰：將以運役天下，怨暴而一同其義也。彼云：將以此云，所以文法雖異而實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

易雜卦傳云。復反也。謂反而考之。古之民始生之時。

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

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戴云。當從上篇。作交相非也。

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讎。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

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學云。巧善作列見上。天下之亂也。至如

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

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

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立矣。以為唯其耳目

之請。學云。請當為情。下同。顧云。史記樂書。情文俱盡。徐廣曰。古情字。或假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洪云。列子說符。審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張湛注。請當作情。荀子。成用。籛聽之。經明其請。揚雄注。請當為情言。古文

與心字。篆文。心字。形近。故情字多為請。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

之人。漢書。東方朔傳。顏注云。贊。進也。太玄。經。范望注云。閱。簡也。置以為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

既已立矣。以為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

俞云。靡當為歷字之誤。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此云。歷分天下。與彼云。歷離日月星辰。辰文義正同。若作靡字。則無義矣。非攻下篇。禹既已克。有三苗焉。靡為山川別物。上下天志中篇。靡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兩磨字。皆歷字之誤。磨即歷之段字也。

設以為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

已立矣。又以為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

置以為左右將軍大夫。將軍為卿也。周禮。夏官。軍將皆命卿。春秋。戰國時。侯國亦皆以卿為將。通謂之將軍。非攻中篇云。晉有六將軍。即六卿也。管子立政篇云。將軍大夫以朝

水經河水經注引竹書紀年云邾邾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史皆紹服並稱卿大夫為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遠當為遠形近而讓後文云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尙

賢上篇云逮至遠邾邾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庶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為義與此文例正同與從是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

天子子疑當作下

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為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

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

之。已有善。傍薦之。祭義云卿大夫有善歸於諸侯鄭注云薦進也謂在位之人已有善則告進之於上也傍當為訪之借字二字皆從方得聲古多通用魯問篇云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

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尙同而無下比。與此上下文義並略同。可證傍薦之善。上篇亦同。王云已字義不可通。已當為民之誤也。傍者博也。偏也。說文傍博也。勸與傍通。言民有善則衆共薦之。若堯典所云師錫也。上篇曰。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下。亦民也。案此已字可通。不必與上篇同。義王失檢魯問篇文故不得其解。上有過。規諫之。尙同義

其上。義當作乎下文云尙同乎鄉長尙同乎國君可證而毋有下比之心。管子小匡篇云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蹇淫暴不用上令者有

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尹往云下與有衆者比而掩蓋之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

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

善。不能傍薦之。王云已亦民之誤非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

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為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

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

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尙同乎鄉長。曰。凡

里之萬民。皆尙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

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

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

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

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鄉長治其鄉。

而鄉既已治矣。王云舊本脫鄉長治三字下文曰國君治其國而國既已治矣今據補案王校是也蘇說同有率其鄉萬民。有讀為又下並同以

尙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

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

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

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

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國既已治矣。舊本而下脫國字今據王校補有率其國之萬民。以

尙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

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

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

何說而不治哉。畢云下舊作子一本如此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

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尙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子者。則天

菑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王云天亦夫字之誤降字則因下文降字而衍案天降二字蓋通貫下文言之王說未瑒雪霜

雨露不時。五穀不孰。道藏本作熟非六畜不遂。國語齊語云犧牲不略則牛羊逸韋注云遂長也疾菑戾疫。顏注云戾惡

氣也案戾疫即兼愛下篇之癘疫戾癘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荐薦同毛詩大雅節南山傳云薦重也爾雅釋詁云臻仍乃也仍與重義

一聲之轉畢云戾診字之假音亦通

亦同易坎象水荐至釋文引京房荐作臻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

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而舊本誤不今據道藏本正天字中篇同以求興天下之害。是以

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齊道藏本潔為酒醴粢盛。畢云本書多作潔俗从水以祭祀天鬼。其事

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周禮宮人鄭注云蠲猶潔也呂氏本犧牲不敢不腍肥。

曲禮云豚曰腍肥鄭注云腍亦肥也腍充貌也左桓六年傳云吾牲脰肥腍又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珪璧有度若考工

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之屬是也幣帛有度若饌書食貨志云周法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周禮內宰鄭注云天子巡守禮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積是也王制云布帛幅廣狹不中度量不弼于布春秋

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畢云幾讀如關市讖俞云畢以幾字屬下聽獄不敢不中讀然關市與獄訟不當并為一事殆失之矣幾字仍當屬上讀

幾者期也詩楚茨篇如幾如式毛傳訓幾為期是也不敢失時幾者不敢失時期也國語周語注曰期將事之日也是期以日言不敢失時并不敢失日故曰不敢失時幾分財不敢不均。

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為正長若此。是故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為正長也。下云天鬼

之所深厚則此厚長疑說深字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為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能彊從事

焉。則王云自上者天鬼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下文入守固之下今移置於此而能彊從事焉舊本脫能字今據下文補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從乙補天鬼之福可得

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為政若此。是以

謀事得。畢云舊說此字據後文增入守固。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為政

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王云自出誅勝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

入上文上者天鬼之上今移置於此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從乙正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

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

有苗之以五刑然。畢云苗舊作量據下改昔者聖王制爲五刑。書云苗舊作量據下改以治天下。

畢云文選注引此云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疑此問脫文逮至有苗之制五刑。此即下五刑之刑以亂天下。俞云之衍字則此豈

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畢云當云道之案下文兩云之道此疑不倒曰。苗

民否用練折則刑。畢云孔書作弗用靈制以刑靈練否弗折制音同錢大昕云古書弗與不同否即不字靈練聲相近緇衣引作匪用命命當是令之譌合與靈古文多通用令靈皆有義鄭康成注禮解爲政令似遠王鳴盛云古昔靈讀若連故轉爲練也折爲制古字亦通古文論語云片言可以折獄魯論折作制是也段玉裁云靈作練者雙聲也依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孔正文論語云片言可以

三苗之主頑凶若民習蚩尤之惡不用筆化民而制以重刑三苗帝堯所誅呂刑及緇衣孔疏引書鄭注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鎬鎬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顯項代少昊

吳九黎分統其子孫爲居於西裔者三國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與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後王桀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又鄭緇衣注云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虛蚩尤

之刑以是爲法案鄭書禮二注不同書注與此合於義爲長戰國策魏策吳起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特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史記吳越傳作左洞庭右彭蠡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據彼云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案古三苗國當在今湖南湖北境唯作

五殺之刑。曰法。偽孔傳曰惟爲五虛之刑自謂得法畢云孔書殺作虛孫星衍云虛殺義相同詒讓案作贖宮割剝頭剝臍一宮割二剝三頭鹿刺四亦無五刑以呂刑五刑之辟校之惟少大辟蓋即以殺戮咳大辟矣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

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以先王

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與戎。蘇云出書大禹謨詒讓案術令當是說命之段字禮記緇衣云兌命曰惟口起羞爲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簡惟干戈省厥

躬鄭注云兌當爲說說說說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向書篇名也羞猶辱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案此文與彼引兌命辭義相類術說令命音並相近必一書也晉人作偽古文書不悟乃以竄入大禹謨疏繆殊甚近

儒辯古文書者亦皆不知其爲說命佚文故爲表出之偽孔傳云好爲實善或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

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

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

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

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

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

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

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王云運役二字義不可通當依上篇作連收字之誤也連收二字正承絲縷罔罟而言是以先王之

書。相年之道曰。畢云相年嘗為拒年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論語子罕皇疏云泰駢泰也王引之

云否非也輕大夫師長。畢云輕當為卿盧云下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辯辨字通周易集解引易鄭注云辯分也謂分

受以職使治天均王念孫釋辯為編未瑋詳下篇詩大雅節南山秉國之均毛傳云均平也莊子寓言篇云天均者天倪也非此義下篇作治天明又案王引之向書述聞據廣雅釋詁訓此辯為使則辭義重複亦不可從

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

而錯之也。王云佚上有游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下篇曰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是其證游佚即淫佚語之轉耳畢云錯讀如舉措將以為萬民興利

除害。富貴貧寡。此與上下例不合疑當作富貧衆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為若此。戴云為下疑脫政字

今王公大人之為刑政則反此。戴云刑字衍政以為便譬。政與正同畢云譬讀如僻供云論語季氏友便辟馬鄭皆讀辟為譬謂巧

為譬喻以求容媚義即本此宗於父兄故舊。宗於疑宗族之誤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戴云政以為便譬三句當作宗於便譬父兄故舊立

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便譬誤寫在宗字上以為左右上之立字又誤作證政以為三字又誤在句首故不可通便譬為巧為譬喻見公羊定四年疏引論語鄭注或當為便譬亦通宗讀為是崇立字與正相似故誤為正又誤

沾支旁耳案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戴云非下正字衍是以皆比周隱匿。此周諺前篇

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

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

長。王云唯與善同詒讓案毋語詞詳尚賢中篇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

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毋

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曰。人眾與處於眾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

乎。若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沮暴。沮暴上亦嘗有

足以二字。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

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眾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尙同。畢云而讀與能同舊脫審

字文選注引作能審以尙同今據增以為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為通。畢云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通情舊脫故字

字也墨子書多以請為情今作情請為通者後人旁記情字而寫者宛誤入正文又涉上文以為正長而衍為字耳文選東京賦往引情通作通情者乃涉賦文上下通情而誤願校同俞云惟以為正長句亦有衍字下文曰故

古者聖王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尙同為政者也然則此文當云唯而審以尙同為政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屢言正長逾誤作以為正長上下不應矣且既云審以尙同又云以為正

長一句中兩用以字義亦未安上文曰其為正長若此是故出諫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為政者也然則為正長以人言為政以事言明為正長者當以尙同為政也若作尙同以為正長即失其義矣下篇云聖王皆以尙同為政故天下治亦

其證也案俞校未塙上有隱事遺利。隱事遺利與節葬篇隱謀遺利義同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

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為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

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為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

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為淫暴。曰天子

之視聽也神。畢云子舊作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已視聽。

使人之吻。助已言談。說文口部云吻口邊也以上句文例校之吻上疑有唇字非命下篇云今天下之士君子之為文舉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喉舌而利其唇舌也喉與吻字同

使入之心。助已思慮。使入之股肱。助已動作。助之視聽者眾。則其所聞見

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荀子富國篇云拊循之揚姓助云拊與撫同撫循慰悅之也

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王云謀度上不當有談字蓋涉上助之動作者衆。

即其舉事速成矣。舊本其在舉下蘇云當作則其舉事速成矣俞云此本同即其舉事速成矣上文三言則其此言即其即則古通用也今作即舉其事誤案俞說是也今據乙

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異物猶言異事韓非子右儲說上篇云晉

文公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孤偃之謀假頰頡之春也。

道之曰。古書詩書載來見辟王。詩載見敘云諸侯始見乎武王闡也毛傳云載始也鄭箋云

厥章。道藏本車字缺蘇云車詩作日詒讓案幸曰古通用鄭箋云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

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爾雅釋詁云賓服也當此

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廣雅釋詁云紛亂也謂詩曰：我馬維駱。爾雅釋畜云白馬黑鬣駱

轡沃若。毛詩衛風淇傳云沃若猶沃沃然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毛詩小雅皇皇首華傳云咨禮義所宜為度又曰：我馬維駒。

毛詩魯頌駉傳云蒼蒼曰駒六轡若絲。毛傳云言調忍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毛傳云咨事之難易為謀即此語也。

王云即與則同語猶言也則此語三字文義直貫至以告天子而止則語下不當有也字凡墨子書用則此語三字首語下皆無也字此蓋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古者國君諸侯之

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

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

欲富其國家。王云請即識字案說詳節葬下篇俞云請上奪中字墨子書多以請為清中請即中情也下篇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是其禮也後人不知請之當讀為情故誤

刪中字耳尚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中實亦即中情也。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

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畢云當云此為政之本也。俞云若字衍文不可不察。上奪說字。此下奪為政二字。當據下篇論案畢俞校是也。惟若字實非衍文。當若猶言當如。向賢中篇云

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向賢使能為政也。兼愛下篇云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非攻下篇云當若繁為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又云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節下篇云故當若節喪之為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明鬼下篇云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非命下篇云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皆其證。俞以若為衍文失之。

尙同下第十三

畢云中與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者。即此已上諸篇。非有異本。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為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

畢云辟同避。

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為政。

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

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明於民之善非也。

畢云若苟二字。舊倒據下文改。

則得善人而賞之。

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為政也。不得下之情。

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

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為政若此。國眾必亂。故賞不得

下之情。

蘇云賞下當脫。俞字俞校同。

而不可不察者也。

俞云而不可當作不可。而猶言不可以也。

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

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尙同一義為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尙同一義之可

而為政於天下也。

而陳壽俱讀為能今案而亦猶以也。說詳尙賢下篇下文。諸侯可而治其國家。君可而治其家。同。

然胡不審稽古之治

為政之說乎。

王云然猶則也。然胡不則何不也。俞云治字乃始字之誤。下文曰古者天之始生民。古者未有正長也。云云是從古之始為政者說。故此二胡不審稽古之始為政之說乎。

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為人。若苟百姓為人。是一人一

戴云此人字讀如人僇之人。

若苟百姓為人。是一人一

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鬪。而薄者有爭。墨云薄舊

作薦一本如此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上天下二字疑當作天畢云文選注引作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

立為天子。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此作上聖立為天子蓋李善所改易又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則並與此同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

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

以選擇其次。立為卿之宰。之猶與也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為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

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擇當依中篇讀為措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治下亂字疑衍故

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王云說字義不可通說當為逸

字之誤也中篇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卿大夫師長否用佚也否用佚即非用逸是其證否猶非也說見尙賢下偽古文說命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衆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即用墨子而小變其文案王說

是也偽孔傳云言立國設都立君臣上下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唯辯而使助治天明也。舊本助治天下有助字王云下助字衍唯辯而使助治天明者辯諱

為偏古偏字多作辯天明天之主道也哀二年左傳曰二三子順天明言所以設此卿士師長者唯偏使助治天道也中篇作維辯使治天均案王謂下助字衍是也今據刪辯當訓為分王讀為偏尙未得其義左傳哀二年孔

疏釋天明為天之明道即王說所本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法於天明開地教於民左昭二十五年傳云則天之明義並略同偽古文書說命作惟以亂民疑偽孔讀天明為天民今此何為人上

而不能治其下。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賊也。賊舊本偽賤今依王校正說詳尙賢中篇蘇云

賤當作殘或殘賊二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為善。

字各脫其傍偏非

將賞之。畢云賞舊作毀一本如此若人唯使得上之賞。唯雖字同後而辟百姓之毀。辟避字亦同後是以

爲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

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

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然舊本稅此六字

然是問詞則義不同也是答詞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又是問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

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王云賞字義不

可通賞當爲嘗嘗賞字相似又涉上下文賞罰而誤使家君三字則涉下文使家君而衍既言用家君則不得又

言使家君胡不嘗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作一句讀案王校是矣然下文說國君發憲布令則云故又使家君

總其家之義以尙同於國君說天子發憲布令則云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尙同於天子則此文疑亦當云

何不賞使家君總其身之義以尙同於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前後文例乃相應蓋今本胡不嘗試使家下

稅十一字使家君三字非衍文也發憲猶言布憲憲者法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

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

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

是以徧若家之人。畢云徧舊作徧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

之。不善言之。畢云舊稅四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

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尙同一義爲政故

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國之爲家數也甚多。國之舊本作天下畢

一本天下作國之語讓案國之是下文云天下之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

爲國數也甚多則此不當作天下明矣今據正

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畢云舊脫此字一本有以尙同於國君。國君亦

為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

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

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

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

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

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尙同一義為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

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為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國。畢云舊脫其字一本有而

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尙同

於天子。舊本以下有義字畢云一本無此字是俞云下義字衍上文云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意以尙同於國君下文云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尙同於天竝無下義字是其證也上下文竝言總而此言選

選亦總也詩猗猗舞則選今毛詩訓選為齊選其國之義猶齊其國之義曰總曰選文異而義同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任不齊字選是選有齊義賈子等齊篇曰撰然齊等撰與選風戴說同案一本是也今據刪天

子亦為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

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

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畢云且一

本則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

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

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畢云一本

無而非。天下既已治。畢云既一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舊本天下亦作天子。俞云當作天子。

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義。故當尚同之為說也。同舊本作用蓋於下文互講。蘇云用當作同是也。今據正。尚用之天子。

見上下文案。俞校是也。今據正。故當尚同之為說也。蘇云用當作同是也。今據正。尚用之天子。

舊本用作同畢云一本作上同。王改尚用云。舊本用作同。涉上句而誤。今據下文改案。王校是也。今從之。蘇云當作上用。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

治其國矣。王引之云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用之中用之對文。下文小用之則與大用之對文。今本下用作小用者。即涉下文小用之而誤。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窳。小用之。治一國。

一家而不橫者。畢云爾雅云窳。問也。猶云無閒。王云畢說非也。窳不窳也。橫充塞也。孔子閒居以橫於天。塞唯比。尚同之。道則大用之。治天下而不窳。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塞也。大戴記王言。譬曰。布諸天下而不窳。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又云。廣雅曰。窳。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不窳。杜注曰。窳。細不窳也。呂氏春秋。適音。窳不窳。則窳高。注。云窳不窳。密也。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

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疑當作無有。此邪其字衍。則亦然也。聖王皆以

尚同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書敘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古書泰皆作大。偽孔傳云。大會以誓衆。則作大是。曰。小人見茲。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畢云孔書無此。文蘇云發。

當作厥。今泰誓云。厥罪。惟鈞。紅。聲云。義謂發覺也。鈞。同也。言知。姦。巧之情。而匿。不以告。比。事。發。覺。則。其。罪。與。彼。姦。巧。者。同。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

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王云。差論。皆。擬。

也。爾雅曰。既。塗。我。馬。塗。擇。也。所。染。篇。曰。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呂。氏。春。秋。當。染。篇。同。高。注。論。猶。擇。也。非。攻。篇。塗。論。其。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衆。義。與。此。同。外。為。之。人。外。為。二。字。疑。誤。助

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光譽令聞。先人

發之。

光舊本作先之畢云二字一本作光是今據改俞云光廣古通用光譽即廣譽孟子曰令譽廣譽放於身案俞校是也非命下篇作光譽令聞問與聞字通禮記孔子問居鄭注云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

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視也。畢云舊脫之不若二目

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以下二句文例校之疑二目之視視當作一耳之聽聽當作聽今本皆傳寫誤之

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彊也。畢云舊脫之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

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

說文士部云均平偏也此與中篇云室人未偏知鄉里未徧聞義同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

人。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為聰耳明目與。畢云據上文當有之與雖同案

母語詞詳尙賢中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

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為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

足者。詩無將大車鄭箋云重猶累也何也。其以尙同為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尙同者。

愛民不疾。以下文校之不疾疑當作必疾或當云不可不疾呂氏春秋尊師篇高注云疾力也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

而持之。致舊本譌改今據道藏本正蘇云改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為政若此。

唯欲毋與我同。唯畢本作雖云舊作唯以意改王云古者雖與唯通不煩改字王引之云禮記少儀雖有君賜鄭注曰雖或為唯說文雖字以為為聲故雖可通作唯唯亦可通作雖將

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王云情即

誠字言誠將欲為仁義則尙同之說不可不察也尙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實亦誠也非攻篇曰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妾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或情不知即誠不知凡墨子書中誠皆通用者不可枚舉也齊策臣知誠不如徐公矣則本誠作情呂氏春秋其備歷三月嬰兒慈母之愛諭焉誠也德南離經篇誠作情漢書霍光志正人足以副其誠漢經誠作情此皆古書誠情通用

之謂供云中情欲二字書中屢見或作中請
欲請即情字或作中實欲情實也其義並同
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尙同之說而不可不察。舊本作而不察畢云當尙同爲政
之本而治要也。畢云當一治之要也

墨子閒詁卷四

兼愛上第十四 邢昺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學云 恣好之字作恣從文者行兒經典通用此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句焉能治之。王引之云言知亂之所自起乃能治之也

顯云三焉字皆下屬察王顯讀是也焉訓乃說詳親士篇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

然。小爾雅廣詁云攻治也必知疾之所自起，句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

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句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

治。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當讀為

段借字荀子君子篇先祖當賢揚注云當或為嘗孟子萬章篇是時孔子當隱說施至公篇引當既作嘗既是其證嘗試也下篇云姑嘗本原若兼害之所自生語意與此同起不相愛。臣子

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故意林引作欲下同弟自愛，不

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不下舊衍自字今依道藏本刪上故虧君而自

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

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

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

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王云下句不當有其字蓋涉上下文而衍下文不愛異家不愛異國皆無其字是其證意林引無其字故

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俞云兩人字下並奪身字本

人身以利其身方與上句一律下文云視人身若其身誰賊亦以人身其身言中庸云
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並可語人下當有身字也

此何也皆起

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

舊本無其字畢

云一本云愛其家詒讓案以下文校之有者是也今據增

舊本無其字畢云一本云利其家詒讓案以下文校之亦當有其字

增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

矣物亦事也言天下

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

之亂事畢盡於此

身句首愛字舊本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

舊本稅猶有以下十四字王據下文校補猶有不孝者乎視父若其身十

一字今案當於父下更補兄與君三字蓋墨子此文以無不孝該無不忠不弟猶下文以無不慈該無不惠不和也上文亦云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可證王因下云不孝故但補父而不及兄與君則與下無不慈之兼子

弟臣言者不相對矣

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弟子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

不慈亡有

王云舊本脫故不慈有四字墨據下文補有字今以上下文考之當作故不孝不慈亡有不孝不慈亡有總承上文而言下文曰故盜賊亡有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與此

文同一例今補

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疑衍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

賊亡有墨云二字舊例非下同

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

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

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

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

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

舊本稅交字王據下二篇補

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

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與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

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

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說文人部云。爭而奪取曰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

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俞云。崇字無義。

乃察字之誤。何用生者。何以生也。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詩桑柔篇。逝不以濯。向賢篇。引作鮮。不用濯。即其證也。言國與國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以及君臣父子兄弟之不惠忠不慈孝不和調。當察其

害之何以生。故曰。然則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上篇曰。當察亂何自起。與此同義。案俞說是也。蘇云。用疑當作由。非。以不相愛生邪。俞曰。以不相愛生邪。當作以

子墨子之正對也。下篇云。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又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皆

以反言發問而起。正對正與此同。若如今本則文義複沓矣。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

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家主謂卿大夫也。周禮春官。敘官鄭注云。家謂

大夫所食采地。又大宰。鄭衆注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者。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

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

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

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

皆不相愛。強必執弱。以下文校之。比下疑。稅衆必劫。寡四字。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舉云。敖一本作傲。傲此傲字。假音。詐必欺

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行者非之。既以非

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自君臣相愛以下至此凡四十字舊本誤入下文今天下之士之下王移至於此是也。今從之。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

自貴不敖賤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上文君臣相愛之上王移置於此又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

君子曰。王云然而今天下之士

乃若兼則善矣。王引

然。句

乃若兼則善矣。王引

然。句

乃若兼則善矣。王引

然。句

乃若兼則善矣。王引

然。句

乃若兼則善矣。王引

然。句

也。正與此物一律。惟其為難物。故為不可行之物也。今衍於故二字。則無義矣。案于故雖難。強然非衍文也。竊疑于即衍之。借字文。王世子云。倪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為廷。是其證。故言廷。遠難行之事。會同中篇云。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此云難物。廷故與他故異物。文例正同。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俞云辨其下脫害字下文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是其利也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是其害也案害字似不必增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君說之。則士衆能為之。况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

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為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舉云太平御覽引作服故

文公之臣。舉云太平御覽引作大夫二字皆將羊之裘。詩小雅若之華云將羊墳首毛傳云韋以帶劍。舉云舊

太平御覽改詒讓案公孟肅正作劍僕書東方朔傳練帛之冠。練帛蓋即大帛左閔二年傳衛文公

大帛之冠杜注云大帛厚纒後漢書馬皇后傳李注云大帛厚纒後漢

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於朝。舊本踐下脫於字王據上句補舉云

辭羊之裘章以帶劍威立於海內王云練帛之冠下當有大布之衣且直之纒八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曰晉文公

好士之惡衣此但言冠而不言衣則與上文不合入以見於君是總承上文而言出以踐於朝則專指且直之纒

而言今本脫且直之纒四字則踐字義不可通下篇曰大布之衣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為

之也。王云為上脫能字下文君說之故臣能之也能下脫為字前文曰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

舉云舊作腰俗寫後漢書注引此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後漢書注疑涉彼二書而誤故靈

細腰其朝多餓死人韓非子二柄篇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後漢書注疑涉彼二書而誤

王之臣。故字舉本脫今皆以一飯為節。舉云太平御覽引此一節三詒讓案戰國策策策莫敖子華

起吳師道校注引此云楚靈王好士細腰而國中多餓人後漢書注疑涉彼二書而誤

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與御覽同協息然後帶。舉云太平御覽引此一節三詒讓案戰國策策策莫敖子華

國策校注引並作而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舉云黧非古字當為黎呂氏春秋行論云禹官為師空以澆水澆

也。能下王校補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訓其臣。訓讀為訓和合之。此三字無義疑當

焚舟失火。舟非藏寶之所御覽宮室部引墨子作自焚其室疑舟當為內內謂寢室呂氏春秋用民篇云

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

此越王親自鼓其士。畢本鼓改鼓云鼓擊之士从支謹鼓之字从攴案周禮小師鄭注云出音曰

部雖別有數字而音義殊異畢而進之。畢云舊此文士聞鼓音破碎亂行列之謂穆天子傳七萃

從宋毛晃說強為分別非也。謂之萃破萃亂行皆謂凌躐其曹任爭先赴火也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

謂之萃破萃亂行皆謂凌躐其曹任爭先赴火也。畢云太平御覽引

焚其室曰越國之寶悉在此中。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

衣殺身而為名。王引之云乃若發語詞也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為

之。况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

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

士不以為政。而士不以為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

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淮南子傲真訓高注云挈舉也孟子

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與此語意相類。畢云此濟字當為沛即出。梁惠王篇云挾泰山以超北海語入

山西垣曲縣王屋山之洸水也。以齊者石濟水出直隸懷慶府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

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淮南子覽冥訓云體便輕畢高注云畢疾也劫於義無取疑

樂上篇並有股肱畢強之文。勁與強義亦同。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

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書禹貢黑水西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涇。涇為孔傳云龍門之河在冀州。西孔疏云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至

東河而東。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為東西也。畢云西河在今山西陝西之界。漁竇疑即龍門。詒讓案漁

疑即涇。以泄渠孫皇之水。畢云未詳其水詒讓案此章所舉江河淮漢。皆孟諸五湖。皆周禮職方氏

蒲弦。澤即雍州澤。藪之弦蒲也。鄭注云弦蒲在汧。鄭眾云弦或為汧。蒲或為蒲。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汧北有蒲

學擊古書學或掘作臬史記天官書釋字作學封禪書釋山集解引徐廣云釋一作臬左襄十七年傳釋門釋文云釋或作臬皆其證也顏元孫干祿字書云臬俗則學通作臬漢孔彪碑又作臬與皇字並絕相似故傳寫譌互矣據漢志弦即研水入渭渭復入河故西河渭續可泄此釋之水而蒲谷鄉與弦中谷合而名釋故弦蒲亦可倒稱蒲弦參互審校似無疑義弦蒲藪在今陝西隴州西四十里 北為防原派文

管部云防隄也周禮稻人云以防止水原亦水名無改畢云狐疑即雁門狐水也詒讓說 注后之邸 畢讀注文水部云狐水起鴈門後人戍夫山東北入海即嚳池之原此舉其原下又詳其委也 屬上句

非此與下注五湖之處文例正同后之邸疑即職方氏井州釋藪之昭余祁也爾雅釋地十藪燕有昭餘祁鄭文引孫炎本祁作底祁底邸並音近相通昭作后者疑省昭為召又誤作后之余音亦相轉漢書地理志太原郡鄆九澤在北是為昭余祁并州藪 職方氏并州其川澤他鄉注云庫池出幽城案漢書地理志亦作

在今山西太原府祁縣東七里 嚳池之竇 庫池禮記禮器作惡池注云惡當為呼聲之誤也嚳呼字同戰國策秦韓中山策並作呼池畢云即庫池河出今山西繁峙縣古無池字即沱異 洒為底柱 洒與下文關同

文故此亦以他為沱也顧云寶即瀆字周禮大宗伯注四寶釋文本亦作瀆 當讀所宜反底 當作底禹貢東至于底柱偽孔傳云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魏之界洒即謂分流也畢云說文云灑况也洒假音字水經云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括地志云砥柱山俗名三門山破石縣

東北五十里黃河之中案在今山西平陸縣東五十里三門山東 鑿為龍門 畢云水經云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括地志云龍門以利西平陸縣東五十里三門山東

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 畢云貉非攻中作貉是疑左傳云狄之廣莫于晉為都廣即少廣莫即貉也 案畢說非也貉貉之俗說文豸部云貉北方豸種也職方氏有九貉漢書高

帝紀顏注云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 東方漏之陸 以上下文例校之東方當作為與西為北為南為文皆貉類也考工記鄭注云胡今匈奴 正同漏之陸疑當作漏大陸淮南子本經訓說禹治水

云鳩水漏九州乾言大陸之水漏而乾也畢讀漏之陸防句 防孟諸之澤 禹貢豫州導荷澤被孟豬史記云陸防疑即大陸在今山東鉅鹿縣案畢說不談而讀則非 夏本紀作明都漢書溝洫志作

盟諸職方氏云青州其澤數曰望諸爾雅釋地云宋有孟諸此與爾雅字同漢書地理志云孟諸在梁國孟諸縣東北畢云澤在今山東虞城縣西北十里有孟諸臺接郭邱縣界水經云明都澤在梁國孟諸縣

音相 灑為九澮 畢云此从字之假音爾雅云水注溝曰澮說文以澮為水名案九從即九河也詒讓案灑

河渠書灑作廝索隱云廝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韋昭曰疏快為灑此與史漢舊本字正 同漢書司馬相如傳快紅疏河灑沈澮澮注云灑分也所宜反淮南子要略云禹剗河而道九岐 以利冀州之民 爾

釋地云南河謂曰冀州說文北部云冀北方州也案古通以中土為冀州穀梁桓五年傳云鄭同姓之國也在平

冀州揚土勢疏云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焉逸周書嘗麥篇云在大國有殷是戚厥邑無類於冀州

東土之水 畢云說文云樓門限則此蓋言限也玉篇渠堰切詒讓案呂氏春秋

以利冀州之民 爾

釋地云南河謂曰冀州說文北部云冀北方州也案古通以中土為冀州穀梁桓五年傳云鄭同姓之國也在平

冀州揚土勢疏云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焉逸周書嘗麥篇云在大國有殷是戚厥邑無類於冀州

釋地云南河謂曰冀州說文北部云冀北方州也案古通以中土為冀州穀梁桓五年傳云鄭同姓之國也在平

冀州揚土勢疏云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焉逸周書嘗麥篇云在大國有殷是戚厥邑無類於冀州

晏子春秋問上篇云桓公撫存冀州淮南子鑿形訓云正中冀州曰中土高注云冀大也四州之南為九江漢主故曰中土又覽冥訓注云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山海經大荒北經鄭注云冀州中土也

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玉海地理門引作東流注之五湖范成大吳郡志同淮南子要略云禹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職方氏揚州其侵五湖鄭注云五湖

在吳南國語越語韋注云五湖今太湖此云注五湖蓋專據江漢言之水經河水酈注云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五湖謂長蕩湖太湖射湖貴湖瀾湖也又引虞翻說太湖云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案晉唐人稱五湖名多差異要不出太湖之枝別今不具論畢云文選注云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

也周行五百餘里今案江南吳荆宜興武進無錫浙紅烏程長興也五湖皆類太湖也

越以利荆楚干反今本墨子作楚荆越與南夷之民也誤倒荆楚二字又脫干字耳若與南夷之與則不誤也上文云燕代

胡貉與西河之民此文云荆楚干越與南夷之民與非誤字明矣南夷謂荆楚干越以南之夷故曰荆楚干越與南夷文選注無與南夷三字省文耳畢誤以楚荆越與南夷連讀故刪去與字耳干越即吳越非春秋所謂於越也畢

改干越為于越亦非又云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彪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案吳有谿名于谿荀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曰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原道篇曰干越生葛籒高注曰干吳也是干越

即吳越也干越為二國若春秋之於越即是越而以干為發聲與干越不同劉台拱云干與哀九年左傳吳城郭溝壘紅淮之邪同案王劉說是也干邪之借字說文邑部云邪國也今屬臨淮一曰邪本屬吳管子內業篇云昔

者吳干戰據管子說則吳干本二國後干為吳所滅遂通稱吳為干故此云干越矣與南夷之民畢云江淮汝在荆五湖在越也

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於四方于西土下篇引作泰誓蘇云此與泰誓略同疑有脫誤

詒讓案今偽古文即采此書偽孔傳云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義五詳下篇

勢奪穡人黍稷狗彘而云說文云畜豨篇也從來从畜來者畜夫穡與豨通天屑臨文王慈以上疑並出古泰誓今偽古文

止采下篇故無之後漢書馬廖傳李注云層顯也畢云漢書武帝紀云層然如有聞

弟者畢云連同聲音相近守之異也經典或作煢或作憊皆假音王引之云無兄弟不得謂之縲縲煢憊三字聲與連皆不相類畢說非連與獨文義不倫連疑當作連與連相似而誤連猶獨也故以連獨連文莊子

大宗師篇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郭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秋水篇吾以一足跨卓而行玉篇連勅角切蹇也蹇者獨任一足故謂之連連與卓通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說文羣

特止徐錯曰特卓立也卓踔連並與羣同聲皆獨貌也洪云爾雅釋畜未成雞健郭君道篇踔然獨立者曰健連與健同連獨猶言幼獨也俞云連當讀為羣連與羣一聲之轉淮南子原道篇終身連羣列將之門

墨子問詁 卷四 兼愛中第十五

高注曰連嬾猶離嬾也是其證也又本經篇愚夫蠢婦有皆流連之心注曰流連猶爛漫失其職業也然則流連即流離也亦其證也詒讓案連疑當讀為聆一聲之轉猶史記龜策傳以荅葉為蓮葉爾雅釋詁云聆苦也詩小雅鳩在在愛及矜人毛傳云聆聆也又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連獨言窮苦燒獨耳聆於令聲今經典並從今誤

成就其生業 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 放依義同檀弓子貢曰 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 此文王之舉 上之

此字下亦 則吾今行兼矣 昔者武王將專太山隧 廣雅釋詁云將行也周禮小宗伯云將事 當有言字 之除玉篇云險以醉切掘地通路也或作鑿案險隧字皆說文鑿字之省閩若據云玩 傳曰泰山有道 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岱宗濟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

會孫周王有事 偽古文書武成贊此文云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會孫周王發孔疏 辭也稱會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陸祭祀外事曰會孫某侯 大事既獲 小爾雅廣言 仁人尚 其哀六年左傳崩贖禱祖亦自稱會孫皆是已承籍上祖奠享之意 云獲得也

作 說文人部 以祗商夏蠻夷醜貉 偽武成云予小子既獲仁人致自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 亂路案祗當讀為振內則祗見孺子鄭注云祗或作振國語周語云以振救民章注云振拯也此謂得仁 人以拯救中國及四夷之民偽書改祗承上帝失其情矣醜貉者九絡類衆多爾雅釋詁云醜衆也 雖有

周親不若仁人 萬方有罪 維予一人 蘇云書泰誓篇若作如萬方有罪作百姓有過維作在 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又論語堯曰篇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言 一人畢解孔安國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又說於貴德薦云武王克殷

問周公曰將奈其土象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尚書大傳韓詩 外傳淮南子主術訓文並略同羣書治要引尸子綽子篇云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則以為文王語與墨子 施並異 此言武王之舉 吾今行兼矣 是故子墨子言曰 今天下之君子 忠實

欲天下之富 而惡其貧 欲天下之治 而惡其亂 當兼相 愛交相利 此聖王之法 天下之治道也 不可不務為也

富士字術詒讓案忠中通

學云忠一本作中舊云士

而惡其貧 欲天下之治 而惡其亂 當兼相

愛交相利 此聖王之法 天下之治道也 不可不務為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

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

衆之暴寡。詐之謀。貴之敖賤。畢云。劫一。劫弱衆者。暴寡勇者。凌怯壯

者。傲幼從此生。矣。語意與此同。又與為人君者之不惠也。又與舊本作人與王云。人與當依下文作。又與廣雅與

又與亦謂又如也。畢反欲改下。又與。為人與。慎矣。案王校是也。蘇說同。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

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王云。今下。衍人字。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

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生。舊說此字今依。下文衆利章補。此胡自生。此

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

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曰。畢云。舊脫此。字據上文增。別也。然即之交別者。即則同交別。猶言交相別。果生

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俞云。此本作是。故子墨子曰。別非也。下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為此為對文。可證。非

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畢云。一本作火救水。願校。季本同。蘇云。火

救水易也。當據改。俞云。以水救火。何不可之有。畢校云。一本作火救水。然墨子此譬。本明無以易之。之不可。若水

火是相反之物。無論以水救火。以火救水。皆是有以易之。與設喻之旨。不合。疑墨子原文。本作猶以水救火。以火

救火也。故曰。其說將必無可。今本作水救。火別本作火救水。皆有脫文。案俞說近是。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

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雖獨舉其國。

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由為己也。畢云。由。同。猶。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

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舉其

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

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眾利之所

自生。此曰自生。此自惡人賊人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

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

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畢云鄉鄉字省文說文云鄉不久也鄭君注微

禮云鄉舊本專論是今據道藏本補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

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舊本挽今據道藏本補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

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樂記鄭注云方猶道也畢云乎舊作平以意改今吾將正求

與天下之利而取之。蘇云與當作與以兼為正。是以聰耳明目。相與視聽乎。舊本下衍故字今據道

藏本刪與下句文例正同是以股肱畢強。畢與中篇云畢劫有力義同相為動宰乎。畢云舊動下有為字一本無詒讓案

已動作動舉與動作義同而有道肆相教誨。爾雅釋言云肆力也文選東京賦厥庸疑當作舉向同中篇云使人之股肱助

有所侍養。以終其壽。俞云侍當為持古書多言持養養人不達而改為侍非是案俞校是也詳七患及非命下篇下並同幼弱孤童之無父

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為正。舊本今據令蘇云今當作今戴云毋語詞案道藏本作今今據正即若

其利也。戴云若此也不識天下之士。畢云舊作事一本如此所以皆聞兼而非者。非下當有之字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

曰。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雖我舊本作難哉王云難哉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難哉當為難哉字之誤也言兼愛之道如其用而不可則雖我亦將非之也下文曰

我以爲當其與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必從兼若是也是其證案王說是也茲校同今據正

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

誰以爲二士

王引之云誰字義不可通誰當爲設言設爲二士於此而使之各執一說也據書設字作設誰字作誰二形略相似故設誤爲誰

使其一士者執

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

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卽不食寒卽不衣

陳澧云此爲友飢而不餽以食友寒而不贈以衣

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

畢云嘗爲難說文云薶座也玉篇云埋與薶同本書或作埋

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

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於天下

舊說於字畢云一本有案有者是也今據增

是

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

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

舊本無士字畢云一本有士字是今據增

當使若二士者

王引之云嘗與儻同若此也言儻使此二士之言行相合則無言而不行也詒讓案當疑當爲嘗之借字詳上篇戴云依下文當云作常非

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

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

漢書賈誼傳顏注云嬰加也畢云說文云嬰頸飾也

將往戰死生之權

禮宜當作機

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

於巴越齊荆

左傳桓九年杜注云巴國在巴郡江州縣常璩華陽國志云巴黃帝高陽之支庶世爲侯伯周武王克商封其宗姬於巴賈之以子七國稱王巴亦稱王周慎王五年秦置張儀司馬錯

伐蜀滅之因取巴

往來及否未可識也

舊本重及否未三字王云此當作往來及否未可識也案王校是也今據刪

然卽敢問不

識將惡也

俞云惡下脫從字將惡從也徐云將何從也下文曰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是其證蘇云是有脫誤也字疑當作託戴云也字乃宅之誤二形相似宅居也或云侂字誤侂卽託案俞校近

是據此則下文家室上當有脫文云寄託則此不當云託蘇戴說非

家室奉承親戚

錢大昕云古人稱父母爲親戚大戴禮記會子近病篤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孟子盡心篇人莫

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案錢說 是也亦見節葬下非命上中篇 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

是乎。戴云有字皆友之聲誤 我以爲當其於此也。我舊本譌哉王云哉亦當爲我蘇校同今據正 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

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卽取兼。卽此言行費也。

舉本費改拂云舊作兼費一本如此王云古者拂與費通不煩改字大雅皇矣篇四方以無拂鄭箋曰拂猶倦也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注曰費猶倦也釋文費本又作拂同扶拂反是其證廳說同 不識天

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

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舊本作子王云子當爲乎字之誤也乎與意文義相承下文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是

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 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誰亦當依上文王校作設 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

君者執別。其字舊本脫道藏本有與上句同今據補 是故別君之言曰。舊本脫今據道藏本補 吾惡能爲吾萬民之

身。若爲吾身。舊本脫若字今據道藏本補 此泰非天下之情也。畢云泰一人之生乎地上之無

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三年問云若馳之過隙鄭注云喻疾也莊子知北游篇云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釋之云卻本亦作隙隙孔

也又盜跖篇云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畢本隙改卻云卻舊作隙据文選注引作卻云古隙字卻卽卻也說文云隙壁隙孔也卻節卻也節節言節之會亦際縫之意皆通給讓案

隙節通不必改 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

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

下者。必先萬民之身。畢云先舊作其一本如此 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

睹其萬民。畢云舊稅其字以意增 飢卽食之。寒卽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

言若此。行若此。然卽交若之二一君者。戴云然卽交三字無義當是衍文案以上文校之疑當作然卽交兼交別若之二君者今本交下脫三字耳戴

校未
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一君者。蘇云據上文當宜作當案常王亦諱為極疑當讀為嘗諱前言必信行必

果。使言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

多有勤苦凍餒。畢云嘗轉死溝壑中者。孟子公孫丑篇云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

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者舊本作君王校改者云涉上

正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取兼。畢云舊字舊說據上文增案畢校是也然以上文

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

兼者之言也。猶未止也。畢云猶舊作一本如此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

之不可為也。猶挈泰山以超江河也。畢云泰一本作太詒讓案中篇作譬若挈泰山越

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

及今。戴云之字衍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

親行之。下文止有四王此六疑四象文之譌下同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畢云何下太平御覽引有以字子墨子曰。吾

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鑲於金石。琢於

盤盂。文選廣絕交論李注引云琢之盤盂銘於鐘鼎傳於後世疑兼用齊問篇文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功勳銘乎金石著於盤盂高注云金鐘鼎也盤盂之器皆銘其功傳遺後世

子孫者知之。畢云遺劉逵注左思賦引作于詒讓案天志中非命下及貴義魯問四篇皆作遺劉引非泰誓曰。尚同下篇天志中篇非命上中下

同疑後人所改。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于舊本並作於今據遺本改畢云孔書云

唯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

畢子閉誌 卷四 兼愛下第十六 七五

士孫星衍云 卽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

私也。卽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雖與唯通 下並同於文王取法焉。且不

唯泰誓爲然。唯舊本作惟今 據道藏本改雖再誓。畢云大禹謨文云禹誓者禹之所誓也。詒讓案今大禹謨出爲古文卽采此書爲之。惠棟云臬陶謨言苗頑勿卽功則舜陟後

禹當復有征。苗誓師之事卽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孔安國云濟濟衆威之貌咸聽朕言。畢云孔書作命非惟小子。

敢行稱亂。孔安國云稱舉也。畢云孔書無此蠢茲有苗。爾雅釋訓云蠢不遜也。孔安國云蠢動也用天之罰。畢云孔書無此

四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畢云孔書作誓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羣猶衆惠棟云羣君也。周書大子晉云侯能成羣謂之君。堯典言羣后。蘇

云羣字疑誤或爲辟辟君也。案惠說近是。此羣對諸羣當讀爲羣封諸君封與邦古音近通用封對形近而誤。羣封諸君言衆邦國諸君也。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

重富貴。戴云下以字衍于福祿。詩小雅假樂篇于祿百福鄭箋云于求也樂耳目也。以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

害。卽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求以上下文校之當作取法且不唯禹誓

爲然。唯舊本亦作惟 今據道藏本改雖湯說卽亦猶是也。周禮大祝六祈六曰說鄭注云說以辭責之用幣而已。此下文亦云以祠說於上帝鬼神若然則說禮殷時已

有之。論語堯曰簞集解孔安國云墨子引湯誓國語周語內史過引湯誓與此下文略同。韋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案孔安國引此作湯誓或兼據國語文尙賢中篇引湯誓今書亦無之。

湯曰。畢云今惟予小子履。論語堯曰篇無惟字。孔注云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案孔以此爲伐桀時事。白虎通曰三正篇及周語韋注說同。然據此後文則是湯禱旱之辭。孔

說蓋誤。大戴禮記少間篇云乃有商履代與白虎通義姓名篇。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論語作敢昭

帝孔注云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天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白虎通義三正篇云論語曰予小子履云云。此湯伐桀告天以夏之牲也。與論語孔注說同。書湯誥孔疏云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爲舜命禹事於

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國語周語皇天嘉禹胙以天下。韋注亦引論語帝臣不

被二語。又詩閟宮孔疏云論語曰皇皇后帝。論語說字受終文祖。宜總祭五帝也。並從鄭以此爲禹事與墨子尸

子說異。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載此文。作告于上。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帝王世紀云湯自

天后土。疑此。后下亦殺土字。畢云孔書作上天神后。

肅于桑林之社其辭如此畢云辭此
文是湯禱旱文孔書亦無此十字
未知得罪于上下畢云孔疏作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

敢赦簡在帝心論語集解包咸云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何晏云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案論語作帝臣不蔽何氏以為指桀與此義不合非也偽湯誥云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致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孔傳云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已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孔疏云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畢云皆與孔書微異**萬方有罪**

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孔安國云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羣書治要引尸子篇云傷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

受之帝王世紀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及萬方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並於此文小異畢云俱與孔書微異孔安國注論語有罪不致赦帝臣不被簡在帝心朕躬有罪鬼神傷民之命並於此文

朕躬云墨子云湯誓其詞若此國語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孔傳云在予一人自責化不至無用爾萬方言非偽湯誥云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孔傳云在予一人自責化不至無用爾萬方言非

及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詞說于上帝

鬼神臣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斷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禱于上帝與此文合則湯說即禱桑林之辭也

御覽八十三引尸子及帝王世紀說與呂略同**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

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為然誓命依上文當作禹誓漢書藝文志禹作命顏注云古禹字此書多古字蓋亦作命與命相似而譌校者不悟

又移作誓下遂與上文不合矣**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

不偏蘇云見書洪範篇四不字作無茲稱周詩或有據始讓案洪範云無偏無黨王蕩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矯孔傳云蕩蕩言開闢平平言辯治呂氏春秋費公篇高注云蕩蕩平易也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說苑

至公篇引書無並不作不逸此同古詩書亦多互稱戰國策秦策引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即逸周書大武篇所云遠宅不躄可以互證**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

所履小人之所視蘇云詩大東篇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下無兩之字始讓案親土篇云其直如矢其平如砥底仍作砥與毛詩同小雅大東毛傳云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

鄭箋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孟子萬章篇引詩砥亦作砥字通趙注云底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案底道藏本作底譌說文

厂部云底柔石也重文作砥又广部云底山居也下也二字迥別今經典多互譌**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為正**正與均

政同均

分。貴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呂氏春秋高義篇高注云阿私也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

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

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

蘇云忠當作中讀去聲戴云中當訓為得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為

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蘇云意讀如抑下文亦然以說觀之。即

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

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愛利上當有以字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俞云惡下脫賊字當據上文補

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

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之交孝子論上云交親交別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

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為遇。遇當為遇同聲受借字畢云一本作偶而不足以為正乎。姑嘗

本原之。舊本說此字今據道藏本補先王之所書。所字疑衍向同中謬云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禮之三是其證大雅之所道。曰。無言

而不讎。無德而不報。大雅抑毛傳云讎用也鄭箋云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蘇云大雅史篇無兩而字投我以桃。報

之以李。鄭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

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舊本兼作愛誤今據道藏本正意以為難

而不可為乎。嘗有難此而可為者。昔荆靈王好小要。舉云舊因腰非當靈王之身。荆

國之士。取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與。舉云固一本作握給讓案因腰非一握句非文手節云樹枝待有照本當讀一握句非扶垣而後

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俞云其當作甚下二句並同其難爲即至難爲也下文曰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是其證然後爲而靈

王說之。後疑當作衆中篇云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是其證下並同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踰當作逾下並同爾雅釋言云踰變也言世未變而民俗已爲

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又下篇云此世不淪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此云未淪於世猶彼云世不淪也

求以鄉其上。鄭與向字通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

以知之也。蘇云上知字當讀如智焚舟失火。舟疑當作內詳上篇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廣雅釋詁云偃偃也儀禮鄉射禮鄭注云

偃猶伏也。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王云有字文義不順有當爲者字之誤也中篇曰土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是其證案王說是也蘇校

同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退上疑脫不字謂士爭進前赴越國之士可謂顛矣。顛當讀爲

當爲而蘇云以譚其衆顛譯並與憚同畢云玉篇云顛動也言其驚畏故焚身爲其難爲也。其亦當作甚然後爲之。越王說之。畢云上

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左閔二年傳衛文公大布之衣杜注云大布粗布淮南子齊俗訓許注意同牂羊之裘。練

帛之冠。二句中篇同且苴之屨。畢云且當爲粗王云且苴卽粗纒粗纒食胡反粗才戶反廣雅釋詁粗纒太

云纒密不能蔬直論衡墨知篇云夫竹木纒苴之物也

難爲也。其亦當作甚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

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焚舟依上文當作焚身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

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卽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舊本

交相三字今依王校補。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說愛

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
相利也。蘇云於就當作就於。察於就不誤。蘇校非。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
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
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必慈。為人子必孝。
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畢云當為弟此俗寫。故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
友兄悌弟。王云皆欲為惠君忠臣云云若上。不當有莫字蓋涉上文莫若而衍。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當若猶言當如詳向同中篇戴云若字疑之字誤非。
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閒詁卷五

非攻上第十七 淮南子汎論訓高注云非猶讖也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畢云說文云園所以樹菓種菜曰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

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穀梁成五年范寧注云攘盜也其不義。又

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依下文當有苟虧人愈多五字其不仁。茲甚。茲微古今字詳

尙同上篇罪益厚。至入人欄廐。欄即闌之借字說文門部云闌門遮也廣雅釋室云欄牢也畢云說文無欄字玉篇云木欄也取人馬牛者。其

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依上下文此句疑不當有仁字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

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抽其衣裘。畢云抽讀如終朝三捨之捨陸德明易音義云襜褕本作捨徒

可反抽即捨異文王云也即抽字之誤而衍者詒讓案說文手部云捨曳也淮南子人間訓云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掩其衣被許注云掩奪也抽即捨之俗取戈劍者。其不義

又甚。入人欄廐。取人牛馬。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

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畢云舊說此字据後文增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

大爲攻國。畢云据後文云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畢云知一本作之舊脫非字据後文增案道藏本季本並不稅從而譽之。謂之義。此

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可舊本作何畢云一本作是今據正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

荀子正論篇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

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

大為不義。攻國則弗知非。舊本知作之下又衍而字畢云一本無而字是王云之當為知俗音知之相亂故知誤為之上文皆知而非之正與弗知非相對且上下文皆

作弗知非則之為知之誤明矣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王云情誠通用故書其言。以

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奚說言何辭以解說也畢云奚說猶言何樂失之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依下文則下當

有必字人下當有為字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

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非。舊本不知下衍而字今據王蘇校刪從而譽之。謂之義

畢云舊之謂二字倒一本如此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舊本可上稅此字又謂誤為畢云一本作謂是案道

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也字疑衍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

政之。不過失。情亦與誠通下並同王云古者當為今者說見尙賢篇譽上有毀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尙同篇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長上之毀罰是其證過失下有脫文下文曰今

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

論語學而篇云告諸往而知來者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徒舊本誤徒今據道藏本正唯

毋毋語辭詳尙賢中篇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以冬夏為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

則廢民穫斂。此下依上文或當有此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

可勝數。今當計軍上。嘗猶試也下同上字疑當作出國策齊後云軍之竹箭羽旄。槁慕。畢

說文云木槌也。振當从才。詒讓案。榼節。下。榼作屋。此俗。甲盾撥劫。史記孔子世家索隱云。撥音伐。謂大
作周禮。慈人鄭注云。在旁曰。惟在上曰。榼。四合象宮室曰。榼。
去之字多。互。譌。備。蟻。傳。篇。法。譌。作。此。劫。義。作。劫。可以。互。證。說。文。刀。部。云。
刃。刀。把。也。即。禮。記。少。儀。之。拊。也。刀。把。或。以。木。為。之。故。有。靡。斲。靡。斲。之。患。
往。舊。作。住。一。本。如。此。臆。即。腐。字。異。文。洽。燻。音。相。近。當。為。燻。詒。讓。
案。戰。國。策。秦。策。高。注。云。斲。壞。也。此。與。少。儀。國。家。靡。斲。義。微。異。
與。下。當。依。下。
其。列。住。碎。折。靡。斲。而。不。反。者。同。然。其。斲。二。字。仍。與。上。下。文。並。不。屬。竊。疑。當。作。往。則。讀
文。滯。其。字。
其。往。則。碎。折。靡。斲。而。不。反。者。十。一。字。句。今。
本。往。麟。住。則。偽。列。又。倒。其。文。豈。不。可。通。耳。

而。不。反。者。王。云。下。往。字。涉。上。往。字。而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
繼。畢。云。榼。俗。玉。篇。云。榼。同。禮。詒。讓。案。周。禮。廩。人。凡。邦。有。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鄭。注。云。行。饋。曰。糧。謂。糲。也。
止。居。曰。食。謂。米。也。孟。子。梁。惠。王。篇。云。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趙。注。云。行。軍。皆。輟。轉。糧。食。而。食。之。

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王。云。食。飯。當。為。食。飲。之。
誤。食。飲。不。時。見。下。篇。飢

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
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后。與。後。字。通。王。制。云。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鄭。注。云。絕。無。後。為。之。祭。主。者。即。此。義。供。云。后。當。作。石。即。祫。字。省。

文左氏昭十八年傳。史。稅。史。徒。主。祫。于。周。廟。杜。預。注。祫。廟。主。石。函。說。文。祫。宗。廟。
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示。示。从。石。石。亦。聲。案。供。說。未。境。
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為。為。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

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
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雜。守。篇。云。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孟。子。公。孫。丑。篇。亦。云。三
里。之。城。七。里。之。郭。戰。國。策。齊。策。云。即。墨。三。里。之。城。七。里

之郭。又作五里之城。五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
於千。然後二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兼之國。虛數於千。畢。云。虛。墟。字。
正。文。俗。从。土。

治讓寒虛下疑祝城

字下文云以爭虛城

人以意改

不勝而入。

畢云王逸注楚辭曰衍廣大也

不勝而辟。

畢云此謂字之假音入辟

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

王云王民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士民之誤士民與土地對下文王民同

今盡

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

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

畢云舊作也言一本如此

南則荆吳之王。

吳當作越墨子時吳已亡故下文以夫差亡吳

事為戒不宜比復舍越而舉吳也下篇云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節葬下篇云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皆其證也

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

下之時。其土城之方。

舊祝地字今據道藏本補

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

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

當攻戰而不可為也。

俞云不可為也當作不可不為也方與上文語意相屬此是飾攻戰者之言非子墨子之言也今脫不字意不可通案下文云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則此文

當作故當攻戰而不可非也俞校未瑳

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

之藥人之有病者然。

句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

藥之。畢云祝謂祝由見素問或云祝藥猶言注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案畢說非也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金

文云食則與彼義異畢云祝由又與此書及周禮義並不合不可信也惠士奇謂祝藥猶行藥亦未知是否

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

之非行藥也。

蘇云食者多而利者少則非常行之藥

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

國於天下。尚者以耳之所聞。

畢云尚同上

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

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

畢云今山東莒州

其為國甚小。閒於大國之間。

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創其壤地。國策齊策云莒恃其小

異此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杜預春秋齊國羸姓少吳之後周武王封茲與期於莒十一世莒平公方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蘇云史記云楚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據此則莒實為齊滅故其地在戰國屬齊詒讓案戰國策西周策云邾莒亡於齊亦其證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左傳魯哀公十七年楚滅陳史記管蔡世家蔡

亦以攻戰。雖北者且不一著何。道藏本如此舉本作中山諸國云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一本如此史記趙世家云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表作四年元和郡縣志云定州戰國時為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今直隸定州是蘇云中山之亡當魏文侯世墨子與子夏子門人同時此事猶當及見之畢引史記趙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非是詒讓案中山初滅於魏後滅於趙所染籍然此中山諸國四字乃後人亂改實當作且不著何四字舊本作且一道藏本中作且不並衍一字疑籍之借字國語晉語獻公田見翟相之氣韋注云翟相國名是也不著何也此胡國周書王會篇云不屠何青熊孔晁注云不屠何亦東北夷也管子小匡篇救胡狃破屠何尹注云屠何東胡之先也劉恕通鑑外紀周惠王三十三年齊桓公救燕破屠何屠著聲類同不著何即不屠何也又王會伊尹獻令正北有且略約胡且略即此且及左傳翟相約胡亦即不屠何約不胡何並一聲之轉不屠何漢為徒河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奉天錦州府錦縣西北相距據國語為晉獻公所滅所在無考 其所以亡

於燕代胡狃之間者。狃貉之俗詳兼愛中篇 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古者亦當從王校作今者說見前情與誠通詳非攻下篇 故安而惡危。畢云欲舊作故以意改 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

古者吳闔閭哉。闔左傳昭二十七年作廬字通詳所染篇 古者吳闔閭教七年。畢云按史記闔閭九年入鄢吳越春秋云九年十月楚二師陳於柏

舉即此是也。俞云。奉甲執兵。奔二百里而舍焉。呂氏春秋簡選篇云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而舍即多力利趾者也俞云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即教士之法乃古所謂武卒者荀子議兵篇魯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鞬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今據墨子之言則闔閭先有此法矣 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左傳定四年吳伐楚舍舟於淮納自豫章與楚夾

墨子闔詰 卷五 非攻中第十八

八五

塞大陸直轅冥隄釋文云隄本或作隘杜注云三者僕東之隘道案此冥隘即左傳之冥隄史記蘇秦傳云塞隄亦即此集解引徐廣云鄆江夏鄆縣注林地無考以左傳校之疑當作淮納淮注形近納篆文作納與林亦相近因而致誤畢云淮南子地形訓作龜隄高誘曰龜隄今宏農龜池是也則在今河南永寧縣史記魏世家曰秦攻冥隄之塞集解云徐廣曰或以為江夏鄆縣又杜預注左傳云僕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隄即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 戰於柏舉 事見春秋定四年經柏舉杜注也玉海在信陽軍東南五十里今在河南信陽州東南九十里 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 蘇云柏舉楚南鄆邑畢云在今湖北麻城縣元和郡縣志云麻城縣龜頭山在縣東南八十里舉水之折出也春秋吳楚戰於柏舉即此地也 二字誤倒魯字屬上句及字屬下句也案蘇校近是 傳闕閭時無 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宋魯朝吳事疑因哀七年夫差會魯於鄆徵宋魯百牢事傳會之

汶上戰於艾陵 見春秋哀十一年經畢云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夫差七年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 大敗齊人而葆之大

山 蘇云大山即泰山篇中太多作 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 畢云史記索隱云韋昭云三江謂松江

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黃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詒讓案漢書地理志云會稽郡吳南江在東南入海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丹陽郡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此即書禹貢周禮職方氏揚州之三江也國語越語云具之與越也三江環之韋昭別據松江浙江甬陽江為釋即張守節所引是也水經泜水屬注云松江至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苻蓋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與顧夷說同要皆非古之三江竊謂禹貢中江北江並於吳境入海南江入海又兼涉越境則三江下流自足環吳越水經注又引郭璞云三江者浙江松江浙江也此即標頭蹟下流言之近代胡館金榜並援以說越語之三江最為確 而葆之會稽 左傳哀元年吳王夫差敗于越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當葆攻之未審五湖詳前兼愛中篇 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王南葆保字通會稽山詳節葬下 制孔疏云九夷依東夷傳九種曰畎夷於夷方

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李巡注爾雅云一日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濊貊五曰亮夷六曰索家

也書敘云成王雅夷夷遂踐奄韓非子說林上篇云周公且攻九夷而商蓋伐商蓋即商奄則九夷亦即淮夷故

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殿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又樂

成簞云繼向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臣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者在尙書餘七國小又先服聽不載於經也案東夷八國亦即九夷也春秋以後蓋臣屬楚

越三國戰國時又專屬楚說苑君道篇說楚王何幾與吳戰大敗之策有九夷淮南子齊俗訓云越王句踐越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戰國策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張儀曰楚發蒲陽九夷內蒲許意凌

死文選李斯上秦始皇書說秦伐楚苞九夷制鄢郢李注云九夷屬楚吳也若然九

死實在淮泗之間北與齊魯接壤故論語子欲居九夷參互校覈其疆域固可考矣 於是恨不能賞孤

說文子部云孤無父也月令立冬賞死事恤孤孤施舍羣萌畢云此孤字之假音論讓按尚賢中篇云四鄰之

寡鄭注云死事謂以國事死者孤寡其妻子也施舍羣萌萌人舍予聲近字通施舍猶賜予也左昭十三年

傳云施舍寬民又云施舍不 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志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

倦杜注云施舍猶云布恩德 不成國語吳語說吳王夫差云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章注云姑蘇臺名在吳西近湖按國語以築姑蘇為

夫差事與此書正合畢云史記集解云越絕書曰闔閭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類

師古注漢書伍被傳云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 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 讀如振

里今江南蘇州府治論讓按越絕經以姑蘇為闔閭所築疑讓 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眾以復其讎入北郭徙大內 王云徙大內三

內當為大舟隸書舟字或作舟與內相似而誤吳語越王句踐襲吳入其郭焚其姑蘇徙其大舟章注曰大舟王

舟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亦作徙其大舟案王說是也吳語章注曰郭郭也徙取也此哀十三年越入吳事與二十

年圍吳事不相 涉此類舉之耳 圍王宮 國語吳語云越師入吳國 而吳國以亡 左傳哀二十一年十一月越圍 昔者

晉有六將軍 六將軍即六卿為軍將者也春秋時通稱軍將為將軍穀梁文六年傳云晉使狐射姑為將

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許 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眾欲

住云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智伯也 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車舟之眾 王云

為比天志篇比列其舟車之卒是其證下篇皆列同按 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

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 茲字疑衍中行氏即荀氏范氏即士氏左傳定十三年晉逐荀寅士

人問訓亦謂張武為智 弁二家以為一家而又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 事在魯悼 公十五年 及

伯謀伐范中行滅之 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 戰國策趙策淮南子人問訓並

獻梁傳二年傳虞宮之奇曰語曰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 畢云我舊作

晉亡則齒寒左傳五年傳語作諺 吾一本如此

詩曰魚水不務。務疑當讀為驚東魏松陽寺碑朝野傾務驚字通淮南子主陸將何及乎。王云

何及乎不類詩詞乎字蓋是以二主之君。一心戮力。畢云戮勳辟門除道。蘇云辟奉甲與

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畢云事俱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

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蘇云

諸籀云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盪當於民盪太公金匱陰謀有武王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今以攻

戰為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畢云蓋此其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

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哉。舊本說哉字王云天志篇曰天下

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舊本作譽王引之據

蘇云下譽當作與讀平聲意亡非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

與。王引之云意與抑同亡與無同皆詞也非命篇曰不識昔雖使下愚之人。畢云舊愚之二必曰

將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

同義者。畢云義善作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俞云免

天志篇云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無免字可證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

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為

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戴云

當脫則字案戴說未據。速通成得其所欲。疑當作遠。遠成得其所欲。戴云

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讀智是故古

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反當作交二字形近詳七惠篇此謂與大國交相一天

下之和。總四海之內。句焉率天下之百姓。戴云焉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洪

左氏襄十三年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管子大臣利人多。功故又大。戴云故即功之衍文蓋功一本

篇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廣雅釋詁農勉也是以天賞之。鬼富之。畢云鬼舊作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

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

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皆亦當作於

此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其刈其禾稼。斬其樹

木。墮其城郭。說文昌部云敗城曰墮以涇其溝池。畢云涇塞之攘

殺其牲牲。周禮故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牲鄭燔燼其祖廟。王引之云燔與燼

燎燂書奈字或作奈與貴字相似故字之從奈者或誤從貴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引家語有申燎今本家語二

十二弟子篇作申繼趙策魏殺呂寔下文又作呂遺皆其類也奈與貴隸相似故燎誤爲燂又誤爲燼耳此篇云

攘殺其牲牲燔燂其祖廟天志篇云焚燬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文異而義同也。勁殺其萬民。左傳定四年杜注云勁取其首史記陳涉世家索隱

同畢云勁覆其老弱。逸周書周祝篇遷其重器。孟子梁惠王篇文同卒進而柱乎鬪。戴云此

諫草書極與柱相似乎字衍極亟字之借。曰。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爲下。又况失列北撓乎哉。罪

死無赦。舊本失作先赦作殺王云先列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失列之誤謂失其行列也罪死無殺義亦不可

與燒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燒俗字据道藏本正國語吳語章
注云軍敗奔走曰北左成二年傳師徒燒敗杜注云燒曲也
以譚其衆舉云說文王篇無譚字古字言心相

夫無兼國覆軍漢書貨殖傳注孟康云無發變助也案
無與唯無辭意同蘇云無疑當作務非 賊虐

萬民以亂聖人之緒廣雅釋詁 云總業也 意將以為利天平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

此刺殺天民刺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王云刺與振義不相屬振當為振字
之誤也說文刺裂也廣雅振裂也曹

憲音必麥反是刺振皆裂也故曰刺振神位自刺殺天民以下皆以四字為句今本作刺振神
之位之字涉上文取天之人攻天之邑而衍攘殺其犧牲其字亦涉上文攘殺其犧牲而衍 則此上不

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為利鬼乎夫殺之人舉云舊作神据後文 滅鬼神之主廢滅

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為利人乎夫殺

之人為利人也博矣戴云殺下脫天字俞云博疑當作博言殺人以利人其利亦博也若作博字則

又計其費此為周生之本王云周字義不可通用當為害財者生之本也用兵而 竭天下百

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為不利者

也曰將不勇士不分舉云同忿詒讓案分 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率不利和俞云

和字之誤而衍者 威不圍圍與疆圍義同逸周書說法篇云 害之不久害疑當作圍 爭之不疾

孫之不強孫無義疑當作係國語吳語章 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

生慮而意贏矣偏具此物舉云偏當為偏王云古多以偏為偏不煩改字非偏備遠隨同偏公孟

偏檀弓二名不偏諱大戴記勸學篇偏與之而無私親策偏事三晉之吏漢書禮樂志海內偏知上德皆以為偏

偏又漢書郊祀志其游以方偏諸侯張良傳天下不足以偏封張傷傳偏見貴人史記並作偏若諸子書中以偏
為偏者則不可枚舉三公山碑與雲膚皆偏用 而致從享焉則是國家失卒舉云一 而百

四海亦以偏為偏然則偏之為偏非傳寫之謬也 本作足

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此下有稅字疑庶人

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

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紝。畢云說文云紡

織作布帛之總名也。網絲也。績。織也。紝。織也。紝。織也。紝。織也。則

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

慢暮惟蓋。說文中部云。慢。暮也。廣雅釋。器云。慢。輓也。暮。帷。詳中篇。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

為序疏矣。序疏二字義不可通。疑當為厚餘皆形之誤。厚餘言多餘也。孫子作戰。備國之貧於師者。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車罷馬甲。胄矢。弓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此說與彼略同。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疑衍道。落二字說。文是部云。遼。遠也。糧食不繼。祭食

飲之時。畢云王逸注。楚辭云。係住也。楚人名住曰係。王云。係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未詳之時。當為不時。食飲不時。與糧食不繼對文。俞云。係即際字。張遷碑。騰正之係是也。昭四年左傳。爾未際。孟子萬章篇。敢問交際何心也。杜預。造賊注。竝曰。際。接也。疑。屬子原文。本作糧食不係。不係。即不接也。與中篇所云。糧食絕而不繼。文異義同。後人不達。係字之義。据中篇改為不繼。而寫者。兩存之。遂作不繼。係耳。案王俞說。近是。

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王云。廁役二字。義無所取。當為斯役之誤。宣十二年。公羊傳。廩役。廩。養死者。數百人。是其

不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

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食謂治田以耕者。周禮。遂師云。經。故其田。野。辨其可食者。言四國。荒土。多民。不能盡耕之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

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重舊本。譌動。道藏本作重。與中篇合。今据正。今還夫好攻伐之君。本

重舊本。譌動。道藏本作重。與中篇合。今据正。又飾其

重舊本。譌動。道藏本作重。與中篇合。今据正。

重舊本。譌動。道藏本作重。與中篇合。今据正。

重舊本。譌動。道藏本作重。與中篇合。今据正。

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為不義。學云以攻伐之據後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

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

類未明其故者也。大取篇云辭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彼非所謂攻謂誅也。依下文謂上

說文言部云誅討也謂討昔者二苗大亂。舊本者下有有字王云即若字之誤而天命殛之。日

妖宵出。日妖不可通日疑當為有之譌下云婦妖宵出有鬼宵吟通鑑外紀雨血三朝。開元占經三

引太公金匱龍生於廟犬哭乎市。舊本祝於字又犬作大王云龍生廟當作龍生于廟方合上下句

大嘗為犬犬哭乎市與龍生于廟對文開元占經犬占引墨子曰三苗大亂犬哭于市太平御覽獸部十七引隨

巢子曰昔二苗大亂龍生于廟犬哭于市皆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通鑑外紀引隨巢子汲冢紀年云青龍生

于廟。夏冰地坼及泉。畢曰太平御覽引此云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畢云高陽乃命

玄宮。畢云舜高陽第六世孫故云王云此當作高陽乃命禹於玄宮下文禹征有苗正承此文而言又下文天

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云云則非高陽所命也此文疑有禹親把天之瑞令。畢云把文選注

引玉為信也詒讓案令文選東京賦李注引作命說文手部云把握也以征有苗四電誘祇。未詳疑當為雷電詩振雷壞字為震又誤

書無逸云治民祗懼史記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人面鳥身之神即明鬼下篇秦穆公所見之

魯世家祗作震是其證也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句世也若瑾以待義不可通若瑾疑奉珪之

誤若鐘鼎古文作樊奉篆文作釁二形相似珪瑾亦形之誤儀禮觀禮記方明六玉云東方圭周禮大宗伯禮四

方玉云東方以青圭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珪位在東方是珪於方位應東句世亦東方之神故奉珪猶國語晉語

說西方之神尊收執鐵矣或云瑾當作瑱亦近但于四方之玉不合義文類聚符命部引益矢有苗

禹既已克有三苗。句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王云焉字下篇為句焉磨於是也乃也下文

湯焉收奉率其衆武王焉磨湯之緒義並與

此同又云唐字義不可通唐嘗為曆曆與歷歷周官途師注曰曆者適歷中山經歷石之山郭注或作唐史記高祖功臣侯表唐簡侯程黑漢表作歷秦申君傳漢唐之北新唐書諱為字歷樂毅傳故歸反乎曆室燕策作歷歷之言離也大戴五帝德篇曰歷離日月星辰是曆與離同義淮南精神篇曰別為陰陽離為八極然則曆為山川亦謂離也山川也離與曆皆分別之義故曰曆為山川別物上世人多見曆少見曆故書傳中曆字多為作曆史記及山海經往曆字今本皆為作曆也逸周書世俘篇伐曆楚策遠自棄于曆山之中今本亦為曆作曆極。畢云說文云卿章也詒讓案疑當為卿制四極卿與卿形近四篆文作分與大篆文亦近故互為卿即慶之省爾雅釋地云東至于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鈺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郭注云皆四方極遠之謂

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王桀畢云文選注引作夏桀時

還舊本作還王云還字義不可通或曰還即旋字案禹桀相去甚遠不得言旋至乎桀還當為還還與還同逮及也還與還字形相似而誤下文還至乎商王紂同又云還之誤為還猶繆之誤為繆漢書律歷志丙午逮同逮及誤作還中庸所以逮職也釋文逮作還哀十四年公羊傳祖

之所逮聞也漢石經逮作還案王說是也供說同今據正 天有轄命畢云轄當是轄字詒讓案轄疑當為轄謂嚴命也說又告部云屬急告之甚也白虎通義號篇云屬者極也屬酷字亦通一切經音義云酷古文借屬轄三形

日月不時寒暑雜至易釋文引孟喜云雜亂也謂寒暑錯亂而至失其恆節 五

穀焦死史記龜策傳說桀紂云天數枯旱 鬼呼國王云呼下當有於字方合上下句法詒讓案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亦云鬼呼於國 鸛

鳴十夕餘鸛舊本作鸛虛云鸛字未詳若作鸛與鸛同案虛說是也道藏本李季本並作鸛今據改鸛字唐姚元景造象記作鸛楚金禪師碑作鸛並俗書講變錘龜外紀夏紀云鸛鳴于國十日夕不止即

本此文通志夏紀鸛作鸛疑誤 天乃命湯於鑊宮畢云舊脫天字據文選注增鑊載文類聚引作騶文選注作鑊王紹蘭云鑊宮似與此鑊宮異王說未據

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

而誅之必使汝堪之畢云文選注載文類聚引作載此載字之假音說文云載殺也爾雅云堪勝也案夏德大亂以下四句文義與下文重複疑校書者附記異同途與正文涉損

文選辯命論諸淵碑文注兩引亦無 湯焉敢奉率其眾是以鄉有夏之境王引之云焉猶乃此數語畢所校乃下文之異文也

乃致伐夏也王紹蘭云焉之為言於是也 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陰疑降 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

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畢云隆疑作降言命祝融降火王云隆與隆通不煩

改字詳尙賢中篇論讓案國語周語內史弼說夏七回祿信於聆陵韋注云回祿火神聆陵地名左昭十八年傳
鄭災禳火於玄冥回祿孔疏云楚之先吳回為祝融或云回祿即吳回也是融即回祿此與周語所云即一事也

于夏之城閭西北之隅備城門篇云城四面四隅皆為高厝爾考工記匠人城隅之制 湯奉桀

衆以克有蘇云有下 脫夏字 屬諸侯於薄禮記經解鄭注云屬猶合也畢云此作薄是也管子地數云湯

者湯以薄武王以瀆呂氏春秋云湯嘗約于鄆薄皆作薄地理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
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

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
都之又案薄惟孟子作亳非正字也亳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號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名不同 薦章

天命爾雅釋詁云薦進也儀禮 土冠禮鄭注云章明也 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

以誅桀也遷至乎商王紂遷舊本亦作纘今依王校正詳上畢云文 選注引作商王紂時太平御覽作紂之時 天不序其德王云序順 也言天不

順紂之德非樂篇引湯之官刑曰上帝不順是也爾雅曰順敘也敘與序同法官問神篇曰事得其序之謂訓訓
與順同周語曰周旋序順序亦順也逸周書序曰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俞云序乃享字之誤莊子則陽篇隨

序之相理釋文曰序一本作享是其例也天不享其德文義甚明字誤 祀用失時史記龜策傳說桀紂云 逆亂四時失百鬼嘗蓋

言祭祀不 以時舉也 兼夜中有說 誤 十日雨土于薄畢云太平御覽引作高假音字詒讓案李淳風乙巳占亦 引墨子曰商紂不德十日雨土于亳今本紀年帝辛五年

于亳 九鼎遷止 婦妖宵出 有鬼宵吟文選蘇子卿古詩李注 引蒼頡篇云吟嘆也 有女為男 天雨肉呂氏 春秋

大篇說殷亡 之妖云天雨血 棘生乎國道國道謂道中九 經九緯之塗也 王兄自縱也王云兄與况同况益也言紂益自 放縱也小雅常棣篇况况也承載毛

傳曰况茲也茲與微同益也晉語衆况厚之章注曰况益也無逸則皇自敬德禳石經皇作兄王肅本作况云况
滋益用敬德大雅桑柔篇倉兄填兮召罔篤職克斯引傳並曰兄茲也案王說是也爾說同蘇謂即微子出奔之

事 赤鳥銜珪畢云鳥太平御覽引作雀珪初學記引作書詒讓案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尙書中候云周文 王為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王乃拜稽首受取曰姬昌蒼帝子七

殷者紂也宋書符瑞志同史記周本紀集解正義引尙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鄴止于昌
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云云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丹書文同與此異以上諸書並作銜書與初學記同呂氏

春秋應同篇云文王之時赤鳥銜丹書集之周社亦與 降周之岐社今本紀年帝辛三十二 年有赤鳥集于周社 日天命

周文王伐殷有國

學云太平御覽云命曰周文王伐殷事類賦云命伐殷也

泰顛來賓

蘇云孟子云太公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即來賓之

事也案泰顛與太公非一人辭向賢上篇

河出綠圖

北史書鈔地部引隨巢子云姬氏之與河出綠圖呂氏春秋觀表篇云綠圖幅薄從此生矣淮南子傲真訓云至德之世路出丹青河出綠圖易緯

劉康稱瑞引孫氏瑞應圖云王者德御四方輿服有度秣馬不過所

業則地出乘黃惟南子云黃帝治天下飛黃服阜高注云飛黃乘黃

地出乘黃

同書王會篇云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山海經海外西經同宋書符瑞志云帝舜即位地出乘黃之馬

王號于天下受錄應河圖錄緯

經海外西經

武王踐功

踐功踐踐

夢見三神

曰學云舊脫此字据文

予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

書微子我用沈醢于酒孔疏云人以酒亂若沈于水故以耽酒為沈也史記宋世家紂沈

往攻之予必使汝不堪之

通俗文云水浸曰漬學云漬文類聚引作瀆

文選注引作瀆

武

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

攻狂夫疑作當往攻之上文屢見往往之夫形近而誤攻字又錫移著乃下遂不可通耳戴云狂夫疑獨夫之誤非

天賜武王

黃鳥之旗

學云賜太平御覽引作錫北堂書鈔引隨巢子云天賜武王黃鳥之旗抱朴子云武王時與天給之旗詒讓案黃鳥之旗疑即周禮巾車之大赤亦即可常之鳥隼為旗考工記輶人云鳥旗

王既已克殷

七旂以象鸞火也國語吳語謂之赤旗曲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朱雀即指鳥旗言之

黃與朱色近故赤旗謂之黃鳥之旗大赤為周正色之旗流俗緣飾遂以為天錫之祥矣

分主諸神祀紂先王

成帝之來

周書商誓篇云武王曰予惟甲子克致天之大罰口帝之來革紂之口口予亦無敢違天命與此文意略同畢云來當為齎

通維四夷

明鬼下篇云昔者武王之攻殷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是其事也

維當作于上文說

而天下莫不實

焉襲湯之緒

詩魯頌閟宮云繼禹之緒毛傳云緒業也王引之云言武王乃襲湯之緒也

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

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

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

日熊始討此睢山之間

學云討字當為封睢山即紅漢沮漳之沮始讓案史記楚世家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是始封楚者為熊麗之孫繹與此

建國楚地成王蓋因而封之非成王封繹始有國耳

越王繫虧

盧云即無餘也繫舊作繫非以意改案畢本亦依盧校今從之史記周本

紀共王名繫尾與此相類無餘見越絕書外傳記地篇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字作余同依盧校繫尾即無餘疑無餘本名無虧左傳僖十七年齊有公子無虧越王名或與彼同古語無長言之或曰繫無周禮職方氏廬州嶺山醫無閭醫亦與繫音同總漢書郡國志遼東感國無慮縣有醫無閭山是醫無閭短言之曰無慮則無虧長言之亦可云無醫虧短言之又可云醫虧虧餘亦聲相轉也但無虧遠在夏而史記越世家之則謂無慮則無虧越王史記正義引輿地志云周敬王時有越侯夫燻子曰允常拓土始大善王案允常為句踐父漢書古今人表亦云越王允常並與史記不同越王或當是允常亦未能決定也又案國語世本並以越為羊姓則疑繫虧或即秋後

出自有處

史記越世家云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吳越

少康封少子杼以奉禹祠為越則與帝杼同名疑誤水經注又云秦望山南有嵯峴峴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故吳越春秋句踐語於蠡曰先君無餘國在南山之陽則體氏亦兼據諸說矣但此云出自有處古籍無徵國語鄭語云芊姓婁越與史記不同吳語韋注云越王句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芊姓也又引世本亦云越芊姓也漢書地理志顏注引臣瓚亦據世本明越非禹後大戴禮記帝繫篇云陸終產六子其六曰季連是為芊姓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九世至于桀婁出白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為無康為句踐王其中之名為紅為鄂王其季之名為疵為感章王史記楚世家云熊渠立其長子康為句踐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孔廣森云婁繇或當為婁越越即越章也感章字形之誤論議案以世本帝繫證之則國語之說不謂無徵左傳二十六年傳婁子曰我先王熊摯漢書古今人表及史記正義引宋均樂緯注並為熊摯亦熊渠子竊疑變越同出孔說似可通若然此出自有處或當云出自熊渠猶帝繫云婁繇出自熊渠也渠據聲近古通用

方數百里今以弁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

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蘇云墨子當春秋後其時越方強盛而晉尚未亡故以荆越齊晉為四大國不數秦者時

秦方衰亂故也此可徵墨子在孔子後而未及戰國也凡書中涉戰國時事者皆其徒為之爾

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

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

畢云呂氏春秋用民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于湯而三千餘國戴云當補國

字文義始足

今以弁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

戴云萬國有餘當作萬有餘國

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

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

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為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

侯也

畢云求一本作來下同

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

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傅子之爲馬然。傳畢本改傳云傅子言傳舍之

人王云畢說非也。傳當爲僮字之誤也。僮今童字也。說文童未冠也。魯語曰使僮子備官史記樂書曰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宋世家曰彼狡童金玉篇曰僮今爲童耕柱篇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是其證。洪云傅子當是僮子之譌。方言燕齊之間養馬者謂之僮。後漢書杜篤傳李注引方言。僮養馬人也。案道藏本季本作傳。王說近是。蘇校同傳或當爲編。編俗作鴉。與傳形近。翟子僮子義同。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

侯者。効讀爲交同。聲段借字信交謂相交以信用相期。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

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

王云之絕二字不詞。當是乏絕之誤。月令曰賜貧窮振乏絕是也。委讀委輸之委。後漢書千乘真王伉傳租委鮮薄注委謂委輸也。案王說是也。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凶荒則令綱委之。幣帛不足則

共之。畢云共同供。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効亦讀爲交。此云交大國則不宜云小國之君說。疑必交大國之說。是其證。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呂氏春秋義賞篇云賞重則民移之高注云移

翁歸也。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攻當爲功之借字。量我師舉之費。以爭諸侯之斃。爭

序利焉。王引之云序利當爲厚利。隸書厚字或作序。見漢荆州刺史度尚碑。又作序。見三公山碑。形與序相似。而誤。詩序厚人倫。厚利隸書厚字。或作序。非荀子王霸篇築紂即厚。有天下之執鹽鐵論國病篇無德厚于民。今本厚字並譌作序。此言量我典師之費。以爭諸侯之斃者。則厚利必可得也。督以正。說文目明鬼篇曰豈非厚利哉。今本厚作序。則義不可通。俞云序亦享字之誤。案俞說是也。詳前督以正。說文目明鬼篇曰豈非厚利哉。今本厚作序。則義不可通。俞云序亦享字之誤。案俞說是也。詳前

察也。爾雅釋詁云督正也。郭注云督謂御正。義其名。即上文云我以義名立于天下也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

師。授字無義。疑當爲授禮記備行鄭注云援猶引也。取也。則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蘇云句有脫字。當作其爲利天下不可勝

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務矣。

畢云巨舊作臣以意改
察顯校季氏本正作巨

是故子墨子曰。今日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

王引之云今且今夫也

中情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為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

也。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

向上字通

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

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

畢云舊脫下不字以意增王云不可不察者此也本作不可不察此者也此字指非攻之

說而言言欲為仁義則不可不察此非攻之說也今本此者二字倒轉則與上下文今欲二字義不相屬矣節葬篇故當若節喪之為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者此亦此者之誤向賢篇故向賢之為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明鬼篇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為將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此者二字皆不誤

墨子閒詁卷六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畢云言利可倍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

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舊本稅用之費三字。王据下文及中篇補足以倍之。聖王爲

政。其發令與事使民用財也。使舊本作便王云便民二字與下句文意不合便民當爲使民言必有用之事然後使民爲之也案王校是也今据正無不

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德與得通下同其與利多矣。其爲衣裳何。以

爲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圍繫字通詳辭過篇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芊組不

加者去之。畢云芊組二字凡四見疑一鮮字之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于溫清者去之即下篇云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是也不加猶云無益供云篇中言爲宮室甲盾五兵舟車芊組字凡

四見其文義皆同以中篇言衣服舟楫宮室句證之芊組當是則止二字之譌則爲鮮止爲爲且傳寫者又割

裂譌爲芊組俞云芊組二字凡四見疑當作鮮且蓋鮮字左旁之魚誤移在且字左旁耳且讀爲鮮且者鮮體

也說文齊部證合五采鮮色從齊盧聲詩曰衣裳黼黻鮮色謂之禮故合而言之曰鮮體今詩作楚楚毛傳曰楚

楚鮮明貌然則鮮黼連言正古義也鮮且不加謂徒爲華美而無益于用畢云不加猶言無益是也辭從齊聲

從且聲故禮得以且爲之如籀文疏小篆作𠄎或作𠄎而詩溱洧篇土曰既且釋文曰且往也則即以且爲之是

其例矣按俞說近是公孟篇云楚莊王鮮冠組纓芊組鮮組並鮮體之異文又疑當爲華組晏子春秋諫下篇云

今君之服組華不可以尊衆又云聖人之服中悅而不阻此組字从魚且聲舊本並同俞正其爲宮室何

變謂羊乃審倪絕乃但諷則諷例爲从且又讀羊屬上爲句並讀鮮云或作鮮有二字亦非其爲宮室何

以爲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芊組不加者去之。其爲甲

盾五兵何。周禮司兵云掌五兵五盾又軍事建車之五兵鄭衆注云五兵者戈及戟會矛夷矛鄭康成云

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司馬法定爵篇云弓矢圍安矛守戈戟助凡五兵當長以衛

短短以救長案五兵古說多差異惟鄭君與司馬法合當爲定論此甲盾五兵並舉而衛宏揚舊儀說五兵有甲

五兵並有盾皆非也

以為以圍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不勝。

畢云者舊作有以意改

是故聖人作為甲盾五兵。凡為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

羊鉏不加者去之。其為舟車何。以為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

之利。凡為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羊鉏不加者去之。凡其為此物也。無不

加用而為者。

舊無不字俞上文云無不加用而為者此脫不字案俞校是也今據補

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

多矣。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

舊本無矣字戴云多下當依上文補矣字有疑者字之誤者上脫今字去字乃王公二字之誤案戴校多

下補矣字是也今據增有當讀為又此承上文言聖人為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既去其羊鉏不加者而不為又去珠玉鳥獸犬馬之玩好以益為衣裳五者故其數自倍增也戴說並非

以益衣裳

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戴云若猶此也則不難下有脫文案審校文義似無脫文故孰為

難倍。唯人為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

處家。

明吳寬鈔本作不敢毋處家左文十八年傳云男有家周禮大司徒鄭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為家

女子年十五。

吳鈔本作二十誤

毋敢不事人。

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賈疏引王肅聖經論云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王肅語本于此

此聖王之法也。

韓非子外儲說右籛齊桓公下

令于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亦見說苑貴德篇墨子此說與彼同國語越語亦云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齊越之令或亦本聖王之法與聖王既沒。于

民次也。

次讀為恣言恣民之所欲

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

四十年處家。

王云所猶時也言有時二十年有時四十年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注曰所猶時也

以其蚤與其晚相踐。

玉藻鄭注云踐當為躐聲之誤

也呂氏春秋制樂篇高注云躐除也戴云踐讀如豎豆有踐之踐傳曰踐行列兇行列有比校之義案戴說未允

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

子。生可以一三二年矣。

周禮玉人注云純猶皆也說文子部云字乳也錄云字猶養也下年字疑當作人蓋聖王之法二十年而處家今後十年彼早處家者當有二三子也戴云處氏

注易屯卦云字姪也
下年字乃人字之誤

此不惟使民蚤處家

惟吳鈔本

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

此文未足必有

稅字明鬼下篇云且不惟此為然
此且不下疑亦稅惟此為三字

今天下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

籍斂厚

王引之云籍斂稅也大雅韓奕實實實籍箋
曰籍稅也正義引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一而籍

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

也且大人惟毋與師以攻伐鄰國

久者終年

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

疾病死者有與侵就餒

有讀為又侵就未詳舉以舉火攻城之具見備穴篇韓非子八說篇云
千城具衝不若堽穴伏藜疑此緩亦當為伏之譌舉云餒即援字異文

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

云畢

令當為今戴
云不猶非也

聖人為政特無此

此字疑當重
讀稅其一

下聖人為政其所以眾人之道亦

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費

聖王之道

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

文說

言部云謹慎也
此蓋與信義近

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

吳鈔本
作厭

歿世

而不卷

歿吳鈔本作沒世舊本作二十二字虛云二字疑當為世今據正蘇云卷當為倦詒讓
案正字當作勞說文力部云勞勞也考工記輔人鄭注云勞今倦字也卷即勞之段字

古者明

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

正長也詳
親士篇

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

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鞮匏

畢云鞮說文云韋纏也匏當為鞞說文云柔草工也讀若枅
王云鞮即考工記函鞞鞞韋裘之鞞非謂韋纏也輪車梓匠

為攻木之工陶為搏埴之工冶為攻金之工然則鞣鞣即鞣鞣為攻皮之工也凡文吻問與脂旨至古音多互相轉故鞣字或作鞣鞣之為鞣亦借字耳故考工記又借作鞣鞣王說近是說文革部云鞣攻皮治鼓工也或从鞣作鞣又云鞣柔革工也周禮曰柔皮之工鞣氏鞣即鞣也此段鞣鞣字為之非儒篇有鞣函車匠字亦作鞣或云考工記設色之工畫鞣鞣即鞣之借字亦通

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之于民利者聖王弗為民用下

作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今據後文改史記李斯列傳李斯曰凡古聖王飲民用下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進事加費而無益于民利者禁即用此義

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畢云太平御覽引有使字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

香之和畢云芬字同芬不致遠國珍怪異物怪舊本作恢畢云恢一本作怪太平御覽引同說文云恢大也亦通詒讓案作怪是也今據正恢篆文相近而

謂公羊昭三十一年傳有珍怪之食何往云珍怪猶奇異也荀子正論篇云食飲則重何以知其然古

大牢而備珍怪惟南子精神訓云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禱案之飯藜藿之羹

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吳鈔本作趾案趾趾之段字大戴禮記少閒篇韓非子十過篇淮南子脩務

交趾即今越南國北降幽都王云降字義不可通降當為際爾雅際捷也郭注曰捷謂相接續也際降字形相

似故傳寫易詭周易集解豐象傳天降祥也王弼本降祥作際細案王校是也淮南

子脩務訓高注云陰氣所在故曰幽都今瀾門以此是莊子在宥篇

云堯流共工于幽都釋文引李頤云即幽州也向書作幽州北裔也

荀子王霸篇揚注引尸子云堯南撫交趾北懷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韓非子十過篇云昔者堯有天下其

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文並略同又大戴禮記少閒篇云昔虞舜以天德嗣

堯朔方幽都東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淮南子脩務訓云堯北撫幽

都南通交趾賈誼新書脩政語上云堯撫交趾北中幽都亦與此文大同小異

愛黍稷不二羹臠不重說文肉部云臠大臠也詩魯頌閟宮毛萋臠羹毛傳云臠肉也羹大羹羹

也管子子弟子臠羹臠中別尹注云臠謂肉而細切案不重謂止一品不多重

飯於土墾飯舊本鴛飲王云土墾乃飯器非飲器飲乃飯字之誤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畢云墾當謂墾

也太平御覽引此云飯土軌史記李斯列傳二世貴問李斯曰吾有所聞於韓非子也曰堯飯土

墾墾土鏽徐廣曰墾一作溜說文無墾字王篤云力也切瓦飯器也詒讓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云飯土墾索隱土

墾作墾云如字一音鑣一作簞又按傳云食土墾集解徐廣云一作墾與此字並同韓非子十過篇云堯飯于土

墾欲于土墾即李斯所本韓詩外傳三又墾於土形畢云太平御覽引作鏽鏽君注周禮云墾羹器也從

云鏽鏽乎土墾墾于土型文並大同小異

采漆不斲飲士籃嘜士鏹樞梁之飯藜藿之羹夏曰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己也文選注亦以為此文案出韓非子
家要指云墨者亦向堯舜道言其書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削食土簞噐土刑樞梁之食藜
即瓦器也秦始皇本紀作嘜士刑集解引如律云土刑噐器之斗以酌王云斗上脫一字此與下文義不相
屬瓦器也李斯傳作鏹韓非子十過篇同韓詩外傳又作型屬酌下必多脫文不可考詰讓案詩
大雅行葦云酌以大斗說文木部云料勺也勺部云勺
挹取也此斗酌即料勺之段借字謂以料挹酒漿也 俛仰周旋威儀之禮畢云說文云頽低 聖

王弗爲。此句上以上下文例校之常亦 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緞之衣。有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九字

輕且暖。畢云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玉篇紺古憾切案緞非古字當爲纁考工記云五人爲緞鄭君注

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人

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廣雅釋詁云狡健也呂氏春秋持君篇服狡蟲高 於是教民以兵

行。日帶劍。爲刺則入。日疑當 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

且利。動則兵且從。兵字無義疑當作弁與兵形近而誤弁者變之段字書堯典於變時雍漢孔宙碑作

隨人身便利。此。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

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

至。舊云上舊作 舟楫不易。津人不飾。說文水部云津水渡也津人蓋掌渡之吏土左傳云二十四

帝篇云津人操舟若神劉向列女傳辨插篇趙津女媚者趙河津吏之女 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

意林作三領之衣。荀子正論篇楊注云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故以領言 足以朽肉棺三寸。意林作三寸之棺 足以朽骸。

王云利字義不可通利當爲制錄 足以將之則止。廣雅釋詁云將行也止 雖上者三公諸侯

書制字或作利與利相似而誤 舊譌上今据道藏本正 說文水部云津水渡也津人蓋掌渡之吏土左傳云二十四

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列子黃

荀子正論篇云世俗之為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

掘穴深不通於泉

意林不作則謂掘吳鈔本作掘

下同畢云說文云掘兔窟也此疑字假音案畢說非也說文土部別有掘字訓突也引詩曰蟬蟬掘閣段玉裁注本校改掘篆作掘而刪掘兔窟也一條最為精密此掘穴則借為窟字戰國策楚策云掘穴窮甚漢書鄒陽傳則

土有伏死掘穴巖數之中耳顏注云掘與窟同

疏不發洩則止

畢云疏疑當為氣掘下篇有云氣無發洩于上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

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掘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為

掘穴曰冬可以避風寒

畢云辟同避言掘穴但

遠夏

畢云遠舊作建以意改

下潤溼上熏蒸

道

藏本吳鈔本作重讀

恐傷民之氣于是作為宮室而利

于吳鈔本作於戴云下有脫文

然則為宮室之法將

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圍風寒上可以圍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

以祭祀

蠲潔詳會同中蠲

宮牆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

為

下疑有脫文

節用下第二十二關

節葬上第二十二關

節葬中第二十四關

節葬下第二十五

畢云說文云葬藏也从死在葬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又云節竹約也經典借為約之義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為親度也

畢

辟同

今孝子之為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

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

此

與知通下同畢

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

隱謀謂隱匿其智謀猶會

同上篇云隱謀良道不以相教也荀子王制篇云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

若二務者

畢云舊脫此字据後文增

孝子之為親度也既

若此矣。雖仁者之為天下度。畢云舊脫為字一本有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

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

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天下為之者矣。若

三務者，此仁者之為天下度也。句首此字据上文不當有畢云舊脫也字据上文增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

三代聖王既沒。盧云今逮至昔者連下為文亦見下篇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為

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為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

子者，言則相非。畢云則字据下當為即詒讓案二字古通行即相反。即吳鈔本作則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

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

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為政乎？國家萬民而

觀之。傳道據本吳鈔本並同畢本作傳王云傳字義不可通嘗依舊本作傳傳與轉通臣氏春秋必已篇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高注曰傳猶轉莊子天運篇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漢書劉向傳禹稷與咎繇傳相

汲引傳並與轉同淮南主術篇生無乏用舛無轉戶逸周書大聚篇轉作傳襄二十五年左傳注傳寫失之釋文傳一本作轉言若疑惑乎二子之言則詰轉而為政乎國家萬民以觀之也計厚葬久

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

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畢云舊說此字据前後文增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

畢云此下舊有仁者將求與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云云共六十四字與下文複出今刪案吳鈔本亦衍竊作伯仁者將與之天下。將下當依俞校補求字誰賈

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誰賈義不可通嘗為設置之誤兼愛下篇設以二士設今本亦譌作誰可證置與賈亦形近而譌畢校一本作霸尤譌謬不可據也下文云仁者將求除

之天下相廢而使人非之與與除置與廢譽與非文並相對也俞云此上舊有仁者將求與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云云畢氏刪之是也惟將下當有求字下文云仁者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為與此為對文

可證也此當云仁者將求與天下之利而使民譽之終身勿廢也案將下俞校補求字是也餘並非

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亂乎

畢云理前作治詒讓案唐人避諱改

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為

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

畢本作除天下之今據道藏本與鈔本乙正與上文仁者將與之天下句法正同

相

廢而使人非之

相廢義難通相疑當為措與廢義同書微子之命敘云殷既錯天命釋文引馬融云錯廢也非命上篇云今雖毋求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措錯字通今本作相形

且故與天下之利

王云且故二字

近而

終身勿為

俞云此當云仁者將求除天下之害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為也案句末當依俞校補也字餘並非是

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

王云且故二字

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

嘗作未之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

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為中是非利害也

穆天子傳郭璞注云中猶合也

故子墨子言曰然則

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

毋語詞畢改毋非許尙賢中篇王云雖與唯同蘇云雖字誤當從下文作唯案王說是也

以

為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

畢云樽舊作槨以意改詒讓案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棺槨以

端長六尺鄭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荀子禮論篇云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

再重楊注云禮記云天子之棺四重今云十重蓋以棺槨與抗木合為十重也諸侯以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案莊子天下篇述喪禮作

葬埋必厚衣衾必多

喪大記云小斂君錦衾大夫緇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大夫斂君陳衣百疋大夫五十疋士

三十文繡必繁

文繡謂棺飾若帷荒之屬周禮縫人鄭注云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途以葬若存時居于帷幕而加文繡是也

存乎匹夫賤人

丘隴必巨 士部

死者

匹舊本偽作正畢云正同征王云畢說非也正當為匹白虎通義曰庶人稱匹夫上文王公大人為一類此文匹夫賤人為一類無取於征夫也隸書匹字或作疋與正相似而誤禮器匹士大夫而祭謂之

殆竭家室

莊子養生主釋文引向秀云殆極困也

乎諸侯死者

畢云乎當云存乎

其正住正當為匹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殆竭家室

莊子養生主釋文引向秀云殆極困也

乎諸侯死者

畢云乎當云存乎

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此舊本謂北今依道藏本吳鈔本正俞云車乃庫子之節約車馬藏乎曠。 淮南子齊俗訓云古者非不能竭國靡民虛府殫財含珠鑠施綸組又必多

為屋幕。吳鈔本作幄帳案屋非攻中篇亦作幄幄俗字古止作屋詩大雅抑尙不愧于屋漏鄭箋云屋小帳也史記周本紀云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並以屋為幄帳俗幕字 鼎鼓凡

挺壺盪。挺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挺从手誤畢云挺同筵呂氏春秋節喪有云壺盪高誘曰以冰置水漿於其 中為盪取其冷也盧文昭云壺盪蓋器名高注似臆說呂覽慎勞篇云功名著乎壺盪孟銘著乎壺

續盪或從水案盧梁說是也。呂氏春秋節喪篇云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鑠施 若送從。此當從公孟

寢而埋之。後文云扶而埋之扶王引之校 滿意。滿意義同說文 若送從。此當從公孟

天子殺殉。畢云古只為殉詒讓案天 衆者數

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將軍大夫即卿大夫詳尙同中篇 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

將奈何哉曰哭位不秩聲翁。爾雅釋詁云秩常也儀禮士喪記云哭晝夜無時據記云中路嬰兒

綴經句案翁字屬聲為句聲翁當是聲喻之焉說。畢云說文云綴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鄭君注儀

綴經句案翁字屬聲為句聲翁當是聲喻之焉說。畢云說文云綴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鄭君注儀

綴經句案翁字屬聲為句聲翁當是聲喻之焉說。畢云說文云綴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鄭君注儀

綴經句案翁字屬聲為句聲翁當是聲喻之焉說。畢云說文云綴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鄭君注儀

強不食而為飢。問傳云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銀麻再不食 薄衣而為寒使面目陷陔。畢云

陔陔之訓陔隔言面瘦槎槎也盧云玉顏有瘰字先外切云瘦病也則當為瘰詒讓案莊子天地篇云卑

鰲黑。鰲黎之俗諺兼愛中篇 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

扶而能起杖而能行。喪服四制云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鄭注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 以此共

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王引之云若猶此也 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俞云蚤朝下脫寔退二字

蚤朝晏退與下蚤出夜入夙興夜寐對文若無宴退二字文義未完尙賢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下篇並有蚤朝晏退之文尙賢篇與夜寢夙興與蚤出莫入相對非樂篇非命篇與蚤出莫入夙興夜寐相對是其證也察俞說是也但此處說文尙不止

五官六府

此當作使士大夫行此則必不能治五官六府蓋上王公大人指天子諸侯言此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指卿大夫言也非樂上篇云王公大人

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土君子內治官外收斂關大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此與彼正同今本五官上有說文遂以五官六府以下並爲王公大人之事非也又案五官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作五官有司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千乘之國列其五官會子問諸侯適天子乃命國策五官而後行鄭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管子大匡篇云乃令五官行事商子君臣篇云地廣民衆故分五官而守之戰國策齊策云五官之計不可不曰聽也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水司木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鄭注云此亦殷時制也府主藏六物之稅者周禮大宰說邦國官制云設其參傳其任鄭注云伍謂大夫五人檀弓孔疏引崔靈恩說謂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是也蓋諸侯雖止三卿然亦備五官但其二官無卿耳戰國時諸侯蓋猶沿其制至淮南子天文訓云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昭司空中傳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云司馬者火也司營者土也司徒者金也司寇者水也司農者木也左昭二十九年傳云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此並古五官之別制與周侯國五官之名不甚合也六府古籍無明文曲禮六府鄭君以爲殷制則非周法左傳文七年大戴禮記四代篇並以水火金木土穀爲六府亦非官府漢書食貨志說太公爲周立九府國法顏注謂卽周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

辟草木

畢云辟同闢草卽神字段音

實倉廩使

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

畢云夜一

耕作樹藝

使百工

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矣使婦人行此

婦吳鈔

則必不能夙興夜寐

紡績織紉

畢云紉紉

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

爲細矣埋賦二字亦不可通賦當作贖玉篇貝部贖作郎切織也是埋贖卽埋織也贖賦相似因而致誤耳察俞以細爲衍文是也而被賦爲贖則非此當云計厚葬爲多埋賦財者也與下文云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文例同

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

畢云以

扶而埋之

而埋之也隸書挾字或作挾與扶相似而誤俞云扶乃挾字之誤廣雅釋詁挾穿也扶而埋之謂穿地而埋之也說文穴部突穿也又曰窵深挾也義並與扶相近案王說近是

久禁之

畢云言厚葬則埋已成之財久喪則禁後生之財案此謂死者之親屬得生而禁其從事耳非謂財也畢失其義

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後得生者而

求獲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富家。畢云舊求以二。字似指後文改。而既已不可矣。欲以

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下

文亦作唯。唯無唯。毋義同。畢本並改。君死。喪之二年。父母死。喪之二年。喪服經為父斬衰三年。父卒為母齊衰三年。說苑修文篇齊宣王謂田穰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則戰國時非儒者蓋不盡持三年服也。妻與後子死者。孔廣森云。後子者。父後之子。即長子也。戰國策謂齊太子申為後子。荀子謂丹朱為堯後子。其義並同。畢云。後子。嗣子。適也。

五皆喪之二年。畢云左傳曰。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周禮如此。案喪服經父為長子斬衰三年。夫為妻齊衰期。畢據左昭十五年傳。證此文是也。彼叔向語指景王有穆后太子壽之喪。而云有三年之喪。二是妻亦有三年之義。杜注云。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孔疏云。喪服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為之二年。不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孔廣森云。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禫。十五年而禫。有練有禫。有禫。有禫。故妻喪禫期。兼得三年之稱也。假令遺喪於甲年之末。除禫於丙年之首。前後已涉三年。王云者。五當為五者。謂君父母妻與後子也。非儒篇曰。妻後子三年。今本五者。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俞云。上文君死。父母死。既已別而言之。此不當總數為五。五疑二字之誤。案王俞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然

後伯父叔父兄弟擊子其。畢云其同期於讓案。公孟簋正作期。非儒篇作其。與此同。喪服經為世父母叔父母昆弟衆子並齊衰期。說文子部云。擊。庶子也。擊子。即衆子。對前後子為家嫡也。族人五月。喪服經為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並小功。五月。王云族人當為戚族人。謂族人之近者也。非儒篇正作戚族人。五月見禽禮喪服。今本脫戚字。則義不可通。

公孟簋戚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喪服為姑姊妹在室。期。適人大功。九月。甥舅相為緦。麻三月。月。今本亦脫戚字。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喪服為姑姊妹在室。期。適人大功。九月。甥舅相為緦。麻三月。亦見喪服。今本數月二字倒轉。則文義不明。

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隤。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飢寒。畢云。飢忍。夏字假音。

不飢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負。伏。通。左傳。襄三年。魏絳將伏劍。孔疏云。謂仰劍。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

衆之說無可得焉。是

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畢云以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

矣。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唯舊本作惟今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

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

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從事。畢云不下舊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爲

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

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是據下文爲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

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僻淫吳鈔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

俞云四字不可解疑當爲內續奚吾皆字之誤也奚卽奚吾之段音說文音部誤也重文續曰續或從奚

曰續詭詭恥也重文詢曰詭或從句苟子非十二子篇作譎詢是其本字漢書賈誼傳作集詭集卽譎之省墨子

作奚后奚卽譎之省后卽詭之省古文以聲爲主故省不從言耳內續譎詭者並爲淫暴而不可勝

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夫衆盜賊而寡治者。王云夫字承上文而言以此求

治譬猶使人三覆而毋負已也。王引之云覆與覆同覆讀周還折覆之還謂轉折也使人三轉

欲使其毋背已不可得也故曰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覆而毋負已也亦言求治之必不可得也負亦背也明堂

位天子負斧依注負之言背也秦策齊東魚海北倚河高注負背也負與背古同聲而字亦相通史記主父偃傳

南面負屨僕書負作背僕書高紀項羽背約史記背作負案王說是也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

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國語吳語云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

於天子盧注云言以威力侵爭案征正政續天

志上篇作力政下篇及明鬼下篇並作力正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

獨其卒伍畢云獨當爲厲以攻伐並兼爲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

者積委多說文禾部云積聚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少曰委多曰積左傳僖三十三年杜注云積芻米禾薪城郭修吳鈔本作脩上下調和是故

大國不耆攻之漢書景帝紀顏注云耆讀曰嗜畢云之舊作者据後文改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

國耆攻之畢云耆舊作者据上文改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唯無舊本作惟毋今據吳鈔本改國家必貧

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爲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

也王云城郭溝渠上當有脩字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此脩字正承上文城郭脩城郭不脩而言蘇校同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

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

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國家必貧人民必

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彘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

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爲政若此上帝鬼神

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

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惟吳鈔本作唯王云惟與雖同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王云之禍罰之猶與

也謂罪厲與禍罰也則豈不亦乃其所哉乃畢本作反云舊作乃以意改王云畢改非也乃其所猶言固其宜言以不專上帝鬼神而獲禍固其宜也喪二十

一年左傳曰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是其證文二年傳吾以勇求右無勇而

黜亦其所也哀十六年傳克則爲卿不克則亨固其所也若改爲反其所則義不可通

故古聖王畢云後漢書趙咨傳注引作古者聖人詒讓制爲葬埋之法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爲喪法墨子所述或即夏法與桐餘書亦多作曰

棺二寸棺上當有桐字左傳哀二年云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斂之罰也釋文云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不堪爲棺故以爲罰墨子尙儉有桐棺三寸荀子禮論篇說刑餘罪人之喪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臣

氏春秋高義篇云楚子囊死為之桐棺三寸是皆示罰之法墨子制為桓典則太儉矣檀弓云夫子制於中櫛四寸之棺五寸之槨鄭注云為民作制荀子楊注引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為緘蓋兼用下文孟子公孫丑篇云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並與此異 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 墨云死者為人 惡之故云覆惡 以及其

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 參耕之畝謂三耦耕之畝也考工記匠人為溝 壟相廣五寸二耦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 之畝鄭注云古者耦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畝畝土曰伐今之耦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說文 末部云耕廣五寸為伐二伐為耦與考工說同若然一耦之畝其廣一尺則三耦之畝其廣三尺也 則止矣

死則既已葬矣。生者必無久哭。 王云久哭當為久啜啜字從哭亡聲墨子原文蓋本作啜見玉 簾廣韻而傳寫脫去亡字耳節用篇曰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啜 用哀是其證久喪一字見於本篇及 它篇者多矣若作久哭則語不該備 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 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

亂。然此聖王之道也。 墨云之舊作也以 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 十一引帝王世紀舜攝政二十八年堯與方回遊陽城而崩墨云北堂書鈔引作北狄案畢據書鈔九十二引校 然書鈔二十五又引仍作八狄爾雅釋地有八狄詩小雅蓼蕭孔疏引李巡本爾雅云五狄在北方周禮職方氏 又云六狄禮記王制孔疏引李巡云五狄一曰 月支二曰穰稻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 道死。葬蚩山之陰。 墨云蚩初學記引作羣一本亦作 羣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御覽

俱引作叩呂氏春秋安死云堯葬於穀林高誘曰堯葬成陽比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詒讓案後漢書趙咨傳 注作堯葬叩之山水經蠡子河注引帝王世紀云墨子堯北教八狄道死葬羣山之陰山海經曰堯葬狄山之陽 一名崇山二說各殊以為城陽近是堯冢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云皇覽曰堯冢在濟陰城陽縣向西三里郭緣生 丘壠皆小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城陽正義云括地志云堯冢在濮州雷澤縣西三里郭緣生 述征記云城陽東有堯 冢亦曰堯陵有碑是也 衣衾三領。穀木之棺。 說文木部云穀楮也毛詩小雅鴛鳴傳云穀惡木 也禮天子棺用梓槨此用穀尙儉墨云穀字从木 葛

以緘之。 釋名釋喪制云棺束曰緘緘面也古者棺不釘也喪大記曰凡封用縛去縛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 以咸鄭注云咸讀為緘凡棺車及擴說載除飾而屬緘於柩之緘今齊人謂棺束為緘繩又檀弓云 棺束縮二衡三案禮棺束用皮此用葛亦尙儉也漢書楊王孫傳 云昔帝堯之葬也藁木為覆葛藁為綯共穿下不亂泉上不濕歟 既犯而後哭。 墨云觀當為犯滿昭 無封。 墨云古無棺字當為坎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坎玉簾古感切亦與坎同封後漢書 注引作室封室聲相近俞云上三既犯學云犯當為犯室字之段音也則此不當云無空矣且空者葬下

無封。 注引作室封室聲相近俞云上三既犯學云犯當為犯室字之段音也則此不當云無空矣且空者葬下

棺也葬雖至腐亦必下棺而無空理不可謂之仍當識如本字禮記王制營

已葬而牛馬乘之舜

西教乎七戎

畢云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俱作犬戎給讓案爾雅釋地有七戎詩蓼蕭孔疏引李本爾雅

老白四日善完五

道縣孟子離婁篇云舜卒於鳴條史記五帝本紀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

日鼻息六日天剛

為零陵集解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備縣畢云後漢書注引作舜葬紀市又一引作葬南巴之中太平御覽亦作

紀呂氏春秋安死

按南已實當作南巴形相近字之譌也高誘以為紀邑非九疑古巴地史記正義云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

領山南回記大江

者為是且云九疑古巴地案北堂書鈔及初學記禮部下引墨子並作南已後漢書禮考傳注及太平御覽並引

所葬地紀呂氏

不合此無庸辯也案王說是也舜葬古書多云在蒼梧孟子又云卒鳴條與此云葬南已並不相涉西教乎七戎

薛季宣謂蒼梧

地相近斯並欲傳合諸說為一實不可偏近何秋濤又謂周書王會篇正西叔已即此南已云紀市與叔已聲近

蓋即一地尤臆

畢云後漢書注引墨子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象為之耕與此不同疑誤以他書之文改此書

衣衾二領

變其 禹東教乎九夷 九夷詳非攻中篇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教于越者以意改之王云鈔本北堂書

肆

文七戎八狄而改之不知此說堯舜禹所至之地初非以七戎八狄九夷 道死葬會稽之山 稽瑯

為次序也據下文

子云禹葬會稽鳥為之耘疑此佚文史記夏本紀云或云禹會諸侯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

也集解云皇覽曰

會計齋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因病死葬葦棺穿壤深七尺上無瀉泄下無邸水壇高三尺土階三

等周方一畝

略 衣衾二領 畢云史記集解同七惠篇云死又厚為棺槨多為衣衾則葬有用衾者 桐棺三寸 後漢

同

善注引尸子云禹之葬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越絕書記地外傳吳越春秋越王

禹治水為喪法

日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越絕書記地外傳吳越春秋越王

禹

善注引尸子云禹之葬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越絕書記地外傳吳越春秋越王

無余外傳並云禹葬會稽葦椁桐棺葛以緘之此文蓋文類聚十一御覽三十七引帝王世紀亦云禹葬會稽葛以緘之段

也畢云太平御覽引緘作緘注云補庚切則此緘字俗改紘之不合通之不罔道藏本吳鈔本

地之深王云土地二字文義不明土地當為掘地寫者脫其右半耳下文曰掘地之深下無遺漏氣無發泄於上節用篇曰掘穴深不通於泉皆其證下毋及泉切吳鈔本

上毋通臭後漢書趙咨傳注引作皆下不及泉上既葬收餘壤其上說文土部云壤柔土也九

壤五為堅三劉徵注云壤謂息土堅謂築土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收餘壤龍若參耕之畝藝文類聚十

七引帝王世紀文略同蓋即本此書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禹命羣臣曰吾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一御覽三十

矣畢云則舊作取若以此若二聖王者觀之此若若亦即此也則厚葬久喪果非

聖王之道故二王者皆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

此葬埋之法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以為葬埋之法也王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

此必大棺中棺禮記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椁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

之其厚三寸棺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棺用棺以是差之上大棺棺不被

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斲一重也土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案此云大棺中棺即大棺棺不被

云革闔三操疑即所謂水兜革棺被之也革闔三操畢云闔同鑽操假音字按說文革部云鑽革纏也國語齊語鑽盾韋

疑當為雜淮南子詮言訓高璧玉卽具王云卽字文義不順卽當為既言

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說文革部云鞅頸也釋名釋車云鞅嬰也喉下得嬰言纒絡之也按輿馬

女樂皆具日必捶塗吳鈔本無必字畢云捶當為捶說文云堅土也除當為除說文玉篇無除字言

築也則捶亦有堅築之義差通壘雖凡山陵徐通疑當作義道周禮家人鄭注云陸溪道也九章算

上平下邪史記衛世家共伯入釐侯策自殺索隱云羨墓道也竊疑此嘗讀必捶除羨道爲句卽九五所謂羨餘也
也禮記凡山陵爲句大意蓋謂丘壟之高如山陵耳然禮凡二字必誤無以正之今姑從舊說歛三擬當作豎凡
山陵蓋通爲壟脫爲字又倒其文
耳按戴校義仍不可通今不據改
此爲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毋用

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舉云鄉吾本言曰意亦使法其言舉云舊脫法用舉云舊脫法

其謀句計厚葬久喪請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舉本請改作誠云舊作請一本

改字尙同篇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請即誠字也墨子書情請二字並與誠強說見尙同篇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

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

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

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

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

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改正下稽之桀

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

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

舉云猶操而不擇哉舉云擇同釋詁讓按淮南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

俗者也習吳鈔本作事下同俞云義猶善也謂善其俗也禮記緇衣篇章義章惡昔者越之東有

駭沐之國者舉云駭舊作駭不成字据太平廣記引作駭音善愛反今改盧云列子湯問篇作輒才新論

作輒沐博物志五引作駭沐宋本列子作輒沐注云又休道藏本殷敬順釋文及盧重元注本並作輒沐輒云輒

說文作耶諱涉切耳垂也休矣也蓋備耳之類是也諸家本作輒沐者誤耳按諱文外互此無文義可校集韻十

九代云較味國名在越東是北宋本實作較味依說則較當作輒後魯問篇以食子為啖人國其長子生

俗與此復不同後漢書南蠻傳說啖人國在交阻西交阻即南越而國名及方城並異未知孰是

則解而食之。盧云解魯問作餘與列子同杜預注左傳云人不可以壽死曰鮮顯云此列子釋文之謬說詒讓按殷敬頤列子釋文引杜說而釋之云謂少也即虛說所本盧校列子則謂鮮折一聲之

轉引折支亦作鮮支為證說較此為長蓋解鮮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物

折義並同新論作其長子生則解肉而食其母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物

志引作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新論作其父死即負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

其母而棄之據此不必定為大父母疑張劉所引近是

以為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

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顧云季本炎作啖盧云列子作炎殷敬頤釋文讀去聲詒讓案魯問篇亦作啖人新論同博物志引作炎道藏本列子釋文作

啖人云談去聲本作炎後漢書亦作其親戚死親戚謂父母也

啖人國疑當從啖為是詳魯問篇朽其肉而棄之

廣記引作啖詒讓按御覽七百九十引博物志亦作啖列子釋文云乃本作啖音寡然後埋其骨乃成

剔肉也又音朽殷作鬲蓋丹之謬說文內部云丹剔人肉置其骨也新論作坻尤謬

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原慶三州秦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為義渠戎國之地今甘肅

慶陽府也在陝西之西詒讓按渠吳鈔本作秉不成字博物志引作義渠新論同宋本列子渠下注云又康康與

秉並渠之形誤周書王會篇云義渠以茲白孔晁注云義渠西戎國後漢書西羌傳云涇北有義渠之戎俞云史

記秦本紀厲共公三十三年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

伐義渠虜其王即此國也燻上謂之登遐

重其煙上謂之登煙霞詒讓案列子亦作燻則煙上謂之登遐新論作煙天謂之昇霞博物志作勳之即煙

上謂之登遐呂氏春秋義賞篇云氏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累而憂其死不焚也荀子大略篇說同義渠在秦

西亦氏完之屬登遐者禮記曲禮云天子崩告喪曰天子登假鄭注云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禘去云耳釋文

非古

義也

然後成爲孝子

成爲吳鈔

此上以為爲政下以為爲俗

舉云太平廣記引有云而未足

為非也詒讓按博物志引有中

國未足為非也七字列

子作而未足為異也

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

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以中國之君子

觀之。

舊本脫以字
王據上文禮

則亦猶厚矣。

王云爾雅猶已也言
亦已薄亦已厚也

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

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

利也。

吳鈔本
無者字

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二寸。足以朽

骨。衣三領。足以朽肉。

韓非子顯學篇云墨者之葬也冬日
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

掘地之深。下無菹漏。

菹與祖
通廣雅

釋詁云
沮經也

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

畢云言
期會

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

衣食之財。俾乎祭祀。

畢云說文俾飲也飲訓便利案俾
者次比之義言不疏曠也畢說非

以致孝於親。

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將

欲為仁義。

請舊本作謂舉本改誠云舊作謂以意改王云謂即請之請請與
誠通畢徑改為誠未達假借之旨按王校是也願說同今據正

求為上士。上欲中

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為政。而不可不察此者

也。此者二字舊本倒今依
王校乙辭非攻下篇

墨子閒詁卷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春秋經傳楚莊王篇云事君者儀志事父者承意事天亦然比天志之義也 畢云玉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鄭君注周禮云志古文德則儀與志同又

篇中多或作之疑古 文志亦只作之也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

畢云廣雅云所尻也玉篇云處所王云所猶可也言有鄰家可避逃也下文同

畢引廣雅所尻也失之案此當從畢說下文云此有所避逃之者也又云無所避逃之即承此文

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

親戚即父母也下篇云父以戒子兄以戒弟

共相儆戒。

畢云共舊作其一本如此下同

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

家長。而可為也。非獨處家者為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

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

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為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

若此其厚。况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

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

日舊本作日畢校並上日字皆改為日云猶云日暮陰虛兩日字舊作日以意改俞云畢改兩日字皆作日然上日字實

不誤且語有之曰蓋述古語也言字即語字之誤而衍者下日字當從畢改作日焉而字疊出文主難通變上焉

而字亦為衍文墨子本作且語有之曰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晏者清也明也說文日部晏天清也小爾雅

廣言晏明也文選羽獵賦于是天清日晏淮南子穆聃驚暉日知晏陰蟻知雨並其證也此謂人苟於昏暮得罪猶有可以避逃之處若晏日則人所共觀無所避逃矣下文曰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則墨子正以晏日之不可避逃起下文明必見之之意晏之當訓明無疑矣畢注謂猶云日暮陰虛是但知晏之義而忘天情之本訓宜於墨子之意不得矣案俞說晏日之義是也此當以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八字為句焉與於

同義焉而偷言於此時曉之曰焉而得
罪也俞以上焉而二字為衍文則尚未得其義
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

人。畢云門當為潤王云畢據明鬼篇文也余謂門當為開開讀若閑言天豈甚明雖林谷幽閉無人之處天必見之也賈子耳痺篇曰故天之誅伐不可為廣虛幽閉倣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淮南覽冥篇曰上天之誅也雖在墟虛幽閉遠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義皆本於墨子則幽門為幽閉之誤明矣明鬼篇雖有深密博林幽獨毋人之所幽獨亦幽閉之誤案王校是也但讀開為閑尚未得其義

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場注云幽深也開隔也
也。舊本稅士字及之於二字王據上下文補士字又以意補之於二字今從之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

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

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為天之所欲也。我為天之所欲。天亦為我所

欲。然則我何欲何惡。舊本無我字畢云一本則下有我字案有者是也王亦據增我欲福祿而惡禍祟。若我不為

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舊本稅此十五字王據中篇補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

禍祟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吳鈔本無以字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

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

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畢云我舊

作義以意改曰。且夫義者政也。王云政與正同下篇皆作正語讓案意林引下篇正無從下

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畢云次志字當

志俗改王引之云畢說非也次猶即也下文諸次字並同此言士在庶人之上故庶人未得即已而為正有一本

之也次即聲相近而字亦相通康誥勿庸以次女封荀子致士宥坐二篇並作勿庸以即女家語始該諺篇作勿庸

以即女心皆其證說文奎古文作聖亦其例也案意林引下篇次並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

作恣則畢說亦通節用上篇云聖王既設于民次也恣亦作次可證

次已而為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即卿大夫也。詳尚同中篇。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

已而為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天

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天子為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

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為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畢云當云明知

之也。俞云上之字當在天字上屬上為句。本云天子為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之。今之字

誤在天字下。則固明知句文氣未足。且天為政與天子為政相對不當作天之為政也。案固明知下當有之字。至

天之為政於天子下文。屢見之字似不當刪。故昔二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為政於天子。明說天

下之百姓。故莫不嚙牛羊。豢犬彘。潔為粢盛酒醴。畢云為粢二字舊脫。據後文增。以祭祀上帝

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願云據中下二篇下字。衍蘇校

同。戴云按中篇云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則此文衍下字及所求二字及者字。我所以知天之為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

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戴云窮極也。此二字轉相訓。故於富且貴者。於吳鈔本作欲。當天意

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

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

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畢云賞下當有者字。昔二代之暴王桀紂幽

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

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

而利之。愛人者。此為博焉。利人者。此為厚焉。故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業

萬世子孫傳稱其善。

業謂子孫纂業也。左昭元年傳：『晉欒君之子杜注：『傳為纂業，又疑為纂萬。』

云葉萬子孫相為不利。檀弓云：『世世萬子孫毋變也。』毛詩：『長發傳云：』葉世也。

方施天下。

畢云：『方猶旁或當為專字之壞。』論鑿案：『方旁古通泉陶。』

傳也。方施言施。傳偏於天下也。

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

依上文當作其得罰何以。

也。此誤倒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詬鬼。

道藏本吳鈔本並作中詬鬼。大戴禮記本命篇云：『詬鬼神者罪及二世。』則作詬義亦通。畢云：『據上當有神字。』

下賊人。

賊舊本譌職。今依王校正說詳尙賢中篇。

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

之。惡人者此為之博也，賤人者此為之厚也。

賤亦賊之誤。此並蒙上文別相惡交相賊而言。

故使不得終

其壽，不歿其世。

殞吳鈔本作段。

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

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

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四海之內，粒食之民。

大戴禮記少閒篇云：『粒食之民，昭然明視。』

莫不嚮牛羊，豢犬彘，餼為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人。

畢云：『邑舊作色。』

非以

意改。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

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為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

相殺，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

此我下吳鈔本有之字。

順天

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

畢云：『舊脫政字。』

一本

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

傲賤，多詐者不欺愚。

中篇及兼愛中篇下篇文並略同，皆無多字，此疑衍。

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

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

此。畢云非。猶背。行反此。猶倖馳也。畢云倖一本作僭。詭案倖疑僭之誤。玉篇人部云。倖。南子分疏。僭。馳。與背同。見坊記。投壺。及荀子與僭義亦同。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襲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

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

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

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員。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

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

相遠也。畢云相舊作。其一本如此。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為仁義者。吳鈔本君子下無之字。則不可不察義之

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欲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

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

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為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

義則亂。是以知義之為善政也。王云舊本脫兩為字。下篇曰。何以知義之為政也。天下有義。則

字之誤。錄書善字。或作善。見張靈碑。靈臺碑。孫叔敖碑。與言字相似。故言誤為善。義者言政也。何以知義之言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言政也。語意甚明。若作善政。則義之善政不可盡矣。下篇曰。義者正

也。何以知義之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夫愚且賤者不得為政。子貴

且知者並無善字。可知此文義字之誤。義之言政。善義之為正也。

且知者。畢云當脫貴且知者四字然後得為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

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

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

大夫，僖明知之。畢云僖當為瑀，言瑀然可知，鈕樹玉云僖明當作亮，明察畢說是也。兩貴字下疑皆當有於字。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

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為善，天能

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

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

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刷天明不解之道

也知之。畢云刷與誦同音。訓釋天之明道。曰：明哲維天。畢云舊作臨君下土。土舊本作出，王引之云下出二字義不可通，出當為土，明哲維

天臨君下土，猶詩言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耳。韓愈出字，或作土，若數省作款，覺省作賣，數省作款之類，形與土相似，故土譌為出。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

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夫吳鈔本作于。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

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

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慎與順同，上文屢云順天意，下同。既以天之意以為不可不慎已，然

則天之將何欲何憎。畢云之下當有意字。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

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

而已。舊本脫不字，又止作上王校補。不字畢校改，上為止，今並據正。欲人之有力相營，文選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李注引鍾會老子注云：經營為營。有道相

營，

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有以潔為酒醴粢盛，潔與鈔本

作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畢云撓與鈔本

矣。一切經音義云古文寃惑二形。今作怨同。蘇云寃當讀如怨。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

荀子榮辱篇揚注云持養保養也。義詳非命下篇。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唯毋明乎順天之

意。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母語詞詳尙賢中篇。奉而光施之天下。光與廣通。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

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廣雅釋詁云便安也。寧舊本作寧。今據吳鈔本改。是故子墨子曰：今

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慎亦讀為

順。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戴云子字衍。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

也。吳鈔本時作譬。畢云辟同譬。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為

不利哉。俞云臣國嘗為國臣正對國君而言。君曰國君。故臣曰國臣也。今倒作臣國義不可通。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

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

異此。畢云已同以。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畢云舊脫則字。據下句增。處大都則伐小都。吳鈔本二句並無則字。

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祟必至矣。然有所不為天之所欲

而為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為人之所欲，而為人之所不欲矣。人之

所不欲者何也？曰：疾病禍祟也。畢云舊脫禍字。據下文增。若己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

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祟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與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爲寒

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孰。儲藏本吳鈔本一作熟俗字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饑

則不至。辰厲字通詳 尙同中篇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畢云

善脫道字 一本有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

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

詳者。王云故猶則也 畢云與同舉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用之。物吳鈔本作民下同 畢云說文云擊旁擊

也。但末詳擊遂之義。俞云撒遂二字義不可通。撒當爲撒。疑本作撒。或作撒。傳寫誤合之爲撒。撒而撒。又誤爲徐耳。撒與交通。莊子庚桑楚篇。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徐無鬼篇。作吾與之。撒樂於天。吾與之。撒食於地。是交撒。古通用也。撒萬物以利用之。即交萬物以利用之。與兼天下而愛之。同義。交猶兼也。案俞說。迂曲不足據。韓非子說林上篇云。有欲以御見荆王者。曰臣能撒鹿。莊子至樂篇云。莊子至楚。見空欄。體撒以馬。鑿成玄英疏云。撒打擊也。依韓子撒鹿義。推之。疑當爲撒。御之義。遂或當爲逐之。譌然下

文云。以長途五轡。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則徐字又似非。誤未能實定也。若豪之末。豪吳鈔本作毫。下同 畢云豪本作彙。毫字

正文經典。非天之所爲也。爲舊本作謂。今據吳鈔本。正蘇云。非上當有莫字。下同。謂當從下文 作爲。俞云。非上說無字。下文同。言雖至秋。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爲也而民

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蘇云。否義未詳。疑當作厚。俞云。否字義不可通。乃后字之誤。后讀爲厚。禮記檀弓篇。后木。正義曰。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是后厚。古通用。說文厚。古

文作厚。本從后聲。故聲近而義通也。此云若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爲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厚矣。言天愛民之厚也。下文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又曰。此吾以知人之愛民之厚也。並可爲證。案俞說是也。

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

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爲日月星辰。以字舊說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補。顯云。顏

氏家訓。世本容成造曆。以曆爲確磨之磨。王云磨亦當爲磨。磨爲日月星

辰。猶大戴記五帝德篇言。歷曆日月星辰也。案王校是也。詳非攻下篇。以昭道之。說文曰。昭。制爲

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

王云雷降雪霜雨露義不可通蓋賈字之義賈與隕同左氏春秋經莊七年星隕如用公牟

賈作賈爾雅隕降露也故曰賈降雪霜雨露

以長途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川谿谷播賦

百事

畢云播布

以臨司民之善否

畢云司讀如甸俗从人

為王公侯伯

侯伯舊本作諸伯吳鈔本作侯伯道藏本作諸侯審校文義吳本較

長今

使之賞賢而罰暴

畢本賢舊作焉一本如此顧云藏本賢季本同案吳鈔本亦作賢

賊金木鳥獸

賊當為賦形近而誤言賦斂金木鳥獸而

用之

從事乎五穀麻絲

吳鈔本作絲麻

以為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

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

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驩古歡字

竭力單務以利之

長而無報子求父

蘇云當云其子長而無報乎父

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

畢云與同舉

今

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途萬物以利之

以吳鈔本作而

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

非上亦當有無

字畢云据上文當有也字

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

否亦當作后讀為厚詩前

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

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

吳鈔本無君子二字

且吾所以知天

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誰也

不上亦當有殺字

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夫胡說人殺不辜而

天予之不祥哉

夫舊本亦作天王云天胡說之天當為夫此涉上下文天字而誤夫發聲也言若天非愛民之厚則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者果何說哉節葬篇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

體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哉是其證

此吾之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

舊本稅之所二字今據吳鈔本增

且吾

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

吳鈔本吾下有之字天下無之字

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

之意得天之賞者有之憎人賊人

畢云二字請脫据下文增

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

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做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舉云後漢書注引書於竹帛者。後人據兼愛下篇刪之。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吳鈔本槃作盤。下同。舉云後漢書注引槃作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

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

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詩大雅毛傳云。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鄭箋云。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

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尙誠實。貴性自然。察墨子說詩與鄭義同。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

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

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舉云。據下云。既可謂而知也。此句未詳。王云。既可得留而已。當作既可得而知。智即知也。墨子書知字多作智。見於經說。耕

柱二篇者。不可枚舉。言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而知。已尙賢。篇曰。既可得而知。已舊本作既可得留而已。者。智誤爲留。又誤在而字上。耳。下文云。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亦當作既可得而知也。前後相證。則兩處之誤字不辯。夫憎人賊人。賊。吳鈔本作疾。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

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

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誓之道之。

管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明莊述祖云墨書引大誓有去發有大明去發當爲太子發爲文非命上中二篇並作大誓明堵爲譌字蓋誓省爲折明即隸古折字之譌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書傷誓誓字作斷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載古文甘誓誓字作斷蓋皆斷斯二字傳寫譌舛與明形略相類莊說不足據

曰紂越厥夷居。紅聲云夷居倭媿也不官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祇舊本譌烝今據道藏本正

乃曰吾有命。無廖傳務。畢云此句非命上作無廖匪屬非命作毋廖其務據孔書泰誓云罔懲其侮則知無罔音義同廖廖皆懲字之譌儻則其字之譌務音同侮雖孔書譌

作作者取墨書時猶見善本故足據也孫星衍云當作無廖其務言不勦力其事或孔書侮字反是務假音未可知也紅聲從毋廖其務云廖讀爲戮力之勦言已有命不畏鬼神毋爲勦力於鬼神之務明鬼篇云古者聖王必與鬼神爲其務又云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此非命天志引書之意與明鬼篇大指略同論讓案無當讀爲侮詐非命中篇書太誓僞孔傳云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天下。畢云二字疑衍即下天亦二字重文莊讀無廖其務天亦縱棄紂

而不葆。畢云孔書泰誓云紂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

意也。故夫憎人賊人。賊吳鈔本作疾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得而知也。得舊本誤謂

亦改得。正王校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畢云一本作志疑俗改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辟人人當作之

上文云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是其證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

圖與不圖也。量度吳鈔本到下同曰中吾規者。謂之圖。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圖。是以圖

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王云天之意本作天之天。即天志本篇之名也。子墨子之有天之已見上文古志字通作之說。見號令篇。後人不達。又見上下文。皆云順天之意。反天之意。故於天之下加意字耳。上將以度天

下之王公大人爲刑政也。爲上吳鈔。本有之字。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談

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行。王校刪二意字。云舊本謂之善下衍意字。

謂之不善下。脫行字。又衍意非二字。今據下文改正。案意疑當作惠。與德通。善德行不善德行。猶下云善言談不善言談。善行政不善刑政也。王謂衍文未塙。下行字舊本譌非。今從王校正。觀其言談。

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

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以爲儀。將以量

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

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

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

異家所以避逃之者。

畢云据下文當有矣字王引之云所以可以也案此所當從墨訓為處所王說非詳上篇

然且父以戒子兄以

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

有疑當為可

今人

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

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

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

王引之云極字義不可通極戒當為儆戒字之誤也上篇相儆戒三字凡五見

俞云極戒即儆戒也極通作亟荀子賦書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益極揚宗注並曰極讀為亟是也廣雅釋詁亟敬也亟為敬故亦為儆矣亟又與苟通見爾雅釋詁篇釋文而敬字即從苟是可知其義之通說文心部極疾也從心亟聲一曰謹重貌謹重之義亦與儆相近

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

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

正猶言正人詳上篇

何以知義之為正

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為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

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已而為正。

意林引次並作恣正並作政案次當依馬讀為恣王訓為即似未瑯詳上篇

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已而為正。有諸

侯正之。諸侯不正次已而為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天

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已而為政。

依上下文亦當作正

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

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之正天子也。

王云舊本不明於天下脫之字正下又脫天子二字今補

是故古

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

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王云福字義不可通禍福當為禍崇下者降也言降之以疾病禍崇也疾病禍崇見中篇霜露不時

天子必且嚮參其牛羊犬彘絜為粢盛酒醴聖舊本作潔今據吳鈔本改下同以禱祠祈福於

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祈福於天子也畢云禱下當有祠字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

子也吳鈔本此作是重且貴作貴且重以此下文及中篇校之重且貴當作貴且知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

者出曰誰為知天為知俞云此上說誰為貴天為貴六字中書曰然則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是其證然則義果自天

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

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倉謂享食其賦稅物產

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戴云遠靈二字義不可通靈疑當作勞勞說文以為縮文

南唐本業寺記作靈東魏武定二年邑主造象頌靈作靈二形並相似耕柱篇評靈亦掉虛之誤與此正同皆

嚮參其牛羊犬彘絜為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

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警吳鈔本作時今是楚王食於

楚之四境之內王引之云今是與今夫義同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戴云當據上文補之四境之內五字墨子文不避重複不

得於此文故愛越之人道藏本季本吳鈔本並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

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王云物字義不可通物當為此此字指上文而言中篇曰不止此而已矣

又曰不止此而已皆其證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王云舊本民下衍國字今刪殺一下脫不辜者

據上中二篇補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依上文當作不祥曰天也若天之中實

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

天之愛百姓別矣。王引之云：別讀為偏，言天偏愛百姓也。古或以別為偏，樂記其治。辨者其禮具，鄭注辨偏也。史記樂書辨作辨，集解一作別，其證也。既可得而

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

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吳本三代之聖王，作之三代聖王。故昔也。三代之

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下之字與鈔本無疑。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

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為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

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為天子，以法也。戴云：以法疑當作以為儀法。說文：儀，法也。此二字耳。以為儀法，見下文也。當為世之讓世名。

之曰：聖人句案以下文校之。此處說文甚多，以法也三字乃其確字之僅存者。戴說未據。今以此下文及尙賢中篇補之。疑當作以為民父母，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譽之。業萬世子孫繼嗣譽之者不之廢也。此法也，即廢也。之誤鐘鼎款識皆以廢為廢。

名之曰聖人，以此知其賞善之證。畢云：舊說知字据下文增。是故昔也。三代之暴

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

山川鬼神。天畢云：一本有鬼神天三字案。續藏本季本與鈔本並有。以為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

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扞失社稷。畢云：說文云：扞，有所失也。春秋傳曰：扞子。

辱矣。玉篇云：扞，于粉切。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

責不之廢也。業萬世詳上篇。王云：貴當為者，隸書者字，或作盾，見漢衛尉卿衛方卻陽令曹全碑。與貴相似而誤不之廢。衍之字廢者，止也。見中庸表記注。言業萬世子孫繼嗣而毀之者，猶不止也。

尙賢篇云：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是也。今本者，譌作真下文又衍之字，則文不成義。名之曰失王。蘇云：失字誤。上篇皆暴王。

以此知其罰暴之

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

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正上篇並作攻字。通曰。力正義詳明鬼下篇。

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

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

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

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

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

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

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

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俞云之當作天。是謂天賊。與是謂天德對文中篇正作天賊。故凡從事此者。

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

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畢云之一本。作志疑俗改。

考古志字只作之說文無志字。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知

方圓之別矣。王云舊本說知字中篇曰圓與不圓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今據補。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畢

之當爲志。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慎藏本吳鈔本。義下有之字。何以知天下之士

君子之去義遠也。吳鈔本義下有之字。今知氏大國之君。俞云知字衍文蓋涉上句吾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兩句並有知字。

而衍氏當讀爲是禮記曲禮篇是職方鄭注曰是或爲氏儀禮觀禮篇大史是右注曰古文是爲氏也。周官射人。注引作大史氏。右然則氏是古通用今氏卽今是也。今是卽今夫也。禮記三年問篇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實今。

是作今夫荀子宥坐篇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韓詩外傳今夫作今是並其證也上文曰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比云今氏大國之君文法正同上文作是此文作氏則字之異耳

寬者然曰

借字聲義並與謹同說文詁林云靈呼也讀若謹寬靈同从寬聲古通用言今大國之君皆慕然爭持攻國之論也俞說非 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 蚤吳鈔本作瓜非攻中下

二篇並 比列其舟車之卒 俞云卒下脫伍字非攻下篇作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是共證也皆列即比例 以攻罰無罪之國 罰當從非

攻下篇 入其溝境 王云溝境二字不詞當依非攻篇 刈其禾稼 斬其樹木 殘其城郭 史

樊鄴滕離傳集解引 以御其溝池 王引之云御字義不可通御當爲抑抑之言堙也謂壞其城郭以塞

張晏云殘有所毀也 焚燒其祖廟 攘殺其犧 堙也誅書抑字或作抑見漢校官碑御字或作御見帝堯碑二形相似而誤

怪 吳鈔本 民之格者則勁拔之 舉云勁舊作勁从力非勁拔即劉刺拔音同制詒讓案勁拔疑

不格者則係操而歸 舉云係一本作繫王引之云民可係而歸不可操而歸古亦無以係操二字連

校是也孟子梁惠王篇 丈夫以爲僕圉 丈舊論大顧云當爲丈夫王引之宋錮馬校並同今據正左傳文

精注云係緊猶縛結也 胥靡 史記賈誼傳云胥靡索隱引徐廣云胥靡腐刑也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

意改 胥靡之名莊子庚桑楚篇釋文引司馬彪云胥靡刑徒人也崔譔云腐刑也荀子儒效篇楊注云胥靡

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鍊相聯相繫漢書所謂鎖鑰者也顏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以

鐵連枷也案尚賢中篇說得說被揭帶索庸築乎傳嚴即史記所謂胥靡則當爲刑徒役作之名徐崔說誤 婦

人以爲春會 吳鈔本婦作嬭會作因誤舉云周禮云其男子入于鼻棘女子入于春臺又說文云會釋酒

王云畢以會爲或春或晉之晉非也說文會釋酒也從西水牛見於上禮會與晉聲形相近說文云折曰注酒就曰會據

此則酒官謂之會者以其掌酒也然則女奴之掌酒者亦得謂之會矣周官酒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鄭注曰

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役入縣官爲奴其少才知以爲妾是其證惠士奇禮說曰酒人之奚多至三百

則古之酒皆女子爲之即墨子所謂婦人以爲春會也宋翔鳳云呂氏春秋精蘊篇云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

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則此言春會者或爲春或爲酒也案畢說是也周官春人有女春執二人鄭注云

女春執女奴能春與說者沈氏說文曰或作沈此以春會連文則會即沈之段字可知墨臣二書義本不同

王宋
說非
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

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有與又發其

綬處。畢云未詳說文玉簪無總字詒讓案總吳鈔本作總即總之俗於義亦無取疑總處當作徒處徒正字

作匙鍊變或作徒才與糸相似止與心相似後譌作總耳總處亦形近而誤國語吳語云徒總來告草

注云徒步也總傳車也周禮行夫注云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發其徒總謂使人致賀於攻伐之國必起

發卒徒車馬以從行也或云總當爲纓之譌纓古或作纒右牛形與忍相類縱又從之借字縱處即從處亦偏

使人饗賀焉。饗當讀爲聘音之高周禮玉人鄭注云喜獻也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不仁不義

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後子即嗣子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

何不當發吾府庫。舊本說府字王據上文補視吾先君之法美。王云法美二字義不相屬美當爲義字

案美乃義字之誤發即古儀字法義即法儀也前有法儀書云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非命警曰先立義法

即儀法當讀爲賞荀子性惡篇今當試去君上之執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則天下之悖亂而相

亡不待頃矣呂氏春秋疑似篇或寇當至當並與賞同史記西南夷傳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漢書嘗作當賞試也言試發吾府庫視吾先君之法儀也必不曰文武之爲正者

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

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

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

園。取人之桃李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

其實。言不與種植之勞而取其實也已非其有所取之故。此有誤疑當云以非其所有取之故而况有踰

於人之牆垣。以下文校之於字疑衍扭格人之子女者乎。蘇云扭說文云搥也从手且聲讀若據格舉

當爲衍文蓋即扭字之誤而複者格人之子女與下竊人之金玉蚤參竊人之牛馬一律曰格曰竊皆以一字爲

文也下文踰人之牆垣扭格人之子女者亦衍扭字又下文此爲踰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正無扭字可證上

兩處之術矣。畢反謂其脫。扭字非也。格人之子女，謂拘執人之子女。後漢書鍾離意傳注曰：格，拘執也。是其義。案扭，據字通方言云：扭，據取也。南楚之間，凡取物溝泥，中謂之扭，或謂之據。釋名釋姿容云：據，又也。五指俱往，又取也。非也。

與角人之府庫。

俞云：角字無義，乃穴字之誤。穴，隸書作內角，隸書作內，兩形相似而誤。

竊人之金玉蚤彘者乎。

王引之云：

蚤彘二字義不可通。蚤彘當為布彘。隸書布字作布，蚤字作蚤，二形相似，故布為蚤，荀子儒效篇必蚤正以待之也。新序雜事篇蚤作布，彘蓋隸之借字。布，緹即布帛，說文緹帛如紺色，或曰深紺，讀若彘。彘，彘同音，故字亦相通。凡書傳中，从彘从參之字，多相亂，故非彘篇多治麻絲葛緒，細布，隸今本作布，繆而檀弓之布，幕衛也。隸，幕魯也。今本亦作繆，幕其他从彘之字，亦多變，而从參，隸書參字作參，與彘相似，因譌作彘矣。西伯戡黎，乃罪多參在上，馬融讀參為彘，亦以其字形之相似。金玉布彘，與踰人之欄牢。

欄吳鈔本作闌，下同。義詳非攻上篇。周禮充人鄭注云：牢，閑也。說文牛部

牛馬閑養，竊人之牛馬者乎。而况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之為政也。畢人舊作天，以意改。案道藏本吳鈔本作夫，季本作人，與畢校合。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扭格人之子女者，與

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彘者。道藏本吳鈔本下並有乎字。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

者。畢云：舊脫之。字据上文增。與入人之場園。毛詩幽風七月傳云：春夏為圃，秋冬為場。鄭箋云：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為場。竊人

之桃李瓜薑者。王引之云：舊脫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十字，當據上下文補。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

舜禹湯文武之為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

弁。此為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為踰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畢云：据上格。

與入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彘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

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

曰：是黃我者。黃畢本並改賣云：舊作黃，下同。以意改。顧云：黃讀若治絲而勢之勢，我當為義。案顧說是也。勢亦與紛同。向同篇云：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與此文例略同。急就篇云：芬蘆脂粉膏

澤前芬皇象本作黃，此以黃為勢與彼相類。則豈有以異是黃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

示之黑。謂之黑。王引之經傳釋詞謂下刪之字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

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畢云能少當爲少而据上文如此能而音同故也王引之云能猶而也能與而古聲相近故義亦相通戴說同謂甘。多嘗謂

苦。王氏釋詞多嘗下增之甘二字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戴云政上當有

爲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戴云三字有脫誤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

義。王云文義二字義不可通文當爲大字之誤也謂多殺鄰國之人聞之者不以爲不義反以爲大義也非攻篇曰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之謂也案王據非攻篇證此是也而

改文爲大則非是此當作因以爲之義爲與謂通文卽之之譌言因以稱之曰義也。此豈有異黃黑白甘苦之別者哉。別辯聲近字通故子

墨子置天之以爲儀法。畢云之當爲志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王云志字亦後人所加之卽志字也

案說詳中篇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俞云大夏卽大雅也雅夏古字通荀子榮辱篇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

夏而夏是夏與雅通也下文所引帝謂文王六句正大雅皇矣篇文。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吳鈔本變下有而字毋大聲以色。毋長夏

以革。蘇云詩大雅文王篇二毋字作不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義並詳中篇此誥文王之

天志爲法也。吳鈔本誥作告畢云誥字据上文當爲語誥讓案也字疑衍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

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

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兩志字王校亦刪詳前

墨子閒詁卷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

明鬼中第三十

明鬼下第三十一

淮南子汜論訓作右鬼高注云右猶尊也漢書藝文志亦同顏注引此作明鬼神疑術稱字明謂明鬼神之實有也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

舉云正同征語讓案節葬下篇作征

字通天志下篇云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周禮禁暴氏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鄭注云力正以力強得正也

是以存夫爲人君臣上下者之不

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

強於從事也。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畢云舊脫亂字据下文增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

乎道路。率徑。蘇云退疑當作遇下文同俞云退字無義疑迫字之誤謂迫而奪其車馬衣裘也率徑二字亦無義據下文此語兩見而皆無率徑二字疑爲衍文案二說皆非也退當爲迂字之誤

與禦通書牧誓弗迂克奔釋文引馬融本迂作禦云禁也史記周本紀弗迂作不禦集解引鄭注云禦疆禦謂疆暴也孟子萬草篇云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鄭注云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即其義也率徑當讀爲術徑屬

上道路爲句率聲與尤聲古音相近廣雅釋詁云率述也白虎通義五行篇云率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周禮典同鄭注云律述氣者也述氣即率氣是其證說文行部云術邑中道也月令審端徑術鄭注云術周禮作途夫

問有途途上有徑途小溝也步道曰徑杜臺卿玉燭寶典引蔡邕月令章句云術車道也徑步道也鄭蔡說並通漢書刑法志亦云術路如律注云術大道也俞以述徑爲衍文亦誤

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

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

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

舊本偕作偕畢云偕本書尙賢中作藉此俗改王云上言若偕則下不得又言偕若余謂若字涉上文而衍借乃偕字之誤偕

與皆通湯誓予及女皆亡孟子梁惠王篇皆作借周頌豐年篇降福孔皆晉書樂志皆作借
使天下之人皆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則天下必不亂也舊本罰暴二字倒轉句上文改

則夫天下

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日暮以為教誨乎天下。

舊本下有之字
學又以意增人

字王云畢補非也此文本作且暮以為教誨乎天下今本天下下有之字者涉下句天下之衆
而衍畢不解其故而於之下補人字誤矣下文天下之衆即天下之人也案王說是也今據刪

疑天下之

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吳鈔本無惑字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

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

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為將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

舊本明上脫不字今從王校補
俞云此本作故當鬼神之有與

無之別不可以不察者也下文曰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為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為明察此文以為字即涉下
文而衍明察此字即涉下文而誤下云不可不察正承此而言故知此文無明字也蘇云下以字當作不案俞說
是也今從之此字不
當刪詳非攻下篇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為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為明察。此其

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

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為儀者也。

亡吳鈔本作無亡古無字篇
中諸有無字疑古本並作亡

請惑聞之見之。請當讀為

誠墨子書多以請為情又以情為誠故此亦以請為誠
詳向同中下二篇惑與或通戴云請諸字之誤失之

則必以為有。莫聞莫見。則必以為無。

舊說則必以為有以以下九字王
據下文及非命篇禮今從之

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

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

則鬼神可謂有乎。

何可錯出義兩通
不知孰為正字

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為聞見鬼神

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為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衆

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

辜。畢云史記索隱引作不以罪。

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二二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畢云文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韋昭注。國語引三句。其下脫後字。本作其後三年。太平御覽引此文。正作後三年。但翻其字耳。韋昭注。周語引作後二年。雖誤。三為二。而後字固在。皆可為證。文選劉孝標。重客劉楨。陵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則誤。其期而屬上讀。且誤。使為死。又脫知字。文不成義。不足據也。案宋尤袤。本文選注其作期餘。並與今本同。國語韋昭注。宋明道本亦正作四年。畢俞並誤。據俗本疏。宋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周春秋。亦作後三年。據史記。宣王四十六年。崩則殺杜伯。當在四十四年。通鑑外紀。載殺杜伯於四十六年。非也。今本竹書紀年云。宣王四十二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則不數所殺年。亦通。

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田於圃。吳鈔本作舍於圃。畢云田與佃通。說文云。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案今左氏作田地名。詩車攻。篇東有甫草。編言行狩。鄭箋以鄭有甫田說之。爾雅釋地。作鄭有圃田。即其地也。畢讀圃字。絕句。非是。詒讓案。周語云。杜伯射王於鄭。韋注云。鄭京也。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徐廣云。豐在京北。鄆縣東。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周禮職方氏。鄭注云。圃田在中牟。以周地理言之。鄭在西都。圃田在東都。相去殊遠。又韋引周春秋。宣王會諸侯。侯田於圃。明道本圖作圃。史記封禪書。索隱。周本紀。正義所引。均與韋同。論衡死偽篇云。宣王將田于圃。則漢唐舊讀。並於圃字。斷句皆不以圃為圃田。荀子王霸篇。揚注引。隨巢子云。杜伯射宣王于畝田。畝與枚聲轉字。通疑。即鄭京遠郊之牧田。亦與圃田異。但隨巢子以圃田為畝田。似可為俞讀左證。近胡承珙亦謂此即圃田。而謂國語鄭即教鄭。商韋以為鄭京之誤。其說亦可。通姑兩存之。竣。通學許定焉。田車者。考工記云。田車之輪六尺有六寸。鄭注云。田車木路也。駕田馬。畢引左傳中佃。非此義。

從數千人滿野。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車徒滿野。節文俞校。近乃徒字之誤。車數百乘。徒數千人。徒與車為非。以徒與車為對文也。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朱衣冠。蓋韋弁服也。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為弁。非以徒與車為對文也。注云。韋弁以韋為弁。又以為衣裳也。韋朱色。近

稱。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車上。舊本射之作射入畢云文選注引。作射之詒讓案之字是也。今據改。中心折脊。

禮。禮車中。後漢書光武紀。李注云。禮。伏殺而死。畢云殺太平御覽引作。一引作伏弓。衣義同。詒讓案。史記索隱。引作。禮車中。李注云。禮。伏殺而死。文選注引。並作殺。與今本同。論衡死偽篇。亦作。禮說文。弓。部云。殺。弓衣也。左成十六年。傳楚共王使養由基射呂鐘中項。伏殺畢。又云。國語云。內史備曰。杜伯射王于鄭。韋昭注。曰。杜國伯。魯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云。云。與此略同。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又國語。范宣子。曰。昔甸之阻。在周為唐。杜氏韋昭曰。周成王。武庚。唐而封。弟唐叔。虞。饒。唐。于杜。謂之杜伯。封。書。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

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

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

國語晉語可馬侯甯悼公曰宰舌辟習於春秋章注云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

未作春秋又楚語莊王使士嚳傳太子申叔時告之曰教之春秋以感勸其心公羊莊七年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何注云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管子法法篇云故春秋之記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尹注云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春秋之國史也史通大家篇隋書李德林傳並引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即此史通又云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曰夏殷春秋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

以教其臣為父者以讒其子學云說文云警戒也此異文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

詳鬼神之誅學文舊作謀若此之慳慳也慳速義同玉篇手部云播側林切急疾也慳與播通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

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道藏本吳鈔本並無也字昔者鄭穆公史記鄭世家穆公蘭文公子然此實當為

秦穆公之譌畢云郭璞注山海經引此作秦穆公又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引穆作繆詒讓案郭引作秦是也玉燭寶典引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賜之壽十九年也即約此文論衡福虛篇云儒家之徒董無心墨

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纏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榮紂不夭死堯舜榮紂猶為尙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論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為死論穆者誤亂之名文

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諡矣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又無形篇云傳言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北齊

書樊遜傳遜對問稱福報應亦下文秦穆有道且世錫祿以諸書證之則不當作鄭明應亦下文凡鄭字並當作秦當晝日中處乎廟嘗與鈔本用有神入

門而左鳥身學云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芒鳥身人面太平廣記引作人面鳥身戴云脫人面二字素服三絕三絕無義疑當作玄純玄與三絕與絕草書並相近因而

致誤素衣玄純蓋即深衣采純明與凶服面狀正方畢云太平廣記引作而狀方正戴云面乃而字鄭

異也畢引說文云絕刀斷絲也非此義

穆公見之乃恐懼神曰無懼畢云舊說此四字據太平廣記增太平御覽引作一曰字一本作神曰二字帝享女明德吳

鈔本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錫吳鈔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亦當穆公

再拜稽首曰敢問神名學本名作明云舊脫此字太平御覽引云敢問神明為何太平廣記引云公問神明察明明同名也王云鈔本御覽神鬼部二正作敢問神名刻本名作明

微也明古讀若芒不得與名通察王校是也 楚辭遠遊供與祖補注引亦作名今據補正 曰予為句芒 句芒地示五祀之本神月令春其神句芒是也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說少昊氏之子重

為句芒此人鬼為木官 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為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 祀食句芒者非地示也

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燕簡公 畢云案史記簡公平公子周敬王十六年公元年也於讓案論 術書虛篇說此事作趙簡子死偽篇作趙簡公並誤惟訂鬼篇

作燕簡公 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 顯云論術訂鬼書 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 與此同 虛死偽作莊子義

辜 簡公時燕尚未稱王 死人毋知亦已 母吳鈔 死人有知不出二年必使吾君知 此王字疑後人所加 本作無

之期年燕將馳祖 畢云祖道王云畢說非也法苑珠林君臣篇作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 祀也據此則祖是澤名故又以雲夢比之下文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亦謂祖澤之

塗也然則此祖非祖道之謂案王說近是顏之推墨案記又作燕之祖澤當國之大祀祖與沮澤字通王制云山 川沮澤孔疏引何胤隱義云沮澤下涇地也孟子滕文公篇請注云沮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為沮也

俞正變據說苑臣術云魏程橫乘軒車載華蓋時 以開暇祖之於野蓋所謂馳祖者也未知是否 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 王引之云當猶如也又齊

語魯語云莊公如齊觀社曹邴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又曰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 王之訓也章注云旅衆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云楚子使蓬啓疆如齊聘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 宋之有桑

林 左襄十年傳云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杜注云桑林殷天子之樂名淮南子脩務訓云湯早以身禱 於桑山之林高注云桑山之林能為雲用故禱之呂氏春秋慎大篇云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

林高注云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所奉也莊子養生主篇云合於桑林之舞釋文引司馬彪云桑林湯樂名案杜 預司馬彪並以桑林為湯樂左傳孔疏引臧生主篇云合於桑林之舞釋文引司馬彪云桑林湯樂名案杜

預之名湯禱早於彼故宋亦立其祀左昭二十一年傳云宋城舊鄭及桑林之門 當即望祀桑林之處因傷以感樂禱早於桑林後世沿襲後有桑林之樂矣 楚之有雲夢也 爾雅釋

有雲夢郭注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 網是也周禮職方氏荊州其澤藪曰雲薈 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 周禮州長鄭注云 屬猶合也聚也 日中燕

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瘴之車上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燕簡公 在位十二年卒當敬王二十

七年魯哀公二年則殺莊子儀事當在簡公十一年也但依左傳昭三年北燕伯欵即簡公史表則以為惠公其 元年當周景王元年在位九年卒歷悼共平三世而後至簡公與左傳殊不合未可知孰是論術死偽篇云簡公將

入於桓門莊子儀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搖之擊於車下與此小異釋兼案他書桓 古與和屬桓門當即周禮大司馬中冬狩田之和門與此云馳於祖塗不同也 當是時燕人從者

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語吳鈔凡殺不辜者

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憚遽也本作言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

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惟吳鈔昔者宋文君鮑之時君吳鈔本作公論衛祀義

有臣曰祐觀辜顧云論衛訂鬼作宋夜姑詒讓案字書無祐字論衛祀義篇云稅曰夜姑則詎當即稅之

作射又文六年晉狐射姑穀梁作狐夜姑春秋桓九年經有曹世子篇云宋公鮑之身有疾

射姑左傳定二年又有邾大夫夷射姑是古人多以射姑為名之證將事於厲者盧云

厲公厲泰厲之厲也宋歐陽士秀以厲為神祠以管類篇示部引廣雅云祿詛

子請桓公立五厲祀堯之五吏為證後世統謂之廟也畢云祿稅字異文祿子

即稅史也玉篇云祿之俞切呪詛也又音注言神馮於稅子而言也蘇云下言舉揖而擲之則揖宜从木為楫俞

云下文文祿子舉揖而擲之擲未知何物疑此文本作祿子擲杖出下文本作祿子擲杖而擲之尙書大傳八十者

擲杖而擲之猶定二年左傳云奪之杖以敲之擲杖之義也因擲杖誤倒為杖擲後人遂改下文之擲杖為擲杖以合之耳

禮句稅稠姓稠馬鄭注云稠讀如伏誅之誅今條大字也畢以祿為祝異文說無所據上觀辜已是稅則祿子不

當復為祝竊疑當是巫巫能接神故厲神降於其身謂之祿子猶楚辭謂巫為靈子也蘇校謂擲當作楫近是論

衛祀義篇作厲鬼杖楫而與之言又云舉楫而拮之楫即楫之俗然說文木部云楫舟楫也於義無取竊疑楫實

當作投篆文形近而誤說文爻部云投軍中土所持爻也與爻音義同淮南子齊俗訓云擗笏杖爻許慎注云爻

本杖也但僕人引已作楫未敢輒改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

不全肥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云全無虧春秋冬夏選失時蓋言祭厲失其常時畢云選同算詒

必先祭器則選下疑祝効字選缺也畢云全謂純色與牲同春秋冬夏選失時讓案選下有稅字後文云官府選効

當讀為饌具之饌畢說非詳後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王引之云意與抑同論語學而篤

辜曰鮑幼弱在荷繼之中畢云荷與何同漢書注李奇云繼絡也以縵布為之終負小兒師古曰

衣部云繼負兒衣也論語子路篇繼負其子而至矣集解包咸云負者以器曰繼呂氏春秋明理篇云道多祿繼

高注云祿小兒被也繼襍格上繩也孫奭孟子音義引博物志云繼祿繼縷為之廣八尺春秋明理篇云道多祿繼

於背上史記魯世家云盧云此云在荷繼之中則非春秋時宋文公也案宋世家無兩文公成王少在險穰之中鮑何與識焉且不當名證並同此蓋墨子傳聞之誤不得謂宋別有文公鮑也盧

說官臣觀辜特爲之。左襄十八年傳中行獻子殺于河稱官臣偃杜注云守官之臣 祿子舉揖而橐之。揖舉亦當爲投蘇校改楫亦通俞校

改杖未槁論衡祀義篇云厲鬼舉職而捨之斃於壇下此橐疑當讀爲敲同聲假借字左定二年傳云奪之杖以敲之釋文云敲苦孝反又苦學反說文作敲云擊頭也字林同又一日擊聲也口交反又口卓反訓從敲云橫擿也案今本說文支部

擿作擿舉云橐同敲 壇之壇上當是時。舉云舊脫此字一本有 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

聞。舉云舊說者字一本有說讓案道藏本吳鈔本並有 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

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慚慙也。道藏本吳鈔本無也字 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

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惟吳鈔本作唯 昔者齊莊君之臣。舉云君事類賦引作公舊說臣字据太平御覽事類賦增

有所謂王里國。舉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王國卑下同疑此非 中里傲者。舉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傲下同 此二子者訟二

年而獄不斷。公牟宣元年何注云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 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舉云由與猶同故兩作王云由

猶皆欲也謙與兼同言欲兼殺之兼釋之也大雅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周官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厲猶犯令者大戴記朝事篇猶作欲是猶即欲也猶由古字亦通蘇說同恐失有罪

乃使之入共一牟。舉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之作二 盟齊之神社。舉云事類賦無神字詒讓案周禮司盟云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

城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鄭注云使其邑圍出牲而來盟此所云與禮合 一子子許諾。舉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二子相從 於是出血。舉云說文云出水兒讀若窟血未詳

疑血字言以水燻血供云出血當是蒞盟之講案出血液不辭供謂蒞盟之講於字形亦遠 撫牟而撫其

竊謂此當作活血活敵聲同唐人書活字或作函與出形近故譌血又涉出字而誤加水也 撫牟而撫其

血。舉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已上八字作以牟血灑社則廣雅曰灑字之誤撫字書無此字盧云玉篇有撫字云彘搖也烏可烏寡力可三切王引之云撫即灑字也灑雅曰灑刑刻也吳語自到於客前賈逵曰灑到

也作撫者或字耳此文本作練牟出血而灑其血灑到牟出血而灑其血於社也太平御覽歡部十三引作以牟血灑社者省文耳今本出血作出血涉下文灑字而誤加多又誤在撫字之上則義不可通案王以出血爲出血未槁而讀撫爲到 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舉云四字事類賦作已盡二字 讀中里傲之辭未半也。

則是也供說同 類賦引也作祭 牟起而觸之。舉云事類賦引作觸中里傲 折其腳禘神之。此有說誤舉云疑當作禘神之社案字詁安能使人使禘舉說

不合而豪之。瘞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畢云太平御覽引齊人以爲有神。以爲有神。以爲有神。

驗事類賦引齊人。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畢云品嘗

爲盟下請當爲情。王引之云。畢謂品嘗作盟是也。上請字當爲諸先當爲共。隸書先字或作失。與共相似。而誤共字當在盟字上。共盟見上文。諸猶今人言諸凡也。言凡共盟而不以其情者。必受鬼神之誅也。上文曰。諸不敬。曠

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慳也。是言諸今本諸。曠作請。共爲作先。盟曠作品。又升品字於先字上。則義不可通。下請字。即情字也。墨子書。通以請爲情。不煩改字。俞云。先字之義。向不可曉。王氏改爲共字。而移在盟字之上。似亦未安。先疑矢字之誤。矢誓古通用。盟矢即盟誓也。矢字隸書或作夫。見

孔宙碑。先字隸書或作失。見北海相景君碑。兩形相似。而誤案俞說是也。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慳

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

博林。幽澗。毋人之所。王云深谿博林幽澗。毋人即天志上篇所謂林谷幽無人也。幽澗亦幽間之誤。幽間毋人。正指深谿博林言之。若作幽澗則與深谿相複。施行

不可以不董。顧云爾雅董正也。蘇云董疑謹字之說。俞云董字無義。疑董字之誤。董借爲謹言。不可以不董。古文作董。形與董相似。故誤案俞說是也。禮記內則塗之以蠶塗。玉簾引作董。徐亦謹董通用之證。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

耳目之請。畢云當爲情。下同。案請即情之。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高君子無義。高疑當作尙下。又說土字尙上土也。下文云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又云此非所以爲上土之道也。即遙冢此文。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

哉。有讀爲又。衆之疑當同上。文作衆人。下同。子墨子曰。畢云舊脫墨子二字以意增。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

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二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

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二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二代聖

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

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謂武王克殷。分命諸侯。使主殷祀也。非攻下篇云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是也。受內祀。謂同姓之國。得立祀王廟也。郊特

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

陸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為諸侯者得祖
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疏者受外祀 山川四望之屬祭

統說周錫魯重祭云外祭則郊祀是也內祭則大嘗 故武王必以鬼神為有是故攻殷伐紂
稀是也彼大祀非凡諸侯所得祀蓋不在所受之列

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 祭吳鈔 非惟武王之事為然
本祭祀

也故聖王 故當為古下文古聖王 其賞也必於祖其僂也必於社 後詳 賞於祖者

何也告分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 均聽之中謂斷辜允當也 非惟若

書之說為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

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 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呂氏春秋慎勢譜云古之王

祭壇場也 必擇木之脩茂者 脩吳鈔 立以為菴位 畢云菴菴字假音說文云菴朝會東茅表

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劉云菴位社也王云畢說非也菴與菴同位當為社字之誤也諫書社字漢魯相韓勅

造孔廟禮器碑作社史晨祠孔廟奏銘作社因譌而為位急就篇祠祀社稷善臘奉養一本作社額師古曰菴謂

草木岑蔚之所因立神祠即此所謂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為菴社也秦策恆思有神菴高注曰神祠菴樹也莊子

人問世籟曰見櫟社樹其大菴牛呂氏春秋懷寵篇曰聞其菴社大利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與之十玄聚次四

曰牽牟示于菴社皆其證也置以為宗廟承上賞於祖而言立以為菴社承上僂於社而言則位為社字之誤明

矣史記陳涉世家又問令吳廣之次近所旁菴祠中牽隱引墨子云建國必擇木之脩茂者以為菴位則所見本

社字已誤作位而菴字作菴則不誤也又耕柱篇曰季孫紹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視於禁社禁社乃

菴社之誤菴亦與菴同供云史記陳涉世家索隱引墨子作菴位菴即菴字菴位謂菴社之位案王說是也六韜

略地篇云冢樹社菴 勿伐社菴即菴社也 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 劉宗伯也 必擇六畜

之勝膂肥俸 畢讀俸毛為句云粹字假音作俸異文也劉刪勝字讀與畢同顯云俸字句案素問王冰注
云勝者虛也淮南子時則訓云視肥膂全粹高注云粹毛色之純也又齊俗訓云犧牛犛毛
宜於廟牲此畢所本依其讀則勝當 毛以為犧牲 周禮小宗伯毛六牲鄭注云毛擇毛也故人凡陽祀用
為衍文但以文例校之似願讀為長 辭牲毛之陰祀用鬪牲毛之注云毛之取純毛也山海
經南山經郭注云毛 言擇牲取其毛色也 珪璧琮璜 畢云琮璜作璜本如 稱財為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為

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

逸周書禮匡篇云歲年饗足實祭以歲年禮舉祭以尊大荒有禮無祭祭以禮資即與歲上下之法

故

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

故讀為固

故曰官府僕効。

僕讀為

人部云僕具也廣雅釋詁云効具也効俗効字

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

昔聚羣。

畢云昔之言夕王逸注楚辭曰昔夜也詩曰樂酒今昔不聚羣言別羣也案此言祭牲當特繫不與常時所畜羣聚耳周禮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獨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獻

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是也畢說非

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

王云為下當有有字而今

本脫之必以鬼神為有見上文其下仍有脫文不可考

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

傳遺後世子孫。

畢云文選注引作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又一引作以其所行此無四字

咸恐其腐蠹絕滅。

王引之云咸字文義不順

當是或字之誤言或恐竹帛之腐蠹絕滅故又琢之盤孟鏤之金石也

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孟鏤之金石以重

之。有恐後世子孫。

有吳鈔本作又字

不能敬善以取羊。

畢云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云善讀若威又云羊祥也秦漢金

石多以羊為祥

故先王之書。聖人。

王云此下脫二字或當云聖人之言

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

也。重有重之。

吳鈔本有作又王云有與又同

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

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為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

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

王云慎無二字義不可通慎無當為聖人上文曰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

一篇之書是其證

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之。

重下有字亦讀為又畢云重有重下舊有亦何書三字衍文

亦何書之有哉。

本之有二字倒

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

古者詩書多互解吳鈔本無大雅二字

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

天。大雅又王篇文毛傳云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詞昭見也鄭箋云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為王使君天下也崩諡曰文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云乃新在文王也鄭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傳云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

時是也鄭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毛傳云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鄭箋云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為從而行之

案依墨子說謂文王既死神在帝之左右則與毛鄭義異

穆穆文王令問不已

問吳鈔本作聞穆穆毛詩作臺臺問作聞毛傳云臺臺勉也鄭箋云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

也其善聲聞日見

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

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上

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

淮南子靈形訓云萬物貞蟲各有以生原道訓云蛟躩貞

蟲高注貞蟲細腰之屬也又說山訓云貞蟲之動以毒螫注云貞蟲細腰蜂蝶屬之

允及飛鳥

王引之云允猶以也

言百獸貞蟲以及飛鳥也以與用同義故允可訓為用

莫不比方

莊子田子方篇云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案比方猶言順道也

亦可訓為以說文云允从儿日聲目用允一聲之轉耳

易比象傳云比下順從也樂記樂

矧佳入面

畢云佳古惟字舊誤作佳紅聲說同王引之云古惟字但作佳古鍾鼎文惟字作佳石鼓文亦然又夏竦古文四聲韻載

道德經惟字作佳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矧惟者語詞康誥曰矧惟不孝不友又曰矧惟外庶子訓

人酒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矧折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皆其證也鹽鐵論未編篇曰周公抱成王聽

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人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絲役篇曰晉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

義後漢書章帝紀曰詔惟人面靡不率俾和帝紀曰戒惟人面無忍不服並與墨子同意案王說是也顯說同人

面言有面目而為人非百獸貞蟲飛鳥之比也國

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

書僞孔傳云莫無也

言皆安之蘇云二語

若能共允

恭格云共讀為恭

佳天下之合

畢云佳舊作佳亦誤江王說同

下土之葆

葆保字通詩大雅崧高南土是保鄭箋云保守也安也漢書天文志顏注引宋均云葆守也

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

禹也此吾所以知商書之鬼也

商書舊本作禹書王蘇據上文改今從之

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

商書舊本作商周王蘇據上文改是也今從之

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

畢云此孔書甘誓文文微

有不同書序云啓與有屬戰于甘之野作甘誓與此不同而莊子人謂世云禹攻有屬呂氏春秋召頹云禹攻魯鷄屬誓有屬以行其教皆與此合詭讓案呂氏春秋先已篇云夏后柏啓與有屬戰于甘鐸而不勝是呂覽有兩說或禹啓皆有伐屬之事故古書或以甘誓爲禹誓與說施政理黨云昔禹與有屬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三年而有屬氏請服說亦與此合

也其地名今在鄂縣西畢 **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 孔書云乃召六卿詩城濮正義 **大戰于甘。** 向書釋文引馬融云甘有屬南郊地

云其地在今陝西鄂縣 **曰有屬氏。** 史記正義云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孫星衍云鄭注周禮大司馬云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

賈誼新書云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聽右聽是天子親征王爲中軍六卿左右之也 **曰有屬氏。** 史記正義云地理志鄠縣古屬國有戶亭訓纂云戶屬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向書釋文云有屬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姬姓之國爲無道者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鄠縣古屬國夏啓所伐者也案即今陝西鄠縣

侮五行。怠棄二正。 向書釋文引馬融云建丑建寅三正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康成云五行四時或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正天地人之正道僞孔傳云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屬與夏同姓特邈而不恭是則威虛侮慢五行怠惰廢棄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王引之謂書及此威字並當爲威之誤威者蔑之段借字亦通 **天用勦絕其命。** 僞孔傳云勦截也截絕謂滅之畢云勦字同劉詒讓案勦當从刀舊本从力誤唐石

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士之欲也。 孔書無比三十二字孫云墨子所見古文

有曰。 有讀亦 **日中。今予與有屬**

共行天之罰也。 共吳鈔本作恭秋先已篇高注引書作龔孫云恭當作龔說文龔總也言謹行天罰

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 史記集解引鄭康成云左車左右車右共孔書並作攻又首句下多份不恭命四字史記夏本紀亦無孔傳云左車左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

政。若不共命。 孔書作御非其馬之政故不恭命傳云御以正馬爲

是以賞于祖。而僂于社。 孔書作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言聽獄之事。 祖弗用命戮于社

于舊本並作於今據

吳鈔本改下二句同

賞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僂于社者何也。

僂于社者何也。 祖弗用命戮于社

言聽獄之事。 祖弗用命戮于社

也。王云事者中之壞字也中者平也與均字對上文曰暴於社者何也言聽之中也是其證詒讓案事疑當為衷篆文二字形近中衷通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為賞

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僂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者

夏書。向者舊本作尚書王云尚書夏書文不成義尙與上同書當為者言上者則夏書其次則商周之書也此涉上下文書字而誤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其次商周之書。語

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有亦讀為又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

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疑有吉日丁卯。周以子卯為忌日疑此卯當為卯二字形近而誤漢書翼奉傳云東方之

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是以王者惡子卯也西方之精周代祝社方。方謂秋祭四方地示后土句

喜也喜行寬大已酉主之是以王者吉午酉也是言卯之義歲於社者考。歲上疑有祝文於

以方毛傳云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此周代祝社方疑當為用代祀社方周用祝祀並形近而誤。吳鈔本作于又無

者字案社者當為祖若歲于祖若考言薦歲事于祖及考也少牢饋食禮云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

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嘗若當作當若此書文例多如是諱

而音義同故字書而即須也需亦從而聲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吳鈔

本治利二字互易若以為為不然。王云此五字隔斷上下文義是以吏治官府之不絜廉。絜舊本作

鈔本改下並同男女之為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

火。退無罪人乎道路。退亦當為逐下同說詳前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之。畢云

作現非詒讓案吳鈔本作見不誤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絜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

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

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間。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

然云是以莫放幽閉至長上誅罰二十一字疑即上下文之誤而衍者當刪去案戴說是也上文云長之為修暴
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手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裳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與此文
略同由此止與由此始天下治與天下亂
文正相對中不當問以此二十一字明矣
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為幽間廣澤
問當為獨案問字不誤
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眾強

為舉本作特云舊說此字一本有王云不可下一字乃為字非特字也下文曰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
眾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文凡兩見是其明證矣上文曰鬼神之明不可為幽間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
明必見之與此文同一例不可為富貴眾強云云猶孔子言仁不可為眾也其
一本作不可特待字乃後人以意補之與上下文不合案王說是也今據補
勇力強武堅甲利兵

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為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
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
王云殃傲二字義不相屬是殃殺之誤下文殷王紂殃傲天
下之萬民同案王說是也此書殺字多為偽為傲說尙賢中篇
祥上

帝伐元山帝行
伐吳鈔本作代山帝疑亦
當為上帝畢云此句未詳
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
畢云至
湯

以車九兩
周禮夏官敘官云二十五人為兩古者兵車一兩卒二十五人九兩止二百二十五
鳥陳厲
人於數太少殆非也此九兩疑當作九十兩呂氏春秋云良車七十乘數略相近

行
六路鳥雲澤兵篇有鳥雲之陳云所謂
湯乘大贊
畢云疑贊字俞云畢非也湯乘大贊即書序所謂升
鳥雲者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
自隲者故傳云湯升道從隲出其不意是也呂氏表

秋簡選簡亦云登自鳴條蓋湯之伐桀必由間道從高而下故書序言升呂覽言登墨子言乘乘即升也登也詩
七月簫毛傳云乘升也襲二十三年左傳杜注曰乘登也升隨登鳴條皆以地言則乘大贊亦必以地言但不能
知其所
畢云疑有誤字詒讓案疑當作犯逐夏
王乎禽推哆大戲
畢

犯途下衆人之蝸途
畢云疑有誤字詒讓案疑當作犯逐夏
衆入之郊途逐逐形誤夏下郊蝸聲誤
王乎禽推哆大戲
畢

乎禽當為手禽或云乎同呼呂氏春秋簡選云殷湯以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廊途禽移大轡高
誘云榮多力能推大轡因為號而禽克之案移即推移此書所染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古今人表作雅修此
下又云推哆大戲生列兕虎指畫殺人則推哆大戲是人名無疑哆修移戲穢皆音相近
故昔夏王桀
昔

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談論讓案淮南子主術訓云桀之力能推移大轡高蓋本彼而誤
當有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
畢云舊說力字人
字据太平御覽增
推哆大戲
晏子春秋內憲說

走千里手
生列兕虎
生列舊本作主別畢云主別太平御覽引作生捕王云主別兕虎本作生列兕虎列
即今裂字也說文列分解也裂解餘也義各不同長九三列其賣大戴記會子天圓

裂兕虎

走千里手

生列兕虎

即今裂字也說文列分解也裂解餘也義各不同長九三列其賣大戴記會子天圓

竊割列獲。管子五輔篇博帶黎大袂列皆是古分列字。今分列字皆作裂而列。但為行列字矣。鈔本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墨子作生裂兕虎。故知今本主別為生刺之譌。刻本作生捕者。淺人以意改之耳。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詩周頌下武毛。傳云侯維也。然不能以此圍鬼神

之誅。圍禦字通詩大雅桑柔篇孔。棘我圍鄭箋云圍當作禦。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

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為然。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

詬天侮鬼。畢云詬太平御覽引作。詬鬼下御覽引有神字。下殃傲天下之萬民。傲亦嘗依。王校作殺。播棄黎老。偽古文書泰誓云播

棄黎老。孔傳云。給背之。焉稱黎布。棄不禮敬。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書黎作黎。與此同。孔疏云。孫炎曰。蒼面凍黎。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面色似黎。故稱黎老。傳以播為布。布者偏也。言偏棄之不禮敬也。方言云。黎老也。燕代之北鄙曰黎。國語吳語云。今王播棄黎老。韋注云。給背之。焉稱黎老。王引之。賊誅孩子。錄吳鈔本作。殺與鈔本同。說文口部

云。黎老者。耆老也。古字黎與耆近。尙書西伯戡黎。釋文大傳黎作耆。是其例也。楚毒無罪。王云楚毒本作焚。我此因焚誤為楚。則楚夜二字義不可通。後人不得其解。遂以意

衡本性。篤引刻子亦作孩子。此謂紂誅殺小兒也。改為楚毒耳。焚我即所謂炮烙之刑也。焚我則刑皆實有其可指之刑。若改作楚毒。則不知為何刑矣。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五出焚我無罪四字。注曰。墨子云。殷紂則墨子之本作焚我無罪。甚明。偽古文泰誓焚我。忠良刺刺。孕婦即用墨子而小變其文案。王說是也。泰誓偽孔傳云。忠良無罪。焚我之孔疏云。焚我俱燒也。殷本紀炮烙之刑是紂焚我之事也。刑刺孕婦。偽古文書泰誓同。孔傳云。懷子之婦。刑刺視之。孔疏云。刑

也。皇甫謐曰。文世紀云。紂割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為刑刺孕婦也。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辭

離世王注云。號咷。離呼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擇

玄經范注云。號咷。憂聲也。徐呂氏春秋云。簡車。選車。說文手部云。擇。東。選也。

虎賁之卒四百人。逸周書克殷篇云。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王既誓以虎賁。我車馳商師。孔注云。我車三百五十乘。則士卒

三萬一千五百人。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書敘云。武王我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孟子盡心篇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史記周本紀云。發率我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風俗

通義三王。鷹引尙書武王我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禽紂于牧之野。呂氏春秋簡選篇云。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紂為禽。費因篇作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案諸書所言。數並差。異志知孰是。

先庶國節窺戎。畢云未詳。詳云。史記周本紀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集解。馬融曰。諸受符節。有司也。庶節。節窺戎。即窺兵。比嘗本于尙書泰誓篇。與殷人戰。

與殷人戰。諸受符節。有司也。庶節。節窺戎。即窺兵。比嘗本于尙書泰誓篇。

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乎亦當爲手。史記本紀射用費中爲政正義云費姓仲名也。畢云中讀如仲。惡來。見所染篇。衆畔百走。畔與

作叛王引之云百字義不可通百走蓋皆走之誤。蘇云百字誤當作而索王說近是。武王逐奔入宮。畢云逐太平御覽引作途。萬年梓株。詳折紂而

繫之赤環。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折紂而出環作繫是言繫之朱輪案此無攷荷。子解蔽篇云紂縣于赤旄正論篇云縣之赤旄並與此異畢說未墮。載之白旗。楚周書

云商辛奔內登于鹿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入適王所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縣諸太白孔注云折絕其首。以爲天下諸侯僂。故昔者殷王紂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仲。惡來崇侯虎。見所染篇。指寡殺

人。上說推哆大戲作指畫畢云寡畫字假音太平御覽引作畫。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

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

且禽艾之道之曰。翟顯云逸周書世俘解有禽艾侯之語當即此禽艾。得璣無小。畢云此即璣祥字。蘇云禽艾蓋逸書篇名。臣覽報更篇云此書之所謂德幾無

小者也。德幾與德幾古字通用。案蘇說是也。說苑復恩篇云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疑即本此。今書僞古文伊訓亦云惟德罔小。畢說非是。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

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宗親之

利。而害爲孝子乎。蘇云忠當作中。非攻篇言上中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益。與此同。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爲鬼。

作古今之爲鬼。此術一之字。非他也。有天鬼。疑當有神字。周禮大宗伯天神地示人鬼。此則天神地示總曰鬼神。散文得通也。亦有山水鬼神者。

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畢本使作死云。

一本作使案道藏本吳鈔本並作使。今從之。然而天下之陳物。謂陳說事故文選古詩李注云陳猶說也。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

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妣也。爾雅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妣。後生爲娣。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娣爲長婦。謂妣婦王引之云而猶則也。今絜

爲酒醴粢盛。絜道藏本作潔。即絜之俗。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請有。讀畢本改誠云舊作請一本如下依改案道藏本與鈔本並

作請此篇多以請為誠詳前

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亡畢請

本作為誠道藏本吳鈔本作請今據改亡無通是乃費其所為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非特注之汗

壑而棄之也自當為且舊本無非字畢云一本作非直注之特與直音近故特亦作植蘇云特字上當有非字俞云一本作非直注之是也直特固得通用而非字則必當有墨子蓋謂非空棄之而已且可以合驩聚眾也今說非字則義不可通下文正作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其飲

食之此謂祭祀與兄弟賓客為歡酬又詩小雅湛露孔疏引尚書大傳云燕私者祭己而與族人飲亦是也國語楚語云日月賔賓客為歡魏家于是乎曾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以昭祀其先祖十是乎令其州鄉朋

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是祭祀弁燕雖使鬼神請亡請畢本作誠今依道藏本吳鈔本改此猶可以合驩聚

眾聽吳鈔本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請無有請畢本作誠今依道藏本吳鈔本改

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

吳鈔本說非字又今在乃上以文義校之疑當在吾上今吾語前後屢見其所得者臣將何哉臣字誤畢云一本無此字此上逆聖王之書

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為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為上士之道也舊本說之字也字王云上

文曰則非所以為君子之道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據補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為祭祀也非直注之汗壑而棄之

也上於交鬼之福蘇云鬼下當有神字下以合驩聚眾取親乎鄉里若神有畢云若神當云若鬼神語讓案

以上文校之疑當云若鬼神誠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俞云弟兄當作兄姒義見上文則此豈非天下利

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

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尊明謂尊事而明著之以示人也即明鬼之義聖

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荀子富國章楊注云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俞云仁之事者當作仁人之所以為事者見兼愛中篇論讓案疑當云仁者之事下文云仁者之為天下度也可證必務求

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

且夫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

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

以大鍾鳴鼓琴瑟笙之聲。爾雅釋樂云大鍾謂之鑼說文金部云鑼大鍾倍于之屬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

華文章之色。畢云一本無華字以為不美也。非以嫺參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謂吳鈔本作錫

說文火部云煎熬也方言云煎火乾也凡有汁而乾謂之煎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王引之云野即宇字也古讀野如宇

故與宇通周禮職方氏其澤藪曰大野釋文野劉音與與宇古同音楚辭招魂高堂邃宇王注曰邃深也宇屋也鹽鐵論取下篇曰高堂邃宇廣廈洞房易林恒之剝曰深堂邃宇若安其所皆其證若郊野之野則不得言邃且上與高臺厚榭不倫下與之居二字義不相屬矣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

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為樂器。王云雖與惟同無語詞也說見尙賢中篇以為事乎國家。非直掇潦

水折壤垣而為之也。折舊本搗拆今據道藏本吳鈔本及王校正坦畢本改作垣云舊作垣以意改俞云畢改坦為垣是也壤疑壞字之誤掇者說文手部云把也今鹽官入水取

鹽為掇拆者說文广部云序卻屋也一切經音義引說文掇音卸屋也隸變作斥俗又加手耳耳掇之水而掇取之毀壤之垣而拆卸之不足為損益若王公大人造為樂器豈直如此哉故曰非直掇潦水折壤垣而為之也案畢

前說並非也此折當讀為搗新柱簷云夏后開使飛廉折金於山川此義與彼正同說詳彼注壤謂土壤垣牆為壇聲近段借字韓詩外傳良子曰出見羽蓋能旂旄相隨視之如壇土矣莊子則陽簡觀乎大山木石同壇與

此書義並同壤垣猶言壇土也墨子意謂王公大人作樂器非掇取之于水掇取之于地所能得故下文即言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為鍾鼓等也謹說並未得其情將必厚措斂乎萬

民。

王云措字以昔為聲措斂與籍斂同案王說是也籍斂見節用上篇

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古者聖王亦嘗

厚措斂乎萬民。以為舟車。既以成矣。

以王校作已

曰。吾將惡許用之。

畢云惡許猶言何許王引之云

言吾將何所用之也文選謝眺在郡臥病詩李注曰許猶所也許所聲近而義同說文所伐木聲也詩曰伐木所今詩作許許供說同

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

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

休吳鈔本作息言小人休息其負荷之勞也

故萬民出財賚而予之。

予吳鈔本

作與周禮掌皮云歲終則會其財賚鄭注云財斂財本數及餘見者賚所給予人以物曰賚鄭司農云賚或為資又彙人云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注云齎給市財用之直此謂萬民出財賚以給為舟車之費也

敢以為為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

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譬之。若聖王之為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

譬吳鈔本作辟王云此文兩言然則兩言即我弗敢非也皆上下相應舊本譬之以下十六字誤入上文竽笙之聲之下今移置於此

民有二患。飢者不得食。寒者

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鍾。

王引之云即與則同當與儻同詒讓案當

嘗字通嘗試也許天志下篇下同文

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

畢云文選注引作吹笙竽

而揚干戚。

揚舉也

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

荀子勸學篇揚注云安語助王引之經傳釋詞得下補而其二字云安猶於是也言衣食之財將于是可得而具也

即我

以為未必然也。意舍此。

王云此下有說文不可考俞云此三字乃承上文而作轉語也意通作抑論語學而篤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是其證也抑舍此者言姑舍此弗論而

更論他事也上文言樂之無益於飢于寒者勞者下文言樂之無益于大國攻小國大家伐小家而以此三字作轉語王謂此下有說文非也

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

家即伐小家。強劫弱。眾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與。不可禁止也。

然即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

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

俞云我下脫以為二字當據上文補

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

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笙之聲以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唯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

之唯舊本作惟今鍾猶是延鼎也延鼎蓋謂偃覆之鼎玉藻鄭注云延冕上覆也是延有覆義鐘上

揖吳鈔本改延鼎謂偃覆之鼎玉藻鄭注云延冕上覆也是延有覆義鐘上

撞擊之惟勿撞擊勿語詞惟勿猶云唯毋唯無蘇云勿當將必不使老與遲者王云鍾讀

本有辨音鍾釋又同訓爲晚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畢疾也義詳兼聲不

和調明不轉朴畢云朴疑卽正字玉篇云卽補目切目骨俞云明下文作眉疑音字之誤此句作明則

變時雍孔宙碑作於卞時雍卽其例也上句云聲不和調此云音將必使當年王云當年壯年也當有

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呂氏春秋愛類篇曰土有當年而不耕者女有當年而不績者淮南子齊俗

篇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婦人當年而不織管子揆度篇曰老者謙之當壯者謹之邊戍當壯卽丁壯也丁當一聲

轉之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畢云眉一本作明案眉明字

之山卽名也詩衛嗟明今稱使丈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

人紡績織紉之事今王公大人唯毋爲樂唯舊本作惟今虧奪民衣食之財舊

辯時今從以拊樂如此多也廣雅釋詁云拊擊也書舜典予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

也王校正今大鍾鳴鼓琴瑟笙之聲既已具矣畢云拊上文當大人鏞然奏而獨聽

之畢云鏞字說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王云此本作必將與賤

聽之與賤人聽之卽承此文而言今本作不與君子不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與君子聽之畢云

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

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昔者齊康

公。畢云案史記康公名貨。宣公。子當。周安王時。詒讓案齊康公與田和同時。墨子容及見其事。但康

萬。俞云與魯喜也。禮記學記篇不與其。戴鄭注曰。與之言喜也。故也。向書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樂功

皆與揚雄。劇秦美新。引作庶績咸喜。是與與喜一聲之轉。其義得。與樂萬者。喜樂萬也。樂即本篇非樂之

樂萬。謂萬舞也。蘇云。此亦見太平御覽。與樂萬萬人。作有樂工萬人。愚謂正文當以與樂萬為句。而萬人當屬下

為句。蓋萬不可以數言。當為萬舞之萬。萬人猶舞人也。與樂萬。猶與樂舞也。斯千事。義為協若。以數言。則樂至萬

萬人。雖傾國之力。不足以供之。雖至無道之君。不聞有此。審爾。則墨子當先以為譏。而篇中尚無此意。萬人

則萬。非人。數。曉然。矣。案蘇說是也。周禮。鄉大夫。舞師。並云。與舞。鄭注云。與。猶。作也。即此與樂萬之義。萬人

不可衣短褐。短褐。即。短。衣。之。借。字。說。文。衣。部。云。短。衣。也。布。長。襦。褐。粗。衣。方。音。云。澹。榆。其。短。者。謂。之。短。褐。又

上篇賈子新書。過秦下篇。戰國策。宋策。史記。孟嘗君傳。文選。班彪。王命論。並同。史記。奏本紀。夫寒者。利短褐。徐廣

云。一作短小襦也。索隱云。蓋謂褐布。豎裁為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列子。力命篇。云。衣則短

褐。褐。敬。順。釋。文。云。短。音。豎。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為。短。又有。作。短。褐。者。誤。荀子。大略篇。云。衣。則。豎。褐。不。完。褐

注云。豎。褐。僅。豎。之。褐。亦。短。褐。也。案。短。豎。並。短。之。同。聲。段。借。字。唐。人。說。或。讀。短。如。字。或以。短。為。字。誤。或。釋。豎。為。僅。豎

皆非。不可食糠糟。學云。糠。字。从。禾。俗。寫。誤。蘇云。御覽。食。面目。顏色。不足

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不足觀也。學云。一本。作。身。體。容。貌。不。足。觀。也。王。云。醜。藏。二。字。後。人。所

加也。楚詞。九章。注。廣雅。釋訓。曰。從。容。舉。動。也。古。謂。舉。動。為。從。容。身。體。從。容。不。足。觀。謂。衣。服。不。美。則。身。體。之。一。舉。一

動。皆。無。足。觀。也。後。人。乃。加。入。醜。藏。二。字。夫。衣。服。不。美。何。致。藏。其。身。體。且。身。體。從。容。不。足。觀。與。面。目。顏。色。不。足。視。對

文。加。醜。藏。二。字。則。與。上。文。不。對。矣。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此。作。身。體。從。容。不。足。觀。無。醜。藏。二。字。太。平。御。覽。服。章。部。十。飲。食。部。七。所。引。並。同。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

此掌不從事乎衣食之財。學云。掌。一。本。作。常。治。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母道藏本吳鈔本並作無字通

舊本為下稅樂。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

也。登與飛是貞蟲。詳明鬼下篇。宋類風云：貞蟲，征比言蜚鳥。征蟲，即三朝記所謂蜚。征也。案宋說，是也。莊子在宥篇云：災及草木，禍及止蟲。釋文引崔讀本作正蟲，亦即貞蟲也。在正字，真正並聲近。陽倍字。今

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裳。因其蹄蚤。舉云蹄，即蹄音。以其蹄。文蚤，即爪段音。以為綺

屨。吳鈔本綺作袴。畢云綺，即。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唯舊本作。聘正文說文云：綺，膠衣也。惟今從吳

鈔本改。雌亦不紡績織紉。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蘇云：惟當作。其力者生。史記高帝紀以臣無賴。集解晉灼云：賴，利也。畢云：生舊作主，下同，以意改。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

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蘇云：即與。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選

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賣其思慮之智。蘇云：非。命篇。李注引退作罷。聽作斷。作彈。詒讓案。賈禪聲近字通。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

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叔舊本作升。王云：升當為叔。叔與菽。飲水左氏春秋定元年。隕霜殺菽。菽釋文並作叔。管子戒篇出冬。菹與菽。莊子列御寇篇食以芻菽。漢書昭帝紀。以叔粟當賦。並與菽同。尚賢篇云：蚤出暮入。耕稼樹藝。菽粟是其證也。草書叔升二形相似。晏子諫篇合升。之微以備倉廩。說苑正諫篇升科作菽。粟齊策先生王斗文。選任助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作王叔。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升。後漢書周章字次叔。叔或作升。文選左思魏都賦。注引張升。反論陳琳答東阿王牋。注作張叔。及論。昭七年左傳正義作張叔。皮論皆以字形相似而誤。非命篇多聚升粟。誤與此同。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紉多治

麻絲葛緒細布縵。畢云：細舊作細。盧云：當為細。與捆同。非命下正作捆。縵鄭君注禮記云：縵也。縵讀如縵。猶言細布。帛說文：縵，帛如紺色。或曰：深紺。以系。吳聲讀若。彙玉篇：子老切。廣雅曰：縵，謂之縵。縵，布。縵，衛也。縵。暮魯也。鄭注曰：縵，縵也。縵，讀如縵。今本。禮弓亦讀作縵。又說文：縵，旌旗之游也。以系縵。聲玉篇：所銜切。兩字判。縵。不同。案王說是也。前辭。縵，作縵。布。縵。縵。即縵之誤。縵，縵。縵。並。縵。之俗。詳非命下篇。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

縵子闈註 卷八 非樂上第三十二 一五九

聽之。卽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吳鈔本唯毋作唯無卽必不能竭股肱之力。宣其思慮之智。內

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

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惟吳鈔本卽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

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多聚叔粟叔舊本作升今據王校正又舊本脫是故叔粟四字王據上下文補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

而聽之。卽不必能夙興夜寐。畢云舊說能字以意增詒讓案依上文當作必不能紡績織紉。吳鈔本作織維紡績多治麻

絲葛緒。細布縵。細舊本亦誤細今依盧校正是故布縵不興。曰孰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

之從事。曰樂也。俞云而廢二字當在大人之上國家二字當在賤人後人不達文義而誤改也此本云孰爲而廢大人之聽治賤人之從事曰樂也言大人聽樂則廢聽治賤人聽樂則廢從

事也上文曰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是其證也

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左傳昭六年叔向曰商有亂政而作湯刑竹書紀年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高注云商湯所制法

也。曰其恆舞于宮。畢云其孔書云敢有詒讓案舞與鈔本是謂巫風。僞孔傳云事鬼神曰巫畢云是孔書作時文見伊訓

其刑。君子出絲二一衛。畢云此緯字假音說文云緯織橫絲也案緯非絲數量之名畢說未允衛疑當爲術術與途古通月令徑術鄭注讓爲途是其例西京雜記鄭長信傳公孫弘

書云五絲爲編倍編爲升倍升爲緘倍緘爲紀倍紀爲綴爲術術與途古通月令徑術鄭注讓爲途是其例西京雜記鄭長信傳公孫弘倍綴爲綬途卽途也此段借作術又譌作術途不可通耳

小人否。似言小人則無刑此官刑故嚴于君子而寬于小人又疑否當爲吝卽倍之省

猶書呂刑云其罰惟倍言似一一伯黃徑此文有說誤僞古文伊訓采此而獨遺其刑以下數句蓋魏晉

下文自是周書與湯刑本不相家因有說誤途時傳本已不可讀故置不取非命下篇節引下文作大誓疑比乃言曰。後數句非命下篇別爲嗚乎。道藏本吳鈔舞

伴伴。吳鈔本作伴伴舞云舞當爲舞舞與謨音同孔書作聖謨伴伴元遺山續古今考亦引作伴伴舞云正是舞字故用之以非樂二十五篇書何足據耶案顯說是也此猶詩魯頌閟宮云萬舞伴伴毛傳云

餘詳衆

黃言孔章

舉云黃孔書作嘉是王引之云畢說非也無伴伴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即下

多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東晉人改其文曰聖謨奔奔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則與墨子非樂之意了不相

涉而畢反提之以改原文僞矣案王說是也黃疑當作其其篆文作算黃古文作茂二字形近非命下篇引大誓

云其行甚章與此語意略同下文上帝弗常四句被引大誓亦有之

襲墨子而改之曰厥德非常九有以亡蓋未知尙為常之借字也

九有以亡毛詩商頌玄鳥奄有九有傳云九有九州也文選册上帝

不順無此八字降之百辟舉云百舊作日非奔祥字異文郭璞注山海經音祥玉篇云祥徐徐切女

降之百殃孔傳云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察九有之所

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國語楚語云啓有五觀韋注云觀落納之地水經巨野水觀注

爲觀左傳昭元年杜注云觀國今頓丘衛縣舉云汲郡古文上帝啓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

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也楚語士嬭曰夏有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表

伏傳曰夏有觀厲惠棟云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即書敘之五子也周書嘗麥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

無正用胥與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五子之歌墨子述其

遺文周書載其逸事與內外傳所稱無殊且孔氏逸書本有是啓乃淫盜康樂惠云啓乃當作啓子盜

篇漢儒習聞其事故韋昭注國語玉符撰曆夫論皆依以爲說啓乃淫盜康樂與沃同江楚說同江又

云啓子五觀也啓是賢王何至淫盜據楚詞土壘此五觀于朱均管蔡則五觀是淫亂之人故知此文當爲啓子

乃字誤也察此即指啓晚年失德之事乃非子之誤也竹書紀年及山海經皆言啓作樂楚詞辭騷亦云啓九

辨與九歌夏康樂以自縱不顧難以國後今五子用失乎書紀年及山海經皆言啓作樂楚詞辭騷亦云啓九

之事淫盜康樂即辭騷所謂康樂自縱也王逸楚辭注云夏康啓子太康也亦失之

野于飲食舉作

千野孫星衍說同孫又云于往也俞云畢說非此本以啓乃淫盜康樂爲句野于

飲食爲句野于飲食即下文所謂滄食于野也與左傳室于怒市于色文法正同將將銘銘莫啓以力

句未詳莫莫莫字之誤形聲相近孫說同孫又云將將上疑有脫文作樂聲也樂聲鎗鎗銘力于馨管江云莫當

爲莫莫喜說也胡官反俞云將將銘銘莫莫以力疑有脫文蓋亦八字作二句也力字與食字爲韻畢失其讀故但

知下文翼式是韻也王紹蘭云莫莫音近鍾用非誤也力即勒字銘莫莫以力謂作樂聲之銘而勒也將將銘

疑當作將將鐘鐘詩周頌載云鍾鼓嗶嗶嗶嗶將將將說文金部引詩嗶嗶作鐘鐘毛傳云嗶嗶也

說文足部云蹙行兒引詩管磬蹙蹙則將亦蹙之段字此力雖與上食下翼式韻協然義不可通且下文酒野

亦與力韻不合竊疑此當作將將鐘鐘管磬以方方與蹙自爲韻力方形亦相近儀禮射禮鄭注云方登也

亦與力韻不合竊疑此當作將將鐘鐘管磬以方方與蹙自爲韻力方形亦相近儀禮射禮鄭注云方登也

亦與力韻不合竊疑此當作將將鐘鐘管磬以方方與蹙自爲韻力方形亦相近儀禮射禮鄭注云方登也

亦與力韻不合竊疑此當作將將鐘鐘管磬以方方與蹙自爲韻力方形亦相近儀禮射禮鄭注云方登也

亦與力韻不合竊疑此當作將將鐘鐘管磬以方方與蹙自爲韻力方形亦相近儀禮射禮鄭注云方登也

亦與力韻不合竊疑此當作將將鐘鐘管磬以方方與蹙自爲韻力方形亦相近儀禮射禮鄭注云方登也

亦與力韻不合竊疑此當作將將鐘鐘管磬以方方與蹙自爲韻力方形亦相近儀禮射禮鄭注云方登也

管磬以方謂管磬併作偷詩
官笙磬同音矣諸說並非

湛濁于酒。偷食于野。

惠云湛與耽同耽淫濁亂也紅云湛濁沈溺也言飲酒無度偷讀當為輪轉輪饋食于野言游田無

度也孫云湛與湛通偷與輪通案湛沈通紅說得之偷當讀為偷同聲段借

字表記鄭注云偷苟且也謂苟且飲食於野外燕遊之所惠孫說並未允

萬舞翼翼。

詩商頌那云萬舞有奕毛傳云奕奕

然開也奕翼字通小雅

章聞于大。

天用弗式。

孫云萬舞之威顯聞於天大弗用之畢云翼式為韻海外西經云大樂之野夏

后啓于此儻九代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據此則指啓盤于游田書序大康尸位

及楚詞夏康娛云云疑大康夏康即此云淫溢康樂淫之謂大然則太康疑非人名而孔傳以為啓子不可奪也

案楚詞夏康娛夏當從王引之讀為下戴震謂康娛即康樂非

太康說亦致塙畢謂書序太康亦非夏帝則謬說不足據也 故上者天鬼弗戒。戒當為式比即冢上引書天用弗式之文

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與天下之利。

請

本改誠云舊作請一本

如此案請誠字是詳前 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墨子閒詁卷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關

非樂下第三十四關

非命上第三十五

漢書藝文志注蘇林云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讖之也如淳云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祭法孔疏引儒經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慶有禮命以論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禮命謂行善而偶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報之白虎通義壽命篇及王充論衡命義篇說三命略同墨子所非者即三命之說也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

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

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禱于民間者衆執有

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

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王云此下有說文不可考雖強勁何益哉以上說王公大人下

以駟百姓之從事舉云駟阻字假音說文云駟从馬且聲劉逵注左思賦引說文于助反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

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然則明辨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

以制百官之從事吳鈔本無曰字案疑當作言必立儀今本曰言二字涉上誤倒管子禁藏篇云法者天下之儀也尹注云儀謂表也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

夕者也畢云運中篇作員音相近廣雅云運轉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鈞者史記集解云陶案儀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案隱云韋昭曰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

言運鈞轉動無定必不可立表以測景詒讓秦管子七法篇云不明于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于運鈞之上尹注云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案運員音近古通國語越語廣慶百里山海經西山經作廣員百里莊子天運篇韓文引司馬彪本作天員立朝夕謂度東西也周禮大司徒云日東則景夕日西則景朝司儀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考工記匠人云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晏子春秋雜篇云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極星彼安有朝夕哉春秋經傳探察名號篇云正朝夕者視北辰

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

言必有二表。表儀義同左文六年傳云引之表儀洪云非命中篇非命下篇此段文義大略相同皆作言有三法說文作儀表古文作儀字形相近何謂三表子

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本謂考其本始下有原之者。廣雅釋詁云讀度也原輒字通劉敞列女傳頌小序云原度天猶此原之亦謂察度

其事故也。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

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盧云廢置也中篇作發王云盧說非也廢讀為發故中篇作發而為刑政下篇作發而為政乎國發廢古字通觀

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二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

以命為有。句蓋嘗尙觀於聖王之事。蓋上舊本有益字王云或以命為有絕句下文云豈可謂有命哉益即蓋字之譌蓋字俗書作蓋形與益相近

故蓋譌作益史記楚世家遷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蓋一作益今云益蓋者一本作益一本作蓋而後人誤合之耳蓋與益同蓋何不也檀弓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孟子梁惠王篇蓋亦反其本矣嘗試也尙與上同言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則何不試上觀于聖王之事乎下文曰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嘗尙觀于先王之書益亦蓋字之譌案王校是也今據刪

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爾雅釋言云渝變也在於桀紂。則

天下亂。學云舊說在字据下文增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

君子。或以命為有。蓋嘗尙觀於先王之書。蓋舊本亦譌益王據上文改先王之書。所以出國

家。學云舊說以字据下文增布施百姓者。學云舊說此字据下文增憲也。爾雅釋詁云憲法也周禮秋官有布憲管子立政篇云布憲于國國語周語云布憲施舍于百姓韋

爾雅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諱當讀為違同聲假借字禮記鄉衣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也鄭注云違

注同

爾雅

猶辭也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

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

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

子言曰。吾當未鹽數。當疑俞之語畢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大方即大較也

後漢書郎顛傳李注云方法也而五者是也。畢云五當為三即上先今雖毋求執有命者

之言不必得。雖唯通毋語詞不亦可錯乎。錯與廢義同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

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諄也。說百姓之諄者。畢云爾雅云諄

告也陸德明音義云沈音粹郭音碎言以此告百姓蘇云粹猶詒諄謂不道之言也俞云諄讀為粹是滅天

下之人也。然則所為欲義在上者。義在上文未備據下文當何也。曰。義人在上。天

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畢云幹當為幹此管字段音詒讓案後漢書竇憲傳李注云

領也漢隸翰幹皆作幹經典多通用但此幹字似當讀如字說文木部云幹本也幹者本幹對枝言之也萬民

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畢云當為薄說文亳亭京兆杜陵亭也

杜縣有亳亭索隱云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遂城湯社皇甫謚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陝

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本書亦多作薄惟孟子作亳蓋借音字後人依改亂之顯炎

武不考史記反以此譏許君絕長繼短。禮記王制云凡四海之內絕長補短方三千里孟子滕文公篇云

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又楚策莊辛對楚王曰今楚雖小絕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

利。移則分。畢云言財多則分也移或多字供云禮記郊特牲頌成之方其蟠乃率其百姓以上

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

歿與鈔本作沒

下而王天下。政諸侯。

政正通正倫長也詳親土篇

昔者文王封於岐周。

孟子離婁篇云文王生于岐周趙注云岐山下周之舊邑

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又云大王徙邠文王作鄴畢云岐岐山周周原

絕長繼短。方地百里。

舊本乙與上今從趙

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

王云是以上不當有則字蓋即利字之誤而衍者上下文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是以皆無則字俞云則上稅

移字下稅分字上文曰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是其證也王氏謂則即利字之誤而衍者非案俞說近是

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

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肯股肱不利者。

荀子成相篇云君子賢而能容罷揚注云罷窮不任事者國語齊語云罷土無任韋注云無行

曰罷管子小匡篇尹注云罷謂乏于德義者

處而願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

蘇云我去

上吾字亦可俞云則上吾字登利字並衍文

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

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

政舊本作征蘇云征當從上文作政蓋政者正也征政古通用案吳鈔本作政今據正政

諸侯謂長諸侯也詳親土篇

鄉者言曰。

畢云鄉同鄉

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

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罰。以

勸賢。畢云中篇作勸沮是王云原文是勸賢不得徑改為勸沮余謂勸賢下當有沮暴二字勸賢承賞而言沮暴承罰而言尙賢篇曰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者不沮矣尙同篇曰賞譽不足

以勸善而刑罰不可以沮暴皆其證

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

親戚即父母也詳兼愛下篇尙賢中篇云入則不慈孝父母

出則弟長於鄉

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

辨別同尙賢中篇云男女無別

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

城則不崩叛。

崩當為倍之段字尙賢中篇云守城則倍畔猶此下文守城則崩叛也倍與背同逸周書時

崩倍相

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

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
王引之云。不與非同義。故互用。俞云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十三字當爲衍文。說詳下。 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

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
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

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
俞云。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十三字當爲衍文。蓋上文說賞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此文術上之所賞云云。皆于文義未合。即此文之罰賞倒置。而其傳寫誤衍之跡。居然可見矣。 以此爲君。則不義。爲臣。則不忠。爲父。則不

慈。爲子。則不孝。爲兄。則不良。爲弟。則不弟。
良爲兄義不甚切。疑良當爲長。逸周書設法篇云。教誨不倦。曰長。即其義也。此以兄長對弟。弟亦即家上云。出則弟。長于鄉里。爲文尙賢中篇云。出則不長。弟。鄉里國語齊語亦云。不長。弟于鄉里。證法云。愛民。長弟曰恭。此並以長教幼爲長幼。事長爲弟。淺人不解。長字之義。而改爲良。良與上弟長之文。不相應矣。

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舊本作者。道藏本作昔。畢據下文改。特舊本講持王云。持字義不可通。持當爲特。呂氏春秋。趙廉篇注曰。特猶直也。言此直是凶人之言。暴人之道也。下文同。案王校是也。今據正。 然則何以知命之爲暴人之道。昔上世

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之財不足。
畢云。舊脫食字。據上文增。 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昔上世暴王。
昔舊本講作若。王據上文。

改昔今從之。道藏本與鈔。不忍其耳目之淫。心徐之辟。
畢云。徐猶術。王引之云。畢說非也。心徐本並作苦。則當屬上讀。本作心志耳目之淫。心志之辟。並見中篇。下篇作心意。

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
書敘云。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禮記緇衣。尹吉曰。鄭注云。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 曰

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偽孔傳云言託天以行虛於天下乃桀之大罪。舉云孔書作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伐之惡。

舉云非命中作式是惡式。伐形相近之是音相近也。冀喪厥師。偽孔傳云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爲主也。舉云孔書作帝用不藏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冀用喪爽。

音同紅聲云師聚也。言桀執有命天用是憎惡之用喪其衆星術天用爲冀聲相近。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

紂夷處。天志中篇作紂夷處居。紂越厥夷居。不冒事上帝鬼神。天志中篇無鬼神二字。舉云孔書作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禍厥先神禋不

祀。天志中篇禘作棄禘作祗。舉云孔書作遺厥先宗廟弗祀禘同。示詒讓察說文示部云禘安也。易曰祗既平今易坎九五作祗既平釋文云祗京作禘是祗禘聲近古通用之證。乃曰吾民

有命。天志中篇無民字。孔書民上有有字。無廖排漏。道藏本作漏案此當從中篇作毋廖其務義詳彼註天志中篇作無廖排漏亦誤。舉云孔書作乃曰吾有民有命同。德其侮。天

亦縱棄之而弗葆。舉云孔書無此文案舊本棄在之下。王云纒之棄當作縱棄之縱棄猶放棄也。中篇作天不亦棄纒而不葆。天志篇作天亦纒棄紂而不葆。皆其證。案王說是也。今據乙

葆與鈔本作保。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舉云紂下据上文當有之字。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

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

供粢盛酒醴。供與鈔本作共。祭祀上帝鬼神。下無以降綏天下賢可之士。舊本說下無以三字。王據

上下文補爾雅釋詁云綏安也。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俞謂將養之義詳向賢中篇。爲持養之

之所自生。特舊本亦謂持依王校改。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

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舉云忠下篇作中。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

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由爲義相近下篇云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則不可而

不先立義法。學云義上篇作儀義儀同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于員鈞之上也。譬吳鈔本作辟員上

籀作運聲義相近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

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

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爲刑。

學云据上篇有政字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盧云此下當有或或以命爲亡我所

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

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嘗考之百姓之情。學云舊稅不字据下文增詒讓案然與則義同然胡不亦見命同下篇此

下文縣言之則云然則胡不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以下文校之亦嘗下當有有字聞命之

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

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

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

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長短經運命篇引無布字明賞

罰以勸沮。舊本稅明字今據長短經引補又勸沮長短經作沮勸吳鈔本作賞非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

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逾而

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政治要長短經並作正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

治亂。安危上長短 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長短經無則字 夫曰有命云者。亦

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有命上疑 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

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畢云未詳生當為王案顧校季本吳鈔本並作王俞云此子墨子託為先生之言以折執有命者之說畢謂生當為王非是案疑當作今胡先生非之諸

校並未 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畢云下篇作不識昔也志即識字與

知禮記哀公問鄭注 意亡昔二代之暴不肖人也。意與抑同意亡語詞詳非攻下 何以知

之。畢云言有命之說不識出之昔者聖善人乎意 初之列士桀大夫。說苑臣術篇云列士者所以

蠶義聖人篇引禮別名記云萬人人曰傑說文人部云傑執也材過萬人也且 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

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畢云順同訓詁讓案舊本此下有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

鈔本亦無 故上得其居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流

傳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見命焉。見字吳鈔本脫俞云必不能曰下有

事不疾必曰我命 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畢云言不糾其繆語 不

慎其心志之辟。治要作僻 外之歐騁田獵畢弋。畢云說文云古文驅从支案騁畢本作聘

田狩畢弋章注云畢掩雉兔之 內沈于酒樂。而自必不能曰以下至此凡四十五字舊本誤 不顧

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為虛厲。公

孟魯問二篇並作戾字通畢云陸德明莊子 身在刑僂之中。自不顧其國家以下至此凡三十五字舊

音義云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五無後曰厲 我罷不肖。我為刑

舊本不願上又衍 不肖曰。三字舊說思据下文增不曰二 我罷不肖。我為刑

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故下文雖昔也。二代之窮民。治要窮作亦由此也。由與

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畢云事一本作視詒讓案外不能善事其君長。外下疑

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

之憂。鐵上下篇並作必不能曰。畢云必舊作心以意改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

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二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樸人久

矣。治要無樸人二字王云愚樸下衍人字戴云不當刪案王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

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

惡。用闕師。畢云闕當是喪厥二字下篇作用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

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冒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

不祀也。以天志中篇及上篇校之闕亦常讀為厥與上闕師同此當云棄闕先神示而不祀也示抵同傳寫

也天志篇正作棄厥先神抵不祀可證非儒下篇其道不可以曰。我民有命。毋侮其務。畢云言毋勦

期世期晏子春秋作示亦示元其三字展轉譌變之比例也亦正同楊注釋為。天不亦棄縱而不葆。吳鈔本作保畢云文與上篇小異王云孟子膝

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上有字當讀為又蘇云所引

不疑當作百三代百國或皆古史記之名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二不國。亦言命之無

也。命三疑當為今於召公之執令亦然。此有說誤疑當作於召公之非執命亦然召公蓋即召公

三下當說代字於召公之執令亦然。與亦周書佚篇之文令與命字通於亦字誤上篇云此言

不疑當作百三代百國或皆古史記之名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二不國。亦言命之無

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又云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是其證

且 畢云當為曰

敬哉無天命。惟予一人而無造言。

周禮大司徒有

造言之刑鄭注云造言譎言惑眾

不自降天之哉得之。

疑當作不自天降自我得之

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

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

吳鈔本辯作辨

當天有命者。

天當為夫

不可不疾非也。

王云呂氏春秋尊師篇注云疾力也

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

子非也。

非下當有之字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

畢云一本作則必先立義而言蘇云當作不可不先立儀而言

必字誤上而字衍俞云則必可當作則不可中篇曰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是其證也不可而者不可以也王氏念孫說

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揮鈞之

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

吳鈔本作辨

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

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

畢云舊說有字一本如此

有用之者。惡

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眾之耳目之請。

畢云据前篇當為情詰讓案請情古通不必改字

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

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

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為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

可得而治也。

國語魯語韋注云屬領也

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為不然。昔桀

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逾而民不易。

畢云文選注引此治作理

世作時民作人皆唐人避諱改

上變政而民政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

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

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

於天下羣書治要問作問會同下篇亦云光譽令問問通夫豈可以為命哉據下文命上當有其字故以為其力也故國通

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治要功作蓄畢云一本無功字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

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于天下亦豈以為其命哉又以為力也力上亦當有其

然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

與意亡辭非攻下篇蘇云也字衍意讀如抑亡當作亦案蘇說非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二代聖善人也若以說疑當作以若說

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為有者昔二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

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畢云而讀如能一本無此字非案畢讀是也陳壽祺說同而從其心意之辟

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從與隊韻法儀篇云遂失其國家其言不曰

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

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

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

強。又曰吾命固將窮。

戴云又當依上文改作必

昔二代僞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

人術之。

墨云舊祝人字一本有術述同詒讓按樂記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述史記樂書作術

此皆疑衆遲樸。墨云言用樸實之人

可通遷當為墨子之誤也。遇與愚同。晏子春秋外篇威為弊樂以怪愚民。墨子非儒篇愚作遇。莊子則陽篇匿為物而愚不識釋文。愚一本作遇。韓子南面篇愚贖窟情之民。宋乾道本愚作遇。秦策今愚感與罪人同心。姚本愚作遇。言此有命之說或作之或述之皆足以疑衆愚。樸謂質樸之人也。中篇作教衆愚樸是其證。畢說非案。遷疑當為舜。管子重令篇云菽粟不足未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而工以彫文刻鏤相稱也。謂之遊尹注云。舜也。也。莊子列御寇篇云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騎舜。莊子釋文引李頤云。自騎而稱莊子也。按莊子舜與管子同。李說未稿。此遲樸似亦即駢稱。應樸之意。與中篇文自不同。不必改為愚也。

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

遺吳鈔本作示案此文亦見兼愛下天志中實義書問諸篇並作遺則吳本非是 日。何書焉存。王云焉猶於也案王說是也此例句猶云存於何書 禹之總德有

之曰。蘇云總德蓋逸書篇名 允不著。著疑當為若允不若信不順也 惟天民不而葆。吳鈔本惟作唯畢云而同能葆同保 既防凶星

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誥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當依上中二篇補布命二字

于下帝式是增。畢云當作惡或增字紅聲云式用也增讀當為增說文增惡也或作帝式是惡或作帝伐之惡伐之字誤當从式是孟子盡心下篇云土增茲多口趙岐注解增為增多也今本作增易林煥之蠱獨宿增夜鍵藏本韓非子論其所增 用爽厥師。爽上篇作爽惠棟云周語單襄公曰晉侯爽二章昭曰爽當為

喪字之。彼用無為有故謂矯 公羊傳二十三年何注云詐稱曰矯 若有而謂有。夫豈為矯哉。為吳鈔本

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孫星衍云或太子發三字

之誤莊述祖云去發當為太子發武王受文王之事故自稱太子述文王伐功告諸侯且言紂未可伐孫泰誓上篇俞云古人作書或合二字為一如石鼓文小魚作翁散氏銅盤銘小子作學是也此文大字字或合書作發其下闕壞則似去字因誤為去耳詩思文篇正義引大誓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俟以燎之注曰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疑古太誓三篇其上篇以太子發上祭于畢發端至上下兩篇則作于得魚端之後無不稱王矣故學者相承稱泰誓上篇為太子發以別中下兩篇亦猶古詩以篇首字為名之例也按孫莊俞說近是陳喬遠云去字疑是告之譌非

之增則增增字通願云增即增字明道本晉語懼子之應且增

也今本作增易林煥之蠱獨宿增夜鍵藏本韓非子論其所增

喪字之

彼用無為有故謂矯

公羊傳二十三年何注云詐稱曰矯

曰惡乎君子。惡莊校 天有顯德其行甚章。莊云有當為右助也言天之助明處其行事甚章

類惟 為鑑不遠。鑑吳鈔本作監 莊云鑑當為監 在彼殷王。文云殿宜作夏泰誓曰厥鑑惟不遠在彼夏王按偽古

世鄭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 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

無益謂暴無傷。蘇云此四句今書泰誓在厥鑑惟不遠之上 上帝不常九有以亡。蘇云二

誓無之上句見伊訓下句見咸有一德詒讓按常當讀為尙尙右也詳非樂上篇偽古文書咸有一德云厥德

匪常九有以亡偽孔傳云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並襲此文而失其指

上帝不順祝降其喪。蘇云今泰誓弗作不其作時莊云祝斷也言天將斷棄其身詒讓按泰誓偽孔

傳云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非樂上篇引湯官刑亦

有比四語末句 惟我有周受之天。畢云文略見孔書泰誓蘇云今泰誓下句作誕受多方莊校改

帝為商云言天改殷之命而周受之陳喬樞校同云商字作帝 昔紂執有命而行。

昔下吳鈔 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

之。去發亦當為太子發陳喬樞謂當云 曰子胡不尙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

之篇以尙皆無之。論讓案皆無之謂皆以命為無也 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

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吳鈔本天下 非將勤勞其惟舌。畢云惟一本作

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頰字無緣誤而為惟一本作頰者後人以意改之耳惟舌當為喉舌喉誤為唯因誤為惟

耳齶夫論斷訟篇慎已喉舌以示下民今本喉作唯其誤正與此同凡从侯从佳之字隸書往往為誤隸書侯字

衍文畢云一本無此字是今據刪

曰彼以為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

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與鈔本內治官府。外斂關

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貴。不強

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

稼樹藝。多聚叔粟。叔舊本誤升今據王校正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

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畢云舊說以字據上文增

按吳鈔本不說強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統葛緒。畢校統作統云說文云統絲曼延也緒紵字假音王云畢說非也統當為絲非樂篇作多治麻絲葛緒是

其證墨子書言麻絲者多矣未有作麻統者且麻絲為古今之通稱若統為絲曼延則不得與麻並舉矣蓋俗書統字作統與絲相似故絲為統非說文之統字也蘇云統絲蓋形近而誤緒蓋與絮通案王說是也緒當依畢

紵重文紵云紵或从緒音結也紵聲同蘇謂絮通非是捆布縵。畢云說文云捆紮束也此俗寫案

云捆猶叩琢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孫氏音義云案許叔重云捆織也从木者誤也淮南子脩務訓云捆纂組

高注云捆叩琢此文本書凡三見辭過稱作捆非樂上篇作捆惟此作捆與孟子淮南書字同然捆細捆三字說

文並無之惟禾部有捆字故舉以為即捆之俗蓋从困从困聲形並相近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

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無在乎王

公大人。蕡若信有命而致行之。畢讀蕡字句斷云此蕡字假音俞云蕡字乃籍字之誤藉若猶言假如也本書屢見案俞說近是畢讀非則必

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

人必怠乎紡績織紝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

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紝。則我以為

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

便字王云爾雅使從也。天鬼不從，猶上文言上帝不順耳。小雅雨無正篇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鄭箋：訓使為從。管子小匡篇：魯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邢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不使，謂不從也。使，非便字之誤。案王

說也。是以持養之樂，羣篇曰：以相羣居，以相持養。楊倞注：持養，保養也。分言之，則曰：持曰養。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羣交。晏子春秋問篇曰：士者持祿，游者養交，是也。按王說是也。蘇校同。今據正。百姓不

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

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扞其國家，

畢云：扞，失王云。共字義不可通。當是失字之誤。隸書失字或作失。與共相似。說文：扞，有所失也。尚賢篇云：失扞其國家，傾覆其社稷。策云：守齊國唯恐失扞之，皆其證。

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

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之言，

不可不強非也。

舊本此十三字脫落，不完。作當若有命者言也。七字王云：此本作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淮南脩務篇注曰：強力也。言有命之言，士君子不可不力非之也。中篇作

不可不疾非，疾亦力也。下文曰：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是其證。今本

言上說之字也。上說不可不強非五字，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今據補。

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

所術。術與述通。見上。非仁者之言也。

舊本仁字作人，誤。今據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

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闕

非儒下第二十九

畢云：孔叢詰墨篇多引此詞。此述墨氏之學者設師言以折儒也。故親士諸篇無子墨子言曰者。翟自著也。此無子墨子言曰者，門人小子臆說之詞。弁

不致以輕翟也。例雖同而異。事後人以此病翟非也。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案荀子儒效篇云：衮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墨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

偽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譏說，已無以異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別，呼先王以世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餽然若終身之慶，而不敢

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是周季俗儒信有如此所非者但弁以此非孔子則大氏評詁增加之辭儒墨不同術亦不足異也畢氏強為之辨理不可通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

王引之云此即中庸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今云親親有術者殺與術聲近而字通也說文殺字从攴殺聲而無杀字五經

文字曰杀古殺字今按杀字蓋从又尢聲說文又芟草也从刀作刈廣雅刈殺也哀元年左傳艾殺其民艾與又刈同是又即殺也故杀字从又而以又為聲又字篆文作以今在尢字之上故變曲為直而作又其定一字也說文無又部故杀字無所附而不收采與術並從又聲故言親疏尊卑之異也 禮記正義云五服之節降殺不同是親親之喪殺公卿大夫其爵各異是尊賢之等

按墨子下文亦專舉喪服言蓋欲破親親有殺以佐其兼愛節葬之說也 其禮曰喪父母三年 本下有其字墨云其與期同言父在為母期也王云其字涉下文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而術節葬父母死喪之二年下無其字是其證畢讀其為期而以喪父母三年其為句大誤按王說是也今据刪禮蓋即指喪服經

妻 畢云舊祝此 後子二年 後子詳 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 畢云與期同詒讓 戚族人 字据下文增 節葬篇 按公孟篇正作期

五月 以上建喪服 並詳節葬篇 若以親疏為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

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

而卑子也 宗兄見會子問言適長為宗子者故下文云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盛云似當云而卑與子同也王引之云而卑子也當作卑而庶子也而讀為如音卑其伯父宗兄如庶子也上文云

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今本卑而二字倒轉又脫庶子王念孫云親伯父宗兄親當為視言視伯父宗兄如庶子之卑也視親字相似又涉下文親字而誤淮南兵略篇上視下如弟今本視誤作親觀王引之謂而讀為

如當從之惟謂當作卑如庶子則以意增益未為可据今按視伯父宗兄如卑子者卑子即庶子乃取卑小之義傳二十二年左傳公卑祭杜注曰卑小也故凡從卑得聲者並有小義虞書衛青傳得右賢視王十餘人師古曰

禪王小王也若言禪將也然則卑子之稱正與禪王禪將一律 逆孰大焉 吳鈔本 其親死列尸 矣按俞說近是卑子疑當為禪子見左文元年傳卑即婢之省 逆孰倒

弗斂 小爾雅廣言云列陳也舊本脫斂字畢云弗與被同王云喪禮無破尸之事畢說非也此本作列尸弗斂今本脫斂字耳死三日而後斂則前二日殮未斂也故曰列尸弗斂列者陳也鈔本北堂書鈔地部

二引此正作列尸弗斂 登堂室窺井挑鼠穴探篠器而求其人矣 此非喪禮之復也士喪經 按王校是也今据補

北面招以衣曰某某復是登屋或說文水部云膝洒也藤蒸 以為實在不則贖懸甚矣 齊傳然也

說文云：履，遇也。墨，黷也。玉，簪也。步，步也。切韻。即古注：漢書古音下緇反。今則竹音反。如其亡也，必求焉，僞亦大矣。王引之云：如其亡也，二句與僞字義不相屬。如

當爲則僞而已矣。蘇說同。取妻身迎，祇備爲僕。畢云：說文云：祇，敬也。備，衣正幅則備，亦正意。與端同。王校作祇云：畢說非也。祇當爲祇，祇亦祇字。作祇與

袷相似，故袷誤爲祇。袷，周官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緇端。注曰：端者，收其正也。服，端注。昭元年左傳曰：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端與禩同，故說文以禩爲衣正幅也。玉，簪也。袷，黑衣也。惟，兩齊俗，簪尸稅袴，袷大夫端冕。

高注曰：袴，兩服袷，黑衣也。即周官所云齊服玄端也。莊子：達生篇，祝宗人玄端，即淮南所云尸稅袴，袷也。詒讓按：士昏禮，親迎主人爲弁纓裳，緇布郊，特牲說，諸侯則玄冕，此云玄端者，蓋據庶人攝威之服言之。乘

轡授綏。士昏禮云：婿御婦車，授綏。鄭注云：婿御者，親而下之綏也。以引升車者，餘人必授人綏，此上云爲僕，即指親御之事。如仰巖親。俞云：仰當作御字之誤也。天志下簾以御

其肅池，王氏引之謂御當爲御，御與御兩形相似，而誤正可與。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

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畢云：言爲妻子法，則按此疑當重父母二字。父母下則妻子，言喪父母，妻

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儒者。畢云：儒者，儒者曰王云：墨子者。秋外篇行之難者在內而儒者無其外，儒亦誤作傳。迎

妻，妻之奉祭祀。吳鈔本妻不重，疑當作迎。妻與之奉祭祀，說文昇部，與古文作，疑與妻篆文形近。又涉

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墨子所非與哀公言相類。子將守宗廟，故重之。哀公問孔子曰：妻也者，親之主也，敢

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畢云：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應

先之祭祀，弗散。盧云：當爲服。則喪妻子二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守下據上文當有宗廟二字。夫

憂妻子以大負紿。憂妻子謂憂厚于妻子，猶下文云：厚所至私也。國策趙策云：夫人優愛，孺子說文。友

憂今別作優，而以憂爲惡，愁字。墨子書多古字，此亦其一也。以與已同，言偏厚妻。有曰：所以重

親也，爲欲厚所至私。畢云：舊作和以意改。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強執有命以說

議曰。上有字亦讀爲又。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莊子至樂篇：孔子曰：命有所

窮達賞罰幸否。墨云說文云幸吉而免凶也从羊。廣雅釋詁云極中也。逸周書命訓篇云天有極。生民而成大命命司德正之稱福立明王

以順之曰大命有常小命曰成厥則敬有常則廣。廣以敬命則度至于極此古說有命之遺言也。人之知力。吳鈔本知作智。不能為焉。羣吏信之。則

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于從事。吏不治則亂。王據上文補。舊本說史字。農事緩則貧。貧且

亂政之本。王云此句有挽文。詒讓按疑當作倍。政之本下文云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

也。賊舊本偽作賤今依王。蘇校正許尙賢中篇。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舊本無樂字。吳鈔本有。以下句文例校之。有者

久喪偽哀以謾親。畢云說文云謾欺也。玉篇云莫般馬諫。二反。陸德明周禮音義云徐望仙反。立命緩貧而高浩居。畢云同。倨說文云

居贖也。按墨據史記。孔子世家義亦見後。倍本棄事而安怠傲。畢云舊作。傲以意改。貪於飲食。舊本作酒。今據吳鈔本。校改下亦云得饜飲食。情

於作務。荀子非十二子篇云偷惰揮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此所非與彼相類。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

之。禮記緇衣鄭注。云違猶辟也。是若人氣。若道藏本作苦。吳鈔本同。披人氣疑當作乞人。此家上飢寒凍餒。而鸛鼠

藏。畢云爾雅有鸛鼠。陸德明音義云孫炎云識者類裏也。郭云以類內藏食也。字林云即鼯鼠也。說文云鸛鼠也。玉篇云鸛鼠切。田鼠也。鸛舊作觀。諫詒讓按夏小正云正月田鼠出。田鼠者。鸛鼠也。鸛鼠字通。謂儒者

得食則藏之。若鸛鼠。而砥羊視。畢云爾雅云羊杜紛注。砥廣雅云二歲曰砥。說文云砥杜。羊也。陸德明音義云字林云。羊字也。然則砥紛皆杜羊。賁歲起。畢云

畜云積豕之牙。雀據曰說文積刺者。今俗猶呼刺豬是也。按說文作。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

儒。畢云漢書云充食注曰文頌曰充敬也。說文云充敬也。以一凡在屋下無田事。玉篇云如勇切。則此云散人猶充人。按莊子人問世篇。匠石夢禱社曰。而幾死之散人。此述儒者詬君子之語。畢氏讀散人句斷誤。夫

夏乞麥禾。疑挽春乞云云。夫似即。春字上半缺。刺僅存者。五穀既收。大喪是隨。言秋冬無可乞。則為。人治喪以得食也。子姓皆從。

特牲饋食禮云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云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喪大記云。勸大夫父兄子姓

立于東方。注云子姓謂眾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國語楚語帥其子姓。韋注云眾子姓同姓也。列子說符篇張注云

種姓也。得厭飲食。墨法治數喪。足以至矣。至下疑。有挽文。困人之家。翠。引之。云困人之家。能天不食。

義學當讀為玉屑辭忌辭切讀云貴也謂人之家以爲特人之野文正相對疑當在因人之家以爲舉
也韓子說其篇破家殘辭是也古無特字故借舉爲之
舉當依舉訓爲肥此特
文誤倒耳無脫字也
特人之野以爲尊舉云言禾 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

之端也此與荀子所謂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者相類 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王云服古言三字文義不順當依公孟篇

者皆嘗新矣舊本脫言服二字今依王引之校增謂古言服其始制之時皆爲新積久乃成古也 而古人之服之則非君子也

然則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舊本古人之服之說言之二字則非君子也說非字服非君子之服上

服字講作法並依王引之校增 又曰君子循而不作顯云廣雅釋言循述也 應之曰古者羿作弓呂氏春秋

勿射篇云夷羿作弓畢云羿與省文說文云羿古諸侯也一日射師說讓按說文弓部云焉帝譽射官夏少康滅之羿焉音義同作弓者自是古射官非夏少康所滅者 行作甲史記夏本紀帝

立索隱云子音字系本云季杼作甲者也國語魯語云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韋注云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季杼也畢云仲杼少康子盧云世本作與說讓按史記索隱及贊誓正義引世本並作杼盧据玉海所引未

端 奚仲作車呂氏春秋君守篇同高注云奚仲黃帝之後任姓也傳曰爲夏車正封于薛說文車部云車夏后時奚仲造山海經海內經云奚仲之役任姓也傳曰爲夏車正封于薛說文車部云車

作車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創作意以是五稱之總漢書輿服志劉注引古史考云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牛禹時奚仲駕馬依薛周說奚仲駕馬車非其所作司馬彪劉昭並從之子義爲長 巧垂

作舟畢云北堂書鈔引作倕太平御覽作鍾事類賦引作工倕太平御覽引有云禹造粉疑在此俞云巧垂當

文曰倕音垂堯時巧者也堯典堯咨垂也共工是稱工垂者工其官垂其名按山海經海內經云義均是始爲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楚辭九章亦云巧倕又見七諫俞說未端 然則今之鮑函

車匠畢云考工記有函鮑鄭君注云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鮑者類篇有鮑氏陸德明音義云劉音僕說文云鞞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鞞即鮑也 皆君子也

而羿伊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言所述之事其始必有作之之人也 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也邪古循吳鈔本作耶 又曰畢云又舊作人以意改 君子勝不逐奔穀梁隱五年傳云伐不

所循皆小人道也也邪古循吳鈔本作耶 又曰畢云又舊作人以意改 君子勝不逐奔穀梁隱五年傳云伐不

墨子開詰 卷九 非儒下第三十九 一八一

仁本篇云古者逐奔不過百里又天子之義篇云古者逐奔不遠墨子所述儒者之言與穀梁同荀子議兵篇亦云服者不禽命者不獲

揜函弗射

揜吳鈔本作掩禮記表記鄭注云掩猶困迫也

按函疑函之形誤下同詳魯問篇儀禮聘禮鄭注云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此揜函亦奄卒之意謂敵困急則不忍射之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牙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推人于險不迫人于阨即此義又疑函當為晉之誤說文曰部云晉小阱也今經典通作陷漢書司馬遷傳函糞土之中而不辭漢紀函作陷于義亦通

施則助之胥車

畢云施舊作驗据下文改按畢因下文施字兩見故据改然施強義

並未詳似言軍敗而走則助之挽重車而文有說誤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

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

王云何故相下當有與字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相與謂相敵也古謂相敵與相與裏二十五年左傳一與一誰能懼我哀九年傳宋方吉不可與也越語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與字並與敵同義言既為仁人則無辭必服見

善必遷何故相敵也上文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是其明證矣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則助

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為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為世除害

與師誅罰勝將因用儒術令士卒曰舊本儒作傳王云傳術二字義不可通傳術當為儒術母逐奔云云皆儒者之言也故曰用儒術令士卒練書

儒者迎妻儒誤作傳按王說是也今據正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

也得活天下害不除王云也字涉上文而衍此言暴亂之人為天下害聖人與師誅罰將以除害也若用儒術令士卒曰毋逐奔云云則暴亂之人得活而天下之害不除矣是

暴亂之人下是為羣殘父母而深賤世也戴云賤乃賊字之誤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

本無也字畢云君舊作吾据上文改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學記云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

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鐘豈能發其音聲哉按說苑所云與此文義絕不相應畢援證未當

應之曰夫仁人專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言事親者務為孝也與專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

則美之也與有德則諫相對此為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命

云豫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為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買家語相魯魯孔子為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備買是豫與備義通豫知豫力兩文相對言隱蔽其知備蓄其力也畢失其義分失其誠按畢讓俞釋豫為備亦非豫當為舍之隱字豫於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致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令篇云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豫買豫當如周禮可市注註豫之義家語改豫作儲乃王肅私定非古訓也

宋本某作僕 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

發也畢云辟同闢按畢說非也莊子逍遙游篇云中于機辟死于罔罟釋文引司馬彪云辟罔也又山木篇云

然且不免于罔羅機辟之患鹽鐵論刑德篇云為羅張而懸其谷辟陷設而當其際則機辟蓋掩取鳥獸

之物辟字又作臂楚辭哀時命云外迫於機臂兮上牽聯于繒維王注云機辟弩身也按

爾雅釋器云鑿謂之置司馬彪釋辟為罔蓋即以爲鑿之借字王說與司馬義異未知孰是 他人不知已

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為人臣不忠為

子不孝事兄不弟交疑友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執後不言謂拘執居後不肯先言之朝物

疑有 見利使已雖恐後言蘇云使當作便雖當作唯俞云雖當作唯古字通也蓋言利之所在唯恐後言也下文云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噓為深曰惟其未之

說誤 學也正與此文反復相明言苟無利則君雖言之而已亦 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

以未學謝也正所以破儒者擊之則鳴弗擊不鳴之說 會噓為深畢云說文云噓咽也讀若快噓 日唯其未之學也唯舊本作惟據吳用

手部云快 會噓為深 飯室也會與噓同不言之意 夫一

誰急句 遺行遠矣誰當作雖蓋言事急則退避而遠行荀子非十二子篇云正其衣冠 術學業仁義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周偏舊本皆為論周謂用並從王校正偏

本改為偏非 近以脩身舊本脩作循王云此文本作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周偏近以脩其身也今本皆作皆

辭非攻下篇 脩作用脩作循則義不可通隸書 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與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

則止俞云利則止當作不利則止傳寫脫不字也非樂上篇曰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 此君子之道

也。以所聞孔某之行。畢云某字舊作孔子諱今改下故此則本與此相反謬也。謬與鈔本作總齊景公問晏

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吳鈔本無復字景公曰。以孔某語寡

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以下當據孔叢子詰墨篇增爲字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

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

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迎孔子至楚事在哀公六年知白公之謀。而奉

之以石乞。白公楚平王孫名勝其與石乞作亂事見哀十六年左傳此事不可信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精編篇淮南子道應訓並載白公與孔子問答或因彼而誤傳與君身幾

滅。而白公僂。畢云孔叢詰墨云白公亂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孔子已卒十旬蘇云此語問之辭殊不足辨唯據白公之亂在景公卒後十二年而晏子之卒更在景公之先又安能預知後事而先與

景公言之。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俞云此本教

行干下必利上。與上句言聽于君。必利人相對。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從也。舊本

文。教行下。挽于字。而利字。又誤作於。義不可通矣。易而從也。王云。行易而從。文不成義。當作行明而易從。與上句文同一例。下。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

文。曰。行義可明乎民。又曰。行義不可明于民。皆其證。按王說是也。今據正。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

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同謀以奉賊。俞云同乃周字之誤深慮周謀相對爲文言其慮深沈其謀周密也勞思盡。知以

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畢云孔叢引殺作殺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

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爲亂。畢云趣讀促非仁義之也。畢云逃人而後謀。避

人而後言。直上後字舊本作行義不可明於民。明與鈔本作謀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

不知孔某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乎。道藏本吳鈔本作呼既寡人者衆矣。儀禮士昏禮記云君子有暵而鄭注云既賜也此與與賜命義同畢云則當爲說此俗語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某之與白公同

也。孔某之齊見景公。

史記孔子世家以此為昭公二十五年魯亂孔子適齊以後事

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史記孔子世家同晏

子春秋外篇作爾禮孫星衍云尼爾禮釋聲皆相近詒讓按尼谿地無攷孟氏春秋高義篇又作景公致康丘以為筮

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

而自順者也。

盧云晏子外篇與此多同浩居作浩居畢云按史記作儒傲自順顧云漢書酷吏鄧都傳丞相條侯至費居也讀作浩浩讓按王制云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鄭註云浩猶饒也居

而並偃之段字家語三怒篇云浩浩者則不親王肅注云浩浩簡略不恭之貌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云白順而不讓又云有道而自順孔廣森云自順謂順非也

不可以教下。好樂

而淫人。晏子作好樂綴于民

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

畢云孔叢史記宗作崇詒

讓按宗崇字通詩周頌烈文鄭箋云崇厚也書盤庚偽孔傳云崇重也循史記孔叢作徐晏子作久喪道哀王云循徐一聲之轉徐哀謂哀而不止也三年閏日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輿之過隙然而遠之則是無窮也

不可使慈民。

晏子作子民慈子字通禮記緇衣云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又云故長民者章志哀教尊仁以子愛百姓國語周語云慈保庶民親也機服勉容。盧

晏子作異于服勉于容詒讓按大戴禮記本命篇盧注云機危也危服蓋猶言危冠勉儉之借字考工記矢人前弱則後虛石經晚作勉是其證也機服勉容言其冠高而容儉也不可使導眾。

孔某盛容脩飾以盡世。吳鈔本脩作修晏子作盛聲樂以修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

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眾。

趨吳鈔本作趨觀舊本作趨吳鈔本作觀與晏子外篇合今據正

博學不可使議

世。博舊本作儒畢云晏子儒作博職作儀王云作博者是此言孔子博學而不可以為法于世非議其儒學也今本作儒學者博誤為傳又誤為儀耳禮記博儒相似說見上文儀讀古字通按王說是也今據正勞

思不可以補民。畢云三字舊脫

象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

當年壯年也諱非樂上篇云營惑也

抱朴子外篇省煩引墨子作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與史記略同

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

畢云說文云營惑也

家語云營惑諸侯高誘注淮南子曰營惑也營同營管與陶音相近盛為聲樂。以淫遇民。

晏子作以淫愚其民按遇與愚通詳非命下篇畢云當為愚民

其道不

可以期世。

俞云晏子春秋雜篇作其道也不可以示世此文期字亦示字之誤古文其字作示見集韻示誤為示因誤為期矣

其學不可以導眾。畢云孔叢作家

非今君封之以利齊俗。晏子作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畢云史記云君欲封之以移齊俗作移是

非所以導國先眾。公曰。

舉云二字舊 **善**。吳鈔本又 **於是厚其禮**。舉云厚其二字舊 **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聞

說掘孔叢增 **利讓**。孔某乃恚。舊本作孔乃志道。藏本孔下又空一字。季本吳鈔本並作孔子諱 **怒於景公與**

晏子乃樹鵝夷子皮。舉云即范蠡也。韓非子云鵝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鵝夷子皮

蠡亡吳後乃變易姓名適齊為鵝夷子皮。然亡吳之歲乃孔子卒後六年。景公卒後十七年。又安知蠡之適齊而

樹之田氏之門乎。此與莊周所言孔子見盜既無異。真齊東野人之語也。詒讓按淮南子兒論訓云昔者齊簡公

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故使陳成田常鵝夷子皮得成其難。說苑指武篇又云 **於田常之門**。田常

田成子常與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鵝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即此 **於田常之門**。田常

恆見春秋公十四年。經公卒恆伏卒將以攻田成子。常殺君而竊國。而孔子受帶蓋職 **告南郭惠子**。

國時有此謔妄之語。錢大昕云田常弑君之年。越未滅吳。范蠡何由入齊。此淮南之誤也。 **告子**

以所欲為。荀子法行篇有南郭惠子問于子貢。揚注云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為號。莊子有南郭子綦

本陳成子弟有惠子得或即此人。朱 **歸於魯**。有頃。問齊將伐魯。舉云言伺其間。蘇云聞 **告子**

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

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二年之內。齊吳破

國之難。史記孔子弟子列傳載田常欲作亂于齊。懼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使子貢至齊

所載尤詳。云子貢一出存魯。 **伏尸以言術數**。吳鈔本無言字。蘇云當云不可以言計數也。尸下說不可

亂齊。破吳。魯晉。麟越。即其事。 **孔某為魯司寇**。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 **舍公家而奉季孫**。舉云奉

鄭注云術周禮作塗。此當為險之段字。謂伏尸之多。以釋數計。猶言以十萬計。亦通。 **決植**。伏

數意。言術文相近。即德之省術。通詳明鬼下篇。廣雅釋名云。術計校也。猶言以十萬計。亦通。 **決植**。伏

聞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說文云櫛戶櫛也似言季氏爭鬪而出孔子袂門櫛以鬻之詒讓按左傳襄十年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駟門殺陳人紇扶之以出門者孔疏嚴震云袂也謂以木馭快門後梁令下容人出也快疑扶之借字又疑疏俗傳爲以鄒大夫事爲孔子也淮南子鍾應訓云孔子勸關國門之關孔某窮于蔡陳之間。畢云孔又主術訓孔子力招城關高注云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關端能舉之。孔某窮于蔡陳之間。畢云孔

巵。藜羹不糲。內則鄭注云凡羹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糲畢云藝文類聚引作藜蒸不糲北堂書鈔作不糲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古。十日。子路爲享豚。享與鈔本作亨畢云孔叢太平御覽引享作烹俗寫耳。文繼從參則糲糲古今字。享即烹字王云爲字後人所加享即今之烹字也經典

省作亨後人誤讀爲燕享之享故又加爲字耳。孔叢子詰墨篇藝文類聚獸部中。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七飲食部十一獸部十五引此皆作子路烹豚無爲字。孔某不問肉之所

由來而食。畢云藝文類聚引作不。號人衣。畢云號穢字之誤孔叢作剝詒讓按說文衣部。以酤

酒。酤吳鈔本作沽畢。孔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子。孔子窮于陳蔡之間在哀。公六年十一年季康子迎。孔子自衛反。魯即其時也。席不端弗坐。弗與鈔本作不。下句仍作弗論語鄉黨篇云席不正不坐皇侃義疏。正弗食。文選王昭君詞李注引兩弗字並作不論語鄉黨篇文同皇疏云古人割肉必方。子路進請

曰。何其與陳蔡反也。畢云文選注。孔某曰。來。吾語女。舊本作與女畢云當爲語女按道藏本。季本並作語女吳鈔本語女皆仿今。据正

曩與女爲苟生。畢云苟且王云畢說非也。苟讀爲亟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說文女苟自急救也从半省。在陳蔡時也。今謂哀公賜食時也。苟急也。言曩時則以生爲急。今時則以義爲急也。若以苟爲苟且之苟。則苟義

二字義不可通矣。文選石崇王昭君辭注引此亦誤以爲苟且之苟。按苟字不見經典唯爾雅亟速也。釋文曰亟字又作苟。同居力反。此釋文中僅見之字。釋文而外則唯墨子書有之。亦古文之僅存者。良可貴也。俞云王氏以苟爲說文自急救之苟。然求之文義亦似未合。本文言爲苟生。爲苟義不言以生爲急。以義爲急也。此字仍當爲苟且之苟。苟生者苟可以得生也。又曰苟義者苟可以得義而止也。儀禮燕禮聘禮記並有賓爲苟敬之文。鄭注

聘禮曰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又曰苟敬也。主人所以小敬也。然則苟敬之義亦謂苟可以致敬而止。此言爲苟生爲苟義。正與爲苟敬一律。蓋古語有然未可聽改也。淮南子繆稱篇云小。今與女爲苟義。畢云舊

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之從事也。曰苟義文義正與此相近。按俞說亦通。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舊本辭下有忘字。畢云此字衍。按

字据文選注增。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舊本辭下有忘字。畢云此字衍。按

字据文選注增。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舊本辭下有忘字。畢云此字衍。按

字据文選注增。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舊本辭下有忘字。畢云此字衍。按

字据文選注增。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舊本辭下有忘字。畢云此字衍。按

行以自飾。

舊本羸作羸又說則字王云羸鮑僞行以自飾本傳羸鮑則僞行以自飾羸之言盈也傳二十年左傳我曲楚直其衆素鮑杜注曰直氣盈鮑盈鮑即羸鮑正對上文飢約而言今本鮑下

說則字羸鮑又僞作羸鮑則補正

不可通按吳鈔本正作羸今提補正

汗邪詐僞。

吳鈔本汗邪倒孰大於此。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

曰。夫舜見瞽叟孰然。

見瞽叟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荀子亦同作造按就蹙造

三音皆相近詒讓按禮記曲禮足蹙釋文云蹙本又作蹙大戴禮保傳篇靈公造然失容賈子胎教篇作威然易容新序禮事篇作靈公蹙然易容此書以就為蹙為造猶新序以蹙為威為造也孟子趙注云其容有蹙蹙不自安也又公孫丑篇會西蹙然往云蹙然猶蹙蹙也

此時天下坡乎。

章篇云孔子曰于斯時也天下殆岌岌乎趙注云孔子以

周公曰非其人也邪。

為君父為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莊子天地篇云殆哉岌乎天下郭注云岌岌也管子小問篇云桓公言欲勝民管仲曰危哉君之國岌乎義並同非其人疑當作其非人人與仁字通言周公不足為仁即指下舍其家室而言三國志魏志裴松之注及長短經懼誠篇並引尸子云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為兆民也非仁與不聖之論略同蓋戰國時流傳有是語又按詩小雅四月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人亦即仁字言先祖于我其不仁乎彼匪人與此非人意字例並同鄭詩箋云我先祖非人乎則詁人如字失其指趣此可以證其誤 何為舍

方家室而託寓也。

舍方舊本作舍亦盧校改為亦舍畢本從之王云亦字義不可領亦當為方方古其此所謂舍其家室而託寓者盧改舍亦為亦舍非也

孔某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

徒屬猶言黨友故後兼舉陽貨佛肸言之

子貢季路。輔孔惺亂乎衛。

春秋有度篇云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 亂字据孔 叢云以亂衛增詒讓按莊子盜跖篇跖曰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植于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按子貢未聞與孔惺之難亦謾語也鹽鐵論殊路篇云子路仕衛孔惺作亂不能赦君出亡身植于衛子貢子臬選逃不能死其難然則時子貢或適在衛與 陽貨亂乎齊。

晉無亂齊之事詒語皇疏引古史考謂陽貨亦孔子弟子蓋即本此書而語 佛肸以中牟叛。論語陽貨篇云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集解孔也 安國云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

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左傳哀五年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 漆雕刑殘。漆正字經典多段漆為之 魯作漆離開形殘詁曰非行己之政詒讓按孔子弟子列傳尚有漆雕哆漆雕徒父二人此所云或非開也韓非子顯學篇說孔子卒後魯分為八有漆雕氏之例又云漆雕之說不色矯不自進行曲則辯于辯獲行直則怒于

諸侯此亦非漆雕開明甚孔叢僑託不足据也俞正燮謂即漆雕馮攷漆雕馮見家語好生簞說苑權謀篇又作漆雕馮人二書無形殘之文俞說亦不足据刑形字通維南子陰形訓西方有刑殘之尸宋本形亦作刑

莫大焉。畢云莫上當脫一字夫為弟子後生。後生亦弟子也耕柱篇耕柱子遺十金于墨子曰後生不敢死又云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並弟子之稱其師。

其上有必脩其言。脩吳鈔本作修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

士則可以疑矣。

墨子閒詁卷十

經上第四十

畢云此覆自著故號曰經中亦無子墨子曰云云按宋濬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中

稱經詞亦最古豈後人移其篇第與唐宋傳注亦無引比故謂諸篇多不可句讀也案以下四篇皆名家言又有算術及光學重學之說精妙簡奧未易宜究其堅白異同之辯則與公孫龍等及莊子天下篇所

述惠施之言相出入莊子又云相異動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黃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論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應莊子所言即指此經晉書魯勝傳注墨辯敘云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亦即此四篇也莊子駢拇篇又云駢于辯者魯瓦結繩竄句遊心于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揚墨是已據莊子所言則似戰國之時墨家別傳之學不盡墨子之本情畢謂翟所自著攷之未審凡經與說舊並旁行兩截分讀今本該合弁寫之俗根痛為稅益不可通今別攷定附著于後而篇中則仍其舊

故所得而後成也

畢云說文云故使為之也或與固同事之固然言已得成也案此言故之為辭凡事因得此而成彼之謂墨子說與許義正同畢疑或與固同失之張惠言云

故者非性所生得人為乃成尤讓

止 謂事歷久則止

以久也 畢云以同已張云止

體分於兼也 周禮天官敘官鄭注云兼弁也蓋弁衆體則為兼分之則為體畢云孟子云有聖人之一體必分極也

不已也 畢云言事必行

知材也 此言智之體也畢云言材知張云知讀智俞云

兼弁也蓋弁衆體則為兼分之則為體畢云孟子云有聖人之一體必分極也

經說上曰知也者所以知也所以知者即智也淮南子主術篇任人平同高也 詩小雅伐木鄭箋云平齊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曰才智也才與材通才訓智故智亦訓材

此即等島算經所謂兩表齊高也又幾何原本云兩平行綫內有兩平行方形有兩等也畢云言上平陳澧云

畢云謀慮有求

同長以忓相盡也

盧文昭云正古文正亦作忓畢云忓即正字唐大周石刻投心忓覺如此

長與正相盡是較之而同陳云按幾何原本有兩直線一長一短求於長線減去短線之度其法以兩線同轉圓心以短線為界作圓與長線相交即與短線等此即所謂以正相盡也云以正者謂總與兩直線相交皆成十字

知接也

張云知讀如字案張說是也此言知覺之知淮南子原道訓云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

同長也

畢云中孔四量如一張云從中央量四角長必如一俞云爾雅釋言齊中也長中與齊同

義故以同長量之陳云說云中自是往相若也按幾何原本云圖界至中心作直徑俱等

知明

也。厚者無所大也。張云大乃

厚陳云說云厚無所大按幾何原本云面者止有長有廣蓋面無厚薄言厚必先有面之長廣故云有所大也

其說云無所大者謂但言厚則無以見其長廣也案陳說非是此云有所大者謂萬物始於有形既有而積大其

厚不可極說云無所大者言無為有之本有因無生則因無而積之其厚亦不可極此皆比擬推極之語說與經

辭若相反而意實相成也莊子天下篇惠施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釋文引司馬彪云物言形為有形之外

為無無形與有形相為表裏故形物之厚盡于無厚無厚與有同一體也其有厚大者其無厚亦

大高因廣立有因無積則其可積因不可積者苟其可積何但千里乎惠施語亦與此經略同

仁體愛也

國語周語云博愛于人為仁說禮修

文篇云積愛為仁張云以愛為禮

日中句 西南也

故說上無說西南亦正日中則景正表南

左昭十年傳云義利之本也孝經唐明皇

直參也

亦無說畢云說文云直正見也論語子曰立則見其參

于前陳云此即海島算經所謂後表與前表相直也

禮敬也

事合敬者也

圖句 一中同長也

畢云一中言孔也量之四面同長張云立一為中而量

之四面同長則圖矣鄭伯奇云即幾何言圖面惟一

張云

大乃

厚

有所大也

仁

體愛也

義

利也

義

利也

方

柱

行

為也

忠

以為利而強低也

端

體之

無序而最前者也

畢云序言次序說文云端物初生之題也張云無序謂無與為次序王引之云序當

以無厚者凡物之見端其形皆甚微也厚與序練書相似而誤說見非攻下篇陳云說云端是無同也按端即西

也

作想願云怒舉云推己及人

張云明於人已並非是今從德藏本吳鈔本

厚有所大也

仁體愛也

義利也

方柱

行為也

忠以為利而強低也

端體之

無序而最前者也

畢云序言次序說文云端物初生之題也張云無序謂無與為次序王引之云序當

以無厚者凡物之見端其形皆甚微也厚與序練書相似而誤說見非攻下篇陳云說云端是無同也按端即西

法所謂點也體之無序即西法所謂線也序如東序西序之序登言兩旁也幾何原本云線有長無廣無廣是無

不若四維之切也

實榮也

畢云實至

倍為二也

畢云倍之是為二場

忠以為利而強低也

端體之

兩旁也又云線之界是點點是線之盡處是最前也又云直線止有兩端兩端之間上下更無一點是無同也案諸說不同王說義據最精而與說不甚相應經說下此兩有端而后可二句則非此經之說無從質定依畢張說則分明莫如之段字謂端最在前無與相次者故說云端是無同也似與說義尤合魯勝墨辯敘云名必有分明分當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蓋即指此文是晉時所傳墨子亦作無序兩義未知孰是姑並存之陳以點釋端其精而訓序為孝利親也 賈子道術篇云子 有間中也 畢云間隙是二者之中陳云說云有間旁則亦未得其義 孝利親也 愛利親謂之孝 謂夾之者也問謂夾者也按幾何原本云直線相遇作角為直線角又云在交界之間為形皆是有間也線與界夾之也 信言合於意也 言言與意相合無偽 間不及旁也 謂

中空者即上有間中也之義張云 俱自作也 畢云說文云俱攸也此云自作也未詳俞云作疑佐字之誤不及於旁謂隙中畢云言間傑誤 爾雅釋言俱貳也佐與貳義相近作佐形似又涉下文有三

作字故誤耳案作疑當作此經說上有此字即比之借字俱比並訓次言自相次比是謂之 繼猶墳墟之墟王引之三倉云櫃柱上方木也櫃以木為之兩櫃間虛也者兩木之間其無

本者也陳云按九章算術劉徽注云凡廣從相乘謂之冪即此所謂櫃也又海島算經云以表高乘表間李淳風云前後表相去為表間即所謂兩木之間無木者案王陳二說不同王說近是繼櫃同聲假借字文選魏都賦李

注引說文云構櫃柱上桡也禮記明堂位鄭注作薄虛釋名釋宮室云虛在柱端 音義云甬一作請語 謂 畢云字書無此字詒讓

謂猶亦甬聲假借子 作噉也 洪云字書無請字當與甬字同義說文謂小疏也故此云作噉也噉即噉字案

彼也弗為也猶孟子作覆同作噉者國策魏策高注云噉快也言猶者契己心自快足噉也或借噉為是之詒

之大學自謙鄭注云謙讀為噉噉之言厭也洪以謂為病非讀噉者契于義可通然非厭足之本字也 盈

莫不有也 廣雅釋詁 廉作非也 畢云廉察之廉作與但聲折言狙伺案廉作非與上文請作噉文例

云已雅為之 堅白不相外也 此即公孫龍堅白石之喻不 令不為所作也 畢云言使人 攬

知其類也 相外言同體也詳經說上 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 畢

謂任俠說文云專俠也三輔 結也揚云攬引也幾何原本所謂線相遇也案揚說亦通 似當依說作此形近而誤此與比通言相

謂輕財者為專專與任同 似有以相攬有不相攬也 合比者有相攬相次比者不相攬故下文

云次無間而 勇志之所以敢也 賈子道術篇云持節不恐謂之 次無間而不攬攬也 張云

不相攬也 勇志之所以敢也 賈子道術篇云持節不恐謂之 次無間而不攬攬也 張云

字無所乃得不相擾而相次案選擇於作相變非術文
言兩物相次則中無間際然不相擾也云故云不相擾也
力刑之所以奮也舉云刑同形言奮身是注

所若而然也若順言有成法可從張云若如生刑與知處也舉云刑同形言人處世惟形體

案此言形體與知識合同居則生畢張說並未檢何所然也然也案爾雅釋言云何貳也郭注云何次為副貳次貳與順義近畢

疑為余之疑音則非臥知無知也舉云臥而夢似知也而不可為知案知即上生形與知說所以明也經

上無說說文言部云說說釋也一日談說謂談說所以明其意義舉云解說夢臥而以為然也說文云膠寐而有覺也夢不明也經典編

彼不可爾雅釋言云攸所也然說無攸義揚云攸經說作彼張云攸當兩不可也言既有彼之不可

彼此兩皆為彼案張校是也下文辯爭彼也彼今本亦或作攸是其證辯爭彼也彼與鈔辯勝舉云讀當也舉

不可也也謂欲惡兩忘辯爭彼也本攸辯勝如勝負當也舉

讀如當意利所得而喜也舉云謂夢為句窮知而饒於欲也舉云言知之所到而欲為饒同懸

則繫于欲案此言為否佚于知而人為欲所勝係則知有時而窮義詳經說上舉張說未析害所得而惡也已舉云言饒猶繫也為必由知而為之

治所求得舉云言事既使句謂故義舉云說文云故使為之也譽明美也國語晉語韋注云明名句達

類私有三義誹明惡也謂句移舉加有三義舉擬實也說文手部云擬度也謂量度知

句聞說親舉云聞舊作聞据經說名實合為四者言異而義相因張弁上為一經云知有三言出

舉也謂舉實而出之口聞句傳親傳道藏本吳鈔有且舉云舊衍一言然也見句體盡

張云見有二鈕樹玉云疑嘗見體為句失之君臣萌舉云疑同名或同張鈕云萌即張字上通約也謂尊卑上下等差

三名故說云君以若名者也張云君所以約臣民疑非合句丑宜必有三功利名也欲丑權利且惡丑權害

大取篇云于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亦非為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舉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且字疑衍賞上報下之功也為句存亡

易蕩治化。張云為有六罪犯禁也。同。句。重體合類。張云同有罰。上報下之罪也。異。句。

一。不體不合。不類。舊本體上稅不字今依畢校補同。說作異而俱於之一也。一謂合衆異

為一同異交得。謂言語同異各得其義放有無。張云放疑於字之誤有無相交則得同異案張說非是久。句

彌異時也。王云彌幅也畢云言不易其時故曰久非字。句。彌異所也。舊本字誤守畢云言不移其所故曰守王引之云畢說非是案守當為字字形相似而誤彌偏也字

者偏乎異所之辭也。經說上解此云宇東西南北東西南北可謂異所矣而彌乎東西南北則謂之宇故曰宇彌異所也。高誘注淮南原從篇云四方上下曰宇蔡邕注典引云四表曰宇四表即東西南北也。案王說是也。今據

正聞耳之聰也。經說上無說疑有缺佚窮。句。或有前不容尺也。有前謂有端也經說上云尺前于區穴而後于端蓋以布幅為喻自端至

尺為半不容尺謂不及半明其易窮也。循所聞而得其意。畢云循猶云從心之察也。無說畢云之舊盡。句莫不然

也。言口之利也。無說始當時也。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無說說文言化。句

徵易也。揚云驗其變易也張云徵之言轉未竭諾不一利用。謂辭氣不同于用各有損。說文手部云損減也偏去也。畢云言指

是去服執說。音利畢云音利二字舊注未詳其義論議案說文音部云說言相說何也唐韻音女加切與利音絕遠集韻六至利紐下亦不收此字惟十三篇有說字音研切何也類音部又引埤倉

云詰說言不同也。居佳切。與利音不相應。致說釋此文云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以相推校。疑音利當作言利二字。本是正文。誤作小注。說九或即說之壞字。求執即說文所謂言相說何也。傳寫舛誤。改言利二字

為小注。校者不察。又改言為音。適也。馳謬。遂不可究。詰安服。謂言相從而。不執。執謂言相持。而不服。說則不照。執而相伺。若鬼谷子所謂抵巇者。三者辭義不同。而皆利于用上文云言口之利也。又云諾不一利用。此以服執

說為言之利。與彼義蓋略同。巧轉則求其故。轉當為傳聲同字通說云觀巧傳法是也故謂舊所傳法式國語齊語云工相語以事相示以巧考工記云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傳法求故即

所謂述也。此與下文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句法正同。說大益。無說未詳其義此與前之損偏去也損益義似正相對。疑謂凡體損之則小益

亦并為一條釋之。畢張讀巧轉為句。則求其故。大益為句。並繆。大益。益義似正相對。疑謂凡體損之則小益

之則六也。以旁行句讀。次為校之疑。當在巧。價租抵。吳鈔本作祇畢云稊經說上作陶詰讀案當為環俱抵皆聲之誤。俱說作均音亦相近。抵說作民當作底。即抵

凡物有端。則有本。覆之為物。旋轉無端。若互相為本。故曰俱抵。法同則觀其同。禮記少儀云庫廬云

廣其險同 易也。洪云易當是物字之奇。蓋者物所藏也。案此從從置校作庫經說。法異則觀其宜。句

動。句 或從也。從當作從經下。景庫字亦誤。庫可證何說無易義未詳。洪說緣誤為訓不足據。云徒逐也。或當為城之正字。或從言人物逐其故所處之地。域是觀之理也。詳經下。止。

句 因以別道。謂道有宜止者有不宜止者。因事以別也。與經下止類。以行之義亦。讀此書旁行。張

此舉例下篇 亦旁行 丑無非。畢云說文云非違也。從飛下取。取其相背。言此篇當旁行讀之。即正讀亦無背于文義。云云。

說也是也。畢釋無非為無背之義。非是丑無非謂聖人以正道有所非與。所非同說云。若聖人有非而不非。即釋此。經可證。惟讀此書旁行五字為後人校書者附記。篇末傳寫者誤。入正文又移。于丑無非三字之上。而其義

益莫能通矣。又案此經云正無非說。則云聖人不非義。雖可通。而正聖二文。究不甚合。竊疑此正亦當作聖集韻。四十五動云。聖唐武后作聖。今所見唐岱岳觀碑。則作聖蓋。從長。從正。從王。丑即正也。集韻字形微論。此書正字

皆用武后所製作。丑此聖字。或亦本作聖。壞說僅存。丑。形耳。惟說語簡略。無可實證。附識于此。依通學詳定焉。

經下第四十一

止句 類以行人。說云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則是言辭相執。拒之意不當言行人。疑人當作之類。以行之謂以然不定。其是非可以類推。所謂同

也。揚云小取。謂夫辭以類行者也。說在同。此亦取類推之義。經說。所存與者。張云與下。說存字。案張校是也。於存

與孰存。說文。駟異說。顧云當云說在異與說。在同對文。而句多。謂說云。駟衍異說。下脫疑當云。說在

未知孰是。但此經不必與說在同對文。顧校恐非。依說似。揚讀近是。謂疑當。推類之難。言四足獸為總名。為四足牛馬。四字。駟說合。并為一字。說云。謂四足獸與牛馬。與謂與說義同。而獸各自有散名。不能以說在之大小。之上。疑說名字。凡總名為大。散名為小。詳經說下。顧讀之字。句亦非。五行毋常勝。張云毋。無也。說在宜。言視

類推也。說在之大小。物論事也。謂異異而詞。二與鬪。句 愛食與招。句 白與視。吳鈔本。麗與。

克之。物盡同名。同張讀物盡。屬上。讀。二與鬪。句 愛食與招。句 白與視。吳鈔本。麗與。

顯云。據說似。夫與履。說作履。當云同。張云同名之類。有此。一句。偏棄之。棄與鈔本作。棄經說下。作。當有暴字。十者。案當云十一者。義詳經說下。去與此下文。及經上。合去。棄

義同。謂凡物或分析一體。為二。或參比兩一。為二。皆可去其一。偏對下。不可偏去。而二為文。謂而固是也。說在因。說無因義。因蓋與固是義同。公

孫龍子。室白。篇云。離也者。因是

力與知果不若因是莊子齊物論篇云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此云固
是猶言因是矣或固當為因之誤畢讀固字句斷云言固陋失之
而體性相合者則雖二而不可偏去若下所云是也
名有二而不可偏去者即說白一墜二廣與脩
即說墜白見不見之義

一與二。色性同體者是也。廣與脩。脩舊說作循俞云循乃脩字之誤蓋以廣脩
相對為文辭書脩與循相似經說下篇廣脩
經上云平知無欲惡也說釋以較然蓋謂膠泊無所愛憎于人己或益或損隨
宜無定或疑為益損當作無益損張云欲惡去之有益有損視其所宜亦隨
經說下有說而義多難道大意似謂
凡事有害于人者不能不足為害

損而不害。說在量。說在量。量謂量度其
物饒多則損之為宜
異類不吡。吳鈔
吡此當與經說上篇吡字聲義同畢云說文無此
字玉篇云吡吡必切鳴吡吡窠畢引玉篇非此義
說在量。量謂量度其
理數之異同
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

未。偏去莫加少。去猶言相離謂均分一體為二是為
兩偏然與其合時體多少無增減
說在故。言如故即說
必熱。依說疑當作火
不熱火必形近
而誤又說不字耳莊
子天下篇亦有此文
說在頓。說無頓義疑當作觀說文目部云睹見也古文作觀說云以目見火若以
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大意謂目中所見者火之光不見其熱也
假
必詩。說文人部云假非真也又
官部云詩亂也或作悖
說在不然。說云假必非也詩與非義同正者為是則假者為
非非即不然也張云假者必詩以其本不然也
知其

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張云名所知而取于
不知之中則知不知
物之所以然。句
與所以知之。句
與

所以使人知之。句
不必同。說在病。說云物或傷之然
也病與傷義同
無不必待有。句
說在所謂。

言所謂不同張云有有而
無有無而無視其所謂
疑。謂不
可必
說在逢。句
循。句
遇。句
過。言疑合
此四義
擢慮不疑。擢當作推形
近而誤亦作

推廣雅釋訓云揚推婢權無慮都凡也凡古書言大略計算者重言之曰揚推婢權無慮單言之則曰權曰慮文
遵左思魏都賦云權惟庸蜀與嶺鶴同暴荀子議兵篇云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而已矣揚往云慮大凡也此又
合兩文言之曰
推慮其義一也
說在有無。謂約計
合與一。句
或復否。說在拒。

依張說則相拒即不合所謂否也或三拒當為拒後文云一法者之相
與也蓋類若方之相合也說在方拒與方義同亦通說無疑有關伏
且然。句
不可正而不害用

張云或可合而一或不可合
而一當拒其不合以為合案

與也蓋類若方之相合也說在方拒與方義同亦通說無疑有關伏

且然。句

不可正而不害用

張云或可合而一或不可合

而一當拒其不合以為合案

與也蓋類若方之相合也說在方拒與方義同亦通說無疑有關伏

且然。句

不可正而不害用

工與功古字通用工猶言從事也且然者將然而未然不能實定故不可正而因時乘勢正可隨事故不擇

注殊未了說在宜歐張云且然之事不可以為正而可用力當審其宜梁張讀說在宜句而以歐屬下物一體也

文寡區頗相近然義亦難通且彼論鑿景與此文亦不相應也竊疑此當作害區害與蓋通爾雅言蓋割裂也

云丘蓋不言不知之意也案丘區古音相近見曲禮鄭注區蓋者當為疑信相參疏略不盡之謂韓詩外傳云殖

者並謂粗略不精詩邱風泉物一體也張以歐物連讀云歐或誤或衍案若如張讀則疑當

水鄭箋亦云聊且略之辭馬即此義詩經說下張云知俱則物一體矣俱一分也惟是合也案俱一為合惟是為分張說失之

一惟是惟當作唯經上云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唯是者謂物名類相符則此呼彼應而是也說云唯是當牛

均之絕不吳鈔本作說在所均謂均其縣則將絕而不絕也說云均其絕也莫絕張云均者字或

徒畢云舊作從以意改給讓案說文戈部云或邦也或从土作域此即邦域正字亦此書古字之一也徒者言

以已為然此云徒即不在是及過而以已為然之義說在長字久謂字長行之必久後文堯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

古生於今與處於古義近生疑當作任形近而誤說云舉友富爾也是以名示人也任而異時古今

與舉義同言於今舉堯之義說下又云在堯善治自今在諸古也在疑亦任之誤

在所義說文所義之一謂二人張以此字屬非臨鑑而立句景到畢云即今影到異時說

畢鄭說是也說文日部云景光也大戴禮記會子天圓篇云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蓋凡發光含明及光所照

物蔽而成陰三者通謂之景古無玻璃凡鑑皆以金為之此所論即內景也到者所謂格術沈括夢溪筆談云陽

燧照物迫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則倒中間有礙故也如人搖翳鼻為之礙本末相格算家謂之格術鄭復

中心以外也畢說在寡區張云區所也鑿之區甚寡案張說未知是否說亦無寡區義獨疑當作空區與經云若猶順疑誤說上區穴義同謂鏡中窪如空穴考工記鳧氏鄭注云陵在鼓中窪而生光有似

夫險是在古陽後即窪鏡也經說下此條之說在下文住景謂同物而大小異名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莊子天下篇辯者曰狗非犬即此義畢讀非字句失之

成豪狗此疑同爾雅義謂同物而大小異名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莊子天下篇辯者曰狗非犬即此義畢讀非字句失之

司馬彪云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所謂狗此所謂犬也名實離則所謂狗異於犬也張云既謂狗即非殺犬

云上文云臨鑑而立景一小而易一大而丑說在中之外內鑑之位置景易表也中之內

此亦當云臨鑑而立景一小而易一大而丑說在中之外內鑑之位置景易表也中之內

正臨鑑景與中也中之外側臨鑑景起外也一之言或也王引之云量當作景字相似而誤也經說下言鑑之言

言易言正並與此同是其證俞云易讀為施詩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戰國策易三川而歸

史記韓世家作施三川是易與施古字通施者邪也淮南子要略篇接徑直施高注曰施邪也孟子離婁篇施從

夏人之所之趨往曰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巡說文走部施邪行也是也正字施段字此作易者又其段字也

一小而易猶言一小而邪與一大而丑相并為文經說下篇本施景短大本正景長小以施與正對即其例也案

王俞說是也今據正張讀非是經說下此條之說在下文景之大小說在地正遠近之後與此敘次亦不合蓋傳

為移易使其舊使殿美說在使張云殿當為殿殿下也不美之名亦有時而美

非其舊使殿美說在使張云殿當為殿殿下也不美之名亦有時而美

云團圓也蓋謂鑑正團則光聚於一夢傑筆談云陽室向日照之則光聚向內離鏡一

二寸聚為一點著物火發此與下文不堅白文義不相屬當自為一經亦似向有闕文不堅白說在

稅案張弁上鑑團景一為一經非是說似弁入下無久與宇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具

堅白說在因章釋之下文荆之大別為一經與此不相冢也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具

狗犬也說文犬部云犬狗之有懸懸者也狗孔子

成玄英莊子疏引此作然狗非犬也非元文莊子釋文

說在重經說上云二名鑑位畢云當云鑑立

一實重同也

景舊本為量張處上讀云以

鑑之位量景易表也中之內

景舊本為量張處上讀云以

鑑之位量景易表也中之內

景舊本為量張處上讀云以

鑑之位量景易表也中之內

景舊本為量張處上讀云以

鑑之位量景易表也中之內

景舊本為量張處上讀云以

鑑之位量景易表也中之內

景舊本為量張處上讀云以

鑑之位量景易表也中之內

景舊本為量張處上讀云以

鑑之位量景易表也中之內

說云在堯善治自今在

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

說云在堯善治自今在

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

說云在堯善治自今在

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

說云在堯善治自今在

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

說云在堯善治自今在

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

說云在堯善治自今在

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

說云在堯善治自今在

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

說云在堯善治自今在

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

說云在堯善治自今在

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

說無在後末二字或當在上文作推之語未然又疑當屬下讀則推為推之誤下
或當別為一經而稅其半下經 說在可用過件 畢云即午字異文玉篇云件古吳切偶敵也非此義案
又稅其發端語遂并為一與 過當為過形近而誤莊子天下篇簡倕不件釋文音
誤徐音五同也集韻十姥云件偏也此件當即梧之異文說文午部云午者梧也梧從也廣雅釋言云午件也漢
書天文志云選布於午件梧與選義並同偶件猶言偶聲也可用偶件並見說義詩彼畢孫王楊皆讀過件屬下
景不徒為句與 景不徒說在改為 徒舊本譌從王引之云從當為徒徙移也畢子仲尼景不移者說
說不合不可從 在改也張熾注云景改而更生非向之景引墨子曰景不移說
為也是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此景謂日光所照光被成陰莊子天下篇云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釋文云司馬
彪云鳥動影生影生光亡亡非往生非來墨子曰影不徙也正作徙可以據校以此經及莊列張馬諸說綜合論
之大意蓋謂景必亡而更生始有更改若其不亡則景常在後景即 一少於二 而多於五 俞云數至於
前景無所改易故說云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息即不徙之義也

故多於五經說下篇曰一五有一焉一有五焉五也 說在建 張云建一為端則一為十是多於五語讓案說
一者一二三四之一也一有五者一十一百之一也 無建義疑當作進即算位之二十五進一十也

住景一 住疑當作位與 說在重 張云住止也一止而二景以鑑之重也案張說未塢說云二光夾一
義亦通而與說 非半弗新 畢云玉篇云新知略切破也盧云非此義此當與析新義同坑案新即斷字異文
不相應恐非 耳揚云新同機案揚說是也集韻十八藥云備說文所謂之楷或从斤作楷此楷
即新之變體舊本作新新音新同詰與 則不動 說在端 若盡其端則無半可言是
新音義亦略同而字則異異說未審 終古不能新也故云不動 景到在午 有

端與景長 說在端 說云足微下光故成景於上首微上交故成景於下在遠近有端與於光故景虛內
橫直交互謂之午儀禮度而午注云一縷一橫曰午是也其形為又又者光線之交點案張劉訓午為交點是也
凡約行線中有物隔則光線必交穿交而過則成倒影是在午有端與景長長謂線對端為點而言謂凡光在交聚
成點之時則有礙於光線之行故穿交而景到也鄭伯奇格術補云密室小孔偏光必成倒影景雲鳥東飛其
影西逝又云日無數光點俱射入小孔中是為光線交過孔則修而至地遂成日體之影皆可證此書之義

可無也 言凡有者 有之而不可去說 在管然 管然者今雖無而實為昔之所有故云不 景迎
必可無 可去張云本可無也嘗有之則不可去

日說在搏 說云景日之光反燭人則景在日與人之間迎日即回光反燭之義但說無搏義上云鑑景一
與此義異搏道藏本作搏吳鈔本作搏亦並難辨以形聲校之疑當作轉鑿受日之光轉以射
人成景亦即反燭之義 而不可擔 說在搏 擔當作播周禮矢人來而播之釋文云播本又作播播
也今本涉此而誤耳 卽播之變體漢隸凡以彘之字或變凡彘漢書天文志

說無在後末二字或當在上文作推之語未然又疑當屬下讀則推為推之誤下
或當別為一經而稅其半下經 說在可用過件 畢云即午字異文玉篇云件古吳切偶敵也非此義案
又稅其發端語遂并為一與 過當為過形近而誤莊子天下篇簡倕不件釋文音
誤徐音五同也集韻十姥云件偏也此件當即梧之異文說文午部云午者梧也梧從也廣雅釋言云午件也漢
書天文志云選布於午件梧與選義並同偶件猶言偶聲也可用偶件並見說義詩彼畢孫王楊皆讀過件屬下
景不徒為句與 景不徒說在改為 徒舊本譌從王引之云從當為徒徙移也畢子仲尼景不移者說
說不合不可從 在改也張熾注云景改而更生非向之景引墨子曰景不移說
為也是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此景謂日光所照光被成陰莊子天下篇云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釋文云司馬
彪云鳥動影生影生光亡亡非往生非來墨子曰影不徙也正作徙可以據校以此經及莊列張馬諸說綜合論
之大意蓋謂景必亡而更生始有更改若其不亡則景常在後景即 一少於二 而多於五 俞云數至於
前景無所改易故說云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息即不徙之義也

說無在後末二字或當在上文作推之語未然又疑當屬下讀則推為推之誤下
或當別為一經而稅其半下經 說在可用過件 畢云即午字異文玉篇云件古吳切偶敵也非此義案
又稅其發端語遂并為一與 過當為過形近而誤莊子天下篇簡倕不件釋文音
誤徐音五同也集韻十姥云件偏也此件當即梧之異文說文午部云午者梧也梧從也廣雅釋言云午件也漢
書天文志云選布於午件梧與選義並同偶件猶言偶聲也可用偶件並見說義詩彼畢孫王楊皆讀過件屬下
景不徒為句與 景不徒說在改為 徒舊本譌從王引之云從當為徒徙移也畢子仲尼景不移者說
說不合不可從 在改也張熾注云景改而更生非向之景引墨子曰景不移說
為也是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此景謂日光所照光被成陰莊子天下篇云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釋文云司馬
彪云鳥動影生影生光亡亡非往生非來墨子曰影不徙也正作徙可以據校以此經及莊列張馬諸說綜合論
之大意蓋謂景必亡而更生始有更改若其不亡則景常在後景即 一少於二 而多於五 俞云數至於
前景無所改易故說云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息即不徙之義也

亦云元光中天星盡搖與擔形近而誤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千鍾侯劉掃孺書王子侯表作劉擔是其
證說文手部云搏圖也圖者隨所置而正故云不可搖義詳經說下道藏本搏作搏吳鈔本作搏並形之誤

景之小大說在地近遠近 地當為地地即進之段字地正文正相對言景隨地而易也說亦云遠
近地正是其譜張云遠則小近則大劉云謂人與鑑相去遠近也依光

學理發光點與受光處距量其景必 字進無近說在敷 說云進行者先敷數後敷遠說文支部云敷數
小較近其景必巨書與此款合也

分布履步之謂書禹貢云禹敷土義亦同言宇宙雖大而 天而必正 天依說當作大即上
人行履步由近可以及遠張云敷至也以近敷遠亦通

得義 行循以久 楊云循經說作脩張云 說在先後 貞而不撓 說在勝 楊云貞經說作
未詳 循當為脩案張校是也

負說云招負衡木是也說文木 一法者之相與也盡 王云案以一字屬上句非案張讀亦與畢
部云橈曲木也撓即橈之俗 同譏說云一方盡類則此盡下當稅類字 若

方之相合也 合舊本譌召王引之云召當作合經說下云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台亦合之誤一
同也一法同法也廣雅與如也盡猶皆也言同法者之彼此相如也皆若物之方者之彼此

相合也按王校 說在方 契與枝板說在薄 張云契當為契枝當為收板字亦誤按張說是也
是也今擬正 句 說云契有力也又云契上者愈得下者愈亡收上

者愈喪下者愈得可證契同聲段借字說文手部云挈縣持也挈與提義同板變當作
飯飯反同謂挈與收二力相反也或云涉上收字而衍亦通又說無薄義疑當為權之誤

知異 張云狂妄也按張說是也狂舉猶 說在有不可 張云如非牛 牛馬之非牛與可之
言妄說亦見公孫龍子說經說下 不可之類

同說在兼 張云牛馬非牛或可或不可專則不可兼則可也詒讓按兼謂兼舉牛馬也荀子正名篇云牛
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即其義可之疑當作不可即承上經為文言兼舉牛馬則非牛

亦非馬即不可謂 倚者不可正 說云邪倚則不正又疑此論轉重法則正或 說在剝 說云車梯則剝
之牛謂之馬也 當為止說又云梯者不得流旋與止文相對 當作梯蓋擊之

循此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 說無循義張云兩循字皆衍此此之此也彼此彼之
此也各此其此同也其所以彼此異按張說未知是否 推之

必往 推依說當作柱往疑當作住蓋謂凡物檣柱之則住而不動說云方石去 說在廢材 廢亦置也謂
地尺關石于其下懸總于其上使適至方石不和下柱也住即不下之義 置抹于地若

說所云方石說下又云廢 唱和同患 言唱而不和同下 說在功 張云不唱不 買無貴 說云羅
石于平地此義與彼同 唱其患同詳經說下

不 說在假其賈 畢云飯反字異文下仿此詒讓按集韻二十阮反或作飯說文是部返 聞所不知
重文件飯云春秋傳並从食飯蓋飯之異文段借為反字張云反變也

費

聞所不知

輕則羅

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

張云不知者人告之即知

賈宜則讐

謂論其賈直所宜經說上云賈宜貴賤也畢云舊字古只作讐後省前漢書高帝紀

云高祖每醉留飲酒讐

數倍如淳曰讐亦讐也

說在盡

盡猶適足言無所絀

以言為盡詩

句詩謂人言有是非概

說在其言

在其二字舊本例今擬遺藏本吳鈔本乙

無說而懼說在弗心

張云弗心不自信按張說非是心當作必安危不可信故懼說云在軍不

唯善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正說文口部云唯諾也言部云諾磨

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生前也不懼今也懼是其證

唯吾謂

非名也則不可說在假

唯善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正說

文口部云唯諾也言部云諾磨

也禮記玉藻云父命呼唯而不諾孔疏云唯恭于諾也呂氏春秋圖鎖篇云唯而聽唯止唯吾謂言吾謂而彼應之若非其正名則吾謂而彼聽不唯故不可也與上文唯是文義正相對假亦與反同反謂卻之不應也莊子寓

言篇云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必惡聲報之亦此義詳經說下

或過名也說在實

或域正字過名謂過之而成是名若

過比而成南過南而成北說云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此為然是也實謂方域有定與方

名無定文相對莊子庚桑楚篇說宇為有寔而無乎處域與宇同故經下又云宇或從

無窮不害兼

張云雖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

人雖無窮說在盈否知

即說人盈無窮不盈無窮之義張云

知之否之足用也諄

張云諄宜為諄知之

論乃以為足用是諄也

否之不知也則無以論乃以為足用是諄也

說在無以也

吳鈔本以作已按說作以已以字同

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

張云辯必有勝謂辯無勝

明者

張云不知天下人之數而可以知愛之盡以其明之按張說

謂辯無勝必不當

張云辯必有勝謂辯無勝

者必其辯不當故當反求其辯也

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

吳鈔本作有非經說下無說張云不知天下民

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

張云辯不必讓當審其始按說無辯義

張說不足據始疑當作殆詳經說下

之所處而愛可及之喪失也矢子者不知子之所在不害愛子

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

張云辯不必讓當審其始按說無辯義

說在作顏

說無此義畢讀在作句絕云此亦未詳其義張

義之為內外也內

內外舊本到今據吳鈔本乙未內字誤疑

說在作顏

說無此義畢讀在作句絕云此亦未詳其義張

云玉篇云作古吳切偶敵也詒讓按件顏疑當作顏件呂氏春秋明理篇云其民頡許百疾高往云頡猶大稽逆

也作許字通詳前頡顏形近而誤傳寫又及其文後不可通耳頡作即說所云在聲也又疑此當作件顏即莊子

天下篇所謂頡偶不件也簡誤作頡經說下篇簡

倍之簡作頡與此正相類作簡亦抵牾不合之意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

說云於石一也堅而不知其白義具於德莊子至白論篤說詳經說下或云存疑當作石亦通

而在石此云存即在石之義謂堅白在石之中視之知其白而不知其堅附之知

學之公益也說在誹

也堅白二也

者。張云誹非也誹學之人按說無誹義張說未壞此疑當作學之無益也說在詩者 有指於二而不

可逃。謂指一得二無所逃也 說在以一一索。畢云說文云索增也从糸从索十索之重也漢書注孟康曰索音

寡。即說云多 說在可非。句 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春字誤說

謂不知犬。句 過也。說在重。亦即重同之義詳前張云知而又知是謂重知俞云畢讀說在重物為

則此文亦當以說在重斷句矣 物甚不甚。舊本作物莫不甚張云其疑當為莫俞云疑當作物甚不甚言有甚有不甚

說在若是。是莫短于是 通意後對。張云先通彼 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張云否則不

下以求上也。說在澤。顯云澤字句按顧讀是也說云取 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此有誤

難通畢云疑云不同張云州說作文揚云疑文之為按說不文似非即此字張揚說非莊子寓言篇云同于已為是是或即此義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下文小故。句 有之不必然。吳鈔本誤 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五字與上下

非校移著下節體字上云物之有體若有其端按張校近是 大故。句 有之必無然。此疑當作大故有之必無然無之必不與上小

重事有大小也今本上句說然字下句說三字徐不可通 若見之成見也。義亦難通張云若者指事之詞目之見性也然不接物則

者乃故也按張說亦迂曲以經校之疑上見字當為得之誤得正字作尋壞說僅存上半遂成見體。句

字故古書多互竊下見字當為是字之誤言得彼乃能成此也顯云此釋經上故所得而後成也若一

之一。尺之端也。尺之端謂于尺端中分之其前為端經上云端體之無厚而最前者也此後文亦云尺

前于區穴而後于端皆其義也此端與小爾雅廣液信文謂之端義異凡數兼一或二

一為二之分攝兼端為尺故釋為尺之分張云一
分二之體端分尺之體舉云此釋經上體分于兼也

正名篇云所以知之在人者而必知張云智若明管子宙合篇云見察謂之明此段目喻知也下文以

則所見尤審焯取譬不同而義慮此亦目下文也與下文知恕並連經而後釋其義舉慮也者以其知

並相貫舉云此釋經上知材也張皆誤屬上讀俞又謂皆涉下而衍並未達其義

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言以知求索而若睨說文目部云睨邪視也謂有求而不必得若睨而視

不知猶睨也舉云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貌吳鈔本作兒過疑當為遇與經云

此釋經上慮求也知句若見舉云此釋經恕舊本為怒顯云當從經知也者以其知論物

容與經說下貌能為貌能異上知接也若明與上經知材也義同而體用則微別仁句愛已者非為用已

也亦愛也愛足明也言當觀仁于兼愛按張說是也但疑已或當為民民唐人增諱闕筆與已

形近因而致誤淮南子精神訓云聖王之三字無義疑著當為者屬上讀涉上文而誤作著又并

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此義或與彼同衍若明二字舉云此釋經上仁體愛也言當觀仁于愛

物義句志以天下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舉云此釋經上義利也言意以為美而施之

作者草書相似而謀能能養用無義當作而能利之不能必用下文孝以親為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亦當作而

能利親不能必得誤與此同按舉張俞說並非此下能字當讀如詩書柔遠能邇之能漢書百官公勳表顏注云

能善也能芬能利之言能善利之也志字亦不誤惟芬義不可備疑當禮句貴者公賤者名言賤者稱

而自名也張云公君也名當而俱有敬優焉而不優揚注云優與慢同怠惰也舉云優慢字異文費者為公

異論也禮有貴賤尊卑等差之異張云論行句所為不善名句行也所為善名句巧

也若為盜王引之云善疑當為若形相似而誤也言所為之事不著名是躬行也所為之事著名是巧于

善名求善其名也所為求善名其巧如為盜按舉張說近是巧疑當為竊竊與盜文義正相貫竊俗書作窈

下字與巧相似故譌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巧名者也雖周禮巧作窈是其證

實

句 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己。言待人以寔與己身無異張云見其外而知其內亦通 不若金聲玉服。不字疑當作必玉服即佩

服之玉周禮玉府共王之服玉鄭衆注云服玉冠飾十二玉禮記月令春服蒼玉夏服赤玉中央土服黃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鄭注云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銜璜也呂氏春秋孟春紀高注云服佩也並此玉服之義言其寔充美則見于外若若金聲玉服之昭著即所謂榮也文選西都賦李注引尚書大傳云皆莫不磨折玉音金聲玉色玉服與玉色義亦相近張五金聲玉服宣于外也畢云此釋經上實榮也 忠 句 不

利弱子亥。亥疑當作孩說文口部云咳小兒笑也古文作孩明鬼下篇云賊誅孩子子亥猶云孩子弱子孩謂小主也言忠臣之強若其述若不利于小主則書金膝管叔流言謂周公將不利于孺子

之意足將入止容。止疑當為正此言雖強君而事君必以敬此其所以為孝 句 以親為芬而能

能利親不必得。畢云此釋經上孝利親也言不以為德張云孝有不可必得者案芬疑亦為之誤能利親亦謂能善而利之也不必得謂不必中親之意莊子外物篇云人親莫不欲子之

孝而孝未必愛畢張說非信。句 不以其言之當也 必不當為 使人視城得金 言告人以城上有金視而果得之明言必信也畢云此釋

經上信言 俾 句 與人遇人人衆愾。漢書司馬遷傳云僕又俾之蠶室如淳云俾次也若人相次也此與說文俾飲之訓正合言人相與相遇皆相飲比之意衆循未詳妙隨

嘗為猶同聲段借字說文手部云播摩也言人衆相摩切 謂 嘗謂為獲 為是為是之台彼也 畢云

學云此釋經上俾自作也字書無愾字按經作疑併之誤 謂 說詳經上 為是為是之台彼也 台

本本作治顧云台讀當為詒季本作治按顧說是也說文言部 云詒相欺詒也謂覆者不為欺人之言下為是二字蓋誤衍 弗為也 畢云此釋經 廉 疑當

之 惟當作雖同 知其駟也。舊本駟上有也字畢云一本作知其思耳也是此釋經上廉作非也詒讓按

乎哉趙注云謙少也淮南子齊俗訓高注云謙恨也駟上別本無也字是今据刪字書無駟字別本作思耳顧校 季本同亦非以文義校之當為認之語荀子勸國篇云雖然則有其認矣楊河云認懼也此其駟即荀子之其認

與論語慎而無禮則意之意聲義亦相近此家上為文言猶 所令 非身弗行 弗與鈔本作不疑當依經 者則有所不為嫌者已難或為非而心常自恨猶知懼也 作所行言使他人作之非

身所親行也畢云此釋 任 句 為身之所惡 即經所 釋經上在士損己而益所

為也言任 勇 句 以其敢於是也命之 命猶名也言因敢得名張云人有敢 亦有不敢就其敢于此則命之勇矣 不以其不敢於

彼也害之 畢云此釋經上勇志 力 句 重之謂下 句 與重奮也 與疑當作舉言凡重者必就 下有力則能舉重以奮也後

之 所以敢也言勇志 力 句 重之謂下 句 與重奮也 與疑當作舉言凡重者必就 下有力則能舉重以奮也後

之 所以敢也言勇志 力 句 重之謂下 句 與重奮也 與疑當作舉言凡重者必就 下有力則能舉重以奮也後

句 以若名者也。張云謂以臣萌名畢云此釋經上君臣名通約也名經上作萌誤按經云萌 功不待

時若衣裘。不疑當為必言功之利民必今時宜若夏衣而冬裘也張云冬裘莫夏資裘不待時而利按張說亦通舊本重此七字畢云疑衍張說同披異鈔本亦無今據刪畢云此釋經上功利民也

賞疑當在下文 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姑。殆疑當為錄之段字說文取部云錄及也姑與辜通言罪不必犯禁惟害無罪則及罪也 上報

下之功也。此句上賞有賞字 罰。句 上報下之罪也。上報下之功也六字當在罪不在禁上乃述經語而未著說今本實刪不可通畢云此釋經上賞上報下

之功也罪犯禁也。侗。說文人部云侗大兒又言部云謂共也引周書云在夏后之嗣今書顧命謂作侗釋文引 上報下之罪也。馬融本字義並與許同禮記祭統云同之言謂也是同侗嗣三字並通故此經作同說作

侗也張云 侗當為同一人而俱見是楹也。楹疑亦形之誤張云一楹說二人俱見俱謂之楹是也按張說亦通 若事君。事舊本作是今據

似言猶眾人同事一君此釋 久。句 古今日莫。舊本久上衍今字且誘且王引之云上上今字因下今字而

經上同異而俱於之一也。 久。句 古今日莫。舊本久上衍今字且誘且王引之云上上今字因下今字而

久矣故曰久古今日莫故經上云久彌異時也彌徧 字。句 東西家南北。願云家字衍王校同案家猶中

也案王校是也願張校亦以且為且今並據刪正 窮。句 或不公尺有窮。言前遊或有不公尺之餘地

此釋經上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按守字之誤 然此不公尺之外即為盡處

是有窮也張云或不公尺實也雖不窮而有窮 莫不公尺無窮也。張云莫不公尺虛也雖窮而無窮畢

動。但疑當作俱謂與俱義略同止動謂事無動靜皆 始。句 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張

然即經所謂莫不然也畢云此釋經上盡莫不然也 始。句 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張

時有此二者始則當其無久也無久久之始也按張說是也此言始者或時已歷久而追勝其本或時未歷久而甫發其端二者皆謂之始且始必當無久時若已有久則不得為始也列子釋文引始時作夫物疑誤無並作无畢云此釋經上始當時也 化。句 若鼃為鶉。列子天瑞篇亦有此文釋文引此未有也字畢云此釋經上化徵易也孫星

上始當時也 化。句 若鼃為鶉。列子天瑞篇亦有此文釋文引此未有也字畢云此釋經上化徵易也孫星

節云鼃蝦蟇屬淮南書即本此荀子正名篇云狀變 損偏去也者兼之體也。舊本無去字今依王校

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體之一實 損偏去也者兼之體也。舊本無去字今依王校

二尺之端之義兼者合衆體偏去言於衆體中 其體或去或存謂其存者損。存上舊本批或字王

損去其一體也經上云體分子兼也亦即此義 其體或去或存謂其存者損。存上舊本批或字王

去則此皆云損偏去也者兼之體也其體或去或存謂其存者損當如龜存生非誤今不括改畢云此釋經上損

滅其存者言則損矣後三校皆或字是也今據補謂其存者損當如龜存生非誤今不括改畢云此釋經上損

是所謂大也。按畢說未允。此謂積無成有其圓。句。規寫支也。寫謂圖畫其象。周髀算經云。竝以寫天。趙爽注云。寫猶象也。支與鈔本作支。下同。支

支義並未詳疑。當為交之誤。後備城門篇。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支今本誤。交此交誤。作支猶彼支誤。作交也。凡以規寫圓形。其邊綫周匝相濠。謂之交。或為直綫以濠圓心。中交午。成十字形。亦謂之交。考工記匠人云。為規識

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鄭注。景兩端之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鄭說可證。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為規。測景兩端之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鄭說可證。

此規寫交之義。張云。說文支小擊也。疑支為法度之義。或支為及字之誤。下同。按張說並非。畢云。此釋經上圓一中同長也。方。句。矩見支也。寫交者。以相當為交。矩

邊綫周匝相濠。及隔綫相午。黃亦皆謂之交也。張云。見寫大。倍。句。二尺與尺。但去一。張云。二尺與一。同非是。畢云。此釋經上方柱。隔四誰也。按誰當為釋之誤。

畢云。此釋經。句。是無同也。張云。若有同之。即非最前畢云。此有間。畢云。此與下間舊。謂夾之。上倍為二也。端。句。謂夾者。張云。就其夾之而言。則謂有。尺。前於區穴。而後

者也。謂有物夾之。畢云。此謂夾者。張云。就其夾之而言。則謂有。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尺與上文前不容尺之尺義同。謂凡物前盡處為端。後距端一尺為尺。更後盡處則為區穴。區穴謂空際

之儀禮。喪服賈公彥疏云。整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為衣物及射侯。皆去邊幅一尺。不夾於端與區內。畢云。寸為縫殺是也。蓋方制從衡正等。去邊縫各寸。則幅止二尺中半。適一尺矣。

次字張云。如有物尺前有區穴。後有端。與區穴所夾非間也。間乃是區穴之內。但與區穴相及。故云不及。有案張讀內如字。不如畢校改穴之。允此似謂前有端。後有區穴。尺難在其中。然與前後幅相連。屬不絕。則不得為二

者所夾也。或云。及。如是者。及非齊之及也。張云。齊等也。此申說及字之義。若論齊等之及。則區穴不當為必也。或云。及。謂之及。與端之所夾為中間。穴內宜為有。惟不論齊等之及。乃

來。但與區內相及也。按張說亦未析。此似言所謂不及。有者非不齊。有之謂。纒間虛也者。舊本說經。及止謂彼此相次。齊則盡其邊際。二者同而異也。畢云。此釋經上間不及。有也。纒間虛也者。字王據經

增今從之。纒與。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檀為柱。上下方木。兩檀之間。空虛之處。則無木。張云。與檀同。詳經上。盈。句。無盈無厚。言物必有盈。其中者乃成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

本為釋恐非畢云。此。盈。句。無盈無厚。言物必有盈。其中者乃成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此上下文雖多。云。然此尺字。寔當作石形。近而誤。經說下。廢石。亦謬。尺可證。此與下文。並以堅白石

為釋。言堅白在石。同體相盈。則彌滿全體。隨在皆有。堅白。故云無所往而不得。亦即所謂相盈也。畢云。此釋經上。得一。二。即謂堅白也。公孫龍子。堅白論。篇云。無堅得白。其舉也。二。堅異處不相盈。下

盈。莫不有也。得一。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此云。得一。二。亦謂得白得堅。分為二也。堅異處不相盈。下

相非是相外也。經云下云於石一也堅白二也故云得二者據堅白為二而異處則堅非白亦不相外此義亦見公孫龍子互證經 非堅是為不相堅亦即為相外若舍而別則堅則堅內含有白白內亦含有堅是為說下畢云此釋經上堅白不相外也

擗。句。尺與尺俱不盡。言尺與尺相擗則前尙有餘地故兩俱不盡 端與端俱

盡。舊本與擗無俱擗但張云無礙當作與但當作俱是也今據改經上云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是端前更無餘地故相擗則兩俱盡 尺與或盡或不盡。尺與下張

字按張校與上文岐輻比疑當有端字誤。堅白之擗相盡。此言堅白雖殊而同托于石性色相含彌備無間故其擗為相盡即經說下堅白相盈之

義。體擗不相盡。言凡物兩體相擗雖擗而各自端。此與上下文不相屬疑即上尺與端句之說字誤

俱不盡則體相擗端與端俱盡則端相擗尺與尺或盡或不盡則端體並相擗體之擗可得也。此。畢云疑似字張

而端之擗不可盡按此說非張說亦未折王讀端此為句尤誤畢云此釋經上擗相擗也。此。校同王引之云

此與比通比者並也按王說是也。集。兩有端而后可。畢云有一本作目此釋經上似有以相擗有不相

亦即此。次。句。無厚而后可。后畢本作後吳鈔本作厚非無厚似謂體極薄而相次比或疑當作無序見

無間畢云此釋經上無間而。法。句。意規員三也。俱可以為法。說文貝部云員物數也禮記少

不擗擗也按擗擗當作擗擗。法。句。意規員三也。俱可以為法。儀云工依于法游于說鄭注云

法謂規矩尺寸之數說謂擗殺之意張云意若規。俱然也者。民若法也。若繪順也畢云此

而為真是法也畢云此釋經上法所若而然也。俱然也者。民若法也。釋經上俱所然也 彼凡

牛樞非牛。此義難通張云可彼可此謂之樞按張說肌定不足提牛樞疑木名爾雅釋木云榘莖郭注云

若爾雅莖牛斬斨牛棘之屬是也牛。兩也無以非也。謂牛樞與牛兩者實 辯。或謂之牛。謂之

非牛。疑當作辯者或謂 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必上畢本有不字今據道

非不能皆當則必。不若當犬。當犬若上云當牛當馬言辯牛之是非而不當不若謂狗為犬之當也無勝

有一不當者也。下云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也者勝也即此章之義畢云。為。句。欲讎其指。畢云讎即讎異

此釋經上彼不可兩不可也辯爭彼也辯勝當也按經彼即彼之誤。為。句。欲讎其指。畢云讎即讎異 書無讎字畢說不知何據此云難指難臆義亦並不可須窮疑並當為斷之語耕柱簞備穴簞斷並為作。難經下篇斷舊本或議從看故又議從養也斷與斨義同亦詳經下篇斷指謂斨手指斨臆謂斨斨臆也。智

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也。文當為之之誤無遺於其害也。而猶欲離之。

則離之。史記管蔡世家索隱云離即羅羅被也按離俗作羅同詩王風兔爰逢此百羅釋文云羅本亦作離離之謂因欲而離也或疑離亦斷之誤上欲著屬意下斷之屬事也亦通是猶

貪脯也。騷之利害未可知也。畢云騷字段音讀如山海經云食之已騷詒讓按騷字疑欲而騷。疑

得字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廝外之利害未可知也。畢云廝字猶俗寫詒讓按左傳襄二十六年季子惠臨伊伏釋文廝作廝

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俞云力字無義疑人字篆書之誤趨之而得為句人則弗趨也為句按力疑當為刀經說下亦云王刀皆謂泉刀也趨之而得刀句言若有人言牆外有

泉刀趨之即得而不信者則弗趨也。前說信云不以其言之當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俞云蓋牆外使人視城得金比趨牆外得刀與視城得金語意正同俞說未據是以所疑止所欲也。則得利而人

以為利害未可知止而弗趨是以所疑止所欲也。張云譬如食脯不知其利害則仍食之譬如趨牆外不知其利害則弗趨所疑同而止不止異則不在其知明矣。觀為窮知而儼於

欲之理。張云指說經也畢二儼字異文讀如縣挂之類詒讓按與莊子寓言篇無所縣其罪之縣義同郭象注云縣係也言所為為欲所牽係則知或有時而窮雖指而非愚也。所為與不

也。畢云恕慈字異文字書無此字張云即智字誤耳按張說是也許經上爾雅釋器云魚曰斷之即此斷脯之義雖指而非愚也。所為與不

與為相疑也。張讀作所為與所不為相疑也云不非謀也此釋經上為窮知而儼于欲也大指言所與為相疑也。所疑當作所不與疑術按張校亦通。非謀也。謂不暇審計而為之所謂縣于欲也。畢云

知一事必待為之而信其利害。已。句為衣。句成也。治病。句亡也。張云為衣以成為已治病以亡否則縣于欲不以疑而自止已。句為衣。句成也。治病。句亡也。

書郊祀志云病良已注孟康云已使。句令謂。句謂也。不必成濕。張云以令謂人是之謂謂方謂之謂病愈也畢云此釋經上已成亡使。句令謂。句謂也。不必成濕。

晉之問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而中亡謂之涇楊僚注荀子引作濕此濕字與方方言反按方言雖有此義然古書罕見盧援以釋此畢張揚並從之似不甚屬荀子不苟篇云鏡則棄而方儀注引方言濕

為釋韓詩外傳僂作累洪頤頤謂荀子之累即說文人部云儼垂兒一曰懶解乘覆也按洪說蓋是說文人部又有儼字云相欺也老子儼儼令其不足以無所歸釋文云儼一本作儼也欺也淮南子儼真訓云孔墨之弟子

皆以仁義之術教導于世而不免于儼其身蓋儼儼聲義並相近此書之濕當作儼荀子之儼當作儼經典凡从

對屬儼與从黑字多相混儼即說文儼儼之段字不必成儼言雖使為之而其事之成敗則未可必儼與成義正相

也故也。必待所為之成也。故也下當有者字此與經上故所得而為成義同言因此故而致彼如是必所為已成乃可為使也必待所為之成也。

故其亦必欲說張說未名。句。物。句。達也。言物為萬物之類名荀子正名篇云故萬物雖衆有有實

必待文多也。張云物有是實名以文之文者實之加故曰多按依張說則經名達下當有多字恐非窮變

當作之。命之馬。句。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張云馬而命之馬是類也凡馬之實皆得名

名亦通。命之馬。句。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張云馬而命之馬是類也凡馬之實皆得名

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命之臧。句。私也。臧即臧獲之臧詳後大取諸言于人之賤者而命為臧

也者大別名也即此義。命之臧。句。私也。則臧非人之通名故曰私張云人而名之臧是私也

名也。止於是實也。張云名止于是實聲出口俱有名。若姓字。吳鈔本作與畢云疑字張云

字按畢張校是也姓字亦一人之私與臧相似依張。灑謂狗犬命也。灑吳鈔本作洒義並難通命也亦

說此釋經上名達類私舉以若姓字三字屬下說非。灑謂狗犬命也。與經不相應張云灑即移意移狗

形近而謬也移他名以謂此物猶言指鹿為馬楊讀灑屬上若姓字句非是。狗犬。句。舉也。謂正舉物名上

或謂之犬單舉之謂也未寤。此狗。句。也。顏注云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加也。謂以惡語相加

語相增加也論語集解引馬融云。知。句。傳受之。句。聞也。方不庫。集韻四十餘說也。身觀焉。

加陵也畢云此釋經上謂移舉加。知。句。傳受之。句。聞也。方不庫。集韻四十餘說也。身觀焉。

句。親也。畢云此釋經上知聞說親言所為知者有三得之傳受是所以謂。句。名也。所謂。句。實也。

耳所聞也非方。且是人所說也身自觀之則親見也。所以謂。句。名也。所謂。句。實也。

名實耦。句。合也。志行。為也。畢云此釋經聞。句。或告之。句。傳也。身觀焉。句。親也。畢

此釋經上。見。句。時者體也。二者盡也。體即經上體分于象之義時疑當為時特者奇也二者耦也

聞傳親。見。句。時者體也。二者盡也。體即經上體分于象之義時疑當為時特者奇也二者耦也

釋經上。見。句。時者體也。二者盡也。體即經上體分于象之義時疑當為時特者奇也二者耦也

與此相類言兩端利害無所偏主依揚為句 早上臺 張云早古只作早詒讓按早宜當為甲後文劍甲字亦類說此釋經上欲正權利且惡正權害 為句 早上臺 張云早古只作早詒讓按早宜當為甲後文劍甲字亦類

謂城臺也禮記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 言為甲以備戰于城及宮門為臺以備 病 句 亡也 言治病之為求其亡左

伯使醫緩為之呂氏春秋至忠篇文擊治齊王疾曰請以死為王高 俞云說文具部賣術也讀若賣今 買鬻 經典通以鬻為之張云互相為

注云為治也此即上文已為衣成也治病亡也之義張云以為而亡 病 病 句 亡也 言治病之為求其亡左

易也霄盡 學云霄與消同詒讓按爾雅釋天 蕩也 張云莫之 順長 句 治也 張云有 龜買 句

化也 張云龜買未詳或即龜轉化亦為也畢云此釋經上為存亡易蕩治化俞云上文雖有化者龜為轉之文

然買轉音義俱遠形也不相似龜疑賣字之誤上文云買鬻易也此云賣買化也文異而義同按俞改龜

為賣則與上文義複不足據買疑當為鼠列子天瑞篇云田鼠之為鸚鵡古說龜鼠二者皆能化為鸚鵡故上文既

以龜鼠釋化此又兼舉龜鼠二者以盡其義爾文雖異而義實同也鼠漢隸或作鼠見仙人唐公房碑與買形極

相似因而致誤或云買當為同 句 二名一實 句 重同也 不外於兼 句 體同也 亦與經云

義同分體統合于兼體 俱處於室 句 合同也 說文入部 有以同 句 類同也 說文犬部云種

之內故云不外於兼 其揚云大取篇云重同具同違同同類之同丘同類 異 句 一必異 必讀為畢古通用張

同同是之同同然之同同根之同畢云此釋經上同重體合類 異 句 一必異 必讀為畢古通用張

也 謂名實俱異是 不連屬 句 不體也 不同所 句 不合也 不有同 句 不類也 釋經上

異二不體不合不 類舊說不體不字 同異交得 交吳鈔本誤於言同異各得 於福家良 疑當作於富家食揚以

無也 怒當作怒 比 周禮小胥鄭注 度多少也 免蚺還園 免當作它即蛇之止字前它蠶譌作免

無揚云前文免說此云免蚺瑟蚺通用又云蚺疑蠶字之訛如韓谷與幾瑟爭立太子戰國策作幾瑟史記作幾

蚤按揚說非是說下云蚺與瑟執瑟則蚺與瑟不得為一字但瑟常亦蠶之譌此云它蚺彼云蚺蠶則蚺似當作蠶

鳥折用桐

此案難蠶窠疑鳥當為鳥折當為梗干綠字書云象通作禽北齊南陽寺碑象作鳥並與鳥形相近梗折偏旁亦略相類象謂象人即假人也說文人部云假相人也越絕書記墨王占蠶云

弱不為器用但為偏當與人俱特淮南子錫晉訓云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宋太許注云魯人葬人也同禮家人言驚車象人鄭注引孔子謂為偏者不仁論衡感虛篇云廟中木象生肉足史記刺客傳索隱引象作鳥與此可互證梗者戰國策齊策云有士衛人與桃梗相與語士偶曰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趙策又云土梗木梗史記孟嘗君傳桃梗作木偶人是木偶人謂之象人或謂之偏亦謂之梗以桐為之亦曰桐人故云象梗用桐

堅柔也。此謂象人與生人不同者一堅一柔也老子云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即此堅柔之義 **劍尤早。**吳鈔本作蚤此義未詳以意求之疑當作劍戈

甲戈尤形近而譌篆文早作甲從甲為聲甲謂之劍戈以殺人求其死甲以衛人求其生故下云死生也此與孟子矢函韓子矛盾之喻語意略同 **死生也處室子。**孟子告子子處女也莊子逍遙遊 **子母長少也。**言子則有母長 **兩絕勝。**言二色 **白黑也中央。**句 **旁也。**釋文云處子在室女也 **子母長少也。**言子則有母長 **兩絕勝。**言二色 **白黑也中央。**句 **旁也。**謂有四旁乃有中央此與經上有間中也間不及旁也同義

論行行行學實。衍兩 **是非也。**言人之論說行為學問名 **難宿。**未成 **兄弟。**句 **俱適也。**適讀為敵言相合俱相耦敵此與上 **身處志往。**句 **存亡**

也。身處為存志往為亡亡與忘通 **此霍為姓。**句 **故也。**霍疑當為虎經說下霍字四見並同說詳彼故疑也與經上生形與知處也義略同 **霍為姓。**句 **故也。**霍疑當為虎經說下霍字四見並同說詳彼故疑也義略同張云姓 **賈宜。**句 **貴賤也。**楊云經下有賈宜則警語詒讓按已上並 **諾。**句 **超城員止也。**疑當為性非是

超城二字誤員止疑當為負正九章算術方程篇有 **相從。**謂彼謂而 **相去。**也謂口諾而意不從 **先**

知。先已 **是。**句 **可。**相從一相去二先知三是四可五說文言部云諾濶 **五色。**疑當作五也也色形近而

五諾云云似 **長短前後輕重援。**楊云小取驚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詒讓按此疑亦 **執**

當著此下 **服難成。**執謂人各執持一說服謂服從人之說也周禮調 **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此義難通經

見疑九即說之壞字說文說訓言相說同求執即 **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 **擇讀為釋釋**

相說伺之意此釋經上服執說音利音疑言之誤 **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 **擇讀為釋釋**

葬下篇言取此 **問故觀宜。**舉云此釋經上巧轉則求其故法同則 **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

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心。張校爾心字云疑當

法則捨彼法也 **問故觀宜。**舉云此釋經上巧轉則求其故法同則 **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

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心。張校爾心字云疑當

法則捨彼法也 **問故觀宜。**舉云此釋經上巧轉則求其故法同則 **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

言因人有不黑者而禁其廢人之黑因人有不愛者而禁其愛人二者皆不宜禁者也皆釋經止字之義 **彼舉然者以爲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 經說下釋止云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義正同依張揚說此釋經上止因以別道 **若聖人有非而非非** 而非

與如通言聖人於人雖有所非而非其所 **正五諾** 自此至篇末似皆釋五諾正負之義以經校之當屬上文當非則與無所非同此釋經上正無非 **過五諾** 五也之下而傳寫竇亂誤錯於末也揚以此下並說經上正無非 **皆人於知有說** 皆疑當爲若於知即 **若負** 舊本謂員今據吳本正負者非非是 **用五諾** 謂利用 **若自然矣** 言所纏出于自然顯云此說五諾當在經說

或未知或無說五諾即 **無直無說** 直疑當爲知聲轉而誤上正五諾云知此謂五諾云無知文正 **上經所謂謂不一也** 謂不一也 **若自然矣** 言所纏出于自然顯云此說五諾當在經說 **未矯** 願說 **今泰西光重學說略同** 別爲致正舉本句讀亦多舛誤今不悉論篇中論景鑿及升聖轉重諸法與

經說下第四十三 此篇以經下校之文有關佚舉注疏繆殊甚與經尤多不相應今並依張氏 **止** 句 **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共然也** 爲然而說 **謂** 之是一然也我以爲不然而疑之是又一然也不可止也故宜以類按張說未境左傳哀十二年杜注云 **謂** 止執也謂彼此然不各執一辭即經所謂類行也依張說此釋經上止類以行人說在同人即之爲 **謂** **四足獸** 爾雅釋鳥云四足而毛謂之獸 **與生鳥與** 畢張並讀與生鳥句義不可偏疑當作與牛馬異下 **馬四足** 此謂獸爲四足毛物之大名 **與生鳥與** 三字並形誤此謂牛馬爲四足獸之種別下云若牛 **物盡與** 句 **大小也** 與亦當作異莊子天下篇惠施曰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 **爲四足動物之專名小也** 猶荀子正名篇以萬物爲大共名鳥獸爲大別名是也然牛馬復爲獸類之種別是又 **類之難說在之大小經駢異說當作四足牛馬異說在下蓋脫名字** **此然是必然則俱** 謂同物同名即 **爲麋同名** 爲疑當爲如神書相似而誤麋舊本誤麋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謂若是麋則 **經上云同異而** 其名盡同又疑爲當爲馬馬麋同爲四足獸也亦足備一義此釋經下物盡同 **俱** 莊子所謂小同 **俱** 之子一也

爲麋同名 爲疑當爲如神書相似而誤麋舊本誤麋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謂若是麋則 **經上云同異而** 其名盡同又疑爲當爲馬馬麋同爲四足獸也亦足備一義此釋經下物盡同 **俱** 莊子所謂小同 **俱** 之子一也

爲麋同名 爲疑當爲如神書相似而誤麋舊本誤麋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謂若是麋則 **經上云同異而** 其名盡同又疑爲當爲馬馬麋同爲四足獸也亦足備一義此釋經下物盡同 **俱** 莊子所謂小同 **俱** 之子一也

爲麋同名 爲疑當爲如神書相似而誤麋舊本誤麋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謂若是麋則 **經上云同異而** 其名盡同又疑爲當爲馬馬麋同爲四足獸也亦足備一義此釋經下物盡同 **俱** 莊子所謂小同 **俱** 之子一也

爲麋同名 爲疑當爲如神書相似而誤麋舊本誤麋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謂若是麋則 **經上云同異而** 其名盡同又疑爲當爲馬馬麋同爲四足獸也亦足備一義此釋經下物盡同 **俱** 莊子所謂小同 **俱** 之子一也

名張揚說則俱為稟句張云
糜糜同揚云謂糜爛也並非
俱關謂論不俱二張云有二人然後俱然二與關也二舊本誤三顧

誤按顧校是也張校同今據正以下並廣推物同名之說經說上云俱處于室合同也言二人相合斯
謂之俱若俱關雖是二人然是不相合之俱故云不俱二與下文云俱一義略同此釋經下二與關包疑當
作色

肝句肺句子句愛也張云四者俱人所愛而所以愛者異橘茅與鈔本食與招也張云茅亦可食而巫以茅

巫云旁招以茅按張說亦通但此文與同名不相應竊疑此橘當為柶爾雅釋木云柶木瓜毛詩衛風木瓜傳云
木瓜柶木也可食之木說文柶从林牙聲與橘上半形相近聲類與茅同此謂二字同音而一以食一以招同言

異實也招道藏本作拾誤畢白馬多白句視馬不多視視馬蓋言馬之審視者此謂白馬視馬語

云之馬之目盼則為之馬白與視也畢云已上釋經下白與視為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此文難道

盼按張說非是詳小取篇上疑衍不必二字張云暴惡也為麗者不必麗也雖不必麗然非暴也按張讀下為非二字屬此非是其說亦恐

未埤揚云公孫龍子通變論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難也其與暴乎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皆不明非

正舉也非正舉者名實無常麗也章焉按揚据公孫龍書證此與暴之義亦未知當否若然麗亦或即麗之詭文

但彼書與類與暴義並難麗而此上下文並以某與某相對焉為文則與彼書又似不相應疑未能明始從著闕

為非以人是不為非若為夫勇不為夫為屨以買衣為屨與鈔本首屨字上無為

以勇不為夫為屨以買不為屨蓋為非以人是不為非者凡已為非理之事為非論人所為之非亦為非今齊人

之非則非其自為非經下云非誣者諱即此非字之義若為夫以勇不為夫者上夫為勇夫之夫下夫為夫婦之

夫言以勇稱夫則非為夫婦之夫為屨以買不為屨者言為屨而買之于人則非其所自為也此並論異意同辭

三句文例略同可以互校今本為夫下脫一以字不為屨不又譌衣豈不可謂揚云韓非子說使屨而輕刑法不

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張云勇當為夫與屨也畢云已上釋經下麗與夫與屨屨一一與一

男若名為夫則凡男子不得為夫按張說非是亡句不與一在此言分一體為二一既化二即為無一公孫龍偏去下疑祝之字言分一體為二偏

偏棄未此字疑衍似即上句之字之譌或云當屬上句云偏有文實也張云文實猶名實按張說是也

也是其證或謂文並當去未謂或去或未去也經說上云難宿成未也亦通謂有名實始有所謂無名實則無

為之之猶此也亦通而後謂之句無文實也則無謂也所謂大指與公孫龍子名實篇所

論略不若敷與美張讀不若夫與句云敷與况與也經所謂因按張說亦難遁不字疑衍敷與美疑當

作假與義經下云使假美亦似當作使假義也漢術方碑假作假竊高湛碑假作假

張子閉詰 卷十 經說下第四十三 二一五

與數段並相似此言有名實可謂則與類相比附是謂之義無名
實可謂則當假借他物以謂之是謂之假即後文假必非也之義
謂是。句 則是固美也。美疑亦謂

也。疑當讀 則是非美。疑亦當作義非 無謂則報也。報與美文相偶疑即上文之數亦當為假之

則不可說在假是也又疑報或當作執言我無謂則彼將堅執其說經說上
云盡執又云執服難成三說並通未知孰是此釋經下謂而固是也說在因
見不見離一一不相盈。

廣脩堅白。脩舊本謬循今据俞校正此言若堅白在石見白不見堅見堅不見白一也堅二也二者皆

脩之謬公孫龍子堅白篇云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

舉也二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

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不

相外藏三可乎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曰石之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盈其自藏奈何曰得其白得其堅見

與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脩而相盈也其非舉乎曰循

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于石故有知
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執謂之不離即此書之義 舉不

重。言無重 不與箴。畢云疑當云不舉箴詒讓按箴即鍼之段字一切經音義引 非力之任也。言箴

與不舉于力無與即下文舉之 為握者之傾倍。非智之任也。俞云字書無傾字疑轉字之誤玉

是願當為傾形近而誤其讀當為奇周禮大卜杜子素注云簡讀為奇偶之奇說文角部云簡角一俛一仰也莊

子天下篇云簡偶不作經上二倍為二也簡倍者簡為一倍為二與簡偶義同或云倍即簡之簡亦通此言握物

而使人射其奇偶之數雖或億中 若耳目異。謂視聽殊用各有所不能依張說 木與夜孰長。張云

非夜 智與粟孰多。張云智多 爵。親。賈。四者孰貴。吳鈔本說此字

義之誤

謂

義之誤

謂

義之誤

謂

義之誤

謂

義之誤

謂

義之誤

謂

義之誤

謂

義之誤

謂

義得強但經說上云免瑟又云免朝以文義校之免當爲它則朝不得又爲蛇字或說不可歸于彼也此皆言輕重多少長短貴賤之類異者不足相比依張說此釋經下異類不毗說在量毗也同

一無變 偏者一之之分之則偏合之則一所謂俱一也然分合雖不同而一全體二牛體無增減故云無變即經云無加少也張云俱一名有其一也無變故也按張未檢俱一之義說詳後依張說此釋經下

偏去莫加 **假** 吳鈔本此 **假必非也而後假** 說文人部云假非真也小取篇云假者今不然也 **狗假霍也猶氏霍** 霍亦並當爲虎張云疑亦雀字非是此言狗假虎名猶以虎爲氏也古名禽獸草木亦通謂之氏大戴禮記勸學篇云蘭氏之根懷氏之植是也依張說此釋經下假必詳說在不然

物或傷之 也 霍亦並當爲虎張云疑亦雀字非是此言狗假虎名猶以虎爲氏也古名禽獸草木亦通謂之氏大戴禮記勸學篇云蘭氏之根懷氏之植是也依張說此釋經下假必詳說在不然

句然也 即經云物之見之句 **智也** 即經云所以知之 **告之句** 使智也 即經云所以使人知之云吉當爲告智與知同欲使知之故告之也下文曰告我則我智之按王校是也張校同今据正物或傷之即經所謂病也見之則知其病告之則使人知其病依張說此釋經下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

疑逢 此疏經與下爲目畢云 **爲務則士** 此語難通以意求之疑務當讀爲藝荀子哀公篇說在病 舊作蓬下同以意改 爲務則士 此語難通以意求之疑務當讀爲藝荀子哀公篇

部云鹽土藝也金部云鑿鐵屬也禮記內則孔疏引隱義云整土釜也整字通土當爲土形近而譌史記殷本紀相土周禮校人注引世本作相土言土壞至賤而爲藝者或用土爲之明物無貴賤隆所便利也

牛廬者夏寒 說文广部云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此牛廬蓋以養牛若馬之房周禮甸師夏房馬廬注云房廬也廬所以庇馬涼吳子治兵篇云夏則涼廬蓋牧馬牛者並有之凡爲廬者欲其暖而

房則取其夏寒此 **逢也舉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 公羊宣八年傳云去其有聲者廢其即經逢字之義 **逢也舉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 無聲者何注云廢置也此與前舉儀

之喻 **沛從削非巧也** 張云沛當作林木之見削而下者按張校是也說文木部 **若石羽** 此未詳其同 下篇云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險此 **循也** 循舊本謂循今依經下改說文才部云循 **鬪者之傲也** 以飲

或與彼同蓋亦循從自然之義 **循也** 行順此亦當註爲順與沛從削之從義同 **鬪者之傲也** 以飲酒若以日中 日中謂市也易繫辭云日中爲市因以日中時爲最盛即周禮司市所謂大市日異而市故

刑死之罪日中之朝若過之則赦即司市之國君過市則刑 **是不可智也** 智知通 **愚也** 依經當作遇也人赦是其證也凡飲酒及市皆易啟爭鬪故下云不可知也 **是不可智也** 智知通 **愚也** 依經當作遇也

智與句 **以已爲然也與句** **愚也** 依經當作遇也蓋過涉上文而譌爲遇又譌爲愚下文云過而已然之事推之此釋經下疑說在逢循遇俱張以舉之 **俱句** 俱一 經上云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又經說上

則輕以下至此爲釋經合與一或復否說在拒非是 **俱句** 俱一 經上云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又經說上

已然之事推之此釋經下疑說在逢循遇俱張以舉之 **俱句** 俱一 經上云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又經說上

則輕以下至此爲釋經合與一或復否說在拒非是 **俱句** 俱一 經上云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又經說上

則輕以下至此爲釋經合與一或復否說在拒非是 **俱句** 俱一 經上云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又經說上

若牛馬四足。牛馬者散名而兼言之也。四足者大名而偏言之也。兼與通言皆為一。惟是。句。當牛

馬。推經同亦當作唯謝希深公孫龍子注云唯應辭也。按唯是音應者則為是或牛或馬名寔相符則此呼而彼應是名當其物也。經說上云當牛非馬又云當馬非馬公孫龍子名寔篇亦有唯當之語與此義同。論後

數牛數馬。句。則牛馬一。句。數牛馬。句。則牛馬一。俞云數牛數馬則牛馬二謂合牛馬而數之也。畢

讀惟是當牛馬。數為句失之。若數指。句。指五而五一。張云指有五五而俱為指五豈為一按張說非是此言合

一之義依張說此釋經下。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是。長字。北述經文畢。長屬上句非。徙而有處字。莊子庚桑楚篇云有言而無乎處者字

老子曰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淮南子齊俗訓莊子齊物論釋文引尸子又硬桑楚釋文引三。論說

並同守者彌互。據方其位不定各視身所處而為名。若處中者本以南為南。假令徙而處北則後以中為南。更益

向北則鄉所為北者亦轉而成南矣。四方隨所徙而易。並放此然。方位雖屢徙不同而必實。宇南北在且

有其處故云徙而有處。莊子云無乎處者則徙其轉徙無常者言之。與此義義不相礙也。實。宇南北在且

有在莫。宇徙久。且舊本譌且王引之云經說上云宇東西南北此不當言南北而不及東西蓋有脫文

久又云在且又在莫。經說上云久古今且莫是也。畢云已上釋經下字或徙說在長字久按王說是也。但此云宇南北乃約舉之詞。王疑其不當不及東西非也。後文說或云然而謂此南北與此文例正同。無堅

得白。必相盈也。此即堅白石之論謂視之但見石之白不見石之堅而堅之性自含于白之中故云必

論篇並詳上篇。此釋經下不堅白說在無。久無字堅白說在因經及說似皆未全。在堯善治。在堯當作任下同任猶

古在之今。則堯不能治也。言堯不能治今世之天下下文云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所義之實處

任之誤未者然三字疑當。景。句。光至景亡。句。若在。句。盡古息。俞云句首景字舉經文

作諸未然文亦有說誤。景。句。光至景亡。句。若在。句。盡古息。而說之光至景亡者謂

所以有景由無光也。下文曰足徹下光故成景于上。首徹上光故成景于下。是也。光之所至則景亡矣。若在盡古

息又與上句反復相明。言景若在則光盡古息也。盡古猶終古也。考工記則於馬終古登陴也。莊子大宗師篇終

古不忒是終古為古人恒言釋名釋喪制曰終盡也。故終古亦可曰盡古也。畢讀皆誤。按若在盡古息息當訓為止

即經不徙之義。亦即莊子天下篇所謂飛鳥之景未嘗動也。可馬說亦提此釋之。大意蓋謂有光則息亡。有景則

光蔽。若其景在則後景即前景盡。古常息止于是形雖動而景若止而無改也。畢讀景光至句景亡若在句張云

光之所至謂之景。並與前說得之。而以息為亡則之。經不合。按家僮云光至謂光據物而物至極則影止。觀不

見也按學論至爲極亦非是

景。句 二光夾一光 一光者景也。

謂若日在東而西懸鑿鑿受日光反射人而成景是日光與鑿光爲

此釋經下景不徒說在改爲

二而人景在日與鑿之間是即二光共夾之也張云

景光之人煦若射。之猶與也言景光與人參相射說文火部云煦蒸也一日赤鬼

又日部云煦然而至若射據張說未境此釋經下住景二說在重住疑當作位讀爲立

張云高猶上也景在下者其人在上

下者之人也高。

張云高猶上也景在下者其人在上

高者之人也下。

張云景在上者其人在下

足做下光。

張云做讀曰做故成景於上首做上

光。故成景於下。

陳澧云此解窪鏡照人影倒之故也劉徽雲云即西法所謂射光角與同光角相等由交點射景入壁故令景倒也詒讓按此即塔影倒垂之義詳經下此釋經下二臨鑑而立景到多而皆少說在寡區寡疑空之誤即謂窪鏡中爲圓空也但說無多少寡區之義又經此條在前字或從說在長字久條後與說做次不合窈疑此當並屬下條以下經亦有景到之文也而二臨鑑景到一經說或已不存此篇文本多說

在遠近有端與於光。

此疑即格術之義端即沈括懸臬之喻與於光謂礙光緩之射亦詳經下

單云庫舊作庫虛以意改按虛校是也謂景障于內即光學家所謂約行綫交聚處

不見物是也殷氏謂景虛謂聚光點非是此釋經下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

景。句

日之光反燭

人。句 則景在日與人之間。

張云所謂二光夾一光劉云此釋回光之理如人依鑑立日射鑑上若人與日之間也詒讓按日照于東則人景在西今以西鑿之光反燭人成景則景又在東矣故云在日與人之間此釋經下景與日

景。句 木柁。

柁迤之段字詳經下道藏本作柁畢

云木即謂立柱也短淡也大光複多也淡者雖長而

木正。句 景長小。

正遠地故景長光複映射景界不清故小朋云正則長近根則清也

視之知短不清故也按殷說與文義相左不可從

小光複小也亦非是

大小於木。

疑當非光則景大於木。鄭復光云光與物大小相等其景雖遠相等而無盡物大光小則景漸遠漸大而無量

小也。

獨疑當作猶言景不與木同張云承上言大小非與景爲大小乃于

景寡。

疑當作景多寡屬下讀張云正臨鑑看景貌能白黑。魏吳鈔本作兒張云能態字按張說是也備城門篇態作能此又能之省劉云

立

此論因光見

遠近柁正。句 異於光鑿。

此家上多寡以下言光之所照與鑑之受光各因物而異張云

色之理也

此言非獨長短大小即貌態白黑亦遠近柁正則光鑿各異按

張說未允此釋經下景之小大 **景當俱就。** 疑當作景就當俱與下去當俱文正相對就謂漸近鏡景不一而同為約行也 **去亦當俱。** 去謂

鏡景在地而遠近地即施之誤 疑當作由此言 俱之義猶比也 **鑿者之臭。** 張云臭字未詳義當作道字解殷云臭之為言臭也按張殷說並不曉臭疑並當作

行也畢云亦疑亦字 **於鑿無所不鑿。** 正則當限之內體正而明也過正則影倒而鏡修 **景之臭無數而必過正。** 此言鑿者不一則景亦無數必過

具與俱通大 取贖亦云具同 **故同處。** 張云同 **其體俱。** 經說上云俱處於室合 **然**

鑿分。 謂中內外景遠近大小正 **鑿中之內。** 句 **鑿者近中。** 句 **則所鑿大。** 大上吳鈔 本有者字 **景亦**

大。 句 **遠中。** 句 **則所鑿小。** 句 **景亦小。** 陳云此謂突鏡也按陳說近是凡突鏡邊容下而中高處其

而必正。 張云大小 皆正不斜 **起於中。** 句 **緣正而長其直也。** 謂中之內其景

中之外。 謂突鏡平面之外 外近邊低及處 **鑿者近中。** 張云雖中之外 亦以中為節 **則**

所鑿大。 句 **景亦大。** 句 **遠中。** 句 **則所鑿小。** 句 **景亦小。** 與中之內同 **而必易。** 鏡側邪則

斜不正。 揚云易變也正之反也按揚說非是 **合於中而長其直也。** 舊本合於下無中字王引之云於

緣正而長其直也。 此亦當云易合于中按王校是也今據補揚校增中緣易三字亦近是此謂突鏡當中之外其

景雖邪而仍與中相應。 緣其邪而旁射為長直鏡也張云而長所長也中之外得景必斜然合于正之長者也亦

以直對故也。 按張說未端殷云凡以一凸窺物收光限內之景為正象限外之景為變象即此至以又一凸窺前

凸象兩限相入者。 兩凸限內之景同兩限相切與相離者兩凸限內之影異其理亦猶是也揚云謂欵行鏡合于

後限緣變影直進而欵其光鏡淺至于無窮。 所謂修行者是也按殷揚說略同所釋光無說于此亦未必合姑存以

備考。 此釋經下鑑位景一小而易一大而舌說在中之外內經此後有鑑圍景一一條無說又此二條並在前不

與說敘次亦不合。 並傳寫之誤 **鑿鑿者近。** 則所鑿大。 **景亦大。** 劉云近遠指 亦張云術

景過正以上與上文略同張以下故字屬此讀亦通此釋經故招負衡木。張云招直木也

近伐按張說未端招當為橋聲近字通橋土簷樞木亦當為喬木曲禮云奉席如橋衡傳注云橋井上榑榑衡上

低昂孔疏云衡橫也說苑文致篇云為機重其前輕其後命曰橋莊子天地篇云鑿木為機後重前輕其名為梯

釋文云舉本又作橋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作頓橋淮南子主術訓云今夫橋直柱立而不動張云加重焉。

加舊作如而不撓言平而不偏撓極勝重也。舉云極謂權也張云勝重之至按古書無訓極為權者畢說不足

棟為橫木引申之凡橫木通謂之極漢書枚乘傳云單極之統斷棘顏注引孟康云西方人名屋梁為極單一也

故久鏗而斷井棘孟說以為井鹿盧未墻而以屋梁況極則不張云徐鍇說文擊傳曰校連木

謀極勝重者言加重于一偏而不撓者因衡木前重能勝之也也交編連木右未詳或者校為

急疾考工記云釋之則不校謂以右手校繩而急之按張說未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不勝

重也。衡加重於其一旁。必捶。舉云此鍾字假音陸德明考工記音義云直僞反劉直危反張云衡稱也捶偏下也權重相若也。相

衡則本短標長。舉云標猶杪末也揚云管子大兩加焉重相若。則標必下。此即下文長

張云使兩頭各加重本而小標廣雅釋詁標末也標得權也。張云以其長故得權也詒讓按謂標長故偏得其擊有力也。說文手

雖相若而標必下權之重此釋經下真而不撓說在勝真即負之誤擊有力也。部云擊

縣持也提擊也張云擊自上擊之下引之不正。舉云舊作所擊之止於施也。疑當作正於施也於

王引之經傳釋詞施與繩拖並同謂猶知也如猶與也見邪也辭經下正於拖猶言正與邪也。繩制擊之也。若以錐刺之。疑優繩擊。謂上擊之比與下云

長重者下。短輕者上。張云擊衡上之繩所以擊衡者過長則重者直之形擊。收並述經而釋之

愈亡。張云次下衡上衡也上得物重也下權也下亡權失重也擊繩直權重相若。則正矣。舉

正舊作心以意改張張云收權之繩也詒讓按廣上者愈喪。下者愈得。張云物輕則衡失其重

云當其權不長不短收雅釋詁云收取也謂下引之上者愈喪。下者愈得。是為上喪權之勢將得

其重是為下得。上者權重盡則遂擊。張云上者權重盡謂全無物遂擊者權將內送若擊乃止按張說未端

此謂下收之有力險繩見法儀篇蓋謂權重盡則標仰險其所擊畢

云已上以權衡言鄭伯奇云此一段升重法也依張揚
說此釋經下契與枝板說在薄按當作舉與收說在權
兩輪高當云兩輪為輪四輪高卑不同故車
為高成梯形也畢云襍記

鄭注既夕記云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登張云輪高而輕卑
蓋假為斜面升重之用据史記集解引服虔
說以軒車為雲梯則人升高或亦用之矣
重其前縣重于前蓋以助升重之力其一
重其前端繫于所升之物所以擊之力也
重其前畢云文

重其前縣重于前蓋以助升重之力其一
重其前端繫于所升之物所以擊之力也
重其前畢云文

重其前縣重于前蓋以助升重之力其一
重其前端繫于所升之物所以擊之力也
重其前畢云文

重其前縣重于前蓋以助升重之力其一
重其前端繫于所升之物所以擊之力也
重其前畢云文

重其前縣重于前蓋以助升重之力其一
重其前端繫于所升之物所以擊之力也
重其前畢云文

重其前縣重于前蓋以助升重之力其一
重其前端繫于所升之物所以擊之力也
重其前畢云文

重其前縣重于前蓋以助升重之力其一
重其前端繫于所升之物所以擊之力也
重其前畢云文

重其前縣重于前蓋以助升重之力其一
重其前端繫于所升之物所以擊之力也
重其前畢云文

重其前縣重于前蓋以助升重之力其一
重其前端繫于所升之物所以擊之力也
重其前畢云文

重其前縣重于前蓋以助升重之力其一
重其前端繫于所升之物所以擊之力也
重其前畢云文

重其前縣重于前蓋以助升重之力其一
重其前端繫于所升之物所以擊之力也
重其前畢云文

重其前縣重于前蓋以助升重之力其一
重其前端繫于所升之物所以擊之力也
重其前畢云文

重其前縣重于前蓋以助升重之力其一
重其前端繫于所升之物所以擊之力也
重其前畢云文

重其前縣重于前蓋以助升重之力其一
重其前端繫于所升之物所以擊之力也
重其前畢云文

重其前縣重于前蓋以助升重之力其一
重其前端繫于所升之物所以擊之力也
重其前畢云文

重其前縣重于前蓋以助升重之力其一
重其前端繫于所升之物所以擊之力也
重其前畢云文

重其前縣重于前蓋以助升重之力其一
重其前端繫于所升之物所以擊之力也
重其前畢云文

為臣與出相 誰辨石象石耳 此義難說畢讀誰辨句云辨辨字異文已上以車制言張讀同辯云此一以臣而致誤

無會畢說近是而句讀則非誰與唯通言唯石與石相合并重象則邪倚而不正以其無掣引之故也若車梯前

有掣引之力則雖邪倚而引物升轉不慮其不正而流也此釋經下倚者不可正說在刺劍即梯之轎車梯用以

升重非正車 畢云審慶字省文給讀按說文山部覽籒文省人 制也畢說非 作審此又省又作審集韻四十七卷云覽古作審 夾帶者 法也 張云當謂匠人作室象石之法按張說未堵法疑當為柱

說文本部云柱也通言之柱也同折言之堂上兩柱謂之 方石去地尺 疑謂柱下質礎 張云石高尺也 閣石於

其下 方石之下別以石為 懸絲於其上 張云絲 繩也 使適至方石 句 不下 句 柱也 爾雅釋 言云權

柱也謂石柱 膠絲去石 張云膠著也去石膠 石而使去下方石也 挈也 謂上提挈其絲張云絲所 引也 張云 引之即絕給讀按此釋經下推之 以能懸石是有挈之者 絲絕 句 從下

必往說在廢材推往即柱住之誤 未變而名易 句 收也 收依經下當為飯飯反字同言刀與釋 輕重費賤相反張以此二句屬上節談 買

畢讀買 刀糴相為買 說文入部云糴市穀 也畢云刀謂泉刀 刀輕則糴不貴 句 刀重則糴不易 張云易輕 也刀輕則 刀句談

賤其糴以稱輕刀重則貴 王刀無變 張云王者所 鑄故曰王刀 糴有變 句 歲變糴則歲變刀 張云以糴 權刀則刀 其糴以稱重所反買

亦變按張說也此言糴之貴賤每歲不同則刀之重 若鬻子 張讀屬 上節談 買盡也者 盡去其以不

輕亦隨而變依張揚說此釋經下買無費說在飯其買 其所以不譬也 句 則譬 句 其下據下文亦當有所字言其所以不譬者為予買 其所以不譬去 句 則譬 句 亦盡其數也若盡其數則其所以不譬者盡去矣

宜不宜 謂譬者之正 買有宜不宜 缶欲不欲 謂所譬者有欲不欲以意為正張云買者賣者 相宜為譬也買者欲賤賣者欲貴是買也亦通 若敗邦鬻室

國語越語云 嫁子無子 疑申論無不譬之義依張說 此釋經下買則譬說在盡 在軍不必其死生 聞戰亦不必其

生 當作其死生或當作在軍不必其生聞戰亦不必其 死在軍謂方出師而兵未接聞戰則聞其已接戰也 前也不懼 張云前 在軍 今也懼 張云今聞戰按 依張揚說此釋

經下無說而懼說在 或 或即邦城正字故下云謂此南北前經下云字或從 弗心心即必之誤 說云字南北與此義正同彼字或亦即字城也詳前 知是之非此也 謂南北 非南北

亦非 有知是之不在此也 張云有讀曰又被張說是也謂南北在彼在此名實無定即字或從之義 公孫龍子名實篇云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

張云有讀曰又被張說是也謂南北在彼在此名實無定即字或從之義

公孫龍子名實篇云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

謂也與此經北之義然而謂此南北即字南過而以已為然此謂以身所在之域為中倫過此而北則

益北則所過成南若由中過南則南轉成北所過亦然故云過而以已為然莊子天下篇惠施始也謂此

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釋文引司馬彪云天下無方故所在為中即此義也

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言始與今所謂南方者過而屢變即過而以已為智論之張云智讀曰

輪非智無以也疑有祝誤依張說此釋經下知之否之謂句所謂舊本所壽非今據非同也知知而後有

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張云狗犬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

馬也下牛字疑當為元與上句文例同張云牛馬之謂異楊俱無勝句是不辯也謂是非兩同無

辯莊子齊物論云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以相勝則不成

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即其義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

也畢本當下有也字今據道藏本與鈔本刪張云既云當是勝也詒讓按言無讓者酒謂凡賓主獻酬

未讓句始也不可讓也依張楊說此釋經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按未讓始也疑當作不讓殆也殆

文無所屬疑本在此下於石一也堅白一一也張云堅謂堅白含于石體之故有智

焉有不智焉可顧云智即知字詒讓按故下疑祝謂字以下智並與知通此謂石一而知堅者不知白

不知焉有指謂有所指也公孫龍子指物論知白者不知堅文亦見公孫龍子堅白篇說詳前依楊張說此釋經下於一有知焉有

說是在存篤有非有非指之說與此似異子智是句有智是吾所先舉句重張云有讀

是也吾所無舉即下文所云吾所不舉是重與下文是一文亦正相儔重謂二名一實下文所謂智智狗重智大

是也子智是若知狗智吾所無舉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先亦無對上重及下若因狗知犬重則若狗犬同類也之謂是一二三言之謂唯知其一若知謂知其一一有知其二是一猶上若智之則當指

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張云若果知之則當指子之所兼指之以一一也謂若吾所無舉者兼指

一也。衡指之參直之也。張三同經云二參亦參之類二參即二三也言從能若曰必獨指

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毋舉吾下吳鈔本有之字吾所則者固不能獨指。張云則下有

字或是三字按張說未知是否今以文義推之則下疑當指字言于此有二物或同類或同處今特指此物勢

必兼直彼物故不能獨指即經所謂不可逃也又莊子天下篇云指不至至不絕疑亦即此節之義蓋若甲乙同

處欲指甲而勢不能不兼直乙則所指不得謂專至所欲相不傳。張云所欲言不相傳詒讓按

甲亦不能與乙絕也故云不至不絕釋文引司馬彪說殊誤所欲相不傳。相疑亦指之誤意所欲指者

一物今兼直二三則不能明傳其意若未校。張云校悅也且其所智是也。張云有所不智

是也。張云有則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為一。是智者所已知也是之不智者謂而有

智焉有不智焉。疑亦當有也字依張揚說此釋經下所春也。未詳張云下云觸也今死而春其

執固不可指也。張云執疑當為執與勢同按張校是也執即古勢字徐欽說文新附云勢經典通用說

可證。逃臣不智其處。不知其所狗犬不智其名也。若韓盧遺者巧弗能兩也。張

皆不可指遺者義宜為失亡者巧弗能兩未詳詒讓按兩疑當為罔或作罔孟子公孫丑篇以罔市利說注云罔

羅而取之罔與兩形近而誤言人偶有遺物雖使至巧罔羅察取之不能必得也依張說此釋經所知而弗能指

說在春也逃臣狗馬貴者按貴即遺之語。智。句。智狗。吳鈔本智重。句。智六。經說上云二名一則過。依經當作不智則

云既知狗又知犬而不知狗之即犬則過。不重則不過。不重則名實迥異宜其不知故不過依張說通問者曰。應之曰。亂

言問以過。其意指也。子知亂乎。畢云亂當為亂即亂省文詒讓按說文馬部云亂驩父馬母者也何謂也。彼曰亂施。句。則智之。施疑當作也謂告以亂之名物張云蓋即亂疑若不問亂何謂。徑應以弗

智。句。則過。

不問亂何謂而徑應以弗知則不知而復無求

且應必應。

此義難通疑當作且

問之

時若應。句

長應有深淺。

長疑當作其形近而誤深若應之曰亂何謂淺若徑應

大常中在。大疑

吳鈔本作天以文義推之疑當 兵人。句長所。長吳鈔本作常非此疑當作其人其所室堂。句所存也。
作人畢云据下文常常為堂。今本兩其字譌兵長二字遂不可通。

此謂 其子。其疑當為某之譌後旗幟 存者也。此謂 據在者而問室堂。張云在堂為存據在
篇云建旗其畧曰某子旗 其人 存義同似不必改。

惡可存也。當作惡所存也上云堂室所存也下云主存者 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言問
以問所存並其證言問存者在室或在堂也。

堂者為 何人也 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句 一主所存以問存者。依揚說此釋經下所存與者於
存與孰存按經者上悅存字

五合。謂五行 水土火。疑當作本生火張云五行自相合者水土火 火離然。此言火離木而然易離
相合 金待火而合木待金而合按張說未知是否 象傳云離屬也莊子外

物篇云木與木相靡則然張云火 火鏖金。火多也。金靡炭。靡礪之段字說文石部云礪石礪
出子石而然于木離其本未塙 也研礪也言金能礪研炭使消散 金

多也。張云所謂 合之府水。道藏本吳鈔本作木非畢云府疑同腐張云水無不合按畢張說並未塙此
無常勝 疑當作合之成水言金得火則銷鏖而成水莊子外物篇云金與火相守則

疏是 木離木。張云木必相離以張說亦難通疑當作木離土離亦與屬同義 若識廉與魚之數。
易離象云百穀艸木麗乎土此釋經下五行毋常勝說在宜

惟所利無欲惡。無欲惡論言無愛憎廉魚以共膳羞惟 傷生損壽。說以少連。說吳鈔本作
所利謂惟所共無偏嗜即經所謂宜也 設此義難通

疑連當作適謂節齋以養性也下云適足不害亦其證 是誰愛也。嘗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
呂氏春秋適音篇云和心在于行適高足不害亦其證

也。疑當作或者欲有不能傷也言多粟 若酒之於人也。言酒無益于 且怒人利人。怒吳鈔本
而或欲有之然徒欲不足為益損也 人損之為宜 作怒下句

仍作 愛也。則唯恕弗治也。唯舊本作惟今据吳鈔本改徒知不足為益損或云唯與雖通治變當為
給言知愛利人而力不可偏給亦不足為益損也亦通依張說此釋經下

無欲惡之為益 損飽者去餘。言損去其 適足不害。能害飽。能與而通害飽疑當作飽害言若
多餘者 食適足不害于人而過飽乃為害

若傷廉之無脾也。脾讀為脾少牢饋食禮云腊用麋又云脾不升鄭注云近殿賤也古文脾皆作脾此
與古文禮正同言糜以共祭而脾不登于祭俎故傷廉無脾無害于為腊以共祭

亦損而不 且有損而后益智者。疑仿 若虺病之之於虺也。畢云虺即遼省文說文云虺
害之意 疑仿 熱寒休作今經典省凡此皆

一也且即爪字詒讓按廣雅釋詁云虺病也此虺或當為虺之省文下 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

之字當作人言人患達者以虺損為益也此釋經下損而不害說在餘

而火不見。公孫龍子堅白論云且論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惟

以五路智久不當。未詳此釋經知而以目見。下當說。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

以火之熱。言火雖熱而所見者光也非以其熱莊子天下篇云火不熱此即其義淮南子詮言訓許注云公孫龍以白馬非馬冰不寒炭不熱為論彼疑亦火之誤此釋經下必熱說在頓必即火之

誤下又我有若視曰智。智並與知通張云有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曰是

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張云取所知去所不知是兩智之也。依張說此釋經下知其

無。若無焉。則有之而后無。后吳鈔本作後無焉為疑當作馬馬無天陷。句則無之

而無。張云天陷未詳或謂天所缺者按張說未塌天疑當作失戒人無失陷為虛言則先未有擢疑。擢當

此事而預相救戒亦可言無所謂不必待有也依張說此釋經下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擢疑。擢當

下。無謂也。未詳。臧也。今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此義不可通春也與臧也對舉疑春當

之大意似謂亡滅而得餐略足相當但文尚有為說不且猶是也。此引申比倪之義詩周頌載芟匪且

能盡解此釋經下擢慮不疑說在有無擢亦推之誤且然。句必然。舊本作且且必然吳鈔本作且必然王

云且亦今時此云猶是也與此今義相近張云且未且然。句必然。舊本作且且必然吳鈔本作且必然王

三句文義例之可知按王校是也張校同今據正經說上云自前曰且自後曰且已。句必已。句且用工

已方然亦且此即方然之義言且之為言雖向未然而事勢虛會必將至于且已。句必已。句且用工

而後已者。必用工而後已。舊本必用工下說而字王引之云後上亦當有而字按王校是也今據

補用工猶言從事也此釋經下且然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在宜歐宜

歐疑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舊本輕下說重字孫星

作害區。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湛注云脫其微絕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

重相傾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言不絕也今輕下脫重字均其絕也句均下無也字按孫校是也畢亦

据補重字今從之依張揚說此堯霍。此二字為下文發附篇中霍字婁見以義推之似並當為虎或以

釋經下均之絕不說在所均。堯霍。之譌然于此文不合畢云据下文作麗張從之未知是否。或以

名視人。或以實視人。張云堯者名麗者實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是麗也。或以

霍是以實視人也。視與示通。舉友之富商以告人是示。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張云各名所生。于今。

義之實處於古。言堯之義也。生于今而處于古。而異時說在所義生疑當為任。若殆於城門與於

臧也。此九字上下文無所屬。張並上堯霍為一條。云城門守門者臧僕也。城門舉實臧舉名其說殊狂。幽容按文義疑當在上文無讓者。泗未讓始也不可讓也。之。下皆釋經下無不讓也。不可之義。凡古人行禮實主

入門必讓。若與人同入城門而相殆。則無為讓。臧為賤人不足與為禮。則不必讓也。荀子榮辱篇云。巨餘則讓。小徐則殆。讓若人殆。近也。此殆。異于讓之義。又按殆與遠聲義相近。毛詩小雅巷伯傳云。柳下惠煙不逮門之。殆殆于城門。即逮門謂近也。

狗犬也。謂之殺犬可。以經文校之。當作而殺狗。謂之殺犬。不可莊子天下篇云。狗非犬。成玄英疏云。狗之與犬。一物兩名。名字

既空。故狗非犬也。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謂狗。此謂犬也。名實離則彼謂狗。異于犬也。墨子曰。若兩隴狗犬也。然狗非犬也。按此經云。殺狗非殺犬。亦即名實離之義。然成引經語亦有謂供非其元文。

未詳集韻十五灰云。隴。隴。大兒。非此義。隴。隴。當為。隴。隴。禮。土。表。禮。鄭。注。云。隴。隴。頭。也。說。文。骨。部。云。隴。隴。前。也。楊云。隴。隴。隴。字。之。誤。按。依。楊。說。則。當。亦。隴。之。段。字。見。前。此。言。同。一。體。而。有。左。右。之。異。以。喻。狗。犬。同。物。而。異。名。也。依。張

楊說。此釋經下狗犬也。使。句。令使也。此與經說上使令謂。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此

難通。張云。殿。自。為。之。也。亦。得。為。使。故。言。使。不。使。皆。使。按。張。改。經。使。殿。美。殿。為。殿。故。其。說。如。此。然。義。甚。牽。強。恐。不。足。指。審。校。文。義。此。我。字。或。當。經。之。美。字。疑。並。當。為。義。蓋。兩。文。皆。誤。而。一。存。其。上。半。一。存。其。下。半。也。此。似。當。云。義。使。使

義。不。使。亦。使。義。言。義。者。使。令。之。使。乃。其。正。也。以。義。使。之。為。使。殿。戈。亦。使。殿。不。美。亦。使。殿。楊云。經

以。義。不。使。之。亦。為。使。不。使。謂。禁。止。之。也。未。義。字。總。釋。上。語。作。殿。張。云。殿。戈。殿。軍。也。按。張。說。未。禱。此。殿。字。當。經。之。殿。字。兩。文。似。皆。誤。無。可。推。校。意。必。求。之。疑。殿。並。當。為。假。戈。與

美。並。當。為。義。似。云。假。義。亦。使。假。不。義。亦。使。假。言。假。者。假。設。之。使。非。其。正。也。以。假。設。合。義。為。使。假。設。不。合。義。亦。為。使。也。未。假。字。亦。總。釋。上。語。此。凡。說。無。可。質。證。而。前。云。不。若。數。與。美。數。美。似。亦。假。義。

也。未。假。字。亦。總。釋。上。語。此。凡。說。無。可。質。證。而。前。云。不。若。數。與。美。數。美。似。亦。假。義。也。未。假。字。亦。總。釋。上。語。此。凡。說。無。可。質。證。而。前。云。不。若。數。與。美。數。美。似。亦。假。義。

沈淺。非荆淺也。沈當為沈說。文水部云。沈。大澤也。徐。鑄。繫。傳。引。博。物。志。云。停。水。東。方。曰。都。一。名。沈。太。平。御覽地部引述征記云。齊人謂湖曰沈。水經巨馬河篇。督亢澤。注。引。風。俗。通。云。沈。澣。也。

言乎。淫。淫。若。若。無。崖。際。今。本。風。俗。通。義。山。澤。篇。沈。作。沈。又。云。沈。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並。形。之。誤。漢。書。刑。法。志。山。川。沈。斥。苟。悅。漢。紀。沈。作。坑。坑。與。沈。字。正。同。蓋。沈。為。沈。澤。此。荆。沈。即。荆。之。沈。澤。荆。之。具。當。作。荆。之。有。言。沈。在。荆。則。沈。即。為。荆。之。所。有。也。然。沈。沈。包。于。荆。量。域。之。中。則。沈。雖。淺。狹。無。害。于。荆。之。大。故。若。易。五。之。一。之。論。與。也。下。同。日。沈。淺。非。荆。淺。依。張。說。此。釋。經。下。荆。之。大。其。沈。淺。也。博。物。志。據。沈。聚。東。柴。木。之。名。此。非。以。沈。之。博。也。見。之。博。印。信。核。小。若。以。五。易。一。多。少。之。數。不。相。當。也。其。於。意。亦。不。易。也。

之則知此
不當易
先智意相也。先智以經下段之疑當作无智說文无古文奇字无與先形近而誤无智即經云無知也相下疑有攬字若楹輕於秋。秋當讀

文紳部云菽蕭也左傳伐雍門之菽釋文菽作秋彼菽為楹之段字。未詳此釋經下以與此義異而或作秋則可互證此亦喻輕重之失當與楹之搏同意其於意也洋然。楹為搏干以為無

知也楹在意。吳鈔本段作斷事作視並誤說文段部云段推物也木部楹即楹之誤。云推擊也齊謂之終葵金部云錐銳也詩大雅篇公劉取

厲取楹毛傳云段段石也說苑樵言云。繪疑當為縮過當部云錐銳也詩大雅篇公劉取干將鐵錐以之補履會不如兩錢之錐。帛也古為履冬皮夏葛蓋亦或以繪帛為之與

成推過繪履同。過伴也。伴字書無此字道藏本作伴與鈔本同畢云伴當為舛異文張云依經當

說文午部云許逆也文部云彖許也爾雅釋詁云端逢錫聲也漢書敘傳鄧展注引作寤逢遇也遇逢義同許逆

遇逆音並相轉件寤寤聲相近遇件猶言逢信彖幅亦猶言逆信也此謂總為作履屨之材段推錐為作履屨之

器材與器兩者遇件以成履屨相須而為一。句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張云五折之刺有一者五是一少千

二也建一以為十則一有五者二是多于五也建一為十累一為二始讓按十二焉疑當作十。非斲半。斲樵

體此疑當作斲非半即約經云。進前取也。非半而斲之則前則中無為半。言半者必前後之中無

非半弗斲也而反辭以明其義。端即前也經上云端體之無序而最前。前後取則端中也。即所謂半。斲必半。

毋與非半。毋吳鈔。本亦無。不可斲也。盡其端則無半不復可斲莊子天下篇云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萬世不竭即此義也依張揚說此。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也。張云給具也當已具之則當

之疑當作已然則當然不可無也然與給草書形近而誤凡事之言已然者即當然今雖無而昔之

為有則審矣故云不可無猶經云不可去也依張揚說此釋經下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實然。久有窮

而窮。此五字與上下文皆不屬張揚並屬上為一章以經校之。正丸。畢云一本作凡按顧校季本亦作凡

即圍丸之形也無所處而不中懸。搏也。搏道藏本吳鈔本作搏非考工記云直者中懸正丸即立圍

不可擡之意依張揚說此釋經下正。偃宇不可偏舉。偃區偏偏並字也。字當進行者先數近。

後敷遠。

數猶布也。詳經下。

行者行者。

張云：誤重。

必先近而後遠。

依張說此釋經下字，進無近說在敷。

遠近脩也。先

後久也。

遠去舊本有脩字，俞云上脩字衍，文遠近脩也。先後久也，相對為文以地之相去言曰脩。以時之相去言曰久。按前校是也。今據刪脩與鈔本並作脩脩段字。

民行脩必以

久也。

依張說此釋經下行脩以久。說在先後按循節脩之誤。

一方盡類，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

相合也。盡類猶方也。

舊本一方盡類並作一方貌，盡合作台。盡類猶方也。作盡貌猶方也。吳鈔本下貌字作兒。張云：台當為召，王引之云：當作一方。盡類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

合也。俱有法而不異，盡類猶方也。一方盡類者，一同也。言同具方形，則其方盡相類也。隸書類貌相似，故類誤為貌。又誤倒于盡字上耳。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者言物之方者，雖有方木方石之異，而不害其方之彼此相合也。作台者，字之誤耳。俱有法而不異，盡類猶方也。者言其法同，則彼此盡相類。亦猶方與方之盡相類也。傳寫者上下錯亂，又脫不字耳。一方盡類云云，則經下所謂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合也。按王校改貌盡並為盡類，合為合是也。今並據正呂氏春秋別類篇云：小方大方之類也。即此一方盡類之義。但俱有法而異，句似不必移蓋上言一方盡類明其方之同。下言俱有法而異，明同方之中仍有異也。盡類猶方也，猶與由通言其所

以盡相類者。物俱然。此釋經下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合也。說在方盡下亦常有類字。牛狂與馬惟異。張云：牛狂當作狂牛，由干同方也。之相合也。說在方盡下亦常有類字。牛狂與馬惟異。俞云：牛狂與馬惟異，謂惟按張校非是。俞校以狂為性是也。呂氏春秋養蠶篇云：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豚高往云性猶體也。俞謂惟亦為性，則非以公孫龍子校之當作牛性與馬雖異，雖公孫龍書作唯，並與惟通言牛馬性雖異，然其所以異者不在齒與尾也。詳後。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俞云：此言牛性與馬性異，非與尾也。詳後。徒以牛有齒，馬有尾為別也。

是俱有。張云：牛亦有尾，馬亦有齒。詒讓按大戴禮記易本命云：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齒。蓋牛有下齒，馬有後齒也。公孫龍子通變篇謂牛無尾者，以其有尾而短耳，非寔無尾也。不偏

有偏無有。曰：盧云：當有牛字。之與馬不類。用牛有角。舊本角上脫有字。盧云：用牛當為牛，有牛引之云：用非誤字，用者以也。以牛有角，馬無角說牛與馬之不類，故云曰牛與馬之不類。用牛有角，馬無角也。下文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為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以亦用也。上文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文義亦同，則用非誤字可知。但可云用牛下

也。張校同今擬增。馬無角。是類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為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公孫龍子亦有正舉狂舉之文，以意求之，蓋以舉之當者為正，不當者為狂。此書經說

之同也。是狂舉也。今本涉上文而衍一不字，則不得為狂舉矣。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此言有齒之獸與牛相類，或不得類非牛。

同也。是狂舉也。公孫龍子亦有正舉狂舉之文，以意求之，蓋以舉之當者為正，不當者為狂。此書經說

之同也。是狂舉也。今本涉上文而衍一不字，則不得為狂舉矣。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此言有齒之獸與牛相類，或不得類非牛。

之同也。是狂舉也。今本涉上文而衍一不字，則不得為狂舉矣。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此言有齒之獸與牛相類，或不得類非牛。

之同也。是狂舉也。今本涉上文而衍一不字，則不得為狂舉矣。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此言有齒之獸與牛相類，或不得類非牛。

之同也。是狂舉也。今本涉上文而衍一不字，則不得為狂舉矣。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此言有齒之獸與牛相類，或不得類非牛。

之同也。是狂舉也。今本涉上文而衍一不字，則不得為狂舉矣。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此言有齒之獸與牛相類，或不得類非牛。

而實非牛也若需雜種
馬牛屬摩牛爆牛之類
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
非牛而與牛相類則亦可謂之牛也
故曰牛

馬非牛也未可
此言兼舉牛馬則不得謂非牛猶公孫龍
牛馬牛也未可
此亦兼舉牛馬既
兼有馬則又不可

竟謂是牛張云曰
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
言不可不可兩說未定則
竟席謂牛馬之為牛者

未可亦非也張云有可者今但言未
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
前云數牛數馬則一
則

牛不非牛
張云專
馬不非馬
張云專
而牛馬非牛非馬
無難
張云兼牛馬則非牛
非馬是則無可難矣

按張說是也此即經云說在兼之義荀子正名篇云有牛馬非馬也此惑于用名以亂實者也公孫龍子獨變篇
云牛與羊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牛之非羊也羊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
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類之不同也羊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
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舉而以是猶類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牛羊有
毛為有羽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雞
非有以非雞也與馬以雞寧馬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舉是謂亂名是狂舉即此書之義但兩書文義皆穴複
衍不可盡通耳依張揚說此釋經下狂舉不可以兼

知異說在有不可牛馬之非牛與之可同說在兼
彼句
正名者彼此
謂言當
彼此可
句
彼彼止

於彼
張云定
彼為彼
此此止於此
張云定此為此論讓按此
彼此不可
句
彼且此也
疑當云彼且
此也此亦且

彼也此謂彼此之
名無定故不可
彼此亦可
此言彼此在有定無定之間張
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

也則彼亦且此此也
此字與鈔本不重張云定以為彼此則我此此而彼彼亦且此此而彼彼故
不可按張說未境此似申上彼此亦可之義疑當作則彼亦且此此亦且彼也

今本說三字公孫龍子名實篇云正其所實者正其所名也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
謂不行謂此而此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其以為當為當也不當而亂也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其謂行彼此此

當乎此則唯乎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故彼止於彼此止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
且彼不可即此章之境結又莊子齊物論篇云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于是亦

因彼又云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非非此亦一非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
無彼是乎哉亦與此義略同畢云已上釋經下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按經有
唱無過
即下云唱而不和
過疑當作過與

下同
無所周
疑當為用之誤謂所唱不
若鞞
當為釋說文禾部云稗禾
則也此喻無所用若黃牌
和無過
即下云和
使也

足用即唱而不和之意

當為釋說文禾部云稗禾

謂人不唱使然 **不得已**。明非和者之過 **唱而不和是不學也**。唱者為教則和者為發故不和為不學也 **智少而不學必寡**。

必有悅文揚云疑悅功字 **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而不教。畢云智不當有少字語讓按疑當作智 **功適**。

息。張云我有知而不以告人則功息絕矣 **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或薄**。一首疑悅

喻不和不唱之無功依張揚說此釋經下唱和同患說在功 **聞在外者所不知也**。謂在外而聞有人在室不知其人若何 **或曰在室者之**

色若是其色。言告以在室者之色若在外者若 **是所不智若所智也**。以下智並與知同所不知謂在室者所知謂在外者 **猶白若**

黑也。若猶與也儀禮燕禮云寡用給若錫言問其色白與黑 **誰勝**。勝猶言當上文云當者勝也謂兩舉白罪未知孰勝 **是若其色也**。是若疑到言若告以色若若是

白者必白今也智其色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張云若正而言之色若此白者彼物必白則知其色之若白可以知其白矣

夫名以所明正所不智。名與鈔本作明誤張云正物名 **不以所不智疑所明**。若以尺度所不

智長。言以所明正所不知若不知物之長而以尺度之也畢張並讀長外句大誤 **外親智也**。室中說智也。此與經說上云知

親也義同言在外之色為親見而知以室中之色若在外之色則聞人之說而後知也畢云已上釋經下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 **以詩**。以詩猶言以為詩詩即非

可也。言以人之言為詩者必其言之不可信考也 **出入之言可**。以下文校之出入當作之人形近而誤 **是不諱則是有可也**。有可信者

即不得盡所為詩 **人之言不可**。以當 **必不密**。密疑亦當作當言以不可為當是必不當也此即

經下以言為盡 **惟是霍可**。惟當依經作唯霍疑亦虎之韻下並同說詳前唯應辭也此言駁物為名

字與此義可互證經以非名為不可明是名則可莊子寓言篇若謂之為虎也而彼應之曰唯則可上文云惟是當牛馬彼惟亦唯之

云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于已為是是異于已為非 **而猶之非夫霍也**。言彼雖非真虎而既唯我所謂則是

謂之可者也 **謂彼是是也**。謂所謂與其名相應 **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言凡不可謂者必無入唯我之所謂 **彼猶惟乎其謂**。則吾謂不行。當作則吾謂行此前一不字 **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也。此即公孫龍子謂彼而彼不唯乎彼也

謂不行謂此而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之義依
張說此釋經下唯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飯
無南者。盧云南當讀如難上下文俱有無難之語按盧說非也張讀屬上節亦誤此南即指南方無南猶言

南無窮也古者中國所治地南不盡南海又天官家不知有南極故于四方
獨以南為無窮莊子天下篇惠施曰南方無窮而有窮蓋名家有持此義者
有窮則可盡。句無窮則

不可盡。句有窮無窮。未可智。智與如同則可盡不可盡不可盡。舉云此三字疑衍未可智。

可吳鈔本人之盈之否。未可智。次之字疑衍謂人在四方盈否未知而必人之可盡。亦未

可智。當作人之可盡不可盡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愛也。疑當作而必人之不可盡愛也今本

窮不。此涉上文而稅人之可盡四字人若不盈先窮。先當作無則人有窮也。謂人若不

既不能盈則。愛則有皆于兼愛之說故墨子非之盈無窮。則無窮盡也。謂人若盈無窮則無窮

盡有窮無難。以上六句皆難人不可盡愛之說依張說此釋經下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不二智其數。張云二衍按疑惡智愛

民之盡文也。文當作之下同吳鈔本或者遺乎其問也。問舊本譌門今据遺誠本正言慮所

難。依張說此釋經下不知其數而知其若不知其數。而智愛之盡文也。無

利也。愛利。此也。言愛利心在于仁仁愛也。張校謂次仁字衍今按首仁字疑據經為目則

內外。張云所愛利亦不相為內外。吳鈔本作內其為仁內也。義外也。為謂字與此見

告子語管子戒篇亦云。仁從中出義由外作舉愛與所利也。偏舉所利之在彼故云外是狂舉也。韓

右目入。舊本批出字今据遺誠本吳鈔本補若吳鈔本作屈誤此亦狂舉之類張云仁義之于人若二目不

內也內說在作。可分內外按張說是也但其本亦批出字又讀入字屬下學也並誤依張說此釋經下仁義之為外

學也。以為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張云告教也以使智學

學子問詰 卷十 經說下第四十三 二三三

故所得而後成也

體分於兼也

知材也

慮求也

知接也

恕知同畢張揚本並作恕誤明也

仁體愛也

義利也

禮敬也

行爲也

實榮也

忠以爲利而強低當作君也

孝利親也

信言合於意也

佞自作疑當作此

諂猶通作噤也

止以已同久也

必不已也

平同高也

同長以古正字相盡也

中同長也

厚有所大也

日中無說而南也

直參也無說

圓一中同長也

方柱隅四當作權謹也

倍爲二也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有間中也

間不及旁也

纒纒通間虛也

盈莫不有也

廉疑當作作非也

令不為所作也

任于損己而益所為也

勇志之所以敢也

力刑形之所以奮也

生刑形與知處也

臥知無知也

夢臥而以為然也

平知無欲惡也

利所得而喜也

害所得而惡也

治求得也

譽明美也

誹明惡也

舉擬實也

堅白不相外也

櫻相得也

似當作有以相櫻有不相櫻也

次無間而不櫻當作相櫻也

法所若而然也

俱所然也

說所以明也無說

攸疑當作彼不可兩不可也

辯爭彼也辯勝當也

為窮知而饒於欲也

已成亡

使謂故

名達類私

謂移說作命誤舉加

知聞說親

名實合為舉擬實也前為一經誤

言出舉也

且言然也

君臣萌通通約也

功利民也

賞上報下之功也

罪犯禁也

罰上報下之罪也

同說作異而俱於之一也

久彌異時也字彌異所也

窮或有前不容尺也

盡莫不然也

始當時也

化徵易也

損偏去也

聞傳親

見體盡

合說作古誤宜必

欲丑權利且疑惡丑權害

為存亡易蕩治化

同重體合類

異二不體不合不類

同異交得放說作當知有無

聞耳之聰也無

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無

言口之利也

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無

諾不一利用

服執說音利疑當作言利二字乃正文誤作小注畢張揚以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

為一
經誤

巧轉依說則求其故

大益無說

價租說作價陶民按當作環俱氏

庫當作庫易也

動或從當作從也

讀此書旁行

仇校誣誤入正文楊云
五字當是後人所加適

在缶無非三字
字之上列

經下篇旁行句讀畢本無今依張氏
攷定本重校正

止類以行人疑當作之說在同

駟疑當作四足異說張以三字屬下
列說存下疑非推類之難

說在疑說名字之大小

物盡張以二字屬前經誤同名二與鬪愛食與

招白與視麗與依說當有暴字夫與履說作履

一偏棄說作去之

謂而固是也說在因

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一與

一二廣與循當作循張以物盡兩名
以下四經合為一說

無欲惡之為益損疑當作無益損也說在宜

法同則觀其同

法異則觀其宜

止因以別道

缶無非畢張並以三字與
上校語為一誤

所存與當有存字者於存與孰存

五行無常勝說在宜

不能而不害說在害

異類不吡吡此說在量

偏去莫加少說在故

假必詩說在不然

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

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

疑說在逢循遇過張以三字屬下誤

合與一或復否說在拒無說

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唯同是

字或城正徒說在長字久

二張以此字屬下臨鑑而立景到多而

若少說在寡疑當區說在住景二條後

當與說景諸條類列疑皆傳寫亂之張云此行

當作無久與字堅白說在因按張校以下五經

互易未知是否姑箸之以備致

損而不害說在餘

知說作智而不以五路說在久有誤

必熱依說當作火不熱說在頓疑當作觀

知說作智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

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

擢疑當作推慮不疑說在有無

且然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在宜歐

疑當作害區張以歐屬上列物一體也誤

均之絕不不否說在所均

堯之義也生疑當作任於今而處於古而

異時說在所義

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說在重

鑑位同景一少而易一大而缶說

中之外內 說在景之小大條後亦傳寫之誤張云此行當臨鑑而立

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寡區

鑑團景一無說下有說字

不堅白說在 下有說字張弁前為一經誤又云此行當鑑位景一小而

易一大而缶說在中之外內

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 張云此行當鑑團景一不

堅白說在

在諸其所然未者然 疑當作諸未然說在於

是推之

景不徙說在改爲

住 疑當作位立字題 景一說在重

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

景迎日說在搏 疑當作轉

景之小大說在地 當作 缶遠近

天 依說當作大 而必正說在得

使殷美 疑當作使殷義 說在使

荆之大其沈 當作沈 淺也說在具 說作具疑當作有

以檻 當作檻 爲搏於以爲無知也說在

意

意未可知 說無此義疑有說誤 說在可用過 當作遇 作

說作伴誤張以以檻爲搏以下三經合爲一誤

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 疑當作進

非半勿斲則不動說在端

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嘗然

缶而不可擔 當作擔 說在搏

宇進無近說在敷

行 張以此字爲上經誤 循 依說當作 以久說在先後

貞依說當作負而不撓說在勝

契與枝當收與枝當作板說在薄疑當作假或涉上衍

倚者不可正疑當作止說者剃當作梯

推依說當作柱之必往疑當作非往說在廢材

買無貴說在假反其賈

賈宜則讎說在盡

無說而懼說在弗心當作必

或城正字過名也說在實

知之否之足用也疑當作詩說在無

以也

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

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疑當作殆

一疑以此字屬上經誤法者之相與也盡依說當有類字若

方之相合也說在方

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

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張弁前為一經

誤

循此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

唱和同患說在功

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

以言為盡詩詩說在其言

唯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假

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

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疑當作問

者

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

說無

仁義之為內外也疑當作非說在作顏有誤

於一有知說作智焉有不知焉說在

學之依說疑當有無字益也說在誹依說疑者

存

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案

誹之可否不以衆寡說在可非

當作參

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誤字也逃臣

非誹者諄當作諄說在弗非

狗犬貴說作遺者

知說作智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

物甚不甚說在若是

在重

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

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

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有誤張并前為一經誤

墨子閒詁卷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畢云等中言利之中取大即大取之義也。意言聖人厚葬固所以利福盛樂，固所以利子而節葬非樂則利尤大也。墨者固取此案畢說非也。此與下篇亦屬經之餘論，其名大取小取者，與取譬之取同。小取篇云：以類取以類予，即其義。篇中凡言臧者，皆指臧獲而言。畢並以葬親為竊，故此亦有厚葬節葬之說。並認此篇文多不相屬，蓋皆簡札錯亂，今亦無以正之。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畢云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憾。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

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畢云言不知小人之姑息。其利小人也。本無

此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為其親也，而愛之。畢云說文云：葬，臧也。即臧字。正文謂見小取篇案，顧說足正畢說之謬。此臧即臧獲之臧。詳小取篇言臧等事。吾親因而愛利之也。非字疑衍。此篇多以葬親顧云：臧賤稱也。篇內同義亦互。

而利之。吳鈔本為下有利字。疑衍利之謂資給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樂謂音樂。樂謂音樂。

非字。愛其子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疑當作非求其子也。畢之非利子即節葬非樂之說也。案畢說顧引尸子云：聖人取輕則取重，權則取輕。經上篇云：欲正也。權利惡正，權害斷指以存擊。

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吳鈔本作於所體輕重之中，而權其輕重之謂權。案其字疑當有文。選運命論李注亦非為非也。上非字乃亦之誤。無衍文。權正

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畢云當為者。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

者，人之所執也。言為人所持，執不能自免。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淮南子說

者，人之所執也。言為人所持，執不能自免。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淮南子說

者，人之所執也。言為人所持，執不能自免。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淮南子說

山謂云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也故人之情於利畢云玉齋云腕烏段切手腕斷指與斷腕亦作腕案腕腕皆舉字之俗利於

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當作非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

一人以利天下也。此對下是殺己以利天下為文當作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

下。於事為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為之非也。疑當作非為害之中取小。求為

義。非為義也。此疑當接後不為暴人語天之為是也。而性。句為暴人歌天之為

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執之所為。因吾所為也。若陳執未

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為也。暴人為我為天之。以人非為是

也。而性。此文多譌說為是也而性語前後兩見疑性並當作性惟與唯通經下篇云物一體也說在俱不

可正而正之。上云權正也言於不利之中取大。此節疑當接上非不得已也。害之中

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

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謂上當重之字戰國策宋策高注德

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為長厚不為幼薄。句親厚厚。厚其親薄薄。薄其

親至薄不至。言有至親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顧當為類後云厚親不稱行而類行為天

下厚禹。為禹也。為天下厚愛禹。此句厚乃為禹之人愛也。人愛二厚禹之加於

天下。據下文之下當有為字言所以厚愛禹者為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言所厚止於禹若惡

盜之為加於天下。言惡盜其害於天下非而惡盜不加於天下。言所惡止於盜愛人

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言己亦猶是人也。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

言愛己亦可謂之愛人。此下疑當接後。臧之愛己非為愛己之。聖人惡疾病。舉云言自重其身。不惡危難。

人。也。句。荀子正名篇云。聖人不愛己。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舉云言欲存其身以利人。則不避艱險。正體不動。疑當作四。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非惡人之以危難害己。

聖人不為其室臧之。故在於臧。此義難通。舉云言臧富在下。非。聖人不得為子之事。似言聖人事親。愛無窮而事必。

有所。聖人之法死亡親。亡忘。謂親死而忘之。即薄喪之義。為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句。體渴

與利。此即節喪下篇疾從事之意。舉云說文云。渴盡也。竭。負舉也。今經典多以竭為渴。此云云者。謂盡其利以厚喪也。案畢說非是。有厚薄而毋倫列之與利

為己。此下疑當接下。天下之利句。語經。舉云。意言聖人厚葬之說。為自厚其親。語其經耳。經猶云正非必欲天。下人如是也。故下辨之。案語經者。言語之常經也。此總目下文畢說非。語經

也。當為者畢云。也同者非。非白馬焉。此即白馬非馬之說。公孫龍子。白馬論。詳小取篇。執駒焉說求之。舉云。案列子。仲尼云。公

也。孤。獨。未嘗有母。非孤。獨也。似與此意同。執駒焉說求之。無母。即孤。獨之論。乎。案莊子。天下篇云。孤。獨。未嘗有母。白馬。孤。獨。蓋名家常語。所謂語經也。說求之上。疑脫有字。與下無說文相對。畢說非

其。舞說非也。舞當從畢。校為無。之誤。而句讀則非。漁大之舞大。疑當作殺犬之無犬。經下云。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即此義。殺俗作煞。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云。漁聲

類作敵二形。非也。所謂無說。二物必具。然後足以生。必與畢通。此下疑當接後。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句。三物即指。故理類而言之。謂辭之所

由生。臧之愛己。此節疑當接上文。愛己愛人也。下。非為愛己之人也。言臧自愛其身。非為愛己之為人也。厚不外己。厚。下當有人字。

上文云。愛人不外己。愛無厚薄。舉己非賢也。舉當作譽。義利不義害。句。志功為辯。志。舊本作之。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

下文云。志功不可以相從也。有有於秦馬。疑當作有友於秦焉。有有於馬。疑當作有友於口焉。也。智來者之馬也。未詳。愛衆

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兩世字畢竝以意改作也。王校從之。王引之云。愛衆也。下衆字。衍當作愛衆。也。與愛寡也。相若。又案下文。凡學愛人。與小國之圖云云。文義不相屬。疑當在

愛衆也。上凡學愛人。乃統下文之詞。愛衆也。云云。則承上句而詳言之也。古書錯簡耳。案此當作愛衆世。與愛寡世相若。衆世寡世以廣陝。言下文。向世後世。以古今。言文自相對。凡學愛人。句亦非此處。錯簡畢王校竝未允。

兼愛之有相若。有與愛尚世與愛後世。王云尚一若今之世人也。王引之云今之世人當作今世之人

今世與尚世後世相對為文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 王引之云鬼非人也當作人之鬼非人也。寫者脫去人之

無人之二字義自。天下之利驩。 驩猶悅也。天志中篇云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 聖人有愛而無

利。倪日之言也。說文人部云倪聲論也。一日開見爾雅釋言云開倪也。察倪有開訓此疑亦當與開義

日疑當作口或疑當為儒者之言。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 無人已爾忘則視

儒俗作嘴與倪相似而誤亦通。猶在。 似言害捨大取小然其 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舊本重非欲

字字今據吳鈔本補。猶在。 害猶在上疑有說文 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舊本重非欲

一不無矣。願校季本亦無。今據刪此即前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之義疑當在上文是害之中取小也下。非殺賊也。 王引之云非殺賊也上有脫文以下

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學當為譽前云譽己非賢也後又云愛人非 小國之園與大

園之園同。方至尺之不至也。方當 與不至鍾之至不異。鍾當為千里二字之至當作

而其為不至則同。故下文遠近之謂今本千里二字誤合為重字校者又。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

益金為鍾途不可通。鐘煖書五行志童謠以童字為千里草與此可互證。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

也。是璜也。畢云說文云 是玉也。此與上是字 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

之人也。非意人也。王引之云當作意人之指非意人也。意度也。言所度 意獲也。說文犬部云

意禽也。俞云乃意禽也當作非意禽也與上文非意本也非非一人也是其證 意獲也。獲猶所獲也 乃

志即意求之也。功謂求而得之 利人也。為其人也。畢云為一 富人。言譽人之富 非為其人也。畢云舊二字

為也以富人。言有所為 富人也。治人有為鬼焉。言治人之事兼有 為賞譽利一人。

非為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無貴疑當作無賞譽言當等語不能 智說之一利。

學云智未為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為己之利於親也言雖不足為孝亦不至於明知己之有利於親而不為之

是之世之有盜也上之字當衍吳鈔本無下之字蓋世之二字誤倒校者又於下增一之字遂致複出盜當作人涉下而誤盡愛是世俞云當作智也

也不盡是世下文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可辯案俞校未推之當有惡字

也不盡下以下文推之當有惡字

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弱疑當為朋形近而誤言盜雖止一人然不能審知其誰某則盡惡其朋黨也諸聖人

所先為人欲名實效舉效名實不必名疑當作實不必苟是石也白句敗是石也

焉也便疑當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唯亦與智某可也爾雅釋詁云運徙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

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也人當作入入是去非文正相對去之因非也爾雅釋詁云運徙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

文辨智意二經說上云二名重同一實重同也具同具當為俱經說上云俱處於室合同也連同國語楚語章注云連屬也同類之同經說

有以同丘與區通詳經下同名之同丘與區通詳經下丘同篇謂同區域而處鮒同鮒附通史記魏世家屈鮒說苑臣術篇鮒作附禮大司徒鄭注云附麗也是之同

又有同字然之同同根之同此四字疑當在前同名之下此下文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非

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此下疑當接下長人為其同也此下疑當接下長人異此下疑當接下長人一日乃

是而然與鈔本作是一二日乃是而不然三日遷昔是而今不然四日強貌是而情不然子深其深淺

是而然與鈔本作是一二日乃是而不然三日遷昔是而今不然四日強貌是而情不然子深其深淺

其淺益其益尊其尊。

以上似並辨辭氣之異同俞云尊當讀為剛說文刀部剛減也剛有減損之義故與益其益對文成義案俞說是也後漢書光武十王傳贊飾嚴尊節李注引

禮記恭儉尊節今曲盡作擄節尊擄聲類並同

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

次察聲端名因請復。

此文校誤不可校以意推

釋兩次字疑皆當作次即盜之壞字一優字二復字皆得之誤請讀為情請復即下文之請得也審校文義疑首句當作察盜止此室因指得次句當作察盜聲端名因情得上云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言察盜之止於是室乃因人指而得之若察盜之聲而得其名則因聽其情而得之也大指蓋如是今本止此室為山比至而以至字到著因下又涉復字而衍一優字察次復到作次察逸無從誤正矣端名亦難通疑端當為端之誤

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

正當為匹右疑有之誤有與或義同請亦讀為情下同此以篇微為喻也辭惡謂不受惡左宣二年傳趙盾為法受惡柱注云

為法受屈與此義可相證言匹夫雖賤而不

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

冒受屈必欲自明其志則可以得其情實

惡生謂樂於就死也言遭囚執而不求生則雖有屈抑而不欲自明故不能必得其情實也

聖人之附價也。

附價藏本吳鈔本並

作附畢云價字未詳

仁而無利

愛。而吳鈔

利愛生於慮。

謂以仁待人而無私愛利之心凡愛利皆生於自私之心不足為仁也經說上云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

昔者之慮也非

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

利。謂因賴其慮獲之利。非慮減之利也。

慮獲異人故所慮與所利不同舊本無下慮獲之利四字王引之云生於慮獲之利下當更有慮獲之利四字

慮獲之利。非慮減之利也。而愛減之愛人也。

乃愛獲之愛人也。言所愛雖異其

為愛人則同。臧獲。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

臧獲異人故所慮與所利不同舊本無下慮獲之利四字王引之云生於慮獲之利下當更有慮獲之利四字

牆。非今日之知牆也。

蘇云牆疑當作臧俞云牆字不可通乃高字之誤臣氏春秋情欲論早定期早知高先已簡高其大實高注並曰高愛也昔之知高非今日之知高論上文

云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案蘇說。是此下疑當接後文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句。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

此書匹夫字多譌作正夫詳節葬下篇此言利人之心貴賤所同蘇云正讀如征語

一二子事親。或遇執。或遇凶。

此上疑當接上文義厚親不稱行而類行下

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

言不以執凶而專親有厚薄

孰無能厚吾利者。孰疑孰之謂外物不能使吾利之心加厚。藉滅也死而天下害。吾持餐滅也萬倍。

吾愛滅也不加厚。藉即假借字首句滅字舊本誤藏今據吳鈔本正持餐義詳非命下篇言假令長

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貌異鈔本作故同。俞云長人之異短人之同當作長人之

以同之故也下文曰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並與此文一律可證

異。首之人謂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將耗之借字說文手劍以

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

命者。敗之盡是也。敗疑亦當為取形近而誤此言不以量數舉者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

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王引之云故一下衍人字一人之指上衍是字方之一面非方也。

言方器與方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上當有夫辭二字下文可證廣雅釋以理長以

類行也者。二字當乙蘇云據下文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顧云忘今人非道

無所行。道與理同此釋以理長之唯有強股肱而不明於道。唯與其困也可立而

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文選嗣

住云浸淫猶斷并其類在鼓粟。在下吳鈔本有於字此文有偽蘇云此下言其類者十有三語意味聖

人也。為天下也。其類在于追迷。畢云言能追正迷惑案以下並釋以類行之義而文多或壽

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畢云言其指相若其類在譽石。畢云疑譽名言聖人有壽有不壽

塙疑當作譽石說文石部云譽壽石也山海經西山經云譽石可以毒風郭璞注云一日而百萬生。愛

不加厚。此疑釋精誠也死而其類在惡害。畢云言意多所愛而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

世相若。二當為上字之義說文古文上作二與二形相似上世與其類在蛇文。此文有為洪云文當

莊子秋水篇變鱗蛇或鱗蛇亦取相愛為義案洪說未精。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畢云言愛二人同擇而殺其一殺滅也案

以利天下一節其類在阬下之鼠。阬舊本為院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爾雅釋語云阬虛也得鼠則殺之為其害物也。小仁與大仁行

厚相若。大仁舊本作文大人今從吳鈔本仁與人通其類在申。有為凡興利除害也。上文云與

疑釋其類在漏雍。吳鈔本作厚壅疑漏壅之譌王云雅與壅同井九二壅故漏釋文壅作雅北山經縣雍

其義變作雍案王說是也此似言壅之害。厚親不稱行而類行。此釋上文義可厚其類在江上井。

不為己之可學也。學疑譽之誤上文云譽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為譽也。其類在逆

旅。言因求利而愛人此釋上文愛人之親。若愛其親。此疑釋上文以戚為其類在官苟。有

兼愛相若。一愛相若。言愛一人與一愛相若。四字重出當是衍文此疑釋其類在死也。有

畢云一本作地案顧校季本亦作地此文有譌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

害。國語魯晉云智者處物章注云處名也准決嫌疑。句焉。摹略萬物之然。說文手部云摹規也

云略約要也俞正燮云摹略即今言之模量古言之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經說上云舉告以

以辭抒意。史記平原君傳集解引別錄鄒衍曰辯者什意通指明其所謂漢書劉向以說出故。以

類取以類予。學云故取予為韻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

易乾文言云或之者疑之也假者今不然也。學云假設是向未行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

故中效。學云中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學云辟同譬說文三譬諭也論古文喻字舉也。

物而以明之也。舉他物而以明之也墨子書通以也為他說見備城門篇案王說是也詹夫論釋難篇云夫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荀子非相篇云談說之術分別以喻之譬釋以明之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說文人部云侔齊等也謂辭義齊等

比而援也者。曰子然。句我奚獨不可以然也。說文手部云援引也謂引彼以例此推也者。以其所不

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推求也此云取與求義同謂所求者在此所不求者在彼取彼就此以得其同所謂予之也是猶

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不讀為否率遂同。率遂聲近義同廣雅釋詁云率

述也率遂述古竝通用耕柱篇云古之善者不遂遂即述也明鬼下篇率徑月令作徑衛鄭注謂即周禮匠人之途徑竝其證也辭之侔也。舉云之侔一本作侔之有

所止而正。疑當作止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然也同舊本

說上三字王引之云同其所以然不必同當作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承上文其然與所以然言之也下文作反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文義正與此合寫者脫去上三字耳其取之也。有

所以取之。舊本無所字王引之云以上當有所字下文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即承此言之也上文其然也所以然也文義正與此合寫者脫所字案王校是也今據增其取之也

同。句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句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舉云譬也侔也援也推也即上四者行而異。轉而

危。俞云危讀為詭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是危詭古字通行而異轉而詭詭亦異也遠而失。句流而離本。句則不可不

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呂氏春秋必已篇高注云方術也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

也。偏與偏同下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周而一不周。周舊本竝作害王引之云兩害字俱當作

周錄書周字與害相似故誤為害下文此一而一或一是一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不周者也。與此相應字正作周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王引之云此本作或一是一而一非也當以非也二字接或一是一而一下其不可常用也以下三句則因上文而

衍不是也三字又後人所增蓋後人不知不可常用云云為衍文之隔斷正文者又不知非也二字本與或一是一而一作一句乃足以不是也三字耳下文云此乃一是一而一非者也與此相應當據以刪正。

馬也。乘白馬。乘馬也。畢云張湛注列子云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詒讓案張本公孫龍子文 驪馬。馬也。說

馬部云驪馬深黑色 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畢云方言云臧獲奴

婢賤稱也荆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增婢謂之臧女而增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王逸注楚辭云臧為人所賤擊也獲為人所係得也或曰臧守臧者也獲主禽者也

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舊本作親畢云當為事王引之云畢說非也視乃親字之譌獲之親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兩親字上下相應猶下文云其弟美人也愛弟

非愛美人也兩弟字亦上下相應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畢云言使其弟有美容而愛弟者非以容也

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畢云當為乘船蘇云人當為入之誤 非人

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畢云此所謂辨名實之理

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盜下人字衍荀子正名篇云殺盜非

也。衍一 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殺下人字衍荀子正名篇云殺盜非

殺人也。此感於用名以亂名者也。殺下人字衍荀子正名篇云殺盜非 無難盜。無難矣。據下文疑衍盜無難三字

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也故焉。舊本故在也上王引之云無故也焉當作無也故焉也故即他故下文正與此同今本也故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今據乙

所謂內膠外閉。爾雅釋詁云膠固也謂內應固而外閉塞 與心毋空乎。空讀為孔列子仲尼

不達張注云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舊本然作殺畢云居上當為然

一本作然蘇云然與然字形相近途展轉致
且夫讀書非好書也
疑當作夫且讀書非讀
黃州好讀書好書也

雞非雞也。畢云言人好鬪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使之鬪

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據上文當亦有世
相與共是之五字若若是。且天非天也。

壽夭也。疑當重
天字有命非命也。非孰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類。舊本稅類
字畢云據

上當有類字王。疑當作夫且讀書非讀
說同今據補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畢云招上無罪字蘇云罪字衍
卽而非兩字之訛王說同案罪

疑當作衆形近而譌言墨者有此論而衆共
非之似非衍上文無此字或轉是誤攪耳。無也故焉。舊本誤作無故焉也王顧竝據儲謙本正吳
鈔本同畢本亦誤云據上文馮也當倒尤非所

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舊本稅不字王
云上文白馬馮

也以下但言是不言非故曰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人也。以下言是又言非故曰此乃是而不然者也。且夫讀
書非好書也。以下亦是非竝言而以此三句承之則亦當云此乃是而不然者也。寫者脫去不字耳。案王校是也。

今據補。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周愛。因爲不愛

人矣。舊本不周愛作不失周愛俞云周猶偏也失字衍文此言不愛人者不待偏不愛人而後謂之不愛
人也有不獨愛因爲不愛人矣今衍失字義不可通乃後人不達文義而加之案俞說是也今據刪乘

馬。不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

不乘馬。而後爲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舊本不待周乘馬句稅不字而後爲不
乘馬句稅爲字下又衍而後不乘馬五

字王引之云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待上當有不字。不待周乘馬所謂不周也。下文待周不乘馬所謂周也。以
相反爲義。而後不乘馬不上當有爲字。猶上文云然後爲乘馬也。寫者脫去耳。其重出之而後不乘馬五字則衍

文也。案王說是。也今據增刪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爲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

實。非棘也。棘之實棗也故云非棘詩鴝風園有棘其實之
食毛傳云棘棗也說文東部云棘小棗叢生者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

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人之鬼舊本稅人字
王引之云祭之鬼當作

祭人之鬼承上文人之鬼而言也

為者脫人字按王說是也今據禮 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

顧云淮南說山謂作眇此作盼誤也畢云上

疑當為大王引之云上之非大字之譌之猶於也言於馬之目盼則謂之馬盼於馬之目大而謂之馬大於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於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也蘇云之馬猶言是馬盼視也按說文目部云盼白黑分也

一目小也馬目不可以言盼顧校近是之

當從蘇訓為是前經說諸篇義多如此 則為之馬盼

畢云為當作謂 之馬之目大而謂之馬

大 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司馬彪云狗之目眇謂之眇狗狗之

目大不曰大狗此乃一是一非即襲此文而易馬為狗 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

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

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

王引之云一馬馬也二馬馬也已見上文此一馬馬也四字蓋衍 馬或白者

白 一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一非者也

畢云白舊作自以意改按顧校季本正作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

荀子榮辱篇揚注云俞讀為俞惟南子說山訓高注云俞勝也畢云

古愈字只北作俞

太平御覽引作愈 子墨子曰：我將上太行。

大吳鈔本作太蘇云大讀為太畢云高誘注呂氏云太行在河內野王縣北山在今河南懷慶府城亦名

羊腸 駕驥與牟

王云牟不可與馬並駕牟當為牛太平御覽地部五引此已誤作牟藝文類聚地部及白帖五此引作牛

子將誰毆

畢云子舊作我堪藝文類聚太平御

覽改說文云毆古文驅

从支義文類聚引作驅 耕柱子曰：將毆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

足以責

畢云載文類聚引作以驥足責王云驥足以責本作以驥足責言所以毆驥者以驥之足責故也此正者墨子何故毆驥之問今本倒以字於足字之下則非其旨矣類聚白帖御覽並作以驥足責蘇

云言任 賜策也。子墨子曰：脫据太平御覽增

我亦以子為足以責

王云本作我亦以子為足責此正者耕柱子以驥足責之語今本足

實作足以責亦誤類聚御覽無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

畢云藝文類聚引謂作問蘇云巫馬子為魯者也疑即孔子弟子巫馬期否則甘後詒譚按

記孔子弟子傳云巫馬施少孔子三十餘歲計其年齒

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

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畢云載文類聚雜考之與聾瞽也。畢云載文類聚引著作自昔者夏

后開。畢云昔者載文類聚引著作若後漢書注引云開治詒讓按治字使蜚廉折金於山川。畢云載文類聚

不當有蓋鬪傳注蓋誤衍蘇云開即啓也僕人避諱而改之後漢書注太平御覽玉海俱引蜚作飛蘇云此為夏之蜚廉詒讓按初學記麟介部文選七命注並作飛又畢本

折改採云舊作折据文選注改山海經云其中多金或在山或在水諸書引多無川字非王云畢改非也折金者

鑄金也漢書趙廣漢傳其發姦捕伏如神師古曰鑄謂動發之也管子地數篇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

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有銅上有樁者下有鐵君謹封而祭之然則與折取之遠矣彼言折取之

文類聚金其義一也說文曰誓上鑄山巖空青珊瑚墮之從石折聲若與折亦聲近而義同後漢書崔駰傳文選

此言聚雜器物部初學記麟介部太平御覽珍寶部九路史疏乞紀廣川書跋玉海器用部引此並作折金文選

注作探金者後人不曉折字之義而妄改之非李善原文也又云山水中雖皆有金然此自言使蜚廉折金於山

不兼川言之後漢書注文選注載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皆無川字則川字乃後人以意加之也按王說

是而陶鑄之於昆吾。吳鈔本無之字畢云載文類聚後漢書注文選注俱引作以鑄鼎於昆吾吾文選

注作吳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西百步在顯帝城內周回五十步高二丈即昆吾虛也王云陶鑄之於昆吾本作鑄鼎於昆吾此淺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

金可言鑄不可言陶上言折金故此言鑄鼎此言鑄鼎故下言鼎成若以陶鑄並言則與上文皆不合矣後漢

書注文選注載文類聚初學記並作鑄鼎太平御覽作鑄之路史作鑄陶玉海作陶鑄之則羅長源所見本已有

陶字蓋唐宋間人改之也詒讓按呂氏春秋君守鑄云昆吾作陶高注云昆吾顛頊之後吳罔之孫陸終之子已

姓也為夏伯制作陶冶通典州郡篇云濮州濮陽縣即昆吾之虛亦名帝丘按濮陽故城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

西南即古昆吾國也夏啓使蜚廉就其地而鑄鼎故文選張協七命云銘德於昆吳之鼎吾吳字通濮陽古亦名

帝丘呂氏春秋應言篇云市丘之鼎宋本蔡邕集薦邊文禮書作帝丘之鼎亦即指夏鼎言之是使翁難雉乙下於白若之龜。舊本無雉字今

按改為目云舊脫乙字又作白若之龜誤載文類聚引作使翁難乙灼目若之龜玉海引作使翁難雉乙下於白若之龜當从目若者周禮云北龜者曰若爾雅釋魚云龜左眼不若買公彦疏禮以為脚附會今日若之

說也若順也王云舊本譌作白若之龜畢據藝文類聚改為目若之龜引爾雅以為目若之證殊屬附會今考初

學記路史廣川書披玉海並引作白若之龜白字正與今本同未敢輕改詒讓按白若道藏本目若吳鈔本李

本作白若初學記引亦作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紅施集銅劍讚敘云昔夏后氏使九牧貢金鑄九鼎於荆山之

下於昆吾氏之墟白若甘攬之地虞荔鼎錄文略同似皆本此書亦作白若而以爲地名疑誤但此文舊本譌說

難通審校文義當以玉海所引校長翁當作菴說文口部盛續文作菴經典或段為益字漢書百官公卿表菴作

殿虞是也菴與翁形近節葬下篇哭泣不秩聲陰喻亦誤作翁是其證難當為新備穴篇謬以金為菴新今本亦

龜難又經說上篇斷指新脂新並作難皆形近譌易新與新音義同詳經下篇斷雉翁言斷雉即謂難雉也史記

龜策傳說宋元王得神龜云乃刑白雉及與驪牟以血燼龜於壇中央蓋以雉牟之血燼龜也乙當作巳巳與以

同言啓使伯益殺雉以血擊龜而卜也玉海所引雉字尙未譌今本又說雉字後以翁難乙爲人曰舉本曰上姓名真鄂書燕說不可究詰矣又博物志云昔夏啓筮從九鼎啓果從之似卽此事而傳聞小異增龜字云舊脫龜字据玉海增王云曰者翁難乙既卜而言其占也下文乙又言兆之由曰卽其筮自鼎成四足而方以下六句皆是占詞畢依玉海於曰上加龜字非也龜曰是啓使益命龜之辭故辭終曰

上鑿本無龜字明矣察王校是也但此下文六句似是啓使益命龜之辭故辭終曰鼎成三足而方王三足本作四足此後人習聞鼎三足之說而不知古鼎有四足者後以意改之也載文類聚廣川書誠玉海引此皆作四足博古圖所載商周鼎四足者甚多未必皆屬無稽廣川書誠曰祕閣二方鼎其一受太府之量一拓七斗又一受量損二斗三升四足承其下形方如矩漢人謂鼎三足以象三德又謂禹之鼎三足以有承也韋昭以左氏說苦之二方鼎乃謂其上則方其下則圓方其時古鼎存者盡廢其在山澤邱隴者未出故不得其形制引墨子鼎成四足而方以爲古鼎四足之證王引之云舊本蓋作三足故譌爲三後文楚四竟之田四今本亦譌三方鼎固有如其形制者按二王說是也此書多古字舊本蓋作三足故譌爲三後文楚四竟之田四今本亦譌三方

可證銅劍讀亦僞作三足不炊而自烹舉云此享字俗寫玉海引作亨茲文類聚引作不炊而自藏鼎錄亦作藏稽瑞引鼎不投物物自出僕不舉而自滅舉云玉海引作藏論說按謂劍讀作不昇而自藏鼎錄亦作藏稽瑞引時俗語蓋出於此不遷而自行舉云太平御覽引作遷說文云遷古文遷从手鬪則遷實古遷字後加約類聚舉遷字形並相近不遷而自行爲遷耳今書又作遷皆傳寫者以少見改之又載文類聚引俱無而字以祭於昆吾之虛舊本作墟今據吳鈔本正舉云此虛字俗寫九地志云昆吾故墟在濮上鄉舉云疑又言兆之由舉云舊脫乙字又字由人据載文類聚玉海改爲文類聚由作繇無兆之二字玉海亦作繇繇論載按乙當作已卜又言其兆占也左傳閔二年杜注云繇卦兆之占辭

曰饗矣上文命龜云上饗此兆從之故云饗矣逢逢白雲逢逢通毛詩小雅采芣傳云逢逢盛貌莊子秋水篇云蓬蓬然起於北海一南一北一西一東王云載文類聚同太平御覽路史玉海並作一東一西王引之云作一東一西者是一東一西當在一南一北之上雲與西爲韻西古讀若駮駮征夫之賦說見六書音均表北與國爲韻大雅文王有聲篇鎬京辭應自西而東自南自北無忌不服應與東爲韻北與服爲韻是其例也而諸書所引一南一北句皆在上則其誤久矣

爲類載文類聚引作而遷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此卽夏鼎也漢書郊祀志象九州皆嘗賜亨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祐夏德衰鼎遷于殿殿德衰鼎遷于周此以再爲啓蓋傳聞之異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

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謀相而謀。策謀謂謀於中。蓋舊本誤。諫王引之云。諫字與上下文

臣尊。今本諫作謀。與此文互。諫淮南士術。竊耳能聽而執。正據諫高注。諫或為謀言。豈能智數百歲之

後哉。畢云。智一本作知。下同。諫文類聚引云。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知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

猶聽耳明目之與聾瞽也。與吳鈔本作於。洽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二人蓋竝墨

春秋尊師篇云。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即此縣子碩也。蘇疑即檀弓縣子碩未端。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

然。譬與鈔本作辟能築者築。能實壞者實壞。能欣者欣。畢云。說文云。振舉出也。與欣同。王引之云。舉出之事。與築牆無涉。欣當讀為曉。說文

曰。曉望也。呂氏春秋不屈篇曰。今之城者。或操大築乎城上。或負奔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接以善曉望。此云能築者。築即彼所云操大築乎城上。也能實壞者。實壞即彼所云負奔而赴城下。也能欣者。欣與曉同。即彼所云操表接以善曉望也。曉字從希得聲。古音在脂部。欣字從斤得聲。古音在諄部。諄部之音多與脂部相通。故從斤之字亦與從希之字相通。說文曰。昕從日斤聲。讀若希。左傳曹公子欣時。漢書古今人表作鄒時。是其證也。

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

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

未云賊也。俞云。廣雅釋詁云。有也。此兩云字均當訓有。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

有燎者於此。畢云。說文云。燎放火也。舊於此二字。倒一本如此。按顧校季本亦作於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搯火。將益之。

畢云。搯即操字。異文。唐人別有音非也。意舊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

而非夫搯火者之意。子墨子曰。畢云。舊脫墨子二字。以意增。吾亦是吾意。而非

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耕柱子於楚。畢云。游謂游揚其名而使之任。王云。耕柱子上不當有荆字。耕荆聲相近。則荆蓋耕字之誤。而衍者魯問篇曰。

子墨子游公。會過於越。蘇云。舊首。但言耕柱子此多一荆字。疑衍文。一三子過之。食之二升。三升蓋謂每食之數。雜守篇云。參食食

參升小半。日再食。說苑尊賢篇田需謂

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王，是譽

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非仁也。畢云舊脫非字一本有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韓非

氏篇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於山中，奉而獻之厲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案淮南

子覽冥訓高注以和氏所獻者為楚武王文王成王與韓子不同，未知孰是。隋侯之珠。淮南子覽冥訓高注云：隋侯漢東高

國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二棘六異。史記楚世家云：居三

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畢云：文選李斯上秦始皇書注引隋作隨。代之傳器吞三翮六

翼以高世主索隱云：翮亦作翮。三翮六翼亦謂九鼎空足曰翮。六翼即六耳翼近耳旁，宋翔鳳云：棘同翮，異同翼亦謂九鼎也。爾雅釋器附耳外謂之鈇，翼鈇字通釋器。又云：款足者謂之翮，即翮也。漢書郊祀志：鑄九鼎，其空足曰翮。以象三德。蘇林曰：足

中空不實者名曰翮也。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畢云：載文類聚引云：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口，楚之明月出於蟬蜋，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出於

見申徒狄曰：賤人強氣，則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口，楚之明月出於蟬蜋，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出於蟬蜋，少豪大豪出於汚澤。天下諸侯皆以為寶。狄今請退也。文各不同。當

出於蟬蜋，少豪大豪出於汚澤。天下諸侯皆以為寶。狄今請退也。文各不同。當

是此和氏之璧。上脫文案。周公申徒狄語當在佚篇。與此文不相家也。詳佚文。可以富國家，衆人民。

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

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為政於國家，

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

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論語述而集解孔安國云：葉公名諸

年傳葉公諸梁。杜注云：司馬仇尹戍之子。葉公子高也。荆子人間世釋文云：字子高。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

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言待故舊如新，無厭怠也。畢云：論語作近者說遠者來，論讓案韓非子難三篇亦云：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子貢問曰：何也？仲尼曰：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

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也。墨云也。當為之。而舊者新是哉。

墨云一本無是字。蘇云是當作之。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墨云智一。本作知。以所智

告之。墨云舊以所二字倒一本如此。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

子謂魯陽文君。墨云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即此人。其地在魯山之陽地理志云南陽魯陽有魯山師古曰即淮南所云魯陽公與韓戰日

反三合者也。蘇云魯陽文君即魯陽文子也。國語楚語曰惠王以樂與魯陽文子辭與之魯陽是文子當楚惠王時與墨子時世相值。詒讓案楚語章注說與賈同。文君即左哀十九年傳之公孫寬。又十六年傳云使寬為

司馬淮南子覽冥訓高注云魯陽楚之縣公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云南陽魯陽是也。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為馬也。墨本

無也云一本有也。字文選注云幽求子曰年五歲閑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案道藏本季本吳鈔本並有也字。今據補。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墨云言自

竹馬也。案此直言童子戲效為馬耳。不必竹馬。畢說並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

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

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

常。墨云舊脫不字。一本有。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貴義篇亦有此章而文小異。蕩口此篇亦兩見。蓋謂不可行而空言是徒傲其口也。經說

上云霄盡蕩也。即消磨傲盡之義。子墨子使管黔敖。墨云疑敖字。蘇云敖與併字形相近。當誤衍。案畢說是也。說文

子與彼名同。游高石子於衛。魯問篇有高孫子呂氏春秋尊節篇。水部有激字。从水。敖聲。此借為敖。檀弓有齊人黔敖。此墨子弟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

畢云舊作卿一本如此。下同。案顧校季本作卿。荀子臣道篇揚注云設謂置於列位。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

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舊本稅衛字。今據道。韓本季本吳鈔本補。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

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無墨鈔。本注。研。子墨子曰。

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曰：非關叔。是左傳三掌其北門之倚卽關也。辭二公

東處於商蓋。畢云商蓋卽商奄。尙書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王曰：商蓋當將商奄。蓋字古與奄通。奄奄草書相似。故奄譌作蓋。又譌作蓋。韓子說林篇云：曰已勝殷。將攻商奄。今本奄作蓋。誤與此同。昭二十七年左傳：吳公子掩餘、史記、吳世家、刺客傳、均作蓋。餘亦其類也。顧蘇說同。案王說：是也。左昭九年傳：邑部奄作郟。云周公所誅郟國在魯。史記周本紀索隱引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又引鄭康成云：奄國在淮夷之北。是商奄卽奄。單言之曰奄。案言之則曰商奄。此謂周公居東。蓋東征。緘奄卽居其地。亦卽魯也。蔡邕琴操云：有饒公於王者。周公奔魯而死。案蔡說奔魯。與此書合。但謂公死於魯。則妄耳。詩：幽風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彼商謂殷與奄爲二國。非左傳墨子之商奄也。

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畢云舊二字倒。人皆

一本如此案。顧校季本不倒。去之苟道。畢云舊二字倒。一本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

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

爵。則是我爲苟陷人長也。畢云陷一本作處。詒讓案：苟陷人長。疑當作苟陷人食。陷。啗。聲同。食長形近。故譌說文口部云：啗。食也。依或本則當爲苟處人。厚與上文相應。

然義較短。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卽禽。滑。釐。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說文：人部云：倍。反也。

蘇云倍背同鄉向同。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

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

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

有。蘇云此節文有錯誤。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荀子解蔽篇：楊注云：反倍也。下反當爲返之。返字廣雅釋詁云：反。歸也。者。下當有曰字。蓋門人有倍墨子而歸者。其言如是。我豈有罪哉。吾反後。言彼有先反者。吾雖反。尙在其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句。失後之

人求賞也。謂戰敗失道而後歸。不得與殿者同賞。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畢云術同。據詒讓案：此卽非儒篇所云君子循而不作也。

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蘇云其當為甚字之誤 下言次不君子可證古之善者不誅。墨云誅衛

誅衛與誅並述之段字其字並從亦聲故得相段借也若作誅則與述聲絕遠矣案俞說是也今也善者不

作。蘇云今也當為今世案 也即之之鑄蘇校未塙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墨云疑當為誅 月令以誅為術已有善則

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

為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云意言古之善者多故但 述而行之今之善者少故須

作作者欲善之多無異於述也蘇云此言述作不可偏廢皆務為其善而已述主乎因。巫馬子謂子墨

子曰。巫馬子見前蓋巫馬期之子姓史記孔子弟子傳巫馬施字子旗集解引鄭康 成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故下云愛魯人於鄉人家語弟子解作陳人非也我與子異。墨云子 舊作之

一本我不能兼愛我愛鄉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鄉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

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為近我也擊我則疾

擊彼則不疾於我。疾猶痛也說文手部云擊 支也尸部疾痛並訓病也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

說文手部云拂獨擊也墨云 舊不疾二字倒一本如此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蘇云二句當有脫訛以下文 語意放之當言有殺彼以利

我無殺我以利彼也有我二字疑衍俞云此 當作故我有殺彼以利我無殺我以利彼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邪意將以告人乎巫

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墨云一本 作意非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謂

其義而 從之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

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

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

為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常疑當作子此下亦有說誤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言惡所利若無所利而不言。

是蕩口也。不言疑當作必言蕩口義見前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狗彘。狗與鈔本作狗。道誠本同。舉云此察字。維人但割而和之。舉云維人當為醫人之誤。但割即袒割。說文云。但。揚也。从人且聲。經典用。但為第字之義。而忘其本。詁林

俗寫。太平御覽引作芻豢。塞雍維形近而誤。儀禮公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禮。並有雍人雍豕之饋。變即變之省。舊脫不可二字。据太平御覽增案。以文義校之。食之不可四字。當並有今據增。見人之作餽。舉云作舊作生。皆据改案。生字似不誤。說文食部云。餽。麵食也。則還然竊之。還疑衰之借字。說文曰。舍余食也。案二說。並非舍予之段字。古賜予字。或作舍。詳非攻中篇。舍予食。猶言目部云。衰驚視也。

日舍余食。舉云言捨以為余食。蘇云舍余食者。言舍其芻豢。羊牛之食。而從事於竊也。案二說。並非舍予之段字。古賜予字。或作舍。詳非攻中篇。舍予食。猶言與我不知日月安不足乎。舉云或當云明不足乎。戴云安字。語詞無實義。詁讀案。日月疑耳目之誤。言其見物而貪也。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之田。舉云四竟二字。舊作三。意据太平御覽改。曠蕪而不可

勝辟。舉云太平御覽引云。楚四境之田。蕪曠不可勝闢。魯陽楚縣故云然也。評靈數千。舉云說文云。評。召也。顯云靈令也。戴云靈令之段字。案依畢顯說。則數千為評令之人數。與上下文義並不貫。殆非也。此評靈當為呼虛。凡經典呼召字多段呼為之。二字互通。周禮大小鄭注。儀書高帝紀。應劭注。並云。靈。呼文。選蜀都賦。李注。引文。並即公輸。驚。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之意。非攻中篇云。今萬乘之國。虛闕於虛曠之地。此與上注。並即公輸。驚。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之意。非攻中篇云。今萬勝。舉云下當脫用字。詁讀案。據非攻篇。當脫入字。見宋鄭之閒邑。閒邑言空邑。與王制閒田義同。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

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蘇云季孫紹與孟伯常。不見於春秋。當為季康子孟武伯之後。與墨子同時者也。拾遺案。禮記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鄭注云。昭子康子之會。孫名強。敬之武伯之子。名捷。此季孫紹與孟伯常。當即昭子敬子之不能相信。而祝於穀社。穀社本謂禁下同。王云禁社乃穀社之誤。珍與黃同。爾雅。穀木。穀子若孫也。本釋文曰。穀本或作穀。漢書東方朔傳。穀社。臣曰。穀古穀字。

穀社。本釋文曰。穀本或作穀。漢書東方朔傳。穀社。臣曰。穀古穀字。

案王校是也。供說同。今據正義社詳明鬼下篇。

曰苟使我和。王引之云苟猶尙也。

是猶弇其目。

畢云說文云弇蓋也。

而祝於叢社也。

俞云

也當作曰其下句卽祝詞也。上文而祝於叢社曰苟使我和是其證。

若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駘滑釐曰。

吳鈔本作釐。下仍作釐。案

此與禽子同名。

曰吾聞子好勇。駘滑釐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

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

畢云度謂渡去也。王引之云畢說非也。與當爲與度當爲癡皆字之誤也。癡度草書相似故癡

譌作度。史記原書名察癡。驗今本癡字亦譌作度。與與癡好與惡皆對文。

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

是惡勇也。

墨子閒詁卷十二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

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王云何故。則本作何。則後人誤以則字下屬爲句。故於何下加故字耳。何則與何也。同義。

辭過篇曰。何則其所道之然也。尙賢篇曰。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荀子宥坐篇曰。何則陵遲故也。秦策曰。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史記春申君傳作何。則是其證。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一六十二。資產部二引此。竝作何。則無故字。案故字似非衍文。御覽所引或有脫節。王校未塙。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貴義疑當作義。費引作義。費畢云太平御覽引作義。

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淮南子泰族訓云。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本此。子墨子自魯卽

齊。毛詩鄭風東門之墮傳云。卽就也。言由魯至齊。畢云二字舊例以意改。過故人。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之齊。遇故人。謂子墨子曰。畢云四字太平御覽引作故人。

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

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

寡也。王校亦刪故字。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畢云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二。資產部二引作子宜勸。又作子宜勸我。王云此不解。

如字之義。而以意改之也。如猶宜也。言子宜勸我爲義也。如字古或訓爲宜。何故止我。畢云太平御覽故作以。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

惠王。畢云檢史記楚無獻惠王也。義文類聚引作惠王。是又案文選注引本書云。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恐是此間脫文。蘇云。獻惠王。卽楚惠王也。蓋當時已有兩字之謚。始讓案此文。稅扶甚多。余知古儲宮舊事二云。墨子至鄆。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是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餐賢人。請饋進。曰。百種

以待官舍。人不足。須天下之賢君。墨子辭曰。羅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

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為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造墨子，以書社五里封之，不受而去。此與文選注所引合，必是此篇佚文。但余氏不明，其出墨子文亦多刪節。講辨今未致據，增余書，獻惠王亦止作惠王疑，故書本作獻書。惠王傳寫祝書存，獻校者又更易上下文以就之耳。獻惠王以老辭。蘇云：楚惠王以周敬王三十五年卒，庚寅凡五十七年。墨子之游蓋當其暮年，故以老辭。詒讓案：諸官舊事注云：時惠王在位已五十年矣。余說疑本墨子舊注，然則此事在周考王二年，魯悼公之二十九年也。使穆賀見子

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墨本成改，誠云舊作成，據蘇文

類聚改一本同案，顧校季本亦作誠。王云古或以成為誠，不煩改字。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為而不

用乎。墨云：蘇文類聚引作用子又節。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墨云：蘇文類聚引作焉。草之本。吳鈔本本作

草之本上當脫一字天子食之，以順其疾。墨云：蘇文類聚引順作療。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墨云：蘇文類聚引食作用

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為酒醴粢盛。墨云：案當為靈說文云：黍稷在器以祀者，咸解同，俱从皿亦見。周禮也。前文皆同此義。以

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為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

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主君為穆賀也。戰國策史記載蘇秦說六國君齊楚魏韓燕諸王皆稱秦

為主君索隱云：禮卿大夫稱主，今蘇蘇子合從諸侯，喪而美之，故稱曰主君。案左傳昭二十九年齊高張唱魯昭公稱主君，杜注云：比公於大夫，然此小司馬所本。後魯問篇墨子稱魯君亦曰主君。戰國策秦策羊對魏文侯

雞策魯君對梁惠王亦曰稱主君。則戰國時主君之稱蓋遍於上下小司馬據春秋時制謂唯大夫稱主，非也。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

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

下之賤人也。尙賢中篇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為庖人，故曰天下之賤人。若君欲見之，吳鈔本若君作君若亦令召問焉。彼

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吳鈔本女作汝今有藥此，蘇云：藥下當脫於字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

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

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此下
疑有脫文。詒讓案此七字與上文亦不相應。上下似並有脫佚。 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

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

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之。舊本脫下不足二字。王據上句補與耕柱篇合。今從之。 是蕩口也。蘇云耕柱篇亦有此文。上選字作復。下二選字作舉。 子墨子曰。必去六辟。辟。僻之借字。 嘿則思。畢云默字。俗寫从口。 言則誨。動

則事。使三者代御。舊本作使者。三代御畢云此言三世爲人御。必能抑然。自下若去其喜惡樂悲愛而也。荀子禮論篇時舉而代御。揚注曰御。進用也。此云代御。義與彼同。言更迭用此三者。則御三者。即嘿言動二事也。御用者。則必爲聖人也。因三者二字。傳寫誤倒。畢遂曲爲之說。誤矣。案俞說是也。今據正。 必爲聖人。必去喜

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俞云去愛下當有去惡二字。傳寫脫之。喜怒樂悲。愛惡其六者。皆宜去之。即上文所謂去六辟也。 手足口鼻耳。疑脫一目字。 從事於義。必爲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

其道。言於道不能無出入。莊子大宗師篇鄭注云排者推移之謂也。 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畢云排猶背。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犬一彘之宰。宰。即膳宰也。見儀禮燕禮禮記文王世子玉藻舊本。稅一犬二字。王據羣書治要補云魯問篇亦云。竊一

犬。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俞云鉅無白義。字當作豈。豈者禮之段字。廣雅釋器。皜白也。皜省作豈。又誤作巨。因爲鉅矣。呂氏春秋有始覽南方曰巨風。李翁注文。選引作凱。風蓋亦省凱爲豈。而誤爲巨也。可以爲證。

黔者黑也。吳鈔本黑作墨。非畢云說文云黔。黎也。秦謂民爲黔首。謂黑色也。 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黧。然曰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與此語意同。 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知吳鈔本

作能以上文校之疑當作不能
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

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

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

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周禮泉府鄭注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商人用一布布下布字當作市言用一布市物也不

敢繼苟而健焉繼苟義不可通疑當作讓詢即讓語也或體也說文言部云語讓語也或作詢从句誤或从讓作讓楚辭九思云遠羣小今誤詢王注云讓詢恥辱垢陋之言也荀子非十

二子篇云無廉恥而忍讓詢揚注云讓語置辱也字本作讓詢讓書賈誼傳云項顛亡恥莫語亡節顏注云莫語謂無志分也呂氏春秋誣徒篇云草木雞狗鳥獸不可誑誑遇之誑誑遇之則亦誑誑報人誑誑亦讓語之譌蓋

讓語本訓恥因為恥置人之語又引申之入之蒙恥辱無決擇亦謂之讓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為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

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吳鈔本義作治而助之修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

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為是廢先王之傳也王云遺字義不可通遺當為遺此涉上文傳遺而誤也上

文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故此文曰子墨子南遊使衛遊吳鈔本作遊畢云北堂書鈔作使於衛關中載書

甚多畢云關中論云屬中關屬音相近案畢說是也文選張衡西京賦旗不脫屬薛綜注云屬關也左傳宣十二年孔疏引服虔云屬橫木校輪開蓋古乘車輪闕以木為關中可皮物謂之屬亦謂之關故墨子於

關中載書矣弦唐子見而怪之廣韻一先云弦又姓風俗通云弦子後左傳鄭有商人弦高曰吾夫子教公尙過曰公尙

氏春秋高義簡作公上過高注云公上過子墨子弟子也案王符齊夫論志氏姓蕭衛公族有公上氏廣韻一東云衛大夫有公上王向上字通獨疑亦衛人

揣曲直而已說文手部云揣量也

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舉本無書字云本多作讀書百

篇經史同義文類聚引無書字北堂書鈔凡三引兩引無一引有無者是也案道藏本吳鈔本並有書字今不據刪夕見漆十土。舉云漆七字假音今俗作柒書文類聚引作七詒讓案唐份嶽觀碑

五經文字石本七字並作漆。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吳鈔本脩作修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

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舉云北堂書鈔引云相天下猶如此況吾無事何敢廢乎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

易繫辭云天下同歸而殊塗孔疏云言天下萬事終則同歸於一蓋謂理雖同歸而言不能無誤然而民聽不鈞。吳鈔本作均畢云均字假音是以書多也。

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周禮鄉師鄭注云逆猶鈞考也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

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舉云言苟得其精微則無用以書為教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蘇云公良桓子蓋衛大夫詒讓

察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有公良桓陳人則陳亦有此姓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

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廣雅釋言云簡閱也飾車數百

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

衣之財。以畜士。俞云吾當為若字之誤也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

後。舉云數百下當脫人處二字王云百人亦當為數百人文曰千人有餘故此分言之曰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於後今作百人則與上下文不合與婦人數百人處前

後。孰安。吾以為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人於衛。舉云舊脫人字一本有諺讓案荀子富國篇揚注引作子墨子

弟子仕於衛則疑仕於衛上脫弟子二字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舉云後作審詒

讓案荀子注引亦作當疑審字近是曰。待女以千盆。女吳鈔本作毋盆舉本改益云舊作盆誤古無盆字只作益或作溢

注云二十四兩王云古鑄字皆作溢無作益者此言千盆五百盆皆謂粟非謂金也荀子富國篇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故數盆揚僚曰蓋當時以盆為量引考工記曰金實二鬴又引墨子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

盆則盆非益之謂也富國蓄又云瓜
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鼓亦量名

授我五百盆

盆舉本亦改
益非下同

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

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為其不審也。為其寡也。

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

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王云故字亦後人所加御覽曰
人事部六十二引無故字

義也。今為義之君子。學云之舊作也
据太平御覽改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說吳
鈔本

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道藏本
也作之

學云一本
脫此字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學云當為倍徙下同案
畢校是也徙徒字通雖有關梁之難。

盜賊之危。必為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為信徙。不可

勝計。然而不為。則士之計利。學云則舊作
財一本如此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

遇日者。史記日者傳集解云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索隱云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
時日通名日者故也畢云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引遇作過語讓案高承事物紀原引亦作過日

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學云事類賦
引殺作屠而先生之色黑。舊本生誤王今據吳
鈔本顧校季本正不

可以北。淮南子要略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許注云中國以鬼神之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案此日
者以五色之龍定吉凶疑即所謂龍忌許君請龍之說未詳所出恐非古術也畢云北事類賦作往

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學云舊脫至淄水不遂五字据史記日者傳集解及
事類賦增史記集解云墨子不遂而反焉又多二字

淄水出今山東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三十
五星原山經臨淄縣東北流至壽光縣北入海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

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

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

癸殺黑龍於北方。學本此下增以戊己發黃龍於中方云此句舊脫據太平御覽增王云畢增非也原

西南北為四方者以其在四旁也。容齋續筆所引皆無此句。案王說是也。此即古五龍之說。鬼谷子感神法五龍

而中不與焉。二謬也。鈔本御覽及容齋續筆所引皆無此句。案王說是也。此即古五龍之說。鬼谷子感神法五龍

陶弘景注云五龍五行之龍也。水經注引鍾甲開山圖云五龍見教天皇被迹榮氏注云五龍浴在五方為五行

神說文戊部云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義並同。然則五龍自有中宮。但日者之言不妨約舉四方耳。

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學云舊脫天字之是圍心而虛天下也。蘇云

未詳圍或當作違吳玉指云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此上疑吾言足用矣。舍言

圍心即違心古圍違字通。有說文革思者。舍下亦當有吾是猶舍穫而據粟也。國語魯語收據而烝盪注云據拾也一切經音義引

非以其言非吾言者。學云太平御覽引其作他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

不可毀也。學云太平御覽作石猶不毀也

公子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惠棟云公孟子即公明子孔子之徒宋翔鳳云孟子公明儀公明高會子弟

即高正與墨翟同時論讓案齊夫論志氏姓篇衛公族有公孟氏左傳定十二年孔疏謂公之繁之後君子

共已以待。蘇云共讀如恭論讓案荀子王霸篇云則天子共己而已問焉則言。不

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非儒下篇述儒者之言曰君子若鍾擊之則鳴

讀若扣此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吳鈔本其下有有字王引

假音耳為耳。諫書身字或作耳。見漢荆州從事苑鑲碑。與耳相似。故耳諫為身管子兵法篇教其耳以號令之數。今本耳

諫為身。所謂是言有三物者。不扣則不鳴者。一雖不扣必鳴者。二而公孟子但云不扣則不鳴。是知其一而不知

其二也。故曰子乃今知其一身。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

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吳鈔本所下有以字。疑感謂言之無益而

有害則君子憂疑不敢發。此明不扣而不鳴之一物。若大人為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非儒

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將發也。君子之必以諫。子下疑蘇云此下有脫簡下文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十一字當

在此案蘇。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

校未填。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

土地。著稅偽材。畢云偽疑當為贖說文云此古貨字讀若貴蘇云有之以下十一字當在上文然而大

但著稅義難通疑著當作籍毛詩大雅韓奕箋云籍稅也節用。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

用上篇云其籍欲厚財材字通籍稅屬材徐云籍欲貨財矣。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以上明不扣必鳴之二物畢

云已上申明知其一身失之。君子共已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

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謂上當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糴。玉

謂所。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為善人。孰不知。句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疑

當為巫稱舊誤精工校下文諸精字皆為籍惟此未正今審校。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

當與彼同淮南子說山訓云巫之用籍藉高注云籍祀神之米。行而自銜。內則奔則為妾鄭注云奔或為銜列女傳辯媼篇齊

之是也。意林作人。今子徧從人而說之。編舊本作徧畢以意改徧遺藏本季本吳鈔

莫之娶。今據正。本正作徧王以徧為古徧字餘非攻下篇。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眾。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

畢云言好德。不如好色。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一生。於此善筮。舊本筮為星

王據下文改。一行為人

筮者。一處而不出者。行爲人筮者。此十一字舊說王據上下文義補與處而不出者。其楨孰多。

楨舊本誤精王云精當爲楨字之誤也莊子人間世篇鼓築搗精釋文精如字一音所字則當作精是精與精字形相似而易譌也郭璞注南山經曰楨先呂反今江東音所說文精禮也言兩人皆善筮而一行一處其得米孰多也史記貨殖傳云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楨也是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下同 公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楨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與鈞本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公孟子戴章甫。

畢云戴本多作義以意改案顧校季本正作戴士冠禮記云章甫殷道也鄭注云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論語先進篇端章甫集解鄭玄云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曰視朝之服禮記儒行魯哀公問孔子儒服對曰某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公孟 措忽。畢云措即晉字俗寫忽勿字古文尙書在洽忽亦用此字舊作忽誤詒讓案子儒者故亦備服與 措忽。儀禮既夕木笏鄭注云今文笏作忽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康成注尙書作在治留云留者笏也忽笏笏字並通釋名釋書契云笏忽也若有教命 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畢云說文云盾職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允反又音允

詒讓案此所言皆朝服朝服未有用盾者盾疑亦留之誤但木笏非貴服所未詳也 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牂從牛誤 韋以帶劍。並詳兼愛中下篇 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解冠組纓。說文系部云組纓屬也其小者可以爲冠纓王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此朝服當爲冠弁服但組纓爲常制不足爲華侈與解冠纓衣博袍文例不相應疑此組當爲纓之段字荀子樂論篇云亂世 絳衣博袍。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褻衣博褻王云哀十四年公羊傳反袂之微其服組纓義詳前篇 絳衣博袍。拭面拂沾御覽引作褻衣博褻王云哀十四年公羊傳反袂

嘗爲絳字之誤也絳與絳同集韻絳或省作絳漢丹陽太守郭晏碑彌絳交衣絳字從彡不從彡絳字衣也字或作逢又作撻供範子孫其逢馬注曰逢大也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釋衣也莊子盜跖篇撻衣淺帶釋文曰撻本又作撻列子黃帝篇釋文尙秀注曰儒服寬而長大荀子非十二子篇其冠進其衣逢備效篇逢衣淺帶解果其冠楊倞注曰逢大也列子黃帝篇曰女逢衣徒也絳逢撻字異而義同絳衣與博袍連文絳博皆大也淮南齊俗篇作裾衣博袍高注曰裾褻也褻亦大也汎論篇又云褻衣博帶案王說是也今據正絳衣即覆經修袂之衣周禮司服鄭注云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其袂尺二寸大夫以

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畢云說文云盾職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允反又音允

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畢云說文云盾職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允反又音允

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畢云說文云盾職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允反又音允

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畢云說文云盾職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允反又音允

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畢云說文云盾職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允反又音允

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畢云說文云盾職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允反又音允

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畢云說文云盾職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允反又音允

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畢云說文云盾職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允反又音允

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畢云說文云盾職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允反又音允

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法尺八寸博袍即謂絳衣之前襟廣雅釋器云袍長襦也彼燕居之服非禮治所用與此袍異也任大椿謂絳衣博袍即漢晉以後之朝服緣紗袍大誤 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淮南子齊俗訓云越王句踐剪髮文身南面而霸天下又云越人黽鬻許注云鬻斷也剪即鬻

之俗說苑奉使篇越諸發曰越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 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

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畢云諱如無宿

諾請舍忽畢云舊作忽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必將

舍忽易章甫必舊本作不畢云不一本作必亦是蘇云不字誤一本作必是也畢注以不為句非案蘇說是也今據正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

服也畢云言其意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句然後仁孟子告子篇荅曹交曰子服堯之服謂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公

孟子之言同於彼但孟子兼重行而公孟子唯舉言服故為墨子所折 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為天下之暴人

明鬼下篇作費中中仲古今字 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畢云言同時之周言而仁不仁異

公曰為天下之聖人關叔為天下之暴人關叔即管叔詳耕柱篇此同服或仁或不仁

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畢云謂節葬節用之屬墨氏之學出于夏子之古

非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

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

以孔子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為知矣

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為天子是數人之

齒而以為富畢云齒年也俞云數人之年安得以為富畢說非也齒者契之齒也古者刻竹木以記齒其刻處如齒故謂之齒易林所謂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是也列子說符篇宋人有遊於道得人

遺契者歸而獲之密數其值曰至當可待矣此正數人之齒以爲富者蓋古有此喻案俞說是也蘇說同云說文廣部

云離齧也 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

葆畢云葆言而去方冠也亦本有作刃者玉篇方古文其是其筆今之墨子其作亦刃是亦之譌非刃之

譌也後凡方譌作亦者放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無畢本改有云舊作

改非也公孟子之意以爲壽夭貧富皆有命而鬼神不能爲禍福故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墨子執非命之說以爲鬼神實司禍福義則降之祥不義則降之不祥故曰有祥不祥不祥乃墨子之說非公孟子之說非公孟子之說不得據

彼以改此也 子墨子曰古聖王古下吳鈔皆以鬼神爲神明而爲禍福畢云而執同能

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爲不神明不能爲

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戴云子亦

子才古其字其子即真子周書有箕 亦敖也畢云以下亦出於子不祥此言爲不善之有

罰爲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畢云後子三

年喪服義詳節葬下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族人上王校增戚姑姊舅甥皆

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周禮大司樂鄭注弦詩三百禮記樂記注云

歌詩三百周禮小師注云舞詩二百謂無人歌詩以節舞左襄十六年傳云晉侯與諸侯宴于僖使

樂明其曠日廢業也毛詩鄭風子衿傳云古者 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洽庶人何

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國治則爲禮樂舊本說國字國治則從事

國富則爲禮樂王云下國治當爲國貧治與亂對富與貧對國亂則治之即上文所謂君子聽治也國

貧則從事即上文所謂庶人從事也非備篇曰庶人怠於從事則貧故曰國貧則從事

今本貪作治者涉盧云此下脫治子墨子曰國之治之故治也五字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

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下事字舊本偽作是今故雖治國勸之無

饜畢云猶云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為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

也畢云說文云噎飯室也飯室則思飲俞云晏子春秋雜上篇噎而遽掘井說苑雜言篇作譬之猶渴而穿井

渴字較噎為勝疑此文亦當作渴因噎字古作餽漢書賈山傳祝餉在前師古曰餉古噎字是也形與渴微

似故渴誤為噎死而求醫也古者二代暴王桀紂幽厲蕩為聲樂畢云說文云蕩華

案畢說是也音 不顧其民是以身為刑僂國為戾虛者吳鈔本無者字王云戾虛當為虛戾魯問虛曰

又曰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戾猶厲也非命篇曰國為虛厲身在刑僂之中是虛戾即虛厲也小雅節南山篇

降此大戾大雅瞻卬篇戾作厲小宛篇翰飛戾天文選西都賦注引韓詩戾作厲孟子滕文公篇樂歲糶米狼戾

鹽鐵論未通篇狼戾作梁厲莊子人閒世篇國為虛厲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

君子必學祭祀畢云當為禮論讓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祀禮是猶無客而學

客禮也客禮即五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說文网部云罟网也爾雅釋器云魚罟謂之公

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二日之喪亦非也畢云三日當為子墨子曰子以三

年之喪學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高誘注淮南子齊俗云子墨子曰子以三

年之喪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而後漢書王符傳注引尸子云禹制喪三日亦當為月子墨子曰子以三

年之喪也概當為殯說文云僵也一日跳也洪云禮記內則不涉不擻鄭注擻揭衣也謂袒衣與揭衣其露體不恭一也

晏子春秋外篇上吾譏晏子猶警保而高擻者也其義與此同俞云畢謂擻當為殯失之擻與裸兩意不倫不當

取以為殯內則不涉不擻擻衣雖不恭然公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謂偶有一事則

裸則更甚故曰是猶果謂擻者不恭也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有以吳鈔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

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俞云吾下脫子字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尹知章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文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子

之慕父每故下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嬰兒子即吾子也。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畢云聲經音義云倉頡篇云男曰兒女曰嬰。獨慕

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亦故何也。方顯校季本亦其。即愚之至也。

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蘇云曰字誤倒當作問於儒者曰

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說文木部云樂五聲八音總名引申為哀樂之樂比第二樂字用引申之義古讀二義同音故墨子以室以為室難之樂記云故曰樂者樂也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又禮器云樂者樂其所自成仲尼燕居云行而樂之樂也荀子樂論篇亦云樂者樂也此即墨子所廣儒者之說。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

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俞云避寒避暑為男女之別三句皆以室言不當於男女之別句獨著室字室乃且字之誤古書且字或誤為宜詩假樂篇釋文曰且君且王一本且並作宜是也且誤為宜因誤為室矣案室當作宮辭過篇云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節用上篇云宮牆足以為男女之別皆於避寒暑外分別言之此亦當同俞說未允。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

樂以為樂也。畢云舊脫為字据上文增。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

蘇云程子即程繁也見三辨篇。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為不明。畢云舊脫天字据下文增。以

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

死若徙。三年突泣。扶後起。杖後行。並詳節葬下篇。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

弦歌鼓舞。畢本鼓作鼓云此鼓字从支與鐘鼓字異彼从史案畢校非也詳兼愛中篇。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

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有極猶言有常詳非儒下篇。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

聽治矣。必不二字舊倒今據吳鈔本乙與下文合。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

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若四政者，而我言之，若舊本作名王云此各當為此

若若亦此也。言儒無此四政也。下文曰：今儒固有此四政者，是其證。今本此若若舊本作名王云此各當為此

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告所聞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

之。迷之義不可通疑迷當為暈之誤謂墨子評程子令還也反後坐。畢讀反為句後又為句云言藏於此說者請反而後後留之王

反為一句復坐為一句謂程子反而云畢說非也後當為復復後字相似故書傳中復字多訛作後復坐也。今本復作後則義不可通。進復曰。王云復如孟子有復於王者曰之復謂程子進而復於墨子也鄉者先生之言，有

可聞者焉。生善本論王今據吳鈔本正下同畢云文當為聞案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

不毀桀紂也。此因墨子言不毀儒而後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辭，稱議而為之。孰辭

習孰之辭猶云常語讀吳鈔本作義案稱議上嘗有不字應孰辭不稱議而為之謂應習孰之辭則信口酬答不待稱議而後對故下云敏也此明前云不毀儒非不毀桀紂之謂不可以習孰應對之語執以相難畢云孰當為孰亦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王引之云吾讀為列禦寇之禦禦古通作吾時策曰王非戰國守吾之具其將何以當之乎是其證案王校是也吾

當為國之省說文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此即申應孰辭不必稱子墨子

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畢云稱程子曰：非儒。句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

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俞云亦當為亦古文其字也言我所稱於孔子者是其當而不可易者也其字即以前孔子言本篇其字多誤為亦畢氏已訂正而未及此今鳥

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為之謀，必不能易矣。

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王云云猶或也言鳥魚雖愚禹湯今翟會無稱於孔

子乎。畢云言孔子之言有必不能易者此下舊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有游於子墨子之門

者，身體強良。良與鈔本作梁後曾開篇亦云強梁然義似不同思慮徇通。

史記黃帝本紀黃帝幼而徇齊集解徐廣曰墨子曰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偏矣裴駰案

子

徇疾也。案應云：徇齊家語及大戴禮。竝作觀齊。一本作慧齊。獻慧皆智也。史記舊本亦有作瘡齊。蓋古字假借。徇為瘡。瘡深也。義亦竝通。案徐引墨子今無此文。蓋在佚篇中。說文人部云：徇疾也。徇即徇之。馮子知北。所據云：思慮徇達。又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意引作善年。畢云：同期年。詒讓案：此書期年字多作其。詒節葬下篇。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魯有昆弟五人者。亦父死。畢云：亦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其。詒讓案：意林正作其。下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魯有昆弟五人者。亦父死。畢云：亦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其。詒讓案：意林正作其。下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魯有昆弟五人者。亦父死。畢云：亦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其。詒讓案：意林正作其。下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魯有昆弟五人者。亦父死。畢云：亦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其。詒讓案：意林正作其。下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魯有昆弟五人者。亦父死。畢云：亦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其。詒讓案：意林正作其。下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魯有昆弟五人者。亦父死。畢云：亦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其。詒讓案：意林正作其。下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魯有昆弟五人者。亦父死。畢云：亦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其。詒讓案：意林正作其。下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魯有昆弟五人者。亦父死。畢云：亦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其。詒讓案：意林正作其。下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魯有昆弟五人者。亦父死。畢云：亦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其。詒讓案：意林正作其。下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魯有昆弟五人者。亦父死。畢云：亦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其。詒讓案：意林正作其。下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魯有昆弟五人者。亦父死。畢云：亦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其。詒讓案：意林正作其。下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魯有昆弟五人者。亦父死。畢云：亦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其。詒讓案：意林正作其。下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魯有昆弟五人者。亦父死。畢云：亦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其。詒讓案：意林正作其。下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魯有昆弟五人者。亦父死。畢云：亦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其。詒讓案：意林正作其。下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魯有昆弟五人者。亦父死。畢云：亦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其。詒讓案：意林正作其。下曰：不仕子。子

大字又舉本稅福字各本並有今增王云此當以能為禍福連讀不當有人哉二字下文曰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為善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是其證今本禍福二字之間衍人哉二字則義不可通案王說固是但疑當作能為人禍福哉人哉二字恐非衍文未敢臆定姑仍舊本 王云當與禍同 為善者富之 王引之云意者疑詞廣雅曰意疑也 為暴者禍之 舊本稅為字王補 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

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

王云遽亦何也連言何遽者古人自有複語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 俞云之刑二字衍文字亦聞乎匿徒

耳漢書陸賈傳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讎 文子亦聞乎匿徒

之有刑乎徒謂胥徒給徭役者匿徒謂避役蘇說同案此疑當作匿刑徒之有刑乎衍一之 對曰未之得

字刑徒又誤倒耳蓋即左傳昭七年所謂僕區之法孔疏引服虔云為隱匿亡人之法是也 對曰未之得

聞也 畢云之得二字舊倒以意移 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 言其賢過子十倍下云百子同 子能什譽之而

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亦善而子無一乎對曰

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亦多將有厚罪者也

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 問下吳鈔本有焉字 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

福為善者賞之 舊本稅為字王校補 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

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 何上疑稅鬼神

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

盜何遽無從入 王云舊本脫聞字入字今據魯問篇及太平御覽疾病部一引補案王校是也淮南子人閒訓云室有百戶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即本此文畢云舊有夫義天下之大器也

力所能至 吳鈔本作夫智者亦必量力所能至 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 畢云及 今子

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二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

甚惡。顧云曰當為日蘇云告子曰之曰當作日或為口字之說下墨子言告子曰言而身不行是其證也然此

告子自與墨子同時後與孟子問荅者當另為一人案曰字不誤此文當作告子曰墨子言義而行甚惡

蓋告子嘗以此言毀墨子而二二三子為墨子述之故下文墨子云稱我言以毀我言又云告子毀猶愈亡也今本

告子曰下說墨子二字途若二二三子廢告子行惡與下文毀皆不相應矣顧蘇說並未據文案孟子告子篇趙注

云告姓也子墨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趙氏疑亦隱據請棄之。子墨子曰。

此書以此告子與彼為一人王應麟供頤煌說並同然以年代校之當以蘇說為是。

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亡無字同有人於此。翟甚不仁。經說下云仁愛也言與

居云食饗之禮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獨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

所以仁賓客也而不吾毀。上下文兩言毀則此不當告子毀。畢云二字猶愈亡也。二二三子復於子墨

子曰。告子勝為仁。畢云文選注引無為字蘇云勝為仁者言仁能勝其任也或以勝為告子名未知然

否案文選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李注引此文釋之則崇

賢似以勝為告子之名蘇引或說本於彼闕若瓌四書釋地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譬

又續引或說謂告子名不害字子勝並無確證疑不足據猶跛以為長。音義云去歧反本或作跛說文云企舉踵也跛足多指二字異隱以為廣。畢云隱

引作偃隱偃音相近亦通言企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為政。我下疑當有能

足以為長仰身以為廣偃猶仰之曰惡能。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

治國政。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畢云言子姑無若此詒子之身亂

之矣。吳鈔本無身字畢云一本作子姑防子之身亂之矣是。

墨子閒詁卷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

華云當是魯陽文君楚縣之君蘇云此魯君自是魯國君故以齊攻為患畢注非也俞云魯陽文君別而書之其非一人明甚詒讓案蘇俞

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

之暴王桀紂幽厲讎怨行暴失天下俞云德字乃忠字之誤言與忠臣為譬也上文說禹湯文武曰說忠行義取天下與此相對可證吾

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為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

諸侯一說舊本誤作函今以意校正爾雅釋詁云函也本篇函字多誤為函詳後毆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此願無可

為者詳此願舊本作非願二字畢云言非此之為願王云畢說非也願當為願字之誤也願願草書相似願與函通願上當有此字言非此固無可為者也此字即指上數事而言今本願譌作願又脫此字則義不可

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項子牛蓋田和將伐魯專詳後伐魯齊之大過也昔

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吳伐越專詳非攻中諸國語越語云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章注云山處曰棲西伐楚葆昭王於

隨葆保通左傳定四年吳人郢楚國辛與其弟舉以王奔隨北伐齊取國子以歸於吳舊本國下衍大字王云國太子本作國子專見春秋哀十一年後人誤以國為國子謂齊將國書也吳敗齊於艾陵

為虛戾虛戾義詳公孟篇身為形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詳非

為此三不謂晉卿三家即智氏范氏中行氏也故非攻等云分三家以為一家與韓韓說不同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

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

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

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

王云用是二字。涉上文而衍。上文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無用是二字。是其證。

故大國之攻小

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

畢云太平御覽無大字。下同。蓋云大當讀泰。即太公田和也。蓋

齊僖王號之後。亦尊其祖爲太王。如周之古公。云俞云。大公者。始有國之尊稱。故周追王自賣父始而稱大王。齊有國自尙父始而稱大公。以及吳之太伯。晉之太叔。皆是也。田齊始有國者和也。故稱大公。猶尙父稱大公也。至其後子孫稱王。則亦應稱大王矣。猶賣父稱大王也。因齊大王之稱。它書罕見。故學者不得其說。太平御覽引此文。遂刪大字矣。案蘇俞說是也。據史記田敬仲世家及六國年表。田莊子卒於周威烈王十五年。子大公和立。安王十六年。田和始立爲諸侯。墨子見大王。疑當在田和爲諸侯之後。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

畢云卒字異文。作倅。讀如倉猝。

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

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

畢云言持刀之人。

子墨子曰。弇國覆軍。賊敖百姓。

畢云舊作敖。非太平御覽引作殺。案說文云。殺。古文殺。出此。今依改正。案畢校是也。說辭尙賢中篇。

孰將

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

而止之。謂陽文君曰。

畢云謂下當脫魯字。今使魯四境之內。

畢云謂魯陽。

大都攻其小都。大家

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

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

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

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亦不至乎。

儲藏本吳鈔本方並誤亦。

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

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

蘇云父當作君。據史記鄭世家云。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

是爲共公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貽。是爲緡公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緡公。是三世弑君之事也。案黃式三周季編略亦同。蘇說黃氏又據此云。三年不全。以魯陽文君攻

鄭在安王八年即鄭繡公被弑後三年也然二說並可疑攷文君即公孫寃為楚司馬子期子據左傳子期死白公之難在魯哀公十六年次年寃即嗣父為司馬則白公作亂時寃至少亦必已弱冠鄭繡公之弑在魯穆公十四年上距哀公十六年已八十四年文子若在約計殆逾百歲豈尙能謀攻鄭乎竊疑此三世並當作 天加

誅焉使三年不全呂氏春秋本生篇高注云全猶順也三年不全猶玉藻云年不順成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

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

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老子云強梁者不得其死莊子山木釋文云彊梁多力也詩大

雅蕩毛傳云彊梁禦舍也孔疏云彊梁任感使氣之貌 故其父答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

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

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鑊之於金石以為銘於鍾鼎傳遺後世

子孫曰莫若我多周禮司勳云戰功曰多畢云我多舊作多吾一本如此案顧校季本亦作我多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

人民取其狗豕食糧衣裳畢云報糧字俗寫亦書之於竹帛以為銘於席豆以遺後世

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可乎才道藏本吳鈔本並誤亦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

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為魯陽文君曰畢云為謂字案吳鈔本作謂世俗之君

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

一都則以為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吳鈔本無則字是故世俗之

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謂也此若畢改為若此云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案顧校季本同王云畢改非也古者謂此為若

徒言之則曰此若此若言之謂也已見尙賢篇又節葬篇曰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及曰以此若三國觀之者墨子嘗言此若者多矣它書亦多有之案王說是也 魯陽文君語子墨

子曰吳鈔本語作謂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節疏下篇作啖人而以食子為該休國俗與此不同橋疑啖人之名即起於食子此篇是也橋未詳

國之長子生則解而食之。畢云解一本作解詒讓案節葬下篇亦作解顧云作解者誤古解字或相亂殷敬顯釋列子用解字訓非也謂之宜弟。

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後漢書南蠻傳云交趾其西有啖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今烏解人是也李注

引萬震南州異物志云烏解地名也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則漢時尙相傳有是國也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

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

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為之誅。魯人因說而用之。蘇云第二句君字當作人第三句人字當作君傳寫誤也子墨子聞之曰。誅者。道死人之志也。釋名釋典義云誅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今因說而

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來首疑即經首史記封禪書云棗弘設射經首經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大射儀鄭注說經首云經之言不來也廣雅釋詁云經經也不來即經

經方言云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黎關西謂之狸來黎字亦同蓋狸與來古音相近故經首亦謂之來首服謂服馬以來首從服言以狸駕車明其不勝任也魯陽文君謂子墨子

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畢云順字俗寫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

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畢云古影字只作景葛洪加多而明刻淮南子有注云古

影字道藏本無蓋明人妄增耳今尙書亦有影響字寫者亂之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管子心術篇云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漢書天文志亦云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

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微之

借字說文見部云微司也漢書游俠傳使人微知賊處顏注云微伺問之也此微之以諫亦言伺君之闕而諫之也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爾雅

云訪謀也謂進其謀於上而不敢以告人也外匡其邪。而入其善。而吳鈔本作以入其善謂納之於善也畢云匡字舊闕注云太祖廟諱上字蓋宋本如此今增尙同

而無下比。尙與上通舊本無同字王云此文具見尙同三篇舊本脫同字今補是以美善在上。而怨讎在下。舊本批是字王據尙賢篇補

安樂在上而憂感在臣。此翟之所謂忠臣者也。舊本說所字今據吳鈔本補魯君謂子墨子曰：

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

未可知也。或所為賞與為是也。畢云與舊作與以意改案墨校是也而讀為賞與句則非此當讀或所為賞與為是也八字句與即譽之段字言好學與分財

或因求賞賜名譽而偽為是不必真好也前大取篇云為賞鮒者之恭畢云鈞字俗寫為魚藝文類聚引

譽利一人非為賞譽利人也是其證賞譽亦見向同下篇作鈞鮒取魚出此墨書如此類字由後人抄寫以意改為大都出自六朝凡秦以前書傳皆聚簡耳不應有此以相傳既久亦不改也詒讓案集韻三十四禮云鈞或作鈞吳鈔本作鈞魚之考疑誤顧校季本鈞作鈞莊子刻意

篇鈞魚問處釋文作鈞云本亦作鮒畢本無魚字云賜字一本作魚賜藝文類聚作魚案當作

鈞淮南子說山訓云鈞者使人恭非為魚賜也畢本無魚字云賜字一本作魚賜藝文類聚作魚案當作

餌鼠以蟲畢云餌舊作餌非據藝文類聚改詒讓案蚶蓋餌之俗體集韻七志云蚶鈞魚食也蓋非所以非愛之也春秋成五年經蟲

非愛之也春秋成五年經蟲餌鼠疑當為蠱字之誤山海經南山經鄭注云蠱蠱毒是蠱有毒義餌鼠以蠱即為書鼠故云

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說文言部云子墨子曰：子欲

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而猶欲糶。糶則慍也。吳鈔本糶糶二字互易畢云舊字正作糶

王云糶當為糶廣雅糶買也糶賣也故云是猶欲糶糶則慍也今本糶作糶則糶不可通豈不費哉。顧云費與拂同王云費讀為神節上文之豈不

者正字作費者借字也案王說是也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吳慮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

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下當有曰字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

謂義者。畢云所謂二字舊倒以意改案亦有以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勞謂為人任其勞也

子貴言篇云益天下以財為仁勞天下以力為義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而食天下之

人矣。舊本前食二字在天下之下王據下文心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王云成與成同下兩成字做此河耕事已成也古字或以成為成案此云極盛不過當

農之耕也下並
同王說未編

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爲得一升粟。

籍與鈔本作籍舉
云籍籍字假音

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

舊本說以字
今依上文增

其不能

媛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

惠下當依上
文增矣字

盛然後

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

睹吳鈔本作觀說文目
部云睹見也古文作覩

翟以爲不

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

徒步之士。

畢云次下
當脫說字

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

脩。

吳鈔本
作修

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

句不織而衣寒。

句功賢於耕而食之。織

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

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教人

耕而獨耕者。

畢云舊脫不
字一本有

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

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

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

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

進哉。子墨子游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說。

畢云舊作悅下同此俗寫字
今改正蘇云越王當爲句踐

後。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

於上依下文
當有至字

請裂故吳之

地方五百里。吳鈔本無方字畢云時吳已亡入越故曰故吳以封子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為公尙過東車

五十乘。說文東部云東縛也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

過曰。苟能使我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吳鈔本無於字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

封子。子墨子謂公尙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志吳鈔本作意意越王將聽吾言。用

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為哉。晏犢本作不爾云一

本作委是今據正抑越不聽吾言。越下當有王字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爾雅釋

賣也畢云糶舊作糶下同以意改呂氏春秋作糶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畢云呂氏春秋高義云子墨

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肩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紅之備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

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子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

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

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糶也義糶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即

用此文義翟亦當為義糶子墨子游。魏越。墨子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蘇云即子將

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

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廼。吳鈔本熹作沈沈沈字通說文水部云廼沈於酒也史記宋世家云紂沈廼於酒初學記二十六引韓詩云齊顏色均衆

寡謂之沈開門不出者謂之廼畢云說文云熹說也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僻吳鈔本作辟則語之尊天事

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攻。即吳鈔本作則與上文同故曰擇務而從事焉。舊本稅攻

據上文及非攻篇補子墨子出曹公子而於宋。善本出上有曰字王云此本作子墨子出曹公子

於宋猶上文言子墨子出曹公尙過於越也今本衍

曰字而字則義不可通俞云王說是也然出字義不可通出當為土字之誤史記夏本紀以出餘黃曰一作土

是其例也土與仕通子墨子土曹公子於宋即仕曹公子於宋也費義篇曰子墨子在任於宋察王校是也蘇說

同今據刪曹公
子亦墨子弟子
豈聲讀如極案
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吳鈔本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短從

藜藿之羹。舊本稅藜字之字王以意補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祭祀不以藜藿又

重弗得二字。言雖藜藿之羹。尚不能朝夕常給。故不得祭祀鬼神也。舊本無今字。又教作政王

以夫子之教。家厚於始也。云此言吾始而家貧今而

蓋子墨子仕曹公子於宋。則宋必致祿。故曰以夫子之故。家厚於始也。耕柱篇曰。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案俞說亦有家厚。此與上文複疑厚當為享有讀為又言又於家為享祀周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

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內則鄭注云。俱猶殞也。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

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

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指肺之為欲哉。王引之云。季蓋黍字之譌。祭有黍有肺。故云

貪嗜飲食者也。案王校是也。說文手部云。擢引也。指。魯持也。於此義並無取竊疑擢當為擢之譌。呂氏春

秋任數篇云。顏回攫其饈中而食之。曲禮云。飯黍毋以箸。又鄭注云。禮飯以手。即所謂攫也。指義未詳。今子

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

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

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此義難通。據下文疑亦當作求百福於鬼神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

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

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當重鬼神二字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

事鬼神。吳鈔本無者字祭而已矣。謂無所求也。禮器云。祭祀不祈。鄭注云。祭祀不為求福也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

親在百里之外。籍亦藉之段字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

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畢云驚古字只作奴一作驚說文無驚字使子擇焉。子將何

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來。盧云似謂焉在不知來文誤錄云知與矣相近而誤而知上更

脫不字也孟山譽王子子閭曰。孟山疑亦墨子弟子昔白公之禍。諱非執王子閭。左哀十六年傳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

逾劫以兵杜注云子閭平王子啓斧鉞鈎要。畢云此正字餘文作腰者後改亂之耳直兵當心。直兵謂矛之屬墨子春秋內篇練上說雀符盟墨子云執拘其頸劍承其

心墨子曰曲刃鈎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呂氏春秋知分篇云直兵造胷曲兵鈎頸高注云直矛也謂之曰為王則生。不為王則死。王子閭

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為也。又况於

楚國乎。遂而不為。畢云說文云遂亡也从辵豕聲王逸注楚詞云遂往也義出於此經典多為借豕字而忘其本豕從意也案左傳云子閭不可殺之新序義勇篇同是子閭實死而非

亡畢引許義與事不相應遂下疑當有死字王子閭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

王為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為不義。何故不受王。句誅白公。

然而反王。畢云言何不借王之權以殺白公然後反位於王俞云畢讀珠白公為句則然而反王文不成義矣禮記檀弓篇穆公召墨子而問然鄭注曰然之言焉也珠白公然而反王猶白公焉

而反王七字為一句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勝綽墨子弟子項子

牛三侵魯地。項子牛齊人見前三侵魯不知在何年以史記六國年表及田齊世家攷之魯元公十九年齊伐魯葛及安陵二十年取魯一城穆公二年齊伐魯取郕十六年伐魯取最或即三侵之

事與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高孫子亦墨子弟子曰。我使綽也。將

以濟驕而正嬖也。畢云濟止也嬖同僻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

是鼓鞭於馬斯也。畢云說文云斷當磨也从革斤聲一本改作勒非言馬欲行而鞭其前所以自困繼使人仕而反來侵我也翟聞之。言義而弗

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宮舊事越人

進。順流而退。見利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

楚人。舊本執亟作執。函王云。執字。函字皆義不可通。執當為執。執即今勢字。此若執者。此執也。若亦此也。古人自有複語耳。墨子書多謂此為此。若說見上文。函當為亟。亟稱於水之亟。亟數也。言越人因此水勢檢

數。敗楚人也。俗書函字。或作函與亟相似。案王說是也。楚宮舊事亦作勢亟。今據正。公輸子。畢云。舊有曰字一本。無詒讓案。顧校季本亦無曰字。文

孟子。韓雲篤云。公輸子之巧。增注云。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公之子。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欲般請以機封。鄭注云。般若之族多技巧者。後公輸篇作公輸盤。自魯南游

楚。楚宮舊事云。及惠王時。案余說。近是。詳後。公輸子。為舟戰之器也。月令曰。天子為始。乘舟。晉語曰。焉始為令。大荒西經曰。開焉始得歌。九招比皆古人以焉始二字連文之證。作為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

強之。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謂之鉤。鉤退則鉤之。進則鉤之也。詒讓案。退者以物鉤之。則不得退。進者以物拒之。則不得進。此作鉤強無義。凡強字並當從御覽作拒。事物紀原引亦同。備穴篇有鐵鉤鉅備。高臨篇說每兵。篇說楚兵云。宛鉅鐵劍。疑宛鉅亦兵器之名。揚倭注云。大剛曰鉅。恐非。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為

之兵。楚宮舊事作量短長而制為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亟敗越人。舊本執亦誤。執亟亦誤。函

今依王校正。史記楚世家。惠王時。無與越戰。事蓋史失之。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

之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我鉤強。我

鉤之以愛。揣之以恭。揣亦當作拒。鉤拒皆冢上文言之下同。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畢

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

舊脫一狎字。以意增案。顧校季本亦重狎字。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令子鉤

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

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

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

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

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子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為誰。

說文鳥部 寫篆文作

鶴畢云太平 御覽引作鶴

成而飛之。

王云此當作削竹木以為誰誰成而飛之今本少一誰字則文不足義太平 御覽工藝部九所引已與今本同初學記果木部白鶴九十五並多一誰字

二三

日不下。

落宮舊事云嘗為木為乘之以窺宋城與此異列子湯問篇云墨翟之飛為張注云墨子作木為飛 三日不集淮南子齊俗訓云魯般墨子以木為為而飛之三日不集此皆以誰為為又謂二人同為

之蓋傳聞之異論術儒增篇亂龍篇說並同韓非子亦云木為詳後 畢云文選長留賦往云案墨子削竹以為為鶴三日不行者彼誤

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

謂公輸子曰。子之為誰也。不如匠之為車轄。

王云舊本匠作程涉上下文程字而誤今據 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改畢云太平御覽未

有也須臾劉三寸之木。

說文車部云轄鑊也舛部云鞮車軸端鑊也秦轄鞮字通古車轄多以金為之 據此則亦有用木者淮南子繆稱訓云故終年為車無三寸之轄不可以驅馳

又人開訓云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文選七啓注引尸子云文軒六駭題無四寸之鑊則車 不行諸書說鑊轄之度畧同抱朴子應嘲篇云墨子刻木雞以戾天不如三寸之車轄此又以誰為雞與他書異

畢云劉鑊字假音太平御覽引此作豎王云畢說非也劉當為斲集韻斲或作剗廣雅曰剗斲也今本廣雅鑊作 剗俗書剗字作斲故剗字亦作斲形與劉相似因譌為劉此言為車轄者斲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非刻鑊

之謂而任五十石之重。

說文禾部云秬百二十斤也經典 通借石為之五百六十斤也故所為功。利於人謂之巧。不

利於人謂之拙。

畢云韓非子外儲說云墨子為木為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 為飛墨子曰不如為車轄之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

多久於歲數今我為為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 子聞之曰墨子太巧巧為輓拙於為與此異也

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

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

也。子欲得宋。自我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弟為。是我予子宋也。

畢云 予一

也。子務為義。翟又將予子天下。

舊本予作與今據吳 鈔本正與上文同

與

公輸第五十 淮南子墳應訓云墨子為守攻公 輸般服而不可以兵知即本此篇

公輸盤

畢云史記孟子荀卿傳集解後漢書張衡傳注文選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注皆引作般 顧引作班誌讓案世說文學篇劉注文選長留賦七命郭景純遊仙詩司馬紹統照山讀詩李注

並引作般戰而宋策呂氏春秋愛類篇葛洪神仙傳曰
呂覽高注云公輸般魯之職在楚為楚王設攻宋之具也 為楚造雲梯之械成 淮南子兵略訓許慎注云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敵敵之城中又脩務訓高注云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械器也史記索隱云梯者梯木瞰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文選長笛賦注引此云公輸般為雲梯垂成大

山四起所謂善攻具也必取宋於是墨子見公輸般而止之似約此篇文但大山四起未詳其義史記鄭世家集解引服虔左傳注云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太平御覽云雲梯為兵車屈說不足據畢云張傑列子注云雲梯可將以攻宋 畢云文選注引作必取宋十月攻墨子時世與聲王相值疑公輸為楚攻宋以是時案國策宋策鮑彪注以此事為在宋景公時於楚則為當昭王或惠王與蘇說不同今攻鮑蘇二說皆非也墨子晚年逮見田和又得聞楚悼王吳起之亂其生蓋當在魯哀公之末悼公之初則非徒不及見楚昭王即宋景公末年亦恐未逾弱冠是鮑說與墨子之年不合公輸般或謂魯昭公公子固未必墻然檀弓載季康子母死時公輸若方小而般與斂事是般必年長於若可知攻康子父桓子卒於哀公三年其母死亦或在哀公初年則般當生於昭定間自昭公卒年下距楚聲王元年亦已逾百歲則蘇說與公輸之年又不合竊以墨輪二子年代參合校之墨子之止攻宋約當在宋昭公楚惠王時蓋是時楚雖有伐宋之議而以墨子之言中輟故史無其事耳儲宮舊事謂公輸子南游楚在 惠王時其說蓋可信

子墨子聞之起於齊 類篇云自魯往是 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

高誘云郢楚都也畢云文選廣絕交論注引云公輸般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王云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此作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文選注所引從略然亦有自魯往裂裳裹足七字呂氏春秋愛類篇曰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正與世說新語注所引同則其為墨子原文無疑淮南脩務篇曰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足重踵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至於郢文亦小異而大同今本自魯往作起於齊又無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八字蓋後人刪改之也詒讓案神仙傳云墨子聞之往詣楚腳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與諸書所云又小異

見公輸般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

俞云有侮臣 公輸盤不說 吳鈔本 子墨子曰請獻十金 畢云一本作千金是詒讓案 公輸

盤曰吾義固不殺人 宋本國策作殺王吳師道校注引別 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

從北方聞子為梯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階 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

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胡不已也。詒讓案上乎字蓋即胡之誤二字音相近。公輸盤曰：不可。吾

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呂氏春秋費因

籀云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疑即此時事蓋以救宋之急權為之也。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宋策高誘注云文軒文錯之車也。鄰有敝輿。宋

神仙傳並而欲竊之。舍其錦繡。畢云已上十一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一鄰有短褐而欲竊之。高云言名此舍其梁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

必為竊疾矣。畢云太平御覽作耳王云案尸止楚師講及宋策竝作必為有竊疾矣此脫有字則文義不明。耕柱簡亦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荆之地

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畢云七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顯云戰國策有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畢云

御覽引荆有雲夢。爾雅釋地十藪楚有雲夢鄧注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下湖是也。案華容為今湖北監利石首二縣境。犀兕麋鹿滿之。畢云太平御覽

滿作盈詒讓案御覽疑依宋策改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兔狐狸者也。為宋策作謂字

通畢云太平御覽狐狸作鮪魚王云作鮪魚是也。無雉兔對上文荆有犀兕麋鹿言之。無鮪魚對上文荆有魚鼈黿鼉言之。若狐狸則與魚鼈黿鼉不相應。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尸子戰國策竝作鮪魚詒讓案神仙傳亦

作鮪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道藏本及吳鈔本並作糠即稊之俗備城門篇止作康荆有長松文梓。椳枌豫章。

高云皆大木也。畢云說文無椳字。玉篇云鼻縣切。椳本似椳。陸德明爾雅音義云鼻縣反。又婢衍反。字指云椳本似椳。章尸子作椳。太平御覽引此亦只作椳。案道藏本季本並作椳。吳鈔本作椳。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郭

璞云椳也。似梓。枌似桑。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也。說文本部椳為山枌。椳與枌異。木

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

三事之攻宋也。畢云戰國策云臣以王吏之攻宋。王吏蓋三豎之誤。說文云豎古文事尸子作王使太

詒讓案三事疑當作三吏。逸周書大匡篇云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孔晁注云三吏三卿也。左傳成三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使。允于三吏。杜注云三吏三公也。神仙傳作臣聞大王更議攻宋則似是王吏之謬。

爲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

畢云已上十一字舊俱脫太平御覽有或

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

畢云太平御覽引有一字不當有國樂無

皆與此異。豈此文已爲後人所節與。詒讓案御覽所引與淮南子脩務訓文略同。呂氏奏

巧士作爲雲梯設以攻宋。易爲弗取。二十三字

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

史記索隱云謂墨子爲術解身上革帶以爲城也。牒者小木札也。械者機櫓等也。畢本牒改作襟云舊作襟太平御覽兵部引

作襟北堂書抄作襟案作襟者是也。薄省爲襟說文云南楚謂薄也。改襟玉簫云襟徒頓切。韋衣也。襟同。又案陳

孔璋爲曹洪與文帝書云墨子之守繁帶爲垣折箸爲楯。折箸爲楯則以意改用。王云碑衣不可以爲械。後漢書張衡

記孟子荀卿傳集解引此正作牒。索隱曰牒者小木札也。說文札牒也。廣雅曰牒版也。故可以爲械。後漢書張衡

傳注亦引作牒。供頤煊說同。俞云畢據太平御覽改作襟。王氏又以作牒爲是其實。牒神皆段字也。其本字當作

楸。楸與牒疊韻。字玉簫久部。蒙汝楸也。虫部。坎。坎。楸也。楸之與牒亦猶水之與漿。坎之與漿聲近而義通。矣。禮記

曲禮篇羹之有菜者用楸。鄭曰楸猶箸也。以楸爲械者以箸爲械也。陳孔璋書曰折箸爲械。案俞說亦強世說注

引亦云墨子繁帶守之與陳珠

文同。神仙傳作以幘爲楸。尤誤。

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

畢云太平御覽城一作宋之下御覽引

有具字。詒讓案史記集解文選注引並

與今本同。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

文選注攻下有城字。神仙傳同。史記索隱

子墨子

之守圍有餘。

畢云國史記集解引作固一本作固太平御覽作禦御覽引有云今公輸設守之械墨子設

守之備公輸九攻而墨子九拒之終弗能入於是乃僂兵輟不攻宋俱多於此文詒讓案御

覽所引亦與淮南子文

略同。疑皆涉彼而譌。

公輸盤誑。

廣雅釋詁云誑屈也。古守通吳鈔本作屈。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屈文選

注作出詒讓案史記集解引仍作誑。索隱云誑音丘勿反。謂般技已盡

墨守

有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

呂氏春秋慎大篇高注云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爲宋守之

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未知何

據而下史記集

解引有言字。

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

畢云文選注引有者字。詒

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

能守。

畢云文選注引有之字

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二百人。

釐文選注引作釐。陳琳書云翟

傳亦作齋。案禽子名俊。備城門備梯籬亦作滑。釐史記索隱云禽滑釐者墨子弟子之姓字也。釐音里。呂氏春秋

營梁篇作禽滑釐。尊師篇作禽滑黎。列子楊朱篇作禽骨釐。殷敬順釋文作禽屈釐。音骨。狸。漢書古今人表同。惟

墨子問詒

卷十三 公輸第五十

二九五

二九五

列子湯問篇莊子天下篇說苑反質篇與此同骨骨屈釐釐黎並黎近字通孟子告子篇魯有慎魯釐或謂即禽
子非也前耕杜篇有駘骨釐釐書有丞相劉屈釐疑皆同禽子名呂覽作釐字書所無當即釐之誤說文聲部云
釐釐曲毛可以箸起衣段玉裁謂劉屈釐當本
作屈釐謂釐曲毛若然禽子名亦當作屈釐與

已持臣守圍之器畢云史記集解引圍作國在宋城上而待

楚寇矣舊本待作待蘇云待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畢云請

注引作楚宋史記集解云宋城矣文選注引子墨子歸過宋墨子魯人此云歸過宋者上云起於齊則

作也詒讓案後漢書張衡傳注引與今本同亦歸齊也依文選注及呂氏春秋淮南子

楚至齊魯皆得國宋也天雨庇其閭中說文門部云閭里守閭者不內也管子立政篇云置

周禮鄉大夫云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時楚將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

伐宋宋已聞之故墨子歸過宋守閭者恐其為聞諜不聽入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

爭於明者衆人知之羣書治要引尸子貴言篇云聖人治於神愚人爭於明也畢云

文與戰國策及尸子略同高誘注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此節文

墨子閒詁卷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一 自此至樓守凡二十篇皆禽骨釐所受守城之法也畢云說文云備慎也荀

四則前當有兩闕篇未知是否李峯太白陰經守城具篇云禽骨釐問墨翟守城之具墨翟答以六十六

事即指以下數篇言之六十六事別本陰經作五十六事今兵法諸篇闕者幾半文字復多脫互與李峯

所舉事數不相應所記兵械名制錯雜舛悞無可
實證今依文詁釋略識辜較亦莫能得其詳也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畢云見論語諸侯畔殷周之

國畢云殷威也孫云爾雅云殷中也言周之中葉蘇云殷周皆天子之國言世衰而諸侯畔天子也畢訓殷為

感孫訓殷為中皆非案蘇說是也此蓋通稱王國為殷周之國呂氏春秋先已篇云商周之國謀失於魯令

初稱中國為商夏周季稱中國為殷周辭例正相類 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

守小國為之奈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

臨畢云臨一詩傳云臨臨車也陸德明音義云韓詩作隆孔穎達正義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詒讓案後有備

行臨然則臨乃水陸攻守謀械以高臨下之通名不必臨車也臨聲轉作隆淮南 鈞畢云鈞二詩傳云鈞鈞梯

子犯論論今伏鈞蓋即魯問篇所謂鈞鉅之鈞備穴竅又有鐵鈞鉅謂施長鈞緣之以攻城管子兵法篇云按山

察備鈞簾今陞鈞蓋即魯問篇所謂鈞鉅之鈞備穴竅又有鐵鈞鉅謂施長鈞緣之以攻城管子兵法篇云按山

既不待鈞梯非子外儲說上上簾趙主父秦昭王令工施鈞梯上潘吾及華山皆是也詩皇矣孔疏云鈞援一

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鈞引而上援即引也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謂也馬禮辰云墨子分鈞
與梯為二則鈞非即雲梯明矣六韜軍用篇有飛鈞長八寸鈞芒長四寸梯長六尺以上于二百枚蓋即詩之鈞
傳云鈞鈞梯者謂以鈞鈞梯而上故又申之曰所以 衝畢云衝三詩傳云衝衝車也說文云衝陷敵車也高誘
鈞引上城者非謂鈞即梯也正義失之案馬說是也 衝注淮南子云衝車大鐵著其轆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
衝於敵城也又曰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孔穎達詩正義云衝者從傍衝突之稱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按
輶正字衝假音詒讓案詩皇矣孔疏又云墨子有備衝之衝今佚定八年左傳云主人焚衝杜注云衝戰車六韜
軍用篇有武衝大扶胥疑即此戰國策齊策云云百尺之衝荀子疆國篇又有築衝楊注云築大也築衝攻城之
大車也韓非子八說篇云平城距衝疑即荀子之築衝矣遠周書小明武篇云具行衝梯莊子秋水篇云築厲可

以衝城梯。畢云梯四案即雲梯詒讓案說文木部云梯木也。聖塞也玉篇云何休曰上城具墜錘與云於城亦即此梯。階也後有備梯錘錘與有作雲梯法詩木篇。

外起土為山乘城而上古謂之道山今謂之壘直用生牛皮作小屋奔於四面蒙之屋中置礮土人以防攻礮者注云即孫子所謂距闔也壘地為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積薪於其柱斷而燒之柱折樓部城推拾讓案

土山亦見太白陰經攻城具篇左傳襄六年晏弱圍萊蕪之邊城傳於環柱注云壘土山也書費誓孔疏云兵法攻城築土為山以圖望城內謂之距墜孫子謀攻篇作距闔曹操注云距闔者蹋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尉繚

子兵教下篇云地狹而人眾者則築大壘以臨之蓋壘與高臨略同惟以壘池為異此書今本備壘無專篇而本篇後文寇闔他一節蓋即權理之法又舊衛穴篇亦有被闔他之文今移入本篇雜守篇又作煙闔煙壘同字

水。後有備水篇。穴。畢有備穴篇。突。後有備突篇不詳攻穴而二城百步一突門乃守者所為疑突陳宥突

陳城杜注云突穿也三國志魏明帝紀裴松之注引魏略載諸葛亮攻陳倉為地突缺踰出於城裏郝昭於內穿城橫截之則穿亦穴地矣未聞其容畢云突八

云洞。洞也史記大宛傳云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集解徐廣曰空一作蟻傳。傳舊本作附道藏本吳鈔本

穴此空洞當亦穴突之類其攻法之異同今篇佚無可攷畢云空洞九。蟻傳。太公六韜曰凡三軍御覽

有備城傳篇即此諸本作附字通而與後篇目不相應今校改傳畢云蟻附。蟻。畢云蟻輶十一太平御覽

十蟻同體孫子云將不勝心忿而蟻附注云使卒徐上城如蟻緣城殺土也。蟻。畢云蟻輶十一太平御覽

專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城邑則有蟻輶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周選輿服襍事曰積溫今之障車也其下四

輪從中推之至敵城下說文云輶惟陽名車寗陸輶玉篇云輶輶兵車作輶輶音相近藝文類聚引孫子又作

粉輶輶典云攻城戰具作四輪車上以繩為青生牛皮蒙之下可載十人填墮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

石所不能敗謂之輶輶車案畢引六韜據御覽文多譌掣今據軍略篇校正輶輶典本太白陰經孫子謀攻篇云攻

城之法備輶輶輶曹注云輶輶者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文選長楊賦李注引服虔云輶輶百。軒車。

二十步兵車可變處說文車部云輶以車也案備輶輶篇今佚後備水篇以船為輶輶與攻城之車異。軒車。

畢云軒車十二給讓案備輶輶今佚說文車部云軒曲輶諸車也彼謂輶大夫所乘車此攻城輶車案詳其制左

宣十五年傳云登諸樓車杜注云車上望樓此軒車也輶輶車楚辭招魂王注云軒樓版也兵馬瑞辰云六韜軍

用篇飛樓蓋即墨子之軒車左傳之輶車。敢問守此十二者奈何。子墨子曰。我城弛修。守器具。推粟足。以支三月以上。樵粟即薪食也。畢云推粟言戰粟失之。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國語越語韋注云持守也。且守者雖善。則猶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則猶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則猶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則猶若不可以守也。

使重室子居亦上。舊本室下有子字畢云疑皆王云亦古其字案畢校是也今據開頭室子謂費家子也說命篇云有人重室之類又云使重室子亦畢本皆作刃今並從王校作刃許公

孟侯適。畢云敬字假音也說命篇云有人重室之類又云使重室子亦畢本皆作刃今並從王校作刃許公史記亦用此字。畢云能即態字說與亦進左右所移處。蘇云進下當有退字失

候斬。以上為高麗適人為穴而來。畢云穴舊作內以意改我亟使穴師選本迎而穴之。舊本亟作

亟畢本本改木又迎作匪王云亟當為亟俗書亟亟相相似說見魯問篇亟亟也選本當為選士隸書土字或作木因譌而為本畢改本為木非匪當為迎草書字譌言敵人為穴而來我亟使穴師選善穴之士鑿穴而迎之也下文云適人穴土急鑿城內穴方土直之又曰審知穴之所在鑿穴迎之皆其證也案王校亟改亟亟改迎是也今據正干祿字書匪亟作迺故傷寫易譌本與卒隸書亦相近後文城下樓卒率一步一人卒今本譌本可證王定

為土之譌為之且內弩以應之。畢云且當為具給讓案內弩即備穴篇之短弩穴中以拒敵未知是否者以上備穴之法蘇云此數語當入備穴篇而錯出於此者

民室。柁木瓦石。上引之云木瓦石皆可以作室而柁非其類柁當為材字之誤也材本作柁可以蓋城

之備者。王引之云蓋城之備四字義不相屬蓋當為益亦字之誤也俗書益蓋蓋上之。畢云盡舊作蓋

相似說見非命篇言民室之材木瓦石可以益守城之備也蘇說同中所有盡。不從令者斬。以上斂材木昔築。畢云當云皆築詒讓案此上有脫文似言皆有築以備築

瓦石之法七尺一居屬。畢云疑錕櫛案畢據管子匠說文金部云錕槍唐也非此義斤部云斲斫也又木部云斲斫也廣雅釋器云錕錕也集韻引埤倉云錕錕也爾雅釋器云斲斲謂之定郭注云斲也考工記車人鄭注引爾雅作句斲又云斲斤柄是屬有兩義此居屬與築

類列則當為錕錕斲居錕即斲之段字斲與句同斤柄斲刃其形句故謂之句斲。五步一壘。壘疑當為壘

錕蓋歸反斲裡而掩之趙注云壘裡繩而之屬可以取土者也毛詩釋文引劉熙云壘或土籠也釋文又云壘字或作標或作壘案標即標之省標標之別體備城傳篇云土五步一毋下二十畧畧亦即壘之省但彼文五步而

土毋下二十畧則不止一壘矣疑此文。五築有錫。錫疑當作錫錫即夷也與古文鐵字不同書堯典宅囿

章注云夷平也所以削平草地管子小匡篇云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錕錕尹知章注云長斧柄長八尺

備戎傳篇云斧柄長六尺比較彼長二尺故曰長斧六韜軍用篇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十步一長鎌。

斤柄長五尺以上一名天鐵後文又云斧屎長三尺蓋皆斧柄之短者也此亦五築所有

柄長八尺。說文金部云鑲也。刀部云劍鑲也。方言云劍鉤自關而西或謂之鉤。或謂之鑲。六韜軍用篇云艾草木大鑲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十步一闕。畢云當為斷治鑲案。

說文斤部。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備城傳篇作首長尺五寸。斧方兩端。推既有首又斧其兩端義頗難通。備城傳篇說長椎無此四字疑斧。

當為兇猶下大鋌云兌其兩末也。此長椎亦十步一步而二。下兩夜移此今從之。三步一似當屬下大鋌為二句。十步一。大鋌前。

長尺。此下至墻七步而一。凡七百字舊本並錯入備穴篇今移此畢云考工記云鋌十之注云鋌讀如麥秀。無名鋌者疑疑並疑之誤。說文金部云鋌小矛也。六韜軍用篇云曠野草中方胸疑矛千二百具。張鋌矛法高一尺五寸。今本大韜亦誤疑惟施氏講義本不誤。後文別有連挺與此異。蚤長五寸。說文爪蓋疑未銳細如車輻及蓋弓之蚤也。

兩鋌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上如與而同。不如平當作如不平。言置之必兩疑平等乃善。若不平則用之不利也。

兇險若衝隊。隊。險字通。左傳襄二十二年齊伐魯為二隊。又哀十三年越子

必審如攻隊之廣狹。如當為知。而令邪穿方穴。畢云邪舊作雅。据下文改。令方廣必夷。

客隊。毛詩出車傳云夷平也。以上備隊之法。疏東樹木。令足以為柴搏。說文木部云柴小木散材。禮記月令鄭注云大者可折謂之薪。小者令束謂之柴。周禮羽人百羽為搏。鄭注云搏羽擊束名也。又考工記鮑人卷而搏之。鄭眾注云搏讀為搏。一如填之。搏謂卷縛草也。廣釋義云。搏束也。此柴搏亦束聚樹木之名。吳鈔本搏作搏。後文讀搏字。讀藏本亦作搏。毋前。

面樹。毋舊本作毋。今從畢校改。說文耳部云毋穿物持之也。長丈七尺。一以為外面。蓋以大樹相連貫植之於外面。而積柴搏於其內也。以柴搏。

從橫施之。從。吳鈔本作縱。外面以強塗。強塗謂以土之性強韌者塗之。使不落。周禮草人土化之法。有強土也。毋令土漏。土疑當為上。令方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蓋積柴搏如城之高。此亦當於城外為之。

以柴木土稍杜之。畢云此杜甘棠也。說文有敷字云。聞也。讀若杜。此及杜門字皆當為敷之假音。以急為故。廣雅釋詁云。故事也。前。

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令能任塗。足以為堞。堞。博之上。亦為堞。如城之法。善塗方外。令毋可燒。

大城丈五為闔門。依上文則大城門三丈五尺。門之高當不下二三丈。此闔門之制也。則曰小門丈五。大五尺。與上堞堞同。惟堞子以堞制之。

以上為堞。大城丈五為闔門。

堞也。以上為堞。大城丈五為闔門。

堞也。以上為堞。大城丈五為闔門。

及備穴簾所說輜形制推之似皆以重材為鎮厭杜塞之用故以車輪等為之其
字蓋當作輜前輜輞玉篇亦作輞輞是其證也兩材謂木材亦合兩輪為輞之類
之為道臂臂長至桓 臂字又誤疊皆不可通下文曰若長尺臂長至桓夫字誤移在上蓋脫其尺數

丈二尺臂長六尺故知此文亦並言夫長臂長而傳寫脫去也桓疑垣字之誤案此疑當作中擊夫二為通臂臂
長至桓諦經此文輜蓋有誤有臂有桓跌足也臂橫材也桓直材也與渠峇制略同後文說渠云夫兩擊中擊夫
二即兩擊也夫與跌通即指輞言之謂擊夫之中為二空以關射機之臂通臂蓋以一長木
為之猶後云通焉夫旁為兩直桓臂長接之故又云臂長至桓也俞校增乙太多不可從 一二十步一令

善射之者佐 舊本一令二字倒今依道讀本吳鈔本乙正下句當云 一人皆勿離 一人下有脫

幕云令一人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 檀弓云三家視桓楹鄭注云四植謂 植皆為通焉 蘇

四植即四柱焉同欄柱下石也詒讓案 檀弓云四植猶言四楹也與戶植異

通焉謂兩植同一焉也焉詳備穴篇 上下高度不同 廣喪各丈六尺 王云

為喪廣雅喪長也案王校是 畢云亭字詒讓案後 二十步一突九尺 下文別有廣高之

也蘇云喪為長字之誤非 文云城上百步一亭 上下高度不同 廣喪各丈六尺 度此當是長度也

廣十尺高八尺擊廣三尺表二尺 王云表亦當為喪案王校是 為寧 亦即

火 文選西都賦李注引蒼頡篇云攢聚也太白陰經烽燧臺篇 夫長以城高下為度 夫疑矢之誤

及通典兵守拒法並有火攢又疑即備蝦傳篇之火掉也 或當為跌省

置火亦末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 艾刈之借字國語齊語云艾 其槍刈縛鍊韋注云刈錄也 皆積參

石蒺藜 吳鈔本作藜洪云參石當是參石之譌參石即礪石後漢書杜篤傳一卒舉礪千夫沈滯李賢注 礪石也前書匈奴乘隔下礪石一切經音義卷十七引韻集今守城者下石擊賊曰礪案供說是

也蒺藜後文作疾犁備穴篇又作蒺藜六韜軍用篇云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鐵蒺藜世高四寸廣八
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兩鐵蒺藜參連織女世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又軍略篇云設營壘則有行馬蒺藜本
草陶弘景注云蒺藜多生道上而葉布地子有刺狀如菱而 渠長丈六尺 渠守城城名尉繚子武備篇云

小今軍家乃著鐵作之以布敵路上亦呼疾藜言其凶傷也 無蒙衝而攻無渠荅而守王引

之云渠長丈六尺當作渠長丈五尺廣丈六尺備城門篇曰渠長丈五尺 渠守城城名尉繚子武備篇云

尺廣丈六尺皆其證今本長丈下脫五尺廣丈四字則失其詞矣案王引備城門篇曰渠長丈五 夫長丈六尺

尺 舊作夫長丈無二尺二字王校據下文改夫為矢王引之云矢長丈當作矢長丈二尺備城門篇據守篇並

矢長丈二尺是其證今脫一尺二字則失其詞矣案夫當作為跌 王校改矢失之說詳後文下三層二

以上小大相 益蠹各二財。蘇云財當為具案蠹當即後文奚蠹財 為卒乾飯。人二斗。以備

陰雨。面使積燥處。面謂城四面蘇云言陰雨不能 令使守。為城內堞外行餐。吳鈔本作

部云餐吞也。或作滄廣雅釋詁云窺覷也。守下稅者字又疑使。置器備。號令篇云為內堞內 殺沙礫

鐵。畢云都樂省文說文 皆為坯斗。說文土部五坏 令陶者為薄頤。大容一斗以上至

二斗。即用取三秘合束。三秘無義疑當作參施案講作 堅為斗城上隔。吳鈔本作爾案斗

狗屍云其端堅約弋城上守者各有署。參又講作三秘施亦形之誤 高丈一。刻亦一

末。蘇云一 為閨門。見 閨門兩扇。令可以各自閉也。謂可閉 救闔池者。畢云闔 以火

與爭鼓橐。畢云舊作橐以意改案 馮埴外內。埴當為埴形近而誤馮埴在女埴之外蓋埴埴之與者

為陪貳也。旗幟篇云到馮埴到女埴。僕書周書傳顏注云馮陪聲相近此馮埴亦言與女埴

號令篇云女郭馮埴一人是其證。以柴為燔。疑當為薪旗幟篇先到薪後到馮埴可證柴讀傳小木為

之社揜其上而柴其下。周禮漢氏鄭注柴作棧是二字義同。說文訓棧為棚。廣雅

釋室云藩籬也。蓋於馮埴外樹柴棧以為藩籬也。下文云人居柴則不燔之可知。靈丁。未詳疑經 三丈一

火耳施之。火耳疑當作犬牙牙篆文作耳耳篆文作耳形近而誤後文說狗 十步一人居柴內

弩。畢云內同納案上說備穴云為之具內弩以應 弩半。弩疑當作柴 為狗屏者環之。狗屏疑即後

走說。牆七步而一。畢云下有脫字詒讓案以上說闔池之法疑備理竈之佚文自大鑿以 救車火。備

傳竈云車火燒門備梯梯作輝火此車火。下七百字舊本錯入備穴篇城堞或中人之下今依顧校移著於此 救車火。

燬當作重火熏與車篆文上半相近而誤。為烟矢射火城門上。此謂敵射火攻城也煙矢當作煙矢

攻篇云烟火必素具亦燬火之說。鑿扇上為棧。畢云說文云棧棚也詒讓案疑當作代與弋同即 塗

之。畢云徐字俗寫以土本畫御敵何亦只作徐通典守拒法云門 持水麻斗革盆救之。斗蓋舊本

云麻一升草一盆也王云草一盤非被火所用畢說非也升當為斗據書斗字作什因譌而為升草盆當為草盆
備穴篇曰被火者必以布席什草案備火當為持水什當為斗即所謂持水麻斗草盆之也草盆又見備婦
傳賢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王 門扇薄植 畢云說文薄壁柱 植戶植也薄假音字 皆繫半尺 不謂云半尺疑有誤 一

寸一係七 作係周官壺氏注曰係擧之是也係弋又見下文史記趙世家伐魏敗涇澤今本係字亦誤
作蒙凡經傳中从象以象之字多相亂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六韜軍用篇云委環鐵杖長三尺以上三百 七長

枚極杖大銀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俗本云六韜極為極與此相類惟宋施子美講義本不誤 一
二寸 舊本作尺今據道藏本與鈔本正說文弋部云弋槩也此極弋門上 見一寸 畢云見疑開字詁讓案

也以持塗度不宜太長後文亦云係弋長七寸畢云說文云楸弋也 即上文云一寸一係弋
也下文亦云 相去七寸 下云開一寸者謂一行之中每一 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

救門火者 下云垂水則不當 各一垂水 方言云營周洛韓鄭之開謂之甄甄即發之 火三石以
救門火者 云鑿此疑有誤 俗畢云垂鑿字省文說文云鑿小口鑿也 救車

上 王云下火字義不可通火當作容下文言容斗以上容石以上者多矣則火為容之 小大相雜 以上
壞字無疑顧云火當作大蘇云垂所以盛水者火字衍或即水字之訛案顧說亦通 救車

火之 門植關必環銅 植特門直水關持門橫木詳非儒說文金部 以銅金若鐵鏃之 畢云
法 云銅鑄塞也畢云言扇固之環與扇音相近 銅字

髮衍說文云鏃鏃也此與鎔音同說文云以金有所冒也詒讓案銅疑 門關再重鏃之以鐵必堅
銅之誤下金字乃銅字偏旁之誤衍者備高臨篇云連弩機郭用銅 門關再重鏃之以鐵必堅

梳關關二尺 畢云梳字未詳疑作環案梳環義並難通形聲亦不相近畢校未墻竊疑梳並當為梳說文
木部云梳充也梳距門也此梳關即謂梳今之木鏃是也蓋門梳關兩木橫直交午之處別

以木鏃按之以其橫互門隙故謂之梳關下關止一尺此城門之律故倍之若門植與關則其長皆竟門必不止
一尺之擬不可以開藏彼為尋常房室之門關止一尺此城門之律故倍之若門植與關則其長皆竟門必不止

一二尺矣說文門部云開闔門也從門才所以距門也蓋才以十象植與關橫 梳關一寬 畢云管字假音
直交午之形下一短畫則正象機橫互之形參互密經可見古機門之制矣 春秋左氏云北

門之管詒讓案管或作筭與莧聲形俱近說苑君道篇楚筭呂氏春秋長見篇筭作莧管即鎖也月令節氣開
慎管輸鄭注云鍵壯開也管輸搏鐸器也孔疏以管輸為鑰匙鑰為鑰須二者不同通言之鎖亦謂之管輸可

鄭注云管鑰也是又合管鑰為一此一莧與植焉注義同蓋於木鎖之外更加金鑰 封以守印時令人
以為固故詳著之木鎖金鎖同著於關植之上故爾雅釋宮郭注云植戶持鎖植也 封以守印時令人

行貌封 畢云貌 及視關入桓淺深 入舊本為人蘇云人當作入桓所以關也視其淺深謹防之案
疑視字 蘇校是也今據正桓蓋門兩扉旁之直木凡持門之木橫直相

交而關又橫貫兩桓以為固故視其入桓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鋸椎。蘇云禁此五者防有變也

以爲救車火。城上二步一渠。舉云高誘注淮南子云渠也案斷同壘渠立程丈二尺。程當

考工記輪人蓋杠謂之程立程即渠之杠直立丈也。三冠長十丈。辟長六尺。舉云前漢書注云舉

尺當作丈二尺上丈及權守篇說渠並云矢長丈也。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則丈當爲長辟同臂案渠此篇及權守篇凡四見並不云長三尺僕書罷

錯傳注引丈作長自是譌文舉據以校此價矣。辟備穴蕭正作臂今移前冠蓋渠之首臂其橫出之木也。步一荅。舉云僕書注云蘇林廣九尺。王云此當作二步一荅荅廣九尺上文二步一渠渠立程丈三尺

引此重。表十一一尺。舉云表舊作表據前漢書注改詒讓案以上渠者之法。一步置連挺。舉云舊作挺以意改說文云挺一

法云連挺如打禾連柳狀打女牆外上城敵人顧云挺當从手案此當從舉也。長斧長椎各一物。說文

云推擊也齊。槍二十枚。國語齊語云挾其槍刈搏鐃章注云槍楛周置二步中。以上礮守

一木弩。舉云通典守拒法云木弩以黃連桑柘爲之弓長一丈二尺徑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

爲矢。吳鈔本節毋以竹箭。楛趨據楡可。當作即毋竹箭以楛趨據楡可毋與無字通矢材以竹

會稽之竹箭焉。郭注云竹箭箬也昔馮黃云惟簡箬楛釋文引馮說云箬木名可以爲箭方言云紅南楚之間謂

之趨郭注云趨當作排聲之轉也此趨或亦排之譌據字書所無疑當爲楛形近而誤核柘之借字說文本部云

楛木出發鳩山山海經北山經作柘木廣韻四十稱云柘楛同此謂即倉。蓋求齊鐵夫。蓋當爲益字形之

聲段借字鐵夫亦當爲矢或云夫即。播以射衛。說文手部云播布也謂分布使衆射之舉云衛疑衛

欽備穴篇有鐵然與上下文不相應。櫛櫛見後蓋亦攻守通用之器。櫛櫛本吳鈔。二步積石。石重千鈞以上者。五百枚。說

辯物篇云二十斤爲鈞舉云後漢書注引作積石百枚重千鈞以。毋百。盧云疑云毋下百說以亢疾擊。周禮馬賈鄭注云亢擊也舉云此疾擊正字機書注作疾壁皆可善方。未詳舉云壁善方說二步積

八尺五十步一方。俞云方者房之段字五十步置一房為守者入息之所故必為關籬守之也尙書序

同後備穴籬云為之戶及關乃謂汝鳩汝方史記殷本紀作女房是方房古字通案俞說未鳩方疑戶字之誤下籬與此下文略同可以互證

方尙必為關籬守之。蘇云尙與上同五十步積薪毋下三

百石善蒙塗毋令外火能傷也百步一櫛櫛畢云舊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

前面八尺後十三尺後廣於前五尺亦上稱議衰殺之畢云言僞此百步一木樓樓廣前

面九尺此無後廣之度疑有說文高七尺樓鞠居坵畢云物疑物坵疑坵字說文云坵屏牆也又或同坵

無畢以坵為坵近是以物為物則無義疑物當从勿左定九年傳載蕙靈寢於其中孔疏引賈逵云蕙靈衣車也

有蕙有靈左傳蕙靈即函檣疑蕙有作鞠者亦與函同檣轉即樓肉也或謂物當為鞠之譌說文車部云鞠兵車也後漢書光武紀李

注引作樓車亦通出城十二尺與鈔本百步一井井十甕畢云舊作百步再再十甕掘太平御覽改蘇云上既言五十步

一井則此一字或訛然以木為繫連蘇云繫連所以引繩而汲也詒讓案繫連疑當為繫連形近而誤即後文之頓臯音並相近水器容四斗

到六斗者百。六斗舊作六什蘇云六什當作六斗也今據正左傳襄九年宋災備水器杜注云盆甕之屬百步一積雜秆說文禾

禾莖也或作秆左昭二十七年傳云或取一乘秆焉畢云一本作杆蘇云秆字誤作杆是也或作杆亦可察蘇說非是大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為櫛部云釋

畢云說文云櫛大盾也櫛廣四尺高八尺為衝術衝術即上文之衝隙隙術一聲之轉禮記月令審端徑術鄭注云術周禮作術是其例也此下所為皆以當衝從

百步為幽隴俞云隴即窺字之誤其上本從穴案文穴字與隴書肉字相似管子修靡篇有隴字即窺字之誤正與此同可以為證詒讓案隴當為隴之誤說文阜部云隴通溝以防水者也與窺

義並相近凡从阜从肉字隸變形近易為借借借傳言以隴為隴可與此廣三尺高四尺者千此為隴

互證考工記匠人窺其崇三尺鄭注云宮中水道幽隴猶言閤溝也非也或當一二百步一立樓立畢校改大云大舊作立據太平御覽改王云畢改非也初學記居處部鈔

本御覽居處部四玉海宮室部所引並作立樓刻本御覽譌作大樓不足為據城中廣一丈五尺一下二字疑衍此立樓在堞內者之度其出堞外者則五尺下文云出樞五尺是也內外合計之則廣三丈也上文說坐候樓亦云樓出於堞四尺畢云大

平物寬引云二百步一大樓去城中二丈五尺長一丈出樞五尺舊說當作距謂立樓之廣出堞外者五尺也距高臨堞云云城左右出堞三二十尺距且並距之借字諱備

城上廣二步到四步。乃可以為使。三步骤一丈八尺四步者二丈四尺也。此言城內地之廣度必如此方是容守卒行止及飲膳之用也。

俾倪廣三尺高一尺五寸。畢云說文云俾城上女牆俾倪也杜預注左傳作僻倪兼經音義云三倉云俾倪城上小垣也一云三倉作顯現又作擗散蘇云即睥睨釋名云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孔中睥睨一切也。陸高一尺五寸。下文有寸字此亦當有說。廣長各二尺。遠廣各六尺。義不

可通。疑遠當為道謂城上下當陸之值也。下文云道陸高二尺五寸長十步下。廣字道藏本吳鈔本此作唐文選甘泉賦李注引鄧展云唐鎖也則唐義亦通。

童異。疑當為重。虞說文廣部云廣行屋也。又四尉舍焉。尉蓋卽下文所謂尉尉商子境內篇云其縣有四尉北堂書鈔職官部引韋昭辨釋名云廷尉郡尉縣尉皆古官也以尉尉人心也凡掌賊及司察之官皆曰尉尉罰也言以罪罰姦非也畢云已上候樓井權樞木樓井權杆機齒臚立樓之法。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尺。舊本說此字王狸二尺。魏省文。去堞五寸。夫長丈二尺。畢云夫字俱未詳疑卽扶字所以據樓守篇補。

書矢字或作夫。見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又作天。見成陽令唐扶頌。與夫相似。故為作夫。據守篇。長丈五尺。其理者三尺。矢長丈二尺。其字正作矢。故知此篇諸夫字皆矢字之譌。俞云畢王二說皆非也。下文云為頓泉必以堅杖為夫。畢云夫同。跌如足。兩分也。此說得之。下云臂長六尺。是跌也。臂也。皆取象於人身。畢得之後。而臂長失之前。偶不照耳。據守篇。作矢。乃字之誤。不當反據以改。不誤者。後文夫字。應讀跌者。視此案。俞說是也。

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五寸。疑當作內徑五寸。此徑誤為後。又衍長字。從不可通。備高陸篇說。軍車衛植左右皆圍內內徑四寸。足相比例。又上云門關薄植皆鑿。弩車衛植左右皆圍內內徑四寸。足相比例。又上云門關薄植皆鑿。

半尺。半尺。卽五寸之徑也。內柙古。今字楚辭九辨云圍鑿而方柙。今。夫兩鑿。畢云兩鑿作。用。以意改。渠夫前。下。堞四寸而適。謂適相當也。

鑿渠鑿坎。覆以瓦。冬日以。馬夫寒。夫當作矢。下說城上之物有馬矢。亦誤作夫。寒疑寒之譌。皆待命。言待命。

命令而施之。下文作水。若以瓦為坎。此謂或卽以瓦為坎。亦可。城上千步一表。千疑當作十。長丈棄水者。

操表搖之。有體汗也。以告人慮。五十步一廁。畢云五下舊。衍一五字。與下同。園。畢云說文云園廁也。詒讓案上廁為城上之廁。園則城下積不潔之處。旗幟篇所謂民國也。蓋城上下廁而異。園同。之廁者。畢云之往也。見爾雅。不得操。畢云言不得有挾持。詒讓案下有說文。城上三十步一藉。

車。蘇云上作五十步備穴。當險者不用。當稅此數二字。城上五十步。一道陸。謂當道之階也。陸詳前。

墨子閒詁 卷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三一

字失之隸書復字作優與後相似隸書卒字或作卒與辛相似秦王校是也今據正

用瓦木壘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

斗計此升疑亦斗之誤且用之三字無義疑當作瓦壘大三字其讀當屬下以盛水瓦壘可五斗以上者十字未

一句瓦與大與之形並相近壘上从廐與用亦略相類備備穴篇瓦壘謂作月明與此亦大五斗但舊本並同未

敢輒改五十二者十步而一蘇云十二字訛當為五斗者俞云上二字衍文下二字當為四古入書

云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此云五升者十步而四蓋言盛水之壘大者容十升小者半之容五升其大者則

五步而一故五十步而十其小者則五步而二故十步而四也下文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又曰廣五百

步之隊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是丈夫五十步而十以上者容十升以上者容五十步而十者十步而十當作

字途不可通校以二為衍文非也但十步而十即五十步而十也此容量止得上之半則數不宜同或當從俞

校作十步而四為是耳又屬校以樓十步一至此一百二十六字為上文夏蓋其上之下說文云當與言五十步

次今案願說可通然無由定其當次何句未敢輒移姑仍舊本又舊本此下有城四面四隅皆城下里中

為高唐衢云云凡二百三十二字願俞兩校定為上文說簡並是也今依分為二段移著於前

家人各葆方左右前後如城上城小人眾葆離鄉老弱國中

及也大城也學校改他云舊作也以意改案也即古他字不必改說詳前離鄉謂別鄉不與國邑相附者

保通謂保守也惟南子時則訓四鄙入保高注云四竟之民入城郭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

自保守蘇云城小人無則不可守宜遺其老弱葆於國中及他大城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

此蓋言先除附城寇蓋然有誤說唯勿燒寇在城下時換吏卒署

一署而毋換亦養也說文云禮也俞云畢說非是養即廝養之養宣十二年公羊傳廝役廝養死者數百人何

其廝養給使令者則各有定養不得移易也亦見號令篇養毋得上城寇在城下收諸盆壘

即雙之轉變耕積之城下百步一積積五百城門內不得有室

為周官桓吏之積即吏之積字官官植植並形近而誤備備穴篇云為置吏舍人各一人周官者周官置吏守

宮中著道有 四尺為倪 此倪當謂小兒孟子錄王篇云反其於倪注云倪弱小貌倪者也後據守備

云說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為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此倪即彼倪聲同字通彼五尺為年十四以下已任署吏此四尺又少於彼或亦令給事周官中與此下舍有稅文疑以上十六字或當在後堂下周散道中隱密句上四尺之童足任

行棧內閉 閉即閉字疑當作開王羲之書黃庭經開字如此作與開闔字異 二關一堞 詳除城場外 爾雅釋詁云

下周道旗幟蕭云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二是也 去池百步 牆垣樹木小大俱壞伐 俱吳鈔本作盡畢云 後舊作代以意改 除去

之寇所從來若呢道倏近 當作近倏倏與琰字通釋名釋道云步所用道曰蹊蹊倏也言射疾則用之故蹊倏於正道也蓋正道為道開道為倏呢近義同畢云說文云

尼從後近之倏即 若城場皆為扈樓 皆舊本譌家今據道城本吳鈔本正畢云禮記 禮弓云毋扈扈陸德明音義云音戶廣也大也 立竹箭天

中 畢云天疑矢字案此竹箭當即後據守籌牆 外水中所設之竹箭疑天中即水中之誤 守堂下為大樓 謂守宮堂下中門之上為大樓以候 望也此即臺門之制但加高大耳

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見時召二老在葆宮中者與計事得 葆 舊

百官公卿表秦制鄉有三老掌教化後號令篇云三老守閭則邑中里閭亦置三老管子水地篇云與三老里有司任長行里史記滑稽傳西門豹治鄴亦有三老僕青高祖紀漢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率家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成蓋亦放秦制為之舊本在講左宮

本得下有自為之奈何至以謹凡二十四字乃備穴竈之錯簡蘇上官當作宮王校同案王蘇校是也今當據正舊本此下有為之奈何云云五十四字王俞兩校定為上文及備穴竈之錯簡是也今據分則移正

失屬上與計事得失為句 行德計謀合乃入葆 德當為得古通用此家上計事得失而言謂 所行既得計謀又相合乃聽其入葆城也 葆入

守無行城無離舍 謂自外入葆者不 得行城離舍也 諸守者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 論語包咸 注云錯置

也錯守猶言置守或云楚辭國慶王逸 晨暮卒歌以為為度用人少易守 以上四十三字舊本誤 錯入葆守篇今審定與 注云錯文也謂交錯相更代而守亦通

此上下文正相承接移著於此卒歌歌疑鼓 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 釋名釋天 云丁壯也

之誤兵法禁歌哭不當使卒歌也未句有誤 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 此城下不當除者守備之卒每十步則八人與下文城上城下 當除者人數並異四十吳鈔本作四百誤畢云丈夫丁女老小

墨子開詁 卷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三一五

共四 十人 城下樓卒率一步一人。

卒舊本譌本王云本當為卒謂守樓之卒也。魏書卒字或作卒因譌而為本淮南說言篇其作始簡者其致卒必調。漢書游俠傳卒殺於

雖戰今本卒字並譌作本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城下當為城上此言城上守樓及傳樓者每步一人與上下文城下卒數不同上云城上百步一樓則樓不得在城下明矣。城上地陔故一步止一人迎敵。河篇云城上步一甲一戰其費三人五步有五長十步有十長。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

百步有百長亦城上每步一人之證。 舊本作圍王云守圍二字義不可通。圍當為圍字之誤也。守圍即守禦。公輸籛子墨子守圍有餘。淮南主術篇清者可使守圍。漢書賈誼傳守圍扞敵之臣。始與守禦同。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客馮面而

蛾傅之。畢云客舊作宕以意改。蘇云面字術案宕吳鈔本又作藹。非小爾雅廣言云馮依也。面謂城四面見上文非術也。 主人則先之知。畢云二字疑倒。主人

利。畢云言主人先知則二人利。詒讓案此客適。以下文校之。客攻以遂。同。畢云十萬物之衆。疑衍。上下文疑皆備蛾傅篇之文錯著於此。疑當作客病。

畢云兼一 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百步。街除一聲之轉皆謂攻城之值百舊本為十今據吳鈔本正。蘇云下言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則此五

十當作五百。案蘇校是也。下云廣五百步之除可證。 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疑當作下術百五十步。 諸不盡百五十步者。此亦當作百五十步。

主人利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隙。即上文之 丈夫千人。文舊本譌大丁

女子一千人。老小千人。畢云千皆當作十。案畢校非。 凡四千人。舊作凡千人。畢云當云四十人。王引之云。畢說非也。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

千人則下句當云凡四千人不當改上三千字為十而云凡四十人也。上文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子二十人。老小十人。共四十人。此廣五百步。則人數不得與上文同。案王校是也。今據補此城下當隊者。備守之卒十倍於前。不當隊之數也。商子兵守篇說守城分三軍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與此法略同。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顧校移上文

法至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一段又城下里中家人各葆其左右前。後如城上至時召二老在葆宮中者與計事得一段著此下恐不稟今不從。 使老小不事者。守於

城上。不當術者。不當攻隊者守事不。急故使老小守之。 城持出必為明填。持當作將。即千人之將也。見號令篇。填星出如瓜。索隱云填本

亦作旗。是此證下並同。 令吏民皆智知之。王云此本作令吏民皆智之。智即知字也。今本作智知。多作智說。見天志中。蓋蘇云。智當為習之誤。案蘇說亦通。

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亦當作將。一人不從。人

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亦當作將。一人不從。人

非有故人。言非其故所屬吏卒

乃乃積章也。

畢云乃疑及字積上作積是積章疑印章之屬言出城從人非故相識人及有印信者止之察畢以乃為及是也餘皆失之

孝文帝弔比于文旗字作棋故此篇作積前又謂墳畢以墳為是非也此當云及非元旗

千人將以

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吏卒從之。

卒舊本譌率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

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

之重禁之。

畢云當為也

夫茲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

自城下里中家人各葆其左右前後如城上至此並通論守法與前後文論守備器

物數度者不同疑皆他篇文之諸誤以先行德計謀合一段在雜守篇證之或故書本皆在彼篇與王云各本此

下有候望適人至穴土之攻敗矣凡三百四十五字乃備穴篇之錯簡詎議案舊本此篇穴土之攻敗矣下又有

斬艾與柴長尺至男女相半凡三百城上為爵穴。謂於城塼開為空穴小僅容爵也顯云此以下備高九十四字亦備穴篇文今並移正

止姑仍下堞三尺。廣亦外。蘇云此言爵穴之法廣外則狹內令下毋見上上見下也五步一爵穴。大容首。王引之云宜

直當為首字之誤也說文首東葦燒也此云爵穴大容首下云內。高者六尺。下者二尺。疏數自

適為之。畢云言視敵而為疏促自視字之誤王引之云自蓋因字之誤言因敵之多少而為疏數也據書因字或作回與自相似而誤案適當讀如字言自稱地形為疏數必調適也備梯篇云守為行城離權

相見以環其中以適廣陝為塞外塹。去格七尺。為縣梁。塞當為穿此言穿城外為塹而縣木為橋梁乃發以圍敵也若如今本作塞外塹則

度與此適字義同畢王說非。下不當云勿塹矣後文亦云去城門五步大塹之上為發梁與此可互證格即備城傳篇之杜格旗城篇之

杜格也蓋於城外樹木為之以適敵人之傳城者或云格與落通大輻軍用篇漢書晁錯傳亦有落即此

楚陝不可塹者。勿塹。舊本楚作楚王引之云楚字義不可通楚當為楚王說也是今據正城上

二十步一甕竈。詳前畢云人擅首長五節。舊本人擅作入擅王引之云入擅二字義不可通入擅當為人擅擅讀曰彈說文彈提持也古通作擅人

擅者人持一莖也備水篇曰臨三十人人擅弩又曰三十人共船亦二十人人擅有方劍甲鞞弩十人人擅苗是凡言人擅者皆謂人人手持之也入入擅擅字之誤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六輻敵強篇云人操炬火炬即莖之俗擅操義同長五節節非度名疑當作長五尺節

當為即屬下讀今本作節或尺即二字合寫之誤。寇在城下。聞鼓音。燔若。復鼓。內莖爵穴中。照外。蘇云內諸藉車皆鐵什。畢云什與錯音近說文云錯以金有所冒藉車之杜。長丈也詒讓案上文云藉車必為鐵纂即此

七尺。方狸者四尺。柱長丈七尺而狸者四尺則在上者丈三尺較下丈四分之三在上夫長三丈

以上。至三丈五尺。夫扶馬頰長二尺八寸。說文頁部云頰面旁也馬頰試藉車之力。

而為之困。困柵之借字說文本部云柵門槩也槩弋也一日門柵也口部困古文作柴廣雅釋宮云槩機

困亦即柵也據詩晏二書則柵以木石為之。蓋象馬兩頰骨表出之象失四分之三在上。失當為夫亦藉車夫長三尺。

依上文四一二三在上。當作四之三在上此二句即釋上夫四分馬頰在二分中。馬頰橫材旁出

分中即在上。言不及度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尺以下。不用。則不中用治困以大車

輪。藉車桓長丈二尺半。桓即桓楹之桓與柱義同藉車蓋有四直木其二種者為柱二不種者為桓

當為丈六尺則不種者亦丈二。上文柱長丈七尺種者四尺則不種者丈三尺也此度胸五寸未詳如柱長

尺桓贏五寸或為柵以入夫與諸藉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復疑後之誤在疑左之誤左佐古今

寇闖池來。畢云闖疑當為衝或闖字池城池案闖為作水甬。水甬蓋漏水器月令角斗甬鄭深四

尺。堅募狸之。畢本募改募云舊作募以意改下十尺一覆以瓦而待令。瓦舊本作月畢以意

瓦上文云擊坎覆以瓦是其證畢改。改穴王云月亦當為以木大圍長二尺四分而早鑿之。早疑中之誤言鑿木

長二尺中鑿。夫之可證置炭火方中而合募之。募畢本亦改募案當為募謂而以藉車投之。為疾

牽投。長二尺五寸。大一圍以上。備梯篇作挾募投椽七。椽板之借字詳前畢云弋舊俱作

長七寸。七間六寸。畢云弋舊作我以劍方末。說文刀部云狗走。畢云疑穴之可以出狗者曰

蚤則非穴明矣此當即上文之狗屍性尺度異耳前放圍池章又作狗屍竊疑此本名狗棲猶王風云雞棲

樹代為藩似之也亦謂之廣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寸。蚤爪同蓋劍大耳施之。犬舊本誤

蘇本與鈔本正耳當為牙犬牙施之謂藉互殺之上文云鑿丁三天一犬牙考之犬牙亦謂作火耳與此義同以上並備覽之法與上文鑿入備穴竊故開地之文略同 子墨子曰守城

之法必數城中之木十人之所舉為十挈五人之所舉為五挈凡輕重以挈為人數畢云言即以十挈五挈名其物者以人數也詒讓案挈與契字同十挈五挈謂刻契之齒以爲記數也列子說符篇云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吾當可待矣爲

薪蕪挈蘇樞之俗集韻四壯者有挈弱者有挈皆稱力任凡挈輕重所爲吏人

各得力任蘇云吏當作使案蘇校是也吏使古字亦通此釋皆稱其任句義疑亦舊注錯入正文又雜守篇云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與此文例相似疑此與彼數語當相屬或有錯簡也城

中無食則爲大殺畢云殺言滅詒讓案自子墨子曰至此一段與上下文義不相去城門五步

大塹之高地三丈下地至王引之云此本作高地丈五尺下地至泉三尺而止備穴篇曰高地丈三尺三字則義不可通案王說施賊方中王引之云賊字義不可通賊當爲棧上文城上之備有行棧行是也上文亦云塹中深丈五

詒讓案賊疑亦棧之誤上爲發梁畢云梁橋也詒讓案此即上文所謂縣而機巧之以下文校之巧蓋引之誤比傳薪

土願云傳當作傳蘇亦同云傳義與數同使可道行謂塹上爲機梁上布旁有溝壘毋可踰越母與鈔本作無而出

能且比且畢改且云疑能字且能音之緩急王引之云當作而出能戰且北北敗也能與挑同言出而挑毋逐且戰北以須適火之然彼言且戰北猶此言能戰且北也今本脫戰字北

字又譌作比疑後不可通畢改且爲且而以能且爲能能大誤案王校是也 適人遂入畢云舊作人以意改引

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畢云下脫簡

備高臨第五十三吳鈔本作五十五

禽子拜拜再拜曰敢問適人積土爲高畢云適同敵以臨吾城周書大明武備云高擲臨內日夜不解又云城

高難上墜之以土疑皆高畢云據守作羊冷未詳其器王云據守作羊冷非作臨攻城之法與埋略同也 薪土俱上以爲羊黔羊冷也冷與上下兩城字爲韻則作冷者是集韻冷

子閉詰 卷十四 備高臨第五十三 三一 九

機路通
所使也。筐高八尺。為上下之高度上下分之各四尺也。後魏守備機路車板亦高四尺。弩輪去下筐三尺五寸。連弩機郭

同銅。同當為用釋名釋兵云牙外曰郭為牙之握執也。舍括之口曰機。言如機之巧也。亦言為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也。吳越春秋云郭為方城守臣子也。一石三十鈞。說苑辨物篇云

三十斤。凡五鈞為石。然則弩機用銅凡五鈞為斤百五十也。吳鈔本無長字。畢云：叙同弩案。畢說未確。此疑當作鹿盧收。下云以鹿盧卷收。筐大三圍半。

謂筐材圍。左右有鈞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鈞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鈞舊本作銅。王云：銅距當為鈞距字之誤也。鈞距見上文及備穴篇。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橫臂齊筐外。蚤尺五寸。

有距。亦謂橫出旁枝。如雞距也。見上。搏六寸。厚三寸。長如筐有儀。管子禁藏篇尹注云：儀猶表也。謂為表以發弩。管子禁藏篇尹注云：儀猶表也。謂為表以發弩。有訕勝。畢云：細者詳備城門篇。

可上下。為武重一石。武疑誤。之聲誤。以材大圍五寸。圍五寸以周。周求經。李算之止徑一寸五分。奇材太小似非也。上文云：筐大三圍半。備城門

箭云：橫博大二圍以上。此疑亦當云以材大五圍寸字衍。矢長十尺。以繩口口矢端。如如戈射。如不當重疑。衍也。當為戈者。繁射飛鳥也。詩鄭風：女曰鷓鴣。孔疏云：以繩繫矢而射鳥謂之繳射。周禮司弓矢云：矰矢。矰矢用諸弋射。鄭注：謂箭矢。弩所用此矢。蓋即箭矢之屬。儀書司馬相如傳：顏注云：以繩係矰。矰射高鳥謂之弋射。以磨

鹿卷收。鹿舊吳鈔本作磨。鹿不成字。道藏本磨字同。畢云：磨疑麻。鹿字之屬。鹿轉之為收。舊改王引之云：磨應卷收。磨應鹿盧語之轉耳。方言云：羅車。按魏之間謂之懸。懸廣雅曰：羅車謂之羅。羅並字異而義同。案王說是也。六韜軍用篇有轉關。轉關此卷收。即家上矢端。若繩而言。古弋射蓋亦用此。國策楚策云：弋者修其募。盧治其矰。矰盧亦即鹿盧也。矢高弩臂二尺。用弩無數。出入六十枚。出疑當作矢。此謂大矢也。用小矢無留。疑

之。十人主此車。途具寇。具當作見。據守備。云：望見寇舉一烽。為高樓以射道。疑當作。城上以荅。畢云：荅即

機急說文無。矰字。矰古用荅為之。案。疑當作參。參羅一聲之。下有稅簡。畢云：編典與守拒法云：弩者高荅與矰不同。詳備城門篇。畢說失之。羅。轉參即羅。詳備城門篇。矢。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

關四丈。高五丈。上關二丈。下建女牆。蓋內。傾圍道。安屈勝梯。人上便。卷收中設。戲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詭讓。案。則本太白。陰經守城具篇。

墨子開話 卷十四 備高城第五十三 三二一

備梯第五十六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學云駢省面目黧黑。學云蒙字役身給使。

不敢問欲。子墨子其哀之。畢云其甚字乃管酒塊脯。塊道藏本吳鈔本並作塊畢云乃舊作及以意改塊當為饋饋字假音詰讀案此疑

當作澄酒搏脯。澄省作登與管形近而誤搏與塊塊形亦相似春秋緊露求用膳酒脯。即清搏即膊也釋名釋飲食云膊迫也薄極肉迫著物使燥也說文肉部云膊薄脯也。寄于大

山。非攻中篇大山即泰山此疑味菜坐之。畢云當為茅蒸味音同茅案畢說非也味菜當讀為滅茅晏子春秋諫下篇云晏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滅葷而席公不

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千莫席而子獨奪草而坐之何也味茅猶言滅葷亦即奪茅而坐之也味當作味與

滅古音相近左氏隱元年經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蔑公牟作昧即其比例說文手部云滅擻也批擻也滅亦即滅

之借字若然昧茅即是雜葷茅草古書予字或棍作柔宋本淮南子泥論訓云禮以樵禽子。畢云當云以

柔無艱說說義篇云言人之惡痛於柔駭並以柔為矛故此茅字亦作藥矣。畢云當云以以樵禽子。畢云當云以

之云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言相責讓曰譙讓上文子墨子甚哀之乃管酒塊脯

云云殊無譙讓之意樵蓋醮之借字也士冠禮注曰酌而無醮酢曰醮故上文言酒脯

與鈔本作歎子墨子曰。亦何欲乎。畢云亦當為余字之誤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子

墨子曰。姑亡姑亡。姑亡言姑無問守道也亦見公輸篇古有方術者。內不親民。外不約治。呂氏春秋本

也。約飾以少閒衆。以弱輕強。身死國亡。為天下笑。子亦慎之。恐為身薑。畢云同薑亡

饋。禽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衆而勇。煙之資吾池。王云煙當為煙煙者

園與煙同蘇說同王引之二云資疑當為填煙填皆塞也煙煙填資亦皆字之誤俞云王氏讀煙為煙是也惟資字

雲梯之守邪。

守舊本闕王云此當作問雲梯之守邪上文曰致問守道又曰願發問守道備城門蓋日開穴土之守邪備城門傳曰子問城傳之守邪樣守篇曰子問守路之守邪皆其證今脫守字

則文不成義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補雲梯者重器也。亦動移甚難。守為行城雜樓相見。以環方中

俞云相見即相間也備城門篇見一寸畢云見疑間字是其例也

以適廣陝為度。環中藉幕。

畢云舊作幕以意改

毋廣方處。畢云處為

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

謂高出於城上備高臨篇云行城三十尺此云高城二十尺疑必有一誤

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

巨。各二十尺。

巨讀為距見備高臨篇

高廣如行城之法。

俞云上文皆言行城而此即云高廣如行城之法義不可通疑高廣上脫樓兩字上文云守為行

城樓相見以環其中。以適廣陝為度。然則行城也。樓樓也。本有二事故云相見相

見即相間也上文既言行城之法此繼言樓樓故省其文曰樓樓高廣如行城之法為爵穴輝佩

同爵穴制。見備城門篇。輝當讀為熏。史記呂后紀戚夫人去蝦蟇耳亦以輝為熏。爵穴輝佩蓋亦城間空穴之名。明其小僅容爵鼠也。佩畢本改鼠。鼠舊作佩。以意改案佩即鼠之變體不必改詩函風七月穹室熏鼠此與彼義

同蓋以火煙熏穴以去鼠。因之小空穴亦謂之熏鼠矣。備穴篇有佩穴亦即此。

施荅方外。

畢云言施荅蓋之案荅與施異畢說非詳後

機衝錢城。王引之云錢字義不可通當是

機字之誤。衝見樓守篇。備城門篇說城上之備有行樓即此所謂機也。

廣與隊等。雜亦間以鑄劍。

說文金部云鑄破木鑄也。釋名釋用器云鑄鑄也。有所鑄入也。廣雅釋言云鑄鑿也。劍與鑄異用並舉殊不倫。疑當為斷。斷備穴篇亦語劍可證。斷鑄皆所以斫破敵之梯者。

持衝十人。

此城內之衝以

距攻城之梯者。

執劍五人。劍亦疑當為斷

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

案按同爾雅釋詁云按止也謂止目注視欲其審也

淮南子泰族訓云欲知遠近而不能致之以金目則射快許注云金目探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此案目疑與金目義同。畢云德同敵。

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

變稅之字。披機藉之。披機當作校機

城上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

畢云太平御覽引繁作多王引之云炭當為灰俗書灰字

作灰與炭相似而誤。灰見備城門篇。沙灰皆細碎之物。炭則非其類矣。樓守篇亦誤作炭。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五引此正作灰。

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

靜為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

畢云故慮為讀蘇云言兵貴神速久則變矣

若此。則雲梯之攻敗矣。守為

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畢云等級施劍方面。劍亦疑當為斷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

施之。行樂施斷蓋可以破梯而不能當衝爵宄三尺而一。備城門疾藜投。畢云据備城門當為疾藜必途而立。疑當作必當除

而以車推引之。裾城外。裾上當有置字畢云裾城未詳文與備城傳同彼裾城外作置薄城外四字下裾字俱作薄詒讓案裾當為裾之誤詳備城門篇下並同蓋於城外別置

木為薄也。為薄也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畢云備城傳比下有之法二字小大盡本斷之。畢云本備城傳作木以十

尺為傳。畢云備城傳作斷此傳字當為削之雜而深埋之。堅築。畢云備城傳作堅築之樓作樓毋使可拔

一二十步一殺。蓋據裾左右橫出為之置裾如城之廣袤二十步則據穴左右為殺也殺有一鬲。鬲備城傳篇作樓案鬲與鬲通號令篇有鬲部

署隔蓋擁掖為殺於殺中為隔以蔽守。鬲厚十尺。與裾同殺有兩門。蓋內外兩重門門廣五尺。裾門一

施。淺埋弗築。令易拔。越下疑有脫字城希裾門而直築。畢云備城傳作置搗王引之云城下當有上之人望裾門而置榻也備城傳篇作城上希薄門而置榻是其證今本脫上縣火。四尺一鈎織。說文

字則文不成義案王說是也望裾門而置榻者所以為識別以便出擊敵也。縣火。四尺一鈎織。木部

云織也。也鈎織蓋以弋著鈎而縣火。五步一竈。竈門有鑪炭。畢云舊脫一竈字据備城傳增案畢本脫門字令適

人盡入。輝火燒門。畢云輝備城傳作車詒讓案輝亦讀為重說縣火次之。出載而立。說文

云載乘也。亦廣終除。兩載之間一火。畢云闕下舊有載之門三字据備城傳去之當是上三字重文之譌皆立而待鼓而

然火。舊本待講持然作燃畢云備城傳云待鼓音而燃待持燃然字相似然此義較長不必改从彼說文云燃執也王云此當依備城傳篇作皆立而待鼓而然火也畢謂持燃二字不能又謂燃為執皆非也既執火則即具發之。具與俱同備城傳篇作俱適人除火而復攻。王引之云除字疑

辟與避同言我然火以燒敵人敵人避火而復攻城也。隸書辟字或作辟見漢益州太守高暎脩周公禮殿記及益州太守高頤碑與除相似而誤備城傳篇正作敵人辟火而復攻案除火謂敵屏除城上所下之火左昭十八年傳云振除火災備城傳

篇作辟毅同王說未搞。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我死士。畢云舊脫士字据備城傳

增 左右出宄門。擊遺師。畢云俗言餘師蘇云遺蓋備之誤令賁士士主將皆聽城鼓之

音而出。

王引之云黃字義不可通黃當為者字之誤也錄書者黃二字相似說見天志篇者與諸同秦胡楚文者侯即諸侯泰山刻石者淫得案即諸盜得空大戴記衛將軍文字篇道者李悝鹽鐵論散不足

篇者生無易由言讎書武五子傳其者寡人之不及與並以者為諸上文已令死土出擊矣故諸士及志主將皆藏城鼓之音而出即可勝敵也號令篇有諸人士又云諸吏卒民案黃字不誤黃與虎黃義同宋書百官志云虎黃

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赴也風俗通義正素伏作休据備蛾傳改王云鄭注喪服曰素猶故也因素出兵猶言照舊出兵耳畢改素為數則義不可通備蛾傳篇正作素不作數也

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施伏

畢云說文

此省

適人必或

畢云

有此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為服以號相得

謂口為號也號令篇

篇云以號相

命勿令乏音若此

畢云舊作

則雲梯之攻敗矣

也

以意改

則雲梯之攻敗矣

則雲梯之攻敗矣

則雲梯之攻敗矣

則雲梯之攻敗矣

則雲梯之攻敗矣

則雲梯之攻敗矣

則雲梯之攻敗矣

備水第五十八

城內塹外周道。詳備城門篇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偏下。此當作城中地偏下

令耳亦內。畢云耳疑瓦字蘇云令與甌通六書故曰甌牝瓦仰蓋者仰瓦受覆瓦之流所謂瓦溝詒讓案耳疑當為巨篆文相近即渠之省此與備城門篇令耳異及下地。地深

穿之令漏泉。畢云通典守拒法云如有洩水之處即十步為一井井之內鑿通引洩漏即其遺法置則瓦井中。畢云則視外水深丈

以上鑿城內水耳。耳亦當為巨即水渠字畢云疑瓦字失之並船以為十臨。畢云言方舟以為臨高之具臨二十人。戰國策楚

人擅弩計四有方。方畢本作弓云舊作方以意改王云擅與彈同謂提持也說見備城門篇詒讓案備備蛾傳篇云令人操

二丈四矛矛誤作方則此方亦矛之誤有疑當為會音近而誤韓非子八說篇云摺笏干戚不逮有方號令篇云亦會矛之誤與此正同此方疑當云人擅弩計四會矛或作什八人擅弩四會矛什艸書相近而誤號令篇云

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蓋守法通率十人之中六人執弩主發四人執兵必善。畢云善同以

主擊刺此云什四會矛即四兵也然則臨三十人蓋擅弩者十八人擅矛者十二人與

船為輜輜。疑當讀必善以船為輜輜七字句畢讀恐非此與陸戰以車為輜輜同詳備城門篇一十船為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二

十人共船。亦二十人。人擅有方。方畢本亦改弓王云有字疑術案疑亦當作元十二人人擅會矛與上文什四會矛文數正合今本十二兩字誤倒會矛亦誤

作有方遂不可通。劍甲鞮齧。畢云說文云鞮革履也。齧齧字假音說文云履屬王引之云畢分鞮鞮為二。畢王兩校並未境。物非也。鞮鞮即兜鞮也。兜鞮胃也。故與甲連。文韓策曰甲盾鞮鞮。揚雄

傳鞮鞮生蠱。介胃被露。汗師古曰鞮鞮即兜鞮。也。字亦作鞮鞮。漢書韓延壽傳被甲鞮鞮皆其證。十人人擅苗。下人字舊本說今據王校補。案疑當作十。八人人擅弩。畢云苗同。矛猶苗山即茅山。

未。先養材士為異舍。食亦父母妻子以為質。視水可決。以臨輜輜。決外隄。

城上為射機。畢本改機云說文云機輪也。言矢鞮蓄从手非。今改案機即表儀之正字。爾雅釋詁云儀鞮也。與說文義同。然此下云疾佐之則不得立表儀以射。竊疑當為射機。備城門簡有作射機

之法。彼下文又云二十步一令。善射者佐之。與此文亦可互證。畢校未境。疾佐之。畢云通典守拒法云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舟楫者。載

覺即急走城上鼓。喚愈出兵助之。即其遺法。

備突第六十一 此篇前後疑有脫文

城百步。畢云後漢書注引有為字一引無。一突門。此城內所為以備敵者。六韜突戰篇云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突門各為窰竈。窰竈詳後備穴篇。

竇入門四五尺。為門上瓦屋。才字吳鈔本無。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用

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才舊本作其吳鈔本亦今據校改亦。維置突門內。此即備城門簡之輹也。凡輹皆以車輪為之。而維以繩故

備城門簡云斬維而下之。蘇云維繫也。使度門廣狹。狹俗字它篇並作。陝此疑亦當同。令之入門中四五尺。畢云之後漢書注引作人置

窰竈。畢云窰後漢書注引作窰非。門旁為橐。畢云舊作橐下同。掘後漢書注改又韓非子云千城拒衝不若堽穴伏囊。囊當為橐。作狀以意

改後漢書注又作置艾。詒讓案袁譚傳李注引伏亦作狀。則唐本已誤。寇即入下輪而塞之。舊本輪誤。輔學云後漢書注引作輪。王云輪字是也。上文曰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

是其證。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鼓橐而熏之。

備穴第六十二 備城門簡說攻具十二穴在突前此穴與彼不同疑亦傳寫移易非其舊也

禽子再拜再拜曰。鼓簡古人有善攻者。古王校改。王云舊本簡作古古乃道之。字古改正。案備機簡說寺簡云古有其術者則古也。

似非 穴土而入。縛柱施火。縛舊本作縛 依王校改 以壞吾城。通典兵門說至國門壘地為道行於城下

攻城建柱續於其柱圍而燒。此下舊本有大鋌前長尺云云七 城壞或中人。百餘字今依顧校移前備城門篇 為之奈何。子墨

子曰。問穴土之守邪。備穴者。城內為高樓。以謹。王引之云自為之奈何至以謹凡二十

塞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候望適人。適人為變。築垣聚土非常者。畢云首以所

有水濁非常者。畢云水濁者穴土之驗王 此穴土也。急澗城內。畢云玉齋 穴方土直

之。畢云亦舊作內亦以意改 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傳城足。畢云傳舊作 高地。丈五尺。

直當也說文云直正見也 下地。得泉三尺而止。舊本無下字王引之云當作下地得

言視城足之高於地丈五尺者穿之案此 固順義難通順當作頓

是也今據補 令陶者為壘。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鞞革。冥頁中川隸書相近而

誤說文中部云輒暢也亦作鞞廣雅釋詁云鞞覆也固順之以薄鞞革謂以革堅鞞壘口也文選馬研督諫李注

引作鞞鞞即鞞之誤李所鞞雖非元文然可推校得其殆誤之由也畢云即補此所云以新鞞用薄皮裹口如

鼓也蘇云唐韻鞞虛各切音改說文云生革可以為鞞束也拾遺案薄鞞鞞鞞蓋與冒鼓相似呂氏

春秋古樂篇云帝堯命質為樂乃以麋鞞置缶而鼓之彼置當作冥即鞞之段字可證通典如鼓之說 置井

中。使聽耳者伏壘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擊穴迎之。舊本擊穴之穴為作內王校改

內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畢云文選注引云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禱城鞞壘內井使聽耳者伏壘

而聽審知穴處壘內迎之太平御覽引云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中掘井以鞞壘內井中使聽聽者伏鞞聽之

審知穴處壘內而迎之與此微異通典守拒法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云各深二丈以新鞞用薄皮裹 令陶

者為月明。王引之曰月明當為瓦壘備城門篇瓦木壘容十升以上是其證隸書 長二尺五寸六

圍。王引之云六圍上當有大字 中判之。合而施之穴中。穴舊本謂內 偃一。畢云 覆一。下疑

竇際。畢云即下文云無兩旁皆如此。與穴俱前。畢云穴舊作內以意改給讓案言為

版俱前也。自柱之外至此三十四字並說穴柱與上下文不相冢疑當在穴柱與鑿穴俱前猶下云令穴者與

後文無柱與柱交者下然首尾文義亦不甚相接未敢輒移附識於此。此文不處疑當接上復一

下迫。置康若炭芥中。畢本灰作矢云康即康字見說文矢舊作疾以意改下同王引之云畢改若也疾

地也。乃灰之誤非矢之誤備城門篇疊灰康批即其證康灰皆細碎之物故同置於穴

中矢則非其類矣灰俗作仄疾本作疾二形相似。五疑互之誤說文本部云指箭

又涉下文疾鼓擊而誤耳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勿滿。灰康長五竇。也古文作互此言實滿其竇猶

下云戶內有兩疾。左右俱雜相如也。稜猶而也穴內口為竈。令如窰。畢云說文云窰燒瓦

令容七八員艾。員即丸也論衡順左右竇皆如此。竈用四橐。惟南子本經訓云鼓橐吹

且遇。畢云舊作以韻臯衝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習橐事者。畢云習舊作勿令離

竈口。畢云編典守拒法云審知穴處助鑿迎之與外相偶即就以乾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於外密

版以穴高下廣陝為度。陝吳鈔本作狹俗許備城門篇令穴者與版俱前。鑿方版。令容

矛。畢云舊作參分方疏數。此言版上鑿空之數蘇令可以救竇。穴則遇。蘇云則以版當

之。畢云舊作以矛救竇。勿令塞竇。竇則塞。引版而卻。畢云引舊作以意改卻卻字俗

過一竇而塞之。獨王校鑿方竇。通方煙。煙通。疾鼓橐以熏之。從穴內聽穴之

左右。從舊本作徒畢以意改從王引之云畢改非也敵人穴土而來我於城內鑿穴而迎之此本無他穴可能

司聽今本從舊作徒案王校是也今據正。急絕方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塗。

令無可燒版也。然則穴土之攻敗矣。畢云穴土舊作內土以意改王引之云自侯望商人至

為商據下文曰然則穴土之攻敗矣則為備穴篇之文甚明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修正。寇至吾城急

非常也。謹備穴。穴疑有應寇。句。急穴。句。穴未得慎毋追。似言未得敵穴所在則勿追也。追敵畢云言已不謹其備且勿

追。凡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言穴廣。鑿如前。如讀為而言。穴向前鑿也。與高等

步下三尺。謂每步則下三尺然所。下太多疑步上有說字。十步擁穴。左右橫行。高廣各十尺。殺。謂兩高字疑當

為兩聲云。高子疑誤。重案道。蘇本吳鈔本並無下高字是也。今據刪殺上疑當有為字。此言凡穴直。俚雨鑿。謂兩高字疑當

前十步則左右橫行別為方十尺之穴。謂之殺以備秀出也。備梯篇說置梯城外亦云二十步一殺。俚雨鑿。深平城。畢云俚同埋。詒讓案。備城門。置板亦上。刪板以井聽。畢云聽未詳案。聽疑聽之。五

步一密。即上文所謂穿井城內五步一井也。用掃若松為穴戶。總未詳疑當為拾鐘鑿古文從台。蘇云井聽疑誤。倒當作井五步一井也。用掃若松為穴戶。者或兼從司省今所見彝器款識

公姬敵始字。字似是其例也。此掃字亦當從本說。文本部拾未備也。此疑段為梓字說文梓檝。也從木宰聲與柝古音同。都德相。通借。墨書多古文。此亦其一也。蘇云掃或桐字之說非是。戶穴有兩

疾藜。戶穴當作戶內疾藜。藜作藜與六韜。皆長極亦戶。戶為環。蓋著環以。壘石外塹。吳鈔。軍用篇同。詳備城門。寫吳鈔本作藜。皆長極亦戶。戶為環。蓋著環以。壘石外塹。本作

厚畢云。即厚字說文云。屋古文厚。从后土。此又俗加窠外厚義。難通。疑學字之誤。玉篇土部及集韻十九。鐸字並作壞。蓋即郭之異文。與壞字別。漢書尹賞傳云。致令辟為郭。顏注云。郭謂四周之內也。此云壘石外塹亦謂

壘石為穴外周郭也。下文云。先壘窠壁也。高七尺。加堞亦上。勿為陸與石。以縣陸上下出入。此皆備敵人之。入者總而上也。具鑪橐。畢云舊。橐以牛皮。鑪有兩。以橋鼓之百十。畢云橋。桔旱

千似言橋之重。百上疑脫。重字十當為。每亦熏四十什。亦畢本作丁道。蘇本吳鈔本作亦以文義密之。斤斤。鑪作什。又說其德。秀耳下文可證。此當作毋下重四十斤。毋每下亦重。熏斤什並

形近。然炭杜之。畢云然。即。滿鑪而蓋之。毋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穴。蘇云五百二字。乃吾字之誤。下

言吾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言客穴與內穴。不正相直也。即以伯鑿而求通之。伯吳鈔本作百。疑當作

言穴不正相直。則必邪鑿之。乃可。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圍而毋逐。蘇云圍與擊同。言與。且戰

北。疑當作。且北言戰而詳。以須鑪火之然也。即去而入。壅穴殺。壅即擁之俗。壅穴殺。即上

北以誅敵。便深入穴中也。以須鑪火之然也。即去而入。壅穴殺。文所謂十步擁穴。左右橫

行高廣各十尺者也

有鼠隰。

畢云俱鼠字之誤案隰即後鼠穴然鼠字不當重隰說去牆下一字疑即鼠之異文變穴形為阜耳說文穴部云曾匿也从鼠在穴中鼠竄猶云鼠穴矣

為之戶。

及關籬獨順。

此亦謂殺也關籬當讀為管籬管即鎖鑰即匙也與備城門闔門植闔異說詳彼獨順義不

可謂擊疑當為繩帳二字屬關籬為句繩以能獨從蜀傳秀相似史記倉公傳肝氣獨而靜

集解徐廣云獨一作繩此繩謂作獨與彼相類帳順二字此書亦多互為前帳與帳字今本亦作順是其證也關籬繩帳以為門戶城闔擊殺之用備城門為云諸門戶皆令擊而罅孔孔之名為二罅一擊而擊繩長四尺亦見

禮守篇是擊繩罅擊乃守門戶之恒制也或說獨順屬下句失之 **得往來行方中。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

斬艾與柴長尺。

畢云柴舊作此以意改詰案此疑即柴之省此書多用省借字如以也為他以之為志皆其例也備突篇亦云充竈伏柴艾自斬艾與柴長尺至男女相半凡三百九十四

字舊本錯入備城門篇畢本同王云以下多言擊穴之事當移置於備穴篇然未知截至何句為止案王校甚是而未及改正蘇謂此錯文當截至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為止是也本篇下文五十人三字前後文義不相

屬即錯簡之說迹未盡 **乃置窳竈中。先壘窳壁。迎穴為連。**

王引之云連下當有版字而今本脫

眾者也今據移著於此 **視外之廣陝。而為擊井。慎勿失。句。城**

卑穴高。從穴難。

畢云二穴字舊俱作內以意改蘇云言高下不相值也 **擊井城上。**

俞云城上無擊井之理城上當作城內即上文穿井城內之事詒讓案疑當作城下

為三四井。內新斫井中。

斫當為甄之誤 **伏而聽之。審之知穴之所在。**

畢云同訣知足兩分也舊本材作杖俞云杖乃材字之誤言必以材之堅者為類畢之跌也案

穴而迎之。穴且遇。為頡臯。必以堅材為夫。

畢云同訣知足兩分也舊本材作杖俞云杖乃材字之誤言必以材之堅者為類畢之跌也案

俞校是也 **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臯衝之。灌以不潔十餘石。**

畢云若礎今據正 **置艾亦上七分。**

畢云伏舊作狀以意改詒讓案此當為梁上文斬艾與柴 **趣伏此井中。**

畢亦作此備突篇亦以柴艾並舉故此下文云置艾其上皆可證 **盆蓋井口。毋令煙上泄。旁亦橐口。疾鼓之。以**

七分義不可解疑當作七八員三字上文云 **車輪藪。**

藪藪同上當有為字以車輪為藪藪備城門篇云兩材合而為之藪下文云以車兩走為藪也藪一

即藪之別體文省作藪正字當作藪詳備城門篇畢云下文作藪即藪省文說文云藪積也失之 **束樵。染麻索塗中。以束之。**

染舊本作梁畢云疑梁字蘇云梁為染之誤染麻索以塗者 **鐵鎖。**

軍用等鐵鎖參連百二十具又有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故北鐵鎖亦有環

與穴同各漢書王莽傳云以鐵鎖環當其頭畢云當為環說文無鎖字括通類傳作環

畢云穴傳作鐵鎖長三丈

於城外所穴之孔以煙燻之敵立死已上學說連版伏艾縣鎖備穴土之法

端環一端鉤。言鐵鎖有兩端一端為環一端為鉤據通典說鐵鎖蓋以環繫

於桔槔而鉤則以束柴葦焦草而燻之者也後文又有鐵鉤

佩穴高七尺。本改

風云舊作佩以意改案前及舊梯舊並作佩宜

從舊本佩穴猶稱穴亦即備梯舊之重耳也

五寸廣柱。閒也尺。也疑亦七之誤謂穴牆

柱。此謂穴牆一邊

二尺則一柱也

柱下傳鳥。京賦云雕楹玉欄李善注云廣雅云欄也欄古字作闕

員十一。員十一幾不可屈下文兩言員士疑十一即士字傳寫誤分之然員士亦無義蓋當為負土周禮家

負土下

兩柱同質。畢云鑽古字如此詒讓案此與備城

橫員士。謂負土之

柱大一圍半。必固

為穴月屋。王引之云皆為穴月屋當作皆為穴門上屋瓦謂於穴門上為瓦屋也備突篇曰突門各為突竈

竈入門四五尺為穴門上瓦屋是其證隸書瓦字作凡與月相似而誤又脫門上二字則幾不可

備察王校是

為置吏舍人各一人。漢書高帝紀顏注云舍人親近左右之通

稱也文穎云舍人主殿內小史官名也

必置水。蓋以塞

穴門以車兩走。畢云即車輪詒讓案備突篇作車兩輪備城

為蓋。蓋亦即輻字畢

塗亦上。以

穴高下廣陝為度。令人穴中四五尺。維置之。

入舊本作人蘇云人當作入維繫也

此亦見備突篇案蘇校是也今據正

當穴

者客爭伏門。畢云舊穴作內客作容以意改案

轉而塞之為窳。穴容二員艾者。畢云容舊作

容以意改

令方突入伏尺。畢云方突入舊作亦突入以意改一本無伏尺二字詒讓案伏疑即上文

伏傳突

一旁。畢云傳舊作

以二橐守之。勿離穴矛。畢云舊作內

予以意改

以鐵長四尺半。此疑即後文

所謂短矛

大如鐵服說即刃之二矛。未詳畢云舊凡矛

內去竇尺。內亦當

邪擊之。上穴當心

為穴

畢云閉詰

卷十四

備穴第六十一

三三一

此言矢發亦財自足。穴徹以鬮。蘇云矛戟等以金劍為難。此言難疑當作鬮以金為鬮斷俗

刃部劍鐮文作劍二形相近。鬮為難與前同。說文斤部云斫也。斫聲也。爾雅釋器云斫謂之鐮。斫即鐮之俗。辭經下篇鐮斫音義同。此云斫以金為斫。即謂以銅為斫也。斫其器之名。斫即斫指其刃之首。故以金為之後。云斧金為斫。與此文例同。惟說以字耳。凡斧斤之刃以斫伐為用。故通謂之斫矣。蓋并刃及尿之度。後斧長三尺。亦并尿計之。是其例。為斫。舉云說文云斫斤斧穿也。

此字。木尿。廣雅釋詁云尿柄也。畢云說文云尿篋木柄也。玉篇丑利切。屎有慮枚。慮疑鐘之省。說文金部云鐘。鐘銅鐵也。謂於木柄為齒。若鐘。鐘枚未詳。又疑慮枚當作鹿慮收。

見備高。以左客穴。左在古今字左。下疑稅一字。戒持壘。容三十斗以上。畢云舊作客。以意改。文錯入備城門篇者。云令陶者為

壘容四十斗以上。斗舊本誤斤。王云斤當為斗。隸書斗字或作斤。因譌而為斤。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狸穴中。狸以意改。廣下疑。尺數。善為傅置。疑當作善為。上當有三字。而傳寫脫之。以聽穴者聲。為穴高八尺。廣。廣下疑。尺數。善為傅置。疑當作善為。上當有三字。而傳寫脫之。

云善周塗其。具全牛交橐。畢云疑焚。焚案畢校非也。具全牛交橐。疑當作具鐘牛皮。橐上云具鐘。橐。傳柱者之義。及垆。疑當作及瓦。缶缶去形。近俗書或增益偏旁。作缶又譌作垆。不可通。上文云鐘有兩瓶。衛穴二。蓋陳羅及艾。畢云鄭君注公倉大夫禮云。釐豆葉也。說文云釐。未

之少也。少言始生之葉。羅省文。詒讓案蓋當為益。此書益字多譌為蓋。詳非命。穴徹熏之以。吳鈔本無以字。案此當作

以熏之。今本誤移以字著熏之下。校者疑為衍文。而刪之耳。上文說鐵鉤。斧金為斫。斧下疑當作有以字。案此當作

鉅云穴徹以鉤。容穴者。又說短矛等云穴徹以鬮。並與此文例同。可以互證。鐵鉤。斧金為斫。斧下疑當作有以字。案此當作

長三尺。考工記車人為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鄭注云。謂今剛關頭。三

尺以。衛穴四為壘。疑當為壘。見備城門篇。衛穴四十屬四。屬。屬之省。即備城門篇之屬。為斤斧鋸鑿鑿鉞。吳鈔本作

鑿畢云。說文云鑿。大鉞也。玉篇云。居縛切。鋸。鑿。案六韜軍用篇云。鑿。鑿。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但鑿似與鑿不同。畢說未瑋。玉篇金部云。鑿。局。虞。切。軍器也。說文新附亦有此字。鑿。樹玉。謂書。顧命一人。冕。執。鑿。孔。傳。鑿。我。屬。鑿。即。鑿。但。此。鑿。與。鑿。類。舉。似。非。顧。命。之。鑿。鑿。即。鑿。詩。之。鑿。鑿。鑿。一。聲。之。

說文木部云。校。木。囚。也。周易集解引虞翻云。校者。以木絞校者。也。鐵。校。蓋。鑄。鐵。為。闌。校。以。繫。敵。備。蟻。傳。篇。有。校。機。疑。即。此。為。中。櫓。高。十。丈。半。廣。四。尺。十。丈。半。於。度。太。高。疑。

說文木部云。校。木。囚。也。周易集解引虞翻云。校者。以木絞校者。也。鐵。校。蓋。鑄。鐵。為。闌。校。以。繫。敵。備。蟻。傳。篇。有。校。機。疑。即。此。為。中。櫓。高。十。丈。半。廣。四。尺。十。丈。半。於。度。太。高。疑。

說文木部云。校。木。囚。也。周易集解引虞翻云。校者。以木絞校者。也。鐵。校。蓋。鑄。鐵。為。闌。校。以。繫。敵。備。蟻。傳。篇。有。校。機。疑。即。此。為。中。櫓。高。十。丈。半。廣。四。尺。十。丈。半。於。度。太。高。疑。

說文木部云。校。木。囚。也。周易集解引虞翻云。校者。以木絞校者。也。鐵。校。蓋。鑄。鐵。為。闌。校。以。繫。敵。備。蟻。傳。篇。有。校。機。疑。即。此。為。中。櫓。高。十。丈。半。廣。四。尺。十。丈。半。於。度。太。高。疑。

說文木部云。校。木。囚。也。周易集解引虞翻云。校者。以木絞校者。也。鐵。校。蓋。鑄。鐵。為。闌。校。以。繫。敵。備。蟻。傳。篇。有。校。機。疑。即。此。為。中。櫓。高。十。丈。半。廣。四。尺。十。丈。半。於。度。太。高。疑。

丈當作尺備城門篇云百步為櫓櫓廣四尺高疑當作大櫓六韜軍用篇蓋具橐臬

財自足以燭穴中。蓋當亦益之誤道藏本作蓋則疑蓋之為屬蓋持醢。蘇云據文義當作戒持醢

醢之壞字始讓案此亦當作益持醢蘇改蓋為戒非廣韻十二齊云醢俗作醢此醢即醢之

目。救目分方鑿穴。畢云鑿即鼓蘇以益盛醢置穴中。蘇云益疑文益毋少四斗。文

藏本與鈔本作文今案當作大即熏。以自臨醢上。自當及以泔目。畢云玉篇云泔大水也未詳俞云泔疑油之壞

籀文西作鹵故譌作田形猶目即以救目也

備蛾傳第六十三 前備城門篇蛾作蟻俗蠹字孫子謀攻篇作蟻附曹注云使士卒緣城而上

蠹蟻蟻也蛾羅也又云蠹蠹化飛蟲也經 蟲多借為蠹者音相近耳傳亦附字假音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強弱。遂以傅城。後上先斷。王云斷也號令篇曰

斷失令者斷以為法程。畢云城程為韻王云施者法之誤言敵人城附登城後上者則斷之以此為法程也

萬世法程家書去字作忒丘字作忒二形相似隸書去字作去丘字作去亦相似故從去從丘之

斬城為基。字傳寫多誤案王說是也泔即俗法字隋鄴州舍利塔銘法作泔與街略同呂覽高注云程度也

斬斷之省也云鑿之省說文金部云鑿小鑿也掘下為室。前上不止。畢云上舊作後射既疾。畢云室為之奈何。

子墨子曰。子問蛾傳之守邪。蛾傳者。將之忿者也。忿舊本作忽供云孫子謀攻篇將不

忽即忿字之譌文本或作蟻古字通用守為行臨射之。即高臨校機藉之。備穴篇有鐵校

擢之。舊本擢作擢今據道藏本與鈔本正說文手部太汜迫之。太汜當為火湯備梯篇燒荅覆之。沙石

用之。然則蛾傳之攻敗矣。備蛾傳為懸牌。畢云疑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

旁廣五尺。高五尺。而折為下磨車。唐當為磨周禮注云推磨下車也當即此下磨車亦即備高陸篇之馬磨蓋磨重物為機以利其上下皆用

此車故周禮王葬以下棺此下縣轉徑尺六寸。蘇云轉當作輪說讓案圓徑尺六寸則其周四尺八寸強令一人操二丈四方。

畢云疑字字案畢校是也考工記盧人云夷矛三尋鄭注云八尺曰尋此即夷矛也此環與環皆無鎖鑰之義古字少故借音用之。敷縣二牌上衡。敷傳通謂鐵環傳著縣繫縣牌之上衡也為之機。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弗離。

離舊本作離俞云離乃離字之誤備城門篇突一旁以二擊守之弗離備穴篇令一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弗離並其證案俞校是也今據正牌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蘇云此言設縣牌多寡為纍。畢云當答。廣從

丈各二尺。王引之云從音縱橫之縱廣從丈各二尺義不可通丈各皆為各丈言答之廣從各丈二尺也蘇說同案王校是也下文云答廣丈二尺以木為上衡。以麻

索大偏之。疑當作以大麻索編之染其索塗中。為鐵鑲。畢云据上文當為鉤其兩端之縣。六輪

鑿云環利鐵鑲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繩索大四寸長四寸以上六百枚客則蛾傅城。燒荅以覆之。連筴。畢云義抄大皆

救之。抄大當以車兩走。即備城門篇之輶也車兩走即兩輪比及前備穴篇並以車兩軸聞廣大

以圍。疑當作圍犯之。有說觸其兩端。畢云觸未詳廣雅有觸字云大也疑即此矜異文案畢說非也觸疑

矜字或變从爾爾雅釋詁矜苦也釋文矜作矜是以束輪。以下疑徧徧塗其上。蘇云徧字誤重詒讓

其例也觸其兩端猶上云二丈四矜刃其兩端矣以束輪。以下疑徧徧塗其上。蘇云徧字誤重詒讓

上云以麻索編之染其索塗中室中以榆若蒸。室讀為室備城門篇云室以楹可燒之以待敵室亦作室說文以棘

為旁。命曰火控。一日傳湯。以當隊。客則乘隊。燒傳湯。斬維而下之。王引之云燒

不相屬燒下當有荅字而今本脫之上文兩言燒若是其證備城門篇城上二步一荅案傳湯即以令勇士

車兩走所作城名自可燒不必增荅也王校未塙備穿篇說輪輻並云維置之故必斬維乃可下也

隨而擊之。以為勇士前行。當作以勇士為前行號令城上輒塞壞城。城下足為下

篇云以勇敢為前行可證

格變
即此
高者十丈。亦長短相雜。兌其上。蘇云兌。而外內厚塗之。蘇云外內疑當作內外。爲

前行行棧。見備城門篇。縣荅隅爲樓。樓必曲裏。吳鈔本作禮蘇屬下土讀云曲裏土疑再重二字之誤備穴云爲再重樓是也案曲裏即再重之譌

說詳備城門篇。士當屬下讀。士五步一。毋其二十畝。畢云參字詒讓案士五步一蓋謂積土也毋其二十畝疑當作毋下二十畝此書其字多作方與下形近故互譌畝讀爲

孟子蔡裡之藁古字通用。爵穴十尺一。爵穴制詳備城門篇。下堞三尺。廣其外。堞舊本譌壞吳鈔本又

備城門篇案蘇。轉廂城上。畢云廂即傳字詒讓案字書無樓及散與池。散疑當作殺革盆。見備城門篇。若

校是也。今據正。轉廂城上。廂字與傳形聲並遠未詳其說。樓及散與池。作殺。革盆。見備城門篇。若

轉。疑當作若傳。攻卒擊其後。煖失治。煖當爲緩言不急。車革火。未詳此數語與上文。凡

殺蛾。傅而攻者之法。置薄城外。蓋於城外植木爲藩蔽薄備梯簾作裾裾當爲裾之誤畢云薄

荀子禮論篇揚倮注云薄器竹葦之器此書所云裾蓋即編木爲藩蔽也裾爲古聲孳生。疑即構字所謂壁柱黃紹箕云說文舛部薄林薄也一曰覆薄

字薄爲甫聲孳生字二字同部聲近義同案黃說是也亦詳前備城門篇畢說失之。

十尺。伐操之法。畢云操當爲薄。大小盡木斷之。以十尺爲斷。離而深。狸堅築之。毋使

可拔。二十步一殺有墟。當作兩畢云方言云彘虞望也郭璞注云今云燔火是也此从土俗寫耳說文玉篇無此字案畢說非是。厚十尺。畢云備梯

兩兩厚。殺有兩門。門廣五步。畢云舊脫一門字据備梯增步備梯作尺。薄門板梯。狸之勿

築。畢云舊脫勿字据備梯增。令易拔。城上希薄門而置搗。王引之云搗字義不可通搗當爲搗字之誤也搗

置搗作直架置直搗架並通廣。縣火四尺一椅。當作檣畢云。五步一竈。竈門有鑪炭。傳

令敵人盡入。畢云舊作人以意改。車火燒門。車備梯簾作輝此疑。縣火次之。出載而立。畢云舊

据備梯增。其廣終隊。兩載之間一火。皆立而待。鼓音而然。畢云待舊作侍以意改詒讓案舊

待字句云鼓音。上當有聽字非。即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小爾雅廣言云辟除也此謂敵人屏除所發之火

復從舊陰而來攻故下云縣火復下也。備梯簾作

除火與此義正同王引之縣火復下。敵人甚病。敵引突而榆。榆。舉本作去云。舊作榆音之據。備梯改備梯多有微異。俞云。吳當

讀辟為避。蘇讀同並非。作師說文。巾部。師古文作。形與哭相似。故師誤為哭也。案俞說近是。榆去音不甚近疑。則令吾死士。

當為逃之借字。古共聲。俞聲字多互通。如詩小雅鹿鳴。示民不怵。毛傳云。怵。偷也可證。

左右出穴門擊遺師。遺當作遺。蘇謂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黃士即奔士也。王引之謂

賁當作者。即諸之省。未詳。備梯篇。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將施伏。蘇云。素當作數。案夜半而城

上四面鼓噪。敵人必或。舉云。人舊作之。提破軍殺將。以白衣為服。舉云。舊脫白字。提備梯增以號

相得。

墨子閒詁卷十五

迎敵祠第六十八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

月令鄭注云木生數三成數八

堂密八。

蓋堂為多角形爾雅壽山云山如堂者密郭注引尸子云

不知堂密之有美縱偷云密字無義疑當作突說文穴部突深也謂堂深八尺也不言尺者蒙上而省突密相似因誤為密矣下並同

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

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入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

月令注云雞木畜

敵以南方來

迎之南壇壇高七尺。

月令注云火生數二成數七

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

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

買子新書胎教篇青史氏記云南方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此與彼合月

堂密九年九十者

令犬屬秋注云犬金畜與此異

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

月令注云金生數四成數九

堂密九年九十者

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

買子云西

方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此與彼合月令羊屬夏注云羊火畜與此異

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

月令注云水生數一成數六

堂

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將服必

黑其牲以豕。

月令注云豕水畜畢云已上與黃帝兵法說同見北堂書鈔詒讓案孔叢子儒服篇孔子高對信陵君問祈勝之禮云先使之迎於適所從來之方為壇祈克於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

事人數從其方之數性則用其方之牲即本此

從外宅諸名大祠。

從當作從形近而誤謂城外居宅及大河遠至則從其人及神主人內也

靈巫或禱焉。

給禱牲凡望氣有大將氣。

茅坤本有有中將氣四字

有小將氣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

畢云今其

法存通典兵風雲氣候雜古也

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有所

謂巫醫卜居各有所或讀有所長句亦通

長

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中處

移中不可解疑當為多卒之誤蓋城上每步一甲城下每門百甲此外多餘者為多卒猶言戍卒也旗幟篇云多卒為雙兔之

旗商子境內篇云國

義史記蕭相國世家索隱曰奏者趨向之也揮急而奏之謂有急則趨

向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還

還舊本作還蘇云還猶至也王云還當為還謂失之

無以為客菌

菌猶言醫也周書王會篇有菌鶴孔注云菌鶴可用為旌鬣是菌有鬣殺之

內薪蒸水皆入內

水無入內之理當為木上又說材字薪蒸細木材木

突肉字異文廣韻云肉俗作突

斂其骸以為醢

謂之醢有骨者謂之醢醢醢亦通解

注云起興也謂病瘡而興起但審校文意似謂肉醢等當以養病者則病者當為守圍受傷之人不宜專舉腹病此似有譌字竊疑腹或當為腰即髀之正字屬上醢腰為句於義較通也

腹病者以起

蒸廬室矢之所還

皆為之涂菌

後漢書張衡傳李注云竊擊也說文手部云擊固也大戴禮記夏小正農緯厥未傳云緯束也言緯束必擊固蘇云緯束也擊苦閉切音慳固也又牽去也與牽通言夜必防閑狗馬勿令驚逸詒讓案擊牽古通然此擊當讀如字

靜夜聞鼓聲而諺

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諺則民不疾矣

凡守城之法以下至此

望山川社稷

稅史謂大祝大史也周禮大宗伯鄭注云四望五

退公素服誓于太廟曰其人為不道

唯乃是王

日予必懷亡爾社稷

滅爾百姓

二參子尙夜自廈

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

既誓公乃退食舍於中

太廟之右。茅本太作大中太廟侯國太祖之廟居國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 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

乃斗。畢云變刀斗字案斗變升之誤下云乃下出俟升望我郊乃命鼓俄 鼓于門。畢云門舊作問以意

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右置旗左置旌于隅練名。 謂門左右隅一置旌一置旗

告廟用兵於敵也依彼文則上斗字當作大未詳。

上鼓於門為句誤說文糸部云練練也名銘古今字謂以練為旂旌之旒而書名於上也爾雅釋天說旌旂云

也今文銘皆為名周禮司勳云銘書於王之大常是凡旌

旗之屬通謂之銘此作名與禮今文正同說文門無銘字

出揆。畢云當 升望我郊。侯國宮廟有門臺 乃命鼓俄升。公羊桓二年何注云 役司馬射

自門右。名掌徒役者 蓬矢射之。茅參發 弓弩繼之。校自門左

校蓋軍部曲吏管子度地篇有部校長官商子境內篇云軍爵自一級以下至小夫命曰校

徒操士戰國策中山策云五校大夫高注云五校軍營也又秦策云亡五校校下疑脫射字

佚木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左傳哀二十四年杜注云宗人禮官也案 覆之以甑。說文瓦部

此蓋厭勝之術未詳其義

旗幟第六十九 畢云說文云旗熊旗五游以象罰星士卒以為期釋名云熊虎為旗軍將所建

音志云又尺志反又作識案漢書亦作志而無从巾字王改幟並為職云墨子書旗識字如此舊本從

俗作幟篇內放此案幟正字當作識號令德守二篇微職字並作職者假借字也王校甚是但司馬貞

玄應所引並作幟則唐本如 是以相承已久未敢輒改

守城之法。木為蒼旗。火為赤旗。薪樵為黃旗。石為白旗。畢云北堂書鈔引作金

據明陳禹謨改竄本書 鈔不足馮景宋鈔本無 水為黑旗。食為茵旗。自蒼英旗以上七旗並以色別茵非色名疑當為茵說

年傳補校據記 死士為倉英之旗。蘇云倉英當即蒼英俞云倉英之旗皆青色旗皆倉英即倉頡也

鄭注引作蒼旗 水為倉頡在竹為蒼英並是一義此又作倉英者其古音如央故

與領同聲案 竟土。竟競之借字逸周書度訓篇云揚舉力竟亦為雲旗。非其假音也。鈔本北堂書鈔武功

部八引此為虎旗上脫二字而虎字則不誤。通典兵五亦曰須戰士銳卒。多卒為雙兔之旗。五尺

童子為童旗。五尺謂年十四。女子為梯末之旗。蘇云梯末詳疑當作枯楊生樹之梯。弩為狗旗。戟為菴

旗。菴疑即菴字。月令季秋載菴旗。惟南子時則訓菴作菴。菴皆菴之譌。劍盾為羽旗。蓋即司常九

旗。書菴或作菴形。相近。周禮司常九旗析羽為菴。畢云北堂書鈔引作林旗。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孔疏

車為龍旗。畢云舊作整。據北堂書鈔改車。彼作輿。騎為鳥旗。騎謂單騎亦見號令篇左傳昭二十

云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

者禮記漢世書耳。經曲無騎字也。劉炫謂此左師展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屬也。案單騎蓋起於春秋之季

而感於六國之初。故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為旗。城上舉旗。備具

之官致財物。句之足而下旗。俞云下之字衍。文本本作足而下旗。蓋城上舉旗則備具之官各致其

財物既足而後下旗也。之字即足字之誤。而後者當刪。詒讓案之當

作二。即物之重文物足而下旗。言致財物既足。共城上之用。則下其旗也。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茅與鈔

說文艸部云菅茅也。陸璣毛詩艸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柔韌宜為索。茆茅古字亦通。藿葦有積。說文艸部云藿藨也。葦大葭也。徐部云藿小藨

藿非是。周禮司凡筵。荏席。唐石經初刻亦誤作藿。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

金鐵有積。粟米有積。王云金鐵當為金錢字之誤也。金錢粟米皆守城之要物。故並言之。若鐵則非

錢皆其體。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引此作金錢。井竈有處。畢云通典守拒法云城上四隙之間各置八旗。若須木。檣。板。舉。若

水。湯。不。潔。舉。黑。旗。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擊。旗。須。重。質。有。居。畢云石經

皮。還。麻。鐵。線。鱧。各。鑿。舉。雙。兔。城。上。舉。旗。主。當。之。官。隨。色。而。供。亦。其。遺。法。重。質。有。居。其。妻。子。五。兵。各

有旗。節各有辨。說文刀部云辨判也。凡符節判析其半合之以為信。驗荀子性惡篇云辨。法令各

循行道路也周禮體國經野鄭注云經謂爲之里數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及迎敵祠篇之百長也帛長丈五廣

半幅者大。學云太平御覽引云凡幟帛長五丈廣半幅案史記高祖紀索隱引墨翟曰幅帛長丈五廣半幅一切經音義五云墨子以爲長丈五尺廣半幅曰幟也並即據此文是唐本已如此御覽半

足據後文城將幟五十尺以次遞減至十尺止亭尉自當爲丈五尺不宜與城將等也又者大舉本據惠士奇禮說改爲有外屬下寇傳攻前池外廉爲句案者字不誤大當爲丈五尺形近下文大城大又譌六可互證六即

亭尉幟之數蓋每亭爲六幟以備寇警緩急舉踏之用下文舉一幟至六幟解如數踏之並以六爲最多故此先著其總數也惠舉並誤改其文又失其句讀寇傳攻前池外廉廉蓋

離守 城上當隊鼓二舉一幟到水中周。周州聲近通用俗又作洲說文川部云中可居曰州周遠其疴鼓四舉二幟

到藩。吳鈔本作蕃藩蓋池內厓岸編樹竹木爲藩落備城門篇云馮垣外鼓五舉二幟到馮垣馮垣

垣在外堞外者詳備城門篇鼓六舉四幟到女垣。女垣即堞說文土部云堞城上女垣也阜部云陴城上女牆傳

之外堞也備城門篇別有內堞鼓七舉五幟到大城。學云大舊作六鼓八舉六幟乘大城半以上鼓

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部幟如進數。學云言數如此行之寇去始解輒部署幟如

大司馬繁旗鄭注曰繁什也什部部古字通呂氏春秋行論篇引詩曰將欲踏之必高舉之踏與舉正相反故

來則舉識寇去則踏識也如進數者如寇進之識數而遞減之識之數以六爲最多故寇進則自一而遞加之寇

退則自六而遞減之也舉以部爲部署失之又誤解如進數三字案王說也而無鼓。蘇同寇退則無鼓也城爲隆長五十尺疑當作

城將爲絳幟絳降隆聲類並同成十八年傳魏絳樂記孔疏引世本絳作降是其證此以隆爲絳猶尚賢中篇

以隆爲降也陛下又攬幟字周禮司常鄭注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城將即大將見號令篇尊於四面四門之將

故幟高於四面四門將門四十四尺。號令篇云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其次三十

尺其次三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無下四十五尺。此四字衍高無下十五尺即

上長五十尺以次遞減至此爲極短也城上吏卒置之背。王引之云卒字涉下文吏卒而衍下文卒置於頭上則不得又

織也曰絳帛著於背張衡東京賦戎士亦而揚揮揮曰揮謂頭上... 上又有說文耳案王說是也此置背等並謂吏卒所著小儀說與上... 下文中吏卒民男女皆明

衣裳徵令男女可知十八字疑即此節首之說文傳寫誤諸著於彼而此小徵識遂與上旗識淆混不分矣
子經至令說卒五章前一行蒼翠置於項次三行黃章置於臂次四行白章置於腹次五行
黑章置於要又兵教篇云將異其旗卒異其章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前書其
章曰某甲某土此上文五十尺至十五尺即謂將異旗以下乃言卒異章之事二書可互證
卒於頭上城
下吏卒置之肩。畢云舊作肩提 禮說改下同 左軍於左肩。畢云左軍舊作在他據禮說改王云下當有右軍
於右肩五字而今本脫之案與鈔本亦作在他道

藏本作在也以字形審之疑當 中軍置之臂。畢云此俗字 當為匈或臂 各一鼓。中軍一三。未詳疑當作中
軍三言鼓多於

左右軍 一衍文 每鼓二十擊之。三十擊之謂或三擊或十擊多少之數不過此也號令 諸有鼓之吏。謹

以次應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應鼓。舊本作不當應而不應鼓王云此當作當應鼓
而不應鼓不當應而應鼓今本上下二句當

脫一鼓字蘇云下句當云不當應而應不字衍案蘇校是也道誠本與鈔 主者斬。畢云言罪 道廣二十

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一。其井置鐵矺。於道之外。畢云說文云矺弓曲也王引之云弓曲
之義與鐵字不相屬且井矺亦非置弓

之處竊謂矺乃雍字之譌雍讀若齶備城門 為屏。屏所以障圍開元占經甘氏外官占甘氏云天個七星在
外屏南注云天個測也外屏所以障天個也史游急就篇

篇云百步一井井十彊故曰其井置鐵矺 亦當 高丈。為民圍。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術周道

者。說文行部云術邑中道也周道 必為之門。畢云必舊作 門一一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

從令者斬。自巷術周道者至此並與 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荷異衣章徽。王引之云荷字
義不可通荷當

為辨辨異二字連文周官小行人曰每國辨異之職書辨字或作辨見儀李翁折里橋都閣頌因譌而為荷王念
孫云衣章徽當作衣章職職說文微識也墨子書微識皆作微職見號令操章二篇章亦微識之類也故齊策云

變其微章微亦與微同此言男女之衣章徽識皆有別也故曰皆辨異衣章徽職令男女可知且此篇以旗 令
職為名則當有職字明矣今本辨為作荷微下又脫職字故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蘇引類篇曰蔓荷也非

男女可知。此十八字疑當在上文城上 諸守性格者。性格蓋植木為養性闡格守城藩落象之因
以為名備蛾傳篇云杜格理四尺高者十尺

木長短相雜兌其上而外內厚塗之疑亦即此被杜 三出却適。畢云却玉篇 守以令召賜食前。
俗當為柞格或此性亦當作柞性杜柞形並相近

守卽號令篇之太守以令亦 予大旗。予舉本以意改予爲上 讀蘇云予與通用畢誤 署百戶邑。若他人財物。建旗

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尉繚子兵教上篇云乃爲之賞法自尉吏而下盡有旗戰勝得 旗者各視其所得之爵以明賞勸之心左哀十三年傳云彌庸

見姑蔑之旗曰 牲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爲度。俞云表乃表字之誤備 尤篇鑿廣三尺表二尺

王氏訂表爲委 斬卒。中教解前後左右。斬疑當作勒尉繚子有勒卒令漢書昆錡傳云士不選練卒 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錡利弗及避難不舉前舉後解

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蓋謂部 卒勞者更休之。休舊本作修今據 吳鈔本茅本正

號令第七十 蘇云墨子當春秋後其時海內諸國自楚越外無稱王者故迎敵稱篇言公誓太守 可證其爲當時之言若號令篇所言令丞尉三老五大夫太守關內侯公乘皆秦時 官其號令亦秦時法而篇首稱王更非戰國以前人語此蓋出於商鞅策所爲而世之爲墨學者取 以益其舊也倘以爲墨子之言則誤矣案蘇說去鳩令丞尉三老五大夫等制並在商鞅前詳篇中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禮記禮器鄭注 云道猶從也 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其任。則勞而

無功。人亦如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

言責在將 與長也 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出於王公。畢云公舊作功一本如此案茅本亦作公讀藏本 吳鈔本並作功此對上將長爲文疑當作王公下

文云出粟米有期日。獨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是 其辭傳寫誤倒耳。畢讀以王字處下句亦通 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

苦者。舉其守卒之財用。有餘不足。率疑卒 之誤 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備常多者。

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言材木不 足共用 田不辟。畢云闕 假音字 少食。田荒農惰 則食不足 無大屋草

蓋。少用桑。畢云言無大屋之處當留桑以爲蔭一本作乘非案桑道藏本茅本並作桑俗桑字說文神部 云蓋苦也釋名釋宮室云屋以草蓋曰茨茨次也方比草爲之也草蓋謂以草蓋屋少用桑當 作少車乘乘乘形相近車用涉上而爲言室惡 民貧則不能前車乘馬牛也畢讀爲說誤 多財。民好食。下有 財誤 爲內牒。牒疑傳之誤內據見備 禮也非

內行棧。亦見備 禮也非 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食。畢云城上吏卒食 畢云校云曰若蘇云蓋謂糧食誤 皆皆

台道內各當其隔部。

吳鈔本作步太白陰經司馬續直云五人為伍二伍為部部設也隔部即城上

署皆養什二人。十人為什言每卒十人則有養二人吉天保孫子集注引曹操云為符信者。

辨護諸門。辨護猶言監治也亦見周禮大祝山虞鄭注山虞賈疏引尚書中候握河

書李廣傳顏注云護謂監視之此養吏辨護諸門亦謂辨治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

得稽留止其刃。舊本重稽字又止心道藏本吳鈔本茅本稽字並不重畢云心當為必或衍一稽字

舊本重稽字又止心道藏本吳鈔本茅本稽字並不重畢云心當為必或衍一稽字

同今據刪正倭刻茅本校云心一作止正與王校同不從令者戮敵人但至。但舊本作但從

丈之城。千茅本作十下文仍作千雜守篇云率萬家而城方三里此云千丈為方五里有奇蓋邑城之大者

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必郭迎之。舊本迎作近畢云當為迎主人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

視敵之居曲。畢云言所居曲隘詒讓衆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

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心疑當凡守城者以亟傷敵為上。亟舊本為亟今據王校正

云言扞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倭本校云不能此。蘇云不疑乃能

守城。守城之法。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畢云當為今王引之云如猶乃也言敵入將

輔將如今賜上卿與此文同一例則今非令之譌案畢說是也此書軍吏有城將即大將有輔將即四面四門之

將地治之吏有守有令有丞有尉有五官凡守城之事皆城將及守令主之並詳後如令猶言若令下文如今亦

如令之譌盡召五官及百長。五官蓋都邑之小吏周制侯國有五大夫因之都邑亦有五官韓非子十

世史有五曹之類後文吏有比丞比五官則五官卑於丞也又左傳成二年晉軍師之下有司馬司空與師侯正

亞旅成十八年及晉語悼公命官別立軍尉而無亞旅成二十五年傳又謂之五吏淮南子兵略訓說在軍五官

符當為府言舍富人重室之親於官府也下文云其有符傳者舍官府是其證篇內言官府者多矣若云舍之官符則義不可通此涉上下文諸符字而誤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

謹令信人

守衛之謹密為故

俞云故猶事也言務以謹密為事也備梯篇以諱為故備充篇以急為故義與此同畢屬下讀失之

及傳城

及傳舊本譌作乃傳畢云言守符謹密必

有故乃傳用也俞云乃傳當作及傳字之誤也上云敵去邑百里以上此云及傳城其事正相次傳即城傳之傳備蛾傳篇曰遂以傳城是也畢不能訂正而屬上僅密為故讀之殊不可通案俞校是也今據正

將營無下三百人

守下道藏本與鈔本茅本有城字

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臣及

死事之後重者

蘇云重者即重室子也

從卒各百人門將弁守他門

謂他小門他門之上

必夾為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

女郭即女垣以其在大城之外故謂之郭釋名家之字子謂富家王言重

釋宮室云城上垣亦曰女墻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與丈夫也

旗幟篇云到馮垣鼓六舉四職到女垣鼓七舉五幟蘇云一人疑誤重

使重室子

蘇校同今據正重室子見備城門篇

為八部部一吏

城內為八部吏

吏各從四人以行衝術及里中

畢云衝當為衝說文云衝道也春秋傳曰及衝以擊之詒讓案

此術與旗幟篇巷術及後術衝義同與備城門篇衝術異

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會計者

老小上下疑有脫字王引之云父老下不當有小字

蓋涉下文老小而衍舉讀為吾不與祭之與與舉古字通謂里中父老不與守城及會計之事者案王說亦通蘇云小當作少謂人少不敷用也非

分里以為四部

此又於一里之中分為四部

四部一長

每里四長

以苛往來不以時行

周禮射人鄭注云苛謂詰問之蘇云苛讎詞也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

姦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比即八部每部之吏也王引之云分下當有守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分守謂卒之分守者也下文曰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

大將必與為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者蘇云號即夜間

伯長以上輒止之

伯百通即上文百長以聞大將

當止不止

及從吏卒縱之皆斬

諸有罪自死罪以上

皆從父母妻子同產

皆本譌作從王云實當為從謂罪及父母妻子同產也下文云歸敵

皆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案王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疑當云諸男子備城門篇云守法五十步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此男子即丈

夫也下文則云丁女子則此不當兼有女明矣什六弩四兵。蘇云十人為什兵戎器也言十人之中弩六而兵四之案蘇說是也

同丁女子老少一人一矛。蘇云丁女子備言卒有驚事。驚讀為警文選數遊賦李注云警猶驚也蘇云言猝有警急之報中

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說文行部云街四逼道也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

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

日而一徇。畢云當為徇衆經音義云三倉云徇徇也蘇云而字衍詒讓案而一二字疑皆衍文此二句皆

文謹守絕巷救火者斬義同但無故離守罪重於不從令而所以備姦也。蘇云而字衍案而乃此字之

者故不惟斬之且肆其尸三日所謂三日徇也義亦詳後而所以備姦也。誤非衍文下文云此所以備

吏民堅守勝里里與皆守宿里門。里正即上文里長每里四人與皆守疑當作吏行其部至

里門。里與開門內吏。蘇云內讀如納與行父老之守及窮巷幽閒無人之處。舊本無幽字俞云開

上脫幽字幽閒二字連文明鬼篇作幽獨毋人獨即閒之假字天志篇作幽門無人門即閒之壞字案俞說是也今據增姦民之所謀為外心罪車裂。畢云說

車裂鄭注云謂車裂也此刑與斬別畢引說文未當車裂鄭注云謂車裂也此刑與斬別畢引說文未當里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得之

除。畢云舊脫得字据下文又賞之黃金一人一鎰。鎰二十四兩也詳貴義篇蘇云此連坐之法唯得罪人則除其罪且有賞也大將使

使人行守。使人當作信人上云謹令信人守衛之下云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皆其證長夜五循行。蘇云循徇通用短夜二循行。四

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必為屏。畢云舊必作火屏作并据說文

類聚火突高。畢云火藝文類聚引作心突或突字說文云突竈突突从宀从火从求省玉篇有突字徒忽切

為強案說文本云突竈突廣雅釋室云竈竈謂之突突突字同與突別畢說非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畢云今江浙人家有高牆出屋如屏云以障火是其遺制失火

者斬。其端失火以爲事者。畢云言因事端以害人若今律故犯詁讓案端似言失火所始以爲事者據下文當作以爲亂事者此說亂字車裂。伍人

不得斬。伍與鈔本茅本作五下並同畢云言同伍不舉罪之得之除。救火者無敢謹譁。畢云說文云謹譁轉注及離守絕

巷救火者斬。畢云絕言亂蘇云言守絕巷者毋得擅離蓋防他變也案蘇說非其岳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

救之。此當作者二字草書相似因而致誤部吏即城中八部吏亟令人謁之大將。畢云部吏二字舊倒攝下

移案吳鈔本不倒亟舊本譌正或有適居是巷者亦得救之。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斬。

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爲亂事者。如法。漢書淮南厲王長傳顏注

云逮追捕之也。圍城之重禁。以上備火之禁敵人卒而至。蘇云卒嚴令吏命。無敢謹譁。三最並

行。王引之云最當爲最與聚通謂三人相聚二人並行也說文最積也徐鍇曰十以禾物之聚爲最最與最字相似故諸書中最字多譌作最案王說是也蘇云三最乃無敢二字之訛失之相視。坐

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說文手部云相指。相呼。相麾。道藏本吳鈔才茅本作曆畢云舊作歷以意改詒讓案詩大雅無羊云麾之以

相踵。說文止部云踵也也踵即踵信字謂以足跟相踵也相投。說

文。說文手部云麾旌旗所以指麾也。應俗摩字然作歷義似亦可。踵相踵。踵信字謂以足跟相踵也相投。說

文。說文手部云麾旌旗所以指麾也。應俗摩字然作歷義似亦可。踵相踵。踵信字謂以足跟相踵也相投。說

文。說文手部云麾旌旗所以指麾也。應俗摩字然作歷義似亦可。踵相踵。踵信字謂以足跟相踵也相投。說

文。說文手部云麾旌旗所以指麾也。應俗摩字然作歷義似亦可。踵相踵。踵信字謂以足跟相踵也相投。說

文。說文手部云麾旌旗所以指麾也。應俗摩字然作歷義似亦可。踵相踵。踵信字謂以足跟相踵也相投。說

文。說文手部云麾旌旗所以指麾也。應俗摩字然作歷義似亦可。踵相踵。踵信字謂以足跟相踵也相投。說

任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鬪卻敵於術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鬪者隊二人
賜上奉。畢云玉篇云俸房用切而勝圍。戴云而讀為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

為關內侯。畢云韓非子顯學云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史記春申君列傳黃歇上書云韓必為關內之侯又云魏亦關內侯則戰國時有關內侯也詒讓案戰國策魏策王與竇犀關內

侯漢書百官公卿表秦制賞功勞爵二十級十九關內侯顏注云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輔將如令。賜上卿。令舊本誤今蘇云輔將城將之女者

據正輔將即上文四面四門之將也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皆有丞尉史記商君傳云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秦本紀在孝公十二年國策趙策趙策受上黨千戶封縣令則縣有令蓋七國之通制矣

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漢書百官表秦爵九五大夫顏注云大夫之尊也呂氏春秋直諫

官吏豪傑與計堅守者。畢云二字舊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蘇云十人疑士人之

云諸人士外使者來必令有以執將士人即人士也城上吏蓋即百尉之屬上云盡召五官及百長皆賜公乘。漢書百官表秦爵八公乘顏注云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男子有守

者。爵人二級。九章算術衰分篇劉注云墨子號女子賜錢五千。此亦謂男女老小。先分

守者。人賜錢千。先當作無說文無古文奇字作无與先相似因而致誤無分守者與上文有守者正相

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漢書高帝紀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顏注云復者除

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此謂城將曹無過二人。漢守

門者二人夾門而立畢云說文云曹獄之兩臂也在廷東以棘治事者从日案即兩造造曹音勇敢為前

行伍坐。蘇云謂五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署。戮門尉畫三閱之。說苑尊賢篇宗衛

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漢書高祖功臣侯表莫日且冥也。鼓擊門閉一閱。守時令人參

之上逋者名。蘇云參猶驗也鋪食皆於署。畢云此鋪食字義當作鋪不得外食。蘇云言不

他食也。守必謹微察視謁者。

國策齊策王斗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漢書百官公卿表謁者掌贊受事應劭云謁請也白也孫子用間篇云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

者舍人執盾。

漢書惠帝紀注應劭云執楯親近陸衛也高祖

中涓。

史記高祖功臣侯表集解引漢儀注云天子有中涓如黃門皆中官者國語吳

語涓人嚮章注云涓人今中涓也史記楚世家作涓人韋昭云今之中涓是說苑奉使篇云繅北犬敬上涓人史

記萬石君傳正義如淳云中涓主通書謁出入命也漢書陳勝傳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注應劭云涓人

謁者曹參傳顏注云中涓親近之臣若

及婦人侍前者。

侍舊本為侍蘇云侍當作侍是也今據正

言語之請。

蘇云請讀如情

及上飲食必令人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

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

志意顏色使令

皆疑若之謀末句當作擊而

詰故謂因擊而詰問其事故也

守日斷之。

謂即斬也詳御職祠篇

衝之。

衝與撞通說文手都云撞凡擣也

時素誠之。

必吳鈔

諸門下朝夕立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就位先佑

有功有能。

舉云佑舊作佑非此右字俗加入

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

侮人者。

一此謂察諸門下侍從吏人之事然五日既太疏關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又不宜限以人

五誤倒下稅之字名又誤作一棟守驚說守大

門者二人吏日五闕之上禮者名是其證也

諸人士外使者來必令有以執將

謂旗章符節之屬舉云令

舊者合以意改

將依義當為并

出而還若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舍

門當為

告守將乃入舍也下文

為入下者常司上之

察上人之志隨之而行也

隨而行松上不隨下

王引之云松讀為從舉記待其從容鄭注

必領

口口隨客卒守主人及以為守衛主人亦守客卒

客卒謂外卒來助守者主人謂內人

城戍卒其邑或以

下憲謹備之數錄其

漢書董仲舒傳顏注云錄謂存視之也

也

漢書董仲舒傳顏注云錄謂存視之也

漢書董仲舒傳顏注云錄謂存視之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者或異類邑已為鄙人取耳則必同邑者弗令共所守與階門吏為符隋吏即避藏而所
謹防其卒恐生內變也以已通用也

符符合入勞入舊本作人今據道藏本正符不合牧守言蘇云牧當作收謂收治之案蘇校是也此當作收言守謂收而告之守也後云亟以疏傳言守

若城上者城上與鈔本茅本作上城衣服他不如令者下有說文宿鼓在守大門中周禮脩閭氏鄭衆注云宿謂宿衛也

謂夜戒守之鼓謂夜戒莫令騎若使者操節閉城者皆以執篋此字誤前耕柱篇白若之龜龜舊本作龜疑此亦當為龜之譌但執龜義亦難疑當當作

者斷必擊問行故擊亦繫之誤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縱行者諸城門吏各入請

箴閉門已輒復上箴蘇云箴同鑰語讓案說文門部作鑰月令鄭注云管箴搏鍵器也孔疏云管箴以鐵為之似樂器之管箴指於鑰內以搏取其鍵也周禮司門掌授管鍵以啟

閉國門鄭司農注云管謂箴也鍵謂杜有符節不用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有讀為又言樓鼓五下又周偏鼓以警衆也雜小

鼓乃應之周繇子勒卒令云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小鼓五後從軍斷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

行令出輒人隨省其可行不行人舊本譌入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茅本正可字疑衍言凡出令必以人隨而省察其行不行也號夕有

號備梯箴云以號相得候本校云夕一作名失號斷句為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蘇云程式也置署街衢階

若門當作街衢後文云屯陳垣外術衢街皆樓蘇云街字誤重非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蘇云放依倣也詒讓案放疑當為知諸吏卒民有

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黃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

而擅取之取之舊本倒王引之云擅之取皆為擅取之與擅治為之對文今取之二字倒轉則文不成義案王校是也蘇校同今據乙正若非其所當治而擅

治為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收畢云舊作收以意改以屬都司空

若候漢書百官公卿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云都司空主水及罪人說文狀部云獻司空也復說獄司空此候為小吏與後候殿之候異都司空候疑即五官之二說詳前候以聞

守不收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畢云當作歸以令為除

死罪二人。城日四人。漢書惠帝紀注應劭云城旦者且起行治城四歲刑也反城事父母去者。為疑當去者之

父母妻子。王云此下有脫文不可考悉舉民室材木瓦。若闔石數。凡舊本誤凡王引之云凡字義不可通凡相似若猶及也與也謂民室之材木瓦及闔石也材木瓦闔石即備城門篇之材木瓦石闔石又見操守篇漢書蠡錯傳曰具闔石布非答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漢書蠡錯傳注服虔云闔石可投入石如淳云闔石城上雷石也李廣傳作壘石說文以樨敵署長短小大。當舉不舉。吏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卒

本作率案上。各葆其左右。葆吳鈔左右有罪而不智也。畢云智其次伍有罪若能

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顧云構讀為購說文購以財有所求也蘇云構與購同謂賞也若非伍而先知他伍之

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內守任。言城外內守與令分任之令丞尉亡。得入當守

人。士其所司令丞尉當受譴罰者。使得別入當以自贖。即下云必取寇虜是也。尉繚子束伍令云士伍而得伍當

之得伍而不亡有賞。士伍不得伍身死家殘。又說士長得長當之亡將得將當之。彼法本伍亡而得別伍之人則

相抵當免其罪。士長亡將亦然。與此入當之法小異而大同。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爵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

免以卒戍。蘇云言免官而遣戍諸取當者。蘇云當謂其值足以相抵也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物粟

米。以貿易凡器者。以字疑當卒以賈予。蘇云賈價同言平其值也詒讓案此當作以平賈予據守篇云皆為置平賈可證平與隸書卒或作卒相近而說今

本又倒其文。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為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

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傳者。斷。蘇云稽留謂不以時上聞乏傳

不為通也。諸可以便事者。亟以疏傳言守。亟舊本誤亟下同今並據字本正王校同漢書蘇武傳顏注云疏謂條也之蘇云亟謂封送防濶也非吏

卒民欲言事者。亟為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畢云諸當為請縣各上其縣中

卒民欲言事者。亟為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畢云諸當為請縣各上其縣中

豪傑若謀士居大夫

舉云謀士大夫之家其後亦云居乃其字之誤若謀士皆大夫皆官或謀士或大夫不能悉知故使縣各上其名也上文關內侯五大夫公乘之名

悉如秦制則此所謂大夫者非必如周官之大夫也案畢說近是

重厚口數多少 畢云重厚言富厚 官府城

下吏卒民家

家吳鈔本茅本作皆

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

說文火部云燔蕪火

燔蔓延燔人

謂延燒他人室蘇云曼同蔓案說文又部云曼引也又部云延行也糸部云統絲曼延也是曼延字古止作曼蘇說非此燔人對自燔為文止謂延燒他人室盧畢讀燔曼延為句燔人為句則似以燔人為傷人亦非是

斷句諸以衆彊凌弱少及彊姦人婦女

舉云玉篇云姦同姦俗案吳鈔本作強姦

以謹讎者皆斷諸城

門若亭謹侯視往來行者符傳疑

周禮司關有節傳鄭注云傳如今移過所文書釋名釋書契云關所或曰傳傳轉也轉移所求執以為信也崔

豹古今注云凡傳皆以木為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為信也未知周制同不疑謂疑其矯偽也

若無符皆詣縣廷言

廷舊本誤廷今據茅

本正說文又部云廷朝中也縣廷令所治後漢書郭太傳李注引風俗通云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

請問其所使

請亦當為詰

其有符傳者

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為召勿令里巷中

蘇云令下脫入字

三老守閭

城門 令厲繕夫為荅

當作令繕厲矢為荅葆守備云蘭石厲矢諸材可證說文

者不得入里中

蘇云此句有錯誤當作若以他事徵者不得入里中

三老不得入家人

家人疑倒或作入家人家謂入平民家也

傳令

里中有以羽

蘇云有當作者

羽者三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

倭本校云官一作家蘇云三下當脫老字而差字即老字之說誤倒也官

宮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

吏三老守閭者失苛止

畢云言不訶止之舊作心以意改

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盜者直

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

傑吳鈔本作桀案備蛾傳籍亦作桀供云傑古通作揭之若今時為書以著其幣傑揭同蘇云傑疑隔字之說下言著之其署隔是也案供說

是也傑即桀段字爾雅釋宮云窳椳於弋為椳椳即桀之俗桀與椳通詳備蛾傳籍說非 著之其署同

同當從下文作隔蘇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日壹廢席蓐日上疑說三字後云蓐宮三日一發席蓐爾雅雅器云蓐謂之

茲郭注云蘇二言互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

召其人與次司空葬之次司空詳勿令得坐位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養予

醫給藥賜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問視病有瘳畢云說文云輒造事上謂

死傷家舊說今據道藏本臨戶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史記封禪書冬塞禱祠索隱云塞

有功者畢云益字疑衍蘇云益字誤或當為賞案畢蘇說非益猶言加賞必身行死傷者家以

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亟發使者往勞亟發本亦譌函今據茅本正王

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祿使下疑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

卒若吏各保其左右保上下文皆若欲以城為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

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蘇移此二十六字著城下里中家人皆相葆城下里中畢云里舊作

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

及他伍捕告者及道藏本吳鈔本封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職

和旌者斷使當為吏吏卒上文常見不當為下言吏卒民在城上者不得擅下也微疑城之誤微職即微

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孫子軍學識之借字詳後和旌謂軍門之旌周禮大司馬職云以旌為左右和之門鄭注云軍門日和今

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蘇云非擅失令者斷倚

當作擅非

篇云交和而舍曹注云軍門日和門

戰縣下城。下舊本譌作不蘇云不疑當作下案蘇校是也今據上下不與衆等者斷。無應而

妄謹呼者斷。而茅本總失者斷。總失者當為總失警客內毀者斷。自毀以其感衆離

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隔。舉云

以意改詒讓案說文曰部云隔守必自謀其先後。謀字誤據守篇又云令插外宅非其署而

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挾私書。行請謁。及為行書者。

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之。藉與無符

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數。而無易其餐。謂廝餐許警敵少

以為衆。亂以為治。敵攻拙以為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蘇云藉

客射以書無得警。無與鈔本作毋俞云警當作舉字之誤也下文曰外示內以善。無得應。

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

城上。舉云說文云梟倒置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倒懸有能捕告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

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摻太守之節而使者。漢書百官公卿表郡守秦官景帝中二年更名

師道謂當時已有此稱以此書證之信然舉云史記趙世家云孝成王令趙勝告馮亭曰敝國君使致命以萬戶

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正義云爾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大守此言太衍字析案此書亦云大守

則先秦時已有此官張守節言衍字非也摻即操異文廣雅云摻守入臨城。入替本作人今據茅本正下

操也以爲二字非言行不以時唯守者及操節人可餘皆禁之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仇讐不相解者。請當召其人。明白為之解之。禮

地官調人鄭衆注云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守必自異其人。而藉之。藉亦與藉通即據守篇

相報移徙之是漢以前有吏以令為民解怨之法所云札書藏之也蘇云

藉謂記其姓名也。孤之。畢云孤舊作狐以意改詒讓案謂不得與其曹伍相聚而處皆防其為亂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

皆斷其以城為外謀者二族。畢云史記云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然家語云一與田常之亂夷三族楚世家云錡人曰新王法有敢讎王從王者罪及三

族酷吏列傳云光祿徐自為曰古有三族則知三族是古軍法非始於秦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

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請

之。說文言部云請謁也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得讀為饋廣雅釋詁云饋具也食也蘇云具謂供具

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謂質其親屬也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王引之云父

二字皆後人所加也古者謂父母為親戚故言親戚則不言父母後人不健故又加父母二字耳第內言父母妻子者多矣皆不言親戚下文有親戚妻子則但言親戚而不言父母是親戚即父母也案王說是也必

尊寵之若貧人食。此字衍或當為貧之食亦通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親戚妻

子。王亦以父母二字為後人所加是也皆時酒肉。王云酒肉上當有賜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下文曰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是其證必敬之舍之

必近太守守樓臨質宮而善周。賈宮即下葆宮畢云賈宮言質人妻子之處守樓臨之所以見葆必周防之也古者貴賤皆謂之宮必密塗

樓令下無見上上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

害可任事者。舉常讀為與史記蕭相國世家以文無害為沛主吏孫集解漢書音義云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得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開語也索隱應劭云雖

為文吏而不刻害也章昭云得有文理無傷害也漢書蕭何傳作文臣害類注服虔云為人解頰無嫉害也蘇林云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師古云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案無害又見史記漢書酷吏

趙禹張湯臧宣杜周諸傳及續漢書郡國志衆說舛異通校諸文當以漢書音義公平吏之義為是續漢書劉注說亦同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

各自守之慎勿相盜葆宮之牆必三重牆之垣守者皆累瓦釜牆上。茅本釜作塗蘇

云此防其險越使有聲聞於人門有吏主者門里堯閉。者諸讀蘇云門里當作堯門堯謂古通用書中管叔亦作堯叔必須太守之節

葆衛。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葆衛謂葆宮之衛卒也。請擇吏之忠信者。請疑謹之說以上文校之者字當衍。無害可

任事者。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牆。疑有門閨者。非令衛司馬門。門字門闕。

者謂守大門及闕門之人備城門闕云。大城丈五為闕門。廣四尺。公羊宣六年傳云。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闕。則無人闕焉者。孫子用闕。亦有門者。詳前。非疑當為弁言。吏卒衛葆宮之門闕者。弁令衛司馬門。猶上文云。門將弁守他門也。漢書元帝紀。顏注云。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漢宮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三輔黃圖云。宮之外門為司馬門。史記索隱云。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也。列女傳。辯疑篇。鐘離春詣齊宣王。頓首司馬門外。國策趙策云。武安君。過司馬門。趨甚疾。則戰國時。國君之門已有司馬門之稱。此司馬門。則似是守令官府之門。又非公門。賈子等齊篇云。天子宮門曰司馬門。諸侯宮門曰司馬門。是漢初諸侯王宮門。亦有是稱。蓋沿戰國制。

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與望氣者。今據吳鈔本。

茅本改迎敵。祠篇有祝史。必以善言告民。以請上報守。舊本作報守。上今據王蘇校。乙請讀為情。並詳迎敵祠篇。守獨知其請而

已。畢云。言望氣。縱有不善。而必以善告民。但私以實告守耳。蘇云。言以情上報。守故獨守知之也。無與望氣。妄為不善言。王引之云。無即上文巫字。因聲同而誤。蘇云。望

氣下當有者字。驚恐民。斷弗赦。度食不足。旬。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數。倭本校云。下食恐升王校作斗王云。史記平準書各以其物自占。索隱引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為文簿送之於官也。蘇云。五種謂五穀。詒讓案。周禮。職方氏。鄭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為期。其在

尊害。吏與雜嘗。茅本期其二字互易。尊害疑當作薄者。薄古簿字。淮南子原道訓高注云。貲量也。蘇云。嘗謂罰也。誤。期盡匿不占。占不悉。令

吏卒敢得。舊本占不悉作占悉。故作款。王引之云。占悉當作占不悉。令吏卒敢得。當作令吏卒敢得。敢與

家親而為之期。若期盡而匿不占。或占之不盡。令吏卒伺察而得者。皆斬也。史記平準書曰。各以其物自占。匿不占。占不悉。成邊一處。沒入。緡錢。即用墨字法也。今本脫不字。敢字又譌作款。則義不可通。案王說是也。今據補

正。皆斷。有能捕告。賜什三。賜與鈔本作賞。案下文亦作賞。收粟米布帛錢金。舊本收誤。故又稅。帛字王

收字之誤也。收粟米。即承上文。令民自占五種。數而言。布帛錢金。則連類而及之。耳。備城門。簿收諸金。案。備高臨

簿以曆。鹿卷。收今本收字。並譌作校。月令。農有不收。藏積。聚者。正義收。俗本作收。案王校是也。布下王又增帛字

蘇校。並同。與雜守。籥合。今並據補正。出內畜產。蘇云。出內。皆為平直其賈。與主券人書之。舊本券人二字

蘇云。出內。皆為平直其賈。與主券人書之。舊本券人二字

蘇云。出內。皆為平直其賈。與主券人書之。舊本券人二字

人券當作主券人詔與主券之人使書其價也。據守籩曰：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為置平買與主券書之。是其證。今本券人二字誤倒，則義不可通。案王說是也。今據乙。

其賈倍償之。畢云古償只作費此俗寫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欲為吏者許之，其不欲為

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贖出親戚所知罪人者。出舊本誤土王引之云贖土二字義不可通，土當為出，謂以財物贖出其親戚所知罪人也。上文云：知識昆弟有罪而欲為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助免。出者許之，是其證。然書出土二字相似，故諸書中出字多譌作土。案王說是也。今據正。以令許之，其受

構賞者，令葆宮見。宮舊本作官，蘇云當作宮是也。今據正。以與其親。與吳鈔本作予，欲以復佐上者，皆倍其爵

賞。某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積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

百石。蘇云此即自占其石升之數也。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

之什三。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無吳鈔本作毋，以守入城，先以侯為始。蘇云侯謂

者，得輒宮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侯者為異宮。吳鈔本作官。父母妻子皆同其

宮，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侯來若復就閒。小爾雅廣詁云：閒，隙也。守宮三難。難當為難，據守

三難，猶言三市也。上亦云葆宮之牆必三重，據訓市，許經上篇。外環隅為之樓，內環為樓，樓入葆宮丈五尺，為復道。

蘇云復與樓同，上下有道，故曰復。葆不得有室。備城門篇云：城門內不得有室，為周宮若然，葆宮亦無室，唯為周宮也。三日一發席蓐，略視之。

布茅宮中，厚三尺以上。未詳其用。發侯，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子，厚奉

資之，必重發侯，為養其親，若妻子，為異舍，無與員同所。廣雅釋詁云：員，眾也。給食之，酒

肉，遣他侯奉資之，如前侯反，相參審信。蘇云參，參驗也。信，謂其言不妄。厚賜之，侯三發三信，重

賜之，不欲受賜，而欲為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

兩子境內，篇有千石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之命，此云二百石之吏，不復有三百

白石之吏蓋微羽小吏韓非子外儲說右篇云燕王收吏奪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守珮授之印。畢云佩字俗審从玉。其不欲為吏而欲受構

賞祿皆如前。祿上疑當有爵字上文云其不欲為吏而欲以受賜賞。有能入深至主國者。主國

問之審信。賞之倍他侯。其不欲受賞。而欲為吏者。許之三百石之吏。為吏者本作為

利三百石之吏。舊本作三百之侯。道藏本茅本侯又作侯王云。利當為吏上文云不欲受賜而欲為吏者。即其能

吏利。俗讀相亂。故吏譌作利。王引之云。三石之侯。當作三百石之吏。上文侯三發。三倍許之。二百石之吏。此其能

深入至主國者。賞之倍他侯。故許之三百石之吏。上文云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

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是其例也。今本石上脫百字。吏字又譌作侯。則義不可通。察王校是也。蘇說同。茅本利

正作吏。今並據補正。扞士受賞賜者。左傳桓二年杜注云扞衛也。國策西周策高注云扞衛也。蘇云扞士能卻敵者。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

其親之所見其見守之任。蘇云其親之三字誤重上見字疑當作令即上所謂守身尊寔明白貴之者也。詒讓案上文云城外令任城內守任故云守之任。但義仍難通。文案罪人上當有贖出二字。王以為衍文。非出

候無過十里。出舊本譌土王引之云土亦當為出。謂出候敵人無過十里也。下文曰候者日暮出之。是其證。蘇云此候謂斥候。詒讓案說文人部云候伺望也。斥與候不同。詳後及權守籬。居

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比至城者二表。舊本比譌北。王云北字義不可通。北當為比比。及也。顧蘇說同。案茅本正作比。不誤。今據正。王

引之云。三表當為五表。說見後。與城上烽燧相望。畢云說文云燧燧表候也。邊有警則舉火。關塞上亭守燧火者。燧燧薪有寇即燧。然。篆文省。漢書注云孟康曰。燧如覆米。箕縣著契。泉頭有寇則舉之也。此二字省文。晝則舉烽。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不

自守通者。言城小不能自守。又。不能自通於大城也。盡葆其老弱粟米畜產。遣卒候者無過五十人。

客至堞去之。至堞謂傳城也。傳城則謀無所用。故去之。慎無厭建。建讀為券。券近字。通考工記。轉人左不機。杜子春云。書機或作券。鄭康成云。券今倦字也。又。謙守籬作唯。

奔逮則疑。建即逮之形。誤逮與逸音近。古通。非備籬立。候者曹無過二百人。此人數與上。不

命而怠。事晏子春秋外篇。怠作建。二義並通。未知孰是。候者曹無過二百人。此人數與上。不

出之。畢云据上文。暮當為莫。為微職。畢云即微織微當為微。說文云微織也。以絳帛著於背。从中。微省聲。春秋傳曰。揚微者公徒。東京賦云。戎士介而揚揮。薛綜注云。揮為肩。上絳織如燕尾。日暮

亦即微也說文又無職字當借織為之註譚案正字當作微織周禮
司常鄭注作微織以微織為微職為織皆同聲段借字詳前旗幟篇
除當作險要塞謂險隘之處也之令可口迹者無下里三人平而迹

里三人平明而迹言人所往來之道必令可以迹其迹者之數無下里三人至平明時而迹之也據守篇云距阜
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是其謂今本可下悅以迹二字平下又脫明字則義不可通周官迹人往迹之言跡
知禽獸處據守篇曰可各立其表城上應之候出越陳表

以迹知往來者少多 各立其表城上應之候出越陳表 陳表據守篇作田表田陳古音
相近字通田表謂郭外之表也 迹

坐郭門之外內 國語晉語候遮扞衛不行韋注云迹遮罔也晝則候遮夜則扞衛說文云郭云迹罔也
不遠出候遮各有表與城上相應蓋 立其表令卒之半居門內令其少多無可知也言令其卒半在門外半
郭外候者置表郭內遮者置表與 立其表令卒之半居門內令其少多無可知也言令其卒半在門外半

牛作少無可知也作無可知也王引之云此當作令卒之半居門內令其少多無可知也言令其卒半在門外半
在門內不令人知我卒之多少也雜守篇云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是其證上文云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
意與此同今本半作少者涉下句少多而誤可知又誤作知可則即有驚 畢云即舊作節以 見寇越陳

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蘇說同茅本正作無可知也不誤今據正即有驚 意改蘇云驚同警 見寇越陳
去 畢云說文云越度也言論越而 城上以麾指之 畢云麾即摩字異文摩即摩字省文說文云摩
來詒讓案陳表即候所置表 旗旗所以指麾也从手靡聲玉篇云靡呼為切 迹

坐擊缶期以戰備從麾所指 畢云雜守篇云斥步鼓整旗以備戰此作坐擊正期即擊鼓正期
也蘇云迹坐當從上文作迹坐擊下脫鼓字謂坐而擊鼓也缶期以
戰備當從雜守篇作整旗以備戰案蘇校上句近是迹當作迹與上述者為候不同擊缶茅本作繫垂疑誤下文
五垂乃城上所置表非迹者所用也以戰備從麾所指謂迹者既見寇則具戰備從城上麾所指進退而迎敵

此迹者從戰而候則敵至去之不從戰亦其異也舊讀以戰備 望見寇 舊本脫見寇二字王云雜守篇望
屬上句非蘇校從雜守篇改戰備為備戰尤誤說互詳雜守篇 見寇舉一棒入竟舉二棒今據補

舉一垂入竟 蘇云竟 舉一垂狎郭 畢云狎近會云狎郭狎城兩狎字並當作甲後人不達而加大
同境 旁也甲狎會也詩大明篇會朝清明毛傳曰會甲也是甲與會

擊近而義通甲郭者會于郭外也甲城者會于城外也此言甲郭甲城雜守篇言郭會城會文異而義同案俞說
是也但甲狎字通詩衛風羌離能不我甲毛傳云甲狎也釋文引韓詩甲作狎則舊本作狎於義得無不必定改
作甲 舉二垂入郭 舊本脫郭字 王據上文補 舉四垂狎城舉五垂 王引之云垂字義不可通垂當為表上

也又此文曰望見寇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郭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即上文所謂比至城者五表也
則垂字明是表字之譌錄書表字作表恐字或作燕見漢魯相韓妙造孔廟禮器碑二形均相似故表譌作垂疑

也又此文曰望見寇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郭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即上文所謂比至城者五表也
則垂字明是表字之譌錄書表字作表恐字或作燕見漢魯相韓妙造孔廟禮器碑二形均相似故表譌作垂疑

也又此文曰望見寇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郭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即上文所謂比至城者五表也
則垂字明是表字之譌錄書表字作表恐字或作燕見漢魯相韓妙造孔廟禮器碑二形均相似故表譌作垂疑

也又此文曰望見寇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郭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即上文所謂比至城者五表也
則垂字明是表字之譌錄書表字作表恐字或作燕見漢魯相韓妙造孔廟禮器碑二形均相似故表譌作垂疑

也又此文曰望見寇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郭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即上文所謂比至城者五表也
則垂字明是表字之譌錄書表字作表恐字或作燕見漢魯相韓妙造孔廟禮器碑二形均相似故表譌作垂疑

也又此文曰望見寇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郭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即上文所謂比至城者五表也
則垂字明是表字之譌錄書表字作表恐字或作燕見漢魯相韓妙造孔廟禮器碑二形均相似故表譌作垂疑

典氏五曰城上四面表以爲候... 夜以火皆如此。王云亦如去郭

百步。牆垣樹木大小。盡伐除之。外空并盡室之。

云無令可得汲也。雜守篇云外宅溝井可窺塞是。無令可得汲也。

外空室盡發之。皆恐寇得其材而用之也。故下文云無令客得而用之。

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城中。令其人有以記之。事以。

也以與已同。各以其記取之。事爲之券。舊本各下脫以字畢云各當爲名蘇云各下脫以字事

據書其枚數。當遂材木。不能盡內。即燒之。蘇云遂同衛王云遂與隨同道也內與納同舊本

材既燒之。當爲即燒之言。當道之材木。不能盡納城中者。即燒之。無令寇得而用之也。

者燒之。正令寇得用之。是其證。今本材作枚。涉上文枚數而誤。即字又誤作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

同今據正。當遂即備城。無令客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所以

治。忠疑當爲。則從淫之法。其罪射。射云謂費耳。俞云古不名費耳。爲射射疑射字之誤。案說文耳

義亦通。轉非于難言篇云田明辜射舊注。務色謾。正字。本字。正謂欺謾。正人不必改爲言。淫賢不

靜。當路。尼衆。舍事。後就。踰時不寧。謂不調告也。漢書高帝紀

靜。當路。尼衆。舍事。後就。踰時不寧。謂不調告也。漢書高帝紀

姓李斐云休謁之。其罪射。謹囂賊眾。畢云職職字異文周禮云鼓皆職陸德明音義云本亦作駭胡楷各吉日告凶曰寧

也。其罪殺。非上不諫。次主凶言。蘇云次字有誤詒 其罪殺。無敢有樂器弊驕軍

中。弊驕疑奔棋之誤說 文收部云奔圍棋也 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入趨。有則其罪射。

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

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率

關其眾失法殺。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聞誓令。俞云去乃士字之誤 代之服罪。代舊本誤伐

字義不可通伐當為代卒吏民不聽誓令者其罪斬若有司不此句有誤疑

使之聞誓令則當代之服罪矣案王說是也蘇說同今據正。凡戮人於市。死上自行。當作死三日

狗狗狗古今字死與尸聲近義通謂陳尸於市三日以徇眾也周禮鄉士云肆之三日左襄二十二年傳楚殺觀

起三日棄疾請尸是戮於市者皆陳尸三日也上云離守者三日而一徇亦足互證三與古文上作二相似日

狗行形並相近傳寫譌舛遂不可通。謁者侍。令門外為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鋪當為鋪下並同詳前蘇

曹更代勿令空也。門下謁者一長。王引之云長下當有者字而今本脫之下文曰中涓一長者是其證 守數令入中。視其亡者。以

督門尉。文選藉田賦李注引字書云督察也 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來令門內坐。二人來

散門外坐。四人二人亦謂謁者 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上待者名。舊本謄民今依道藏本茅 守

室下高樓。室下不得為樓室當為堂之誤高上疑當有為字備城門篇云守堂下為大樓高臨城即此 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

者。以驗之。舊本須誤順蘇云順為須之訛須待也雜守篇云須告之至以參驗之案蘇校是也今據正 樓下人守候者。言以報守。畢云言 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宮之術衛。說文行

達謂之衛。置屯道各垣。其兩旁高丈為埤院。畢云視立初雞足置。此上下文有說誤初疑勿

與此相類雞足置謂立物如雞足之形後雞守篇云入柴勿積。此有說誤疑當作卒夾夾挾視葆食。視葆舍葆舍猶葆宮也而

札書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王云參食當為參驗雞守篇曰吏所解皆札書藏之以節不法。節當

正請之。正請亦當為止詰屯陳垣外術衢街皆樓。茅本無街字屯陳即上文高臨里中樓一

鼓聾竈。聾之既字詳備城門篇樓有一竈者夜以舉火即有物故鼓。物故猶言事故言有事故則擊鼓也吏至而止。止舊本謂正

言擊鼓以報吏。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廁。廁與上同。困。備城門篇云城上五十

同請有罪過。而可無斷者。諸亦當為令村廁利之。畢云似言罰之守廁蘇云利似謂除去不

年杜注云抒除也開元占經甘氏外官占引甘氏讚云天網伏作村廁糞土利疑竊

雜守第七十一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輕意義難通意疑當為竟之譌竟競古字通與旗以駭

主人。薪土俱上。以為羊玲。茅本作玲從今積土為高以臨民。畢云句蒙櫓俱前。遂屬之

城。畢云民城為韻詒讓案玲亦合韻兵弩俱上。為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羊玲之守邪。舊本說之字

羊玲者。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玲之政。蘇云政當作攻遠攻則遠害。

近城則近害。城當作攻害並當為圍與圍禦字同此涉上文而誤言遠攻則遠禦之近攻則近不至

城。畢云句說一字詒讓案此當作害不至城即上云不足以害矢石無休。左右趣射。蘭為柱後。

蘭疑即備城門篇之兵弩簡望以固。畢云句厲吾銳卒。慎無使顧。守者重下。攻者輕

格柱謂檣柱畢云休後為韻望以固。說一字厲吾銳卒。慎無使顧。守者重下。攻者輕

去。畢云舊作云以意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少。王云多執數少義不可通少當為賞賞字脫去大半僅存小字因譌而為少言我之

卒能多執敵人者數賞之則卒乃不怠也卒乃不怠。畢云舊脫卒字据下文增倍作士不休。士當作

文之積土也商子兵守篇云客至而作士以為險阻不能禁禦。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之。凡待煙衝雲

梯臨之法。畢云煙同亞詒讓案必應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棹之。王引之曰棹字義不可通棹當

為擗字之誤也說文打撞也廣雅曰擗撞刺也擗與打同謂以木撞其墻衝梯臨也左百步。右百步。茅本右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

薪火水湯以濟之。選厲銳卒。慎無使顧。審賞行罰。審賞舊本誤倒王云當為審賞行罰

梯篇正作審賞行罰案王校是也以靜為故。從之以急。無使生慮。畢云生舊作主以意改案茅本

也悲愆。高憤。茅本作愆誤畢云說文悲恨也愆古文勇从心則字當為愆王引之云畢以愆為愆之誤是民

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乃不怠。畢云舊乃不二字倒以衝臨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

五尺。其埋者三尺。畢云埋舊作矢長丈二尺。蘇云備城門篇矢作夫詒讓案渠廣丈六尺。

其弟丈二尺。蘇云弟與梯同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傳葉五寸。畢云葉即葉字蘇云

寸與此梯渠十丈一梯。渠之有梯者謂之梯渠但渠廣丈六尺則不得有十丈若據設渠處言之則城

言合渠荅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荅百二十九。蘇云備城門篇言城上二步一架又言二步一

十八步里字不誤今本稅一步字耳里法本三百步而云二百五十八步者蓋諸外道。可要塞以難

寇。其甚害者。為築二亭。蘇云此言險隘宜守害亭三隅。倒今據茅本乙。織女之。畢云當

織古織字陳奐云織女三星成三角故築防禦之亭以象織女虛隅之形案陳說是也上文不言織則不當云

婦女是古書多以織蘇云鉅舊作証以意改令能相救諸距阜蘇云鉅鉅通用大也山林溝瀆丘陵阡陌古只

郭門若閹術可要塞說云門部云及為微職畢云同織案可以迹知往來者古只

少多即所伏藏之處葆民先舉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大小調處葆民即外民入

宮室之大小分葆者計度城內處之必均調也葆者或欲從兄弟知識者許之識字舊本說王引之云知下當有識字而今本

見之是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即急則使積門內

其證事急不及致所積之處則令暫積門內取易致也此下舊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

為置平賈號令篇作皆為平直其與主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畢云長

鈞其分職天下事得畢云職皆其所喜天下事備畢云喜強弱有數天下事

具矣畢云數具為損蘇云此八句與築郵亭者圍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侍常為倚言邪

門簾云倚殺如城戟可證蘇云侍當作特殺滅也非為辟梯畢云辟梯兩臂長三尺亭高三丈以上則梯長不

尺報以繩連之連門簾當槩再雜為懸梁槩當為聖聖縣梁見備城門聾竈當作聾竈詳備

亭為一聾竈號令簾云樓一鼓聾竈亭一鼓寇烽驚烽亂烽言舉烽有此三等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止

畢云舊作正以意改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謂引烽而上下之烽著桔槔烽火以舉王云以

鼓傳又以火屬之畢云火舊作言寇所從來者少多廣雅釋詁且弁還且茅本作且

建即號令簾之無厭建後文又作唯拿遠則疑還疑當為毋弁去來屬次烽勿罷望見寇舉一烽入境畢

或為還之誤此書還多誤還還同許非攻下篇號令篇舉一烽射妻妻疑要之譌上文屢云要塞下文又云有要有害可證射要謂急趨要害周禮野虞

氏鄭注云徑驗射邪趨疾越築隄也畢云當是女垣譌字案此方入境向未郭會安

得至女垣 **舉三烽一藍** 舊本稅一字今據借藏本茅本補王校改一為三畢讀藍郭 **郭會** 謂寇 **舉**

四烽一藍 二王校 改四 **城會舉五烽五藍** 舊本稅一字今據借藏本茅本補王校改一為三畢讀藍郭 **郭會** 謂寇 **舉**

當云望見寇舉一烽一鼓入境舉二烽二鼓射妻舉三烽三鼓郭會舉四烽四鼓城會舉五烽五鼓上文曰烽火

以舉輒五鼓傳正與此舉五烽五鼓相應史記周本紀幽王為隆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是有燧即有鼓也今

本舉一烽舉二烽下脫一鼓二鼓四字舉三烽三鼓舉四烽四鼓鼓字既皆誤作藍而上句三字又誤作一下句

四字誤作二唯下文舉五烽五藍藍字雖誤而兩五字不誤猶足見烽鼓相應之數而自一烽一鼓以至五烽五

鼓皆可次第而正之矣下文曰夜以火如此數正謂如五烽五鼓之數則藍為鼓字之誤甚明舉以藍郭二字連

讀又謂藍蘭聲相近而以爲譌贗字大誤案王說以藍爲鼓甚堪據惟依舊本則前二烽皆無舉以藍郭二字連

鼓鼓數與烽亦不必盡相應依王說鼓數各如烽則增改字太 **夜以火如此數** 王引之云號令篇夜以

多不知靖否今未敢輒改蘇謂二字及五藍二字並衍失之 **守烽者事急** 此下疑 **候無過五十寇至葉隨去之唯奔逮** 寇至葉隨去之舊本作寇

之 **守烽者事急** 有脫文 **候無過五十寇至葉隨去之唯奔逮** 寇至葉隨去之舊本作寇

葉爲棄王云畢改非也此當作寇至葉隨去之言候無過五十人及寇至壘時即去之也號令篇曰遣卒候者無

過五十人客至壘去之是其證今本下去脫之字又升隨字於葉字上則義不可通又云葉與壘同上文樹渠無

傳葉五寸亦以葉爲壘案王校是也今據乙增又此十四字舊本誤錯入上文事即急則使積門內下今移於此

號令篇云遣卒候無過五十人客至壘去之慎無厭建候者曹無過三百人日暮出之爲微職與此上下文正同

則其爲錯簡無疑矣唯奔逮亦當作 **日暮出之令皆爲微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 **平**

明而迹 句 **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 王引之云此本作平明而迹迹者無下里三人各立其表

應之也號令篇云迹者無下里三人平明而迹各立其表城上應之是其證今本 **候出置田表** 田表候出

迹者無下里三人七字恐存無迹二字城上應之又譌作下城之應則義不可通 **候出置田表** 郭外所置

之表郭外皆民田下云田者男子 **斥坐郭內外立旗幟** 蘇云號令篇云候出越陳表遮坐郭門之外

以戰備從斥即郭外耕田之民也 **斥坐郭內外立旗幟** 內立其表文校此爲優田與陳誦詰讓案斥

也此斥爲遮與候異職俗字上文微職並作職 **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即有驚** 驚警同詐

舉孔表 孔疑當作外紳 **見寇舉牧表** 牧疑當爲次亦紳書 **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

書相似而誤 **見寇舉牧表** 之誤若上文云次烽 **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

旗 蘇云步當作 **以備戰從麾所指** 備戰當從旗幟篇作戰備即兵械之屬言斥各持戰備從城上

旗 **以備戰從麾所指** 麾麾所指而迎敵也下云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義同被說以

備戰三字處上句誤指舊本語注今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謂從斥女子亟走入亟舊本語

蘇道本正作蘇云號令篇言表三人守之與此即見放放當為寇到傳到城止止舊本誤正王引之云上到字當為鼓正當為止鼓傳

說近是茅本正字不誤今據正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蘇云號令篇言表三人守之與此

守表是也王校刪守數令騎若吏行旁視有以知為所為蘇云旁當作訪上為字當作其語

視旁旁謂城其曹一鼓言守表者每曹有一鼓望見寇鼓傳到城止斗食斗舊本謂升學云疑斗食

斗字之誤無疑察畢俞說也是蘇校同今據正終歲三十六石蘇云據下言斗食食五升又言日再食是一食參食終歲

一二十四石四食終歲十八石舊本食上脫四字今據道藏本茅本補蘇云當作參食終歲二十石

食則六升以終歲計之當得二十一石六斗四食食二升半日再食則五升以終歲計之當得十八石也俞云此

數不同者上所說是常數下所說是圍城之中民食不足減去其半之數也參食者參分斗而日食其二也故終

者四分斗而日食其二也故終歲十八石也五食終歲十四石四斗舊本作五食終歲十四石升

字衍俞云五食者五分斗而食其二則每日食四升終歲當食十四石四斗今作終歲十

四石升蓋誤斗為升又脫四字耳盧說於數不合非也察俞校是也蘇說同今據補正六食終歲十

一二石俞云六食者六分斗而食其二也故終歲十二石也蘇云下言六斗食食五升上斗字舊本亦

參食食參升小半四食食一升半五食食一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

此申析上文斗食以下日再食每食之升數也故未又云日再食以纒釋之俞云此依前數而各減其半斗食者

每日一斗今則為五升矣參食者每日六升大半今為參升小半矣不言小半者傳寫脫去也下文言六食食一

升大半則此必言食參升小半可知蓋參食本食六升大半而減之為三升小半猶六食本食三升小半而減之

為一升大半也無小半二字即於數不足矣四食本食五升故減為二升半五食本食四升故減為二升其數甚

明察俞以此為民食不足依前數而各減其半非墨子之救死之時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二十日日四升者二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

升者二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日二升者再食每食一升也日三升者每食一升有半也日四升者每食二升也如是而民免

於九十日之約矣。約謂危約寇近亟收諸雜金器若銅鐵。亟舊本譌函今據茅本正王校同雜鄉當作鄰鄉言城外別鄉

器物皆收入城內也。備城門篇云城小人衆葆離鄉老弱國中及他大城。及他城可以左守事者。顧云左助也蘇云左佐通用下同先舉縣官室居。

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蘇云凡字誤當作元與其通書中其多作元案凡數猶言大總計數也周禮外史云凡數從政者蘇說非即

急先發。句寇薄。蘇云薄謂迫近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句入柴。為內勿積魚鱗簪。畢

疑慘字假音讀若高誘注淮南子積柴之釋案畢說是也淮南子說林訓本作麗高注云麗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鱗讀沙慘幽州名之為得也說文作釋云積柴水中以聚魚也備城傳篇說者云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即參亦即慘之省也爾雅釋器云慘謂之得郭注以為聚積柴木捕取魚之名小爾雅廣獸云潛慘也潛得字通蓋通言之凡積聚柴木並謂之慘慘潛參簪聲並相近通典兵門說東棧云皆去鑽刊以東為魚鱗次橫檢而縛之杜即依此書也太玄經禮次六魚鱗差之乃矢施之魚鱗善猶言魚鱗次魚鱗差也細繹此與備城傳篇文似並謂勿如魚鱗簪而杜佑之意則謂東棧當為魚鱗次依其說則此文勿積當略讀與備城傳篇語意不同未

知是當隊。令易取也。當隊即當陵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商子兵守篇云

客至發梁徹屋給徙徙之。不給而積木。各以長短大小惡美形相從。大小茅本城四面

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為關鼻。畢云言為之紐令事急可曳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

父母昆弟妻子。有實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都司空蓋五官之一詳號令篇大城四人

候二人。候亦五官之一詳號縣候面一。四面面亭尉次司空。亭尉即備城門篇之帛尉號令篇之百長其秩蓋次於縣尉次

司空亦次於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畢云言厚祿足以養其廉信案財足疑當屬上讀

見備城門篇它篇亦多云財自足畢讀恐非是。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為侍吏。諸吏必有質。

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守疑當作侍號令篇云吏辛侍大門中者曹無過二人夾門而立。令行者趣其外。蘇

以訪窺伺者。各四戟。夾門立。此言夾門別有持戟者四人也而其人坐其下。吏日五閱之。上備者

鐘疾行也所

名池外廉。

外舊本誤水王云水廉當為外廉鄭注鄉飲酒禮曰鄉邊曰廉池外廉謂池之外邊近敵者也下文曰前外廉三行旗職篇曰大寇傳攻前池外廉皆其說然書外字或作外見儀司職考其

魯峻碑與水相似而竊史記秦本紀與韓襄王會臨晉外正義外字一作水寨王校是也今據正蘇云廉猶察也非

有要有害必為疑人令往來行夜

者射之謀其疏者。

蘇云言要害之處必嚴密防守至於人疏之處亦不可不預為謀也俞云疑人蓋東草為人形望之知人故曰疑人謀其疏者謀乃諫字之誤案俞說是也

外水中。

即城外池也臨疑

為竹箭。

畢云舊作箭今改下同詒讓案茅本並作箭蘇云箭當從舊作箭竹書云舊作箭今改下同詒讓案茅本並作箭蘇云箭當從舊作箭竹書云舊作箭今改下同詒讓案茅本並作箭蘇云箭當從舊作箭

字古字書所無俗字書引漢書王尊傳擣張禁字如此作致漢書各本皆作箭不作箭蘇誤據之非也

箭尺廣二步。

言插竹箭之處廣二步也

箭下於水五寸。

下於二字舊倒

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

蘇云於下二字誤倒當作箭下於水

今依蘇校乙

短使之不齊也前亦當作箭外廉者廉其外令有鋒銳也行讀如抗鄉讀如向

五寸言藏之水中令人勿見也雜長

十尺袤丈一尺。

弩臺制與此略同而步尺數異詳備高臨篇

隊有急。

當攻隊極發其近者

往佐。

王引之云古字極與亟通極發即亟發也莊子盜跖篇亟去走歸釋文亟急也本或作極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並云極讀為亟急也淮南子精神篇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高注云亟急也案

王說是也極下道

其次襲其處。

漢書揚雄傳顏注云襲繼也蘇云言軍有危急則發其

守節出入。

使主節必疏書。

主節小吏掌符節者與號令篇主券相類周官有掌節屬地官蓋都邑亦有之

署其情令若其事。

若疑著而須其

還報以劍驗之。

王云劍驗亦當為參驗謂參驗其事情也此參諺為劍又諺為劍耳隸書參或作參參或作參二形相似而誤案王校是蘇說同參驗見後

節出使所

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摻者名。

畢云言操節人即

百步一隊。

上疑有

閣通守舍。

戶也爾雅釋宮云小閣謂之閣茅本作閣非

相錯穿室治復道為築墉墉善其上。

蘇云善與繕通案蘇說未據此善下有說字後文說車云善

蓋上備穴篇云善塗元寶際此疑亦當云善蓋其上或云善塗其上又此下舊本

取疏。

畢云此正字

令民

有先行德至用人少易守凡四十三字當為前備城門篇之錯簡今審定移正

家有二二年畜蔬食。

畜蓄字以備湛旱。

王云論衡明零篇曰久雨為歲不為。

不為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當以歲不為連讀熒旱水旱也言令民多畜蔬食以備水旱歲不為也晉語注曰為成也歲不為猶王藻言年不順成也賈子擊產子篇曰歲適不為是其證 常令邊縣

豫種畜荒芒云烏喙株葉。蘇云荒魚毒也魚者煮之以投水中魚則死而浮出故以為名去香草也可辟蠹烏喙魚頭別名株葉未詳詒讓釋文神要毒附子也一歲為藟子

藥部引吳氏本坤云荒華根有毒可用殺魚本坤經云烏頭一名為喙廣雅釋文神要毒附子也一歲為藟子芒草山海經中山經云藟山有木曰芒草可以毒魚朝歌山作莽草周禮蕭氏及本坤經同本坤字又作藟並聲

近字通世與荒皆毒魚之艸蓋亦可以毒人株茅本作株疑當為株與椒同急就篇云烏喙附子椒荒華皇象本

作烏啄付子林元華芒芸株字形並相近烏喙茅本作烏啄亦與皇同株與烏喙荒華等皆藥之有毒者故此

書及史游並兼舉之葉不審何字之誤通典兵守拒法云凡敵欲攻即去城外五百步內井樹牆屋並填除之井

有藥不盡者 外宅溝井可窺。句塞。寶善本作窺畢云同壞王校作窺。窺今據改說文穴部云窺塞也。不可。句置此其中。畢云言此

可置外宅不可置中顧云左氏傳秦人毒經上流秦顧說是也。不可置此其中言井溝可窺塞則窺塞之不可窺塞者以上所蓄毒艸置其中毋使敵汲用也畢說誤

以安寇至。諸門戶令皆鑿而類窺之。類備城門篇作募畢校改募察彼募當作募此類當作類蓋類隸書形近類因又誤作類也類正字募變體義

並詳彼 各為二類一鑿而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寇至先殺牛羊雞狗為鴈

畢云說文云鴈鵠也此與鵠雁異呂氏春秋云莊子舍故人之家故人令豎子為殺鴈鵠之亦見莊子新序東齊

牛鄭穆公有令食鴈鵠必以視無得以粟皆即鵠也今江東人呼鵠猶曰雁鵠王云畢說是也鳥非家畜不得與

牛羊雞狗鵠並言之鳥當為鵠此為謂鵠也亦非弋鵠與鴈之鳥廣雅雅鵠鵠也鵠與鵠同晏子春秋外篇君之鳥鴈食以菽粟是也故曰殺牛羊雞狗鵠鵠說同

收其皮革筋角脂 蒟羽。畢云舊改作較皮作支俱以意改。蒟即考工記剡字本字字之誤也。王引之云蒟與皮革筋角脂羽並言之亦為不倫。蒟

吏禱桐首。吏疑使之誤下有脫字禱疑禱之誤說文木部云檣檣為鐵鍊。方言云凡箭其廣長而薄也故與桐並舉然文尚有祝讓首茅本作自畢云未詳。為鐵鍊。鍊謂之鍊郭璞注云江東

呼鐵箭蘇云錐寶彌切音卑說文曰鑿鑿斧也 厚簡為衡枉。厚簡當為后與後聲近字通簡疑當為簡之誤前備城門篇亦有

事急卒不可遠令掘外宅林。疑當作材下同言事急守城之卒不可遠卒猝同言倉猝不及致材

木也謀多少。謀疑當為謀。若治城口為擊。即說金篇所云五十步。二隅之。言擊之形為重五

也謀多少。謀疑當為謀。若治城口為擊。即說金篇所云五十步。二隅之。言擊之形為重五

斤已上諸林木。渥水中。無過一桮。重五斤以上謂之木之小者畢云說文云澠海中大船曰桮

音字蘇云林疑當作材渥漬也案蘇校是也論語公冶長集解引馬融云編竹木大者曰桮小者曰桴方言云桴謂之筏通典兵門云槍十根爲一束勝力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即成一桮此後世法不知墨子所謂一筏數幾何也

塗茅屋。若積薪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也。
王引之云步界二字義不可通步當爲部吏各有部部各有界故曰部界號令篇云因城中里爲八部部一吏又云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皆其證也俗讀部步聲相亂故部譌作步上下當有之字上之謂上其財物也備城門篇云民室材木瓦石可以益城之備者盡上之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之字則文義不明又云左與佐同蘇云上謂聞之於上

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使士謂可以奉使之士又疑當作信士號令篇屢言信人亦或誤爲使人 有內人者。外入者。有善人者。有善門人者。蘇云上句善下疑脫一守必察其所以然者。字善門疑善門之訛

應名乃內之。蘇云應各言各實相應也內讀如納 民相惡。若議吏。吏所解。吏所解謂民相惡有讒怨吏爲解之者見上號令篇 皆札書藏之。札舊本譌作禮王引之云禮書當爲札書古禮字作札與札相似札譌爲札後人因改爲禮耳札書見號令篇莊子人閒世篇名也者相札也崔譌曰札或作禮淮南說林篇烏力勝日而服於離札今本札譌作禮蘇云禮當作謹備城門篇言皆謹收藏也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周禮調人云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鄭注云不可成不可平也書之記其姓名辨本也此札書與彼義同 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告下疑當有者字吳鈔本脫王字

晚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爲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蘇云晚者二字傳寫錯誤或爲兒童之訛意言弱小不堪爲卒唯給使令而已詒讓案孟子梁惠王篇趙注云倪弱小繫倪者也說文女部云妮嬰妮也廣雅釋義云妮兒子也此晚即妮之段字或云晚者小疑當作諸小妮者即諸之省亦通孟子滕文公篇云五尺之童管子乘馬篇云童五尺荀子仲尼篇云五尺豎子論語季伯篇可以託六尺之孤周禮鄉大夫賈疏引鄭注云六尺年十五以下然則五尺者蓋年十四以下也金謂守者之私舍號令篇云城隍石。令籍厲矢諸材。見號令篇

積分數。號令篇云輕重爲解車以枹城矣。說文木部云枹未耑木也案枹即考工記車人未庇之枹籀文从辟作辨與枹聲類相近也備穴篇用枹若枹爲穴戶疑亦即枹之異文蘇云此句錯誤不可讀解車疑即軛車據下文是言車之載矢者城矣二字或即載矢之訛下以字衍案蘇說近是但下以字非衍

積分數。號令篇云輕重爲解車以枹城矣。說文木部云枹未耑木也案枹即考工記車人未庇之枹籀文从辟作辨與枹聲類相近也備穴篇用枹若枹爲穴戶疑亦即枹之異文蘇云此句錯誤不可讀解車疑即軛車據下文是言車之載矢者城矣二字或即載矢之訛下以字衍案蘇說近是但下以字非衍

積分數。號令篇云輕重爲解車以枹城矣。說文木部云枹未耑木也案枹即考工記車人未庇之枹籀文从辟作辨與枹聲類相近也備穴篇用枹若枹爲穴戶疑亦即枹之異文蘇云此句錯誤不可讀解車疑即軛車據下文是言車之載矢者城矣二字或即載矢之訛下以字衍案蘇說近是但下以字非衍

以輶車。輶音瑤立乘小車也。輪軸。道藏本茅本軸作軛亦見經說下學云此輶字異文無疑廣雅云軛

詳經說下篇輪與軛不得同度疑亦有說誤。輶廣度必無十尺此亦足證畢說之非但胡即軛前下垂柱地者亦不得有

軸則當云長不當。輶長丈。此蓋直輶與考工記大車同長丈當為輶出箱前者之度下云箱長與輶等則并

云廣未能質定也。輶疑當作四輪備高臨篇連廣六尺。凡輪廣與崇等考工記車人鄭注

文贏於。輶車兩軸四輪亦誤作三輪廣六尺。柏車山車輪高六尺此與彼度同為板箱

長與輶等。說文竹部云箱大車軛服也考工記車人云大車軛服二柯又參分柯之二鄭注高四尺

舊本作四高尺蘇云當作高善蓋上治。令可載矢。舊本掬中字今據道子墨子曰凡不守

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學云舊作者以意改城小入衆。二不守也。人衆食寡

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蘇云虛同據言五不守也。

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尉繚子兵談篇云量地肥瘠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

里者積九里為地八千一百畝也。以萬家分居之蓋每宅不及一畝貧富相補足以容之矣。

墨子附錄一卷

墨子篇目考 墨子佚文 墨子舊敍

墨子篇目考 畢沅述今重校補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

庾仲容子鈔。見高似孫子略畢本無今補

墨子十六卷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案墨子名翟高誘曰魯人一日宋人為宋大夫善守禦務儉嗇所著書漢志七十一篇隋唐志十五卷目一卷宋志十五卷揚倣荀子注云三十五篇宋潛溪口二卷魏士至經說

十三篇明堂策監刊本十五卷七十一篇與舊志合關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共八篇蓋揚掘篇名總計之宋則未見全書也明刻文多重複似亦非古本但次第正與此同

君子自難而易彼。彼字補同下 衆人自易而難彼。親士篇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先原作近

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戰雖有陳。勇為本焉。喪雖有禮。哀為本焉。修身篇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

染。論議案張海鵬本。國作人固二字。舜染許由。桀染于辛。干舊作予說苑作干莘原有推咻韓非子曰桀有侯咻。紂染崇侯也。所染篇。

聖人爲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辭過篇。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自利。非兼愛

也。句非原文。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亦非兼愛。舊說能諒讓兼愛案張本不說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原作衣三領。足以朽肉。節葬篇作骸形。三寸之棺。原作棺三寸。足以朽骸。深

則通於泉。原作掘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復則止節葬篇亦云下無及泉上無錫臭節用中篇。

諸侯不得恣己爲政。有三公政之。政之之政原作正下同。三公不得恣己爲政。有天子

政之。天子不得恣己爲政。有天政之。舊有下字。見皆作有天政之。

斷指以存脛。原作取。下云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身利也。言雖受傷而身得免。即謂之利。大取篇。

免即謂之利。大取篇。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原作義。女處不出。則爭求之。行而自銜。人

莫之娶。公孟篇。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原作吾。當仕汝。弟子學暮年。就墨子責仕。二字補責求也。

墨子曰。汝聞魯人原作語。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

曰。兄若送葬。我當爲兄沽酒。此下與原文小異。葬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

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仕。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強自力矣。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二句原書闕見埤雅引。下二條亦原書所無。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說人。言過而

行不及。書鈔引新序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云云。說人則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論讓案。今本公論篇後兵法諸篇之前闕。第五十一篇。以上數條疑皆此篇佚文。

秦史記墨翟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張衡謂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抱朴子小司馬皆言在七十子後。史鄒陽書曰。宋信子罕之計。囚墨翟。漢書子罕作子舟。意其生稍後孔子而先於孟子者歟。竊謂儒與楊墨猶陰與陽而墨較近理。故與揚同一塞路。同經孟子辭闕而墨氏之書至今猶有傳者。甚至尸佼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實兼其實。則一韓非子顯學篇。孔墨竝尊。史傳以墨附孟。范書言墨孟之徒。韓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是豈特秦越同舟已哉。苟卿書雖不醉其禮論。篇識墨子薄葬。反覆數百言。大旨謂以倍叛之心。事親棺槨三寸。衣衾三領。為刑餘罪人之喪。又謂刻死而附生。所見實出孔鮒諸墨之上。唐開元從祀孔庭。其以此歟。論讓案。此條於墨子篇目及馬氏書均無涉。姑錄之以存畢考之舊。

唐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新唐書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宋史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

崇文總目。畢本無今補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鄭樵通志藝文略。

墨子十五卷。宋大夫墨翟撰墨翟與孔子同時漢志注在孔子後又三卷。樂臺注唐志不載當考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

王應麟玉海。

書目云。墨子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為六十一篇。七九篇一本自親士至上

同。凡十三篇。詒讓案此即中興館閣書目王氏所引非全文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戰國時為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

尊賢右鬼非命尚衛本作上同為說云。荀孟皆非之。而韓愈獨為辨生於末學。

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謂邪說設行。與楊朱同科者也。韓更

部推尊孟子。而讀墨一章。乃謂孔墨相爲用。何哉。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孟子訟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焦竑國史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樂臺注

四庫全書總目。畢本無今補

墨子十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宋墨翟撰。考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

注曰。名翟。宋大夫。隋書經籍志。亦曰宋大夫墨翟撰。然其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又諸書多稱墨子名翟。因樹屋書影則曰。墨子姓翟。母夢烏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爲道。今以姓爲名。以墨爲姓。是老子當姓老耶。其說不著所出。未足爲據也。詒讓案周亮工說本元伊世珍瑣錄記 宋館閣書目。稱墨子十五卷六十一篇。此本篇數。與漢志合。卷數與館閣書目合。惟七十一篇之中。僅佚節用下第二十二節葬上第二十三節葬中第二十四節明鬼上第二十九節明鬼中第三十節非樂中第三十三節非樂下第三十四節非儒上第

三十八。凡八篇。尙存六十三篇。

詒讓案此未數失目十篇也。今本實存五十三篇。

與館閣書目不合。陳振

孫書錄解題。又稱有一本止存十三篇者。今不可見。或後人以兩本相校。互有存亡。增入二篇歟。抑傳寫者譌以六十三爲六十一也。墨家者流。史罕著錄。蓋以孟子所闢。無人可居其名。然佛氏之教。其清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爲墨。蓋得其真。而讀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孔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未爲篤論。特在彼法之中。能自嗇其身。而時時利濟於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於九流。而其書亦至今不泯耳。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家言。其文古奧。或不可句讀。與全書爲不類。疑因五十一篇言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之事。其徒因採摭其術。附記其末。觀其稱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是能傳其術之徵矣。

錢會讀書敏求記

詒讓案舉本在焦墟園史經集考前今移此

墨子十五卷。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今書則又亡多矣。潛溪之言如此。予藏宏治己未舊鈔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又藏會稽

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蓋所謂館閣書目本。或卽此歟。潛溪博覽典籍。其辨訂不肯聊且命筆。而止題爲三卷。豈猶未見完本歟。抑此書兩行於世。而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詢藏書家。

詒讓案墨子書七十一篇。卽漢劉向校定本。箸於別錄。而劉歆七略班固藝文志因之。舊本當亦有劉向進書奏錄。宋以後已不傳。史記孟子荀卿傳索隱案別錄云。今按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卽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也。此卽劉錄之佚文。攻文子今書未見。它書載子夏弟子。亦無文子。唯史記儒林傳云。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則疑文子當爲禽子。又耕柱篇。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鬪乎。子政或兼據彼文也。

又案漢志。兵技巧家注云。省墨子重。則七略墨子書墨家與兵書蓋兩收。班志始省兵而專入墨。此亦足考劉班箸錄之異同。謹附記之。劉略入兵技攻

家者蓋卽備城門以下二十篇也

墨子佚文 學沉述今重校補

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見荀子當是非樂篇文 詒讓案見樂論篇 然似約舉非樂篇大意畢以爲佚文未據

孔子 子字皆附所更 墨本用孔子諱 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二君而

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慚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為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為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

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見孔叢詰墨議疑非儒上第三十八篇文。詒讓案二條並見晏子春秋外篇或墨子亦有是文。

堂高三尺。索隱云自此以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詒讓案後漢書趙典傳注百有堯舜二字韓非子十過篇亦有此文即索隱所據也。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詒讓案後漢書文選魏都賦注作疏又文選東京賦注引作刊。食書注作飯。土簋。啜土刑。詒讓案後漢書注作土餽。糲梁之食。詒讓案後漢書注作飯。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又見文選注後漢書注文皆微異今韓非子雖有之然疑節用中下篇文。詒讓案此司馬談約引墨子語似未必即節用中下篇佚文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十一太平御覽八十引帝王世紀云墨子以為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刮夏服葛衣冬服鹿裘論衡是應篇云墨子稱堯舜堂高三尺儒家以為卑下以上諸書及後漢書注文選注疑並據史記展轉援引非唐本墨子書實有此文也。

年踰十五。則聰明心。詒讓案畢本作思今據史記五帝本紀集解校正。慮無不徇通矣。見裴翹史記集解索隱十五非是。詒讓案索隱云俗本作十五非是案謂年老踰五十不聰明何得云十五蓋小司馬所見墨子論是足本故據以校正史注俗本之謬。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綿繡締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詒讓案舊本說書文弼據御覽八百二十校補今從之。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

王之室。而改遷於殿。茅茨不剪。采椽不斷。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論讓案舊衍化字今從盧校刪身先於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綿繡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亡儉。幸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紵爲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綿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弦。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未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見說苑疑節用下篇文 論讓案節用 諸篇無與弟子問答之語 畢說未確吾見百國春秋。見隋李德林重撰案見隋書本傳亦見史通六家篇春秋下畢本有史字今據史通刪 玳德林書云史者編年也故晉號紀年歷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無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 審校文義李書史字當屬下爲句 畢氏失其句讀 錄之謬也

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禿以地爲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太平御覽作枕則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黿鼉龜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

不責德焉。故翟以地爲仁。見藝文類聚又見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文微異

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見藝文類聚詒讓案此即後申徒狄謂周公章之文當

并爲一條

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見文選注

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見文選注詒讓案本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南遊於楚見楚獻惠王疑卽獻書惠王之謀又余

知古諸宮舊事二亦云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與李所引正同彼文甚詳疑皆本墨子但不第所出書今不據補錄詳貴義篇

時不可及。日不可留。見文選注

備衝篇。見詩正義

備衝法。絞善麻長八丈。內有大樹。則繫之。用斧長六尺。令有力者斬之。

見太平御覽疑備衝篇文詒讓案通典兵守拒法云敵若推轆車我作鐵鑊并屈桑木爲之用索相連轆頭適到速以鑊車轆頭於其傍便處分令壯士牽之翻倒弓弩而射自然敗走案杜注蓋卽本墨子遺法而以後世

名制易之

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也。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隨之明月。出於

蚌蜃。少豪大豪。出於污澤。天下諸侯。皆以爲寶。狄今請退也。見太平御覽又一引云周公見申屠狄曰

賤人強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口楚之明月出口蚌蜃五象出於鑽悍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拔六異此諸侯之夏寶也疑今耕柱篇脫文詒讓案此文當在佚篇中今書耕柱篇雖亦有和璧隨珠三棘六異

之文然非申徒狄對周公語畢說非也通志氏族略引風俗編云申徒狄夏賢人也林寶元和姓纂說同莊子外物篇云湯與務光務光怒申徒狄因以蹄河此卽應說所本注南子說山訓高注則云申徒狄殷末人也史記鄒陽傳集解服虔云申徒狄者之末世人也索隱引韋昭又云六國時人莊子大宗師釋文亦云申徒狄殷時人案

依此說則此周公或爲東西國君或爲八百二引有云云之靈珪又或詩外傳一及荀序十物也並云申徒狄曰

墨子不著足據也
今亦未及詳校

桀女樂三萬人。晨謔聞於衢。服文綉衣裳。見太平御覽。此管子輕重甲篇文。以後御覽所引。語條似多誤。以它子書語為

墨子不著足據也
今亦未及詳校

秦穆王遺戎王。以女樂二八。戎王沈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見太平御覽

良劍期乎利。不期乎莫邪。見太平御覽

禹造粉。見太平御覽

子禽問曰。詒讓案疑當作禽子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蠅。詒讓案當作聒日夜而鳴。舌乾

澀。然而不聽。而人不聽之。今鶴鷄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

也。見太平御覽

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兕虎。

見太平御覽 詒讓案此晏子春秋諫上篇文

神機陰開。剖罽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詒讓案此淮南子齊俗訓文。屬彼作關此讓子說山訓文

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也。詒讓案此淮南子齊俗訓文。屬彼作關此讓子說山訓文

神明鉤繩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詒讓案此淮南子齊俗訓文。神明作規矩神明之事。不可

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功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

翡翠璫瑁碧玉珠。文采明朗。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放。魯

般弗能造。此之大巧。論讓案此淮南子泰族訓文夫至巧不用劍。大匠大不斲。論讓案此淮南子林訓文下大字衍

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大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

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以爲器。剡木而爲舟。燔鐵而爲刃。鑄

金而爲鍾。因其可也。見太平御覽而文不似墨子或恐誤引他書 論讓案末條淮南子泰族訓文

右二十一條。今本所脫。由沅採撫書傳。附十五卷末。其意林所稱。已見

篇目考中。不更入也。

金城湯池。水經河水二 國道元注

釜丘。水經濟水注云陶丘 墨子以爲釜丘也

使造。下疑脫 物字二年而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廣弘明集宋世卿法性自然論 案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宋人爲玉楮葉章有此文或本

墨子 經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象爲之耕。劉廣 稽璣

禹葬會稽。鳥爲之耘。稽璣 以上二條疑節葬上中二篇佚文然說舜葬處與節葬下篇不合未詳

五星光明。苜豔如旗。稽璣

右六條。畢本無。今校增。

墨子舊敘

魯勝墨辯注敘 晉書卷之九

名者所以別同異。名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孫星衍校改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必有形當作名察疑視必有形察形字。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刑當作形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與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畢沅墨子注敘。經訓堂本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爲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爲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爲五十三篇。卽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卽宋本。又三卷一本。卽親士至尙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

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與此本同。自此本以外。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意改。無經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詒讓案此節本蓋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得毋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昭。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徧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聞疏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既以節葬爲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詒讓案此論不確。詳非儒篇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爲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詞。詒讓案墨子蓋生於哀悼間。較之七十子尙畧後。孔子安得斥之。此論甚謬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又道。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爲墨學者。流於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韓愈云。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脩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

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實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詒讓案此非攻中篇文。舊本作且。不著何當爲。且不屬。何明人不解。妄改爲中山諸國。畢氏亦沿其謬。詳本篇。攻中山之滅。在趙惠

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詒讓案文選長倍賦注。若史記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丹。不知子丹是何人。文穎曰。子丹。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子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丹爲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丹。注云。文子曰。子罕也。丹音壬。善曰。未詳。詒讓案文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注。誤以文穎爲文子。丹音任。亦有誤。沅亦不能定其時事。又司馬遷班固以爲翟宋大夫。葛洪以爲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爲宋守之事。

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爲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答。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衛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盜爲名之字作益。一又作盜。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數百姓之爲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於遂亡之訓。關叔之卽管叔。實足以證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十八年。歲在昭陽單闕涂月。敘於西安節署之環香閣。

孫星衍墨子注後敘

經訓堂本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弁山先生。既刊所注墨子成。以星衍涉于諸子之學。命作後敘。星衍以固陋辭。不獲命。敘曰。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爲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遷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慚然。又曰。禮與其奢寧儉。又曰。道子

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鬼是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
構恤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橐緝
而雜天下之川。腓無胫。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
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
云。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同。其
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
棺三寸。制喪三日。書爲月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
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
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
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
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
年之喪爲非。子之二日。書爲月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
始法之矣。始鑲案孟子云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針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則孟子謂夏禮亦三年喪。此說與孟子不合。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
不足徵。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周之禮尙又。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
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

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辯士也。親士修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傳寫譌錯更難鉤乙。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辨存其敍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苟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策。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會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弇山先生于此書悉能引據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略則倜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陽湖孫星衍撰。

乾隆癸卯三月。星衍方自秦北征。巡撫公將刻所注墨子。札訊星衍云。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似堅白異同之辯。其文脫誤難曉。自魯勝所稱外。書傳頗有引之否。星衍過晉。問盧學士。又抵都。問翁洗馬。俱未獲報。閱數月。重讀淮南齊俗訓。有云。夫蝦蟆爲鶉。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因悟與經說上化若龜爲鶉合。又讀列子湯問篇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湛注云。髮甚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言不絕也。又云。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也。湛注云。凡人不達理也。會自有知此理爲然者。墨子亦有此說。今按經說下。有云。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輕下脫重字。均其絕也。句。均下無也字。又列子仲尼篇云。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湛注云。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爲也。今案經下云。過作景不從。說在改爲。詒讓案過作不當屬此讀孫亦變舊讀之誤詳經說下篇其文微異。而義亦同。是知子家多有若說。晉時尙能讀此書。唐人則不及此也。又揚朱篇禽子曰。以吾言問大禹。禹則吾言當矣。湛注云。禹翟之教。忘已而濟物也。亦星衍往言墨子夏教之證。比復公。而是卷已刊成。無容注處。公然其言。因据增重字。又命附其說于卷末。俟知十君子焉。甲辰上巳。孫星衍記。

汪中墨子序 述學

墨子七十一篇。亡十八篇。今見五十三篇。明陸穩所敘刻。視它本為完

其書多誤字。文義味晦不可讀。今以意粗為是正。闕所不知。又采古書之

涉於墨子者。別為表微一卷。而為之敘曰。周太史尹佚。實為文王所訪。晉語

克商營洛。祝筴遷鼎。有勞於王室。周書克殷解書洛誥成王聽朝。與周召太公。同為四

輔。賈誼新書保傳篇數有論諫。淮南子主術訓史記晉世家身沒而言立。東遷以後。魯季文子。春秋傳成四年惠

伯。文十晉荀偃。襄十四年叔向。周語秦子桑。傳十五年后子。昭元年及左邱明。宣十二年並見引重。遺書

二篇。詒讓案原作十二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校刪十字劉向校書。列諸墨六家之首。說苑正理篇。亦載其

文。莊周述墨者之學。而原其始。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

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天下篇可謂知言矣。古之史

官。實秉禮經。以成國典。其學皆有所受。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

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呂氏春秋當樂篇其淵源所漸。固可攷

而知也。劉向以為出於清廟之守。夫有事於廟者。非巫則史。史佚史角。皆

其人也。史佚之書。至漢具存。而夏之禮。在周已不足徵。則莊周禽滑釐傳

之禹者。莊子天下篇列子揚朱篇非也。司馬遷云。墨翟。宋大夫。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今案耕柱篇魯問篇。墨子於魯歸文子。多所陳說。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

文子韋昭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其言實出世本故貴義篇墨子南游於楚見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獻惠王之爲惠王猶頃襄王之爲襄王由是言之墨子實與楚惠王同時其仕宋當景公昭公之世

論讓案墨子仕宋當在昭

公世不得及景公任讓

其年於孔子差後或猶及見孔子矣

論讓案墨子必不及見孔子任說誤

藝文志以爲在

孔子後者是也非攻中篇言知伯以好戰亡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又言蔡亡則爲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並當時及見其事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又言唐叔呂尙邦齊晉今與楚越四分天下節葬下篇言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齊晉之君明在句踐稱伯之後

魯問篇越王請

娶故吳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亦一證

秦獻公未得志之前全晉之時三家未分齊未爲陳氏也檀

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卽位般固隸事惠王公輸篇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公輸子自魯南游楚作鉤強以備越亦吳亡後楚與越爲鄰國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書既載其以老辭墨子則墨子亦壽考人與親士修身二篇其言澹實與會子立事相表裏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述經上至小取六篇當時謂之墨經莊周稱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以堅白異同之辯相訾以簡偶不佞之辭相

應者也。公孫龍爲平原君客。當趙惠文孝成二王之世。惠施相魏。當惠襄二王之世。二子實始爲是學。是時墨子之沒久矣。其徒誦之。並非墨子本書。所染篇。亦見呂氏春秋。其言宋康染與唐鞅田不禮。宋康之滅。在楚惠王卒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爲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故本篇稱禽子。呂氏春秋并稱墨子。親士篇錯入道家言二條。與前後不類。今出而附之篇末。又言吳起之裂。起之裂。以楚悼王二十一年。亦非墨子之所知也。詒讓案吳起之亂墨子似尙及見之詳親士篇今定其書爲內外二篇。又以其徒之所附著爲雜篇。做劉向校晏子春秋例。輒於篇末。述所以進退之意。覽者詳之。墨子之學。其自言者曰。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沈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此其救世亦多術矣。備城門以下。臨敵應變。纖悉周密。斯其所以爲才士與。傳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惟儒墨則亦然。儒之絀墨子者。藝文志董無心一卷非墨子今亡孔叢詁墨偽書不微之孟氏荀氏。荀之禮論樂論。爲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而墨之節葬非樂。所以救衰世之敝。其意相反而相成也。若夫兼愛。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謂兼者。欲國家慎其封守。而無虐其鄰之人民畜產也。雖昔先王。制爲聘問弔恤之禮。

以睦諸侯之邦交者。豈有異哉。彼且以兼愛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使以孝其親。而謂之無父。斯已枉矣。後之君子。日習孟子之說。而未觀墨子之本書。其以耳食。無足怪也。世莫不以其誣孔子。爲墨子鼻。雖然。自今日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當日言之。則孔子魯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雖欲平情覈實。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誣孔子。猶孟子之誣墨子也。歸於不相爲謀而已矣。吾讀其書。惟以三年之喪。爲敗男女之交。有悖於道。至其述堯舜。陳仁義。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長勤。百世之下。奸見其心焉。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仁人也。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與之相抗。自餘諸子。皆非其比。歷觀周漢之書。凡百餘條。並孔墨儒墨對舉。楊朱之書。惟貴放逸。當時亦莫之宗。躋之於墨。誠非其倫。自墨子沒。其學離而爲三。徒屬充滿天下。呂不韋再稱鉅子。去私篇 尚德篇韓非謂之顯學。至楚漢之際而微。淮南子 紀論訓孝武之世。猶有傳者。見於司馬談所述。於後遂無聞焉。惜夫。以彼勤生薄死。而務急國家之事。後之從政者。固宜假正議以惡之哉。乾隆上章。因敦徐月。選拔貢生江都汪中述。

論讓察汪氏所校墨子及表微一卷今並未見此敘揚州刻本

爲後人竄改文多駁異今從阮刻本校正

汪中墨子後序 述學

中既治墨子。牽於人事。且作且止。越六年。友人陽湖孫季仇星衍。以刊本示余。則巡撫畢侍郎盧學士。咸有事焉。出入羣籍。以是正文字。博而能精。中不勞日力。於是書盡通其癥結。且舊文孤學。得二三好古君子。與我同志。於是有三喜焉。既受而卒業。意有未盡。乃爲後敘。以復於季仇曰。季仇謂墨子之學出於禹。其論偉矣。非獨禽滑釐有是言也。莊周之書。則亦道之曰。不以自古爲極者。非禹之道。是皆謂墨之道與禹同耳。非謂其出於禹也。昔在成周。禮器大備。凡古之道術。皆設官以掌之。官失其業。九流以興。於是各執其一術以爲學。諱其所從出。而託於上古神聖。以爲名高。不曰神農。則曰黃帝。墨子質實。未嘗援人以自重。其則古昔。稱先王言堯舜禹湯文武者六。言禹湯文王者四。言文王者三。而未嘗專及禹。墨子固非儒而不非周也。又不言其學之出於禹也。公孟謂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墨子既非之。而曰子法周。而未法夏。則子之古非古也。此因其所好而激之。且屬之言服。甚明而易曉。然則謂墨子背周而從夏者。非也。惟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倍謫不同。自謂別墨。然後託於禹。以尊其術。而淮南著之書爾。雖然。謂墨子之學出於禹。未害也。謂禹制三月之喪。則尸子之誤

也從而信之非也何以明其然也古者喪期無數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五服精粗之制立矣放勳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其可見者也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則夏之爲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爲君三年矣從是觀之它服術可知也土喪禮自小斂奠大斂奠朔月半薦遣奠大遣奠皆用夏祝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祝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若夫陵死葬陵澤死葬澤此爲天下大水不能具禮者言之也荒政殺哀周何嘗不因於夏禮以聚萬民哉行有死人尙或殮之此節葬也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此又節葬也豈可執是以言周禮哉若然夏不節喪史佚固節喪與夫下殤墓遠棺斂於宮中召公爲言於周公而後行之若是其篤終也先王制禮其敢有不至者哉墨子者蓋學焉而自爲其道者也故其節葬曰聖王制爲節葬之法又曰墨子制爲節葬之法則謂墨子自制者是也故曰墨之治喪以薄爲其道孟子滕文公篇曰墨子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二寸而無槨以爲法式莊子天下篇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韓非子顯學篇三子者不以之蔽墨子矣

王念孫墨子雜誌敘

讀書雜誌

墨子書舊無注釋。亦無校本。故脫誤不可讀。至近時。盧氏抱經。孫氏淵如。始有校本。多所是正。乾隆癸卯。畢氏弁山。重加校訂。所正復多於前。然尙未該備。且多誤改誤釋者。予不揣寡昧。復合各本。及羣書治要諸書所引。詳爲校正。是書傳刻之本。唯道藏本爲最優。其藏本未誤。而他本皆誤。及盧畢孫三家。已加訂正者。皆不復羅列。唯舊校所未及。及所校尙有未當者。復加考正。是書錯簡甚多。盧氏所已改者。唯辭過篇一條。其尙賢下篇。尙同中篇。兼愛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中篇。及備城門備穴二篇。皆有錯簡。自十餘字至三百四十餘字不等。其他脫至數十字。誤字衍字顛倒字。及後人妄改者尙多。皆一一詳辨之。以復其舊。此外脫誤不可讀者。尙復不少。蓋墨子非樂非儒。久爲學者所黜。故至今迄無校本。而脫誤亦至於是。然是書以無校本。而脫誤難讀。亦以無校本。而古字未改。可與說文相證。如說文亨字。篆文作_會。隸作_享。又省作_亨。以爲亨通之亨。又轉爲_{晉庚}反。以爲亨煑之亨。今經典中。亨煑字皆作_亨。俗又作烹。亨行而享廢矣。唯非儒篇。子路享_{晉庚反}豚。其字尙作_享。說文。苟。讀若亟其乘屋之亟。自急敕也。今經典皆以亟代苟。亟行而苟廢矣。唯非儒篇。曩與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其字尙作苟。說文。但湯也。今經典皆以袒代但。袒行而但廢矣。唯耕柱篇。羊牛欄豢。豢與豢同

作_フ進_フ 人但割而和之其字尚作但又有傳寫之譌可以考見古字者城郭

之郭說文本作臺今經典皆以郭代臺郭行而臺廢矣唯所築篇云晉文

染於鼻犯高偃案國語晉有郭偃無高偃郭即臺之借字知高為臺之譌

也說文敖古文殺字今經典中有殺無敖殺行而敖廢矣唯尙賢中篇云

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案賤傲二字語意不倫賤乃賊字之

譌殺字古文作敖與敖相似知敖譌作殺又譌作傲也說詳本篇說文僕以從

也呂不韋曰有仇氏以伊尹僕女今經典皆以媵代僕媵行而僕廢矣唯

尙賢下篇云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案有莘氏以伊尹僕女非以為僕也

僕僕字形相似知僕為僕之譌也說文衝突字本作衝今經典皆以衝代

衝衝行而衝廢矣唯備城門篇云以射衝及權縱衝衝形相似知衝為衝

之譌也衝謂衝車是書最古故假借之字亦最多如胡作故尙賢中篇故不察尙賢為政之本也故與胡同降作

隆尙賢中篇履隆播種非攻下篇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隆並與降同誠作情又作請尙同下篇今天下王公大人土君子中情將欲為

將欲為仁義求為上情請並與誠同拂作費兼愛下篇即此言行費也下文費作拂知作智節葬下篇智不智下智字與知同志作之天志中篇子屋

之字與志同天之節字與志同天之節宇作野非樂上篇高臺厚榭佗作也小政篇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佗物佗俗作佗聃作欣精

簾管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壞者實壞能欣者欣欣與聃同管作關辨柱篇古者周公且非關叔公孟篇惇作費魯問篇豈不費哉上文費作惇

作松號今篇松上不皆足以見古字之借古音之通佗書所未有也其脫誤不

可知者。則概從闕疑。以俟來哲。道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八十有八。

武億跋墨子 授堂文鈔

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惟呂氏春秋。慎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卽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於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路史國名紀魯汝之魯山縣非充地。詒讓案此說誤與畢同詳前。翟見諸

傳記。多稱為宋大夫。以予考之。亦未盡舉其實。蓋墨子居于魯陽。疑嘗為

文子之臣。觀魯問一篇。首言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

厚為皮幣。卑辭令函。徧禮四鄰諸侯。馭國而以事齊。又言吾願主君之合

其志功而觀焉。詒讓案魯問篇魯君自是魯國君非魯陽文君也詳本篇。案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

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注比公于大夫。周禮太宰九兩

六曰。主以利得民。注鄭司農謂公卿大夫。調人主友之讎。注主。大夫君也。

呂氏春秋愛士篇。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

有疾。注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然則翟之尊文子為主君。意其

屬於文子也。禮記禮運。仕於家為僕。方氏曰。僕者對主之稱。故仕于家曰

僕。而大夫稱主。是也。詒讓案此說亦誤。辯詳春問篇。翟在魯。睠然知鄰邦之重。始勸文子。屈禮

事齊言齊國事齊此於事勢亦不合繼止文子攻鄭皆反覆言之冀以誦人其後文子

卒能受聽。故于時魯陽之民身不致重困於兵役。以保恤其家室。皆翟之

賜也。吏記荀卿列傳云。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案別錄云。墨

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

案外傳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

公也。惠王十年。為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又翟本書貴義篇。子墨子南

游于楚。見楚獻惠王。楚世家無此名。是獻惠即惠王。誤衍一獻字。審是。則

翟實當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詒讓案墨子之生必在孔子卒後此說亦誤故太史公一云並孔子

時。說非無據。自班志專謂在孔子後。後人益為推衍。至如畢氏据本書。稱

中山諸國。亡于燕代胡貊之國。以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

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愚竊以翟既與楚惠王接時。後必

不能歷一百九十餘年。尙未即化。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之亡。蓋墨子之

徒續記。而竄入其師之說。以貽此謬。何可依也。予故為據其時地始末如

是。以附於篇。庶覽者得以詳焉。

張惠言書墨子經說解後亦見茗柯文編

右墨子經上下及說。凡四篇。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引說就經。各附

墨子後語上

墨子傳略第一

墨子年表第二

墨學傳授攷第三

墨子傳略第一

墨氏之學。亡於秦季。故墨子遺事。在西漢時已莫得其詳。太史公述其父談論六家之旨。尊儒而重道。墨蓋非其所意。故史記攢采極博。於先秦諸子。自儒家外。老莊韓呂蘇張孫吳之倫。皆論列言行爲傳。唯於墨子。則僅於孟荀傳末。附綴姓名。尚不能質定其時代。遑論行事。然則非徒世代懸邈。舊聞散佚。而墨子七十一篇。其時具存。史公實未嘗詳事校覈。亦其疏也。今去史公又幾二千年。周秦故書雅記。百無一存。而七十一篇。亦復書闕有間。徵討之難。不翅倍蓰。然就今存墨子書五十三篇。鉤攷之。尚可得其較略。蓋生於魯而仕宋。其平生足跡所及。則嘗北之齊。西使衛。又屢游楚。前至郢。後客魯陽。復欲適越而未果。文子書解墨子無煖席。自然篇又見淮南子脩務訓。班固亦云墨突不黔。文選答賓戲又趙岐孟子章指云墨突不及汗。斯其諒矣。至其止魯陽文君之攻鄭。絀公輪般以存宋。而辭楚越書社之封。蓋其犖犖大者。勞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權略足以持危。應變而脫屣利祿。不

以累其心。所學尤該綜道藝。洞究象數之微。其於戰國諸子。有吳起商君之才。而濟以仁厚。節操似魯連。而質實亦過之。彼韓呂蘇張輩。復安足算哉。謹甄討羣書。次第其先後。略攷始末。以禪史遷之闕。俾學者知墨家持論。雖閱涉偏駁。而墨子立身應世。具有本末。自非孟荀大儒。不宜輕相排筆。彼竊耳食之論。以為詬病者。其亦可以少息乎。

墨子名翟。漢書藝文志呂氏春秋當梁慎大篇淮南子脩務訓高注姓墨氏。廣韻二十五德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云墨氏孤竹君之後本墨台氏後改爲墨氏戰國時宋

人黑翟著書號墨子魯人。曰覽當染慎大篇注或曰宋人。葛洪神仙傳文選長笛賦李注引抱朴子荀子脩身篇楊注元和姓纂

案此。蓋因墨子爲宋大夫。遂以爲宋人。以本書攷之。似當以魯人爲是。

貴義篇云墨子自魯即齊又魯問篇云越王爲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魯呂氏春秋愛類篇云公輸般爲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脩務訓亦云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並畢沅武億。以魯爲魯陽。畢說見墨子注序武說見授堂文鈔墨子跋則是楚邑。攷古書

無言墨子爲楚人者。渚宮舊事。載魯陽文君說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賢

聖人。則非楚人明矣。畢武說殊謬。

蓋生於周定王時。

漢書藝文志云。墨子在孔子後。案詳年表。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

於魯。墨子學焉。呂氏春秋後語文選高注云其後史角之來也

案漢書藝文志墨家以尹佚二篇列首。是墨子之學出於史佚。史角疑

即尹佚之後也。墨子學于史角之後亦足為是魯人之證

其學務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

急。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汎愛兼利而非鬪。好學而博不

異。莊子天又曰。兼愛尚賢。右鬼非命。淮南子以爲儒者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

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其稱道曰。昔者禹

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

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跋。脰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

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故使學者。以裘褐爲衣。以跣屣爲服。日夜不休。以

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莊子天亦道堯舜。韓非子又善

守禦。史記孟爲世顯學。韓非子徒屬弟子。充滿天下。呂氏春秋

案淮南王書。謂孔墨皆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主術今攷六藝爲儒家

之學。非墨氏所治也。墨子之學。蓋長於詩書春秋。故本書引詩三百篇。

與孔子所刪同。引尚書如甘誓仲虺之誥。說命大誓。洪範呂刑。亦與百

篇之書同。又曰。吾嘗見百國春秋。隋書李德林傳此與孔子所修春秋異而於禮則

法夏。紂周。樂則又非之。與儒家六藝之學不合。淮南所言。非其實也。

淮南子要略又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尤非

其居魯也。魯君謂之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墨子曰。昔者三代

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

厲。讎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

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敵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此。顧無可爲者。

本書魯問篇 案魯君頗疑其即穆公則當在 楚惠王後然無瑣證以墨子本魯人故繫於前 魯君謂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

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譽爲是也。

釣者之恭。非爲魚賜也。餌鼠以蟲。疑當 作蠱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

觀焉。同楚人常與越人舟戰於江。楚惠王時。渚宮舊 事二公輸般自魯南游楚焉。

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鉤拒之備。楚人因此若勢。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

以語墨子曰。我舟戰有鉤拒。不知子之義亦有鉤拒乎。墨子曰。我義之鉤

拒。賢於子舟戰之鉤拒。我鉤拒。我鉤拒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

弗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

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拒而距人。人亦拒而距子。交相鉤。交相拒。猶

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拒。賢于舟戰之鉤拒。本書魯問篇 渚宮舊事 在止及宋前今故文於此公輸般爲

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赴於魯。本書作齊今据墨 氏春秋前南改行十日一夜

而至於郢。見公輸般。公輸般曰。夫子何命焉。爲。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般不悅。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般服。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輸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鼉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梗柎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般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襟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誦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

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

攻宋矣。本書公輸篇公輸子謂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

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為。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我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為。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予子天

下。本書魯問篇

案墨子止楚攻宋。本書不云在何時。鮑彪戰國策注。謂當宋景公時。至

為疏謬。詳年表惟渚宮舊事。載於惠王時。墨子獻書之前。最為近之。蓋公輸

子。當生於魯昭定之間。至惠王四十年以後。五十年以前。約六十歲左右。而是時。墨子未及三十。正當壯歲。故百舍重繭。而不以為勞。惠王亦

未甚老。故尚能見墨子。以情事揆之。無不符合。蘇時學謂即聲王五年圍宋時事。墨子刑謀非徒與王曰。請無攻宋之言不合。而公輸子至聲王時。殆

逾百歲。其必不可通明矣。詳公輸篇

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

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諸宮舊事穆賀見

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一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棗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會不若一草之本乎。本書貴義篇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爲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社五里。疑當作五百里封之。不受而去。儲宮舊事二

案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墨子獻書在五十年。年齒已高。故以老辭。余知古之說。蓋可信也。舊事一亦云惠王之末墨翟重請趨郢班子折謀以墨子生於定王初年計之。年

蓋甫及三十。所學已成。故旆北方賢聖之譽矣。

嘗游弟子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本書魯問篇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尙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呂氏春秋高義篇意越

王將聽吾言。用吾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

本書魯問篇 案 疑王翁中晚年事

後又游楚。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

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又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芻豢。雍人但割而和之。食之不可勝食也。見人之作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明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墨子曰。楚四竟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呼虛數千。不可勝入。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

本書耕柱篇

魯陽文君將攻鄭。墨子聞而止之。謂文君曰。今使魯四竟之內。大都

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文君曰。魯四竟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財貨。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竟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其不至乎。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

天誅也。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答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本書意問篇

案二世殺其父，當作二世殺其君。此指鄭人弑哀公及韓武子殺幽公而言。蓋當在楚簡王九年以後，鄭繻公初年事也。或謂三世兼駟子陽弑繻公而言。蘇時學墨子刊誤黃式三周季編略說則當在楚悼王六年以後，與魯陽文君年代不相及。不足據。魯陽文君即司馬子期之子，公孫寃也。魯哀公十六年已嗣父為司馬，事見左傳。繻公被弑之歲積八十四年，即令其為司馬時年才及冠，亦已百餘歲，其不相及

矣。審

宋昭公時，嘗為大夫。史記孟荀列傳漢書藝文志並不云何時，今攷定當在昭公時。

案墨子仕宋，鮑彪謂當景公昭公時。戰國策宋策注非也。以墨子前後時事校之，

其為宋大夫，當正在昭公時。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見左傳而史記宋世家及六國表謂景公

卒於魯悼公十七年，殊謬。下距齊太公田和元年，凡八十三年。墨子晚年及見田和之為

諸侯，則必不能仕於景公時審矣。

嘗南游使於衛，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

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

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數百人處於前。數百

人處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執安。吾以為不若畜士之安也。本書後後篇案此不詳

何年據云使於衛或仕宋時奉宋君之命而使衛也昭公末年。司城皇喜專政劫君。

韓非子內儲說下篇云。戴驪為宋大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

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又外儲說右下篇云。司城子罕殺宋君而

奪政。說疑篇云司城子罕劫宋又二極篇云子罕劫宋君韓詩外傳七史記李斯傳上二司城子罕

當即皇喜。本樂履編左通說春秋時名喜者多以罕為字見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王應麟謂即左傳

秋召類篇說前子罕相宋平元景三公亦不逮昭公其事史記宋世家不載。史記鄒陽

傳。稱子罕囚墨子。以墨子年代校之。前不逮景公。後不逮辟公。所相直

者。惟昭公悼公休公三君。呂氏春秋召類篇高注云。春秋子罕殺昭公。

攷宋有兩昭公。一在魯文公時。與墨子相去遠甚。一在春秋魯悼公時。

與墨子時代正相當。子罕所殺。宜為後之昭公。惟高云春秋時。則誤矣。

兩昭公為一耳。宋世家雖不云昭公被弑。然秦漢古籍所紀匪一。高說

不為無徵。賈子新書先醒篇。韓詩外傳六。並云昭公出亡而復國。而說

苑云。子罕逐君專政。或昭公實為子罕所逐而失國。因誤傳為被殺。字勘

淮南王書並云劫
君劫亦即謂逐也

亦未可知。宋世家於春秋後事頗多疏略。如宋辟公被弑。

見索隱
引紀年而史亦不載。是其例矣。

而囚墨子

史記鄒陽傳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云。漢書作子丹。不知子

丹是何人。文穎云。子丹。子罕也。文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亦作子丹。注

引文穎說同。又云。丹音任。善云未詳。丹不得有任音疑。史記信字。漢書文選並作
任此或校異文云。信作任。誤作丹音任也。新序

三。亦作子丹。蓋皆子罕之誤。

老而至齊。見太王田和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

太王曰利。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太王曰利。墨子曰。刀

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太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墨子曰。弁國覆

軍。賊殺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太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本書魯問篇
北堂書鈔八十

三引新序有齊王問墨子語。蓋亦太公田和
也。此皆追稱爲王。當在命爲諸侯以後事。齊將伐魯。墨子謂齊將項子牛曰。伐魯。齊之

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子

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

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

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

也。過必反於國。同上卒蓋在周安王末年。當八九十歲。

案墨子卒年無攷。以本書校之。親士篇說吳起車裂事。在安王二十一年。非樂篇說齊康公興樂。康公卒於安王二十二年。自是以後。更無所

見。親士篇有孟賁所樂篇有宋康王皆後人增益非墨子所逮聞也則墨子或即卒於安王末年。安王二十六年崩距齊康公之卒僅二年葛

洪神仙傳載墨子年八十有二。入周狄山學道。其說虛誕不足論。然墨

子年壽必逾八十。則近之耳。互詳年表

所箸書。漢劉向校錄之。為七十一篇。漢書藝文志

案墨子書。今存五十三篇。蓋多門弟子所述。不必其自箸也。神仙傳作

十篇。荀子揚注作三十五篇。並非。

墨子年表弟二

史遷云。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史記孟荀傳劉向云。在七十子之後。

史記索隱班固云。在孔子後。漢書藝文志蓋本劉歆七略張衡云。當子思時。後漢書本傳注引衡集論圖緯虛妄說云公輸班與

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衆說舛悟。無可質定。近代治墨子書者。畢沅以為六國時人。

至周末猶存。既失之太後。汪中沿宋鮑彪之說。續說見戰國策宋策注謂仕宋得當景

公世。又失之太前。宋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見左傳史記六國年表書景公卒於真王十八年即魯悼公十七年徐滅昭公之年以益景公與左氏不合不可從也据本書

及新序墨子嘗見田齊太公和有問答語田和元年上距宋景公卒年凡八十三年殆皆不攷之誤。

即令墨子之仕簡當景公卒年才弱冠亦必逾百歲前後方能相及其可信乎

竊以今五十三篇之書推校之。墨子前及與公輸若魯陽文子相問答

見貴義魯問公輸諸篇而後及見齊太公和。見魯問篇田和為諸侯在安王十六年與齊康公興樂。見非樂上篇康公卒於安王二十三年

楚吳起之死。見魏士篇在安王二十二年上距孔子之卒。微王四十四年幾及百年。則墨子之後

孔子蓋信。審覈前後。約略計之。墨子當與子思並時。而生年尚在其後。

子思生於魯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也。下及事魯穆公年已八十餘。不能至安王也。史記孔子世家謂子思年止六十二。則不得及穆公。近代增註書或謂子思年百餘歲者。並不足據。當生於

周定王之初年。而卒於安王之季。蓋八九十歲。亦壽考矣。其仕宋。蓋當

昭公之世。鄒陽書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史記本傳其事他書不經見。秦

漢諸子。多言子罕逐君。高誘則云。子罕殺昭公。呂氏春秋召類篇注又韓子說皇喜

殺宋君。內儲說上子罕與喜。當即一人。竊疑昭公實被放殺。而史失載。墨子之

囚。殆即昭之末年事與。先秦遺文。百不存一。儒家惟孔子生卒年月。明

著於春秋經傳。然尚不無差異。七十子之年。孔壁古文。弟子籍所傳者。

亦不能備。外此。則孟荀諸賢。皆不能質言其年壽。元人所傳孟子生卒年月。臆撰不足據。豈徒墨

子然哉。今取定王元年。迄安王二十六年。凡九十有三年。表其年數。而

以五十三篇書。關涉諸國。及古書說墨子佚事。附箸之。史記六國年表魯哀悼宋景昭年與左傳不合

今從左傳本。書貴義篇。墨子嘗使衛。年代無考。他無與衛事相涉者。又墨子當春秋後。非攻下篇節葬下篇。並以齊晉楚越為四大國。時燕秦尚未大興。墨子亦未至彼國。今並不列於表。雖不能

詳堦。猶瘡於馮虛臆測。舛繆不驗者爾。

周 魯 晉 齊 宋 鄭 楚 越 墨子時專

定王元 哀公二 出公七 平公十三 昭公元 聲公三 惠王二 王句踐 親土篇越王句踐 弼吳王之醜而尙

十七 魏桓子 韓康子 趙襄子 田成子 十三 十一 二十八 攝中國之賢君亦見所 樂兼愛非攻公孟嘗篇

二 悼公元 八

十四 二 三十四 二十二 二十九

三 二 九 十五 三 三十五 二十三 三十

四 三 十 十六 四 三十六 二十四 三十一

五 四 十一 十七 五 三十七 二十五 王鹿郢元

六 五 十二 十八 六 三十八 二十六 二

七 六 十三 十九 七 哀公元 二十七 三

八 七 十四 二十 八 二 二十八 四

九 八 十五 二十一 九 三 二十九 五

十 九 十六 二十二 十 四 三十 六

十一 十 十七 二十三 十一 五 三十一 王不壽元

十二 十一 哀公元 二十四 十二 六 三十二 二

十三 十二 二 二十五 十三 七 三十三 三
十四 十三 三 宣公元 十四 八鄭人殺哀公 三十四 四

魯問篇鄭人三世殺其君哀公即其一也

十五 二十四 四魏韓趙與中行地 二田襄子 十五 共公元 三十五 五

非攻中篇智伯攻中行氏范氏並三家以為一家

十六 二十五 五智伯與魏韓圍趙襄子於晉陽 三 十六 二 三十六 六

非攻中篇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魏韓趙氏擊智伯大敗之亦見魯問篇

魏韓趙反殺智伯

十七 十六 六 四 十七 三 三十七 七

十八 十七 七 五 十八 四 三十八 八

十九 十八 八 六 十九 五 三十九 九

二十 十九 九 七 二十 六 四十 十

二十一 二十 十 八 二十一 七 四十一 王翁元

魯問篇公尙遜說越王使公尙遜迎墨子於魯疑為王翁中晚年事

二十二 二十一 十一 九 二十二 八 四十二 二

非攻中篇蔡亡於吳越之間

緘蔡

二十三 二十二 十二 十 二十三 九 四十三 三

二十四 二十三 十三 十一 二十四 十 四十四 四

二十五	二十四	十四	十二	二十五	十一	四十五	五
二十六	二十五	十五	十三	二十六	十二	四十六	六
二十七	二十六	十六	十四	二十七	十三	四十七	七
二十八	二十七	十七	十五	二十八	十四	四十八	八
考王元	二十八	十八	十六	二十九	十五	四十九	九
二	二十九	十九	十七	三十	十六	五十	十
三	三十	幽公元	十八	三十一	十七	五十一	十一
四	三十一	二	十九	三十二	十八	五十二	十二
五	三十二	三	二十	三十三	十九	五十三	十三
六	三十三	四	二十一	三十四	二十	五十四	十四
七	三十四	五	二十二	三十五	二十一	五十五	十五
八	三十五	六	二十三	三十六	二十二	五十六	十六
九	三十六	七	二十四	三十七	二十三	五十七	十七

魯問篇公輸般至楚為舟
 戰器亟敗越人墨子與論
 鉤拒公輸篇般為雲梯將
 攻宋墨子至郢見楚王乃
 不攻宋儲宮舊事並在惠
 王五十年以前附記於此

貴義篇墨子游楚見惠王
 王以老辭儲宮舊事惠王
 以書社封墨子不受

三十七 八 二十七 三十八 二十四 簡王元 十八 非攻中篇甚亡於齊滅之

十一 元公元 九 二十六 三十九 二十五 二 十九

十二 二 十 二十七 四十 二十六 三 二十

十三 三 十一 二十八 四十一 二十七 四 二十一

十四 四 十二 二十九 四十二 二十八 五 二十二

十五 五 十三 三十 四十三 二十九 六 二十三

威烈王 六 十四 三十一 四十四 三十 七 二十四

元 七 十五 魏文侯 三十二 四十五 三十一 八 二十五

二 七 十五 韓武子 三十二 四十五 三十一 八 二十五

三 八 十六 趙獻侯 三十三 四十六 幽公元 九 二十六

四 九 十七 三十四 四十七 繆公元 十 二十七

五 十 十八 三十五 四十八 二 十一 二十八

六 十一 十九 三十六 四十九 三 十二 二十九

七 十二 烈公元 三十七 五十 四 十三 三十

魯問篇魯陽文君將攻鄭日鄭人三世殺其父景堂作二世殺其君即指哀公幽公被殺也詳本篇

八 十三 二 三十八 五十一 五 十四 三十一

九 十四 三 三十九 五十二 六 十五 三十二

十 十五 四 四十 五十三 七 十六 三十三

十一 十六 五 四十一 五十四 八 十七 三十四

十二 十七 六 四十二 五十五 九 十八 三十五

十三 十八 七 四十三 五十六 十 十九 三十六

十四 十九 八 四十四 五十七 十一 二十 三十七

魯問簾齊項子牛三侵魯地此攻葛及安陵或即三陵

十五 二十 九 四十五 五十八 十二 二十一 王駢元

一 齊伐魯取郟或亦三侵之

十六 二十一 十 四十六 五十九 十三 二十二 二

十七 穆公元 十一 四十七 六十 十四 二十三 三 魯問簾魯君謂墨子曰恐齊攻我疑即穆公

十八 二 十二 韓景侯 四十八 六十一 十五 二十四 四

一 齊伐魯取郟或亦三侵之

十九 三 十三 四十九 六十二 十六 璧王元 五

二十四 四 中國新誠 五十 六十三 十七 二 六

所樂篇中山俞榮於魏義
假長察中山俞榮即中山
桓公為魏文侯所滅

二十一 五 十五 五十一 六十四 十八 三 七

二十二 六 十六 康公元 六十五 昭十九 四 八

公鞅案疑
為皇喜所
弑

呂氏春秋召類齋注子罕
殺昭公史記宋信子罕之
計而囚墨翟疑昭公寔被
囚墨子即其季年事

二十三 七 十七 魏文侯二 悼公元 二十 五國宋 九

十月

景侯六年趙
烈侯六年始
命為諸侯

公鞅篇公鞅殺為楚造雲
梯將攻宋墨子至鄆說止
之當在惠王時蘇時學謂
即此年聲王國宋時事非
是

二十四 八 十八 魏廿三 二 二十一 六 十

韓七趙七

安王元 九 十九 魏廿四 三 二十二 悼王元 十一

韓八趙八

十 二十 魏廿五 四 二十三 二 十二

韓九趙九

三 十一 二十一 魏廿六 五 二十四 三 十三

六韓烈侯元
趙武侯元

四 十二 二十二 魏廿七 六 二十五 四 十四

七韓二趙二

五 十三 二十三 魏廿八 七 二十六 五 十五

八韓三趙三

六 十四 二十四魏廿九 八 二十七鄭六 十六

九韓四趙四

人殺纒公

魯問魯陽文君曰鄭人三世殺君或謂指哀幽纒三若然與文君年不合

七 十五 二十五魏卅十 休公元 康公元 七 十七

韓五趙五

八 十六 二十六魏 十一田和二 二 八 十八

卅一韓六 伐魯取最趙六

黃式三謂魯陽文君將攻鄭在此年未墉 齊伐魯或即魯問簋三侵魯地事

九 十七 二十七魏卅十二 三 九 十九

二韓七趙七

十 十八 孝公元魏卅十三 四 四 二十

三韓八趙八

十一 十九 二魏卅四 十四 五 五 二十一

韓九趙九

十二 二十 三魏卅五 十五 六 六 二十二

韓十趙十

十三 二十一 四魏卅六 十六 七 七 二十三

十一趙十一

十四 二十二 五魏卅七 十七 八 八 二十四

十二趙十二

十五 二十三 六魏卅八 十八 九 九 二十五

十三趙十三

十六 二十四 七魏武侯元十九田齊十 十 十六 二十六

韓文侯元趙太公和元 徵侯元 年始命爲 諸侯

魯問簋墨子見齊太王即大公和新序亦載齊王與墨子問壽卿田和也

呂不韋曰。孔墨徒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尊師篇又曰。孔墨之後學顯

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當梁篇蓋墨學之昌。幾埒洙泗。斯亦盛矣。公輸

篇。墨子之說楚王曰。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二百人。淮南王書。亦謂墨子

服役者百八十人。服役即徒屬韓非子五蠹篇云仲尼為服役者七十人即指七十子而言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新語思賢後論云墨子之門多勇士而荆吳起之亂。墨者鉅子立勝。以死為陽城君守。弟子死

者百八十五人。則不韋所述。信不誣也。廣秦隱儒。墨學亦微。至西漢。儒

復興。而墨竟絕。墨子既蒙世大詬。而徒屬名籍。亦莫能紀述。惟本書及

先秦諸子。略紀其一二。今知集之。凡得墨子弟子十五人。附存三人再傳弟子

三人。三傳弟子一人。治墨術而不詳其傳授系次者十三人。雜家四人。

大都不逾三十餘人。傳記所載。盡於此矣。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

而姓名漸滅。與草木同盡者。殆不知凡幾。嗚呼。悽已。

墨子弟子

禽子。名滑釐。本書公輸篇案司馬貞史記索隱成玄英莊子疏並以滑釐為字非是滑釐呂氏春秋當梁篇作滑釐尊師篇作滑釐列子楊朱篇作滑釐漢書古今人表及列子釋文並

作屈釐漢書儒林傳作滑釐疑正字當作屈釐許公輸篇與田子方段干木吳起。受業於子夏。史記儒林傳後學於墨子。

呂氏春秋盡傳其學與墨子齊侖。莊子天下篇以墨禽滑釐並傳禽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

目黎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墨子甚哀之。乃具酒脯。寄於太山。據茅坐之。

以難禽子。禽子再拜而嘆。墨子曰：「亦何欲乎？」禽子再拜曰：「敢問守道。」本書備梯篇又曰：「由聖人之道，鳳鳥之不出，諸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

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奈何？墨子曰：「何攻之守？」禽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蛾傳，轆轤軒車，敢問守此十二者，奈何？」本書備城門篇墨子遂語以守城之具，六十六事。李峯大白陰經守城具篇六十六事一作五十六事，今本書備城門以下十餘

皆其語也楚惠王時，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自魯至郢止之，使禽子諸弟子二百人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楚卒不攻宋。

本書公輸篇禽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

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黼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殿，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身先於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鍾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

錦繡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筐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子曰。善。說苑反質篇 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則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黿鼉龜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爲仁。載文類聚地部引本書 禽子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黽日夜而鳴。舌乾辭然而人不聽之。今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太平御覽言語部引本書 楊朱後於墨子。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

荀子王制篇楊注殷敬順列子釋文 墨子兼愛上同右鬼非命。而楊朱非之。淮南子紀論訓 禽子與之辯論。荀子注列子釋文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曰。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

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

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列子揚朱篇列子又云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賢家累萬金不治世故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衛魯釐聞之曰端木叔在人也辱其祖矣此與墨學無與附筆於此

高石子。墨子弟子。墨子使管黔傲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

於卿。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

乃以石為狂乎。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老周公曰。非關叔。關管之借字辭

三公。東處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

為義非避毀就譽。去之苟道。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

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爵祿。則是

我為苟啗人食也。墨子說而召禽子曰。姑聽之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

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本書耕柱篇

高何。齊人。學於墨子。呂氏春秋尊師篇

縣子碩。呂覽碩作石字通與高何皆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墨子。為天下

名士顯人。呂氏春秋尊師篇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墨子曰。為義就為大務。墨子曰。譬

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政讓焉歸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

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上平書耕 杜篇

公尙過。呂氏春秋高義篇尙作上墨子弟子。呂覽高義篇

墨子南遊。使於衛。關中載書甚多。弦愆

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尙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

也。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

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

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途於精微。同

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本書貴義篇墨子游公尙

過於越。公尙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尙過曰。子之師。苟冑至越。而

教寡人。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本書魯問篇作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

公尙過許諾。遂為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

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

以封子。據本書魯問篇補呂氏春秋作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

尙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

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不聽

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糶也。義糶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呂氏春秋義

編本皆同耕柱子。墨子弟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愈於人乎。墨子

曰我將上太行駕驥與羊子將誰毆耕柱子曰將毆驥也。墨子曰何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墨子曰我亦以子爲足以責。墨子游耕柱子於楚。二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二三子復於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墨子曰未可知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墨子曰果未可知也。本書耕柱篇

魏越。墨子弟子。墨子使之游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孰先語。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意音湛湫。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本書魯問篇

隨巢子。墨子弟子。漢書藝文志 梁玉繩云隨巢當是氏或謂氏隨名巢無據 誌隨巢子注云巢似墨翟弟子則以巢爲名墨子之術尚儉。隨巢子傳其術。史記自序正義引韋昭說箸書六篇。漢書藝文志

胡非子。廣輿十一模云胡非複姓齊胡公之後有公子非因以胡非爲氏梁玉繩云則胡非子齊人也詭譎案隋經籍志胡非子注云非似墨翟弟子則亦以非爲名墨子弟子。箸書三篇。漢書藝文志

管黔傲。墨子弟子。本書耕柱篇見前
高孫子。墨子弟子。本書魯問篇見後

治徒娛。墨子弟子。本書耕柱篇見前

跌鼻。墨子弟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爲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墨子曰。雖使我有病。鬼神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

本書公孟篇

曹公子。墨子弟子。墨子仕曹公子於宋。三年而反。睹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弗得祭祀鬼神。今而以夫子之故。家厚於始也。有家享。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而以讓賢也。多財而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黍糗肺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百怪之鬼。豈可哉。本書魯問篇

勝綽。墨子弟子。墨子使勝綽專齊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

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二侵魯。而綽二從。是鼓鞭於馬。斬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本書魯問篇

案曹公子及勝綽二人。皆游墨子之門。而以違道見責。蓋未能傳其術者。今以附於諸弟子之末。

彭輕生子問墨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墨子曰。藉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駑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墨子曰。焉在不知來。本書魯問篇

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鈎要。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况於楚國乎。遂死而不爲。王子閭豈不仁哉。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同上

弦唐子

本書貴義篇見前

案以上三人。並見本書。是否墨子弟子。無可實證。謹附綴於此以備考。

墨子再傳禽子弟子

許犯學於禽滑釐。

呂氏春秋當染篇

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釐。為天下名士顯人。

呂氏春秋尊師篇

墨子再傳胡非子弟子

屈將子。

案屈為楚公族。魯姓屈將子疑亦楚人。

好勇。聞墨者非鬪。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劫而問

之曰。將聞先生非鬪。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為言五勇。屈

將說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為弟子焉。

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二四百三十七引胡非子五勇之論甚詳。見後胡非子佚文此

不備錄

墨子三傳許子弟子

田繫。學於許犯。顯榮於天下。

呂氏春秋當染篇

墨氏名家

傳授不可考者。附鉅子

田俅子。

漢書載文志

俅。一作鳩。

鳩音近馬。驢梁王繩並以為一人是也。

齊人。學墨子之術。

呂氏春秋首時儻淮南子道應訓高注

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

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

呂氏春秋

首時儻淮南子道應訓云出舍喟然而嘆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

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城胥渠。

今韓子鑄合今據盧文昭題唐坊校正

明將也。而措於屯伯。

子鑄毛今據

顯校正下同。公孫賣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

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佩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屯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屯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韓非子問田篇楚王謂田

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晉疑魯之譌從文衣之。賸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

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

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其韓子作有今以意改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

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此字韓子無據顧校增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箸書二篇。漢書藝文志墨家田像子三篇本注云先韓子蓋班

固亦謂即田鳩也

相里子。韓非子顯學篇元和姓纂名勤。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司馬彪云墨師也姓相里名勤姓纂云晉大夫里孫相里勤見莊子案此疑唐時諱讓家之妄說恐不足據克為惠公所滅。克妻司成氏。攜少子李連逃居相城。因為相里氏。李連玄

南方之墨師也。成玄英莊子疏為三墨之一。韓非子顯學篇箸書七篇。姓纂引相里子古賢也箸書七篇案韓子無此文據書藝文志墨家亦無相里子書姑存以備考

相夫氏。韓非子顯學篇元和姓纂二十陌有伯夫氏引韓子云伯夫氏墨家流也則唐本相或作伯或當作柏與相形近亦三墨之一。

墨子聞誌

墨子後語上

三一

鄧陵子南方之墨者。誦墨經。

莊子天下篇 案姓蓋云楚公子食邑 鄧陵因氏焉據此則鄧陵子蓋楚人

亦二墨之一。

韓非子顯

墨有箸書。姓纂云鄧陵子箸書見 韓子案韓子亦無此文

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

陵氏之墨。墨離為二。

苦獲南方墨者。

莊子天下篇

已齒南方墨者。

莊子天下篇 釋文引李頤云苦獲已齒 二人姓字也案姓字當作姓名疑並楚人

相里氏弟子

五侯子。

莊子天下篇 陶潛集聖賢羣輔錄 案五侯蓋 姓五王與伍同古書伍子胥姓多作五非五人也

相里勤弟子。與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諱不同。相謂別墨。

莊子天下篇

案墨經即墨辯。今書經說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蓋即相里子鄧陵子

之倫所傳誦而論說者也。

又案陶潛集。集聖賢羣輔錄末。附載三墨云。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

於名。莊子天下篇 作不苟於人不忤於衆。此宋劔尹文之墨。劔當從莊子作鉞 即孟子之宋輕也裘褐為衣。跂蹻

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誦墨經。而背諱

不同。相為別墨。以堅白。此亦本莊子而文義未全豈僞託 者失其句讀抑傳寫有訛誤耶此苦獲已齒鄧陵子之

墨。此別據莊子天下篇為三墨。與韓非書殊異。北齊陽休之所編陶集即有此條宋 本陶集宋庠後記云八篇三墨二條

此似後人妄加非詢公本意

考莊子本以宋鉞尹文別為一家。不云亦為墨氏之學。以所舉二人學術大略攷之。其崇儉非鬪。雖與墨氏相近。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墨翟宋鉞並稱而師

承實迥異。乃強以充三墨之數。而韓非所云相夫氏之墨者。反置不取。

不知果何據也。宋鉞書。漢書藝文志在小說家。云黃老意。尹文書在名家。今具存。其大道上篇云。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又云。是道治者。

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則二人皆不治墨氏之術。有明

證矣。近俞正燮癸巳稿。稱墨學論亦以宋鉞為墨徒。誤。與羣輔錄同羣輔錄本依託。不出淵明。而此條尤疏謬。今

不據補錄。

不據補錄。

我子。六國時人。元和姓纂引風俗通為墨子之學。箸書一篇。漢藝文志。顏注引劉向別錄

纏子。廣韻二仙云。纏又姓。漢書藝文志有纏子箸書案。漢志無纏子此誤修墨子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

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

之辭。並不為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意林引纏子纏子與董無心相見

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董子難以

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論衡福虛篇箸書一卷。意林

墨家鉅子

莊子天下篇說墨云。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郭象

往云。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釋文。巨。向秀崔譔本作鉅。向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為鉅子。若儒家之碩儒。呂氏春秋上德篇云。墨者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又有墨者鉅子。孟勝田襄子腹蘄三人。高誘以鉅子為人姓名。非也。以莊呂二子所言推之。墨家鉅子。蓋若後世儒家大師。開門授徒。遠有端緒。非學行純卓者。固不足以當之矣。

孟勝為墨者鉅子。善荆之陽城君。高注云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非是陽城君令守於國。毀壞

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悼王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

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

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

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

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

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

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

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高注云二人孟勝之弟子

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八十二人。一人。舊本無此二字畢校補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

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不聽本語當畢校正遂反死之。

也。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不聽本語當畢校正遂反死之。

案吳起之死。在周安王二十一年。時墨子當尚在。詳親土篇則孟勝田襄子。或親受業於墨子。亦未可知。其為鉅子。豈即墨子所命。為南方墨者之大師者邪。孟勝之死也。必屬鉅子於田襄子。明以傳學為重。亦若儒家之有師承宗派。佛氏之有傳授衣蓋矣。

田襄子。宋之賢者。孟勝死。荆陽城君之難。使弟子二人屬鉅子於田襄子。呂氏春秋上德篇 案田襄子言行無攷說苑尊賢篇有衛君問田讓語疑即田襄子附識以備攷

腹䟽。為墨者鉅子。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老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䟽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䟽不可不行墨子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呂不韋曰。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呂氏春秋去私篇高注云鉅乃其姓耳案畢說是也 姓子通稱腹䟽字也畢坑云

子孟勝弟子

徐弱。孟勝弟子。與孟勝同死楚陽城君之難。見前

墨氏雜家。凡治墨術而無從攷其學業優劣乃傳授端緒者

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孟子上篇趙注文公。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

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

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

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

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

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

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

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

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

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

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

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孟子滕文公上篇

謝子。呂氏春秋去宥篇淮南子脩務訓高注云謝姓也子偃稱關東人也。學墨子之道。呂覽高注說苑雜言篇作祁射

祁屬太原正是關東恐未確

唐姑果。淮南子脩務訓作唐姑梁高注云秦之墨者。淮南子高注云東方墨者謝子。將

西見秦惠王。淮南子說苑並惠王問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

唐姓名姑梁說苑雜言篇作唐姑秦大夫疑誤

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淮南子作山東辯士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淮南子作

固禮說以取少主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淮南子云後曰復見絕而弗聽謝子不說。遂辭

而行。馬氏春秋去宥篇

某翟。鄭人。兄緩。呻吟裘氏之地。釋文云裘氏地名祇三年。而緩爲儒。使其弟墨。儒

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莊子列禦寇篇郭注云翟緩弟名案未詳其姓氏

案唐姑果。媚賢自營。違墨氏尙賢尙同之悒。鄭人翟爭論儒墨而殺其

兄。則亦非悌弟也。故附於墨學雜家之末。又孟子告子篇趙注。謂告子

兼治儒墨之學。其人無可攻。本書公孟篇有告子。亦恐非一人。淮南子

人間訓云。代君爲墨而殘。許注云。代君。趙之別國。不詳其名及時代。則

疑是趙武靈王子代君章。見趙世家此並無可質證。謹附識於此以備攷。

墨子後語下

墨子緒聞弟四

墨學通論弟五

墨家諸子鈎沈弟六

墨子緒聞弟四

墨氏之學微矣。七國時。學者以孔墨並稱。孔子言滿天下。而墨子則遺文佚事。自七十一篇外。所見殊尠。非徒以其爲儒者所擯。絀也。其爲道。瘠薄而寡澤。言之垂於世者。質而不華。務申其意。而不馳騁其辭。故莊周謂其道大澁。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而楚王之問田鳩。亦病其言多而不辯。田鳩荅以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韓非子外儲說上左蓋子孟荀之議未興。世之好文者。固已弗心慊矣。秦漢諸子。若呂不韋淮南王書。所采摭至博。至其援舉墨子之言。亦多本書所已見。絕無異聞。然孔氏遺書。自六藝外。緯侯之誣。家語孔叢之僞。集語之雜。眞贗糅苴。不易別擇。而墨氏之言行。以誦述者少。轉無段託傳益之弊。則其僅存者。雖不多。或尙孳然可信與。今采本書之外。秦漢舊籍。所紀墨子言論行事。無論與本書異同。咸爲甄緝。或一事而數書並見。亦悉附載之。以資讐勘。而七十一篇佚文。則墨氏所述略

備固不勞綴錄也。

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北堂書鈔八十三太平御覽六百七引新序 案齊王當卽齊太王此與

意林引本書佚文略同而文較詳故錄之 說苑反質 篇又有禽滑釐問墨子語畢氏已采入佚文今不錄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疆。德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於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諛羣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甲兵。威人以衆彊。故天下不欲其疆。災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讐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與。元稹本譌與據 盧文昭校正 公曰。然則何若。公曰。請卑辭重幣。以說於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乎。公曰。諾。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爲人。而失在爲己。元本脫在字據 孫星衍校增 爲人者重。自爲者輕。

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爲人而諸侯爲役。則道在爲人。而行在反己矣。

黃以周云行蓋得之剡文。故晏子知道矣。晏子春秋內篇問上

景公與晏子立於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

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有說晏子歸。負載使人辭於公曰。嬰故老耄無

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於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

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豢牧之處不足。元本牧爲收據。盧文弼校正。絲

蠶於燕。牧馬於魯。共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晏子知窮矣。晏子春秋內篇辭上。右

墨子禮說

公輸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赴於楚。行十日十夜而

至於郢。見般曰。聞子爲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

胡不已也。公輸般曰。不可。吾既以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

般曰。諾。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

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

曰。此爲竊疾耳。任繼培云一作必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

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盜。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饒。

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櫛櫛豫章。

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請無攻宋。蘇文類聚八十八引尸子又太平御覽三百三十六引尸子云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請獻十金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 本書公輸篇文略同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

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人。宋本作王吳師道云一本作至唐武后入字黃丕烈云公輸篇文略同公輸般曰。吾義固

不殺人。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

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

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

鮑彪本短作短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

爲有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

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

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枏豫樟。鮑本作章宋無

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臣宋本作惡黃云即惡字按惡武后臣字爲與此同

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戰國策宋策

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

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

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

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

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

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

之。舊本稅公輸般三字畢坑。據御覽三百二十校補。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轲不攻宋。墨子能以術

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呂氏春秋愛類篇。按呂氏春秋慎大覽高注云。墨子曰。使公

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諸書並止言輪攻墨。守惟此。往更有輪守墨攻事。不知何據。謹附識於此。

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往。舊本稅王念孫。據北堂書鈔補。十日十夜。足重

繭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裂下舊本衍衣。字王據書鈔刪。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

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七宋本作忘。頓兵劉銳。劉舊本作挫。今從宋本正。負

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

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

下之巧士。作為雲梯之械。為字舊本稅。據宋本補。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令公輸

般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

子九却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轍不攻宋。淮南子脩務訓。

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攻宋。墨翟行自齊。行十日一夜至郢。獻千金於般

曰。北方有侮臣者。願子殺之。般不悅。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曰。吾

聞之。北方有侮臣者。願子殺之。般不悅。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曰。吾

聞子之梯以攻宋。楚有餘於地，不足於民。殺所不足，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不可謂仁。子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般子服，翟曰：「何不己乎？」曰：「既言之王矣。」曰：「何不見吾於王，遂見之。」墨解帶爲城，以襟爲械。般設九攻，而墨九却之。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問其故，墨曰：「般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則宋莫能守。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持臣守器，在宋城上，以待楚矣。」王曰：「請無攻宋。」儲宮舊事二

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舊校云一作裹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注云賓客也萌民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舊校云一作愛其國，是舊校云一作退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畢云兩翟字當是難字之誤雖於中國亦

可。呂氏春秋高義篇本書魯問篇文略同

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是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請過。」此上下有說文進曰：「百種。」疑當作進粟百鍾以待官舍人，不足須天下之賢君。墨

下說

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

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

余注云。特惠王在位已五十年矣。

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

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為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社

五里。

疑當作五百里。

封之。不受而去。

諸宮舊事二。案首數語與貴義篇及文選注所引本書佚文略同。見附錄。右墨子遺事。

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

墨子曰。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

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

子大巧。巧為輓。拙為鳶。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淮南子齊俗訓云。魯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論衡儒增篇云。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為鳶。飛

之三日而不集。案本書魯問篇說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鳶。與此略同。疑傳聞之異。

之三日而不集。案本書魯問篇說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鳶。與此略同。疑傳聞之異。

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

張注云。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

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

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列子湯問篇。案東門賈。

蓋班輸弟子。故云以告二子。或謂亦墨子弟子。非是。

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

淮南子泰族訓。案主術。

制又云。孔丘墨翟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為之服役者。不計數十人。與此小異。

墨子見歧道而哭之。

呂氏春秋疑似篇高注云。為其可以南。可以北。言乖別也。賈子新書審微篇云。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鞋而縶千里也。案賈子王霸篇又云。楊朱

突循涂蓋。驚聞之異。

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

淮南子說山訓。史記鄒陽傳云。邑號朝歌。而墨子不入。又說山訓高注云。墨子尚儉。不好樂。故名朝歌。墨子不入。

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

呂氏春秋貴因篇高注云。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為之。因荆王之所欲也。藝文類聚四十四引尸子云。墨子

吹笙。墨子非樂。而於樂有是也。

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

呂氏春秋博志篇。

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故不聽也。

文選七命李注引尸子。右墨子瑣事。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為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為

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尚儉約。頗毀孔子。有公輸般者。為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詣楚。脚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為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矣。墨子見王曰。於今有人。捨其文軒。隣有一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雲夢之麋鹿。江漢之魚龜。為天下富。宋無雉兔鮒魚。猶梁肉與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數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王更議攻宋。有與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為雲梯。謂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

墨子解帶爲城。以幘爲械。公輸般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

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臥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爲五行記。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揚遼。東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游五嶽。不止一處。

葛洪神仙傳
右附

案墨子法夏宗禹。與黃老不同術。晉宋以後。神仙家妄撰墨子爲地仙。

之說。於是墨與道乃合爲一。阮孝緒七錄。有墨子枕中五行要記一卷。

五行變化墨子五卷。

隋志並云梁有今亡。案抱朴子內篇靈覽云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爲一卷。葛氏所說甚詳。蓋五

行變化即五卷之全書。要記即劉安所鈔一卷也。隨書經籍志。醫方類有墨子枕中五行記。要一卷。宋史藝文志。神仙類有太上墨子枕中記二卷。皆即是書。抱朴子神仙金鈞經又載墨子丹法。蓋皆道家僞託之書。五代史唐家人傳云。魏州民自言有墨子術。能役鬼神。化丹砂水銀。即此術也。蓋卽葛傳所謂五行記者。明鬼之論。忽變爲

服食練形。而七十一篇之外。又增金丹變化之書。斯皆展轉依託。不可

究詰。魏晉之間。俗尙浮靡。嫁名僞冊。榛蕪編錄。此亦其一矣。

開元占經引墨子占疑亦段託

稚川之傳。惟與公輸般論攻守事。見本書。餘皆臆造不足論。以其晉人

舊帙。姑錄附於末。以識道家不經之談。所由肇端。至於年代彌遠。詭說

日孳。生有夢烏之徵。

伊世珍瑯嬛記引賈子說林謂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日中赤烏入室。驚覺。生烏。遂名之。其說謬妄不足辯。說林古亦無是書。蓋卽世珍所臆撰也。

終以服丹而化。陶宏景真誥禳神樞篇云。墨狄子服金丹而告終。若茲之類。誣誕尤甚。今無取焉。

墨學通論第五

春秋之後。道術紛歧。倡異說以名家者十餘。然惟儒墨爲最盛。其相非

亦最甚。墨書旣非儒。儒家亦闢揚墨。楊氏晚出。復擴儒墨而兼非之。然

信從其學者少。固不能與墨抗行也。莊周曰。兩怒必多益惡之言。

人間世篇

夫樹一義以爲藥榻。而欲以易舉世之論。沿襲增益。務以相勝。則不得

其平。豈非勢之所必至乎。今觀墨之非儒。固多誣妄。其於孔子。亦何傷

於日月而墨氏兼愛固諄諄以孝慈爲本其書具在可以勘驗

班固論墨家亦云以孝視

天下是以尙同

而孟子斥之至同之無父之科則亦少過矣自漢以後治教溥一

學者咸宗孔孟而墨氏大絀然講學家剽竊孟荀之論以自矜飾標識

綴文之士習聞儒言而莫之究察其於墨也多望而非之以迄於今學

者童叟亦治舉業至於皓首習斥楊墨爲異端而未有讀其書深究其本

者是暖姝之說也安足與論道術流別哉今集七國以選於漢諸子之

言涉墨氏者而殿以唐昌黎韓子讀墨子之篇條別其說不加平議雖

復申駁雜陳然否錯出然視夫望而非之者固較然其不同也至後世

文士臬講學家之論則不復甄錄世之君子有秉心敬恕精究古今學

業純駁之故者讀墨氏之遺書而以此篇證其離合必有以持其是非

之平矣秦漢諸子及史傳涉儒墨者甚夥華文紀論無所發明及荀韓諸子難節粹兼愛之論而未明斥墨子者今並不錄

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

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之

楊注云獲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葷菜百蔬以擇量然後六畜禽獸

一而剗車楊云剗與專同言一獸備一車鼉鼉魚鱉鱸鱸以時別一而成羣然後飛鳥鳧鴈若

烟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物

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粗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威則賞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揚云：敖，讀爲熬。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噴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揚云：噴，與噉同。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錙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揚云：錙，與彫同。必將芻麥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故其賞行。揚云：是于，猶言于是。言生民所願欲皆在

于是也說施亦作是于也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賞行罰威則賢者可

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

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汭汭如河海

揚云汭讀為澗水多貌也暴暴如山丘不時焚燒無所滅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

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揚云大讀為泰優泰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

琤琤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謝塘云管磬瑤

璠元刻作磬堯將將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鬪而日爭揚云墨子有非攻篇非攻即非鬪也勞苦頓

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揚云萃與穎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

言無嘉慙莫懲嗟此之謂也荀子富國篇右難節用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

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

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

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詘謝塘云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論而不息此作謔乃謔之說莊子人閒世篇

氣息沛然向本作謔崔本亦同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謝云繁省史記同禮記作繁瘠使夫

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柰何故樂在宗

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

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謝云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史記同。足以率一道。足以治

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柰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柰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謝云禮記齊作儕。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

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莊肅。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優鄙賤矣。流優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

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日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鞬。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蕪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謝云元刻作簫。管與禮記同。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謝云元刻周旋作隨還。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謝云宋本作美。

善相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

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

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謝云：勉元刻作免，古通同。荀子樂論篇。右難非樂。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人。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見非備下篇詰之曰：楚

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

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宋威注云：史云二年此云十年。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

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

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柰此年世不相

值何？墨子曰：孔子至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於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浩

居而自順。浩宋本作法，明刻本作浩。浩與非儒篇同，今從之。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

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非儒篇作衆，此疑誤。公曰：善。見非儒下篇詰之曰：卽如此言，晏子爲非

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

問所以爲政，晏子答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

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經帶杖。菅菲食粥。居於倚廬。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爲。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已。乃樹鷓夷子皮於田常之間。見非儒下篇詰之

曰。夫樹人爲信已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弑其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見非儒下篇詰之曰。若以季孫爲相。

司寇絀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見非儒下篇詰之曰。所謂厄者。

沽酒無處。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爲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惺以亂衛。陽虎亂魯。佛肸以中牟叛。漆雕開形殘。見非儒下篇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

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爲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
今本書無畢沅云
疑非僞上篇佚文 詰之曰。按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乃云。乃宋本
作而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否。宋本作
不然則不然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慚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畢云疑非僞
上篇佚文 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曰。晏子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人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

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晏子春秋外傳作盈成廷此疑誤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其父尚爲孔

子門人。俞晏子春秋作曾古通門人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

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己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

日，何約乎哉？明刻本作故據宋本正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

喪二年。』喪宋本作哀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

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畢云疑非儒上篇佚文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

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己，適證其

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曹明問子魚曰：「觀子詰墨者

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答曰：「苟得其理，雖百墨

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晏子

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伯諸侯乎？』伯明刻作霸今從宋本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

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勤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

侍，氣鬱而疾。宋本作一食血氣不休今從明刻本與晏子春秋內篇問上合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感，行不

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妄不疑矣。

孔叢子詰墨篇右難非儒

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

淮南子齊俗訓高注云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禮右難節葬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爲務。然而世尙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爲人死輒爲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爲效驗。儒家不從。以爲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乏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敬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爲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

之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爲據。則死無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情不可定。爲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類。爲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爲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爲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爲失實。失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爲驗。杜伯死人。如謂杜伯爲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故以爲非。非與是不

明皆不可行。王充論衡薄葬篇 右難明鬼節葬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為。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况百。而墨家為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論衡案書篇 右難明鬼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固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何焯校云而下疑脫不字皆奔於私也。爾雅釋詁邢昺疏引尸子廣澤篇 呂氏春秋不二篇云老聃貴柔 孔子貴仁 墨翟

費廉關尹貴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費已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案呂覽云墨子貴廉廉疑卽兼之借字

孟子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孟子滕文公上篇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告子下篇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釋文云暉 崔本作渾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

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說成玄英 本作悅為之大過。

大成本 已之大順。釋文云順或作循按成 本作循疏云循順也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

子犯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

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

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

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

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釋文云。敗或作毀。墨子

為敗也。崔云未壞其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

薄。其道大轂。郭注云。轂無潤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

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

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成本無者字禹之涇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

三百。支川三千。釋文云。支川本或作支流。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

腓。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釋文云。樂作臺

反崔郭音託字。則應作臺。崔云。臺也。司馬云。臺。土器也。九音鳩。本亦作鳩。聚也。雖本或作余音同。崔云。所治非一

故曰雖也。崔本甚作堪音。怪詒讓案。此當從臺。為是釋文本。非成本。亦作臺。疏同。司馬義又云。舟楫往來九州。遊

易又解。凡經九度言九雜也。又本作鳩者。言鳩。離川谷以導江河也。察九雜。猶言九布也。成引一解云。經九度者是也。諸說並未得其指。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

衣。以跛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釋文云。李云。麻曰屨。木曰屨。屨與趾同。屨與躄同。曰。不能如此。非

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躄

偶不件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蔡文云巨子，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

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

腓無胫。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

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莊子天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

句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做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莊子駢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曾不足以容辨

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鈇也。

荀子非十
二子篇

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

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

易執業。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

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荀子王

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楊注云時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有齊而無畸。則政令

不施。楊注云夫施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楊注云欲使上下勤力股無敢隱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

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執而不知知。楊注云下惠子蔽於辭而不知

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揚云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由

俗謂之道盡噍矣。揚云俗當爲噍。噍與悅同。快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執謂之道盡便矣。由

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

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

故以爲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

也。荀子解被篇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

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

良氏之儒。道藏本良作梁。聖賢羣輔錄同。今從宋本。良梁字通。有孫氏之儒。顧廣圻云。卽荀卿按顧說是也。羣輔錄作公孫氏。疑不足據。有樂正氏

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

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

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

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

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

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

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主字舊本說今據盧文弨所校補 儒者破家

而葬。服喪二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

之後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後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

之。韓非子顯學篇

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

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尚宋本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淮南子

訓論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許注云悅易也王念孫云當爲悅 厚

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王云當云久服此挽久字 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

大水。禹身執殛。禹。今本講垂据宋本正 以爲民先。別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

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擻不給批。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

節財薄葬。閑宋本服生焉。淮南子要略

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史記孟孫子荀卿傳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墨者亦

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

集解徐廣曰一作墻 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

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史記自序司馬談論六家要指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

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

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

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

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

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韓愈昌黎

集讀墨子
右編論

墨家諸子鉤沈第六

劉歆七略。諸子十家。墨為第六。漢志箸錄六家。自墨子書外。史佚遠在

周初。為墨學所從出。史佚書僕以後不傳。近馬國翰輯本一卷。僅錄左傳周書所載史佚語及遺事數條。無由定其為二篇之佚文。今不錄。胡非隋巢

二子。皆墨子弟子。田俅與秦惠王同時。似亦逮見墨子者。我子則六國

時為墨學者。我子書僕以後不傳。古書亦終無援引。時代或稍後與。田俅書。惟阮孝緒七錄尚箸

錄。唐初已亡。見隋志。隋經籍志。唐經籍藝文志。及梁庾仲容子鈔。見林蕙及高似孫子略。

馬總意林。僅錄胡非隨巢二家。餘並不存。而別增纏子一家。則卽漢志儒家董無心之書也。至宋崇文總目而盡亡。惟纏子爲童子宋時尙存崇文目及宋史藝文志並入儒家使非

墨子本書具存。則九流幾絕其一。甚足稀也。田俵以下。四家之書。近世有馬國翰校輯本。田俵隨巢書別有仁和勞格輯本不及馬本之詳檢覈羣書。不無遺闕。今略爲校補。

都爲一篇。孤文碎語。不足以攷其闕悞。然田俵盛陳符瑞。非墨氏徵實之學。與其自對楚王以文害用之論。亦復乖悞。或出依託。隨巢胡非。則多主於明鬼非鬪。與七十一篇之旨。若合符契。而隨巢之說兼愛曰。有疏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則尤純篤無疵。是知愛無差等之論。蓋墨家傳述之未失。後人抵巇蹈瑕。遂爲射者之的。其本意固不如是也。擇而錄之。以見先秦墨家沿流之論。或亦網羅放失者所不廢乎。

墨家諸子箸錄

漢書藝文志諸子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田俵子二篇。先韓子我子一篇。顏注引劉向云爲墨子之學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二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如韓曰右鬼謂信鬼神如杜伯射宣王是謂鬼而右之師古曰右猶尊尙也詒讓按右鬼

即本書明蘇林曰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鬼三篇行相反故識之也如淳曰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

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如淳曰言皆同可以治也師古曰墨子有節用兼愛此其所長也。及

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阮孝緒七錄子錄

墨部四種。四帙一十九卷。廣弘明集三

按阮錄久佚。其細目弘明集未載。以隋志攷之。蓋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隨巢子一卷。胡非子一卷。田俵子一卷。隋志云梁有即掘阮錄言之通為四帙一十九卷。

與部數正合。

隋書經籍志子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隨巢子一卷。巢似墨翟弟子胡非子一卷。非似墨翟弟子梁有田俵子一卷七

右三部合一十七卷。

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術堯舜之道。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糲梁之食。

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漢書以為本

出清廟之守。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

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也。愚者為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

而混於親疎也。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胡非子一卷。右墨家二部。凡一十六卷。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隨巢子一卷。胡非子一卷。右墨家類三家。三部。一十

七卷。

馬總意林。高似孫子略載梁庾仲容子鈔目同

胡非子一卷。墨子十六卷。纏子一卷。隨巢子一卷。

案宋史藝文志。墨家唯存墨子一種。餘均不著錄。崇文總目。以後諸家

書錄並同。並詳畢氏篇目攷鄭樵通志藝文略。全錄漢隋唐諸志。徒存虛目。無關

攷證。今並不錄。昆公武郡齋讀書志本列子揚朱篇張湛注及唐柳宗元說以晏子春秋入墨家與各史志並異亦不足據

隨巢子佚文

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聖人。曰聖也。疑當作賢於聖也越

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邪。隨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爲

四時八節。以紀育人。乘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

聖人。意林一

有疏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絕。賢者欣之。不

肖者則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同上 太平御覽四百一引 大聖之行五句民作物未二
 句作賢則欣之。不肖則矜之。

有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憚明而功者。荀子王 顯篇揚

注 案功疑並當為切畝 田即圃田見本書明鬼篇

明君之德。察情為上。察事次之。晉書石崇 傳自理表

史皇產而能書。北堂書 鈔七

禹產於硯石。啓生於石。藝文類聚六 太平御覽五十一 書鈔一引啟生硯石 案淮南子 脩務訓云禹生於石 史皇產而能書疑並用隨巢子文史記六國表集

釋引皇甫謐云禹生石 紐案石疑即石紐也

禹娶塗山。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為熊。塗山氏見之。慚而去。至嵩高山下。

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馬融釋 史十二

昔三苗大亂。龍生於廟。犬哭於市。御覽九百五 案此與 本書非攻下篇文同

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龍生於廟。日夜出。晝日不出。劉恕 通鑑

外史帝舜紀引隨巢子 家紀年疑兼用二書文

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於玄宮。類聚無殛之及后字受作屬御覽八百八十二 無於玄宮三字海錄碎事引作天命夏禹於玄 宮 按此與非攻 下篇文略同

有大神。人面獸身。降而福之。御覽八十二作輔 八十八十二作富司祿益食而民不飢。

司金益富而國家實。御覽 作寶司命益年而民不夭。類聚碎事並無益食而民不飢 司金 八字御覽八十二無司祿益食二句四

方歸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御覽無此句關土以王。類聚十引至神民不違。御覽八十二又八百八十二引至四方歸之。

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之。無方之澤。出神馬。四方歸之。禮

夏桀德衰。岱淵沸。御覽七十

夷羊在牧。史記周本紀集解飛拾滿野。史記周本紀索隱天鬼不顧。來不賓滅。同上。案史記周本紀武

王曰。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至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享殷。乃今有成。維建殷。其登名。民三百有六。十夫不歸。下不須臾。集解徐廣曰。此事出周書及隨巢子。索隱亦云。亦見周書及隨巢子。頗復脫歸。是隨巢子蓋全爾。彼文而多錯異。今無可攷。

姬氏之興。河出綠圖。書鈔一百五十八。案此與本書非攻篇文略同。

殷滅。周人受之。河出圓圖也。書鈔九十六

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伐殷。書鈔一百二十。御覽三百四十四。案此與本書非攻篇文同。

幽厲之時。天旱地坼。御覽八百七十九

幽厲之時。奚祿山壞。天賜玉玦於羿。遂以殘其身。以此為福而禍。御覽八百五

召人以環。絕人以玦。書鈔一百二十八。御覽六百九十二

胡非子佚文

胡非子脩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鬪。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劫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鬪。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六下。云胡非子為言。

五勇屈將子悅服蓋約引意林引無此段御覽四百三十七引無首句作屈將子好勇見胡非刻而問曰聞先生非鬪士而好勇下二句同刻即刻之譌御覽而下無將字馬本依釋史引補

吾聞勇有五等。夫意林無此七字負長劍。赴榛薄。折御覽作折文選注同兕豹搏熊羆。此御覽無此字下並同獵

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泉。文選注引作淵此唐人避諱改斬御覽作折文選注同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

也。登高陟危。御覽作登高危之上鵠御覽作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丘御覽作丘按說苑善說篇林既對齊景

公云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以彼校此則御覽是也。剽必刺。視必殺。御覽作若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

公以魯為南境。魯公憂之。三日不食。御覽作昔齊桓公伐魯無魯公二句曹翹聞之。觸齊軍。見桓

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請擊頸以血濺君矣。意林作曹沫請擊頸以血

御覽公無聞之以下二十四字御覽引有之而無請擊頸三字馬互參校補桓意林無桓字公懼。不知所措。御覽無此句管仲乃勸。御覽作與

之盟而退。意林無而退二字夫曹翹匹夫。徒步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也。柔疑當為泉形近而譌唯無

怒。一怒而刳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謂君子之勇。勇之貴者也。太平御覽別引云夫曹翹

匹夫一怒而卻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意林引作夫曹沫匹夫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一怒卻萬乘之師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晏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

亂。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悅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

而請為弟子焉。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七意林一引無晏嬰以下四十五字文選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李注引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赴深淵斬蛟龍五句

善為吏者樹其德。北堂書鈔七十七

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眦。藝文類聚十七

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羿闞之曰。非弓何

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台弓矢。而教之射。御覽三百四十七

田隸子佚文

黃帝時。稽瑞有常字有草生於帝。稽瑞無此字庭階。若佞臣入朝。則草稽瑞有屈而二字指之。名

曰屈軼。稽瑞下有草字是以佞人不敢進也。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李注 稽瑞

少皞生於稚華之渚。渚一日化為山澤。鬱鬱葱葱焉。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二

少昊氏都於曲阜。鞮鞻毛人獻其羽裘。御覽六百九十

少昊之時。赤燕一雙。御覽作白鷺一銜羽而飛集少昊氏之戶。遺其丹書。藝文類聚九十九御覽九百二十二

堯為天子。蓂莢生於庭。為帝成曆也。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注又張景陽七命注又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又陸佐公新刻漏銘注

昔帝堯之為天下平也。出庖廚。為帝去惡。稽瑞蓬蒲注引平也二字有誤

堯時有獬廌。緝其毛為帝帳。白孔六帖九十八 御覽八百九十引有作獲毛作尾為上有以字 稽瑞獬廌注引云堯時獲之緝其皮以為帳

渠搜之人。服夏禹德。獻其珍裘。毛出五彩。光曜五色。御覽六百九十四

商湯為天子。都于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入湯庭。類聚九十九

殷湯為天子。白狐九尾。稽瑞

周武王時。倉庭國獻文章翽。稽瑞文犀駭難注引章翽疑當作犀駭未又說難字

纏子佚文

纏子脩墨氏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

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者。並不為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意林

纏子曰。墨家佑鬼神。秦穆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論衡福虛篇 案秦穆公事 見本書明鬼篇 秦今本譌鄭

當據此校正九十當 作十九本書不誤

桀為天下。洒濁而殺廚人。紂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殺庖人。太平御覽 九百八

董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能應。意林

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文選陶淵明雜詩李注 又陸士衡 文賦注又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

覆江陵夜行塗口詩注 引並無無心鄙人也句

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文選班孟堅荅賓戲 注 按以上三條並

董子難語 今附於後

馬國翰云。纏子一卷。不詳何人。漢隋唐志。皆不著此書之目。書亦佚。馬

總意林始載纏子一卷。引其書二節。中言與儒者董無心論難。案漢志儒

家。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王充論衡亦載董無心難纏子。天賜秦穆公

以年之說。文選注引纏子。亦載董無心言。蓋本董子之書。取為纏子。如孔

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孔叢子公孫龍兩書並載之類。纏子輯 本序

案漢書藝文志。儒家。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隋唐舊經籍 新藝文宋諸史志並

一卷。主入晁公武讀書志云。吳祕注玉海引中興館閣書目云。董子一卷。與
學墨者纏子辯。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之非。纏子屈焉。是纏子與董子埒。爲
一帙。主墨言之。則題纏子。鄭樵通志載文略以董子箸錄而入墨家則非主儒言之。則題董子。無二書也。
館閣書目。謂纏子出於董子。與意林纏子不能應之言合。則是書自是先
秦儒家遺籍。入墨家爲非其實。其書明時尙有傳本。見陳第世善堂書目今則不復可
得。佚文僅存六事。不足徵其論難之旨也。

漢志墨子書列在爲墨學者我子及隨巢子胡非子之後。其敘錄稱墨家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宗祀嚴父。是以右鬼。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其文蓋出別錄。然則詳劉向之意。七十一篇之書。多弟子所論纂。孟荀孔鮒。諸所據以排斥墨氏者。抑亦有蔽者增附之言。其本師之說。不盡如是也。墨子生當春秋之後。戰國之初。憤文勝之極。蔽欲一切反之。質家乃遂以儒爲詬病。其立論不能無偏宕失中。故傳其說者。益倍譎不可訓。然其哀世變而恤民殷之心。宜可諒也。南皮張尙書嘗語紹箕曰。苟卿有言。矯枉者必過其直。諸子志在救世。淺深純駁不同。其矯枉而過直一也。自非聖人。誰能無過。要在學者心知其意。斯可矣。自太史公敘六家。劉向條九流。各以學術名其家。獨墨家乃繫以姓。豈非以其博學多方。周於世用。儒家之匹亞。異夫一曲不該。姝姝自悅者與。今觀其書。務崇儉約。又多名家及兵技巧家言。備城門以下二十口。論今亡九篇。漢志兵技巧家。注云省墨子不言。篇數省者。別錄有而志省也。西漢諸子多別行。本篇數多寡不一。觀管子晏子孫卿書錄。可見任宏因楊僕兵錄之舊。專輯兵書與劉向所定。箸未必一本。漢志兵家都數注云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以兵權謀家省九家二百五十九篇計之。則技巧家之墨子。僅十二篇疑字有說誤。明鬼非命。往復以申福善禍暴之義。與佛氏果報之說同。經上以下四篇。兼及幾何算學。光學重學。則又今泰西之所以利民用而致富強。

者也。然西人覃思裁事期於便己適用爲閔侈。以自娛樂而已。墨子備世之急。而勞苦其身。又善守禦而非攻。而西人逐逐焉。惟兼弁之是務。其宗旨蓋絕異。今西書官私譯潤。碎覽日衆。况於中國二千年絕學。強本節用。百家不能廢之書。知言君子。其惡可過而廢之乎。往讀鎮洋畢氏注本。申證頗多。而疑滯尙未盡釋。蓋墨書多引古書古事。或出孔子刪修之外。其難通一也。奇字之古文。旁行之異讀。譌亂侈竄。自漢以來。殆已不免。加以誦習者稀。楷槩俗書。重賤慳謬。無從理董其難通二也。文體繇變。有專家習用之詞。有雅訓簡質之語。有名家奧衍之旨。有兵法藝術隱曲之文。其難通三也。江都汪氏中。武進張氏惠言。皆嘗爲此學。勒有成書。而傳本未覩。世文孫仲頌先生。旁羅異本。博引古書。集畢氏及近代諸儒之說。從善匡違。增補扇略。取許叔重淮南閒詁之目。以畧其書。太史公曰。書缺有閒。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鄭康成尙書大傳敘曰。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間。別作章句。所謂間者。卽指音聲之譌誤。先後之差舛。篆隸之殊失而言。彌縫其間。猶云彌縫其闕也。先生此書。援聲類以訂誤讀。案文例以侈錯簡。推篆籀隸楷之遷變。以刊正譌文。發故書雅記之晦昧。以疏證軼事。其所變易。灼

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若合符復析。許注淮南全表。不可得見。以視高誘張湛諸家之書。非但不愧之而已。紹箕幸與校字之役。既卒業。竊喜自此以後。孤學舊文。盡人通曉。亦淵如先生所云。不覺潛而識其末也。黃紹箕謹跋。

晏子春秋校注

張純一著

晏子春秋校注敘

周季百家之書。有自箸者。有非自箸者。晏子書非晏子自作也。蓋晏子歿後。傳其學者。采綴晏子之言行而爲之也。計孔子之僂九。見諫上二十章。諫下五章。廿一章。問上三十章。

問下廿九章。雜上十六。章。廿一章。三十章。外上廿七章。

其最愷曰。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曰不出尊俎

之間。折衝千里之外。曰救民之生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

也。吾今乃知晏子時。知晏子者孔子一人而已。墨子之僂二。見問上五章。雜上五章。其最

愷曰。爲人者重。自爲者輕。吾今乃知晏子後。知晏子者墨子一人而已。綜

核晏子之行。合儒者十三四。合墨者十六七。如曰先民而後身。薄身而厚

民。是其儉也。勤也。兼愛也。固晏子之主愷也。夫儒非不尙儉。未若墨以儉

爲極。儒非不尙勤。未若墨勤生之亟。儒非不兼愛。未若墨兼愛之力。此儒

墨之辯也。然儒家囊括萬理。允執厥中。與墨異趣也。晏子儒而墨。如止莊

公伐晉。止景公伐魯。伐宋。是謂非攻。曰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

功。是謂非樂。曰不遁於哀。恐其崇死以害生。是謂節葬。曰粒食之民。一意

同欲。是謂尙同。曰稱事之大小。權利之輕重。是謂大取。曰舉賢以臨國。官

能以救民。是謂尙賢。曰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魂。行之難者在內。是

謂修身。皆其墨行之。彰彰者。又必墾闢田疇。而足蠶桑豢牧。使老弱有養。鰥寡有室。其爲人也多矣。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所謂事必因於民者矣。政尙相利。教尙相愛。罔非兼以正別。况乎博聞強記。捷給善辯。前有尹佚。後有墨翟。其揆一也。劉略班志。列之儒家。柳子厚以爲不詳。謂宜列之墨家。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之。是已。法言云。墨晏儉而廢禮。張湛云。晏嬰墨者也。均可證。晏子生爲貴胄。而務刻上饒下。重民爲治。進賢退不肖。不染世祿之習。故能以其君顯。純臣也。其學蓋原於墨儒。兼通名法農道。尼父兄事之。史遷願爲之執鞭。有以夫。吾服膺晏子書久矣。竊歎其忘己濟物。不矜不伐。駸駸有大禹之風。覃思積年。錄爲校注八卷。俾有志斯學者研尋云爾。中華民國十有九年歲在庚午六月。漢陽張純一敘。

墨晏尙儉。儉在心不在物。所以不感於外也。尙勤。常行而不休。所謂道在爲人也。本儉無爲而勤。無不爲。是之謂能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呂氏春秋知度篇云。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旨哉言乎。墨晏有焉。純一又

記

晏子春秋校注凡例

晏子春秋。孫氏淵如有明沈啓南本。吳懷保本。黃之察本。盧氏抱經有吳勉學本。李從先本。黃氏元同。有凌澄初本。並梁處素孫頤谷二校本。孫盧二氏。後見元刻本。均加勘補。孫以元刻贈吳氏山尊。山尊屬顧氏澗。贛校而刻之。每卷首皆有總目。又各標題於其章。悉復劉子政之舊。誠善本也。然元刻間有譌脫。不及孫校本者。今湖北局刻即元本。浙江局刻即孫本。二本並僂最善。是篇以元本爲主。輔以孫本。參考孫盧黃藏諸本。並江南圖書館藏明活字本。料簡短長。凡一字可疑者。必反復審校。誼求其安而後已。

考訂書。如孫淵如音義。盧抱經羣書拾補。王懷祖伯申讀書雜誌。洪筠軒讀書叢錄。俞蔭甫諸子平議。黃元同校勘。孫仲容札迯。劉申叔補釋。蘇輿校。皆有功於晏子者。是篇盡量采集。惟原文過繇。或二家重見者。則斟酌節省。至諸書詮證。於晏子悖趣間有未徹。或不切要者。概不輯錄。然有詣涉兩可。未能質定。且此非彼是。理須互證。而明者。仍並掇之。以資宣究。諸家校讐。所引孟子荀子。呂覽淮南。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諸書。並文選

後漢書等注。是篇校及莫不搜檢原書，詳加尋討，確足以正譌補脫者，則據以補正。義可並存及反證者，均錄入注，用備研覈。否則從略，庶免冗繁。至諸家引書，不無簡略差異，今以不敢掠美，及取文便故，字句間時有增訂。冀便閱者復案，用竟先民之志耳。

晏子書著自二千四百年前，今讀其書，有要綱二：（一）如義爲儀本字，做爲對段字，而通作能也，讀爲邪之類，非詳究爾雅說文等書，及古書聲類通轉之法，則古字古義不能明辨也。（二）如齊歸田氏事，見左傳。桓公管仲事，見管子。乃至墨子列子，往往文同義合，說苑新序，引用尤夥，非窮探周秦兩漢書，無以供參稽也。

晏子向無注本，今以其文章可觀，義理可法，允宜推行於世，除甄錄舊注外，間附己意，自惟學識謙陋，闕與罕窺，雖寒暑兩更，稿經五易，恐誤解漏義，所在多有，幸世碩儒，匡其不逮。

余友黃君虛齋與余論學，攻錯窮真，相視莫逆，審覽是篇一過，斧藻文字，補綴勝義，有稽商之益，既質之陳君匪石，亦加謚正，此詩所以重嚶求也。

晏子春秋總目

內篇諫上第一凡二十五章

內篇諫下第二凡二十五章

內篇問上第三凡三十章

內篇問下第四凡三十章

內篇雜上第五凡三十章

內篇雜下第六凡三十章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凡二十七章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凡十八章

右晏子凡內外八篇總二百十五章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

孫星衍云漢書楚元王傳向字子政成帝即位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蘇林注三輔多旣灌渠悉主

之故言都水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論議有中大夫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

所校中書

孫云漢書楚元王傳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顏師古注言中者以別于外唐六典劉向揚雄典校皆

在禁中謂之中書

翁今言內庫書也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

孫云列子別錄亦有參名爾雅釋詁讎匹也匹合也俞樾

云管子有臣富參四十一篇此參疑卽富參

太史書五篇

孫云史記集解引如淳曰漢儀注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

臣向書一篇參

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二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

十八章孫云復讀複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孫云著从竹隸書竹韻神藝文志儒家晏子八篇蓋內篇六諫上諫下問上問下雜上雜下外篇二俗本

始刪並為一也外書無有二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

天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孫云天芳先牛形相近又備章長聲相近又讀異或云當為又章疑即問下其竟久乎竟字也當為長久如此類

者多謹頗略櫛孫云列子別錄作棧嬰傲順音剪謂盡斷也略（七略）作刻又一作櫛皆同

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孫云殷勤類列子音義殺青謂汗簡刮去青皮也晏子名嬰論平仲萊人萊者今

東萊地也孫云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正有此語明人或題為晏子序或題表者安也晏子博聞彊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

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

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臂孫云臂當為臂若御轡加凡此皆唐宋人寫書

之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孫云懸當為縣俗加心僕書高紀縣隔千里縣而至言遠而切至順而刻及使

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

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

衆晏子衣苴布之衣孫云詩傳苴麻子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苴草翻也苴音同酢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

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孫云晏子長不滿六尺故云短明本注云疑缺非也盧文弨云疑有缺文李從先本無此四字其

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

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為一篇孫云謂外篇第七也俗本或以此附內篇變亂向篇弟明人之妄如是又有頗不合經術

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孫云謂外篇第八也俗本以為第七

凡人篇

孫云史記正義引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者是時卽以外書第七八合爲一耳隋唐志七卷卽以篇爲卷也玉海引崇文總目十二卷或以爲後人采摭行事爲書故卷頗多于前志文獻通考

亦十二卷蓋宋時分析其篇上下各爲卷二或四字之誤卽七略之七篇也若因卷頗多于前志疑後人采摭行書爲書則宋人不精核此書之故矣晁公武從柳宗元之言改入墨家亦其妄也

其六篇

可常置旁御觀

孫云蔡邕獨斷御者進也詩箋御侍也

謹弟錄

孫云說文弟章束之次弟也

臣向昧死上

孫云獨斷漢承秦法上書皆言昧死

殷敬順列子音義上時掌反此唐人之音以別于上下實不足律古人也荀子別錄作上言明吳懷保本改此文如八篇作四篇上改上聞及增斯書也之類太謬不足數之

晏子春秋校注目錄

內篇諫上第一 凡二十五章

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	一
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無爲禮晏子諫第二	三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諫第三	四
景公飲酒七日不納絃章之言晏子諫第四	五
景公飲酒不卹天災致能歌者晏子諫第五	六
景公夜聽新樂而不朝晏子諫第六	八
景公燕賞無功而罪有司晏子諫第七	一〇
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第八	一一
景公愛嬖妾隨其所欲晏子諫第九	一二
景公敕五子之傳而失言晏子諫第十	一四
景公欲廢適子陽生而立荼晏子諫第十一	一五
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以謝晏子諫第十二	一六
景公怒封人之祝不遜晏子諫第十三	一八
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晏子諫第十四	一九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晏子諫第十五	二一
景公貪長有國之樂晏子諫第十六	二二

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第十七	二四
景公遊公阜一日有三過言晏子諫第十八	二五
景公遊寒途不卹死齒晏子諫第十九	二七
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諫第二十	二八
景公異熒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第二十一	二九
景公將伐宋瞽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諫第二十二	三〇
景公從政十八日不返國晏子諫第二十三	三二
景公欲誅駭鳥野入晏子諫第二十四	三四
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第二十五	三四
內篇諫下第二 凡二十五章	
景公藉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	三七
景公欲殺犯所愛之槐者晏子諫第一	三八
景公逐得斬竹者囚之晏子諫第二	四一
景公以搏治之兵未成功將殺之晏子諫第四	四二
景公冬起大臺之役晏子諫第五	四二
景公爲長床 <small>來音</small> 欲笑之晏子諫第六	四四
景公爲鄒之長塗晏子諫第七	四四
景公春夏遊獵興役晏子諫第八	四五
景公獵休坐地晏子席而諫第九	四六

景公獵逢蛇虎以爲不祥晏子諫第十	四七
景公爲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第十一	四七
景公爲泰呂成將以燕饗晏子諫第十二	四八
景公爲履而飾以金玉晏子諫第十三	四八
景公欲以聖王之居服而致諸侯晏子諫第十四	四九
景公自矜冠裳遊處之貴晏子諫第十五	五二
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晏子諫第十六	五三
景公朝居巖下不言晏子諫第十七	五四
景公登路寢臺不終不說晏子諫第十八	五四
景公登路寢臺望國而歎晏子諫第十九	五五
景公路寢臺成逢于何願合葬晏子諫而許第二十	五七
景公嬖妾死守之三日而不斂晏子諫第二十一	五九
景公欲厚葬梁丘據晏子諫第二十二	六一
景公欲以人禮葬走狗晏子諫第二十三	六三
景公養勇士三人無君臣之義晏子諫第二十四	六三
景公登射思得勇力士與之圖國晏子諫第二十五	六五
內篇問上第三 凡三十章	
莊公問威當世服天下時耶晏子對以行也第一	六七
莊公問伐晉晏子對以不可若不濟國之福第二	六八

景公問伐魯晏子對以不若脩政以待其亂第三	六九
景公伐萊勝之問所當賞晏子對以謀勝祿臣第四	七〇
景公問聖王之行若何晏子對以衰世而諷第五	七〇
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第六	七二
景公問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業晏子對以不能第七	七四
景公問莒魯孰先亡晏子對以魯後莒先第八	七六
景公問治國何患晏子對以社鼠猛狗第九	七八
景公問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對以當辭罪而無求第十	七九
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何如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第十一	八〇
景公問謀必得事必成何術晏子對以度義因民第十二	八二
景公問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以舉賢官能第十三	八四
景公問君臣身尊而榮難乎晏子對以易第十四	八五
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對以六說第十五	八六
景公問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以三者第十六	八七
景公問賢君治國若何晏子對以任賢愛民第十七	八八
景公問明王之教民若何晏子對以先行義第十八	八八
景公問忠臣之事君若何若晏子對以不與君陷于難第十九	八九
景公問忠臣之行何如晏子對以不與君行邪第二十	九〇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以愚君所信也第二十一	九一

景公問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以不與世陷乎邪第二十一	九二
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第二十三	九三
景公問古之莅國者任人如何晏子對以人不同能第二十四	九四
景公問古者離散其民如何晏子對以今聞公令如寇讎第二十五	九四
景公問欲和臣親下晏子對以信順儉節第二十六	九五
景公問得賢之道晏子對以舉之以語考之以事第二十七	九六
景公問臣之報君何以晏子對報以德第二十八	九六
景公問臨國莅民所患何也晏子對以患者三第二十九	九七
景公問爲政何患晏子對以善惡不分第三十	九七

內篇問下第四 凡三十章

景公問何修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對以省耕實第一	九九
景公問桓公何以致霸晏子對以下賢以身第二	一〇一
景公問欲逮桓公之後晏子對以任非其人第三	一〇一
景公問廉政而長久晏子對以其行水也第四	一〇二
景公問爲臣之道晏子對以九節第五	一〇三
景公問賢不肖 <small>二字疑衍</small> 可學乎晏子對以彊勉爲上第六	一〇三
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以節欲中聽第七	一〇四
景公問國如何則謂安晏子對以內安政外歸義第八	一〇四
景公問諸侯孰危晏子對以莒其先亡第九	一〇四

晏子使吳	吳王問可處可去	晏子對以視國治亂	第十	一〇五	
晏子使魯	魯威強不失之道	晏子對以先民後身	第十一	一〇六	
晏子使魯	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	晏子對以庇旌	第十二	一〇六	
魯昭公問魯	一國迷何也	晏子對以化爲一心	第十三	一〇七	
魯昭公問安國	衆民晏子對以事大養小	謹聽節敏	第十四	一〇八	
晏子使晉	晉平公問先君得喪	若何	晏子對以如美淵澤	第十五	一〇九
晉平公問齊	齊君德行高下	晏子對以小善	第十六	一一〇	
晉叔向問齊	國若何	晏子對以齊德衰	民歸田氏	第十七	一一〇
叔向問齊	德衰子若何	晏子對以進不失忠	退不失行	第十八	一一二
叔向問正士	邪人之行如何	晏子對以使下順	逆	第十九	一一三
叔向問事君	徒處之義	奚如	晏子對以大賢無擇	第二十	一一四
叔向問處亂	世其行正曲	晏子對以民爲本	第二十一	一一六	
叔向問意孰爲高	行孰爲厚	晏子對以愛民樂民	第二十二	一一六	
叔向問嗇吝	愛之於行何如	晏子對以嗇者君子之道	第二十三	一一七	
叔向問君子之大義	何若	晏子對以尊賢退不肖	第二十四	一一七	
叔向問傲世	樂業能行道乎	晏子對以狂惑也	第二十五	一一八	
叔向問人何若	則榮	晏子對以事君親忠	孝	第二十六	一一九
叔向問人何以則可	保身	晏子對以不要幸	第二十七	一一九	
會子問不諫	上不顧民以成行	義者	晏子對以何以成	第二十八	一一九

梁丘據問子事三君不同心晏子對以一心可以享百君第二十

九

柏常騫問道無滅身無廢晏子對以養世君子第二十

內篇雜上第五 凡三十章

莊公不說晏子晏子坐地訟公而歸第一

莊公不用晏子晏子二字從盧校增致邑而退後有崔氏之難第二

崔慶劫齊將軍大夫盟晏子不與第三

晏子再治阿而信見景公任以國政第四

景公惡故人晏子退國亂復召晏子第五

齊饑晏子因路寢之役以振民第六

景公欲墮東門之堤晏子謂不可變古第七

景公憐飢者晏子稱治國之本以長其意第八

景公探雀穀穀弱反之晏子稱長幼以賀第九

景公睹乞兒於塗晏子諷公使養第十

景公慙則跪之辱不朝晏子稱直請賞之第十一

景公夜從晏子飲晏子稱不敢與第十二

景公使進食與裘晏子對以社稷臣第十三

晏子飲景公止家老斂欲與民共樂第十四

晏子飲景公酒公呼具火晏子稱詩以辭第十五	一三四
晉欲攻齊使人往觀晏子以禮侍而折其謀第十六	一三五
景公問東門無澤年穀而對以冰晏子請罷伐魯第十七	一三七
景公使晏子予魯地而魯使不盡受第十八	一三七
景公游紀得金壺中書晏子因以諷之第十九	一三八
景公賢魯昭公去國而自悔晏子謂無及已第二十	一三九
晏子使魯有事已仲尼以為知禮第二十一	一四一
晏子之魯進食有豚亡二肩不求其人第二十二	一四二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而贈以善言第二十三	一四二
晏子之晉睹齊纍越石父解左驂贖之與歸第二十四	一四四
晏子之御感妻言而自抑損晏子薦以為大夫第二十五	一四六
泚子午見晏子晏子恨不盡其意第二十六	一四六
晏子遺 <small>乞</small> <small>原</small> <small>譌</small> 北郭騷米以養母騷殺身以明晏子之賢第二十七	一四七
景公欲見高糾晏子辭以祿仕之臣第二十八	一四九
高糾治晏子家不得其俗乃逐之第二十九	一四九
晏子居喪邈答家老仲尼善之第三十	一五〇
內篇雜下第六 凡三十章	
靈公禁婦人為丈夫飾不止晏子請先內勿服第一	一五一
齊人好轂擊晏子給以不祥而禁之第二	一五一

景公普五丈夫稱無辜晏子知其寃第三	一五二
柏常竊襪梟 <small>原謂鳥</small> 死將爲景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第四	一五三
景公成柏寢而師開言室夕晏子辨其所以然第五	一五四
景公病水曹與日鬪晏子教占曹者以對第六	一五五
景公病瘍晏子撫而對之迺知羣臣之野第七	一五六
晏子使吳吳王命賓者稱天子晏子詐惑第八	一五七
晏子使楚楚爲小門晏子稱使狗國者入狗門第九	一五七
楚王欲辱晏子指盜者爲齊人晏子對以橘第十	一五八
楚王饗晏子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食第十一	一六〇
晏子布衣棧車而朝陳桓子侍景公飲酒請浮之第十二	一六〇
田無宇請求四方之學士晏子謂君子難得第十三	一六二
田無宇勝欒氏高氏欲分其家晏子使致之公第十四	一六三
子尾疑晏子不受慶氏之邑晏子謂足欲則亡第十五	一六四
景公祿晏子平陰與橐邑晏子願行三言以辭第十六	一六五
梁丘據言晏子食肉不足景公割地將封晏子辭第十七	一六六
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第十八	一六七
景公以晏子衣食弊薄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第十九	一六八
田桓子疑晏子何以辭邑晏子答以君子之事也第二十	一六八
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辭以近市得所求諷公省刑第二十一	一六九

景公毀晏子隣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第二十二……………一七〇

景公欲為晏子築室於宮內晏子稱是以遠之而辭第二十三……………一七〇

景公以晏子妻老且惡欲內愛女晏子再拜以辭第二十四……………一七一

晏公以晏子乘弊車駕馬使梁丘據遺之疑脫輅車乘馬四字三返不受第二十一

十五……………一七一

景公睹晏子之食菲薄而嗟其貧晏子稱有參士之食第二十六……………一七二

梁丘據自患不及晏子晏子勉據以常為常行第二十七……………一七三

晏子老辭邑景公不許致車一乘而後止第二十八……………一七三

晏子病將死妻問所欲言云毋變爾俗第二十九……………一七四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命子壯而示之第三十……………一七五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 凡二十七章

景公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第一……………一七六

景公置酒泰山四望而泣晏子諫第二……………一七八

景公夢見彗星使人占之晏子諫第三……………一八〇

景公問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諫第四……………一八〇

景公謂梁丘據與己和晏子諫第五……………一八一

景公使祝史禳彗星晏子諫第六……………一八二

景公有疾梁丘據齋款請誅祝史晏子諫第七……………一八三

景公見道蘆自斲無德晏子諫第八……………一八五

景公欲誅斷所受請者晏子諫第九……………一八七

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晏子諫第十……………一八七

景公臺成盆成适願合葬其母晏子諫而許第十一……………一八八

景公築長康臺晏子舞而諫第十二……………一九一

景公使燭鄒主馬而亡之公怒將加誅晏子諫第十三……………一九一

景公問治國之患晏子對以佞人讒夫在君側第十四……………一九二

景公問後世孰將踐有齊者晏子對以田氏第十五……………一九四

晏子使吳吳王問君子之行晏子對以不與亂國俱滅第十六……………一九五

吳王問齊君優暴吾子何容焉晏子對以豈能以道食人第十七……………一九六

司馬子期間有不干君不卹民取名者乎晏子對以不仁也第十八……………一九六

八……………一九六

高子問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晏子對以一心第十九……………一九七

晏子再治東阿上計景公迎賀晏子辭第二十……………一九七

太卜給景公能動地晏子知其妄使卜自曉公第二十一……………一九八

有獻書譖晏子當重晏子一字退耕而國不治復召晏子第二十二……………一九九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未嘗弼過逐之第二十三……………二〇〇

景公稱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辭不受第二十四……………二〇一

景公使梁丘據致千金之裘晏子固辭不受第二十五……………二〇一

晏子衣鹿裘以朝景公嗟其貧晏子稱有飾第二十六……………二〇二

仲尼稱晏子行補三君而不有果君子也第二十七……………二〇三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 凡十八章

仲尼見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爲不可第一……………二〇五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晏子對第二……………二〇七

仲尼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第三……………二〇八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致問第四……………二〇八

景公出田顧問晏子若人之衆有孔子乎第五……………二〇九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對以勿憂第六……………二一〇

景公問有臣有兄弟而彊足恃乎晏子對不足恃第七……………二一一

景公游牛山少樂請晏子一願第八……………二一一

景公爲大鐘晏子與仲尼柏常騫知將毀第九……………二一二

田無宇非晏子有老妻晏子對以去老謂之亂第十……………二一二

工女欲入身于晏子晏子辭不受第十一……………二一三

景公欲誅羽人晏子以爲法不宜殺第十二……………二一四

景公謂晏子東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詳對第十三……………二一四

景公問天下有極大極細晏子對第十四……………二一五

莊公圖莒國人擾給以晏子在迺止第十五……………二一六

晏子死景公馳往哭哀畢而去第十六……………二一六

晏子死景公哭之稱莫復陳告吾過第十七……………二一八

晏子歿左右諛弦章諫景公賜之魚第十八……………二一六
舊目分列入篇之前今合錄之以便檢閱

晏子春秋校注題辭

巍巍晏子三代之英抗晞神禹勤儉弗矜追蹤尹佚博辯靡爭行難在內
治要性存僅以君顯匪願所乘耻躬不逮弗以學鳴纂茲經術功莫與京
名曰春秋迴軼虞卿

先後知者唯孔與墨孔譽以敬兄事毋忒墨契以愛亟僑兼德救民不夸
補君是力自爲者輕爲人者急齊未殫用時未闕澤厥爲天民政教垂則
等之諸子于焉太息

秦漢以還學張空幟陵夷洎今萬象狡肆物蔽智盲剗心逞喙覩言大同
種姓迫礙侈求善羣生靈顛頓敬罔克躋愛無所寄我思孔墨覲得其女
茫茫六合德音誰嗣

漢陽張子古處夙敦閔亂孔撫垂老彌勲會通儒墨汲汲求仁庶幾晏子
洞見本原舊注輯校與義勇宣批稊迅掃精一允傳斯學不弘斯士難安
睠懷名世繹此卮言

民國第一乙亥季夏既望蘄春陳敦復敬撰

封象傳曰、錫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黃初云。莊子大宗師篇曰、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是此摘語。並國而不為貪、弔民伐罪故。黃初云、王城國者五十、天下大悅。是其義。孫云、韓非解老篇、

仁義之理也。孫云、韓非解老篇、理者成物之文也。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孫云、

釋言、替、廢也。純一案繫紂人民之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為勇力者、行禮義也。如軒轅

兆億、(墨子明鬼)而錫武必諫之。相侵伐、羣虜百姓、乃修德振兵、撫萬民、度四方是。(史記黃帝本紀)今上無仁義之理、奮乎勇力、不

之行。無忌于國。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夫差北攻齊、東伐越、

九夷賓服。於是自恃其力、伐其功、而吳有驕罷之心、句踐圍王宮而國亡。晉智伯攻中行氏而有之、

又攻茲婁氏而大敗之、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韓魏相謀、舉智伯大敗之、而亡。皆舍禮義、

徒逞勇力。匹夫行之以家殘。本虎諺下二十四章、公孫接、田開疆、田穉疆、使自殺之。昔夏

之衰也、有推侈。孫云、墨子明鬼篇作推侈。韓非說變篇云、桀有侯侈。古今人表作雅侈。黃

連語篇作推侈、同此。淮南主術訓作推侈。劉師培晏子春秋補釋云、呂覽佚文作惟多。(路史注引)

賈子新書連語篇作雅侈、亦作厲侯。漢書古今人表作推侈、與此同。蓋推惟雖三字、字形相似。侈

侈侈多四字、亦字形相似、故多通用。惟據抱朴子崇教篇、以推侈與崇侯虎並稱為崇推、則侈字

當從新書或本作侯。推蓋國名、新書或本作厲、亦係說文。自侯說為侯。而其義不可考矣。大

戲。孫云、墨子明鬼篇、桀有勇力之人、推侈大戲、生裂兕虎、指責殺人。又云。殷之衰也、有

費仲。孫云、費仲、名仲濟、蜚廉父。說封諱西伯昌、見韓。惡來、嬴姓。飛廉。非子外傳說左。純一案墨子明鬼篇作費中、中仲同。惡來。墨子所染篇、明鬼篇、並有惡

之子、紂之諛臣。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御覽引脫下字。唐韻正

並國而不為貪、弔民伐罪故。黃初云、

王城國者五十、天下大悅。是其義。孫云、

釋言、替、廢也。純一案繫紂人民之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為勇力者、行禮義也。如軒轅

兆億、(墨子明鬼)而錫武必諫之。相侵伐、羣虜百姓、乃修德振兵、撫萬民、度四方是。(史記黃帝本紀)今上無仁義之理、奮乎勇力、不

之行。無忌于國。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夫差北攻齊、東伐越、

九夷賓服。於是自恃其力、伐其功、而吳有驕罷之心、句踐圍王宮而國亡。晉智伯攻中行氏而有之、

又攻茲婁氏而大敗之、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韓魏相謀、舉智伯大敗之、而亡。皆舍禮義、

徒逞勇力。匹夫行之以家殘。本虎諺下二十四章、公孫接、田開疆、田穉疆、使自殺之。昔夏

之衰也、有推侈。孫云、墨子明鬼篇作推侈。韓非說變篇云、桀有侯侈。古今人表作雅侈。黃

連語篇作推侈、同此。淮南主術訓作推侈。劉師培晏子春秋補釋云、呂覽佚文作惟多。(路史注引)

賈子新書連語篇作雅侈、亦作厲侯。漢書古今人表作推侈、與此同。蓋推惟雖三字、字形相似。侈

侈侈多四字、亦字形相似、故多通用。惟據抱朴子崇教篇、以推侈與崇侯虎並稱為崇推、則侈字

當從新書或本作侯。推蓋國名、新書或本作厲、亦係說文。自侯說為侯。而其義不可考矣。大

戲。孫云、墨子明鬼篇、桀有勇力之人、推侈大戲、生裂兕虎、指責殺人。又云。殷之衰也、有

費仲。孫云、費仲、名仲濟、蜚廉父。說封諱西伯昌、見韓。惡來、嬴姓。飛廉。非子外傳說左。純一案墨子明鬼篇作費中、中仲同。惡來。墨子所染篇、明鬼篇、並有惡

之子、紂之諛臣。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御覽引脫下字。唐韻正

封象傳曰、錫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黃初云。莊子大宗師篇曰、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是此摘語。並國而不為貪、弔民伐罪故。黃初云、王城國者五十、天下大悅。是其義。孫云、韓非解老篇、

仁義之理也。孫云、韓非解老篇、理者成物之文也。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孫云、

釋言、替、廢也。純一案繫紂人民之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為勇力者、行禮義也。如軒轅

兆億、(墨子明鬼)而錫武必諫之。相侵伐、羣虜百姓、乃修德振兵、撫萬民、度四方是。(史記黃帝本紀)今上無仁義之理、奮乎勇力、不

之行。無忌于國。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夫差北攻齊、東伐越、

九夷賓服。於是自恃其力、伐其功、而吳有驕罷之心、句踐圍王宮而國亡。晉智伯攻中行氏而有之、

又攻茲婁氏而大敗之、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韓魏相謀、舉智伯大敗之、而亡。皆舍禮義、

徒逞勇力。匹夫行之以家殘。本虎諺下二十四章、公孫接、田開疆、田穉疆、使自殺之。昔夏

之衰也、有推侈。孫云、墨子明鬼篇作推侈。韓非說變篇云、桀有侯侈。古今人表作雅侈。黃

連語篇作推侈、同此。淮南主術訓作推侈。劉師培晏子春秋補釋云、呂覽佚文作惟多。(路史注引)

賈子新書連語篇作雅侈、亦作厲侯。漢書古今人表作推侈、與此同。蓋推惟雖三字、字形相似。侈

侈侈多四字、亦字形相似、故多通用。惟據抱朴子崇教篇、以推侈與崇侯虎並稱為崇推、則侈字

當從新書或本作侯。推蓋國名、新書或本作厲、亦係說文。自侯說為侯。而其義不可考矣。大

戲。孫云、墨子明鬼篇、桀有勇力之人、推侈大戲、生裂兕虎、指責殺人。又云。殷之衰也、有

費仲。孫云、費仲、名仲濟、蜚廉父。說封諱西伯昌、見韓。惡來、嬴姓。飛廉。非子外傳說左。純一案墨子明鬼篇作費中、中仲同。惡來。墨子所染篇、明鬼篇、並有惡

之子、紂之諛臣。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御覽引脫下字。唐韻正

並國而不為貪、弔民伐罪故。黃初云、

王城國者五十、天下大悅。是其義。孫云、

釋言、替、廢也。純一案繫紂人民之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為勇力者、行禮義也。如軒轅

兆億、(墨子明鬼)而錫武必諫之。相侵伐、羣虜百姓、乃修德振兵、撫萬民、度四方是。(史記黃帝本紀)今上無仁義之理、奮乎勇力、不

之行。無忌于國。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夫差北攻齊、東伐越、

九夷賓服。於是自恃其力、伐其功、而吳有驕罷之心、句踐圍王宮而國亡。晉智伯攻中行氏而有之、

又攻茲婁氏而大敗之、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韓魏相謀、舉智伯大敗之、而亡。皆舍禮義、

徒逞勇力。匹夫行之以家殘。本虎諺下二十四章、公孫接、田開疆、田穉疆、使自殺之。昔夏

之衰也、有推侈。孫云、墨子明鬼篇作推侈。韓非說變篇云、桀有侯侈。古今人表作雅侈。黃

連語篇作推侈、同此。淮南主術訓作推侈。劉師培晏子春秋補釋云、呂覽佚文作惟多。(路史注引)

賈子新書連語篇作雅侈、亦作厲侯。漢書古今人表作推侈、與此同。蓋推惟雖三字、字形相似。侈

侈侈多四字、亦字形相似、故多通用。惟據抱朴子崇教篇、以推侈與崇侯虎並稱為崇推、則侈字

當從新書或本作侯。推蓋國名、新書或本作厲、亦係說文。自侯說為侯。而其義不可考矣。大

戲。孫云、墨子明鬼篇、桀有勇力之人、推侈大戲、生裂兕虎、指責殺人。又云。殷之衰也、有

費仲。孫云、費仲、名仲濟、蜚廉父。說封諱西伯昌、見韓。惡來、嬴姓。飛廉。非子外傳說左。純一案墨子明鬼篇作費中、中仲同。惡來。墨子所染篇、明鬼篇、並有惡

之子、紂之諛臣。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御覽引脫下字。唐韻正

並國而不為貪、弔民伐罪故。黃初云、

王城國者五十、天下大悅。是其義。孫云、

釋言、替、廢也。純一案繫紂人民之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為勇力者、行禮義也。如軒轅

兆億、(墨子明鬼)而錫武必諫之。相侵伐、羣虜百姓、乃修德振兵、撫萬民、度四方是。(史記黃帝本紀)今上無仁義之理、奮乎勇力、不

之行。無忌于國。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夫差北攻齊、東伐越、

九夷賓服。於是自恃其力、伐其功、而吳有驕罷之心、句踐圍王宮而國亡。晉智伯攻中行氏而有之、

又攻茲婁氏而大敗之、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韓魏相謀、舉智伯大敗之、而亡。皆舍禮義、

徒逞勇力。匹夫行之以家殘。本虎諺下二十四章、公孫接、田開疆、田穉疆、使自殺之。昔夏

之衰也、有推侈。孫云、墨子明鬼篇作推侈。韓非說變篇云、桀有侯侈。古今人表作雅侈。黃

連語篇作推侈、同此。淮南主術訓作推侈。劉師培晏子春秋補釋云、呂覽佚文作惟多。(路史注引)

賈子新書連語篇作雅侈、亦作厲侯。漢書古今人表作推侈、與此同。蓋推惟雖三字、字形相似。侈

侈侈多四字、亦字形相似、故多通用。惟據抱朴子崇教篇、以推侈與崇侯虎並稱為崇推、則侈字

當從新書或本作侯。推蓋國名、新書或本作厲、亦係說文。自侯說為侯。而其義不可考矣。大

戲。孫云、墨子明鬼篇、桀有勇力之人、推侈大戲、生裂兕虎、指責殺人。又云。殷之衰也、有

費仲。孫云、費仲、名仲濟、蜚廉父。說封諱西伯昌、見韓。惡來、嬴姓。飛廉。非子外傳說左。純一案墨子明鬼篇作費中、中仲同。惡來。墨子所染篇、明鬼篇、並有惡

之子、紂之諛臣。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御覽引脫下字。唐韻正

不可無也。黃初云、孟子盡心篇曰、無禮義則上下亂。公廼而不聽。孫云、廼、說文沈于酒也。周書曰、罔敢廼言公之不聽耳、非必言其沈廼也。廼疑廼字之誤、難驪而規矩而改錯、王逸注曰、廼背也。少聞、公聞晏子之言而不樂、故背之而不聽耳。廼廼同聲、又因本篇言飲酒事、後誤為廼矣。

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孫云、說文曰、抑、按也。俗作抑。曰、

擯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屬舊作衛、孫云、衛當為擯、說文不久也。玉篇許

不合、今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賈晏子無君臣之禮。俞云、按也當作邪、

從孫校改。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乃詰問之詞、古也邪字通用。故陸德明經

典釋文曰、邪也弗殊。顏氏家訓音辭舊曰、邪者未定之詞、此人即呼為也、並其禮矣。苟

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楊倞注曰、也皆當為邪、問之詞、正與此同。晏子避

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拜、說文手部云、首至手也。揚雄說拜

留乃起。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

之罪也。晏子致無禮之實以悟公、公知咎由自取。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孫云、春秋左

傳三爵非禮也。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孫云、禮一本

案比與外上一章為一事。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諫第三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孫云、詩傳南酒曰醒、玉篇作醉未覺。純一案小雅節南山、憂心如醒。三日而後發。

酒而三日寢之、是其證。第一案蘇說亦通。發讀為發、晏子非命中寢發而為刑政、上書作廢以為刑

政。陳集毛詩古音考云、發音廢、廢亦可音發。漢郊祀歌、含秀垂穎、續舊不廢。顏師古曰、廢音

發、蓋發廢古音也。廢止也。三日而後廢、謂病酒三日而後止也。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

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通氣、謂助血脈之流行。今好、謂深資潤之。故男不羣

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蘇云、寧謂本業。功、女工也。古工功通用。男女羣樂者，周飭五獻。蘇云、禮也。

遂曰：周當為酬之段字。儀禮鄉飲酒注云、酬之言周。五疑當為三。前章云、觴三行、過之者，蘇云、禮也。外上一章亦云、用三獻、是不得過三獻也。宣二年左傳云、過三爵、非禮也。

誅。孫云、鄭氏注周禮、誅實讓也。純。君身服之。蘇云、服、行也。言上必身自行之、以率下也。管子權修篇、上身服以先之。荀子宥坐

簞、上先服之。義並同。彼房。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王云、晏子書以怨為蘊、蘊怨一豎之轉。言君勤於政則外無蘊積之治、內

無昏亂之行也。說見雜下十四章、怨利生孽注。劉云、怨當作蘊。說文云、蘊、積也。亦作蘊。廣雅云、蘊、聚也。文選蜀都賦云、雜以蘊練。注云、叢也。又詩雲漢、蘊隆蟲蟲、韓詩作蘊。則蘊

即叢勝之意矣。外無蘊治者、言外無叢勝之政也。國治蘊者、言國政叢勝、或之莫理也。蘊治與亂行對文、蘊即左傳昭二十五年蕭而不治將蘊之蘊。蓋蘊宛二字、聲近義同。如荀子富國篇夏不宛賜、宛當訓蘊是也。怨宛均從宛聲、故又借

宛為怨。若以怨字本義訓之、失其旨矣。今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孫云、一本

怨作怒。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為非。蘇云、勸疑作勤、緣下勸字誤也、勤與非、非。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為非。情對文。言刑罰不準、故人弛其防、而

為非之心轉勤也。劉校同。以賞譽自勸者，情乎為善。劉云、防勸對文。上離德行。無以下民輕賞罰，失所

以為國矣。治國之大柄、不外刑賞兩途、所以止惡勸善也。勸對文。願君節之也。節其淫佚之行、身若德行既無足觀、賞罰又失其用、向能立國乎。服禮義以先民、將

無須于賞罰矣。

景公飲酒七日不納弦章之言晏子諫第四

景公飲酒七日不納弦章之言。晏子諫曰。盧云、呂氏春秋勿躬篇、說苑君道篇、皆以弦章在桓公時。

唯新序雜事四、在桓公時者乃弦寧。後問上作弦甯、實一字。據此、則弦章正事景公者。純一案盧說。是。問上六章侍桓公者、孫本作弦章、誤。元本作弦甯、是。襄書治要引作弦寧、可證。說苑君

道篇、又載晏子歿十七年、景公射出質、播弓矢、弦章入、與本書外下末章同、則弦章事景公無疑。侍桓公者、當為弦甯。弦章疑即弦甯之後。孫志祖讀書錄錄四說弦章乃景公時人、據新序定桓公時

為弦甯、謂說苑君道篇侍桓公者、蓋誤弦甯為弦章、允已。君飲酒七日不納。章願君廢酒也。不然。

飲上舊誤衍欲。從王校刪。

章賜死

章賜死、文義不順。當作賜章死、下同。

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

章上當有弦字。

願君之廢酒也

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

蘇云、臣為制、言制于臣也。下云則是婦人為制也、義同。純一案景公謂臣為制、不知是禮

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又不忍賜章死。

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令、設詞。者字衍。

章死久矣

言君非桀紂、嘗納其諫而旌其忠。於是公遂廢酒

景公飲酒不卹天災致能歌者晏子諫第五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

孫云、兩雅釋天、經謂之霖。左傳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

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

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

晏子獨憂民之憂、公酒盡耳。

公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

孫云、姓柏名遽。陳匪石云、孫說恐不確、下文命專命柏、則柏應為名。周禮太僕以待建窮者與遽令、鄭司農注、遽傳也、若今時驛馬。禮玉藻士曰傳遽之臣、注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左傳僖三十三年且使遽告于鄭、注遽傳也。言命柏傳驛巡國、致能歌者、純一案說文從部巡、視行也。

周禮小司寇以致萬民而詢焉鄭司農注、致、聚也。

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

任器于陌

孫云任器、任用之器、可以負載。王濟南北曰陌、東西曰陌。純一案此晏子憂百姓之窮、有財則以分貧也。

徒行見公

徒行、並徹車駕馬而不乘、蓋以

不恤民憂非義也

元本孫校本俱脫霖雨二字、今從王校據上文補、蘇校同。

壞室鄉有數十

壞室舊語

云、自此句以下、皆言百姓飢寒困苦之事。壞室當為壞室、壞室與飢寒對文、下文云室不能禦者予之金、是其證也。壞與壞字相似。俗書實字作室、與室亦相似。故壞室誤為壞室。後人不達、又改室為實耳。洪頤煊讀書叢錄說

同。純一今並據正、下同。飢氓里有數家

孫云、飢一本作饑。說文

百姓老弱凍寒不

得短褐

孫子非樂篇、萬人不得衣短褐。孫詒讓注云、短褐即極褐之借字。史記秦本紀、夫寒者

故謂之短褐、亦謂之短褐。徐廣云、一作短、小襦也。索隱云、蓋謂褐布豎裁、為勞役之衣、短而且狹、

亦謂之短褐

飢餓不得糟糠

孫云、當

徹撤無走

孫云、徹撤、即徹整假音字。說文徹人不能行、玉篇徹撤行貌。撤又徹

俗字。蘇云、無走、卽無去

四顧無告而君不卹

孫云、

日夜飲酒令國致

樂不已。晏子非樂曰、執爲而廢大人之樂治、廢馬食府粟、狗饜芻豢。孫云、芻豢爲廩、王諸廩、狗也。於

豔切。統一案孟子梁惠王上、二保之妾。盧云、三保、蓋阿保之流。孫詒讓云、三保當作三室。考工記、匠人、內有九室、九嬖居之。蓋天子六宮有九

室、諸侯三宮則三室也。此篇室字多譌爲寶、寶又譌爲保、遂不可通耳。保妾亦室妾之譌。俱足梁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

姓不亦薄乎。厚於狗馬、玩物喪志。厚於保妾、玩人喪德。乃薄於狗馬可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

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俞云、按里窮而無告、義不可通。據下文云民飢餓窮約而無告、即承此文言之。則此文亦當作窮約而無告矣。里字上疑當有鄉

字、據上文云壞寶鄉有數十、飢里里有數家、以鄉里並言、是其證也。晏子原文、蓋云故鄉里窮約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因奪鄉字約字、遂不可通耳。上文壞寶乃壞室之

誤、說本王氏讀書雜誌。此所謂窮約者、即承壞室鄉有數十而言。嬰奉數之策。孫云、左傳兼

策、隸書多以東爲來。統一案孫說是也、奉數疑當作數奉、之字疑衍。以隨百官使民飢

餓窮約而無告。使舊作之吏、屬上句。劉云、吏當作使、與下對使上涇廩失本而不

帥。失從孫校本、元本編嬰之罪大矣。通判爲己、臣逆然也。再拜稽首請身而去。事君當致其身、

得請罪于君、全身而去。史記趙充國乞骸骨、義與請身同。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而不能逮。孫云、兼于塗、言

徐爾雅釋言、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孫云、詩傳、趣、趨也。盧云、趣與促同。粟米盡于氓任器存

于陌。此晏子不言之諫、感公至深者也。公驅及之康內。孫云、爾雅釋宮、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

罪、夫子倍棄不援。盧云、倍與背同。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

夫子之幸存寡人。之字疑衍。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委、謂多寡

輕重惟夫子之令。命也。遂拜于途。孫云、一本作塗、徐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

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孫云、稟臣名。使有終月之委。集韻於偽切、音委。委寶字米耕。絕

本之家。孫云、言並無布縷。使有期年之食。黃云、期元刻本並作菽、孫校本期菽。蘇云、期正字、今一例从期。無委積之氓。

與之薪棹，使足以畢霖雨。孫云、薪棹御雨之具。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蘇云、

命、與上文一律、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命之罪。黃云、

命、與上文一律、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命之罪。黃云、

命、與上文一律、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命之罪。黃云、

命、與上文一律、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命之罪。黃云、

命、與上文一律、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命之罪。黃云、

命、與上文一律、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命之罪。黃云、

命、與上文一律、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命之罪。黃云、

命、與上文一律、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命之罪。黃云、

命、與上文一律、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命之罪。黃云、

命、與上文一律、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命之罪。黃云、

命、與上文一律、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命之罪。黃云、

命、與上文一律、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命之罪。黃云、

命、與上文一律、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命之罪。黃云、

景公夜聽新樂而不朝晏子諫第六

張鐘鼓不陳。鐘、舊多作鍾。說文鐘、樂器也、秋分之音。萬物撞成、故謂之鐘。從金、童聲。古者垂作鐘。職音切。鐘酒器也。從金、重聲、職音切。案鐘鼓以鐘為正、今一

例从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孫云、虞辟拂三千、黃云、

者三千人皆謝去之、謝于下陳。蘇云、文選李斯上秦始皇書、李翕注下陳、猶後列也、謝于下上云請退歌舞謂此。陳、猶辭去不與于後列耳、下篇願得充數乎下陳、是其證。

人侍三士侍四出之關外也。侍從元刻、孫校本為侍。黃云、人侍士侍、記所謂嬖御人嬖御士也。三四、人數。出之關外、謂逐去之。上云請退左右

此。

晏子朝。社馬望。卒待于朝。孫云、社姓、馬名。望卒、猶方望也。初云、望卒、莊子移水篇崔杼仰視貌。晏子曰：君奚故

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朝。朝字舊脫，從盧校補，蘇校同。盧云、詩明發不昧，此謂晏夜不昧也。純一案發讀如廢，詳前。夜廢、謂竟夜未眠。晏

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舊衍局字，從盧校刪。孫云、姓梁丘名據、字子猶。入歌人虞。王肅入、據也。文選嘯賦注引此作虞公善歌。

以新樂感景公。與下文以新樂姪君相應，今本有脫文、語意不完。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孫云、宗祝、文選注

作晏子退朝而拘之。純一案拘虞以善治故，晏子可謂社稷之臣矣。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姪

君。姪、感也。晏子心存非樂，惡其樂之滋繁也。晏子三辯篇曰、其樂逾勝者其治逾寡。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

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孫云、與讀如據。夫樂何必夫故哉。孫云、今本必攻哉，據下文君奚輕變夫故哉訂正，言故以別于新音也。黃云、元刻本作夫樂何夫必攻哉，據本

作夫樂何夫必攻哉。蘇云、元刻本及據本非也，故古義通，何必夫故，言何必定須古樂，以明新樂無害，當依孫正。

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樂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行之氣，無由得接，率一禮與天德同節，知樂則幾於禮矣。（說本禮樂記）今於於新樂而無節，是先王立樂之方亡，而禮亦從之而亡矣。禮亡而政從之。政者正也，以禮義廉恥為節者也。管子牧民篇曰、禮義廉恥、國之

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國衰而國從之，總結上文。劉云、政亡，臣懼。句絕。君之逆政之行，有歌。孫云、文選注引此書桀作東歌南音，當在此。純一案文選注見吳都賦。有歌疑當作在有歌人，明拘虞之故在此。紂作北里。孫云、歌名。純一案史記殷

星之舞。惟南子素淡調高誘注，紂作朝歌北鄙之音。此與東歌南音體文、疑脫二字。幽厲之聲。孫云、幽厲周二王。顧夫淫以鄙。五字不成

上下脫文甚多。蓋言晏子向儉非樂，敘述甚詳，後世陋儒大感不快，妄刪之。而偕亡。君奚輕變夫故哉。言桀紂幽厲驕作新樂，皆

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以上五章。皆言盡家非樂之旨。

景公燕賞無功而罪有司晏子諫第七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問下十七章、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為四

鐘六斛、元刻注云、一作職計筭之、並下士師亦同。明沈啓南本、注

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職計猶今言會計。孫云、職計、官名。爾雅釋詁職、主也。俞云、職計莫之從、文義

其明。令三出而莫之從、正見其持之堅。下文晏子曰、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正指兩莫之

從者而言。蘇云、下文君正臣從君僻臣從之從、亦是承莫之從說。公怒令免職計、蘇云、治

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以僞賞害政故、職計士師如此、可謂得人。公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

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墨子向同中篇曰、上唯毋立而為政

之、人可罰吾將、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

今寡人愛人不能利、魯語甚太子僕殺甚公、以其實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

我疏之於夷、今日必誦、無逆命矣。此亦國君愛人不能利之之例。惡人不能疏、失君道

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臣皆順于道、是之謂君君臣臣。荀子臣

臣從謂之逆、君臣皆逆於道、是之謂君不君臣不臣。荀子臣道篇曰、偷合苟容、若

讒諛之臣、臣舊譎民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是其例。此二句亦見諫下二十一章。今君賞

治要、正作賞讒之臣、讒佞、實無功、罰不辜。則此篇之萬鍾千鍾、皆是賞讒諛之臣、而非賞民也。羣書

失其守也、呂氏春秋直諫篇、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嬭、敗三月不反。(月疑日諫)得丹

死罪。文王曰、此不殺之罪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折宛路之嬭、放丹之姬。案臣如葆申、可謂不失其守矣。先王之立愛、以勸善

也。蘇云、治要勸作親。其立惡、治要立作。以禁暴也。俞云、此理字、乃愛國之端、非善惡之

也。純一案獨字是。夫、諫。禮記祭義篇、立愛自親始、教民時

此言... 昔者三代之明也

利於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之。國者，羣之所以託命也。故凡有利於國者，發

是以天下治平。蘇云、治要百姓和集。和則親睦而不離。集則團聚而不散。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

安逸樂。簡、簡略也、簡慢也。易、輕忽也。行安簡易、必不敬德修業、而苟且因循、逸、放逸也。樂、樂聲色也。身安逸樂、必不思慮預防、而縱欲敗度。順于己

者愛之，逆于己者惡之。順己者必諂佞、逆己者必忠貞、愛惡顛倒。故明所愛而邪僻繁，密國者待愛而

明所惡而賢良滅。利國者見惡而遠颺。諫下二十一章云、今君不遠颺而行僻、類聚。孫云、

百姓散則逃亡而不集。離則乖違而不和。危覆社稷。危、敗也。君上不度聖王之與而下不觀情

君之衰。聖王勤於謀國、無我之見存、故與。臣懼君之逆政之行。蘇云、治要無臣

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蘇云、治要有矣字。純一案此文語意不完、句末當據治要補矣

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策、謀也。從士師之策、謂不免職計、不僭賞也。國內之祿所收者二

也。九字意不明了、治要無、疑衍文。

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第八

景公信用讒佞。說文言部讒、譖也。女部佞、巧調高材也。謂、諛也。賞無功，罰不辜。賞濫則不足以勸善、罰濫則

失其用。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顏會為人所仰曰望。望聖人、景仰聖

也。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說頌也。孫云、說今本作悅、非。本書多作說、

據以訂正。頌即容本字。說頌猶言容

也。

悅也、或言誦說。**曰比死者勉為樂乎**。孫云、比死言將及死。蘇云、即唐風且以喜樂、宛其死矣意。**吾安能為仁而愈黜**

民耳矣。孫云、黜一本作黔。蘇云、愈猶安養也、為仁乃安民之事。黜當為黔、黔民即黎民。言吾但勉為樂耳、不欲為仁以為安民之事也。下文云云、正申明此意。**故內**

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蘇云、左傳作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教令於邊鄙。僭令于鄙。純一案左傳昭二十年杜注肆、放也。肆奪即迫奪、僭令即矯義。

執灋之吏。蘇云、灋、古法字。舊刻及浙局本皆作法、音義作灋、云一本作法、古今字、今一例從灋。**並荷**

百姓。孫云、荷讀如詩、經典多以荷為苛、供云、荷即苛字、禮記禮弓下無苛政、釋文本亦作荷。**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王云、尤、過也。甚也。

見左傳襄二十六手注。佚與盜同。昭三年左傳曰、饋殲相望、而女富盜尤。此云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句法正相似。尤佚即盜尤。**隱情奄惡、蔽諂其上**

盧云、奄、掩同。王云、蔽者掩蔽、諂者諂諛、二字義不相近、不當以蔽諂連文。諂當為諂、字之誤也、諂讀若滔。語者、惑也。謂隨其情掩其惡、以蔽惑其君也。爾雅釋詁、疑也。疑即惑也。

管子五捕篇曰、上語若上而下惑。管子五捕篇曰、上語若上而下惑。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常有

災傷也。臣下舊術之字、從王校刪。**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共商道、不可失道。

進之、不可與退之。可與國治則進、否則退。**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

孫云、姓韓名子休。孫詒讓云、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景公趨驚頰且之乘、使驕子韓梧御之。此韓子休、疑即彼驕子韓梧也。**曰孤不仁**。醫家謂手足癱痺不能運動曰不仁、此言心

失其不能順教以至此極。蘇云、言不能順承。夫子休國焉而往。孫云、言棄國而去。**寡人將**

從而後。蘇云、而、魯役也。**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嚮當為

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景公愛嬖妾隨其所欲晏子諫第九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孫云、翟王子之子名羨。重駕、駕十六馬。盧云、以上似有王子景公三字。蘇云、于于形近、此是傳寫者誤于孫子、遂誤加

臣字於上耳、臣字當於下、實應
增未可從。純一案辭、故是
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嬖子欲觀之。孫云、嬖子、
嬖公妾。公曰、及

晏子寢病也。及、逮也。因時乘
便、不合晏子知之。居園中臺上以觀之。嬖子說之、因爲之請曰、厚

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蘇云、起病、
病愈也。公曰、翟王子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

請使之示乎。示、爲視視
之本義。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拒絕
不視。公曰、寡人一樂之、

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一字是字
俱疑衍。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孫云、衛國之士
姓東野。荀子哀
公爲、定公同于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又曰東野畢之馬失、未知卽其人否。黃初云、莊子達生
驚、東野穆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鈎百而反。或卽其說。

公說之、嬖子不說、公因不說、遂不觀。因從元刻、孫校本作曰、
虛云曰、譌、黃校同。今翟王子子羨之、駕

也、公不說、嬖子說、公因說之、爲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爲制也。言爲婦人
所制。且不

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下有脫
文。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

于今、孫云、狹當爲陝、說文
隘也。玉篇陝或作狹。修簠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

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取、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

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公字疑
衍。且詩曰、載駝載駟、

君子所屆。屈舊作誠、從王校改。孫云、小雅采芣之詩誠作屆、箋極也。按當從此。說文誠、
敕也。王云、孫說非也。晏子引詩亦作屆、今作誠者、俗音亂之也。屆者、至也。

君子所屆者、君子至也。所、語詞耳。說見經傳釋詞按君子謂來朝之諸侯也。鄭箋屆極也。諸侯於朝
王則駝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與詩意不合。若改屆爲誠而訓爲誠敕、則其不可通者
有二。屈字以由爲聲、(由古塊字於古音屬至部)於古音屬至部、其上聲則爲旨韻、其入聲則爲質
韻。詩中用屈字者、小雅節南山、與惠風闕爲韻。小弁與嗇淠寐爲韻。采芣與淠嗇細爲韻。大雅瞻
卬、與疾爲韻。以上與屈爲韻之字、古音皆在至部。若誠字則以戒爲聲、于古音屬志部。其上聲則
爲止部、其入聲則爲職部。詩中用戒字者、小雅采芣與製服核爲韻。大田與事細故爲韻。大雅常武

卷一 內篇 卷一

一

大雅常武

大雅常武

大雅常武

也。賈逵所著。皆有車百乘者也。孫云、馬四百匹。晏子爲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

所傅爲子。而、汝也。意謂善教汝所及晏子也。及、至。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

其力。據其本分能肩任者。竭力以從事。臣敢不勉乎。今有車百乘之家。舊脫車百乘三字。俞云、今有

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疑此當云、今有車百乘之家、傳寫奪之耳。純一案俞說是、今據補。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

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傅爲子。世子一、而命之爭者五。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孫云、已樹

之。又別。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景公欲廢適子陽生而立荼晏子諫第十一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孫云、括地志、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二十里。左傳齊世家、景公

寵妾芮姬生子荼、茶少其母賤、立爲晏孺子。生孺子荼。孫云、公羊傳作舍。左傳云安孺子、史記作晏。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

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蘇云、治要無日字、疑奪。夫以賤匹貴國之害

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治要大作子。俞云、下文云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又云、今君用讒

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並以長少對言。純一案晏子原文、本作置長立少、亂之本也。下文陽生

長而國人戴之、正承此而言。又云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

本也。均可證。今本長謂大、與下文俱不協。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長而舊倒。孫云、本作夫陽生而長、今本

孫加生字、非也。此文本作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言陽生長于荼、而爲國人所戴也。今本長而、誤

作而長。又加生字於其上、則贅矣。羣書治要正作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純一案王說是也、今據乙正。

君其勿易。孟子告子下記蔡丘之會。初命曰毋易樹子。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

宗。孽。庶子、宗適長子。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蘇云、湛、音義同沈。

純一案湛、漸漬也。利者、害之本也。

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茶饜梁肉之味。

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孫云、言易生雖為君，亦得享聲色而無患也。

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

宗，不可以利所愛。終不利於所愛之人。

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設也。施也。

賊、害也。樹、植也。姦、亂也。

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為樂淫則哀。楚紂樂矣，哀莫甚焉。

非不知立愛也，以為義失則憂。黃云、元刻說為字。蘇云、治要則作而。純一案天下一切禍患，從不養生。是故制樂以

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蘇云、治要特作持是。此因形近譌。不足以責信。蘇云、言皆欺罔也。

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蘇云、治要無德字也字。文義更適。此也字係美文。陳匪石云、治要雖無也字，而也讀為邪，為本書文例。觀

上下文作邪亦通。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

以成其利者，為田氏殺茶。至取齊國張本。乃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茶。孫云、田氏

田陳聲相近，經典通用。乞殺茶，常殺簡公者。湯生則鮑汝所賦。以為田氏者，乞使之。盧云、殺讀賦，下並同。蘇云、治要無君字。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

孫云、名王、悼公子。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以謝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疥且瘧。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痼。杜預注店、瘧疾。釋文云、疥傳音戒，至元帝音誠。依字當作痲。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瘧也。痲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為誤。案傳例

因事曰瘧。若疾已，是瘧疾，何為復言遂店乎。店、失廉反。正義曰、後魏之世、嘗使文士繪聘梁、梁人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為痲。痲是小瘧，痲是大瘧。疹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

疥之所云、梁王之說也。案說文疥、搔也。瘧、熱寒休作。店、有熱瘧。痲、二日一發瘧。今人瘧有二日一發、亦有類日發者。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為痲瘧。則梁王之言、信而有徵也。是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類日熱發、故曰疥遂店。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貧問疾者、多在齊也。若其不然、疥搔小患、與瘧不類、何云疥遂店乎。徐仙民音作疥是。先世若說、皆為疥遂店、初後後

這耳。今定本亦作疥。顏氏家訓書證篇、引作齊侯疾發痞。謂世間傳本、多以疾爲疥。俗語猶爲痲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瘡、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患作瘡乎。純一案釋文引傳例因事曰逾、非。疥皮膚病、瘡內臟病、實不類。故梁元帝、袁狎、顏之推、均以疥當爲瘡、蓋爲一途字所誤耳。竊以逾字浮夸、當從本書作且、且猶復也。言病疥復病瘡、久不愈也。期

年不已。外上七章全用左傳作期而不遽。召會謹梁丘據晏子而問焉。孫云、會謹、姓會名謹。慮云、即左傳之裔款、外篇所載與傳同。

曰寡人之病病矣。孫云、說又病、疾加也。高誘注呂氏春秋病、因也。俞云、按魏祝鮀、漢書古今人表作祝佗。是祝佗

衛人、未聞齊亦有祝佗也。佗疑佗字之誤、昭二十年左傳、君盍詠於祝固史囂。此云史囂祝佗、即彼祝固史囂也。祝史互錯、臆與佗聲近而誤耳。

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其數常多于先君桓公。舊作數其常多先君桓公、王云、文不成義、當作其數常多于先君桓公、謂所用犧牲珪璧之數、常多於桓公也。故下文曰桓公一則寡人再。今本其數誤作數其、又脫於字。純一案王說是、今

據乙桓公一則寡人再。左傳作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

上帝其可乎。會謹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

爲有益乎。公曰然。晏子免冠曰。此五字舊脫。孫云、疑脫晏子曰三字。黃云、慮校本旁注晏子免冠曰五字、云下有加冠二字、則此當有晏子免

冠之文。純一案慮說是也。今據增。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左傳作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君疏輔而遠拂。蘇云、

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荀子臣道篇、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疆君攝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

是輔拂原有分別。純一案輔當作備、備正字、輔段字。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

臣嚶遠臣瘡。孫云、嚶當爲默。說文瘡、不能言也。王篇於深切。蘇云、此言見周

也。紅有詰先秦韻讀云、瘡金爲韻。今自聊攝以東。孫云、杜預注左傳聊攝、齊西界也、平原

也。侵部。姚文田古音韻二侵引此。聊攝縣有攝城。純一案文選陸士衡樂府齊

驍行注、引左傳杜注作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姑尤以西者。孫云、杜預注左傳姑尤、齊東界也。

此其人民衆矣。

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

也。左傳作民人苦病、夫婦皆詛、聊攝以東、妣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之詛。且夫祝直言情。情、實也。則謗吾君

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左傳作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矣、是矯誣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

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孫云一本刑作則、非。夏商所以滅也。言罪在君與。若枉殺之、則夏商所以滅亡之道也。公曰：善解予惑。予本元刻、孫校本作余。加冠。命會譴毋

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公不受。許。

受相退。會譴、梁丘據、不以晏子為貪、相與俱退。把政。晏子兼秉會譴梁丘據之政。改月而君病浚。孫云、說文浚、止也。玉篇且泉切。純一案

改、更也。言逾月而病愈。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為有力。力、功也。邑狐與穀。孫云、狐一本作孤、地

未詳。吾友供亮吉曰：狐、險近是。左傳昭十一年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置管仲焉。杜預釋例：濟北穀城中、有管仲井。以共宗廟之餼。共、供也。賜其忠

臣，則是多忠臣者。多、嘉許也。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孫云、地名。未詳。辭曰：管子

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為也。其宗廟之餼，鮮也。孫云、言非宗廟常禮、故以為惡。左傳、鳥

獸之肉、不登于俎。純一案：晏子以贖糞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為宗廟餼鮮、是以殘蜜。物命為事、殊傷鬼神之仁、惡已。故不忍為供鮮之事、所以保合太和、充兼愛之量也。終辭而

不受。繩墨自矯、以正君心之非。外上七章皆同。

景公怒封人之祝不遜。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遊于麥丘。孫云、韓詩外傳作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新序雜事篇作桓公田至麥丘。純一案：桓公逐新論、作齊桓公行見麥丘人。問其封人曰：

劉云、韓詩外傳十曰：齊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對曰：臣麥丘之邦人。新序雜

事篇、作丘之邑人。雖所記與此殊。然足證此文之指、即邦字之段、繪書序邦諸侯之段、封為邦

也。邦人印邑人、年幾何矣。治要無矣字。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孫云、韓詩外傳、新序、五作三。純一案

治要引作五、桓子新論作三。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齊云、胡者、蓋謂齊之先君胡公也。

詩齊譜正義言胡公歷懿王孝王夷王、是其享國久矣。論法保民者艾曰胡、則胡公壽考令終可知。故封人以爲祝詞。蘇云、治要作長于國家、無胡宜二字、非。純一案桓子新論、作公曰以子壽祝寡人

乎。答曰、使主君甚壽。宜國家。孫云胡家爲韻。純一案家古音姑。曹大家是。詩唐韻正九麻。段氏音均表、胡家同在第五部。古音諸十一魚引此。公

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人之年。舊曰上脫封人二字、鄙人謀作鄙臣、今從王校據羣

書治要補正、與上下文同一例。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韓詩外傳十曰、無使吾君得罪于羣臣

百姓。古音諸七真引此、年民諸。公曰：誠有民得罪于君則可。民上舊衍鄙字、從蘇校刪。安有君得罪于民

者乎。周厲王出奔於彘而死、幽王被殺於驪山下、何非君得罪于民之證。晏子諫曰：君過矣。治要諫作對。彼疏者有罪，戚者

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此六句治要略。敢問桀紂、君誅

乎，民誅乎。韓詩外傳十曰、子得罪于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于臣也、至今未有爲謝也。新序雜事四曰、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公曰：寡人固也。蘇云、固、猶鄙也。見禮記哀公問鄭注

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蘇云、韓詩外傳載此事、辭詳而略異。治要載此章在雜上。

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明活字本作真盧校同。晏子諫第十四

楚巫微道裔款以見景公。道舊作導、孫云、楚之巫名微。導、引之也。裔款、姓裔名款。王云、微蓋楚巫之名、太平御覽作微。孫以導爲引、非也。導本作道、

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道者、由也。裔款、齊之侯臣、故薦楚巫於景公、是楚巫由裔款以見景公也。下文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是其證。若作導而訓爲引、則是楚巫引裔款以見景公、與本事相反矣。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道。純一今據正。

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神明之主。舊作明事相

卷一 內篇諫上第一 一九

文訂正。純一案元刻作明神之主。御覽王作王、非。

帝王之君也。公即位十有七年矣。

十字舊脫、從王校據御覽補。

事未

大濟者神明未至也。

元本孫本俱作明神、從御覽乙。孫云、爾雅釋言濟、益也。

請致五帝以明君德。五帝之帝、蘇云、五帝之名、見于孔子家語及大戴禮、其說有二。其一、孔子答季康子以代載配木、神農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此言數聖人革命改號、取法于五行之帝、非五帝定名也。其一、則孔子所答字于五帝德、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曰堯、曰舜、史公所述五帝紀是也。竊謂景史公說、較為有據。純一案景公不知自心備具五帝之德、務大明之、而特巫祈福於外、謬已。

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孫云、水經注、流運牛山西、又逕臨淄縣故城南。元和郡縣志、牛山在臨淄縣南二十五里。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孫云、下有具字。蘇云、請齋、謂請致齋也。言致齋而後能登、非請齋具而後登之也。御覽具字、緣下齋具而衍耳。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

明寡人之德、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

者、德厚足以安世。本天下之公。心、兼施仁愛。行廣足以容衆。率兆民以正。義、無有偏私。諸侯戴之、以為君

長。馬融忠經兆人章鄭玄注云、一人以百姓歸之、以為父母。德化曆年、兆民相感而歸。大善撫萬國、萬國以忠貞戴一人。心、有如子之愛其親。是故

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天人一氣、本自相通。德洽太和、休徵備至。禮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德厚行廣、配天象時。晏子攝外於內、知性道矣。墨子法儀篇曰、聖王動作有為、必度於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然後為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饒祭、動於身者無以竭恭。不輕身而侍誣。不自任其、特巫以求福。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

蘇云、也當讀邪、下同。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蘇云、言必有實德、而後民德之。不能無

德、不若德之德也。 福不為降。積德不厚，福難幸致。 君之帝王，不亦難乎。君欲即身為帝王，甚難。 惜夫君

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劉云：嘗即試也。小爾雅廣言篇曰：嘗試也。嘗試義同。 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

譏之。譏，非也。 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

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孫云：知讀如智。蘇云：過于內，言使公獲過于內也。 出以易諸

侯于外，不仁。盧云：言不信，而使外諸侯信之，是之謂易。黃云：書般庚無俾易種於茲新邑。孔疏云：易，即今俗語云相染易。 請東楚巫而拘

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盧云：故下曰字衍。東濱海，不與外國也。 而拘裔款于

國也。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晏子諫第十五

齊大旱逾時。孫云：時一本作昔。古今字。 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飢色。本

元刻。孫云：今本作饑、掘、譎文類聚訂正。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王云：卜云本作純一案類聚卷一百作飢是。卷七作饑非。 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王云：卜云本作

饑也。若作云則當別為一句，破平不成文理矣。藝文類聚災異部、太平御覽各徵部六、並引作吾使人卜之。說苑辯物篇同。黃云：廣水、類聚御覽作廣澤。寡人欲少賦斂

類聚一百。以祠靈山可乎。孫云：言少賦民以為祭山之費。祠、初學記太平御覽作祀。盧云：無益也。公曰：吾欲祠河伯，其字皆作祠。又此章標題云景公欲祠靈山河伯，其字亦作祠。則此文之

本作祠靈山明矣。初學記天部下、御覽時序部二十、並引作祀靈山。祀祠古字通，則仍是祠字。藝

文類聚山部皮異部、及御覽天部十一、並引作祠靈山。說苑同。純一案羣臣莫對，晏子進

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孫云：固、初學記作故。髮、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

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

毛髮。純一案初學。天久不雨。孫云、久初學記御覽作荷。純一案御覽三十五引作久。髮將焦，身將熱。初學記無兩將字。彼獨

不欲雨乎，祠之何益。何舊作無，孫云、藝文類聚御覽作何益。王云、無益本作何益、上文已言祠此無益矣、故復作問詞以終之曰祠之何益。若云祠之無益、則

直與上文相複矣。說苑作無益、亦後人依誤本晏子改之。下文論祠河伯之事、先言無益、而後言何益、正與此文相應。藝文類聚山部災異部、及御覽天部各徵部地部三、並引作祠之何益。御覽時序

部作祀之何益、皆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

以魚鼈為民。鮪本元刻、孫校本作鮪、云說苑作鮪是、俗从魚。純一案類聚九十六引亦作鮪、蘇校同。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

將竭。舊脫水字下將字、今從盧校據御覽各徵部六補。國將亡，民將滅矣。竭滅為韻。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

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初學記無誠字宮字。暴、元本孫校本並作暴。孫云、說文暴、晞也。

从日出升米。玉篇步卜切。今從之。蘇校同。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孫云、初學記太平御覽作其當用。于是景公

出野暴露。野下舊有居字、王云、野下本無居字。出野暴露四字連讀、後人誤以出字絕句、二故又於野下加居字耳。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皆無居字、說苑同。純一今據刪。

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孫云、時讀如時、說文更別種。說苑作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

用乎？其維有德。孫云、說苑辨物篇用此文。黃云、說苑作其惟有德也。

景公貪長有國之樂，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觀于淄上。舊作將觀、王云將字後人所加、與晏子聞立、即謂立于淄上也、則上句本無將字明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九、皆無將字。純一今據刪。孫云、

淄當為淄。地理志泰山萊蕪、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於幽州。括地志、淄州縣東北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傳云、禹理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如漆、故謂之淄水也。與晏

子聞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治要無于字。黃云、御覽于

之。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蘇云、治要聞下有之字。純一案明王嘗以百姓之心為心、百姓非有德者不

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前入字云、信用無功、謂不辜、是之謂以

于鄙、執法之吏並苛百姓、是之謂以行棄民。而欲保之，不亦難乎。舊而下衍聲守、義不可通、嬰聞之。能長保

國者，能終善者也。能終者、無問斷之謂。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德化淳故列士並學，

蘇云、治要作立。能終善者為師。躬修密故昔先君桓公，方任賢而贊德之時。方上舊衍其

據治要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萬國咸寧、該於一德。是以民樂其政。道之以德、至公平故。而世高

其德。有裨世行遠征暴，勞者不疾。本大義征不義、故雖勞不怨。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

怨。治要無而字、買子新書道術篇曰、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為怨。諸侯不怨、足證施行得理、故能一匡天下。當是時也。也字舊脫、今據下文補、文同一例。盛君

之行，不能進焉。盧云、言不能有加也。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並於樂，身溺于婦侍而謀

因于豎刀。舊因下脫于字、刀作刁。孫云、內豎名刁也。左傳云、寺人貂。刁當為刀、見玉篇。今據正。于字從王校據治要補、與上句對文。是以民苦其

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治要無乎字、孫云、史記正義引顏師古云、身死乎壽宮、胡之言胡壽、蓋一宮二名。總一案

胡宮、即齊先君胡公靜之宮。蟲出而不收。孫云、管子小稱篇、堂巫、易牙、豎刀、公子開方、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乃援素幘以裹首而

絕。死十一日、蟲出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史記齊世家、桓公尸在牀六十日、尸蟲出于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言不

孫云、不能更惡于此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孫云、大雅蕩之詩。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言不

其君之位。蘇云、今君臨民若寇讎。問上二十五章曰、今民聞公令如寇讎。問下十七章曰、民聞公令如逃寇讎。見善若避，熱

孫云、太平御覽下有亦難乎。亂政而危賢。臨民若寇讎故政亂、見善若避熱故賢危。必逆于衆。已失民心。肆欲

于民而虐誅于下。民益不堪命、故恐禍及于身。虐誅舊倒、王云、虐誅與肆欲對文、倒言之則文義不順、羣書治要正作虐誅。總一今據乙。治要于作其。恐

及于身。蘇云、治要嬰之年老不能待君使矣。君上舊有于字、王云、于字涉上四字而衍。外上舊曰、嬰老不能待君之專、文義

與此同、則本無于字明矣、行不能革。孫云、倉頡篇革、戒也。說文諱、更也。革省文。則持節以沒世耳。耳、治

言嬰老矣、不能久事君、願君改行。葛一不能、亦當有節、持之以收身。

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第十七

景公遊于牛山。孫云、文選注作牛首山。括地志、齊桓公墓、在壽陽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嶺。純一案文選王僧達祭顏光祿文注、引此文同。

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列子有美哉國乎若何徬徬去此而死乎。孫云、徬徬列子作

或作徬徬、並皆步郎反。流涕貌。黃云、文選劇秦笑斯注、引作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韓詩外傳十、

作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純一案文選陸士衡樂府濟瀆行注、引作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

曰、若何去此而死乎。列子此下有國字、猶篇言為徬徬之形誤、乎下有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

何之二句。韓詩外傳十、景公遊牛山章、湖北局本、僕齋叢書本、均無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句、

句見文選秋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孫云、姓艾名孔、列子作史孔。盧云、列子史稱文仍

與賦注。一案齊論行注、無從而二字。列子有曰臣頃君之賜、疏食惡肉、孫云、笑當為

可得而食、駑馬棧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于疢。孫云、笑當為

可證也。或曰說文有笑字、句闕其義。純一案晏子了公刷涕而顧晏子。孫云、刷、列子作

凍生死之理、見景公艾孔梁丘據皆泣、故獨笑之。孔與據皆從寡人而

涕泣。列子無子之獨笑何也。此讀為邪。齊語行注、祇作晏子獨笑、公收淚而問之。晏子對

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列子勇上則靈

公莊公。舊作莊公靈公、孫云、靈公名環、莊公父。史記齊世家、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

莊公當在靈公下、傳寫將常守之矣。孫云、文選注祇作莊公有之、純一案數君者將守之、

列子有吾君方將設裝豈而之手狀哉。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列子安上言又字。然上二章之中、唯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日、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

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獨欲當處而悲其去、故爲不仁。文選秋輿

賦注引曰、夫感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數也。物有必至、事有當然、曷能悲老而哀死。外上二章文微異。此大禹生寄死歸之指。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

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齊讓行注、作吾君安得有此、而爲流涕、是不仁也。見

下有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四句。外上二章情同。孫云、列子力命篇、韓詩外傳、用此文。

景公遊公阜一日有三過言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出遊于公阜。孫云、初學記作公阜、地名未詳。純一案羣書治要無于公阜三字、非。北面望睹齊國。初學記十八引作望齊國三字。

日、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初學記無使字。蘇云、治要作如何。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爲善、

孫云、死一本作沒、非。王云、孫本改沒爲死、非。沒亦死也。不必依上下文改沒爲死、元刻本及治要皆作沒、自是舊本如此。純一案前十二章云、上帝不神、祝亦無益、是晏子於上帝懷疑之明徵。

此文蓋受人以意改之、當據列子善哉古之有死也訂正。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列子天瑞篇張真注曰、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有死也訂正。

也。修身慎行、恆嘯就禮、此仁者之所憂。貪欲變肆、常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坐死而後休息寢作之。案息伏爲韻、見唐韻正一屋伏下。古音諧一談引此。若使古而無

死、初學記無若使二字。太公丁公將有齊國。孫云、丁公名伋、太公子、說文作玓。據法解、據義不

二字、將字作長、義似較勝。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孫云、襄公名諸兒、文公名赤、武公名壽、皆齊君。純一案言太公丁公不死、

此文太公丁公舊倒、今較乙。則桓襄文武、皆不得爲君、祇得久君將戴笠衣褐執銚擣。孫云、說文銚、田器。擣、轉器

爲齊相、君並欲爲相而不可得。君將戴笠衣褐執銚擣。孫云、說文銚、田器。擣、轉器

蘇云、治要君以躡行狀畝之中、躡、躍也。言在狀畝中、或躍或行、以勤孰暇患死。公

忿然作色不說。蘇云、治要無忿然作色四字、下並同。純一案初學記亦無。無幾何、初學記無何字、下同。而梁丘據乘六馬

而來。治要無上而字、初學記同。乘舊作御、孫云、御、初學記作乘。景公駕八、則據御六、皆僭也。王云、御本作乘、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梁巨據乘六馬而來、言其僭也。若改乘為御、則似為景公御六馬矣。羣書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中引此、並作乘六馬。純一今據改。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以知之。

四字舊作何如、王云、何如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疑當作何以知之、言何以知其為據。故晏子對曰、大暑而疾馳、非據孰敢為之。今本知誤作如、又脫以之二字。純一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

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此知晏子兼愛及物。非據孰敢為之。小人肆欲無忌憚故。公

曰、據與我和者夫。者夫、初學記作乎。晏子曰、此所謂同也。初學記作此同也。所謂和者、御覽引止作同也和

者、蓋省其文。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亦甘、君甘舊倒、王云、今據也甘君亦甘、本作今據也君甘亦甘。

君甘亦甘、謂據之同於君、非謂君之同於據也。若倒言之、則非其旨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九、並作今據也君甘亦甘。蘇云、王說是。君甘亦甘、即左傳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

否據亦曰否意。純一今據乙。御覽亦作則。所謂同也、安得為和。說詳外上五章。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

日暮。孫云、暮當為暮。蘇云、治要無此二字。公西面望、睹彗星。蘇云、治要面作北、彗作彗、下同。召伯常騫、使禳去之。

孫云、伯常騫、字伯常名騫。蘇云、治要禳作禳、下有而字。純一案日本天明七年刊治要作禳。周禮、女祝掌以時招梗禳禳之事。注、御變異曰禳。禳、禳也。晏子曰、不可、

此天教也。天者、人心之廟都。天之為教、莫非人心之表現。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

見之。天人一氣、感無不應。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人敬事、則與天合德而吉。不敬事、則與道僭馳而凶。蘇云、治要戒作誡、今君若

設文而受諫。設、治要同。俞云、設疑說字之誤、說讀為悅。下文惡文而疏聖賢人、惡文與說文、正相對成義。謁聖賢人。言請教于聖賢之人。雖

不去彗、星將自亡。星疑本作彗、承上句末彗字言、後人以爲重複。依上文妄改之。此言德洽人天、彗不能禳。今君嗜酒而並於樂

事。不動民。政不飾而寬于小人、王篤修、飾也。言政不近讒好優、國語越語下信讒。惡文而

疏聖賢人。邪與正不並立。何暇去彗。去舊作在、蘇云、在疑作去。純一案治要校勘同、今據改。莠又將見矣。孫云、莠、

為言信
第也。公忿然作色不說。及晏子卒。蘇云、治兵及作無幾何。公出屏而立。屏舊作背、孫改立為

而位。白帖三十九亦作位。今本位作立、非。王云、此文本公出屏而立、立即位字也。古者天子

外屏、諸侯內屏。此言晏子卒、而朝無諫言。景公出屏而見羣臣、因思晏子而位也。今本出屏作

背、則義不可通、初學記引作出位屏而位、位字乃衍文耳。位各本皆作立、考集韻位字又音立、云

矣位疾兒、是位與立同音、故哭位之位、亦通作立。羣書治要正作公出屏而立、蘇云、王說是。純

一今據。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遊公阜。治要無公阜二字。夫子一日而三責我。蘇云、謂諫

據與我和、及讓彗星。左傳齊景公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事、在魯昭二十年。齊有彗星事、在魯

昭二十六年。與景公自云一日三責者不合。然春秋經不書齊彗星、或左氏於二十六年、舉齊侯與晏

子論陳氏之事、並綱晏子彗星之對、亦以彗星為陳氏之祥也。是此書

足證左傳之不及。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讓以彗星在魯昭二十六年。今誰責寡人哉。外下十七

者吾與夫子遊于公阜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初學記作今孰責寡人乎。孫云、誰、

一本作孰。新序雜事篇用此文。蘇云、韓詩外傳十載此事、辭略而小異。純一案外上二章至六章、

大楷均同。新序雜事四、用外上

六章文、非用此文、孫說誤。

景公遊寒途不卹死。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出遊于寒途。途從元刻、孫校本作塗、太 踏死齒。孫云、御覽作瘠。下同。說文齧或

有肉曰齒、師古曰、才。默然不問。孫云、默、太平 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遊、踏

飢者與之食。飢從元刻。孫 踏疾者與之財。孫云、疾太平 使令不勞力。不遺勞 藉斂

不費民。不多斂民財。藉、元本孫本均與籍 先君將遊、百姓皆說曰、君當幸游吾鄉

乎。望惠施 今君遊于寒途、據四十里之氓、殫財不足以奉斂、盡力不能以周

役。財盡而斂不已、力竭而役未周。能下 民氓飢寒凍餒。孫云、餒當為餒。純一案氓與民、凍

舊脫以字、今據上句增、文同一例。民氓飢寒凍餒。餒與飢寒、義並複。疑并注入正文、

本作民以餒。死齒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無保民之 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民怨

寒四字句。死齒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無保民之 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民怨

仁心故。

如仇。屈與窮。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且逆衆。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朝野相猜忌。此君臣不惠也。

三代之所以衰也。孫云、衰、一本作良、非。今君行之，蹈三代之覆轍。嬰懼公族之危，以為異姓

之福也。公無德於民，安能保其族。田氏布私惠，因以資其福。公曰：然為上而忘下，厚藉斂而忘民。此與上句

字疑。吾罪大矣。于是斂死，發粟于民。于民，御覽作賑貧。據四十里之氓。氓從元刻，黃蘇校同。舊本

及孫本俱。不服政其年。王云、其讀為著，不服政者年，即王制所云期不從政也。下文公三月不出遊，三月與著年正相對。統一案期不從政，謂一年不服政役也。

公三月不出遊。續自敏御。此與外上八章詞異旨同。

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諫第二十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藝文類聚引作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孫云、被、藝文類聚作披。統一案太平御覽六百九十四引作披，又卷十二、卷三十四、及文選曹子建贈丁儀詩注、謝玄暉郡內登望詩注、俱作披。意林同。坐于堂側階。舊作坐堂側階、王云、

本脫於字、階字又誤作陸。凡經傳中言坐於某處者、於字皆不可省。羣書治要、及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並引作坐於堂側階。書鈔明陳禹謨本、依俗本晏子改階為陸、而於字尙未刪。意林、及文選何宴景福殿賦注、曹植贈丁儀詩注、謝朓郡內登望詩注、並引作坐於堂側。雖詳略不同、而皆在於字。又經傳皆言側階、顯命立于側階、雜記升自側階、無言側階者。當依羣書治要、北堂書鈔、

作坐于堂側階。晏子入見立有間。此七字、御覽卷十二引省作見晏子、類聚同。公曰。孫云、意林作

謂晏子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孫云、意林作天下何不寒、統一案治要同此。御覽卷十二、卷三十四、卷六百九十四、文選雪賦注引、均作怪哉雨雪三日不寒、類聚同。曹

子建贈丁儀詩注、引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

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治要同此。意林引作夫賢君飽則知人飢、溫則

知人寒。文選雪賦注作古之賢者、逸而知飢、

飽而知寒。北堂書鈔百五十二、作古之賢君、溫飽而能知民飢寒。曹子建贈丁儀詩注、作賢君飽知

人飢、溫知人寒。太平御覽卷十二、及類聚。並作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雜記卷三

十四同、淮濕作暖。卷六百九十四、尚上溫上並與去字、有無逸而知人之等句、
竊以逸而知人之勞六字、與下文出裘發粟與飢寒無涉、疑係後人加入、當刪。

今日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以與飢寒者。以字者字舊脫、從王校補。孫云、出裘、

意林作公乃出裘、御覽作脫裘。王云、案與上有以字、與下有者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羣書治要、作以與飢寒。鈔本北堂書鈔天部四、作以與飢寒。陳依本改爲與飢寒。文選雪賦注、作

以與飢人。藝文類聚天部下、太平御覽天部十二、時序部十九、並作以與飢寒者、今從類聚御覽、作

純一案書鈔有民皆悅之也五字。此章以衣被寒者爲王情、因出發粟以周其急。出裘、大抵皮類可製

者。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

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
蘇云、兼月、兼一月之粟。兼歲、兼一歲之粟。事、謂已有職業可任者、故但兼月。疾則病苦無能爲之人、故須兼歲、乃可

自給也。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景公能如晏子之所欲以行仁政、故孔子善之、皆兼愛之心也。

景公異熒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期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

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人行善自獲福、似天賞之。人行不善自致禍、似天殃之。牛

當當三。熒惑、天罰也。
孫云、史記索隱引表秋文耀鉤、赤帝赤熒。秦讀讀引此、漏賞殃當當五字。古音讀十六庚引此、漏

字。怒之神爲熒惑、位南方、禮失則罰出。
今畱虛、其孰當之。晏子

曰、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之。之字舊脫、從王校據上文補。

晏子曰、虛、齊野也。孫云、御覽作齊之分野。且天之下殃、固于富彊。彊從元刻、孫蘇校同。舊本及所局本皆作疆、黃云疆字

諫。純一案下、降也。言特富彊而爲惡、天必殃之。左傳云、天之假助不善、非助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爲善不用。前十六章云、見善若避、熱

當猶爲善、非。出政不行。音抗。言政令顛倒無理。賢人使遠。不從善而拒諫故。讒人反昌。問上三章云、辟邪阿黨、故讒諂之徒驕

百姓疾怨，自為祈禱。

如前十二章云、一國之、兩人稅是也。

錄錄疆食。

孫云、漢書蕭曹贊、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

凡鹿之中也。純一案別雅五云、史記平原君傳、公等錄錄、廣韻引史記作錄錄。大抵聲之相通、形之相類、古人隨手引用、初不以義理求也、今惟習用碌碌字耳。

進死何傷。

言自

趨於死地、而不知自傷。是以列舍無次、列舍即列宿。文選郭景純遊仙詩注、引淮南許注、二十變星

有芒。

言彗星

熒惑回逆。

回、返也。逆、迎也。言熒惑應變、回返而預為兆。

擊星在旁。

擊星、猶太平御覽天部七之言彗星。謂彗星常守於

其分野而不去、如在旁也。以上皆借天象以示警耳。

有賢不用、安得不亡。言德因在不用賢。孟子盡心下篇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墨子親土篇曰、緩賢忘

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會有也。

孫云、上皆讀語。純一案唐韻正十一庚行下引此文、先秦韻讀注陽部。古音諸十六庚引此。

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

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為之若何。對曰、盍去冤聚之獄、使反田

矣。冤獄釋、則民心安。耕者多、則民食足。

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

易益象傳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

振孤寡而敬老

矣。振孤寡以興仁、敬老人以教孝。孫云、田民人為韻。純一案古音諸七真引此。

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擊乎。

擊指熒惑。言能行德

政、則太和錮洽、一切惡孽自消。楚申包胥云、人定勝天。

公曰、善。行之二月、而熒惑遷。

此章要憎、教主政者修德也。

景公將伐宋、魯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諫第二十二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

太平御覽三百七十八引古文瓌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

公瞽見二丈夫立而

怒、其怒甚盛。

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九、引作公夢見二大夫、意怒甚盛。孫云、說文瞽、目不明也。古借為夢字。

公恐、覺辟門、召

占瞽者。至。公曰、今夕吾瞽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

其狀、識其聲。占瞽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

謂不祭泰山之神。

故泰山之神怒也。請

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瞽之言也。

公曰：占蓍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俯首而有問，對曰：占蓍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

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

湯皙而長，頤以髯。舊湯下有賢字、頤鬚頭。孫云、詩毛傳皙、白皙、說文人色白也。藝文類聚作湯長頭而髯鬚、太平御覽作湯長頭而寡髮、一作長頭而髯、髯當為鬚。

盧云：論衡死偽篇無賢字、因下皙字誤衍、顏論衡作頤。純一案論衡作皙以長、與黑而短對文、皙上不應有賢字。毛詩頤、頤角豐滿也。與兌上矛盾、論衡作頤是。易頤鄭注、頤者、口車輔之名。釋名釋形體、輔車或曰頤車。凡繫於車、皆取在下載上物也。頤與豐下相應、今據論衡刪正。

兌上豐下。孫云、兌讀如鏡。盧云、論衡兌作鏡、下同。倨身而揚聲。倨、論衡作挺。史記司馬相如傳、据以鞢鞢。索隱引

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孫云、蓬、太平御覽作蓬頭。純一案荀子非相篇云、義與此異。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僂身、曲背也。

伊尹之狀、而無須臾、注廉與膚同。義與此異。

公曰：然是已。今若何。論衡作今奈何。言今將知之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孫云、太甲、湯子。祖乙、武丁、小乙何。夏甲子。天下之盛君也。威君、有德之君。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

怒。請散師以平宋。以平宋、論衡作和於宋。言請遣散其師以與宋平、和好曰平。景公不用。蘇云、不用其言。終伐宋。晏子

曰：公伐無罪之國。元刻如此。所局本脫公字。言伐無罪之國、具有非攻之意。以怒明神。干湯伊尹之怒。不易行以續蓄

續蓄、義不可通。蓄當為蓄、字之形誤。言既干神怒、仍不改行、適以續蓄耳。蓄、古灾字。進師以近過。進上疑脫終字、與上句對文。非嬰所知也。

師若果進，軍必有殃。晏子言盡於此。軍進再舍。軍行三十里為一舍。鼓毀將殲。孫云、將讀將帥。說文殲、死也。

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孫云、太平御覽引古文瓊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

案鮑刻御覽無者字。公曰：其實者甚短、大小上。純一案鮑刻作大小上小下、應作小上下。其言甚怒、

好悅。純一案鮑刻作悅是下同。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純一案鮑刻有大而短三字是。

百士歸、家獄 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孫云、泰祝官、子游名。詩外傳作祝人表宰在。蘇云、

泰祝、即曲禮六太中之大祝。周禮、大 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孫云、

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即此也。 孫云、行人官、子羽名。黃 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乎、平字舊脫、從蘇校補、與上

云、子羽、韓詩外傳作子牛。 庫、太平御 則申田存矣。此脫人名。矣舊作焉、據御覽三百七十六改、與上下文一律。孫云、

覺作慶。 則申田存矣。韓詩外傳作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俞云、申田、官名也。申

嘗爲司。史記留侯世家、以良爲韓申徒。徐廣曰、申徒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莊子

大宗師篇申徒狄、釋文曰、崔本作司徒狄。是申與司古通用、申田即司田也。管子小匡篇、墾草入

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爲大司田、此齊有司田之證。黃云、俞說申田即司

田是也。但齊之司田、自有申田之名。管子立政篇、詳敘虞師之事、司空之事、申田之事、鄉師之

事、工師之事。云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詛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爲國家之有餘

申田之事也。今本管子申又誤由、王氏雜志以爲衍文、失之。蘇云、黃說是。 不足聘乎、盧云、聘字衍。此一案御覽三百七

御覽、作 猶心之有四支。類聚六十六、御覽四百 心有四支、孫云、韓詩 故心得佚焉。類聚作有四支故心有佚、

吾子。 常人四支有佚時、心無佚時。 此 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類聚作有四支故心有佚、

云心有四支而得佚者、妄也。 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孫云、太平御覽作言與君異。此一案鮑刻御覽

嬰所聞與 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則可。則可舊作可得、王云、可得二字、與上

君言異。 承上之詞、與下文不亦久乎相應。今本作可得者、得字涉上文得佚而衍、又脫去則字耳。韓詩外傳

作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文雖異而義則同。藝文類聚產業部、

引作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則可。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作 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

久乎。公于是罷政而歸。御覽四百五十六改作田、無而字。三百七十六作公罷田而返。類聚

韓詩外傳(十) 用此文。 六十六作公乃罷田而歸。孫云、藝文類聚(二十四)作罷田即日歸。

景公欲誅駭鳥野人晏子諫第二十四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孫云、驚鳥。令去也。公怒令吏誅之。羣書治要、太平御覽九百十四引、並脫怒字。晏子曰野

人不知也。御覽四百五十六。引人有實字。臣聞賞無功謂之亂。蘇云、治要聞下有之字。一案御覽四百五十六同。罪不知

謂之虐。御覽謂下有入字、非。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

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蘇云、從、猶縱也。曲禮欲不可從、從亦讀縱。治要有也字。純一案先王制禁、仁

民愛物、所以充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保合太和也。景公縱欲犯禁、夫鳥獸固人之養也、失本性之真矣。呂氏春秋知度篇曰、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旨哉。

夫鳥獸固人之養也。已後、本作自今已來。引作鳥獸故非人所養。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來。

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來。來舊作後、王云、自今已後、本作自今已來。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羽族部一、引晏子皆作自今已來。純一今據改。案治要作自今

以來。御覽四百五十六作自爾以來、馳鳥獸之禁。孫云、馳、太平御覽作未有。純一案御覽見四百五十六。又九百十四作一馳。無

以苛民也。蘇云、治要苛作拘。純一案此章要旨、在仁民愛物、所以貴兼也。此與下章並外十三章大旨同。

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第二十五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羣書治要、脫人字。暴病死。病字舊脫、從王校補。孫云、詩傳暴、疾也。說文暴、疾有所趨也。玉篇步到切。王云、此

本作物殺之。下文曰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二圉人上下相應。此文但言使人養馬、而無圉人之文。其圉人殺之。下文曰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二圉人上下相應。此文但言使人養馬、而無圉人之文。

故下文亦但言殺養馬者、而不言殺圉人。若此文作圉人、則與下文不相應矣。又此章標題、本作景公所愛馬死、欲誅養馬者。今本養馬者作圉人、亦後人所改。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獸部八、引此皆無圉字。又案暴病二字、文義不明。藝文類聚獸部、太平御覽獸

部、皆作馬病死。文辭不同、而皆有病字、于義為長。亦後人以俗本晏子改之。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皆作暴病死。藝文類聚獸部、太平御覽獸部、皆作馬病死。文辭不同、而皆有病字、于義為長。

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孫云、太

案治要說怒字、類聚九十三誤作殺。一 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之

之字、舊無古時

而問于公曰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

云、輕太平御覽四百五十六補。王云、羣書治要作致問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是也。今本脫致問古時

四字、則語意虛矣。太平御覽人事部、亦有古時二字。盧云、曰下御覽有古者二字。純一案者或昔

之形。上文有問字、致問二字可省、今據增古時二字。晏子此問、足以發景公之深省、感迫其與

堯舜同具之仁心。韓詩外傳八作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晏子左手持頭、

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

公懼然曰、懼然作懼、孫云、懼太平御覽作懼。王云、懼本

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懼然即懼然也。說文稟、九錫切、舉目驚駭然也。經傳通作懼、續言公懼然失席是也。又通作懼、

大戴記用兵篇公懼焉曰、懼焉即懼然。莊子庚桑楚篇、南榮越懼然願其後。漢書惠紀贊、聞叔孫通

之諫則懼然、皆驚貌也。羣書治要、及鈔本御覽人事部、

從寡人始。俞云、晏子問支解人從

人始、語殊不倫。據韓詩外傳作景公離席曰、繼之、罪在寡人。疑晏子本作公憂然曰從之。從即繼

也。寡人始三字、必有妄誤。或亦如外傳文、或文不必同、而意則必相近也。蘇云、從寡人始不誤。

蓋景公悔心乍萌、率爾而對。若既縱之矣、下何以云屬獄乎。治要無此句、及下六字。純一案此文

當作支解人從寡人始、今本脫支解人三字、故俞云語殊不倫。公因晏子之問、懼然驚悟堯舜不支解

人。乃曰支解人從寡人始、不可為也、遂不支解。孫云、御覽途

字、蓋是非之心、感於堯舜之威德、一時頓現也。途不支解。孫云、御覽途

字、蓋是非之心、感於堯舜之威德、一時頓現也。途不支解。孫云、御覽途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

孫云、類聚作一當死也、下作二當死也、三當死也。純一案類聚見九十三。

又殺公之

所最善馬。

孫云、善御覽作愛。盧云、御覽無最字。

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

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

孫云、藝文類聚怨下有飯字、輕下有伐字。純一案此十六字、亦見諫下二十三章。

汝一殺

公馬。

舊脫一字、從孫校據御覽補。

使公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鄰國。

公字舊脫、據御覽補。四百五十六補。

當死罪二

也。

句首舊錄上文衍也。從蘇校刪。

今以屬獄。

蘇云、治要今作令、疑形近而譌。純一案御覽今亦譌令。晏子魯問篇曰、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晏子足以當之。

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

孫云、釋、藝文類聚作舍、一作赦。太平御覽作赦。

勿傷吾仁也。

孫云、釋籀用此文。王云、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人部獸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獸部、皆但有公喟然曰赦之六字。今本夫子釋之三句、皆後人依說施加之。數字亦後人所加。蘇云、治要載此章在雜上。

晏子春秋校注卷二

漢陽張純一仲如

內篇諫下第二 凡二十五章

景公藉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

景公藉重而獄多。盧云、藉，追科為罪。孫云、據此及左傳圍伯嚭于隰陽之文、即藉斂。拘者滿圜。知圜圍非秦獄名。說文圍、圜圍、所以拘罪人。

怨者滿朝。太平御覽四百八十三、又六百四十三、引此文並同。案怨因藉重而興、屬民言、則怨者必滿野。下文云左右爭之甚于胡狗、則怨者亦滿朝。此文疑本作拘者滿圜、怨者

滿朝野。因傳寫脫圍字、校者又刪野字耳。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

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勅其功乎。孫云、說文勅、戒也。勑、勞也。經典多用勑為勑。呂氏春秋田事既飭、高誘注飭讀作勑、勑督田事。是

此勑當讀飭也。盧云、勑通教、功謂功效也。下云勑其意、謂革民之心也。則嬰有壹妾能書足以治之矣。妾舊作安、俞云、

有一妾能書足以治之、極言治之之易、雖婦女可也。下文曰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蓋兩語皆借

稽之詞、故景公不說也。統一案俞說是、今據改、下同。言能省刑恤民之苦、有如婦女之仁慈、足以收治獄

之效。君將使嬰勑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

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言民積怨、因暴斂耳。君試使一廉吏、焚其比戶之租券、可立得其懼心。孫云、言焚其讞也。蘇云、孫說是。勑意、所

謂革心也。革心上德、故讞可焚。下云常致其苦、而嚴聽其讞、痛誅其罪、非嬰所知、正承此反言以詰公不焚讞之非耳。景公不說曰、勑其功、則使壹

妾勑其意、則比而焚。舊脫而字、據上文補、蘇校同。云句絕。如是猶云若是、屬下為義。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

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孫云、貉、當為貉。多者十有餘、寡

者五六、然不相害傷。各足其欲故。今東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孫云、言爭雞豚而相傷也。可立

見也。見舊講得、俞云、得字義不可通、乃見字之誤。史記趙世家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留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蓋得字古作尋、其上從見、故見得二字、往往相混。純一案俞說是、今據改。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蘇云、論讀為倫。倫等也、言審其貴賤之等也。作論者、借字耳。易屯象傳君子以經綸、薄文音

倫。苟爽曰、論、理也。逸周書官人篇、親小物而不知大倫、大戴記倫作論。並論倫通之證。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孫云、文選三都賦序玉

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孫云、文選三都賦序玉

危無當。劉淵林注當、底也。去聲。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畊、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

以奉上。晏子兼愛之心如揭。而君側皆彫文刻鏤之觀、彫從元刻、衛局本作雕、孫云、彫正字。純一案此即墨家非樂之指。此無

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燧、燧舊稱煙、王引之云、火能燒薪、煙則不能燒薪、煙管稱燧、說文

燧、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蒼曰、標、避火也。淮南說林篇曰、一家失標、百家皆燒。史記淮陰侯傳曰、標至風起。漢書敘傳曰、勝廣標起、梁籍扇烈。是標即火也。故曰操寸之燧。天下不能足之以薪。標煙字相似、世人多見煙、少見標、故諸書標字多誤作煙、說見呂氏春秋煙火下、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改下同。天下不能足之以薪、之字從王蘇校補、與上文一例。今君之左右、皆操燧之徒、而君終不知。鐘鼓成肆、蘇云、肆猶列也。千戚

成舞、此必奪民衣食之財而為之。雖禹不能禁民之觀、墨子非樂篇曰、與君子聽之、廢君子之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墨子意同。且

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飾者、加以文采之謂、民之欲難制而易縱、今引而侈之、又從而嚴禁之、猶決其隄而止水之不已濫也、故聖人猶

難之。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飢之、勞其力而疲之、是之謂殘民之生。孫校本如此、元刻脫之字。常

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是之謂非嬰所知也。

景公欲殺犯所愛之槐者、晏子諫第二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文選卷二十四又入十八引、並無守字。植木系之下、令曰、之下二字犯

槐者刑傷槐者死。下據字彙作之、孫云、高之、藝文類聚作傷槐、書云、之、婦女傳作槐字、傳

並據有。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孫云、令御覽作命、同。醉、藝文類聚一作過、御覽作過、備

十八作。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孫云、藝文類聚作君令收而拘

云、且、御覽作將。其子往晏子之家說曰、舊往下有辭字、說作託。從黃校據太平御覽刪正。孫本

子為質、杜預注子、女也。孟子告子下、東家牆而撻其處子、趙岐注處子、虞女也。凡

言子者、男女之通稱。俗本、子上增女字、非是。黃云、元刻本作其子往、無女字。

民賤妾。郭舊作鄭、俗、從孫校。改。與城郭相依曰負郭。請有道于相國。言晉謁于有不勝其欲。欲、猶

充數乎下陳。言願充侍妾。後列之數。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其猶豈也、言嬰豈淫于色乎、

章曰、我其嘗殺不辜、無罪邪。其亦當讀豈、寧此同。何為老而見犇。孫云、見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內、納

令其女子入門。女子、列女。傳作既。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憂形於進而問焉、曰所

憂何也。邪。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孫詒讓云、仁讀為

部云、候巧謂高材也。從女、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蒞國

立政、不損祿。不輕損入之祿。不益刑。不淫刑於又不以私恚害公。儻。孫云、說文恚、怒也。

患、非公法所禁、故曰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為禽獸傷人民。人民貴於禽獸故。不為草木傷禽獸。有情貴於

草傷禾苗。人非禾苗不生活、故禾苗貴於野草、槐不過野草類耳。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是以私恚害公

穢於草。孤妾身。謂益法外之刑。豈惟損人之祿。此令行于民而儻于國矣。文有脫誤、疑本作此令可行于

行于民間而為一國之明法乎。今本令下脫可字、乎又譌矣、義遂不可通。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彊凌孤獨。以衆強凌孤

恥、故勇。明惠之君惠、通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是者、非之反。拂違戾也。言不違反正士不為。

一察古音諧。六屋引此。此譬之猶自洽魚鼈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盧云、此與下味墨教人危坐、兩喻俱不甚可了。或

以去其腥臊、則於魚鼈無傷也。味墨猶言黑暗、黑暗之中教人危坐、人其從之乎、言人不能從也。蘇云、腥臊、皆害魚鼈之味者。洽魚鼈何去其害味之物、不全棄魚鼈。以喻治國者、但去其有害于

國之人、不欲以小味墨而與人比居。補、文同一例。庾肆而教人危坐。味墨猶言黑

與入比居、動輒恐遭危害。庾肆、無屋之露肆。於此教人危坐、暗、黑暗而

國而益善于後世。孫云、可一則父死亦當矣。妾為之收亦宜矣。收謂甚乎今

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儻妾父。法疑當作殺、下文刑卿不辜謂之賊、可證。言以樹木

之故、加罪于妾父而殺之、不能益善於後世甚矣。今

文義不明。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御覽九百五十四、作謂君愛槐而

且使貴賤顛倒、監刑之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裁者、量度體制晏子曰、甚矣吾

將為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早從孫本、而復于公曰、復、白嬰聞

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孫云、供太平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盧

言一玩好之物耳、而其威嚴乃擬乎君、犯之則有罪也。列女傳作嚴威令、下同、似非。刑殺不稱謂之賊。稱舊作辜、王云、不辜本作不

謂不當也。下文曰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即承此文言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也、一正作刑

殺不稱謂之賊。列女傳辯婦篇作不正、亦是不稱之意、故知辜字為後人所改。統一今據正。此

二者、守國之大殃也。也字舊脫、從黃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美飲食之具、崇玩好、

列女傳作美飲食之具。王云、飲食

與鐘鼓宮室對文。統一今據正。蘇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

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民之明者。舊語也字，據上下文，蘇校同。民

字舊脫，案列女傳作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威嚴令三字不詞，當從此作威嚴。犯槐者刑，傷槐

者死，刑殺不稱。孫云、藝文類聚作刑。賊民之深者，類聚者下有也字。賊民即賊自心。君

享國。孫云、享藝文類聚作饗。德行未見于衆，孫云、衆、御覽作民。而三辟著于國，類聚三作

三辟，衆。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民、御覽。公曰，孫云、類聚御覽，下有等字。微大夫教寡

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

令吏罷守槐之役。史舊作趣，從黃校據。御覽五百十九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德，出犯槐之囚。

孫云、列女傳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云云。事與此同。純一案列女傳文與此異，宜參稽。此章與下章及外上九章外下十一章指同。

景公逐得斬竹者囚之晏子諫第三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藝文類聚二十四、初學。記二十引，並無謹字。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類聚及初

無焉。字。公以重寔，盧云、初學。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君亦聞吾先君

丁公乎。上君字從孫校本，蓋據藝文類聚。改。元刻作公。類聚無亦字。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城。城舊作沃，

本作曲城，此後人安改之也。曲城一作曲成，管書地理志、東萊郡有曲成縣。高帝六年，封魯達為

曲成侯者也。其故城在今萊州府掖縣東北。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東就國，蔡侯來伐，與之爭營邱。

營邱二千餘里，丁公安得有伐曲沃之事乎。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正作伐曲城。純一今據改。勝

之，止其財，禁止財物。出其民，公曰，自茲之。日字從元刻，舊誤曰，有與死人以出者。

公怪之，令吏視之。類聚無。吏字。則其中有金與玉焉。有字舊脫，文義不明。從王校。吏請

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

孫云、降類聚作攻。

以衆圖財。

圖元刻孫本並譌圖、孫據類聚正、蘇從之。

不

仁也。說文仁、親也、从人二。言彼此密相親愛也。今以兵逞強、以衆行劫、不仁甚矣。

且吾聞之、君人者

君人舊倒、據類聚及初學記乙。

寬惠慈

衆、不身傳誅。孫云、傳讀爲專。類聚作身不安誅。

令捨之。

孫云、類聚作令吏舍之。

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

之囚。

景公以搏治之兵未成功將殺之晏子諫第四

景公令兵搏治。

王云、治者、輒也。搏治、謂搏土爲輒。廣雅曰、治、輒也。

當臆冰月之間而寒。

孫云、臆當爲臆。左傳、虞不臆秦。

說文、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浙刻本改臘。

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爲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

少爲閒。爲字疑衍。

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

于字衍。

其役殺兵四人。

下有脫文。

義不可曉。問上二章、載莊公伐晉。事在左傳襄二十三年、史記齊世家莊公四年、均未見殺兵四人。事、今亦無考。揣晏子之意、或以莊公恣意殺兵四人、未幾身滅于崔氏。以好殺人者終被人殺、屈示警耳。今令而殺兵二人、而字衍。

是殺師之半也。

殺師從元刻、浙刻本倒。盧云、元刻是、黃云、凌本同元刻。

公曰諾。

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景公冬起大臺之役晏子諫第五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

此四字、蓋後人妄加。下文國人望晏子、望其返也。晏子至、晏子返也。則此處不應有比其返也四字明矣、當刪。

景公

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者鄉有焉。

舊餒下衍之字、從盧校刪。藝文類聚作景公起大臺、歲寒、役之凍餒。

者鄉有焉。初學記同。北堂書鈔百五十六作役者凍餒、餘同類聚初學記。

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延坐。

延從孫校本。孫云、藝文類聚作公延晏子坐。今本延作適、非。絕一案初學記同類聚、書鈔作延晏子坐。

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

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

音鈔無曰字、水作冰是。凍水洗我、謂將凍死於冰水中也。若之何、奈之何也。

太上靡

散我若之何

孫云、太上、尊辭。散、藝文類聚作舞是。紅有語云、洗、叶音鏗、散音鏗、元文通韻。此一寒古音諸九寒上聲引此。散舞誼同。太上靡散我、謂太上不容我生存也。音鈔太作奉。蘇云、此歌一作庶民之饑我若之何、奉上靡散我若之何、與此小異、見廣文釋。靡散一作靡、見梅氏古樂苑引。

歌終喟然歎而流涕

王云、

歡而二字、後人所加。上言喟然、下見流涕、則喟然之為歎可知、無庸更加歎而二字。藝文類聚歲時部下、初學記人部中、並引作喟然流涕、無歎而二字。諫上篇公喟然、後人加數字、謬與此同。此一寒音鈔作喟然而流涕、歎字當刪。晏子心誠愛民、故能動公。

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為至此殆為大臺之役夫

夫、猶寡人將速罷之

類聚作公止之曰、子殆為大臺之役夫、寡人將罷。案罷下脫之字。初學記文同。罷下有之字、役下脫夫字。

晏子再拜

為凍餒者

出而不言

卷別歸君故。

遂如大臺也

如、往。執朴、鞭其不務者。不務、不動也。不動非惟從公不忠、且愈

覺寒而增怨、故鞭之

蓋

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溼

溼從孫本、元刻作濕。廬云、蓋音盍。濕正作溼。

下皆同。案此以宋子罕事傳會之耳

俞云、蓋乃盍字之誤、盍讀為闔。襄十七年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溼寒暑、語意與此同。蘇云、左傳載子罕事大同、其下章即載晏子事、疑記者連上

章並誤以為晏子事、因大臺之役以成其說耳

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

舊脫今字、一作壹。從御覽一百七十七及左傳增訂。

何以為役

舊脫以字役字、文義不完

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為虐

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

晏子歸未至

向未到家。

而君出令趣罷役

趣、催。

車馳而人趨

各疾走。

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為人臣者

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

墨子魯問篇曰、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君、而憂蹙在臣。晏子有焉。此儒墨所同也。

入則

切磋其君之不善

孫云、磋當為磋。此一寒器非切磋不美、故以為喻。

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

所以安民心而利國事。

是以雖事情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

朝諸侯、致諸侯來朝也。不敢伐其功、言功成而不居也。此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易繫辭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垂衣裳、言无為也。此與下

知晏子不獨為墨家、兼具道家儒家之要妙、蓋其道本同也

上十二章
大旨同。

景公為長康欲美之晏子諫第六

景公為長康

元刻注云康、舍也。孫云、太平御覽注云、音來、舍也。玉篇同。當為康省文。

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

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德令不得獲。

今舊作乎、王云、德乎本作德令、與下句

文同一例。隸書今乎相似、故今誤為乎。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

正作德令。純一今據改。蘇云、虞喜志林云、禾有德令不得獲、作今是。秋風至今殫零落。孫

殫、太平御覽作草或單字。言盡零落也。

風雨之拂殺也。

佛從孫本。孫云、殺讀如殫。說文殫、散之也。黃云、拂、元刻作弗、

凌本同。弗、古拂字。御覽作拂殺

太上之靡弊也。

晏子之心、昭昭然為百姓憂不足、與墨子

賤本同。弗、古拂字。御覽作拂殺

同。孫云、錦弊為韻。純一案唐韻正十四

賤本同。弗、古拂字。御覽作拂殺

同。孫云、錦弊為韻。純一案唐韻正十四

日夫子為賜而誠于寡人。孫云、誠御覽作讖。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康。

景公為鄒之長塗晏子諫第七

景公築路寢之臺

孫云、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

三年未息又為長康之役

蘇云、治要

一二年

未息又為鄒之長塗

治要作塗、下同。

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

勤、勞

公不息乎。言

息事以恤民力。蘇云、治要公作君。

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

民力者不得其樂。

舊君上有明字。屈上窮上俱有不字。王云、此文本作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屈者、竭也。見臣氏春秋憤勢傳。言君竭民之財、

將以求利也、而必不得其利。窮民之力、將以為樂也、而必不得其樂、故下文云、嬰懼于有暴民之行、而不踰長康之樂也。今本君上、涉下文不遠窮苦之旨、衛明守。屈第二字上、又涉下文爾不得、

使一不字、則義不可通矣。羣書治要、正作官屬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此一今據刪。昔者楚靈王作頤宮。盧云、頤元刻作頤。黃云、凌本同元刻。蘇云、治要作下有爲字、頤作頓。純一案頓是爲字。

二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又未息也。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孫云、左傳昭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杜預注臺在今華。容城內。梁當從左傳爲穀、昭十二年傳、楚子次于乾溪。

杜預注在譙國城父縣南。王云、自又爲章華之臺以下、文有脫誤。羣書治要作又爲章華之臺、五年未息也。而又爲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自息也。文義較爲順適。純一案王說是、當據治要訂正。梁治要亦作穀、靈王死于乾溪。治要脫于字。而民不與歸。歸上舊衍若字、據治要當從孫校改。下同。

君不遵明王之義、而循靈王之迹。比事警切。蘇云、治要遵作道、循作恪、形近而相亂。嬰懼君有異民之行。蘇云、治要有上有之字。而不睹長庚之樂也、不若息之。言君不慮長庚之役、敢於行暴、恐聚民怨、而有靈王之辱也。公曰、善、非夫子、舊衍者字、據治要刪。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壤。孫詒讓云、壤當爲壤、形之

課也。景公爲鄒之長塗、須徵委壤土。今罷役、故令勿委壤也。餘財勿收。收、斂也。斬板而去之。盧云、檀弓斬板、節住板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也。縮謂縮板之繩。

景公春夏游獵與役晏子諫第八

景公春夏游獵。太平御覽十九脫秦字。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起役且游獵。御覽脫且字。

奪民農時、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者國治。孫云、治太平御覽作成。純一案鮑刻御覽作治。臣

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御覽注言將老。欲遂吾所樂、卒吾所好。御覽注卒、御律反。子其息矣。

息、休息、言子無庸干預。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遊于田。元刻如此、孫本作盤于游田、蓋據御覽改。案盤、樂也。故國昌而

民安。文王勤政養民、恤孤獨故。楚靈王不廢乾溪之役。孫云、梁、御覽作路。今本從水浴。據此知前梁亦路誤也。純一案御覽脫王字。起

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革，革，改也。孫云、革御覽作思。將危社稷。而為諸侯笑。臣聞

忠不避死。不畏死。諫不違罪。違，猶避也。君不聽臣，臣將逝矣。逝，從元刻，御覽同。各本作遊，譌。盧黃蘇校同。逝，往也。去也。

景公曰：唯唯。御覽引止此，注云：唯唯，從其諫也。將弛罷之。未幾，朝韋罔解役而歸。孫云、朝韋罔，或人名。俞云、

韋罔，人名。朝者，召也。劉向九歎遠逝篇曰：朝四靈于九嶺。王逸注曰朝，召也。上文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故未幾召韋罔解役而歸也。後人不知古書之段朝為召，故不得其解。若從孫氏以朝韋罔三字為人名，則彼自解役而歸，與景公無與，即不足見晏子匡諫之功矣。蘇云、俞說是。

景公獵休坐地晏子席而諫第九

景公獵休，息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滅葭而席。舊滅上衍左右二字，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九文類聚六十九引此，並無，今據刪。席，類聚作坐。孫云、說文滅，批也。批，梓也。滅與城同。蘇云、爾雅釋草葭華，郭注云即今蘆。公不說曰：寡人不席

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說苑雜言篇、作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而子獨搴草而坐之。孫云、搴，撿省取也。藝文類聚作子獨席，純一察御覽七百九作子猶席，說苑而子作吾子。何也？晏子對曰：臣聞介冑坐陳不席。書鈔無坐陳二字。

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孫云、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獄尸不席。尸蓋尸之誤。說苑作唯喪與獄坐於地。蓋約此文也。尸坐堂上不席，言尸在堂則坐者不席與。純一察書鈔亦作獄尸不席。王云、尸為死人，則不得言坐堂上。御覽百舟部七、引作尸在堂是也。今本在作坐者，涉上下諸坐字而誤。上字疑亦後人所加。案王說是。二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類聚故上有臣字。說苑作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公曰：善。善，善舊作諾，王云、諾本作於公、公無為諾之也。蓋善與若字相似，善誤為若，後人因改為諾耳。後第十四善其衣服節儉，今本善字亦誤作若。北堂書鈔服飾部二、藝文類聚服飾部上、御覽服用部十一引此，並作公曰善、純一今據改。

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

席矣。孫云、說苑談叢篇用此文。純一案文見雜言篇、孫誤作談叢。

景公獵逢蛇虎以為不祥晏子諫第十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

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也讀為邪。說苑謂下衍之字。書鈔百五十八引說苑無。晏子對曰說苑

引同。字、書鈔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是、指見虎蛇言。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今本說苑同此。書鈔引說苑有也。

字、下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蘇云、任、任以事也。純一案墨子尚賢中篇曰、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任之以事、斷予之令。

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說苑有也字。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

之穴也。孫云、室穴為窟。純一案古音韻四下引此。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蘇云、如猶于也。言于虎室蛇穴而見之也。莊子德

充符篇、申徒嘉謂子路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無執政于此者也。呂氏春秋愛土篇曰、人之困窮甚如饑寒、言于饑寒也。史記汲黯傳曰、丞相宏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

不見也。言至于黯見、則上必冠也。並如干同之證。曷為不祥也。孫云、說苑君道篇用此文。

景公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第十一

景公為臺。孫云、意林作欲復作鐘。蘇云、舊刻鐘鐘參錯、二字臺成又欲為鐘。意林作欲復作鐘。蘇云、舊刻鐘鐘參錯、二字晏

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言為一國之君者、當先民之憂而憂、後民之樂而樂。斷不可君不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為鐘。蘇文類聚二十四、引作君今既已築臺矣、又是

重斂于民。孫云、白帖作又約民為鐘。民必哀矣。類聚民上有則字。說苑必作之。夫民無欲殘其室家之生、

而殘其生、民不哀乎。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類聚作斂民哀以為樂、是謂不祥。孫云、意林作斂民作

為樂、不祥。純一案非所以君國者也。類聚作非所以君民公乃止。說苑公上有景字。孫云、

此墨家非樂之旨。非所以君國者也。說苑無此句。公乃止。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景公為泰呂成將以燕饗晏子諫第十二 舊脫燕字 據總目錄

景公為泰呂成

舊本脫為字、今據標題補。孫云、呂氏春秋修樂篇、齊之衰也、作為大呂。高誘注大呂、陰律十二也。供云、呂氏春秋貴直篇、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

史記樂毅列傳、大呂陳於玄英。索隱、大呂齊鐘名、即景公所鑄。

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祀先君而以

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為。對曰、夫禮者民之紀。紀謂別理絲縷使不亂、喻彝倫攸敘也。紀亂則民

失。紀亂則民無所託命。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祀焉。祀猶祭也、祭有四義。一、可以虛中致其誠敬。二、可以充不厭之孝

思。三、可使境內之民莫不敬。四、當有大澤惠及於下。如此則私欲滅而德配先祖矣。此與外下九章旨有相同者。

景公為履飾以金玉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為履

孫詒讓云、據下文云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又云令吏拘魯工。則此當云使魯工為履、今本蓋有脫文。純一案類聚八十三八十四兩引、均同此文。

黃金之綦

孫云、禮記內則墮著。黃云、御覽六百九十七、書鈔百三十六引、文並同。孫綦、鄭氏注綦、履繫也。飾以銀。御覽六百九十七、以銀孫頤谷云當依

文選弔魏武帝文注作以組。蘇云、作組于義較長。連以珠、良玉之紉。紉從孫本、元刻作胸、非。御覽六百九十七作紉。孫云、藝文類聚作句、頭。禮記玉藻、童子不履紉。

鄭氏注紉、履頭飾也。說文紉、繆繩約也。讀若鳩。

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

舉足。黃云、御覽六百九十七、作不能舉之、純一案御覽八百十、類聚八十四引作足。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

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孫云、藝文類聚古。作古者。製作制。冬輕而暖。孫云、暖類。聚作煖。夏輕

而清。清從孫本、元刻作清。孫云、清、非。說文清、寒也。玉篇七性切。純一案御覽四百九十三、引作古者聖人製衣服。冬輕而暖、夏輕而清。清字誤。六百九十七、引作古之制衣服、冬輕而

煖、夏重而清。重字更誤。墨子辭過篇曰、聖王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今金玉之履、金

足以為輕且煖。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為輕且清。謹此則止。可為此文之摘語。今金玉之履。金

舊作君、王云、今君之履、本作今金玉之履。上文云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

紉、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故曰今金玉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今本作今君之履、而無金玉

二百、謂其適寒之貌了不相涉矣。蘇文類聚廣節下、御覽人事部
一百三十四、照章部十四引此、並作今金玉之履、說文一今據改。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御覽

九十七作是。履重不節、御覽四百九十三、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生讀爲性、情、實也。故魯工不
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蘇云、生、性也。正生猶言常性。感於物而動、則害之矣。其罪

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蘇云、言作不常之服、以爲笑于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蘇云、言無功于國。以

怨百姓。厚費民財以府怨。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蘇云、言審度其罪之輕重、而置之罰。公曰、魯工苦

舊僅公苦二字、王云、公下脫曰字。苦上亦有脫文、蓋謂魯工之爲此履其苦也。下文晏子曰、苦身
爲善者其賞厚、苦身爲非者其罪重、二苦字、正與此相應。今本公苦二字之間、脫去數字、則文不

成義。純一案王說是、今據補曰魯工三字。下文請釋之、之指魯工言。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爲善者其

賞厚、苦身爲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孫云、境當爲

境邊地。竟。純一案使不得入。孫云、今本使作吏、非。以意改之。公撤履。孫云、撤當爲微。不復服也。說文服、用也。

景公欲以聖王之居服而致諸侯。晏子諫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孫云、藝文類聚二王字皆作如此

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太平御覽一百七十四引、無晏子二字。儻其節儉則可、儻其服室無益

也。室上舊有居其二字、王云、居其二字衍。上文以居聖王之室、與服聖王之服對文。此文則以法

其服室、與法其節儉對文。不當有居其二字。御覽展虞部二引、無。純一案類聚亦無、今並據

二王不同服而王。晏子公孟篇、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

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屨、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

又公大布之衣、辟羊之裘、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若者、其服不同、其行儉一也。

禮是以知行之不在服也。可爲例證。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

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說也。

王云、若當爲善、字之誤也。懷其德、歸其義、善其節儉、三者相對爲文。惟其善之、是以悅之。今本善誤作若、則義

不可通。劉云、若當訓善。

夫冠足以修敬。

論語堯曰篇云、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

舊有禦寒二字、爲

後人妄加。蓋衣足以掩形、與冠足以修敬對文、不應有禦寒二字。意林引此、正作衣足以掩形、不務其美。今據刪。

不務其美。

論語泰伯篇曰、禹惡衣服。

衣無罔

差之削。

舊作衣不務于罔眈之削、孫云、淮南本經訓、衣無罔差之削。高誘注罔、角也。差、邪爲眈、字之誤也。眈或作眈。淮南齊俗篇、衣不務于奇麗之容、罔眈之制是也。罔眈者、罔差也。罔差、角也。差、邪也。幅之削者、必有罔差之形、故曰衣不務于罔眈之削、即淮南所云、衣無罔差之削也。原道篇又云、罔眈智故、曲巧僞詐。罔眈即罔差、亦即罔眈也。凡字之從此從差者、聲相近而字亦相通。屬風、瓊今瓊令。沈重云、瓊本或作差。小雅屢舞僂僂、說文引作差。月令、掩

輅埋爵、呂氏春秋孟春孟春爵作禮、皆其例也。蘇云、王說是。淮南罔眈智故之罔字、或作偶。衣邪謂之罔差、人邪謂之僂眈、聲義並近矣。純一案此文、當依淮南作衣無罔差之削、與下句爲儻文。今涉上文作不務、又加于字、奪無字、句法遂不類。茲據本經訓訂正。

冠無飢羸之理。

羸舊作羸、今從淮南本經訓武進莊氏校本改。孫云、高誘注飢羸之理、謂若馬目瞶、指端羸文之羸。星衍謂飢方文、羸圓文也。

身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

緇衣學領而王天下者。

孫云、說文緇、縵也。學、係也。盧云、學領即卷領。亦云句領。淮南子池論訓、古有縵而卷領以王天下者矣。荀子哀公篇楊注、引尙書大傳、

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

注云古之人、三皇時也。句領、繞頸也。蘇云、易有孚學如。馬注學、連也。連亦係意、與說文合。純一案緇衣上、據上下文審校、當有服字。

而惡殺節上而羨下。

政舊作義、蘇云、其義疑當爲其政。今作義者、蓋緣下其義講也。好生惡殺、節上羨下、言爲政之實。若云其義、便不可通。荀子哀公篇、

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

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指

正同此、亦義爲政誤之證矣。純一今據蘇校改。

日、天下不非其

古者嘗有處槽巢窟穴而王天下者。

舊脫而王天下者五字、孫云、禮

服、同懷其德。

當爲增、說又北地高樓無屋者。

其政

不惡。

孫云、此當作好而不惡。純一案而上。說文子、淮南子泥爲訓曰、其爲生而不惡。高誘注、措不用也。純一案而上。說文子、淮南子泥爲訓曰、其爲生而不惡。予而不

取。淮南子犯論訓作予而不奪、高注予、予民財也。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淮南子犯論訓曰、法制禮儀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及三代作服、為益敬也。孫云、一本作蓋益、非。首服足以修

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于動作。孫云、潔當為絮。純一案聖王之衣冠、資莊嚴而已。服之輕

重便于身、不為物役。用財之費順于民。賦歛極難、恐違民心。其不為棺槨者、以避風也、其不

為窟穴者、窟字舊脫、據上文補。以避溼也、是故明堂之制、孫云、高誘注淮南云、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歷、頌宣其命、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氣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圓似壁、謂之辟雍。諸侯之制、半天子之宮。

下之潤溼、孫云、歷淮南作歷。黃云、續漢書祭外志中注、引作下之濕潤。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

能入也。孫云、及入為頤。土事不文、木事不鑲、孫云、淮南本經訓、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木工不斲、金器不鑲。用此文。而增金器不鑲、謬也。明堂之上尚質、安有金器。以此知晏子書之是。黃云、木事續漢書注引作木工、與淮南本經訓合。純一案意林、御覽五百三十三、文選羽獵賦注、長楊賦注、並引示民知節也。知從孫校本、元刻作之。孫云、劉昭注續漢志、文選作土事不文、木事不鑲。今本作之、非。意林作足以示民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蘇云、上言作服為益敬、侈過于修敬之具、極奢靡也。宮室之美、過避

潤溼。言宮室所以避潤溼、若足以避潤溼、而過于華美、非聖王之制也。墨子辭過篇曰、聖王作為宮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潤溼、邊足以圍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謹此則止。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為讎。言勞苦民力、苛斂民財、無異與民為讎。今君欲儻聖王之

服室、室字舊脫、據上文補。不彊其制、制字舊、當作節儉。上文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室無益、對文可知節言。不法其節儉、並為下文窮臺榭之高、極汗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儻其而不厭張本。下句法其節儉也、即承此反唇以為言。今本節儉誤作制、與上下文義俱不協。儻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孫云、榭當為榭、見荀子。古弊器銘、以宣射為宜榭。

卷二 內篇諫下第二

五一

孫云、孫說是、說文無樹字。純一案樹正字、謝段音字。墨子七患篇、生時治臺榭。本音臺榭皆作臺。爾雅釋宮闈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又無室曰榭。古非無榭字、說文偏耳。別雅四云、荀子王霸篇臺榭甚高、住榭與榭同。左傳襄三十一年無觀臺榭、釋文榭本又作榭、皆以謝音同榭通用也。極汗池之深而不上。孫云、說文小池為汗。務于刻

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為讎矣。為善譎而、王云、而本作為、此草書之誤也。亦字正承上文與民為讎而言。純正。一今據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也。孫云、體不平安。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

公之言過矣。

景公自矜冠裳遊處之貴晏子諫第十五

景公為西曲潢。孫云、說文潢積水池。其深滅軌。北堂書鈔百二十九引、曲上無西字、其條上有使

投入水中也。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蘇云、立木直木也。公衣黼黻之衣。孫云、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

青謂之黻。素繡之裳。孫云、說文素、白致繡也。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純一案御覽六百九十六、作衣繡之裳。書鈔繡作綉。一衣而五采具

焉。采元刻作彩、孫本作綵。孫云、綵與彩皆當作采。純一案御覽書鈔並作采、今據正。下同。帶球玉而冠且。且、盧校作貝。俞云、且當

其小者以為冕。純一案俞說。是。球疑珠之譌、下同。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自矜兒。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

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抑首、俯首也。公又曰昔仲父之霸何如。仲父舊作管文仲、孫云、文疑敬字之

據也。純一案孫說非。據公又曰三字審校、此文本作昔仲父之霸何如、了無疑義。今本父譌文、倒置仲上、後人又增一管字、遂與又曰之義不合。今改。晏子對曰臣聞

之維翟人與龍蛇比。孫云、言在水鄉、與龍蛇為伍。史記吳世家、太伯文身。集解應劭曰、常在水中、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今君橫

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五字不成文、當作一室亦就矣。說文航、高也。从京从尤。言今以龍蛇鳥獸聚於一室、亦甚高矣、何暇言航。

何暇在霸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采具焉。帶球玉而

冠也。二字舊脫，被髮亂首，據上文增。亦室一容矣。五字義不可通，疑當作一室亦容矣。說文容，感也。增韻感，大也。言在一室之內，萬乘之君，而壹心于邪，孫云，壹心一本，作一心，非。君之魂魄亡矣。言迷失正道，似乎

君之魂魄亡矣。以誰與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裔款以室之成告寡人，

是以竊襲此服。竊，私也。與據款為笑。款字舊脫，案上言梁丘據裔款，下言夫二子營君

笑，喜弄也。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引蒼頡。又使夫子及寡人。七字文不成義，疑當作乃使夫子貴及寡人。諫上十八

字。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孫云，說文營，惑也。營與營聲相近。

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蘗又生也。葉從黃校，元刻作孽非，孫本作孽。公何不去二

子者，毋使耳目淫焉。淫，惑亂也。言毋使耳目惑于二子而亂其心也。

景公巨冠長衣以聽朝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孫云，公為太平御覽作公曰為。純一案鮑刻御覽四百五十六，又六百八十四引，並無日字與此同。疾視矜

立。此四字，御覽四百五十六省。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悅而不阻。孫云，淮南本經

情，高誘注悅，簡易也。孫詒讓云，阻者，體之借字。說文肅部云，體合五采鮮色。詩曰衣裳楚楚。故下文云，今君之服，阻華不可導衆。中悅正與阻華相反。可以導衆。其

動作悅順而不逆。悅疑涉上中悅而誤。字本作克。詩。皇矣克順克比。克順正與中悅對。可以奉生。奉，養也。是以下皆纏

其服，而民爭學其容。容，威儀也。禮記。雜記威稱其服注。今君之服阻華，不可以導衆。舊衍民字，從盧校刪。

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勞形虧神，有害正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御覽四百五十六，作君脫服就晏。

公曰，寡人受命。命，御覽有。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御覽有也字。

景公朝居嚴下不言晏子諫第十七

晏子朝。說苑正諫篇無朝字。御覽復于景公曰朝居嚴乎。孫云、詩傳嚴威嚴也。公曰朝居嚴。舊嚴居朝、王云、此本作朝居嚴、寫者誤倒之耳。上下文皆作朝居嚴、此文不當獨異。說苑正諫篇、正作朝居嚴。純一今據正。則曷害于治國家哉。御覽無家字、

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孫云、瘖、說苑作暗。盧云、說苑正諫篇無吾字、下並同。上無聞、則吾謂之聾。子華子晏子問黨篇云、下無言謂之暗、上無聞謂之聾。聾暗之朝、上有放志、而下多忌諱、齊如通用、如何即而何。上文公曰則曷害于治國家哉、故晏子言非害治國家如何也。明其與治國家有害也。今奪治字、則與上語不應。又衍而字、則文義複矣。皆由後人臆改。說苑正諫篇、作聾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當據以訂正。純一今從之。御覽無也字。墨子親土篇曰、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遠臣則險、善讒障塞、則國危矣。大旨同。且合升鼓之微、以滿倉廩。鼓從元刻、孫本作叫、音義作鼓。云一本作叫、蓋鼓字之誤、鼓亦量名。升鼓、說苑作菽粟。白帖引作升斗。黃云、凌本同元刻。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緯從說苑、元刻孫本並作縷。孫云、說苑作緯是。縷形近緯、故譌。幃幕從孫本、說苑同。盧校作帷幕。元刻作縷幕、非。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說苑有也字、御覽同、太山作且泰山。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元刻脫治天二字、

固自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拒而不受、說苑作詎而不入。孫云、說苑此文。

景公登路寢臺不終不說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陞、忿然而作色不說曰、孰為高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于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王云、兩而字並與則同義、而與則同義。

孫本脫夫治二字、今從盧校據說苑補、御覽引說苑同。正諫篇用此文。

孫本脫夫治二字、今從盧校據說苑補、御覽引說苑同。正諫篇用此文。

孫本脫夫治二字、今從盧校據說苑補、御覽引說苑同。正諫篇用此文。

孫本脫夫治二字、今從盧校據說苑補、御覽引說苑同。正諫篇用此文。

孫本脫夫治二字、今從盧校據說苑補、御覽引說苑同。正諫篇用此文。

孫本脫夫治二字、今從盧校據說苑補、御覽引說苑同。正諫篇用此文。

孫本脫夫治二字、今從盧校據說苑補、御覽引說苑同。正諫篇用此文。

孫本脫夫治二字、今從盧校據說苑補、御覽引說苑同。正諫篇用此文。

孫本脫夫治二字、今從盧校據說苑補、御覽引說苑同。正諫篇用此文。

故二字可以互用。雜上篇曰：君子有力于民，則進爵祿，不辭費害。無力于民，而
廢食，不惡貧賤。雜下篇曰：德厚而受祿，德薄則辭祿。而亦則也。詳見釋詞。今高從之

以罪卑亦從之以罪。之字據上句增，文同一例。敢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為宮室也，足

以便乎生。乎，元刻在足下，孫本無，蘇云、乎字衍。純一案不以為奢侈也。禹卑故節于

身，謂于民。洪云、爾雅釋詁謂、勤也。黃蘇說同。純一案墨子辭過篇、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
生。不以為觀樂也。故節于身。諱于民。海謂義近。書大禹謨曰、克勤于邦、克儉

于家。此節于身即儉于家，謂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作為瑤室玉門。舊無
于民即儉于邦、蓋馮法也。

王云、為上有作字、與下作為傾宮靈臺對文。而今本脫之。文選甘泉賦
注引有。純一今據補。黃云、孫頤谷云、當依文選注、作為瑤室玉門。殷之衰也，其王紂

作為傾宮靈臺。傾從元刻、孫本作頃。孫云、劉淵林注吳都賦、汲郡地中古文冊書曰、桀築傾
宮飾瑤室、紂作瑤室立玉門。文與此互異。淮南本經訓、帝有桀紂為瑤室瑤

臺。純一案太平御覽八十二引尸子、作桀為瑤室瑤臺。文選甘泉賦注、
引本書作夏之衰也、其王桀作為瑤室。殿之衰也、其王紂作為傾宮。卑狹者有罪。狹嘗為
陳。高

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孫云、及
于難也。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于夏殷之王。

民力殫乏矣。殫、盡也。
乏字疑衍。而不免于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俞云、流
失義不可

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

不果登臺。

景公登路寢臺望國而歎，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與晏子登路寢之臺而望國。路寢之臺、舊止作寢。俞云、寢非可登之地、此本作
景公與晏子登路寢之臺而望國、傳寫奪之耳、上章景公

登路寢之臺、下章景公成路寢之臺、三章
皆一時之事。純一案俞說是、今從之。

公愀然而歎。孫云、愀、
愁字異文。曰：使後嗣世世有此

世世御覽四百九十二作
代代、蓋唐人避諱改。

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

後子孫享之。

言明德之君，必正其心以正天下，專以樂利於民為事，然後可承錫祚胤。

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

燕翼子。

孫云：大雅文王有聲之詩，事作仕，貽作貽。毛傳仕事二字顛也。貽俗字，當為詒。

今君處佚怠，不勤於正心修身。逆政害民，有

日矣。

列如諫上十六章臨民若寇讎，前第一章藉重而獄多是。

而猶出若言，蘇云：若猶此也。

不亦甚乎。

甚言其迷惑也。

公曰：然

則後世孰將把齊國。

把，握也。執處也。

對曰：服牛死，

孫云：服牛，服駕之牛。

夫婦哭，

哭，元刻孫本並譌笑。盧云：御

覽作夫婦共哭。牛死則失其利，故哭。俞云：哭字是，笑字誤也。言服牛于人，非有骨肉之親。然死而哭之者，為其有利于己也。左傳載晏子之言曰：陳氏之德，民歌舞之矣，即此意也。蘇從盧俞

校。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利之大也。蘇云：此言平日服駕之利大耳，本無骨肉之親，而哭者，為生原于我有大利也。

欲知把

齊國者，則其利之者邪。

言唯利于齊民者，能把齊國。

公曰：然何以易之。

之字舊脫，王云：易下當有之字。下文晏子對曰，

移之以善政、移之即易之。純一今據補。以意審校，然下當有則字。蓋承上文，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作轉，文同一例。

對曰：移之以善政。

唯善政可得民心而

轉移。今公之牛馬老于闌牢，

舊闌作闌。孫云：闌當為闌。玉蓋闌，木闌也。力寒切。掩一

案御覽八百九十九，引作牛老于闌牢，牢譌罕。無馬字，是

蓋牛老與車

不勝服也。

服，駕也。

車蠹于巨戶，

多蠹而不

不勝乘也。衣裘襦袴，

孫云：說文襦，短

衣也。一曰羸衣。玉簪人朱切。袴當為袴。

朽弊于藏，

孫云：當為成。

不勝衣也。醯醢腐，

下文皆四

字句，二實字二虛

不勝沽也。酒醴酸酢，

酢字舊脫，盧據御覽補，純一案御覽見四百九十二。

不勝飲也。菽粟

皆四

鬱積，舊菽譌府，積譌

不勝食也。

也字舊脫，據御覽補。

又厚藉斂于百姓，而不以分餒民。

下

盧云：輟御覽，乃本字。民御覽作人也。下有欲代之延，不亦難乎。無夫藏財

夫藏財而不

用凶也。

晏子魯問魯曰：多財而不

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

失疑矢之形誤。下同。爾雅

爲得、苟矢守之、其策爲最下。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

恐民之報怨者、環繞而至矣。其次不君子者語意同。委、積也。進下當有而守。言其次

分也。其次、與墨子耕柱篇、其次不君子者語意同。委、積也。進下當有而守。言其次

者、與其請于人不如請于己也。請、求也。延世之權、非操于人、唯在求之于己、正其

章、又十五章、宜參證。

景公路寢臺成逢于何願合葬晏子諫而許第二十一

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挹之曰。孫云、姓逢名于。遇晏子于途。北堂書鈔九十二、

何之母死、非在路寢之臺。墉下。書治要及書鈔引同。音義作臚、注云當爲墉。詩傳墉、

臚也。集韻或作臚、玉蕭猶無臚字。王云、臚俗墉字。謂兆在。願、請合骨。舊請下衍命字、蘇云、

及御覽五百五十五引並無、今據刪。晏子曰、嘻、難哉。孫云、噫、諱省文。治要無。純一案書鈔

子復之。適爲不得。言或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孫云、則有以句。純

猶爲也。如我者儕小人。盧云、文有脫誤。純一案者字當在人下。疑脫如之何句、與上文

之何三字、蓋。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梱心。盧云、梱當爲捆、叩極也。王云、格即輅字。謂概

帶當前輅。釋文、輅音路。鄭注曰、輅輶縛、所以屬引。疏曰、謂以木縛于極車轅上、以屬引于上

而輅之。外上篇盆成适請合葬其母曰、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輅尸車、而寄之于國門外宇楯之下。身

不致飲食、擁輅執輅、木乾爲榑、袒肉繫骸、以望君愆之。輅爲輅縛、故云擁輅執輅。作格者、借

畢、以推叩之使平易也。然則惻心云者、猶禮言拊心耳。蘇云、王說是。立餓枯槁而死。望君慰之。以告四方之士曰、于何

不能葬其母者也。不敢直言君之非、得詩人溫柔敦厚之旨。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孫云、見、有逢于

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墉下。墉下舊作如之何、王云、本作當墉下。上文逢于何曰、于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墉下、願請合骨、故晏子如其言以入告也。下文逢于何遂葬其母于路寢之臺墉下、即承此文言之。今本作當如之何、則與上下文全不相應。且不言兆在墉下、而但謂合葬、則不知合葬于何所矣。羣書治要、正作當墉下。純一今據改。

願請合骨。公作色不說。治要作悅。曰、自古及今、自古舊作古之、王云、古之及今、本作自古及今。下文梁丘據亦曰、自古及今、未嘗聞子亦嘗聞

請合葬人主之宮者乎。舊脫合字、盧據北堂書鈔九十二補。晏子對曰、古之人君、其宮室節。蘇云、

上有治字。不侵生人之居。孫云、侵御覽作奪。人舊作民、王云、生民本作生人。民與人雖同義、下文奪人之居、殘人之墓、亦以兩人字對文。純一今據改。其臺榭儉。其字舊脫、從蘇校據治要補。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請

葬人主之宮者也。請上舊衍諸字、盧云、此堂書鈔無。純一案治要御覽並無、今據刪。今君侈為宮室、奪人之居。廣

為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是下疑脫以字。蘇云、死者離易、不得合

骨。蘇云、治要易作析。豐樂侈遊、兼傲生死。蘇云、治要作死生。非仁君之行也。仁舊作人、蘇云、人君治要作仁人。純一

案君字不誤。人今從治要作仁。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也。也字舊脫、據治要補。非存之道也、非仁君之行也、句法一律。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蘇云、治要無得字、下同。純一案書鈔同。命之曰蓄憂。蘇云、命、死

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書鈔有也字。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書鈔無君字。公曰、

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古及今、古舊作昔、從蘇校據治要改、與上文一律。未嘗聞求葬公官者也。若

何許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于生者無施。

脫無字。于死者無禮也。也字舊脫，從蘇校據治要補。詩云：蘇云、治要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孫云、王

詩、純一案毛傳穀、生也。吾敢不許乎。逢于何途葬其母于路寢之臺，墮下。禮脫于字臺字、墮、墮闕。盧云、

北堂書鈔母下有于字、之下有臺字。又云：闕講、改作墮。蘇云、治要亦有臺字、闕作墮。純一案御覽亦有臺字、今並據補正。解衰去經。衰同縗、喪服也。生

經者、謂之斬衰。熟麻布製、緝旁及下邊者、謂之齊衰。此當是斬衰。布衣懸履。孫云、玉簾履、

連會切。玄冠此武。孫云、說文此、草也。禮記玉藻：冠元武、鄭氏注：武冠卷也。盧云：此、紫同。

供說是。治要作布衣玄冠、無履履此武四字。踊而不哭。跳躍為踊。禮記檀弓：下、辟踊哀之至也。疏。躡而不拜。孫云、躡當為蹠。蹠一案

孝經喪親章、躡踊哭泣注：躡、拊心也。拊、擊也。拍也。已乃涕洟而去。蘇云、治要有之字。

景公嬖妾死，守之二日不斂。晏子諫第二十一。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而不去。

意林作景公嬖妾死，名曰嬰子。左右有所白，而晏子入，復曰：御覽三百九十五有術

舊脫、據意林補。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君若無聞焉。嬰子病，願請治之。御覽無

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孫云、術客、客有術者。聞嬰子病，願請治之。願字。

喜遽起。御覽無。曰：病猶可為乎。御覽下。晏子曰：客之道也。孫云、道、御覽作

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孫云、君請御覽作使君。純一案御覽無

者之宮。聞、隔也。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自左右至此、意林省作晏子曰：公曰諾。孫

意林作公。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御覽作晏子令棺人斂之而復曰。醫不能治病。

已斂矣。御覽已作也。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斂而不以聞。自夫子至此，御覽略。吾之爲君，名而已矣。御覽作吾爲君給而已矣。無晏子曰以下語。晏子曰：君獨

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邪？孫云：意林作晏子令指入斂死者，公大怒。晏子曰：已死不復生，公乃止。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二句已見諫上七章。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逆者，導害者

遠。王云：導害二字，義不可通。導害當爲道害，字之誤也。道亦從也，見禮器注。道善與從邪正相反，下文讒諛萌通，言從邪者謂也。賢良廢滅，言道善者遠也。劉云：王讀導爲道，是也。惟害字不必改作善。道害者，即匡君之失，指陳弊政之謂也。此指犯顏致諫之臣言，如祖伊以諷察告紂是也。

讒諛于聞。王云：聞字義不可通，當是聞字之誤。聞，謂宮門也。月令：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闕。成二年公羊傳：二大夫出，相與踣闕而語。何注闕，當道門。諂諛繁于聞，謂

門內皆諂諛之人也。繁于聞與處于國對文。俞云：王云聞字不可通，疑聞字之誤。然闕、里門也。諂諛之言，豈在里門乎。此聞字本不誤，王氏特以聞字與國字、虛實不倫，故疑其誤耳。問上篇曰：嗜欲備于側，毀非備于國。彼以側與國對文，則此以聞與國對文，亦何不可，而必改其字乎。純一案聞字欠妥，疑亦側字之誤。

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刀而滅。今君薄于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當厚、厚所當薄。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墨子辭過篇：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蓋古有是語。斂死不失愛。死即畢節，不以親而

傷生。愛情失之太過，適以戕賊生理。哀失則害性。黃云：元刻脫哀字。純一案願校本元刻有哀字。孝經喪親章：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是故聖王節之也。節之義取乎竹，有節則無過與不及之差。死即畢斂。舊脫死字，語意不完，從王校補。蓋承上文斂死而言。不以留生事。以字舊

下二句補，文同一例。留字義不可通，疑本作害。不以害生事，言不以死人人久不棺斂，妨害生人之事。下文不以害生養，不以害生送可證。今作留者，蓋涉下朽尸以留生而誤。棺槨衣衾，不以害生養。不以棺槨衣衾之費，害生人衣食之幸。

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不可獨哀以滅性，此墨家節葬之惜。

今朽尸以畱生之、望其復生、今以朽尸稽顙廣愛以傷行、廣行秋毫之愛循哀以害性、循審爲條、

于義無取、嘗爲循字之誤。循之言途也。途哀、謂哀而不止也。喪服四制曰、毀不滅性、故曰循哀則害性。墨子非儒篇曰、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此循哀二字之證。循途一聲之轉。史記孔子世家、

及孔叢子詰墨篇、皆作崇喪途哀。是循哀即途哀也。純一今據正。君之失矣、失、過故諸侯之賓客、此與本朝之臣對文、客

是循哀即途哀也。純一今據正。君之失矣、失、過故諸侯之賓客、此與本朝之臣對文、客

慙入吾國、君不道順而行僻、邪行交于國故。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從邪者彌、道崇君之行、邪不可

以導民、從君之欲、害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斂、謂之僇尸、猶陳尸

而不收、謂之陳齒、收、猶斂也。齒、腐肉也。孫云、反明王之性、反乎聖王遠邪行百姓

之誅、不畏百姓之非而內嬖妾于僇齒、蘇云、內此之爲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

因夫子而爲之、晏子復曰、黃云、元刻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皆在外、君

其突而節之、疑此嘗有公從之句。而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曄曄、孫云、

意林作若日月。詩噓噓其陰、毛傳如常陰噓噓然。意林作職、文選注作曖、皆俗小事之成、不

若大事之廢、言大事雖廢、其所成就者君子之非、孫云、言以權誑賢于小人之是

也、言君子所見者廣大、雖或不是、視其晏子之謂歟、諸小人無足重輕之是、猶賢之。

景公欲厚葬、梁丘據、晏子諫第二十二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太平御覽五百五據忠且愛我、孫云、且御我欲

豐厚其葬、御覽作我欲高大其壟、晏子曰、御覽作晏子對曰不可、公敢問據之忠與

愛于君者、蘇云、治要作敢問據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于玩好、有司未能我共

也。共從元刻。孫本作具。蘇云、治要亦作共。純一案日本天明刻本作供。則據以其所有共我。蘇云、治要作則據以其財供我。吾是以知

其忠也。舊脫吾字、從王校據治要補。與下吾是以對文。每有風雨、暮夜求之必存。舊當為贖。存、在也。之字舊脫、從蘇校據治要補。

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為罪，不對則無以事君。對則與君心相違、不對則失其事君之道。

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君之分事、在於蕃羣。臣當備君、有禮于羣臣、有惠于百姓、有信於諸侯。故君非一臣所得專也。

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子以喻親於道為孝。且以尊仁安義、為錫類之大孝。若專其父、則子不孚矣。妻專其夫，謂之嫉

妬。舊脫妬字、據治要補。元刻嫉上衍不字、黃云誤。事君之道，導君以親于父兄。舊脫君以二字、語意不克。據王所見治要補。有禮

于羣臣，有惠于百姓，有信于諸侯。蘇云、治要信作義。謂之忠。治要有也字。為子之道。王云、治要之道作

道父、屬下讀。純一案治要為臣為子為妻下、均脫之道二字。當從本書為是。本書此文脫導父二字、今據治要補。導父以鍾愛其兄弟。孫云、鍾一

施行于諸父，慈惠于衆子。蘇云、治要句上有以字。純一案以字衍。誠信于朋友，謂之孝。治要有也字。為妻

之道，使其衆妾皆得歡忻于其夫。蘇云、治要無二其字。謂之不嫉。蘇云、治要有也字。妬、句下有也字。今四

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王云、此下各本脫去九十九字、據羣書治要補。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七、作晏子曰

不可、公徐止。乃取晏子原文而約舉之、故與治要不同。純一案王說是、今從之。何愛者之少邪。孟子離婁下曰、君之視臣如四封

之貨，皆君之有也。而維據也，以其私財忠于君，何忠者之寡邪。是君為據所獨有之君也。

據之防塞羣臣，壅蔽君。揭其所以專君之實。管子明法篇曰、令出而道無乃甚乎。公曰：

善哉。微子。疑當作微夫子、夫子之稱、本書屢見。寡人不知據之至于是也。遂罷為壘之役，廢厚

葬之令。令有司據法而責。衆無敢枉法者。羣臣陳過而諫。君可寤過修善。故官無廢法。官無法不

臣無隱忠。臣有忠節表著。而百姓大說。治要作說。

景公欲以人禮葬走狗晏子諫第二十三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太平御覽九百五、命、共作供、給下無之字。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也。」盧云、物、發事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籍斂，不以

反民，詩斂民財、不以分貧。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王云、傲、輕也。崇、重也。言輕

小民之憂，而重左右之笑也。問上篇曰、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韓子六反篇曰、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是傲為輕也。般庚曰、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是崇為重也。則國亦無望已。國事絕望、不可為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

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四句亦見諫難保。而權輕于諸侯。國命可危。而乃以為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趣、促也。庖、庖人。

治、宰也。以會朝屬也。

景公養勇士十二人無君臣之義晏子諫第二十四

公孫接。孫云、藝文類聚、後漢書注作捷。頃公孫、子車也。純一案類聚見卷八十六。爾雅釋水疏引此、公孫上有景公養勇士五字。田開疆。孫云、姓田名開疆、陳氏之作強。純一案馬融傳作強。爾雅阮元校勘記云、開疆猶辟疆也。作疆蓋誤。古冶子。孫云、姓古名冶。純一案馬融傳作強。爾雅阮元校勘記云、開疆猶辟疆也。作疆蓋誤。

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黃云、爾雅釋水疏、引作晨趨。二子者不起。御覽類聚約其文曰、勇而無禮。

蓋以。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爾雅釋詁率、循也。似非此義、此疑少之聲轉。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

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

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

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

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

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

順流九里

孫云、順、藝文類聚作從。說一案說覽九百三十二亦作從。黃云、九里、爾雅疏作七里。

得龍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

龍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視之則大龍之首也。也字舊脫，從黃校據爾雅疏補。視之上舊有若治二

字，俞云、若治二字，衍文也。津人皆曰河伯也。視之則大龍之首。蓋津人始皆疑，以為河伯。及審視之，則大龍之首耳。視之者津人，非古治子也。古治子親殺龍，挈其頭而出，復何視乎。因涉下文若治之功，而衍若治二字耳。爾雅釋水疏，引此文無若字。疑原文並無治字。後人據誤本晏子增入之。而省若字也。純一案俞說是也。今據刪。

若治之功，亦可

以食桃而無與同人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

不子若，功不子逮。類聚子若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

挈領而死。孫云、後漢書注作契領是。爾雅釋詁契，絕也。詩傳領，頸也。藝文類聚作劍頭。純

生契聞。釋文云、契本亦作挈。史晨碑、孝經援神契、校官碑、衆儒挈聖。挈皆同契。御覽九百六十七、作古治子令二子反桃、二子慙而自殺。爾雅疏作二子取功不逮而自殺。古治

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孫云、生之、藝文類聚作不逮。不仁。取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

乎所行，不死，無勇。恨乃恨之借字。恨者違也。說本王氏雜志。詳卷下二十章。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專桃而

宜。元刻如此，各本專下有其字。俞云、按二語不可曉。古治子之意，蓋以二子之勇相等。二子同食一桃，則得其節矣。治專食一桃，則得其宜矣。使二子不死，即以此言處置二桃可也。上文

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云云、已自明不得不死之故。此二言又處置二桃，即以定已與二子之分量，故用雖然二字作轉也。亦反其桃，挈領而死。類聚作又劍

雅疏作古治子亦自殺。使者復曰：已死矣。此知鯨桃時，預伏其必死也。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孫云、水經

注、淄水東經臨淄縣故城南、又東北經蕩陰里西、水東有冢。一墓三墳。東西八十步。是列土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之墳也。晏子惡其勇而無禮、投桃以斃之、死葬陽里。即此也。

景公登射，思得勇力士與之圖國。晏子諫第二十五。傳說苑作侍、書鈔引

射者退周旋必中禮。故晏子修禮而侍。此知晏子嫻習儒家之禮。

公曰：選射之禮。

四字、書鈔引說苑作其言禮。古者以射選有德、射必以禮、故曰選射之禮。

寡

人厭之矣。

厭、書鈔引說苑作鑿。

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

得、書鈔引說苑作取。

晏子對曰：君子

無禮，是庶人也。

書鈔引說苑無也字。

庶人無禮，是禽獸也。

言人無貴賤、無禮即是禽獸。諫上二章曰、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

有禮也、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

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長。

舊無臣字、下弑字作殺。從孫校據說苑補正。然

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

諫上二章、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其君、而禮不使也。義與此同。

禮者，書鈔引說苑、所以

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

民非禮無以御之、與馬非轡無以御之同。

無禮而能治國家者，書鈔引說苑、

國家者、嬰未之聞也。嬰從元刻、說苑同。孫本譌者。書鈔引說苑未下有賞字。

景公曰：善。迺飭射。飭舊譌飾、從孫校據說苑正。飭、整備也。

更席以爲上客。

以晏子爲上客。

終日問禮。

孫云、說苑修文篇用此文。

晏子春秋校注卷二

漢陽張純 一仲如

內篇問上第三 凡三十章

莊公問威當世服天下時邪晏子對以行也第一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邪晏子對曰行也

墨子非命中篇曰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

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

先民後身仁德周洽於邦內則境外皆向化而善矣後二

十二章曰百姓樂其政遠者懷其德管子中匡篇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義同

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

逆羣書治要脫逆字文義不完邪逆猶橫逆也言能重視士

中聽任賢者

舊脫中字任賢者王云聽賢

賢者本作中聽任賢者今本任誤作賢此因賢字而誤加貝而聽上又無中字者後人誤以聽賢二字連讀又不解中聽二字之義故刪去中字也

案中聽者聽中正之言也言聽中正之言而任賢者則能威諸侯也後第十八云中聽以禁邪問下篇曰中聽則民安此中聽二字之明證中聽任賢者與下文逆諫傲賢者對文若刪去中字則與下文不對矣

羣書治要作中聽任賢者雖聖與賢異文而中聽二字則不誤黃云貨字誤當作任按諸云中聽皆謂平聽中聽則行

能威諸侯中聽則行無偏頗

德日進矣又任用賢人以正民德厚民生則政無不理國自富強諸侯有不賓服者哉

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

安於仁則民無疾苦安

於義則行有節制率舉國之衆克儉克勤以利天下為樂天下自歸心矣書大甲下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

外之不善若不愛民則邦內無非

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

輕視士民不

慙其死不恤其力者不足以禦外侮

復諫傲賢者

復諫則途過飾非五年左傳懷諫寔下杜杜注復辰也傲慢也傲賢則忘良

杜杜注復辰也傲慢也傲賢則忘良杜杜注復辰也傲慢也傲賢則忘良

倍仁義而貪名實者

蘇云倍治要作背案說文倍反也音義並

與背同。不能服天下。服天下三字舊脫，從盧校補。禮記表記曰、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鄭注實、謂財貨也。秦君子富而有禮、節於物以自奉、故恥費。悉用之非其道、

義也。惠而能散、周於物以利人、故輕實。蓋不必謙於己、仁也。曾仁畏義、不敢犯天下之公理、恥費輕實、不敢徇一己之私欲。皆非要譽。（說本呂氏大臨應氏鏞參合之）所以天下服其德也。

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治要無也字。言道在儉於為己勤於為人而已。而公不用。不用晏子

退而窮處。雖上一章、晏子因莊公不用其言、徒行而東畔於海濱。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

國罷民害。罷、治要作疲。言國力憊乏。民命殘傷。期年、百姓大亂。不堪其苦故。而身及崔氏禍。禍上疑當有之字。君

子曰、盡忠不豫交。孫云、遇事盡忠、不先結交於君。不用不懷祿。雖上一章云、君子無力于民、而衣食不惡貧賤。晏子可

謂廉矣。句首舊衍其字、從王校刪。

莊公問伐晉晏子對以不可若不濟國之福第二

莊公將伐晉、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俞云、按合與給通。說文

惠王篇、是心足以王矣。下文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上言足以王、下言合於王、合即給也。君得合而欲多、謂所得者既給、而所求者彌多也。養欲而意驕。養、長也。

得合而欲多者危。貪得無厭、必有拒其貪者、抗兵以相加、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欲無窮而耽染。意安逞而放恣。有如易曰困于

石、據于蒺藜之凶象。說詳易繫辭下、及襄二十四年左傳。今君任勇力之士。孫云、任左傳作恃。以伐明主。明、古盟字。孫云、左傳作盟。

若不濟國之福也。易繫辭下曰、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微倖之功、禍機伏焉。公作

色不說。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蓼藿。王校作藜藿、云藜藿當為藜藿。藜、徒弔反。即今所謂灰藜也。藜藿皆

穢草、故與荆棘並言。若藜則非藜類矣。藜藿字形相似。世人多謂藜藿、實則藜藿、門外生

荆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于孟門。

孫云、賈逵注國語、朝歌在孟門。杜預注、朝歌今屬

汲郡。非為同名。左傳襄二十三年，史記齊世家莊公四年事，杜預注。茲于兌。王云、兌讀為陸。茲于兌、且于之陸。

也。且、子餘反。此言還自伐魯，鄭襲莒、入且于之陸也。且于茲於聲相近。陸兌聲相近。但上有脫文耳。檀弓、齊莊公襲莒于魯，鄭注曰、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還。

載甲、夜入且于之陸。陸奪聲相近、或為兌。釋文奪、徒外反。注。期而民散身滅于崔氏。兌同。故知茲于兌、即左傳且于之陸、檀弓之奪、鄭注之兌也。

崔氏之亂。亂舊作期、從孫校據左傳。改。事見襄公二十八年。逐羣公子。各本脫子字、孫據左傳補。盧校同。事見左傳襄二十八年、及二十一年。及慶氏

亡。孫云、此下有脫文、事亦見後。左傳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鄰殿其鄰六十六云云。純一案慶氏亡見離下十五章、文同襄二十八年左傳而略。

景公問伐魯晏子對以不若修政以待其亂第三

景公舉兵欲伐魯以問晏子。以問從元刻。孫本作問于。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

之好義者安。君好義則民安。見戴者。和。就魯公言、義自可通。見戴與好義對文、不必破見

伯禽、周公長子。始封於魯。詩伯禽之治存焉。見戴者。和。就魯公言、義自可通。見戴與好義對文、不必破見

攻之。見戴者和、謂魯伯禽之治存焉。見戴者。和。就魯公言、義自可通。見戴與好義對文、不必破見

攻之。見戴者和、謂魯伯禽之治存焉。見戴者。和。就魯公言、義自可通。見戴與好義對文、不必破見

攻之。見戴者和、謂魯伯禽之治存焉。見戴者。和。就魯公言、義自可通。見戴與好義對文、不必破見

攻之。見戴者和、謂魯伯禽之治存焉。見戴者。和。就魯公言、義自可通。見戴與好義對文、不必破見

攻之。見戴者和、謂魯伯禽之治存焉。見戴者。和。就魯公言、義自可通。見戴與好義對文、不必破見

攻之。見戴者和、謂魯伯禽之治存焉。見戴者。和。就魯公言、義自可通。見戴與好義對文、不必破見

字耳。純一案王說

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

孟子梁惠王篇曰：仁者

無敵。

利多則民歡。以義伐不義，救民於水火之中，孰不歎食壺漿以迎。

公曰：善。遂不果伐魯。

景公伐萊勝之問所當賞晏子對以謀勝祿臣第四

景公伐萊。

孫云：萊即萊也。服虔往左傳，齊東鄙邑。杜預注：萊國今東萊黃縣。

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于萊。

萊下當有之役二字。言吾

欲行賞于從萊之役者。

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臣謀勝國者，

舊脫臣字，此文本作以臣謀勝國者。言以臣之謀勝人之國者，

則益臣之祿。以民之力勝人之國者，則益民之利。臣謀與民力對文。下文益臣之祿，正承此而言。今本脫臣字，則不知謀出何人矣。臣字不可無，今補。益臣之祿，以民力

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

上指君言，下兼臣民言。羨，餘也。言君非臣民無所獲，當盡出其所餘，與臣民共

之。君上享其名。名從孫本，下文是上獨擅名。元刻誤民。

臣下利其實。實，謂財貨也。利其實，如益祿益利是。

故用智者不

偷業。謀從智生。謀利於國，祿從而至，故不必偷作別業。

用力者不傷苦。以力勝敵，而利隨至，故不傷苦。

此古之善伐者也。

古之善用兵者，使衆皆樂為所用。

公曰：善。于是破萊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

凡從役者皆受賞。

是上獨

擅名，利下流也。

獨，單也。擅，專也。據而有之也。君所尊者，獨勝名耳。而所得之利，均歸臣民，君不私有也。管子中匡篇曰：君人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

景公問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以衰世而調第五

景公外傲諸侯。

傲，慢也。亦輕也。管子重令篇曰：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

內輕百姓。

輕者，重之反。鄙夷也。非暴君執政輕百姓。管子小匡篇曰：君執政輕百姓，

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

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

從讀若縱。好勇力則任意攻伐，構怨於諸侯。崇樂則習慣奢侈，暴斂於百姓。

不說百姓不親。

諸侯惡其暴力，百姓苦其苛政。

公患之，問于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

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

見聖真故。

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

卒不得容。羣徒之卒四字兩見，文不成義。此四字、敬慕小二字足以見之。疑本作故羣小不得容，與故羣人不得入對文。羣小、謂君所嬖倖之臣妾。不得容、謂無容身之地。

薄身厚民。此文亦見後十一章。蓋晏子之主情。故聚斂之人不得行。薄身、自愛薄而德儉。厚民、愛利兼施。故聚斂之人無所容其足。不

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孫云、耗今本作耗、非。第一案不羣師侵大國、以掠其地。不逞強凌小國、以耗其民。是為公正之行。故諸

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兵甲從元刻、孫本作甲兵。黃云、下云劫人以兵甲、元刻是。不威人以象彊，故天

下皆欲其彊。易乾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德行教訓，加于諸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故海

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羣徒之卒繁。羣徒之卒四字、疑本作故讒諂之徒繁。與故聚斂之人行對文。今本之字倒著徒下、又衍羣字卒字、文不成義。厚身養薄視民。上文薄身厚民、此文反之。疑本作厚身薄民、與辟邪阿黨對文。今本養字視字、蓋後人妄加、當刪。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凡師行無鐘鼓曰侵。疑本作厚身薄民、與辟邪阿黨對文。今本養字視字、蓋後人妄加、當刪。耗小國之

民。耗、滅也。損也。耗小國之民、如墨子非攻下篇曰、入其國家邊境、艾刈其禾稼、斬其樹木之類是。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

威人以象彊，故天下不欲其彊。災害加于諸侯，勞苦施于百姓，故讎敵進

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讎諛之徒繁、不相容故。百姓不與。與、善焉與。王云、與字於義無取、當是與字之誤。百姓不與、即上文之百姓不親也。繫辭傳曰、民不與。純一今據正。公曰：然則何若？對曰：強取也。此假借作對字、是古字之廬存者。請

卑辭重幣，以說于諸侯。墨子魯問篇曰、厚為皮幣、卑辭令、亟備禮四鄰諸侯。義同。輕罪省功，以謝于百姓。

輕罪、省刑罰也。省功、減力役也。以是謝罪于百姓。其可乎？近焉。公曰：諾。于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

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交鄰有道故。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為

人，而失在為己。下在字、舊錯置下文不為與下、今從孫王校移此。孫云、為人則得、為己則失也。純一案為人、天道也。兼也。公也。故無不得也。為己、人道也。別

也。私也。故為人者重自為者輕。墨子經說上曰、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孟子無不失也。

蓋儉以自利。兼以利人。所以適性。一也。墨子書今存五十三篇、此二語足以蔽之。晏子書總二百十五章、亦以此二語揭盡。推之六經百子、乃至釋氏三藏世出世法、無能舍此以為教者。

公自為而百姓不與。景國二字、當為百姓之誤。在字已依孫王校修前。為字衍、從王校刪。小

致與諸侯義複、而文不相對。蓋傳寫之誤、今校改。為人而諸侯為役。有上之見存而自為、則引生百姓之我見、同時與我。無我之見而為人、則消除諸侯之我見、

甘心聽命。此至聖所以無我也。管子形勢篇曰、天道之極、遠則道在為人而行在反己。黃云、行蓋得之剽文。上云而失在為己、與此相反。為己則失、反己則

矣。得也。純一案行字不誤。言道在為人。而行在反己、強恕以求仁也。故晏子知道矣。晏子

衣布衣鹿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節用兼愛。固深知性道矣。

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第六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孫云、此句變說諫。意林作可以顯諸侯乎。純一案以干霸王之諸侯、義不可通。管子小匡篇、有若

王校對曰、並無作色二字。王校對曰、並無作色二字。據標題云以干霸王、此文或作以干霸王可乎。晏子對曰、對上舊衍作

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孫云、數、孔叢作

臣聞仲尼。臣上舊衍故字、無謂。據意林孔叢

廉隅不正。孫云、正、孔叢作修。則季次

氣鬱而疾。意林無此

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意林

德不盛行不厚。孫云、厚孔叢作勤。純

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兵、孔叢

作立。

不善政之所失于下賈墜于民

者衆矣。民上于字從元刻。孫本作下。孫云、震即隕殺音字。墜當爲隊。說文墜、從高下也。隊從高隊也。純一案此文不順而義尤複。孔叢作不善之政加于下民者衆矣。當據刪訂。

未有能士敢以聞者。孫云、孔叢作未能以聞者。純一案魏策。臣故曰官未具也。孫云、叢作能。意林作今君未有能侍、故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王云、羣書治要無今字。說苑同。可

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蘇云、治要闡下有之。純一案說苑同。然後其政可善。說苑作國具官、而後政可善。公作

色不說曰、齊國雖小、則何謂官不具。何元刻作可、古通。治要、說苑、具下並有乎字。此脫、當據補。謂說苑作爲、古通。則字疑涉上下文。

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治要無此七字。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說苑無吾字。孫云、惰說苑

作墜。蘇云、治要懈作懈。蘇云、治要懈作懈。蘇云、治要懈作懈。蘇云、治要懈作懈。

辭令不給、則隰朋暉侍。孫云、隰朋諱成子、莊公會孫戴仲之子。史記齊世家集解、徐廣曰或作崩也。詹夫論志氏姓、齊之隰氏家

姓。暉、爾雅釋詁近也。純一案莊公、成公子名暉。或作曠。非暨公子名光者。左右多過。蘇云、治要作譽。獄獄不中。獄獄、說苑作刑罰。孫云、獄當

爲獄。說文論學也。玉篇灑、魚列切。與灑同。艸書水言相似。則弦甯暉侍。甯從元刻。孫本誤章、與說苑同。盧云、甯與寧同、新序作弦寧。說已見前。黃云、弦章、景公

臣。見東上篇及外未篇。元刻是。蘇云、此與諫景公飲酒之弦章、相隔百餘年。治要正作弦寧。田野不修、民氓不安。民氓、說苑作人民。蘇云、治要氓作萌。

則甯戚暉侍。軍吏怠、戎士偷。蘇云、治要吏作士。怠作惰。偷作肆。則王子成甫暉侍。孫云、韓非作公子成父是。說苑甯戚作甯戚。蘇云、治要成作城。居處佚怠。佚怠、說苑作肆縱。蘇云、治要佚作逸。左右懾畏、繁乎樂、省

乎治。此六字、說苑治要並無。則東郭牙暉侍。孫云、姓東郭名牙。韓非外儲說、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立以爲大理。登時肅議、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墾草甸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立以爲大匠。三軍既成陳、使士視死如歸、吾不如公子成父。請立以爲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以爲諫臣。純一案弦商、商當爲甯之譌。甯武、武當爲戚之譌。管子小匡篇、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辯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

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馬。平原廣故。車不結轍、土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狹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甯須無。請立爲大理。

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大致並與此同。德義不中、信行衰微。蘇云、治要言作則

管子暉侍。孫云管、說苑作筦、暉。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

令窮遠而不逆。窮遠、無遠弗屆也。不逆、莫不服從也。兵加于有罪而不頓。頓與鈍通。不頓、言極順利也。是故諸

侯朝其德。諸侯服其德、莫不來朝。而天子致其祚。蘇云、治要有焉字、致下無其字。純一案傳九年左

王。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者字舊脫、從王校。據治要說苑補。故曰官不具、公

曰善。孫云、說苑君道篇、孔叢詰墨篇、用此文。王云、案自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奪齊國之政以

併後章入前章、而改景公問晏子曰為公曰以泯其述。又前章標題云、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千霸王、

晏子對以官未具。則後章亦當有標題。今既併後入前、遂刪去後章之標題矣。不知前章是景公欲奪

齊國之政以千霸王、而晏子對以官未具。後章是景公欲與晏子奪齊國之政、而晏子對以官未具。前

章是言侍孔子者、有季次原憲仲由卜商顏回憲雍。而景公無一士。後章是言侍桓公者、有隰朋弦寧

寧戚王子成甫東郭牙管仲。而景公無一士。且問答之詞、皆前略而後詳、則非一篇可知。今併為一

篇。則既云今君不善政之所失于下賢墜于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又云今

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未具。古人之文、有如是之複者乎。晏子各章、大同小異

者多矣、又可一切刪而併之乎。羣書治要後章在問下篇、其首句作景公問晏子曰、可據以訂正。說

苑君道篇、有後章無前章。孔叢子詰墨篇、及意林、皆有前章無後章。則前後之非一章甚明。黃

云、治要分寡人今欲從夫子以下別為一章、在問下篇。王氏從之、非也。問上問下、前計都凡皆三

景公問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業晏子對以不能第七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又齊國。爾雅釋詁能遂武功

而立文德。諫上十六章曰、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是為文德。有遠征羈、勞者不疾。是為武功。糾合兄弟。蘇云、謂兄弟之國。撫存冀州。

冀獲壽聖、壬云、聖州二字、義不可通。聖當爲冀。王肅注家語正論篇曰、中國爲冀。僖四年公爭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佑荆。故曰撫存冀州、荆楚皆憂也。今本作聖州者、冀諱孫、又誤爲聖耳。純一今據改。吳越受命、荆楚懣懣。王云、懣者、悶之借字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下爲匹夫而不懣。高注曰、懣讀憂悶之悶。故曰荆楚懣懣。莫

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加、猶嘉也。說文加、語相增加也。言天子嘉其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孫云、國德、州憂。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夫子。存、猶寄也。論語泰伯篇德力、各爲韻。詩箋左右、助也。可以寄百里之命。義同。夫子

以佐佐寡人。孫云、佐佑當爲左右。詩箋左右、助也。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繼管子之業、猶書說命下曰、罔

俾阿衡專矣。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伍。孫云、謂管子作內政以寓軍令也。純一案詳小

不凌賤。富不做貧。此二句亦見問下十一。章。孫云、賢民貧爲韻。功不遺罷。黃云、罷元刻作罷。罷同疲。與賤貧愚爲儷文。問下二十四

章曰、齊尙而不遺罷。不佞不吐愚。吐、棄也。一切經音義十一引蒼頡。佞、與愚相對。舉事不私。不私、則事

無不聽獄不阿。人心以正。風俗以淳。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羨、餘也。無羨、則事

色。飢從元刻、孫本作饑非。文王無以多辟傷百姓、與嗜欲玩好對言、則辟亦

當作。害民之財。財從孫本明本、元刻作則、誤。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薄身厚

施之。損上益下。府無藏。倉無粟。藏、富於民。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此二句、亦見後十七章。是以管子

能以齊國免于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諸侯尊爲霸主。故曰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

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多辟、勢必害民之財、勞民之力。是保又國家內政第一大戒。無以嗜

欲怨諸侯。舊嗜欲下衍玩好二字、案無以嗜欲怨諸侯、與無以多辟傷百姓對文。玩好二字、蓋後人妄加、今刪。言勿逞攻伐之貪欲、以構怨于諸侯。是保又國家外交第二大戒。

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承善以立文德，盡力以遂武功。今君疏遠賢人，而在讒諛。諛上二十

人使遠，讒人反昌。問下三章，諛人在前，諛人在後。可互證。使民若不勝。勞民之力甚矣，猶若不足以供驅使。藉斂若不得。害民之財多矣，猶

若未有所得然。厚取于民，而薄其施。菽粟朽于府內，思澤不出宮中。多求于諸侯，而輕其禮。反乎交鄰之道。府

藏朽蠹，而禮悖于諸侯。菽粟藏深。孫云、菽當為求。而怨積于百姓。君臣交惡。君不君，臣不臣。

而政刑無常。孟子薄婁上云、上無道禁、下無法守。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惡能彰先

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問下三章、又焉可遽桓公之後乎。義略同。

景公問莒魯孰先亡晏子對以魯後莒先第八

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黃云、凌本作之觀、與此異。純一案也字衍、當刪。莒之

細人。細人、小民。對土言。變而不化。變易常經、不遷於善。貪而好假。說文假、非真也。高勇。競尚武力。而賤仁。賤、謂棄

而不用。土、學行優於細人者。亦唯恃武力、不能持久。是以上不能養其

下。是由在上者、不能以節後仁愛之德、培養土民。下不能事其上。在下者、不能本薄身厚、以事其上。上下不能相收。上下皆無

報國之心、故不能互收其利益。

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觀之也。觀之、各本誤倒。從虛校。據上文乙。也字當刪。莒其先

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對為義。好義、則虧人自利者必不為。克己利人者必為之。大夫則綏之、釋文、綏讀曰

之委委也。孫云、委當為綏。爾雅釋詁、綏、安也。純一案曲禮下、大夫則綏之。釋文、綏讀曰委。漢書燕刺王旦傳、北州以委。集注孟康曰、古綏字也。臣環曰、委、安也。下之不安居樂業也。奄然寡聞。孫云、奄然、闕然。純一案此喻魯民不安動、不安聽。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

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管子五經篇曰、上必寬裕而有解舍。一房士解、故也。舍、免也。下必嚴密而不妄怒。上下和同而有禮義。可為治之說也。

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語意不明，其下從脫失字。彼鄒滕雖奔而出其地，猶稱公

侯。孫云、說文鄒、魯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杜預注左傳、滕國、在沛國公邱縣。有國之按雉奔而出其地、乃極言其地之小。謂一雉奔竄、即出其邦域之外也。又所謂公侯者、有國之

君之通稱。故五等之封、皆曰諸侯。而春秋書諸君之葬、皆稱公也。黃云、雉不能遠飛。雉奔而出其地、喻其出交近鄰。猶稱公侯者、在國稱公、在外稱列侯、小國亦然也。謂鄒滕雖弱小、而能近

事強大、至今猶不失為通侯。以明魯近齊而親殷（純一案殷當作晉）以編小國而不服于近鄰、卒以滅七也。

小之事大。舊小大互錯、從王俞校乙。弱之事疆

久矣。彼晉者、周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晉。舊作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孫云、疑親殷當為親晉、上亦當為晉者周

之樹國也。是時魯君屢如晉。純一案彼周者殷之樹國也。與上下文不相屬、義不可通。孫說是也、今據改。言彼晉者、一周之樹國耳。魯既近齊、正宜親齊。乃不親齊而遠親晉。故下云以編小國而不

服于鄰。以變小國、而不服于鄰。以遠望晉。晉舊為魯、從俞校正。孫云、變小、疑編遠望晉。故段用耳。以遠望魯、當作以遠望晉。左傳所謂魯有佗竟、走望在晉是也。因晉與魯形似、此章又

論魯事、晉字止此一見、後人不察文義、妄改為晉耳。晏子之意、蓋謂魯與齊為鄰、而不知事齊。故曰此滅國之道也。蘇云、俞說是。

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孫云、魯後并于莒。莒滅于楚。

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為幾。孫云、田無宇、陳桓子也。須無之子。幾、爾雅釋詁近也。純一案外上十五章、有齊國田氏之國也句。公

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于民。解詳問下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節。

篋之藏。國人負攜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外上十章曰、田氏之壘、民歌篋之也。國之歸焉、不亦宜乎。夫

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自來先以利植人、而後不任其人之所難者蓋寡。難謂為君難。理國政、禦外侮、甚不易也。若苟

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若苟不辭其難、而任保民之責。從而撫之、不近於為君之備乎。田氏將有齊國事、見諫下十九章、問下十七章。外上十

章又十
五章。

景公問治國何患晏子對以社鼠猛狗第九

景公問于晏子曰孫本明本如此、元刻無于字、孫云、韓非說苑、治國何患、說苑治要引、均無治字、非、晏子對曰治要祇作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東

木而塗之孫云、韓非東作樹、塗當為塗、說文、鼠因往託焉孫云、韓非作鼠穿其間掘穴託

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內、熏之則恐燒其木孫云、熏、灌之則恐敗其塗致、治要作壞、韓非作燠之則恐

得也韓非詩外傳說苑作燠、非、塗即燠也、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韓非所以此

夫國亦有社鼠社鼠舊作焉、據說苑治要改、人主左右是也類聚作人君

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孫云、藝文類聚作出則賣重寒熱、入則竊

則比周與此皆不同、所見本異、韓非作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不誅之則為亂王云、

而被惡於君純一案韓詩外傳作出則賣君以重利、入則託君、下有脫文、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案據連

孫本脫為字、元刻有、說苑治要同、韓詩外傳、

作君不罪乎亂法、孫云、韓非作吏不誅則亂法、

長平以案據上黨民、正與此同、黃云、腹當為覆、韓詩外傳七、作君又並覆而育之、又韓非子作則

君不安據而有之、不當作浙、說苑作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察乃案字之譌、劉云、有字當作宥、

案據當從王說、案據者、猶今人恒言所謂把持也、腹字作覆、當從黃讀、惟覆字當訓為反、廣雅釋

言云、覆反也、而毛詩雨無正覆出為惡、桑柔覆俾我恃、瞻印女覆奪之、鄭箋均訓覆為反、覆而宥

之、猶言平反而赦之也、晏子此語、言人臣欲誅左右、則為君者必堅持不從、或平反其獄、以宥其

舉、如後世漢文赦鄧通是也、韓詩外傳作并覆而育之、并疑平字之訛、育亦宥字之假借、韓非君不

外傳作覆而育之、不當作又、黃氏謂不當作時、非也、純一案案據當從王說劉釋、腹而有之、當從韓詩

惟不罪其亂法也、並覆翼而長育之、正如鼠之不可熏灌同、故曰此亦國之社鼠也、此亦國之

宋字舊說、據韓非子補、孫云、韓非作宋人有酤酒者、一日宋為

審甚潔清。孫云、潔當爲某。情、猶省文。說文無垢穢也。玉篇疾也切。置表甚長。孫云、韓非作而酒酸不售。韓詩外傳作然

至酒酸而不售。問之里人其故也。韓詩外傳無之字。蘇云、言以其故問里人里人曰、公之狗猛。之狗

舊倒、從說苑乙。韓詩外傳作公之狗甚猛。人挈器而入。孫云、說文挈、與此同。韓詩外傳作持。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

孫云、噬、韓非韓詩外傳作噬。純一案外傳迎上有輒字。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

羣書治要有道德之士、欲千萬乘之主。干、韓詩外傳作白。說苑治要俱作明。而用事者迎而齧之。

孫云、說文齧、齧也。韓詩外傳作齧。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孫云、左右下韓詩外傳有者字是。用事者爲猛

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孫云、沈本注云、或作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韓非外儲說、韓詩外傳、說苑

政理篇、用此文。王云、元刻注文同沈本。案或本是也。此治國之所患也。正對景公治國何患之問。與各篇文同一例。今本作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乃後人取韓子竄入。又改韓子之無亡爲無患、以牽合晏子。斯兩失之矣。說苑正與或本同。黃云、韓子作則術不行矣。純一案王說是、當據以訂正。此與外上十四章、大旨略同。

景公問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對以當辭罪而無求第十

景公問晏子曰、元刻如此、治要同。孫寡人意氣衰、身病甚。蘇云、治要今吾欲具

圭璧犧牲。圭從元刻、孫本作珪。璧、舊並爲璠。王云、珪璋本作圭璧。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古者祈禱皆用圭璧、無用璋者。金勝曰、植璧秉圭、乃告太王季文王。大雅雲漢曰、

圭璧既卒、寧莫我聽。諫上篇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圭璧犧牲。純一今據正。案日本治要圭作珪。令祝宗薦

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祀可以干福乎。祀舊爲禮、治要校文禮疑祀、今據正。蘇校同。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乃干上帝、左矣。

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政必均平、德同於民。

行必至公、誠竭於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偏山林。孫云、一本脫以字、非。純一案此文疑本作不敢大斬伐以偏山林九字句。無字、蓋

人謂與下文以備山林相反妄增。不知下文義與此文相反者，在無不敢二字也。無與不敢義複，當刪。節飲食，無多畋漁。無當作不敢。與上文一律。以無

備川澤。無字當刪，諱上。蘇云、治要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蘇云、治要

同。純一案禮記禮器曰、祭祀不祈。鄭注云、祭祀不為求福也。福也。納祿、猶言致福。下云收祿、正與此反言。今君政反乎民。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蘇云、曲禮下鄭氏注云、納、

祿也。納祿、猶言致福。下云收祿、正與此反言。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今君藉重獄多、反乎民心。百善疾怨、自為祈

釋。背於神明之德矣。大宮室，多斬伐，以備山林。羨飲食。蘇云、治要多畋漁，以備川澤。以

飭故、墨珍天物。是以神民俱怨。而山川收祿。山川之產、不勝其戕賊而竭。司過薦

罪。蘇云、治要作薦至、疑誤。純一案治要校文。上文並治要乙。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言祝宗與司過相反、

於民不致也。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于是廢公阜之遊，止海食

之獻。節飲食、斬伐者以時。斧斤以時入山林。畋漁者有數。恤物命以厚生。居處飲食，節之勿羨。

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蘇云、治要作焉。純一案祝宗言故鄰國忌之。忌、

諸侯不敢加兵於齊。百姓親之。民懷其德。晏子沒而後衰。蘇云、治要載此

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第十一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此從元刻。孫本作何如。黃云、當依元晏子對

曰：薄于身而厚于民。前五章作薄身厚民。薄身、自為者輕。儉也。厚民、為人者重。勳也。

無不約于身而廣于世。約于身者，自奉極約，不役於物，所以全性之真也。廣于世者，因性

然。約于身而廣于世。理無間於物。我古今、務期永世之人兼愛交利以盡性也。所謂約守而博

也。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政。明政、如洪範所謂稽用八政之類是。所以厚民生也。不以

威天下。詩云、治要作而不以威下。純一案不尚武力以威天下。蓋本史佚陵人不祥之訓。見復十五年左傳。卽墨家非攻之始。其取財也。雖有無均

貧富。取財於富有者、以調劑貧乏者。一切經音義十七引賈逵注國語云、權、平也。於陵子貧居篇曰、鈞天地之有。論語季氏篇、孔子曰均無貧。不以養嗜欲。嗜

者、伐性之斧。最足使人敗德、而無異於禽獸者也。禮樂記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故嗜欲宜節、不可養而長之。此墨家所以尚儉也。誅不避

貴。貴者違法必誅之。賤者有勞必賞之。不淫于樂。恐以樂衝奪民衣食之財。且廢君子之聽治、與

家非樂。猶讀為循。凡字从彳又从辵者、皆得相通。墨子非儒篇、宗（讀崇）喪循哀可之本。不遁于哀。蓋恐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鹽鐵論論誹引晏子語）故。此墨家節葬之情。

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墨子兼愛下篇曰、有道肆相教誨。蓋以先覺覺後覺。偷天下有一未覺之人、卽是導民之智有未盡。夫何自伐之有。昔大禹克勤于邦、不自

滿假。乃墨家事民舊作歲事、王云、歲事本作事民。事、治也。見呂勞力事民而不責焉。謂盡智以導民、而不自矜伐。勞力以

治民、而不加督責也。後人不解事民二字之義、而改事民為歲事。則既與勞力不相承、又與上句導

民不對矣。墨書治要、正作勞力事民而不責。純一案王訓事為治、以責為督責、並非。而據治要正

歲事之誤、是也。今從之。下章曰、事因於民者必成。又曰國有義勞、民有加利。是知勞力事民、

如盡力溝洫之類。卽大禹形勞天下之情。蓋勞力以事民之事。而不責報也。墨子魯問篇曰、有力以

勞人。莊子天下篇、謂墨者以自苦為極。而備世之急。荀子富國篇、謂墨子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

業、齊功勞。可互證。不責與不伐、文義相對。不伐、言不伐功於己。不責、言不責德於人。皆本

兼愛之至理以為言。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為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

為名。舊行上為字、錯置政上。王云、案上二句、本作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為行。（去聲）與

教尚相愛二句對文。後人誤以故下不以相害為一句、行（平聲）教尚相愛為一句、故民不以

相惡為一句、遂移為字於政尚相利之上。而以為政尚相利連讀、以對行教尚相愛之文。則既失其義、

又失其句。而下文為名二字、遂成衍文矣。羣書治要、正作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為行。教尚相

愛。故民不以相惡為名。純一案王說是、

刑罰中于繩。管子明法篇曰、不淫意于法之外。廢置

今據正。此墨家兼相愛交相利之要情。

順于民。置舊為罪。俞云、廢罪當作廢置、字之誤也。舉直錯諸

枉則民服。是謂廢置順于民。純一案俞說是、

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

蘇云、不華、卽下集二十章所謂諫乎前不華乎外意。純一案鹽鐵論論誹篇、墨子有言、

不肖者

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蓋晏子愚者、尚操。重實行而不華於言。故曰賢者處上而不華。

不肖者

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蓋晏子愚者、尚操。重實行而不華於言。故曰賢者處上而不華。

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蓋晏子愚者、尚操。重實行而不華於言。故曰賢者處上而不華。

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蓋晏子愚者、尚操。重實行而不華於言。故曰賢者處上而不華。

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蓋晏子愚者、尚操。重實行而不華於言。故曰賢者處上而不華。

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蓋晏子愚者、尚操。重實行而不華於言。故曰賢者處上而不華。

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蓋晏子愚者、尚操。重實行而不華於言。故曰賢者處上而不華。

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蓋晏子愚者、尚操。重實行而不華於言。故曰賢者處上而不華。

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蓋晏子愚者、尚操。重實行而不華於言。故曰賢者處上而不華。

處下而不怨。不肖者、自知不能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故甘處于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蘇云、治要無此二句。純一案社稷之中句。蓋後人所加、當刪。一意同欲。此墨家尚同之旨。若夫私家之政。蘇云、治要無此句。純一案墨子尚同下篇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人、若使一夫。義可互明。生有厚利、死有遺教。舊說厚利死有四字、文不成義。從王校據治要補。謂威德之君、生有厚利、死有遺教。蘇云、此下治要無。臣聞問道者更正。正疑心之譌。

更心與更容對文。更容謂當肅然起敬。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窮民財力以市買標顯亦當作更心。問道者更容。更容謂當肅然起敬。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窮民財力以市買

悖故商旅絕。買當為賈之譌、賈與價同。悖、亂也。後漢黃昌傳注。言市征重、物價亂、商旅失利將絕迹也。玩好充故家貨殫。玩好之物充斥於市。而供家室日用者殫焉。殫、盡也。言習尚奢極、害民生也。積邪在于上。辟邪之人皆及執政。蓄怨藏于民。百姓疾怨積藏於心。

欲備于側。問下三章曰、左為信、右為優。讓人在前、讓人在後。毀非滿于國。諫上十二章曰、一國之謀。諫。孫云、側國為諷。而公不圖。圖、計也。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玩物滅則家貨增。公市不豫。王引之曰、豫猶誑也。說見荀子豫買下。蘇云、不豫、謂不誑也。言

也。公市俱以誠信相貿易、無有誑詐也。荀子儒效篇云、魯之彌牛馬者不豫買。義並同。宮室不飾、業土不成。不待土工之成而罷。止役輕稅。民力舒。民財裕。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景公問謀必得事必成何術晏子對以度義因民第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羣書治要、無晏子二字。有。公曰、其術如何。治要作何如。晏子曰、謀度于義者必得。義則無不事因于民者必成。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繫、縛也。上下無所靡。盧云、元刻靡。純一案廉亦與廉義同。其聲不悖。名。其實不逆。事。謀于上不違天。大公謀于下不違民。

也。與廉義同。其聲不悖。名。其實不逆。事。謀于上不違天。大公謀于下不違民。

也。與廉義同。其聲不悖。名。其實不逆。事。謀于上不違天。大公謀于下不違民。

也。與廉義同。其聲不悖。名。其實不逆。事。謀于上不違天。大公謀于下不違民。

也。與廉義同。其聲不悖。名。其實不逆。事。謀于上不違天。大公謀于下不違民。

也。與廉義同。其聲不悖。名。其實不逆。事。謀于上不違天。大公謀于下不違民。

也。與廉義同。其聲不悖。名。其實不逆。事。謀于上不違天。大公謀于下不違民。

也。與廉義同。其聲不悖。名。其實不逆。事。謀于上不違天。大公謀于下不違民。

也。與廉義同。其聲不悖。名。其實不逆。事。謀于上不違天。大公謀于下不違民。

供範曰、謀及庶人、庶民從、是之謂大同。以此謀者必得矣。黃云、元刻謀作謀。純一案孟子公孫丑下曰、得事

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大小。孫本作大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勞俱為義、

不同妄勞。故曰義勞。勞與利對文、言國雖勞而民利也。純一案秉國者以為民勸勞為正義。民有加利。加舊譌如、王云、如當為加字之誤。民有加利、謂舉一事而利加于民也。

前第四章曰、上有羨獲、下有加利。語意與此相似。又曰破墜之臣、以此舉事者必成矣。乘國

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此皆加利二字之證。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夫逃義而謀。舊義譌人、從王校正。謀

者與厥義。為民勞。則利之加于民者厚。民無不樂助者。宜其舉事速成矣。夫逃義而謀。舊義譌人、從王校正。謀

謀外乎義。傲民舉事雖成不榮。事不敬重民意者。故臣聞義謀之彊也。也。元刻作

終必敗亡。今從王顯校正。謀。民事之本也。凡事以愛民利民為本。故反義而謀倍民而動。舊反譌及、倍

以。今從王顯校正。謀。民事之本也。凡事以愛民利民為本。故反義而謀倍民而動。舊反譌及、倍

及義而謀、倍民而動、與下句文義不合。及當為反。倍當為倍。倍亦反也。義為謀之法。民為事之本。故反義而謀、倍民而動、未有能存者也。上文云逃義而謀、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成不榮。

正與此文相應。秦書治要、作反義而謀。背民而動。背與倍古字通。故知倍為倍之誤。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未聞存者也。元刻如此、孫本存上有

人所加。蓋不知及倍二字、為反倍之誤。故於此句內加不字、以牽合上文。昔三代之興也。謀

耳。蘇云、元刻是。治要正無不字。純一案存上當有能字、語氣較完足。昔三代之興也。謀

必度于義。于舊作其、王云、度其義本作度于義。度、待洛反、度之言宅也。辭瓊注漢書韋元成

坊記作度。宅者、居也。謂謀必居于義也。文十八年左傳、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杜注曰、度、

居也。大雅麟及皇矣傳、並同。是度於義、即居於義也。度於義與因於民對文。上文謀度於義者必

得。事因於民者必成。是其明證。今本作度其義、則迥非居於義之謂。事必因于民。與、非

且與上下文不合矣。治要正作謀必度於義。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及其衰也。建謀反義。元刻作建謀者及義、孫本

義無謀。舍民無事。莊子在宥篇曰、遠而不作建謀反義四字句。純一今據刪訂、與下句對文。治要作謀者反義。脫建字、衍者字。與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蘇云、

無。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黃云、元刻危對曰、上君全善。最上者無

其次出入焉。次焉者、時善時不善。其次結邪而羞問。又其次、即最下者。無羞可言。習慣邪僻、如結不可解。且認以問善為可羞。全

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出於善、時入於善、則不全善。視全善之君德薄矣、故受詞焉。時問之君。元刻如此、孫本脫之君二字、時

問之君、即出入之君。上與全善之君、下與羞問之君、相對成文。雖曰危尚可以沒身。因時問善、不至全不善。故雖曰羞陷於危、此身或尚可以壽終。羞

問之君不能保其身。貫盈不善、又羞問善。桀紂之惡、不能過焉。此身首領恐難保也。今君雖危尚可沒其身也。

今君可當時問之君故。

景公問善為國家者何如晏子對以舉賢官能第十三

景公問晏子曰。蘇云、治要作景公問求賢。此下至榮君、治要無。莅國治民善為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

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救民。國事民事、非賢能不理。問下二章曰、昔吾先君桓公下賢以身。見賢不留。使能不息。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

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民與君矣。君舊焉若、從盧校。正。與猶親也。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

庸猶何也。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為賢乎。賢不見用、等於庸衆。詎為賢乎。孫云、吾君亦不務乎是。言君亦不以

不以此為事。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孫云、觀其交游也。純一案所謂觀人於其友也。孟子萬章上、載孔子於衛主顏雝由。不主癩疽。子華子序、記子華子不應簡子之聘。去晉之齊、館於晏氏。皆其例證。說之以其行。後廿七章、景公問取人得賢考之以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句首舊衍君字。從蘇校刪。言取

身。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蓋曲高者不和寡。子華子北宮子仕嬴曰、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己者。愛同於己者。愛之反則憎。譽之反則毀。明衆人之毀譽、不足憑也。無以毀譽非議定其

身。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蓋曲高者不和寡。子華子北宮子仕嬴曰、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己者。愛同於己者。愛之反則憎。譽之反則毀。明衆人之毀譽、不足憑也。如此則

不為行以揚聲。俞云、古為偽字通用。成九年左傳、為將政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為不知。淫文並云、為本作偽。是也。不為行以揚聲、言不偽託高行以揚聲譽。

掩欲以榮君。王引之云、掩讀為營。營、惑也。見呂氏春秋淮南注。掩欲以營君者、外為廢繫、以自者其貪。將以惑君也。第二十一章說使人之事君曰、以爲廉求上采聽、而幸

掩欲以榮君。王引之云、掩讀為營。營、惑也。見呂氏春秋淮南注。掩欲以營君者、外為廢繫、以自者其貪。將以惑君也。第二十一章說使人之事君曰、以爲廉求上采聽、而幸

以求進。正謂此也。答後古字類。故通則視其所處。一、治要省去上文故爾。則視其所

舉、如後二十章曰、忠臣選賢進能。賤賢不居其上。史記管晏列傳曰、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

又如襄三年左傳、君子謂祁奚舉其讎解狐、不為諂。舉其子午、不為比。舉其偏伯華、不為黨。夫

唯善故能舉其類。皆其例也。窮則視其所不為。問下廿四章曰、貧窮不易行。論語

則視其所不取。舊作富則視其所不取。王云、通與窮對。富與貧對。羣書治要、作富則視其所

純一案王說是、今據補。史記魏世家、韓詩外傳三、說施臣術篇、並載李克語、文有移異而義均同。

可證。漢書杜欽傳、亦有文類此。諫下十九章曰、藏財而不用、凶也。蓋有財貴相分。但視其所分予

者之賢否、即可定其人之賢否。貧則視其所不取、夫士士難進而易退也。背義鄉祿故。蘇

亦可知其操守。墨子修身篇曰、貧則見廉。是其義。其下、易進而難退也。云、表記孔子曰、

其次、易進而易退也。脫、據治要補。下同。其下、易進而難退也。背義鄉祿故。蘇

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亂故為下。以此數物者取人。蘇云、物

則亂也。位有序故為上士。亂故為下。以此數物者取人。蘇云、物

景公問晏子曰、為君身尊而榮難乎。晏子對曰、易公

曰、何若。對曰、為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君自養餘。苟有餘財、則身尊而民安。身尊、從

王校。為臣忠信而無踰職業。為臣者竭誠無欺以從事。務。則事治而身榮。公又問為

君何行則危。為臣何行則廢。晏子對曰、為君厚藉劍而託之為民。而假託為

利民。正與上文為君節養其餘以顧民相反。進讒諛而託之用賢。辟邪阿

順君所。君行此三者則危。為臣比周以求進。黃云、進元刻作寸、誤。求進求多求測對

危。亦對文。求健句絕。踰職業、屬下求多為義。求多亦句絕。此言臣有三求則廢。上言君有三託則

純一案管子明法篇曰、臣下比周、以黨舉官。是以官失其治。踰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

驗乎職業之外、防遏下民、隱匿其利、而求多以私肥。正與上文為臣忠信而無驗職業相反。

從君不陳過而求親。

王云、謂臣在君側、不陳君過、而但求親近也。

人臣行此三者則廢。

臣對君言、人字疑衍。

故明君不以邪觀民。

故明君反承上文君行三者則危言。蘇云、觀、猶示也。不以

邪觀民、言不以邪示民也。呂覽博志、此所以觀後世已。注觀訓示。

守則而不虧。

孫云、爾雅釋詁、則、常也。法也。純一案則疑財之形、謂、財上又脫民字。此文本作守民財

而不虧、反承上文厚藉斂而託之為民言。與立法儀而不犯對

立憲儀而不犯。

孫云、墨子有法儀篇、天下從事

者不可以無法儀。純一案此言立法以為萬民之儀表、而君身不得自犯。魯詩抑篇云、傲憤爾止。不愆于儀也。後十八章、立于儀法不犯之以邪。義同。立法為儀、所以保羣屬治。遵行不犯、罔敢擾

也。不以上舊衍而守、從王校據後第十八章刪。

苟有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

是故刑政安于下、民

心固于上。

刑平政理、民相安于下。心不貳于上矣。

故察士不比周而進。

不為苟而求。

故察士反承上文臣行此三者則廢言。

知苟求多利、

言無陰陽。

行無內外。

順則進、

否則退。

進退一律背。言無面從背違。忠

不與上行邪。

是以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也。

德操貞固而不求親。此三句、亦見後二十章。明察之士、有足以自榮者。故人不得

而廢之。問下十八章曰、

進不失忠。退不失行。

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對以大說第十五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

蘇云、義當為禱、蓋段字。莊子齊物論、有倫有義。崔本義作禱、是我禱同字之證。

此與荀子北面端拜而議之論同義。景公蓋自謂所持不仁。故無足議耳也。(猶云、未足與議)不然、(言若能仁也)請北面事夫子而與之議、謂議政治大體也。故下文云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純一

察齊策四、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論。吳會謀云、論與義同。蘇讀義為禱、是也。但尚有欠密處。此文疑本作寡人持不仁、其無足議耳。今本特刺為持。議刺為義。足譌也、又倒著耳下。故文義不順。

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

蘇云、義同。

晏子對曰、嬰人臣也。公曷為出若言。

若、猶此也。指北

面言。臣見君則北面。嬰人

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曰、縵密不能、鹿

苴不學者誦。

學上不字舊說、從王校補。盧云、苴苴當與苴祖同。上會胡切。下才古切。魯禮

倉胡反。粗、在戶反。二字義同而音異。說見廣雅疏證一。縵密猶縵密、謂事之精微者。言縵密之

事既不能、庸苴之事又不學。則未有不誦者也。下文曰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為人用者卑。善人不能

威、惡人不能疏者危。交游朋友、無以說於人、又不能說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為

者餒。修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語意並與此同。今本脫去不字、則其義相反。且與上

文不對矣。外上籟曰、微事不恒、蠱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為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

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語意亦與此同。微事不恒、蠱事不能、正所謂縵密不能苴不學也。以

是明之。蘇云、王說是。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為人用者卑。孫云、孟子所謂既不能令、

賤也。輕之詞。善人不能威、惡人不能疏者危。威、親也。近也。疏、外也。遠交游朋友、

從王校刪。無以說于人、又不能說人者窮。既無才德見說于人。又於人之有才德事君

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為者餒。孫云、一本作餒、非。純一案要、求也。言尊位修道

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能專修大道、立大義、尙矣。乃皆不能、並於修小道此

足以觀存亡矣。案此足以觀存亡、與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正相應。正文六說、必存亡並舉。今

外上十七章、事異而辭多同。

景公問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以三者第十六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中、正也。衣冠正斯瞻

視。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不敢以不義之言要君。身行不順。孫云、一本下有不敢以三字、非。身

行讀去聲。此後人習聞行己之語、而罕見身行之文、故改之耳。不知身即己也。玉篇己、身也。下

文身行順、治事公、正承此文言之。未見全文、而輒以意改、粗心人大抵皆然。羣書治要、正作身

行不順。純治事不公、不敢以莅衆。身行必循乎理、治事必忠於國、斯可莅衆耳。衣冠無不中。蘇云、治要無無

故朝無奇僻之服。

奇僻之服，如諫下十三章飾履以金玉是。孫云、僻，一本作辟。

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僞上之報。

上下相見以誠。

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

問上五章云、三者君子之常行也。行

下有者字、王云衍。常行讀去聲。若云常行者、則當讀平聲矣。上文景公問君子常行曷若、即其證。羣書治要無者字。純一今據刪。

景公問賢君治國若何晏子對以任賢愛民第十七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晏子對曰：其政任賢。

推賢君能以身下賢而任之。政。忠經報國章曰、賢者

國之幹。墨子尚賢中篇曰、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孟子盡心上曰、堯舜之仁。不徇愛人。急親賢也。

其行愛民。

用康保民。兼愛無遺。

其取下節。

性。節。

在上不犯下。

罔敢侮。在治不傲窮。

傲、輕也。謂不虛無告。不廢困窮。

從邪害民者

有罪。

罪從邪說。煽亂者。

進善舉過者有賞。

獎進善言。敢直諫者。

其政刻上而饒下。

微于有位。撫下以寬。赦過而

救窮。

宥過無大。惠鮮饑寡。

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

賞必當賢。不以私喜淫。罰必當暴。不以私怒隘。問下八章、喜樂無羨賞。

忿怒無羨刑。義同。

不從欲以勞民。

蘇云、從讀為縱。純一案書大禹諱曰、罔哂百姓以從己之欲。

不修怒而危國。

不修怒以時人、而危乃

國本。傳十五年左傳、史佚有言曰、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者不祥。

上無驕行，下無諂德。

此二句、已見前七章。

上無私義。

義必

下無竊權。

柄不下。厚施。下無凍餒之民。

人給家足。昭三年左傳曰、

言此對

治之。不事驕行而尚同。

同善為同。盧云、疑同。墨子有上同篇。純一今據正。驕、縱恣也。墨子天志下篇曰、諸侯不得恣己而為政、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恣己而為政、有天正之。是為上同。

民皆安居樂業。相愛而不相惡。下章云、下以相親為義。

其民安樂而尚親。賢君之治國若此。

景公問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以先行義第十八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

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養民不苛。民以而防之以刑辟。止惡禁

先之。如禮大學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養民不苛。民以而防之以刑辟。止惡禁

所求于下者必務于上。必務于上、義不可遁。不務當作必務、此涉

于民者不行于身、謂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也。所求于下者必務于上、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則當作

必務明矣。下文云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苟所禁於民、不以事逆之。即承此四句而言。純一案

王說是、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守于民財、無虧之以利。保民之富。立于儀灋

不犯之以邪。前十四章曰、立法儀而不犯。義同。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文已見前

也。從上舊衍之勸二字、從蘇校據羣書。稱事以任民。稱、度也。中聽以禁邪。俞云、聽謂

謂聽訟為聽。書大傳、諸侯不同聽。注曰聽、論獄也。中聽以禁邪、言聽訟得中。則

足以禁邪也。尚書呂刑篇曰、罔不中聽于獄之兩辭。然則中聽二字、蓋本于尚書矣。不窮之以

勞。黃云、謂稱事。不害之以罰。罰舊譌實、王云、害之以實、義不可遁。實本作罰、謂不以刑罰害

罰。純一今據正。苟所禁于民、不以事逆之。逆、反。故下不敢犯其上。也。古者百里而

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前十一章云、四海之內、粒食

民為灋。下以相親為義。是以天下不相違。愛民相親上、舊並脫以字。違譌

之教民也。舊作此明王教民之理也。王云、本作此明王之教民也。上章賢君之治國若此。正對賢

民之理也。詞意庸劣、乃後人所改。羣書治要、正作此明王之教民也。純一今據改。

景公問忠臣之事君何若晏子對以不與君陷于難第十九

景公說苑作齊侯問于晏子曰、盧云、論衛定賢篇作齊詹問。詹疑忠臣之事君何若。舊君

也字、盧云、論衛及說苑臣術篇、事下皆有其字。蘇云、治要晏子對曰、黃云、對元有難不

死。出亡不送。北堂書鈔二十九引公不說曰。盧云、論衡但作君裂地而封之。盧云、論衡說苑俱無君字。裂地論衡作

列。蘇云治要封作富。純一案論衡封作子。

疏爵而貴之。蘇云、史記齊布傳云、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文與此同。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案

尚書武城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疏爵與裂地對文。

君有難不死。蘇云、治要無君字。

出亡不送。蘇云、治要無君字。

其說何也。舊作可謂忠乎、王云、可謂忠乎、本作其說何也。下文晏子對詞、正申明不死不送之說。今本作可謂忠乎者、後人依說苑臣術篇、論衡定賢篇改之。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二引此、並作其說何也。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改。

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蘇云、治要

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蘇云、治要

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蘇云、治要

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蘇云、治要

純一案論衡作案。治要說苑同。盧云、謀論衡

謀而見從。治要說苑同。盧云、謀論衡

終身不亡。亡舊作出。治要御覽

終身不亡。同。今從盧校、據論

終身不亡。同。今從盧校、據論

衡說。臣奚送焉。呂氏春秋務大篇、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義同。

若言不見用、見字舊脫、從盧校據

有難而死之。孫云、死說苑

有難而死之。孫云、死說苑

有難而死之。孫云、死說苑

說苑作死。或孫所見本異。

是妄死也。晏子所以不死

謀而不見從。盧云、謀、論衡

謀而不見從。盧云、謀、論衡

謀而不見從。盧云、謀、論衡

而送之、是詐僞也。本無同情之感故。僞

故忠臣也者、治要無故字。盧云、

能納善于

能納善于

能納善于

君。盧云、納

不能與君陷于難。盧云、君論衡無。蘇云、治要有者也

不能與君陷于難。盧云、君論衡無。蘇云、治要有者也

不能與君陷于難。盧云、君論衡無。蘇云、治要有者也

不能與君陷于難。盧云、君論衡無。蘇云、治要有者也

景公問忠臣之行何如、晏子對以不與君行邪第二十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掩、蓋也。

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掩、蓋也。

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掩、蓋也。

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掩、蓋也。

不諱也。蘇云、

選賢進能、不私乎內。

前十三章、言善為國者、莫先於舉賢官能。此以忠

前十三章、言善為國者、莫先於舉賢官能。此以忠

前十三章、言善為國者、莫先於舉賢官能。此以忠

治要無此二句。

不私乎內者、不黨父兄、不偏富貴。

臣之行、莫重於選賢進能。蓋以尚賢為政之本也。

臣之行、莫重於選賢進能。蓋以尚賢為政之本也。

臣之行、莫重於選賢進能。蓋以尚賢為政之本也。

不慶顏色也。見墨子尚賢中篇。

稱身就位。

言衡量自身之才德所堪任者以就位。問下五章曰、

言衡量自身之才德所堪任者以就位。問下五章曰、

言衡量自身之才德所堪任者以就位。問下五章曰、

集解引馬融云、當陳其才力、計能受祿。

受舊作定、王云、稷由君定。非由臣定也。定祿本作受

受舊作定、王云、稷由君定。非由臣定也。定祿本作受

受舊作定、王云、稷由君定。非由臣定也。定祿本作受

受舊作定、王云、稷由君定。非由臣定也。定祿本作受

度已所任以就其位。義同。

計能受祿。

受舊作定、王云、稷由君定。非由臣定也。定祿本作受

受舊作定、王云、稷由君定。非由臣定也。定祿本作受

受舊作定、王云、稷由君定。非由臣定也。定祿本作受

稷、下文受祿不因其量、即其證。羣書治要、正作計能

稷、下文受祿不因其量、即其證。羣書治要、正作計能

稷、下文受祿不因其量、即其證。羣書治要、正作計能

稷、下文受祿不因其量、即其證。羣書治要、正作計能

稷、下文受祿不因其量、即其證。羣書治要、正作計能

受祿。第一。今據正。賭賢不居其上。墨子魯問篇曰：處高爲祿，則以讓賢。史記管晏列傳：鮑叔一室據正。既楚管仲，以身下之。晉語九：少室周力弗勝，牛談而讓右。受祿

不過其量。問下五章曰：稱事受祿，不爲苟得。管子重令篇曰：受祿不過其功。義同。不權居以爲行。王云：權居二字，義不可通。居當爲君、字之

誤也。權、稱也。言忠臣之行、(去聲)必律于道。不稱君以爲行也。羣書治要：正作不權君以爲行。俞云：王說非也。權居與稱位相對。權、猶稱也。居、猶位也。若作權君、則不倫矣。古之君

子所居雖卑、所行則高。所居雖好、不稱位以爲忠。不以位卑、不任天下之重。不揜賢以隱長。務成人

揚人之善。不刻下以諛上。待下寬。君在不事太子。心一於君、不貳於儲。國危不交諸侯。盡忠謀

藉外。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治要無也字、此三句、已見前十四章。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以愚君所信也。以字據總目增。第二十一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見義意以爲難，即畏縮不前。明言行之

以飾身。身無實行。明以空言欺君自飾。僞言無欲以說人。私欲熾盛。僞言無欲、冀以悅人。傳聞於君。孫云：身人爲韻。嚴其交以

見其愛。嚴、尊也。尊其與君相接者、以見其愛君。觀上之所欲，而微爲之偶。微、體上之所欲、以要寵容也。體台上之所欲、以要寵容。

唐韻：正四十五厚偶、古音慶。偶與爲韻。求君逼爾。盧云：元刻爾。而陰爲之與。蘇云：與、黨與也。言求君寵內重

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誣、欺罔也。下事左右，而面示公正，以僞廉。居心卑好以事左右。而外貌假示

公正。冀以僞取廉名。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求上因左右采聽其無欲輕祿之廉名。微幸以干進。傲祿以求多。或故輕視利

此、不能求得多祿故。辭任以求重。辭不勝之任、求重要之職。工乎取。善取人所不能取。鄙乎予。惜財如命。歡乎新，慢乎

故。假託變法、便於私營。問下三十三章云：新始好利。義同。孫云：予故爲韻。純一案古音諸十二魚去聲引此。恠乎財。孫云：恠當爲吝。薄乎施。財輕積而不樂施。

覩貧窮若不識。鄰族戚友、雖極貧窮、觀之若不相識。趨利若不及。恐落人後。外交以自揚。外交鄰國之權幸、登揚

卷二 內篇問上第二

以自重。背親以自厚。利之所在，雖至親亦背之而厚自取。積豐羨之養。羨舊譌義、愈云、豐義二字、誼不可通。義當作羨、字之誤也。羨、鏡也。

豐羨猶豐饒矣。純一今據改。而聲矜恤之義。本無矜恤之心、貪得矜恤之名。非譽乎情。疑本作非譽徇乎情、今脫徇字、文不成義。非、誹同。

情、私意也。徇乎情、謂不當理也。身不行。口言之而身不行。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偶涉時議、輒發論人之短長。不自愧。

有之己不難非之人。無之己不難求之人。墨子小取篇曰、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每人反之。其

言彊梁而信。出言乘屈、終任意氣而不屈。其進敏遜而順。其于進也、敏捷謙遜而順。利。孫云、信順為順。此佞人之行

也。明君之所誅。明君洞知其姦、必誅之。愚君之所信也。愚君不察其姦、深信之。此與外上十四章、大略略同。

景公問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以不與世陷乎邪第二十一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蘇云、治要意下有也字。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

如諫下八章春夏遊獵與役之類。鬼神無私。從政私、故避。藉斂殫百姓。殫、盡也。治要作殫、蓋從古本。言搜刮民財殆盡。四

時易序。如禮月令、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之類是。蓋人心不正、感召咎讎也。神祇並怨。作事背乎天。神地祇故。道忠者

不聽。道、言也。不聽忠言、以逆耳故。薦善者不行。薦、進也。諛過者有資。蘇云、治要齊作賞。純一案齊案義同。救失者

有罪。罪及也。良。罪及也。故聖人伏匿隱處。隱世無聞。不干長上。曆修德業。潔身守道。蘇云、治要潔身守道。不

與世陷乎邪。乎、治要作于。不合好世。是以卑而不失義。處卑微而好義。瘁而不失廉。身勞瘁而直廉。蘇云、瘁、治要瘁。

治要瘁作蔽。此聖人之不得意也。公曰、聖人之得意何如。舊脫公曰二字、問答之界劃不對

曰、治要作晏。世治政平、舉專調乎天。調、和也。易乾文言曰、先天而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藉斂和乎民。百姓

樂其政。舊作藉斂和乎百姓樂其政、脫一民字、衍一及字、文義參差不協。今從王校、據羣書治要補。對

者懷其德。前第一章曰、能愛邦內之民者、四時不失序。如禮月令、孟春之月、天氣下降、

是。風雨不降虐。虛從元刻、治要同。孫本鶴雪。書洪範、曰聖、天明象而致贊。舊說致

云、下三句皆六字。唯首句少一字。羣書治要、作天明象而致贊是也。致贊、謂天致禎祥以贊王者。

昭元年左傳、天贊之也。杜注、贊佐助也。淮南本經曰、四時不失其敘。風雨不降其虛。日月淑

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正所謂天明象而致贊。純一案王說是、今據補。地長育。治要作育長。而具物。禮中庸曰、致中和、天地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可互證。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僞。神人。上帝時歆。下民恐協。翁

可互。治無怨業。王云、怨讀為蘊。劉云、怨與苑同。純一案集韻、苑與蘊同。居無廢民。

無游惰。此聖人之得意也。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第二十三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失之。王云、兩不字涉下文

問君民而危、用國而弱者、惡乎失之。故下文晏子之對、皆言其所以危弱之故。若云不危不弱、則

不得言惡乎失之。且與下文相反矣。黃云、標題云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不

字非衍。末云故若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正對問辭。惡乎失之、失當作法。標題云晏子對以文王、

明是法字。純一案此文疑本作古者君民而危、用國而弱、惡乎失之、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

乎法之。故晏子之對、先言所以危弱之故。晏子對曰、嬰聞之以暴和民

者危。以暴和民、義不可通。和疑為臨、字之誤也。後二十九章、修道以要利、得求而返

邪者弱。孟子告子上云、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可相發明。古者文王修德不以要

利。詩周頌維天之命云、於乎不顯。文滅暴不以順紂。干崇侯之暴。干、犯也。史記殷本

而隨九侯。鄂侯爭之。疆辨之疾。並黜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

於矣。而禮梅伯之醢。孫云、韓非難言簫、梅伯醢。呂氏春秋行論篇、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以禮諸侯於廢。文王旒涕而咨之。過理篇、紂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齒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純一案淮南子說林訓、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禱之。高注構、謀也。是以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其德。兩其俱指文。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此章義欠條暢、當有脫文。

景公問古之莅國者任人如何晏子對以人不同能第二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莅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王云、地不同

生、文義不明。羣書治要、生作宜是也。今作生者、涉下文俱生而誤。周官、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故曰地不同宜。俞云、古生性字通用。周官大司徒職曰、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為性。然則此文生字、亦當讀為性。地不同性、即所謂辨五地之物性。而任之以一

種。責其俱生不可得。蘇云、治要有也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偏成。蘇云、治要有

焉字。純一案不可責偏成、與責其俱生不可得、文不相對。疑責其俱生不可得、本作不可責其俱生。不可責偏成、本作不可責其偏成。此文唐初已缺。墨子尚賢中篇曰、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書君陳篇

曰、無求備于一夫。可互明。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蘇云、治要給作治、非。句下有矣字。求焉無廢、天地有

不能贍也。蘇云、治要也作矣。純一案贍、說文新附、給也。小爾雅廣言、足也。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爾乎左右。

也。近阿黨不治乎本朝。無阿黨之私。任人之長、不彊其短。任人之工、不彊其拙。呂氏春秋

舉難簫、桓公將任甯戚。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

士也已。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可為確詰。此任人之大略也。

景公問古者離散其民如何晏子對以今聞公令如寇讎第二十五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孫云、說文扞、有所失也。隕與扞聲相近。其常行

也。孫云、說文扞、有所失也。隕與扞聲相近。其常行

何如。安子對曰。治要無晏國貧而好大。自速亡智薄而好專。猶云愚而好自用。貴賤無親焉。謂簡。

勢成孤立。大臣無禮焉。舉國能隨。蘇云、治要無此二句。尙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慢忽之謂簡。

蘇云、治要蘇云、治要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孟子離婁上云、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君子犯義。小人犯刑是也。好辯以爲智。刻民

以爲忠。義。從王校據羣書治要補。流徇而忘國。墨子非命下篇曰、昔三代暴王。內虐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同。

好兵而忘民。窮兵黷武。塗炭生靈。肅于罪誅。而慢于慶賞。誅罪嚴厲。慶賞無聞。樂人之哀。利人之

難。蘇云、難治要作害。黃初云、孟子離婁上曰、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義同。德薄不足以懷人。政苛不足以惠民。

蘇云、治要蘇云、治要賞徑不足以勸善。刑監不足以防非。墨子尙賢中篇曰、賞不當賢。罰不當

惠作臣。此亡國之行也。此字舊脫、從蘇校據治要補。今民間公令如寇讎。盧云、如下當有逃字。下籍有。王云、民間公令如寇讎、語意自

明了。不必定加逃字。諫上篇(十六章)亦云、今君聽民若寇讎。下篇(問下十七章)直此古

之離散其民。隕失其國者之常行也。舊作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王云、此文本作此古之離散其民隕失其國者之常行也。

上文景公問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若。正與此文相應。且常行之行、讀去聲不讀平聲。今本古下脫之字、國下脫者字、則文不成義。之常行也、作所常行者也、則行字當讀平聲矣。

羣書治要、作古之離其民隕其國者之常行也。校今本少失散二字者、省文也。純一寨王說是、今據改。日本治要、常行上落者之二字。

景公問欲和臣親下。晏子對以信順儉節第二十六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臣親下。奈何。臣字從元刻。孫本作民。盧云、元刻是。黃云、使焉云云則臣和矣。標題同元刻。俞云、下文晏子對曰、君得臣而在

可證此文民字之誤。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不違法赦其過。任大臣無多責焉。臣字舊脫、從孫校補。大臣與嬖臣對文。無多責、持大體而已。使邇臣無求嬖焉。無以嗜欲

貧其家。其指臣言、無信讒人傷其心。

信從元刻。孫本作親。人當為言、讒言與嗜欲對文。無信讒言疑忠者為不忠。

家不外求

而足。家上屬脫居字、居家與事君對文。言殺當足。以贍其家、使不待外求、紛其盡職之心。

事君不因人而進。

管子四稱篇曰、昔者有德之臣、委賢為臣、不實事

左右。君知則

則臣和矣。儉于藉斂。

薄節于貨財。節用

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

恤勞。

百官節適。官無尤

關市省征。關市徵而不征。

山林陂澤不專其利。

山林陂澤俱無禁。

領民治

民勿使煩亂。

禁官擾

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

令諸子無外親謁。孫云、不令外人親近干謁也。

辟梁丘據無使受報。

孫云、辟去之。說文報、當罪人也。从卒从反。反、服罪也。

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禁。

山林二字舊脫、據上文補。此薄賦也。

冤報者過。

報罪不當而冤抑者過之。過、

實也。留獄者請焉。留繫於獄者、請釋之。此省刑也。

景公問得賢之道。晏子對以舉之以語考之以事第二十七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能論

則尚而親之。

孫云、能論、能曉喻也。古喻從言。純一案論、謂洞明治要。墨子尚賢中篇曰、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義同。

近而

勿辱。

禮貌不

以取人。

以下當有此字。前十三章云、以此數物者取人。語意正同。

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

寡其官而多其行。荀子富國篇曰、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與百姓均專業。齊功勞。義同。

拙于文而工

于事。

言無務為文、而事必求其工。

言不中不言。論語先進篇曰、夫人不言。言必中。

行不瀆不為也。不為枉法之行。

景公問臣之報君何以。晏子對以報以德第二十八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

對元刻。作傲。

臣雖不知。必將報

知讀若智。

必將報

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

有實之君，謀必成于義。必順于民。故其令可從。

事逢無道之君，則爭

其不義。

不與君行邪。孝經諫爭章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故當不義，臣不可不爭於君。管子四稱篇曰：有道之臣，君若有過，

雖諫不疑。

故君者擇臣而使之，擇賢能而任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

孫云：意林取此文。純一案意林省作君擇

臣使之，臣雖賤。亦擇君事之。

景公問臨國益民所患何也晏子對以患者三第二十九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益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

也。信臣不忠，二患也。

墨子七患篇曰：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義同。

君臣異心，三患也。

書咸有一德曰：德惟

三、動罔不凶。

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

書皋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是以君

臣同欲。

以從元刻。孫本作故。而百姓無怨也。蘇云：治要同欲作無獄。怨作恐。

景公問為政何患晏子對以善惡不分第三十

景公問于晏子曰：為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

孫云：今本脫左右二字。據說苑增。

則百僚各得其所宜。

此即孔子正名之情。

公曰：何以

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

管子明法篇曰：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屬注：謂賢不肖。各明白而分別。無僞。故易治也。蓋明別，即審擇左右而善惡分之義。

孔子聞之曰：此言也。

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管子四稱篇曰：昔者有

不善進，則

善無由入矣。

說苑政理篇：作善言進不善言進。羣書治要：作善進不善進與此同。無言字。足證說苑言字之衍。治要則善下有亦字。墨子尚賢中篇曰：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

側，則不肖者在左右也。

晉語六：韓獻子曰：成人之始與善。

始與善，善進善，不善度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度由至矣。蓋孔子所本。本曹外上一章曰：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

晏子春秋校注

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
至。無禮者去。義可互明。

晏子春秋校注卷四

漢陽張純一仲如

內篇問下第四 凡三十章

景公問何修則夫先王之游明本晏子對以省耕實第一

景公出游問于晏子曰孫云、管子戒篇、作桓公將東遊、問於管仲。蘇云、管子載桓公將

事、自擊屬賓。則不得援管子例此。疑桓公先為此。東遊云云。管仲之對、亦略有同晏子處。孟子述之宣王、以為景公

遊、景公欲傲之、而晏子亦窺本管仲之意以對耳。吾欲觀於轉附朝舞孫云、管子作我遊

注、言我之遊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孟子作轉附朝舞。趙岐注、轉附朝舞皆山名也。星衍謂

當從管子。趙岐以為山名、蓋因下環邪推知之。齊實無此山也。猶軸轉斛、蓋欲如軸纏轉載斛石。

是時齊海運、故景公欲浮舟而南。遵海而南孫云、遵一本作尊。王云、羣書治要載此文、本

南。觀孟子從流下從流上益信。吾欲循海而南、至于琅琊孫云、至孟子作放。環一本作環非。

齊景公曰吾循海而南。今本吾欲下有觀於轉附。吾欲循海而南、至于琅琊孫云、至孟子作放。環一本作環非。

朝舞六字、循海作遵海、皆後人以孟子改之。寡人何脩則夫先王之游孫云、則孟子作比。蘇云、治要則上

邑也。純一案管子作邪。寡人何脩則夫先王之游十字為句。猶言于先王之游、何能遵從效法也。孟

子作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觀也。修亦循之誤。吾何循者、猶言吾何遵法也。惟彼折循與比為二語。

此則循則。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嬰聞之嬰字之字舊脫。從天子之諸侯為

巡狩孫云、之孟子作適。爾諸侯之天子為述職之孟子作朝於故春省耕而補不

足者謂之游孫云、管子作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純一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

之豫孫云、實孟子作飲。管子作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夏諺曰王云、羣書治要作夏語曰。今本吾君不游孫云、

亦遊也。吾王不遊。吾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賑贍、助不足也。今君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為諸侯之法度也。案遊休為韻。豫助度為韻。

之游不然。師行而糧食。

糧從孫本。元刻作量。洪云、量食者、量限其食也。今本皆作糧者、後人據孟子改。劉云、當以作糧為是。管子云、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糧食者、即糧食其民、糧食就食于民也。蘇云、治要作師行而貧苦不補。無糧食二字。貧者不補。者舊譌苦、孫云、苦當為者、孟子補作當饋。以食食人曰饋。呂氏春秋介立篇曰、狐父之盜曰邱、勞者不息。食息為韻。夫從下歷

時而不反謂之流。從高歷時二字舊脫。從治要補。而不反謂之連。舊從下作從南、從高作從下。王云、南字義不可通、乃高

字之誤。高與下正相對。孟子作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上亦高也。見說文。擊書治要、正作從高。孟子趙注、停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連者、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

忘反以為樂、故謂之連。據孟子及趙注、則此文當云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又說此文當云從高

今以從高為流、從下為連、與孟子相反。未知孰是。純一案王說南乃高字之誤、又說此文當云從高

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下而不反謂之流、均是。惟未審下高二字之互錯、及下句脫歷時二字耳。此

文本作夫從下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連。與孟子趙注義並合。今本高譌南、又與

下句下字互錯、義不可通。治要同、足見唐初已然。今依王校據孟子及趙注正。

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孟古者聖王無流連之

游。孫云、管子作先王有游夕荒亡之行。蘇云、治要句公曰善命吏計公稟之粟。稟舊譌

引之云、堂字義不可通。當為稟字之誤。稟、古廩字也。下文發廩出粟是其證。魏書堂或作堂。與

稟字略相似。故諸書稟字或誤為堂。說見管子輕重甲篇一掌下。蘇云、治要作令吏出粟以與貧者三

千鐘。無公堂云云十六字。純一案王說。今據改。治要省文。不足據。藉長幼貧氓之數。藉、因也。莊子寓言篇、寓言吏所

委三字上下文不。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鐘。王云、民字後人所加、貧者與癯老者

民字。純一案治要省文未足據。公所身見癯老者七十人。孫云、一本無老字。說文癯、羸

民當為苦、貧苦與癯老對文。貧苦者由吏發粟。癯老者苦其自振

一案昭三年七傳、三老康餒。杜注、三老謂振贍之。貧苦者由吏發粟。癯老者苦其自振

上義中癯下義、皆八十已上。不見養。蘇云、治要無振贍之三字。然後歸

也。蘇云、治豎無也字。

景公問桓公何以致霸晏子對以下賢以身第二

景公問于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好色，無別辟孫云、

讓如僻。純一案無別辟三字、據齊。當刪。

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

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致霸之故，管仲、君之賊也。舊衍者字、王云、賊、害也。管仲射桓公中鉤、故曰君之賊。賊

下不當有者字。信三十三年左傳、管敬仲相之賊也。亦無者字。純一今據刪。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孫云、爾雅釋言濟、成也。故迎之于

魯郊，自御禮之于廟。許管子小匡篇異日，君過于康莊。孫云、爾雅釋宮、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聞甯戚歌

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北堂書鈔百四十一、引晏子春秋云、甯戚欲干齊桓公、因竊飯牛於北門外。桓公詔夜門避任車。戚乃擊轅而歌。桓公憫

而異之。命後車載之。文疑出此。呂氏春秋舉難篇、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注、歌碩鼠也。說苑善說篇曰、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同。

盧云、史記鄒陽傳集解引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此歌出三齊記。藝文類聚

又載一篇云、滄浪之水白石梁，中有鯉魚長尺半。縵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李善注文選成公子安噓賦又載一篇云、出東門今厲石班。上有松柏今清且

關。縵布衣兮縵縵。時不遇今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三歌真蹟雖不可知。合之亦自成章法。仁和陳嗣備云、疾商歌、殆非一歌也。今故具錄之以備參攷焉。馬融

釋史云、此歌不類春秋人語。必後人所擬也。舉以為大田農。先君見賢不留留也，使能不怠所以致霸者在此。是

以內政則民懷之。任賢使能則多惠政。故民懷其德。征伐則諸侯畏之。國富且強。以義征不義故。今君聞先君

之過而不能明其大節。以身下賢。節莫大焉。桓公之霸也，君奚疑焉。

景公問欲逮桓公之後晏子對以任非其人第三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孫云：爾雅釋詁會、合也。管子幼官篇、有九會諸侯

之。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公從

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言在任得其人。無關於從車之多寡。孫云：下父為

饋。今君左為倡，右為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是為結邪。能保其身亦幸矣。又焉可逮桓公

之後乎？乎上舊衍者字。從王校據羣書治要。刪。蘇云：治要桓公上有先君二字。

景公問廉政而長久，晏子對以其行水也第四

景公問晏子曰：曰字舊脫。廉政而長久。王云：政與正同。文選運命論注、引作廉正。史記

喻。正，斬廉政之人性有不同處。水以柔為性。猶之人有廉政之質。而出之以和平。故智能馭物。而

謂強自取柱也。此長久。其行何也。九、藝文類聚八、並引作景公問廉政何如。晏子對曰：其

行水也。言廉政如水。內明而外柔。可。比德焉。老子曰：上善若水。美哉水乎！清清，文選注無清。清二字。御覽類聚同。其濁無不雩

途。孫云：途，白帖作塗。說文汙、徐也。零途，卽好塗。謂塗塗。洪云：文選注引作無不家。塗，黃云：元刻無不字，誤倒。藝又類聚八、引作水水平清，其濁無不塗。乎作平。清不重。其清

無不灑除。孫云：白帖作洒洗，灑也。途，除為韻。純一案古音諸十二魚引此。御覽作其濁無不塗。其清无不掃。類聚无作無。掃作灑。文選運命論曰：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

以濟物。不傷於清。是其義。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遽亡。孫云：遽說文速。籀文从敕。純一案別雅五云：荀子議兵篇、輕利便遽。注、

遽與速同。淮南子兵略訓、欲疾以遽。亦同。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內不清明。外則頑固。堅哉石乎！落落，老子曰：落如

石。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不能容物。又無以為久。是以遽亡也。老子

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此章大情相似。

景公問爲臣之道晏子對以九節第五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爲臣之道治要無爲。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易繫

辭上曰推而行之謂之通。言善道。利人無窮。當與人同。不自秘藏。薦善而不有其名。慶字於義無取。慶本作薦。不有其名。謂不以薦善自居也。隸書薦字或作薦。形與慶相似而誤。說見管子君臣篇。羣書治要正作薦善。純一今據正。案而下擬脫用字。而古通能。薦善能用。不有其名。與見善必通。不私其利對文。上下皆四字句。此獨

七字爲句。不類。稱身居位問上二十章。不爲苟進。三。管子重令篇曰。察身能而稱事受

祿。受舊講授。從盧。校據治要正。四。問上二十章曰。計能受體貴側賤不逆其倫。五。居貴

居賤不陵貴。管子重令篇曰。服位不修其能。言不侵人之體也。居賢不肖不亂其序。六。劉云。居賢不肖。猶言位置賢不

各得其位。義同。肥利之地不爲私邑。七。蘇云。肥。饒裕也。本易釋文。利宜奉公。故饒利之地。不以自私。賢質之士不爲

私臣。八。士之有才德而棲實者。舉之於朝。不使屈爲家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治要無兩所字。是。蘇云。治要民作人。而不

伐其功。九。治要無。而字。是。此臣之道也。治要無之字。是。蘇云。治要載此章在問上篇。

景公問賢不肖可學乎不肖二字疑。晏子對以禮勉爲上第六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可上當有賢字。而今晏子對曰詩云

高山仰之。景行行之。之者其人也。上兩之字。舊並作止。盧云。下止字衍。案今

詩致引史記孔子世家作行之。今史記改作行止矣。禮記表記釋文。又云行止詩作行之。又互異也。此書必本作行之。後人以今詩止字注其旁。遂誤入正文耳。王云。盧說是矣。而未盡也。此文本作

詩云高山仰之。景行行之。鄉者其人也。鄉讀南鄉北鄉之鄉。鄉者。謂鄉道而行者也。表記引此詩而申言之曰。鄉道而行。不中道而廢。舊脫不字義與上下文俱不協純一今校增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即此所云鄉者其人也。故下文云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鄉道不已。斯謂之終善者矣。淮南說山篇曰。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也。語卽本於晏子。

若今本晏子、則兩之字僅存其一。又脫去鄉字矣。純一案兩止字。並從盧王校正。以復古詩之舊。盧云下止字衍、誤。王云、今本落鄉字、亦偶未審耳。者上之字、即古志字。心之所為志。猶言心之所嚮往也。墨子天志下篇、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為儀法。畢沅云、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考古志字只作之。說文無志字。史記刺客傳、趙國志士。趙策志作之。是之即志之證。此文引詩而申言之。義與表記同。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為長。孫云、讀如令長。烈士並學、終善者為師。由其志之所嚮、強行不已也。雜下廿七章曰、為者常成。行者常至。

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以節欲中聽第七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晏子對曰、治要無晏子二字。易節欲則民富。黃初云、老

事而民自富。我中聽則民安。孫云、中聽、聽獄得中也。俞云、夫刑罰無欲而民自樸。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故中聽則民安也。行此兩者而已矣。

蘇云、治要載此章、在問上篇。

景公問國如何則謂安晏子對以內安政外歸義第八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上有道揆。求通民隱故。官無

怨治。怨讀為蘊。說本王氏。問上廿二章、治無怨業義同。劉云、怨亦讀為宛。字與蘊同。猶言無鬱積不暹之治也。下文窮民無怨、猶言窮民無所鬱結也。通人不華。

顯達者不窮。民不怨。喜樂無羨賞。忿怒無羨刑。問上十七章、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義同。上有禮于

士。管子大匡篇、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贊之。越語上、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下有恩于民。如前第一章、出粟予貧苦、振贈癯

地博不兼小。兵彊不劫弱。以上皆諸侯外歸其義之事。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外歸上當有諸侯二字。諸侯

與百姓對文。今本脫去。文不成義。可謂安矣。

景公問諸侯孰危晏子對以莒其先亡第九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乎。說苑無先字。公曰。何

故。說苑作委故。對曰。地侵于齊。貨竭于晉。竭從元刻。孫云。一本作竭。盧校據說苑改竭。竭。盡也。是以亡也。孫云。說苑權謀篇

用此文。

晏子使吳吳王問可處可去晏子對以視國治亂第十

晏子聘于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敝邑之地。敝。元刻作弊。劉云。之地二字。衍文也。地為施之誤。

字。後人併存之。因於地上增之字。實則左傳諸書。凡稱鄰邑。無有復言之地二字者。下晏子聘魯節。辱臨敝邑。亦無之地二字。施貺寡人。孫云。詩傳貺。賜也。當為况。

寡人受貺矣。願有私問焉。晏子遂遁而對曰。遂從元刻。孫本作巡。云。說文巡。視有貺。師古曰。循與循同。刑謬正俗曰。賈誼過秦論。九國之師。循巡而行。逋。逋也。漢書平當傳贊。逋遁而不敢進。逋者蓋取循聲。以為逋字。盧云。巡當作逋。下文正作逋。嬰。北方之賤臣也。得

奉君命。以趨于末朝。黃云。盧校作本朝。按末朝謙詞。猶下文云下吏。似非誤。純一案嬰齊臣。不得稱吳為本朝或未朝。末朝當是朝末誤倒。趨于朝末。謂趨于吳朝之末位也。恐辭令不審。譏于下吏。譏。非也。非也。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

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矣。畢詞。此不當有。應刪。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疏得處其倫。倫者理也。賢者親之。不肖者疏之。大臣得盡其忠。信任大臣。克勤民事。民無怨治。書畢命篇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國無虐刑。象形惟明。不淫法外。

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懷。思也。歸也。不逆者。不逆於道也。居治國之位。論語泰伯篇曰。天下有道則

道則見。親疏不得居其倫。親近譏諷。疏遠賢人。大臣不得盡其忠。謀而不從。民多怨治。國有虐刑。虐刑以逞。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論語憲問篇曰。邦無道

有虐刑。逞刑以逞。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有虐刑。逞刑以逞。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有虐刑。逞刑以逞。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有虐刑。逞刑以逞。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穀、恥也。此與外上十六章大情同。末二句亦見于彼。

吳王問保威疆不失之道晏子對以先民後身第十一

晏子聘于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疆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

身。先民之急。而後其身之私。墨子兼愛下篇、兼君之言曰、吾聞為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後為其身。蓋墨道然也。先施而後誅。蘇云、施言施惠。謂慶賞也。

疆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做貧。下二句已見問上七章。墨子天志中篇曰、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文有出入。其義一也。

百姓並進。墨子尚賢上篇曰、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有能則舉之。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是之謂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有司無致侵。

民和政平。不以威疆退人之君。俞云、退人之君、義不可通。退疑迫字之誤。若以為調也。劉云、退當如守。下疆字當作疆。與問上篇衆疆同。不以威疆迫人之君矣。故晏子人之君也。說文退卻也。廣雅釋詁云退滅也。退人之君猶言使人之君出己下也。衆疆猶言廣土。言不恃土地之廣、以併人之國也。威疆與衆疆對文。不以衆疆兼人之地。不忍率土地而食人肉。其用法為時禁暴。故世

不逆其志。暴力所加、世所共惡。為法禁之、故得天下之歡心。其用兵為衆屏患。屏、除也。患、憂也。商也。如湯放桀武王伐紂是。故

民不疾其勞。民知國有義勞。故雖勞而不怨。此長保威疆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吳

闞闞十一年、伐楚取番。是以衆強兼人之地。十三年、陳轅公來。留之。死于吳。是以威強退人之君。晏子先景公卒、上二事晏子嘗不及見。然闞闞類此之行、必有為晏子所知、而經史不及載者。

定四年左傳、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是用兵非為衆屏患、而民疾其勞者。事皆晏子所及知、故以為調。吳王忿然作色不說。晏子曰：寡

君之事畢矣。嬰無斧鑕之罪。孫云、鑕當為質。玉鑕、鑕、鐵鑕。砧。章盜切。古今韻會、鑕通作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魯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晏子對以庇族第十二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羨

乎所聞。所見歸於請私而無爲罪。私、謂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

蘇云、廣韻釋詁云同、曷爲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遂循對曰、爾雅釋

言遂、退也。漢書寡章傳、遂循甚懼。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

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案晏子無反亡君之事。反疑哭之

二章、及襄二安危國而不私利焉。雜上三章晏子曰、回吾以僂崔杼之尸。見襄二十八

十五年左傳。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克

于邦。不鏗然不滿。孫云、玉簫徽、丑甚切。此當爲欲然之段音。俞云、鏗當爲歡。說文欠部

自備假。退託于族。蘇云、言謙退而託晏子可謂仁人矣。此與外上十七章、

魯昭公問魯一國迷何也晏子對以化爲一心第十三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曰。曰字舊脫、吾聞之。莫三人而迷。孫云、韓非作魯哀

諺曰、莫衆而迷。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今吾以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公問于孔子曰。獻

莫三人而迷。注、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今吾以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作

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慮云、迷字衍、當從韓非內儲說上刪。王云、既言迷不得更言亂、

此迷字蓋涉上迷字而衍。魯字當在不免于亂上。今吾以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者、以猶與也。言吾與

一國慮之而魯魯不免於亂也。韓子內儲說、作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是其何也。晏子

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劉云、以即與也。蓋

所以圖國、猶之所與圖身所與圖國也。後人不識以有與訓、妄增二與字。誤及左右逼邇。皆

同于君之心者也。此同與諫上十八章梁丘據擣魯國化而爲一心。橋舊橋橋、慮云、

作矯。此當為矯、與矯同。韓非作舉、義同。俞云、竊當為矯、字之誤也。說文手部矯、舉手也。故引申之有舉義。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舌矯然而不下。索隱云、矯、舉也。矯魯國化而為一心、猶云舉魯國化而為一心。韓非子內儲說、作舉魯國盡化為為一。此作矯、彼作舉、文異而義同。若

作矯、則不可通矣。蘇云、盧俞說是。外篇臣何敢矯也。矯亦矯之誤。純一今據諸校正。曾無與二、其何暇有二。夫逼邇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距、抗也。又與拒同、敵也。國之所以殆也。殆、舊謫治。俞云、此言近臣專權也。乃云國所以治、於義難通。治蓋殆字之誤。國之所以殆也、與下文行之所以衰也、身之所以危也一律。純一案俞說

是。今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蘇云、荀子君之榮辱、不仰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古書多以持養連文。如荀子議兵篇、所謂高爵豐祿以持養之之類是也。純一案墨子七患、任者持、遊者養交。義同。身之所以危也。詩曰、棣棣之詩。芄芄棣棣、薪之櫛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孫云、趣、純一案詩傳芄芄、木盛貌。棣、白楸也。櫛、抱木也。櫛、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其興。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左右無諛諛、故外知事之情。情、實。而內得心之誠。孫云、情是、以不迷也。孫云、韓非內儲說用此文。

魯昭公問安國衆民。晏子對以事大養小、謹聽節斂。舊謫儉從俞。第十四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曰、子大夫儼然辱臨敝邑。子大二字舊脫。孫云、一本作大夫。大夫者是。純一案前十二章、兩稱于大夫。今據補。竊甚嘉之。寡人受貺。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

子對曰、嬰問傲大賤小、則國危。小國必結鄰以報怨。故國危。慢聽厚斂、則民散。慢聽、則刑罰不中。厚斂、則民奪。民則、民不堪命。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孟子梁惠王下

勢必相率逃亡。俞云、亦孟子省刑罰、斂稅斂之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墨子非攻下篇曰、今有言

信術、先利天下、諸侯者、以此為大國之君說。以此對小國、(十一)字今校增、則小國之君說。

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墨子非攻下篇曰、今有言

信術、先利天下、諸侯者、以此為大國之君說。以此對小國、(十一)字今校增、則小國之君說。

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墨子非攻下篇曰、今有言

信術、先利天下、諸侯者、以此為大國之君說。以此對小國、(十一)字今校增、則小國之君說。

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墨子非攻下篇曰、今有言

信術、先利天下、諸侯者、以此為大國之君說。以此對小國、(十一)字今校增、則小國之君說。

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墨子非攻下篇曰、今有言

信術、先利天下、諸侯者、以此為大國之君說。以此對小國、(十一)字今校增、則小國之君說。

義可互。謹聽節斂。衆民之術也。敏善攝檢。俞云。後乃改字之誤。上云慢聽。事改則去敬。此云謹聽。節斂衆民之術也。臣文正柱應。純一案會計是。今據正。前第七章。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以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義可互明。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以如美淵澤第十五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以宴。以宴元刻作晏已。孫本作晏以。黃云。靜。靜古通。說文。靜。亭安也。靜。古。靜字。

既。靜矣。謂饗事畢。晏以。當作以宴。下章叔向從之宴。相與語。禮。主君饗賓。親進禮。其禮。饗。饗畢。又宴。賓辭讓。請用臣禮。上介爲賓。賓爲苟敬。于是語。于是道古。純一案會計是。今據乙。

平公問焉曰。昔吾子先君得衆若何。子字舊脫。黃云。問齊桓公也。吾下當有子字。下章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文

同。純一案黃說。晏子對曰。君饗寡君。劉云。上言晏子使晉。不言從齊侯如晉。又下言平公問是。今據補。疑本作君親寡君。卽上晏子聘吳節。莊公與今君執賢。則景公不在席甚明。此言君饗寡君。饗必誤字。疑本君親寡君。卽上晏子聘吳節。施及使臣。御在君側。御侍。恐懼不知所

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迺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

美淵澤。容之。容上疑脫。無不二字。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言君子含宏之德。涵育

公下賢以身。能。若淵澤決竭。言不能容物。喻桓公。其魚動流。動。移動。流。流走。喻諸侯

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喻桓公往矣。不可復見。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君孰賢。君

舊脫。從。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知也。知上舊衍不字。從盧校刪。公曰。王室之不正

也。不字舊脫。從劉校補。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

靜處。好。樂節飲食。不好鐘鼓。好兵作武。鼓。武與處。與士同飢渴寒暑。與士舊

義不順。今乙。孫云。虞鼓。暑爲韻。純一案古音諸十二魚上聲引此。君之疆。過人之量。孫云。言強力過人。強量爲韻。純

一過不能已焉。適指備於棠筮諱言之。見襄二十五年左傳。是以不免于難。言為雀村所殺。今君大宮室美臺

榭。以辟飢渴寒暑。以上言其短。以下言其長。畏禍敬鬼神。以此向有忌憚。君之善足以沒身。不足

以及子孫矣。孫云、神身。孫為韻。

晉平公問齊君德行高下晏子對以小善第十六

晏子使于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不得已而應之。

公曰。否。吾非問小善。不明晏子立言之難。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蹇然。不安。曰。諸

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為尊者諱。君之命質。不容文。臣無所隱。嬰之君無

稱焉。無德可稱。平公蹇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孫云、明己之臣。亦且不能隱過。故殆也。誰

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言齊廷能容直臣。孰謂其君不肖乎。

晉叔向問齊國若何晏子對以齊德衰民歸田氏第十七

晏子使于晉。使從元刻。明本孫本俱作聘。孫云、左傳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

其何如。晏子對曰。左傳無對字。此季世也。文選西征賦。勸進表兩注。引左傳文同。吾弗知。齊其為田氏乎。

孫云、左傳作陳氏。施一案左傳乎作矣。田陳同。杜注、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氏。釋文、吾弗知絕句。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

民。而歸于田氏。杜注、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金鍾。一本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

于釜。蘇云、杜注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杜注、六斛四斗。案文選任彥昇奏彈劉整注、引此句及注。田氏三

量皆登一焉。鍾乃巨矣。蘇云、巨左傳作大。三量、豆區釜。杜注登、加也。加、一謂加鍾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

鐘八斛也。純一案太平御覽七百六十五、又八百三十引左傳、並同。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左傳以公上有而字。杜注、貸厚而收薄。山木如

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杜注、賈如在山。海不加賈。正義曰、如訓往也。言將山木往至市也。於木既言如市。魚鹽蜃蛤、亦如市

可知。蒙。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杜注、言公重賦斂。公積朽蠹。而老少凍餒。

孫云、左傳積作聚。老少作三老。盧云、少元刻作小。國之都市。舊作國都之市。孫云、左傳作國之諸市非。王云、晏子本傳國之都市。都諸古字通、都市即諸市也。國中

非一、故曰諸市。後人不知都為諸之假字、而誤以為都邑之都、故改爲國都之市。不知古所謂國、即今所謂都也。既言國又言都、則贅矣。乃淵如反以為是、而以左氏為非。不過欲抑左氏、以尊晏子春秋耳。不知所尊者、乃俗改之本、非原本也。純一案王說是、今據乙。屨賤而踊貴。左傳無而字。杜注、踊、民人痛疾。或煥休

之。盧云、煥休讀為煥煦。純一案左傳或上有而字。杜注、煥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昔者殷人誅殺不當。孫云、自昔者至慈惠、左傳所無。僂

民無時。文王慈惠。殷眾收卹無主。是故天下歸之。民無私與。民字舊脫。從王校補。維德

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慈惠。其愛之如父母。其指民言。而歸之如流水。欲無

獲民。將焉避之。舊脫欲字之字、蘇云、文義不明。純一據左傳補。箕伯、篳伯。黃云、篳元刻作箕。直柄、虞遂、伯戲。杜注、四人皆舜後、陳

氏之。先之。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齊矣。杜注、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太姬其妃也。言正義相訓為助。言箕伯四人、其皆助胡公太姬。神靈已在齊矣。叔向曰。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

杜注、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公乘無人。卒列無長。杜注、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弊。宮室滋侈。

罷同疲。杜注。餓。益也。道殣相望。杜注、餓死為殣。餓而女富盜尤。杜注、女嬖民聞公命。如逃寇讎。孫云

讎為。讎。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狐從元刻。孫本講狐。孫云、左傳作狐是。釋夫論、八姓、晉舊臣之族也。

阜隸賤官。夫專政。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愒憂。杜注、愒、藏也。悛、改也。正義曰、劉炫云、

僭、慢也。好音樂而慢易憂患也。杜以僭為藏、當讀如弓韜之韜。言以音樂樂身、埋藏憂愁於樂中。

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杜注、言今至。讒鼎

之銘。杜注、鑲、鼎名也。釋文服云、疾鑲之鼎也。孫云、韓非說林、齊伐魯索鑲鼎、魯以其鷹往。

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不左傳作平、同。

杜注、昧且、早起也。不、大也。言夙夜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孫云、說文昧、爽。況且不悛。

其竟久乎。孫云、竟不成字。序云竟為長、疑即為此。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杜注、問何以則作長久也。左傳作能。從一案左傳是。

免此。叔向曰、人事畢矣、待天而已矣。此二句左傳無。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

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杜注、同祖為宗。正義曰、世族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也。羊舌、其所食邑名。唯言晉之公族、不知出何公也。杜云同祖為宗、謂同出一公有十一族也。譜又云、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示之、以明己不食。唯識其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杜言或曰、蓋舊有此說。杜所不從。記異聞耳。唯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杜注、無賢子。

公室無度。幸而得死。杜注、言得以壽終為幸。豈其獲祀焉。杜注、言不必得祀。孫云、死祀為韻。純一案左傳無焉字。齊為田氏壽、見諫

外上十章、又十五章。問上八章。

叔向問齊德衰子若何。晏子對以進不失忠退不失行第十八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德、一本作洽、非。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行不逮則退。安瀾利民。力有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不肯義舉祿而自慙。

事情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優游者、不逢惡。不長惡。盡力守職。不怠奉官而已。荀子臣道篇曰、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是

其力不能則去。廣雅釋詁二一能、任也。不以諛持危。不持諛以危身。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問上十四章云、進不失行。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詳後二十章。可謂不失忠。

失忠、退不失行。問上十四章云、進不失行。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詳後二十章。可謂不失忠。

失忠、退不失行。問上十四章云、進不失行。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詳後二十章。可謂不失忠。

失忠、退不失行。問上十四章云、進不失行。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詳後二十章。可謂不失忠。

失忠、退不失行。問上十四章云、進不失行。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詳後二十章。可謂不失忠。

志者、有利。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

孫云、大雅桑柔之篇、詩傳谷、窮也。蘇云、孫說非。此與韓詩外傳六則之者曰：君子處。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所引詩同一義。並是贊詞。無訓窮理。蓋谷即穀段

字、當訓為釜。此云進退維谷者、即黃上所請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之語也。且明云善哉、善字即顯

訓谷字。若訓為窮、失立言之情矣。傳見詩上有不啻以穀之穀、故訓此谷為窮。不知詩人原以二穀

近在一處、故改一段借之穀字代之。猶小雅褒似威之。韓二威相並、改威代威也。此近世阮氏元已

言之、詳見琴瑟室集。孫不以此訂傳之誤、而反引傳以釋此、坐未審耳。純一案該說谷訓善是。而

引韓詩作其君聞之曰、斷上句其君。其此之謂歟。

叔向問正士邪人之行如何晏子對以使下順逆第十九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正士處勢臨衆而不

阿私。行國足養而不忘故。舊衆下脫而字、行下衍于字、從黃校增廟。詩魏風園有桃燕、行國二字百勳。行國足養、就窮時言。與處勢臨衆對文。故、舊典也。通則事上使帥其下。使帥其下之疾。苦。是為忠君。窮則教下使

順其上。使順其上之法。儀。是為愛民。其事君也。盡禮行忠。不為苟祿。舊作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顧云、當作其事君也。盡禮遺忠不用則去而不議。不為苟祿。純一案顧說是。其事君也與其交友也對文。不為苟祿與不為苟祿對文。今並據以補正。惟盡禮行忠、文義自明。不必破行作道耳。

其交友也。諭身行義。舊作諭身義行。劉云、論當作諭、顧說是。不為苟祿。則假信為身。此文假身為信、猶彼之假信為身也。義行當倒文。鄭注謂信圭象人形

同則疏而不誹。誹舊謂排、從黃校據下文正。論。不毀進于君。此句脫二字、文不成義。結

民安。事上使帥。行于下則君尊。行于下即行于國。故得衆上不疑其身。上知其德行能

其下故。行于下則君尊。行于下即行于國。故得衆上不疑其身。上知其德行能

用于君不悖于行。盡禮行

是以進不喪己。

己舊譌亡、王云、進不喪亡、文不成義。七當爲己、字之誤也。喪己、失己也。失己與

危身對文。下文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正與此相反。辱謂喪己。危謂危身。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

退不危身。

問上十四章云、進不失廉。退不失行。可互明。

此正

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于上則虐民。行于下則逆上。事君苟進不道忠。

交友苟合不道行。

劉云、行疑義之說。

持諛巧以旬祿。

旬舊譌正。王云、正當作旬。廣雅曰旬、求也。謂持諛巧之術以求祿也。俗書旬字

作巧、與正相似而誤。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

比茲邪以厚養。矜爵祿以臨人。夸體貌以華世。

體從元刻。孫本作禮。

孫云、一本脫華字、非。

不任于上則輕議。不篤于友則好誹。

誹、非

故用于上則民憂。行

于下則君危。是以前事君近于罪。

禍國殃民。

其交友近于患。

如斯尙於屈原、李斯於韓非之類。

其得

上辟于辱。偏于奴顏婢膝。

其爲生償于刑。

譬不畏死。

故用于上則誅。行于下則弑。

此二句與故用于上

則民憂、行于下則君危、義鄰於複。

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

此二句、與其得上辟于辱其爲生償于刑、義近於複。

此邪人之行也。

叔向問事君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以大賢無擇第二十二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事君之倫。知慮足以

安國。

知讀若智。慮。說文謀思也。

譽厚足以導民。

仁聲入人心深。

和柔足以懷衆。

與物爲春。

不廉上以

爲名。不以廉名求上采聽。

不倍民以爲行。

倍、背同。問上十二章曰、事必因乎民。

上也。潔于治己。不飾過以

求先。有過不自欺飾。心存退讓。

不讒諛以求進。

行已有恥。

不阿以私。

孫云、以一本作久、非。王云、言以當作所。與下句文同一例。言

于人則不阿所私。子已則不誣所能也。作久作以、皆于文義不合。純一案王說是、當據改。

明。

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

官。從上不致惰。

惰從元刻。孫本作惰。云、惰同惰。

畏上故不苟。

苟、苟且也。匡謬正俗八曰、苟者給合之聲。所以行無廢取。不存德義。禮之

且。忌罪故不辟。忌、憚也。俗畏也。長罪故不犯刑。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徒處

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大賢或潛或見。與時偕行。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

處不順上。順、循也。循、治也。唐園考菲履。俞云、詩山有樛篇、毛傳曰、考、擊也。廣雅釋詁文同。此考字亦當訓擊。孟子滕文公篇、樛屨。趙注曰樛、猶

叩極也。然則考屨與樛屨同義。黃云、唐園者、蕤麻泉之園也。管子輕重甲篇、北郭者。盡屨履之

圃也。以唐園為本利。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專權。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呂覽尊師篇、治唐

圃。織龍屨。聽菲屨近。龍、泉屬。今本作葩字、譌。菲又通。共恤上令。共讀若恭。恤、安也。漢書韋元成傳集注。

言恭安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謹言。不愧行。慎行。孫云、愧當為愧。盧云、荀子非十二

不敢相犯。愧、愧形聲並近。疑段字也。周禮大司樂、大君子也。不以上為本。君。不以民為

憂。世。內不恤其家。恤、憂也。外不顧其游。游上舊衍身字。王云、家可以言內。身不可

人所加也。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者。游、謂交游也。下文曰身勤于飢寒。不及餽。孫云、愧、荀子揚倭注作

儷。云、愧當與愧義同。自勤于飢寒。飢從元刻。孫本譌饑。蘇云、荀子非十二子篇注、引作

言惟一已飢寒是憂。而不恤交游也。不及醜儕。醜、衆也。命之曰狂僻之民。蘇云、荀子非

引僻作。明上之所禁也。明上即明君。問上廿一。進也不能及上。事君。退也不能徒

處。不可以久。作窮于富利之門。墨子非儒篇曰、因人之家以為琴。特人之野以為尊。是其例。畢志

于畎畝之業。志不出于衣食之外。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佚于心。黃云、有誤字。純一

常。慮佚于心。言忽窮忽通、心慮多出于分外也。通利不能窮業不成。通利舊倒、文義不

今本通下衍行字、常下衍處之二字、文不成義。命之曰處封之民。屏諸封疆。明上之所誅也。誅、責

人。窮不能自成一業。命之曰處封之民。屏諸封疆。明上之所誅也。誅、責也。罰也。有智不足

聖其意爲天下。行爲至賤。在人雖欲上之貴之而不可能者也。

叔向問晉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以嗇者君子之道第二十二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子華子晏子問

日。嗇其所以出。而德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吝。寬篇、子華子

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稱、量也。不

於性。富無金藏。多財則以分貧。貧不假貸。衣蠶食惡。自苦爲極。故不假

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貧。墨子脩身篇曰。貧則見廉。謂之嗇。積多不能

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名曰財奴。謂之愛。故夫嗇者

叔向問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以尊賢退不肖退上當據正文補不字第二十四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

盜而不苛。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剛。孫云、溪當爲鏗。言鏗刻也。盜

日。緣循。仗物而行者也。和調而不緣。言雖與俗和調。而不循俗而行。猶言君子和而不同也。郭象

盜。未詳。狡者。文選洞簫賦注曰狡。急也。字通作絞。論語泰伯篇鄭注曰。絞。急也。昭元年左

傳注曰。絞。切也。莊敬而不狡。謂從容中禮。而不急切也。銓者。說文詮。卑也。廣雅詮。伏也。

作銓者。借字耳。和柔而不銓。謂和柔而不卑屈也。和調而不緣。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

而不剛。皆謂其相似而不同。蘇云。王說是。溪盜。孫義亦可通。劉云。呂氏春秋適音篇云。聽情則耳路極。賈子新書耳痺篇云。路微而輕絕。均與此文鏗字。同爲刻嚴之意。盜與央同。廣雅釋詁

王弼注廉。情也。調。傷也。刻廉而。心行潔淨。不剛。謂不以刻損情廉傷於物也。行精而不以明汗。隱人之惡。齊尙而不以遺罷。

愛無差等。而矜不能。荀子非相篇曰、君子尊賢而能容罷。湯注罷、弱不任事者。音疲。案不遺罷與罷容罷、文異而義同。孟子滕文下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莊子鑄性篇曰、不為軒冕肆志。不為寡約趨俗。義並同。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論語子張篇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不退不肖、即容之矜之之意。標題當依此作不退不肖。如退不肖、則君子之義不大矣。雜上八章曰、見不肖以哀不肖。可為不退不肖之證。設言為政、則不肖在所愛退。此論君子之義如何為大、則當以尊賢而不退不肖為大也。意林引隨巢子曰、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莊子天下篇曰、宋鈞尹文、接萬物以別宥為始。崔讓注、以別善惡宥不及也。此章即以別宥接萬物之明徵。

叔向問傲世樂業能行道乎晏子對以狂惑也第二十五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為家。傲世樂業。枯槁為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以正則正。黃云、

元刻作世可正。以則、諫。不可以正則曲。曲、委也。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君君臣臣。父子子。其曲也。

不失仁義之理。前廿一章曰、曲而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孟子盡心上曰。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黃初云。莊子天地篇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義可互明。古之人得志澤加

槁為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世無道則亂。身無道則危。今以不事上為

道。以不顧家為行。以枯槁為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

上下有衰矣。衰、差降。襄二十五年左傳、自是以衰注。明王始立。而居國為制矣。象天地為上。下之制。政教錯

而民行有倫矣。錯下疑脫施字。當補。與上文今以不事上為道。反天地之衰矣。

以不顧家為行。倍先聖之道矣。倍、背以枯槁為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

同。

明上不可以爲下。不守舊說。從王校補。 遺亂世不可以治亂。王云、言此反天地之衷、倍先聖之

危身。明上謂明君也前二十章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義與此同。 禮亂世則足以感世。故曰有明

上不可以爲下。遺亂世不可以治亂。遺亂世不可以治亂。即上文所云世行之則亂也。有明上不可以

爲下、即上文所云身行之則危也。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孫云、

樸、木素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樸、本也。言未彫治。而道義未戴焉。戴載同。言人非木石、不可無道義。

叔向問人何若則榮。晏子對以事君親忠孝第二十六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

悔往辭。盧云、無悔往行、事親之行後無悔也。悔謂其不可復者是也。無悔往辭、言于君者後無

均無後悔。事親事君、與下和兄弟信朋友文正相連接。純一案行接于親者多。言關於君者重。

非大賢乎。和于兄弟。即是順。 信于朋友。禮祭義曰、朋友不信。非孝也。又中 不諂過。諂

孫本。元刻作諂。爾雅釋詁。不責得。不求得於人。 言不相坐。劉云、坐蓋差字之訛。篆文差字作坐、

與不貳同。故與行不相反。行不與言相反。禮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 在上治民。胥保惠。胥教誨。 足以尊君。善羣

且樂。在下莅修。莅、盈同。故書惟作立。禮鄉師注、莅修即立修。 足以變人。使人日遷於善。 身無所咎。咎、過

所創。孫云、說文亦傷也。或作純一案言無失行。 可謂榮矣。

叔向問人何以則可保身。則字據總目增。 晏子對以不要幸第二十七

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孫云、大雅烝民之詩。 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孫云、懈詩作解。純一案詩箋、一人斥天子。正義曰、

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又能早起夜臥。非有懈倦之時。以常尊事此一人也。案此一不庶幾。庶幾、

人、乃爲兆民謀利樂而立。夙夜匪懈以事之者、所以使天下無一夫之不得其所也。不庶幾。庶幾、

之詞。屬。不要幸。孫云、要與微通。純一案微幸、蓄意兼行言。禮中庸小人行險以微幸、謂微求榮幸也。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

論語雍也篇、仁者先難而後獲。義同。得之二字舊不重、語意不完。蓋原文本有、傳寫脫之、今校補。得之對失之言。時、是也。對非言。所、發宜也。對罪言。雜上十三章、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羣書治要宜作所。說苑復思篇、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固其所也、即固其宜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

曾子問不諫上不顧民以成行義者晏子對以何以成也第二十八

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也

諫為邪。問詞。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誕、言為大言也。言為

心聲、故謂之誕意。上昏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也。易、改而

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求不得則隱、非禦身也。求得則不隱、非為民也。其行法士也。其行豈足為士法邪也、邪同。

迺夫議上則不取也。無能諫上而議上。委取焉。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上視上之昏亂而不諫下視民之疾苦而不顧。

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為成行義者也

梁丘據問子事三君不同心晏子對以一心可以事百君第二十九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孫云、順藝文類聚作從。純一案類聚見卷二十。仁

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事君、所以為民也。順君之心、愛民而不怠。故民

不可使一人。樂為用。彊暴不忠。元刻作暴強。發民之心、黃云、元刻作暴強。不可使一人。一心愛民。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忠於

不可以事一君。二句亦見外上十九章。孫云、三心、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風俗通、孔叢、俱作百心、風俗通二語作傳曰。御覽引子思子曰、百心不可得一人。

一心事百君。君子也。風俗編備譽、孔叢詰墨、俱用此文。此一與外上十九章、外下三章四章、皆同。

柏常騫問道無滅身無廢晏子對以養世君子第二十

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孫云、家語作柏常騫。周室之賤史也。孫云、史家語不

量其不肖。願事君子。孫云、家語作不自以不肖。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孫云、直

宜行。純一案宜為直之形誤。論語微子篇、直道而事人。隱道危行。則不忍。劉云、隱道與正

焉往而不三黜。是其例。前廿一章、正行則民遺。義同。獨斷作違拂。此違假為隱之證。上叔向問齊

若違。隱道即違道也。伏周書論法解、隱拂不成曰隱。獨斷作違拂。此違假為隱之證。上叔向問齊

德衰節、不苟合以隱忠。隱忠與傷廉對文。隱忠即違忠也。與此同。孫云、危行家語作宜行。王云、

此危行與論語之危言危行不同。危讀曰詭。詭行與直行正相反。作危者、借字耳。純一案王說是。家語危作宜、非。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孫

家語作今欲身亦不窮。道。晏子對曰。孫云、一本無對字。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一浩倨。

舊作執二法。孫云、家語作浩倨者則不親。王肅注浩倨、簡略不恭之貌。法或當為浩。盧云、二、

李本作一。當從之。黃云、法倨、當依家語作浩倨。浩與倨通。執一浩倨、謂剛愎自用。純一今從

諸校。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不見重。直易無諱。則速傷也。逆耳故。孫云、

傷。新始好利。則無不做也。不字舊脫。孫云、家語作就利者則無不做。此文未詳。純一案

可通。故孫云未詳。茲據家語補。劉云、新始蓋變古易常之義。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

輕不為進。從重不為退。舊輕重互錯。王云、當作從輕不為進。從重不為退。輕、易也。見

見難而退也。今本輕重互易、則義不可通。家語三怨篇、作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注

事也。專、

見象而勿彊。孫云、象家語作像。王肅注曰、像法也。黃初云、因其自然。

道不滅身不廢矣。

孫云、家語三、怒篇用此文。

晏子春秋校注卷五

漢陽張純一仲如

內篇雜上第五 凡三十章

莊公不說晏子晏子坐地訟公而歸第一

晏子臣于莊公，公不說。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為？古音諧四之引此，「哉」來諧。案古音哉音茲，來音釐，同部。晏子入坐，樂人

三奏，然後知其謂己也。遂起，北面坐地。北面，臣禮。公曰：「夫子從席，曷為坐地？」晏

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疆

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禮義所以自尊，專尚強暴而廢之，且惡賢人。是滅身之道。若公者之謂

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請身者，言臣委身於君，今言不見用，祇得請身於君而去。外上廿章云：願乞骸骨，義同。諫上五章，已有請身之說。遂

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其，猶在也。財在外者斥之市。史記貨殖傳：烏氏儼畜牧及衆斥賣。索隱謂畜牧及至衆

多之時，斥而賣之。曰：「君子有力于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願則進，志在民也。無力于民而旅

食，而，猶則也。不惡貧賤。不用不懷祿。遂徙行而東，耕于海濱。東畔海濱，亦見外上二十二章。居數年，果有

崔杼之難。

莊公不用晏子晏子二字從盧校增致邑而退後有崔氏之禍總目作難第二

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

退朝而乘，噴然而歎。孫云、噴一本作噴。說文謂、太息也、或作噴。字林噴、息憊也。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

從數也。也讀為邪。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于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

死矣。崔杼果弑莊公。見襄二十五年左傳。晏子立崔杼之門。左傳有外字。杜注、聞難而來。從者左傳作其人曰：

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也讀為邪、下同。杜注言己與眾臣無異。曰：行乎？曰：獨吾罪也

乎哉？左傳無獨字。吾亡也。杜注、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杜注言安可以歸。君民者，豈以陵

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杜注、言君不使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故君為社

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杜注、謂以公義死亡。左傳無君字。而為己亡，非其

私暱，孰能任之？左傳作誰放任之。杜注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為得死之

而焉得亡之？杜注、言己非正卿、見待無異於眾臣、故不得死其難也。將庸何歸？杜注、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門啓而入，崔子

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言禍之始終、吾皆不與。

吾何為死？且吾聞之，以亡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為義者不足以立功。

官臣道以能存君為社稷立功為重、死亡不足以塞責。嬰豈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嬰非其婢子、焉得縊而從之。也讀為邪。遂袒

免坐。自崔子曰至此、左傳無。露左臂曰袒、去冠括髮曰免。枕君尸而哭。左傳作枕尸股而哭。興，起三踊而出。踊、跳躍也。人謂

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杜注、舍置也。

崔慶劫齊將軍大夫盟晏子不與第三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孫云、弑、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作殺。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

及顯士庶人于太宮之坎上。說文力部曰：人於坎上以力會止曰劫。漢書高帝紀上，因以劫蒙注。劫謂威脅之。令無得不盟

者為壇三仞。八尺為仞。招其下。孫云、摺當為坎、說文陷也。玉篇招亦與坎同。言為坑其下。以甲千列環

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鉤其頸。

鉤舊作拘。黃云、拘當依後漢馮衍傳注作鉤。下云曲刃鉤之、御覽四百八十、三百七十六、並作戟鉤。純一案御覽三百五十三亦作鉤、今據正。北堂書鈔百二十四誤作抱。劍承其

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孫云、後漢書注作盟神視之。劉云、公孫氏者、受其不祥。下文不與公室而與崔慶、亦作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呂氏春秋知分篇、作不與崔氏而與

新序作次及晏子。孫云、次、後漢書注作而後。晏子奉楮血仰天歎曰：蘇云、後漢書注作

子為無道。黃云、後漢書注作崔氏無道。而弑其君。孫云、弑後漢書注新序作殺。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

此不祥，俛而飲血。孫云、後漢書注、作若有能復崔氏而舉不與盟、明神視之、徐仰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

黃云、後漢書注作晏子與我。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後漢書注無子字子不變子言、後漢書注作不與我。戟既在脰、

劍既在心。蘇云、後漢書注無二既字。純一案後漢書注、戟上有則字。維子圖之也。後漢書注、無維字也字。晏子曰：劫吾以

刃而失其志。孫云、後漢書注作意。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孫云、回後漢書注韓詩外傳作留。純一案新序亦作回、一本作

圍、回。字是。非義也。孫云、義韓詩外傳作仁。純一案新序亦作仁。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孫云、今本作天討乎、形相近、字之誤也。據呂氏

春秋訂正。純一案元刻正作夫詩乎、新序無此句。蘇云、韓詩外傳、後漢書注、並無此句。詩云：莫莫葛藟。孫云、詩及呂氏春秋韓詩外傳作藟是、俗作藟。施子條

枚。孫云、施、呂氏春秋作延。愷悌君子、孫云、詩作豈弟、呂氏春秋作凱弟、求福不回。呂氏春秋高注、

章。莫莫、葛藟之貌。延蔓于條枚之上、得其性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順於天性、以正直受大福。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孫云、韓詩外

傳作嬰其可回矣。新序嬰可謂不回矣。蘇云、後漢書注。曲刃鉤之。蘇云、後漢書注曲作鉤。直兵推之。

孫云高誘注淮南子、晏子不從崔杼之盟、將見殺。晏子曰、句戟何不句、直矛何不推、不撓不義。劉云、推乃推字之訛也。推者、推陷之義也。韓詩外傳、及新序知勇篇均作推、與此同誤、當從淮南高注訂正。呂氏春秋知命篇、作子推之矣、嬰不革矣。革、改也。孫云、新序作嬰不之回也。崔杼將殺之。

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

可以為教矣。崔子遂舍之。孫云、舍後漢書注作釋。晏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

若、而、並汝也。指或者言。為大不仁、謂殺君。為小仁、孫云言其舍己。焉有中乎趨出、援綬而乘。援、授也。孫云、授呂氏春秋作受。經韓詩外傳作

纒、非。太平御覽作晏子不與盟而出上車。盧云、授呂氏春秋知命篇同、意林所載呂氏作援、當從之。純一案授蓋援之形誤、盧從意林是也、今據正。御覽見三百七十六、又四百八十同。其

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撫、新序作拊。曰、徐之。徐、呂覽作安、意林引同。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

野、御覽兩引俱作山。命縣于廡。孫云、太平御覽作廡廡、新序作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廡廡、外傳作廡廡在山。文義不遠此矣。純一案御覽四百八十無廡字。蘇云、韓詩

林、其命在廡廡。嬰命有繫矣。盧云、有繫、御覽兩引皆作有所縣。蘇云、韓詩外傳同御覽。純一案呂覽意林引並作懸、蓋縣之俗字。繫當從韓詩書作縣。

按之成節。蘇云、韓詩外傳作安行成節。而後去。詩云、孫云、鄭風無衣之詩。蘇云、韓詩外傳下有無衣如濡、洵直且侯二句。彼己之子。

孫云、已詩作其。舍命不渝。孫云、韓詩外傳倫作倫。詩箋舍、猶處也。據此則當為捐舍、鄭說非。詩傳倫、變也。據韓詩亦可讀為倫生之倫。晏子之謂也。

孫云、呂氏春秋知命篇、新序義勇篇、韓詩外傳二、俱用此文。

晏子再治阿而信見景公任以國政信見盧校 第四

景公使晏子為東阿宰。孫云、左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注、齊之阿邑、齊威王烹阿大夫即此。元和郡縣志、東阿縣、漢舊唐也、春秋時齊之阿地。

按此已名東阿、則德承古名。又本尊經已有阿、阿柯通也。盧云、御覽二百六十六、又四百二十四、皆無東字、蘇云、治要亦無東字。純一案藝文類聚五十、亦無東字。當並據。太平寰宇記、

齊州禹城縣、本秦飲齊邑、謂祝祠、魯東祠也。古祝國、黃帝之後。按古東稱齊為阿、曼曼城。城內有井、水和膠入藥方。三年而毀聞于國。孫云、意林

作治阿三年。王云、三年下有而字、而今本脫之。下文云三年而譽聞于國、又云三年而毀聞于君、三年而譽聞于君、則此亦當有而字。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職官部六、太平御覽職官部六十四、皆作三年而毀聞于國。總一今據補。

景公不說。類聚治要並無景字。召而免之。孫云、一本脫而字、非。意林作召而問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類聚作嬰知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于國。景公不忍。四字、治要省作一公字。

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于國。景公說、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四字舊脫、孫云、藝文類聚有辭而不受四字。

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孫云、說文徑、或从足作蹊。玉篇蹊雞切、徑也。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

之。舉儉力孝弟。蘇云、治要作悌、下同。總一案力謂力。舊脫而貴疆三字、孫云、意林作不畏貴強。此下疑有貴之。決獄不避貴疆、而貴疆惡之。舊脫而貴疆三字、孫云、意林作不畏貴強。此下疑有貴

不避貴強、而貴強惡之、當依補。蘇云、治要有貴強二字、無而字。總一案黃說是也、今從盧校、與上下文一律。

左右所求。蘇云、治要所求、上有之字。彊則予、非彊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孫云、意林作不能過禮。總一案體、謂

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黃云、乎御覽作于、下二句俱同。一讒毀乎內、作于。孫本

與貴人。二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孫云、意林作臣請改轍、更治三年、必有譽

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說。

決獄阿貴疆、而貴疆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

說。是以三邪譽乎外。各本是下脫以字。從一讒譽乎內。兩乎字御覽治要並作于。三年而譽聞

說。是以三邪譽乎外。各本是下脫以字。從一讒譽乎內。兩乎字御覽治要並作于。三年而譽聞

說。是以三邪譽乎外。各本是下脫以字。從一讒譽乎內。兩乎字御覽治要並作于。三年而譽聞

說。是以三邪譽乎外。各本是下脫以字。從一讒譽乎內。兩乎字御覽治要並作于。三年而譽聞

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而今之所以當賞者宜誅。

今上而字下之，字舊並脫，據

治要補。孫云、藝文類聚、作昔者嬰之所治者當賞、而今所以治者當誅。是故不敢受。

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景公知晏子賢，迺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政焉。純一案外。上二十章旨同。

景公惡故人晏子退國亂復召晏子第五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

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

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

治國無禮義，身弱于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

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

管子牧民篇曰：地辟墾則民留處，墾田誠牧民之首務。

燕、牧馬于魯。然則象牧、當作象養，故放解明矣。

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

景公知窮矣。

齊饑，晏子因路寢之役以振民第六

齊饑，晏子因路寢之役以振民第六

景公之時饑。孫云、一本作飢、非。晏子請為民發粟。兼愛故。公不許。當為路寢之臺。晏子

令吏重其賃。孫云、說文賃、庸也。言重其庸直。遠其北。北為臺之營域。徐其日而不趨。孫云、趨讀如促。盧云、荀子王霸篇楊倣

注引、作重其績、遠其徐、侏其日、皆是也。侏、綴也。純一案是謂曲而不失仁義之理、見問下廿五章。三年、臺成而民振。事因于民、晏子善權。故上

說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

物而偶于政。孫云、物、亭也。言據亭而不違于政。事謂為臺。俞云、依、猶因也。偶、讀為之亭。而寄發粟之政是也。純一案偶、合也。直依為臺之事而發粟、合於振民之政也。

景公欲墮東門之堤。晏子謂不可變古第七

景公登東門防。孫云、說文防、堤也。黃云、東門防、亦稱防門。民單服然後上。故。公曰、此大傷牛馬蹄

矣。孫云、蹄、蹄字省文。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

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為、殆有為也。黃云、不為當作不下、涉下

有為而誤。純一案黃說未允。不為之為讀平聲、承上不

下六尺言。有為之為讀去聲、以防下六尺則無齊言。蚤歲、淄水至、入廣門。淄舊作淄、盧云、淄、淄字

之誤。淄水在齊、與淄同。以下文入廣門云云、當為淄字明矣。俞云、齊都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故有時淄水大至而為害也。純一今從盧、兩校改。即下六尺耳。鄉

者防下六尺。孫云、鄉、即鄉省。則無齊矣。孫云、言國皆禦寇。夫古之重變古常。孫云、爾雅釋詁古、故也。法、管也。純

一案自來常法、當具經驗、不可輕言變更、故古人重之。之、當作人。墨子經說下、若流病之之於流也。孫詒讓云、下之字當作人。與此同。此之謂也。

景公憐飢者。晏子稱治國之本以長其意第八

景公游于壽宮。孫云、齊桓公死于此宮、見前。純一案藝文類聚八十引無於字。壽宮即胡宮、本齊先君胡公之宮。胡公壽考、故亦稱壽宮。賭長年負

薪者而有飢色。孫云、長藝文類聚作者。義同。一案類聚無者而二字。

公悲之。喟然歎曰。王云、歎曰二字、後人所加、公悲之喟然令吏養之、

皆是記者之詞。後人加歎曰二字、則以令吏養之、為景公語、謬以千里矣。說苑貴德篇有歎曰二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藝文類聚火部引晏子、作公喟然令吏養之、無歎曰二字。諫上篇公喟然曰、後人加歎字。下篇喟然旋沸、後人加歎而二字。謬皆與此同。辨見諫上廿五章諫

下五章。純一寒王說是、當據刪。諫上十六章、亦有公喟然歎曰之文、王無說。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樂賢則賢聚、哀不肖則不肖者無不得所。闕下廿四章曰、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守國之

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盧云、說苑無所字是。純一案文選西征賦注引亦無。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墨子耕柱篇曰、世俗之君子、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

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孫云、共說苑作供。純一案論、公擇也。秩、祿也。所以為養也。公

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墨子兼愛下篇曰、老而無妻子者、有所待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節用上篇曰、

聖王之法、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辭過篇曰、內無拘女、外無寡夫。皆墨道所重也。孫云、說苑貴德篇用此文。

景公探雀覈、覈弱反之。晏子稱長幼以賀第九

景公探雀覈。孫云、爾雅釋鳥生喙覈。郭璞注鳥子須母食之。魯語、鳥翼覈卵。文子上德篇、覈、覈則不探。方言、鷓子及鷓雞、皆謂之覈。純一案雀說苑作鷓、古字通。覈

弱反之。蘇云、治要反上有而字。純一案北堂書鈔八、晏子聞之、不時而入見。舊時上有待入見、時即待字也。不待而入見、謂先入見也。古書待字多作時、(說見經義述聞避諱有時下)外

景公二字。王云、各本有景公二字、乃涉上文而衍、今據羣書治要刪。不待時而入見、本作不時而

下篇晏子不時而入見、即其證。後人不知時為待之借字、故又加待字耳。(說苑貴德篇作不待請而入見請字亦後人所加其謬更甚)羣書治要無待字。純一並從之。公汗出惕

然。漸汗。晏子曰、君何為者也。公曰、吾探雀覈、覈弱故反之。晏子逡巡。

言逡、退也。說文巡、視行兒。北面再拜而賀曰、治要無而字、書鈔八十五、類聚九十二同。吾君有聖王之道矣。

孫云、爾雅釋言巡、視行兒。北面再拜而賀曰、治要無而字、書鈔八十五、類聚九十二同。吾君有聖王之道矣。王類聚

言逡、退也。說文巡、視行兒。北面再拜而賀曰、治要無而字、書鈔八十五、類聚九十二同。吾君有聖王之道矣。王類聚

言逡、退也。說文巡、視行兒。北面再拜而賀曰、治要無而字、書鈔八十五、類聚九十二同。吾君有聖王之道矣。王類聚

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子大夫上傳有天子、王云、天子後人所加。

以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猶宋穆公言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也。後人不解古書文義、乃妄加一天字。天子大夫並稱、斯為不倫矣。說苑正諫篇有天子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釋書治要正作子大夫。純一今據刪。黃云、元刻脫率字。

今見戮于剛跪以辱社稷。孫云、見戮言戮辱。齊云、治要辱作羞。吾猶可以齊

于諸侯乎。齊讀為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下無直辭。蘇云、治要聞下有之字。上有隱惡

惡各本作君、孫云、隱君太平御覽作墮君是、一作隱惡。蘇云、一本作隱惡是也。與下驕行對文。治要作墮君。純一從蘇校正。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

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堯設諫鼓。舜立諫木。禹懸鐘鼓鐸磬而置鞀。四海之士。教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

擊鐘、教以事者擊鐸、語以憂者擊磬、告以獄訟者揮鞀。今君有失行剛跪直辭禁之。蘇云、治要作是君之福

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

子曰可。于是令剛跪倍資無征。孫云、說苑作正。純一案資者、治濟之謂。征、正同、稅也。時朝無事也。不必有

時可朝。孫云、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景公夜從晏子飲晏子稱不敢與第十二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之家。之家二字舊脫、文不成義。說苑有家字、御覽四百五十五引

增之字。文前驅款門。孫云、款說苑御覽作報。純一案御覽三百五十三、又四百六十八引本書並作款。治要同。曰君至。晏子被玄

端立于門。玄舊避情諱作元、今據說苑治要改。孫云、元端御覽作朝衣。說文端、衣正幅。端與端通。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

微有事乎。微、無也。詩式微毛傳。君何為非時而夜辱。辱、謂公曰酒禮之味金石之聲

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孫云、布御覽一作薦。蘇云、廣雅薦、釋名云、薦所以自薦、藉也。陳簞簞

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蘇云、治要無曰字、下同。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孫云、文記列傳、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諸

裔也。齊景公時，嬰嬰乃薦田穰苴。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孫云、介與甲通。立于門曰：諸侯得

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蘇云、治要叛者作兵、下有大臣得微有不服乎一君

何為非時而夜辱？蘇云、治要夜辱作來、非。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舊作

將軍、王云、此文本作願與夫子樂之。與上答晏子之言、文同一例。後人以此所樂是司馬穰苴、故

改夫子為將軍耳。不知春秋之時、君稱其臣無曰將軍者。說苑作夫子、即用晏子之文。治要所引、

正作夫子。純穰苴對曰：夫布薦席。七堂書鈔百二十四、引作鋪薦席。陳簞筮者有人，臣不敢與焉。

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蘇云、治要作操琴。錯

孔廣陶校云、陳本俞本及吳山尊做宋本琴作瑟。右擊拏，行歌而出。孫云、出御覽作至、黃云、元刻公曰：樂哉！

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彼從元刻、說苑、御覽、治要、並同。所屬本作此、非。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

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王云、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九、飲食部二所引、皆無君

加君子曰也。純一案君子曰云云、明是記者之結論。不得因治要御覽未引、遂疑為後人增也。說苑脫君子曰、當據此補。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儉

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孫云、說苑正諫篇用此又。

景公使進食與裘，晏子對以社稷臣第十三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孫云、暖說苑作熱。純一案北堂書鈔百四十三暖

作暖。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書鈔餽作餽、孔校云、吳氏做宋本作暖、本鈔公正黨亦

孫云、奉餽說苑作齎。餽與饋通。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蓆之臣也。孫云、說文茵、車重蓆。說苑茵蓆作茵蓆者、言獵獸取裘亦通。蘇云、秦風毛蓆云、虎皮

也。廣雅云、社謂之韜。司馬相如說苗從革。漢書霍光傳作細。苗細韜並同義。純一政辭。此見案書鈔三十七引、奉上齒上、並無君字。孔校云、吳氏仿宋本奉上齒上皆有君字。餘同。致辭。相國

風。公曰、然夫子之于寡人何為者也。也、同邪。然對曰、嬰社稷之臣也。蘇云、治要無

學字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蘇云、治要作公問。社稷之臣若何。對曰、夫社稷之臣、蘇云、治要無此五字。能立

社稷。使不動搖。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名無不正。孫云、則說苑作辨。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無尤

無蘊治。蘇云、治要宜作所。作為辭令、可分布于四方。使無不信服。蘇云、治要無分字。自是之後、君下以禮

不見晏子。孫云、說苑臣術篇用此文。

晏子飲景公止家老斂欲與民共樂第十四

晏子飲景公酒。晏子具酒。飲景公。令器必新。見公之奢。令家老曰、財不足、請斂于氓。晏

子曰、止。呵禁之。夫樂者上下同之。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上下同樂、樂始能久。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

境內、大夫以下。孫云、大夫一本。作匹夫、非。各與其僚、無有獨樂。天子不能與天下同樂、則失其所

內同樂、則失其所以為諸侯與國。大夫以下不能各與其僚同樂、則失其所以為家而身不安矣。此知晏子甚顧人無上下、皆絕自營之私。必各盡其量以與眾同樂、可謂兼愛無遺矣。今上

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此墨家非樂之情。

晏子飲景公酒公呼具火晏子稱詩以辭第十五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孫云、小雅賓側弁之俄。箋云、傾

也。俄、言失德也。屢舞佺佺。傳云、佺佺不止也。孫云、禮記文、曾為世。言失容也。舊有既醉以酒、既飽

傾貌。二句後人所加。晏子引賓之初寔、以戒景公。前於所引、皆不出本詩之外。忽闕入既醉之詩、則大為不倫、其翻一也。既醉之詩、是說祭宗廟庶族無簪履之事、非賓主之禮。今加此二句、則與下文

賓主之禮也。五字不言，其禮二也。說苑反實篇有此二句，亦後人依俗本樂子加之，斷不可信。純一案王說是也，今據刪。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伐，戕也。賓主之罪也。舊無主字，俞云、說苑反實篇作賓主之罪也，當從之。上云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此云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兩文相應，不得無主字。後人因醉而不出，以實言不以主言，故刪主字。然不出者，賓也。留賓不出者，主也。是時晏子為主人，則固不應專罪客矣。當從說苑補主字。純一從之。嬰已卜其日。劉云、此已字，與只字同。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俞云、豈過我哉，當作我豈過哉。自喜託國之則語不可通矣。黃云、二句並讀，言不得以託國晏子而過我。以其家貧善寡人，貧善舊作貧後，文不成義，從盧校據說苑改。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孫云、說苑反實篇用此文。

晉欲攻齊，使人往觀。晏子以禮待而折其謀。第十六

晉平公欲伐齊。孫云、伐後漢書注作攻。純一案後漢書注見馬融傳。使范昭往觀焉。孫云、文選注作晉平公使范昭往觀齊國政。純一案文選張協雜詩注、陸機贈珠注引、並同。蘇云、文選注本韓詩外傳。景公觴之。孫云、韓詩外傳作錫之宴、新序作賜之酒。飲酒酣。孫云、酣一作醉。范昭起曰：起字舊脫，從孫校據文選注補。請君之棄罇。孫云、韓詩外傳作願君之伴樽以為壽。新序作願請君之樽酌。後漢書注作棄酌。文選注作願得君之樽為壽。據說文算、酒器也。或作算。玉篇或作樽。又云罇同。公曰：酌寡人之罇。孫云、文選注作公命左右酌樽以獻。後漢書注作景公曰諾。黃云、元刻無公曰至微罇二十字。進之于客。景公不知范昭之意。范昭已飲。孫云、說文、韓詩外傳作酌寡人罇獻之客。罇觸具矣。孫云、微後漢書注作微、俗字。文選注作微去之。純一案韓後漢書注作尊。晏子隱斥范昭之無禮。

罇亦酒器。孫云、謂韓詩外傳文選注作願。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黃云、文選陸機演連珠注調作奏、無能字乎字。純一案張協雜詩注同韓詩外傳八、

師曰：孫云、謂韓詩外傳文選注作願。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黃云、文選陸機演連珠注調作奏、無能字乎字。純一案張協雜詩注同韓詩外傳八、

作子爲我奏。又故意吾爲子舞之。又故意太師曰：冥臣不習。孫云、冥韓詩外傳文選注作貢，冥貢義相近。純一案言不習，所以拒絕之。

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

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孫云、知新序作識。且欲試

吾君臣，故絕之也。釋名釋言語絕、截也。如割截也。絕之謂截止之，猶拒絕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

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

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黃云、初學記十五。作臣不給焉之。范昭歸，以報平公曰：

齊未可伐也。孫云、伐韓詩外傳文選注作並。臣欲試其君，後漢書注作吾欲慙其君。而晏子識

之。識後漢書注、文選張協雜詩注、陸機演連珠注、並作知。臣欲犯其樂，而太師知之。樂舊作禮、王云、禮本作樂、此涉上文不知禮而誤。太師掌

樂，故曰臣欲犯其樂而太師知之。若禮則非太師所掌，且上文屢言成周之樂，則此不得言禮明矣。

新序雜事一作禮、亦校書者依俗本晏子改之。韓詩外傳八、及文選張協雜詩注、陸機演連珠注引晏子、並作欲犯其樂。純一今按正。

于是輟伐齊謀。輟、止也。此句承上文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作結。與標題晏子以禮侍而折其謀、亦甚相應。今本脫之、

陸機演連珠注並有、今據補。仲尼聞之曰：善哉，不出尊俎之間，而折衝于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孫云、仲尼文選注作孔子。黃云、元刻脫之曰二字。

之謂也。舊作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折衝于千里之外、其言晏子之謂也。無可謂折衝矣。五字、

知衝、卽折衝也。知折衝相近、故字亦相通。舊本知下脫衝字、而後人不知、又於晏子之謂也下、

加可謂折衝矣五字、謬矣。新序與此同、亦校書者依俗本晏子改之。後漢書馬融傳注、太平御覽器

物部六、引晏子。並作起於尊俎之間、而折衝于千里之外。文選張協雜詩注、册魏公九錫文注、爲袁紹徵豫州文注、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演連珠注、揚荊州諫注、並引作不出尊俎之間、而折衝于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皆無可謂折衝矣句。純一案王說是、諸書引此、並作折衝。標題亦作折其謀。似不必注知衝耳。夫、禮詩外傳八、爲吾手、文選演連珠注、作吾、張協雜詩注、作吾、是皆原文非一文字。今從王說、及禮詩注、並諸書正。而太師其與焉。其字疑衍。

云、韓詩外傳、新序
總事篇、用此文。

景公問東門無澤年穀而對以冰晏子請罷伐魯第十七

孫云、傳讀附。
墨子有蠶傳篇。

孫云、傳讀附。
墨子有蠶傳篇。

得東門無澤

孫云、姓東門、字無澤。

公問焉

孫云、今本脫曰字、後二十章景公問

焉曰、是其例。書鈔百五十
六作景公伐魯問無澤曰。

魯之年穀何如

說文年、穀孰也。孫云、

對曰

孫云、今本脫曰字、陰

冰凝、陽冰厚五寸。

陰冰凝、謂陰水凝、王云、此文本作陰冰凝句、陽冰厚五寸句。文選海賦、
陽冰不治本此。陰冰者、不見日之冰也。陽冰者、見日之冰也。言不見日

之冰皆凝、見日之冰則但厚五寸也。文選注及御覽、皆作陰冰凝、自是舊本如此。今本作陰水凝、
誤也。黃云、王讀是也。而義又未盡。陰冰者、陰寒之冰、凍於地下者也。陽冰者、陽燄之冰、結

于水上者也。月令曰、水始冰、地始凍。夏小正曰、正月寒、日條凍塗。傳曰、條也者、變也。變
而緩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管子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皆其證。

陰冰凝、陽冰厚五寸、謂寒溫得其時、故下曰寒溫節。冬有堅冰、為下年穀熟之兆、今
俗尚有此占。純一案御覽六十八作陰冰凝、三十五作陰冰凝、誤。今從王說正。下同。公不知

以告晏子。

舊脫公字、從王校補。孫
云、御覽作公問晏子。

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書鈔

作晏子曰、夫問年穀而以冰對、禮也。御覽
三十五作晏子曰、君問年穀答以冰、禮也。

陰冰凝、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刑政

平、書鈔節字不

重、非。平則上下和

書鈔上
下倒。

和則年穀熟

書鈔有也字。孫云、御覽作寒溫節則政
平、政平則上下和、上下和則年穀孰。

純一案御覽見卷三十五。禮中庸曰、致中和、天
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天人一氣、隱顯相通也。

年充衆和而伐之

御覽無此句。
年充猶年豐。

臣恐罷

民弊兵、不成君之意

孫云、御覽作臣
恐疲兵而無成。

請禮魯以息吾怨

孫云、怨御覽作愁。純一案
鮑刻御覽三十五、作君盡禮

魯以息吾怨、又六十八、
作請禮魯以息怨也。

遣其執以明吾德

執、俘也、遣、送也。
此墨家非攻兼愛之旨。

公曰、善、迺不伐魯

孫云、
作途。御覽

景公使晏子予魯地而魯使不盡受第十八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

孫云、蓋泰山之陰也。史記集解買達曰、二十五家為一社。

使晏子致之。魯使子

叔昭伯受地。

孫云、左傳昭十六年、有子服昭伯。杜預注、惠伯之子、子服同也。疑即此人。

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

忠廉也。

忠、誠也。廉、清也。言無所貪圖。

曷為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于君曰：諸侯相見

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

禮曲禮上曰、退讓以明禮。夫禮者、自卑而尊人。

交委，多爭受少。

周禮大司徒、令

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多爭受少、當作爭受其少、與爭處其卑對。文。言交給賓客之物、爭受其少。今本爭上衍多字、受下脫其字、文不成義。行之實也。禮成

文于前，行成章于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

之忠。

曲禮上、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疏曰、明與人交者、不宜事事悉受。若使彼罄盡、則交結之道不全。若不竭盡、交乃全也。

吾是以不盡

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于名，小

國貪于實。

實、謂財貨也。

此諸侯之公患也。

公從元刻、黃云、按本同。孫本作通、云下文亦作公患。

今魯處卑而不

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為苟得，道義不為苟合。

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世俗，國免于公患。公曰：寡人說

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

同。

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為德矣。

明不

公曰：善。于是重魯之幣，毋比

諸侯。

幣重于諸侯。禮厚于賓客。

君子于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為重

名也。

廉之見重于世如此。

景公游紀得金壺中書晏子因以諷之第十九

景公游于紀 舊說景字、孫云、據太平御覽、括地志、紀、黃州縣也。故紀國。在青州壽光縣南二十一里。故紀國。 得金壺 孫云、今本脫壺字、非。據太平御覽、鄧引此文訂正。黃云、按本借金、發視之。元刻作發其

發而視之 元刻作發其視之、王云、

食反魚 舊作食魚無反、蓋涉下文誤倒。本作無食反魚、與勿乘駑馬對文。今據乙。 勿乘駑馬 孫云、

公曰善哉如若言 如舊譌知。若從元刻、孫本作苦。俞云、知當作如、苦當作若、皆形似而誤也。善哉如若言、猶

遠取道也 舊作取道不遠、劉云、此節均叶韻。如下文力與側叶、閭與壺叶是也。此文遠與側

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 御覽作食魚不反、無盡民力也。案反、翻也。

公曰紀有書何 御覽

以亡也 御覽作紀得此書何以亡國。孫

閭孫云、古人門席皆有銘。純一案懸、縣之俗字。閭、紀有此言注之壺 孫云、一本作鐵、

不亡何待乎 御覽作紀有此書、誠

魯昭公失國走齊 事見昭二十五年左傳。御覽九百九十七

景公問焉 舊失作藥、景作齊、

齊字涉上句走齊而誤、當從御覽作景公問焉 治要作齊景公問焉、亦衍齊字。純一案王說是、

卷五 內篇雜上第五

一三九

今據正。曰：子之年甚少，奚道至于此乎？舊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于此乎。王云、案類聚御覽，並作子之年甚少，奚道至于此乎。道、

由也。言何由至於此也。此字正指失國而言。說苑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無奚道至於此乎。六字。今既從說苑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又從晏子作奚道至於此乎。既言何，又言奚。既言棄國，又言至於此。則累於詞矣。純一案王說是，今據刪訂。鮑刻御覽奚謫天。蘇云，治要作子之遷位新，奚道至於此乎。

昭公對曰：吾少之時。孫云、一言至於此。則累於詞矣。純一案王說是，今據刪訂。鮑刻御覽奚謫天。蘇云，治要作子之遷位新，奚道至於此乎。

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體，御覽作禮。御覽人多諫我者，吾忌不能從。舊作吾志不能從。能用作，今據

御覽改。是以內無拂而外無輔。治要無而字。是以孫本作好則，元刻作是則，王云則本作以說苑改之。羣書治要、類聚、御覽，並作是以。純一今據改。拂，治要御覽並作弼。輔，當作備。若

子臣道篇曰：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攝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輔拂無一人，諂諛者甚

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

衆，諛下舊術戕字，蓋後人所加，據御覽刪。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僨且揭矣。

舊作根且披矣，王云、羣書治要、作孤其根莖，密其枝葉，春風至貴以揭也。僨，仆也。揭，顛也。秋蓬未大而本小，故春氣至則根爛而仆於地。類聚、御覽，並作孤其根本，密其枝葉。今本云云、亦後人以說苑竄改。說苑作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披矣。程氏易疇通藝錄曰：蓬之根

孤，而枝葉甚繁。既枯，則近根處易折，折則浮置於地。大風舉之，戾于天，故言飛蓬也。說苑言披，蓋考之不審矣。案程說甚核。又案晏子作孤其根莖，密其枝葉，密與孤正相對。說苑作惡於根本，美於枝葉，美與惡亦相對。今本晏子作孤其根而美枝葉，美與孤不相對。兩用晏子說苑之文，

斯兩失之矣。黃云、古人文字，多以相諧見義，此文當以孤其根而美枝葉為正。根言孤，以見枝葉之密。枝葉言美，以見根之惡。諸書所引，欲取文字正對，以意改爾。根且披矣，當依治要作僨且

揭。說文、僨，僨仆也。揭，高舉也。蓬至秋既仆於地，大風舉之，終且高戾于天，程說是也。純一案王取文字正對，稍泥。程黃說是，今據改。景公辯其言，

辯也。以語晏子曰：蘇云，治要辯作以，無以字。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

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上文補拂無一人，始諛者甚衆，是其多悔之證。故標題云去國不肖

者自賢。上文人多諫我者，吾忌不能從是。而自悔。御覽七百四十一，引作愚人多悔，尙蓋悔之形韻。大雅桑柔傳曰：陸，道也。爾者不問陸，

吾忌不能從是。爾者不問陸，

不問涉水之路，故溺也。不問險，不問路，其義一而已矣。荀子大略謂，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險。揚俊曰，途謂徑險，水謂涉之徑也。是其說。後人誤以途為顯險之險，故妄加上耳。治要正引作溺者不問路。蘇云，墜者依荀子作途。詩載駟驚，大夫跋涉，釋文引韓詩曰，不由蹊途而涉曰跋涉。淮南條務訓高注，不從蹊途曰跋涉。二途字，與此義同。作墜者，蓋誤文。純一案險險途義並同。今從王。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險，迷而後問路。蘇云，治要無說正。下同。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刀劍之屬。臨噓而遽掘井，下臨字舊脫，按御覽補。孫云，說文噓，飯室也。純一案墨子公孟篇，是譬猶噓而穿井也。言掘井雖速，無濟於噓，義與此同。蓋飯室而噓，飲水可止，古有是喻。說苑作辟之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雖速亦無及已。喻雖悔已遲。孫云，子為越石父也。

晏子使魯有事已仲尼以為知禮第二十一

晏子使魯。孫云、使、韓詩外傳作聘。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

乎。夫禮曰登階不歷。歷、過也。通。超越也。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

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劉云、已即既也。蓋一本作既，一本作已，後人併而一之。退見仲尼

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禮乎。禮字舊脫，從黃校。按初學記文部補。

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禮從元刻。各本講。禮、孫盧校同。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黃

此君臣行禮之通例，鄭注禮經。初學記無兩其字。君之來邀，孫云、邀初學記作逮。說文逮，疾也。籀文作邀。黃云、初學記作君之所來逮。是以登

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黃云、及初學記作反。純一案反為及之誤。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

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論語子張篇、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孔注。閑、猶法也。小德不能踰法，故曰出入可。晏子出，

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反，命門弟子曰，不法之禮。舊脫反命門弟子曰六字。不法之禮，作不計之義。王云、不

計之義、初學記文部作不法之禮。上有反命門弟子曰六字。然則不計之義二句、乃孔子命門弟子之語。今脫去上六字、則不知為何人語矣。外上篇曰、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云云、文義正與此同。韓詩外傳四載此事、亦云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純一案王說是、今據補正。禮運曰、禮變而從時。協諸義而協、可以義起。維晏子為能行之。孫云、韓詩外傳用此文、蘇云、韓詩外傳與此小異。

晏子之魯進食有豚亡二肩不求其人第二十二

晏子之魯朝食進餽。同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盧云、去、藏也。下所以云字、藏也。奔本後作、古人藏去字、祇用去。漢陳遵傳、擔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去以為榮。注、去、藏也。晏子藏其二肩。故下曰藏餘不分。純一案肩、豚臠也。畫者進膳、劉云、者係衍文。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亡。言具而亡之。晏子曰釋之矣。釋、舍也。言不問。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不吾聞之。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在上者較量其功、而不度量民力、則民窮。藏餘不分則民盜。意以有餘當分給不足者、藏其所餘而不分、無怪民之為盜也。子教我所以改之。言問豚肩不具、是我之過、子當教我改之。無教我求其人也。此知晏子在在編纂自矯。

會子將行晏子送之而贈以善言第二十三

會子將行。孫云、說苑、會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會子、會子固辭、將行。禮記亦有此云送會子、豈好事者為之與。其言謬甚。純一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當齊莊公三年。前五年晉圍路潞、晏嬰大破之。則晏子長孔子、至少二十餘歲。仲尼弟子列傳、會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則少晏子七十餘歲。至從孔子於齊、纔不及二十歲、亦當晏子九十歲、未知晏子果有此壽否。又據年表、景公五十八年薨、孔子年六十二。按齊世家、晏子先景公卒十年、適當孔子五十二歲、會子生甫七歲。揚僚饒好事者為之、信而有徵矣。然本書問下二十八章、既載會子問晏子云云、此章又載晏子之贈言、則會子不必會參。或史記多不足據與。又案孔子世家、孔子適周見老子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貧賤者送人以言。或好事者之所為與。仁人晏子送之曰君子

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德、送子以言。或好事者之所為與。仁人晏子送之曰君子

贈人以軒孫云、說苑作財非、軒與言爲韻。純一案古音諧九寒引此。黃云、不若以言孫云、

意林作贈人以財、不若以言。太平御覽作不若贈人以言。盧盧蘇校改、從以軒云、

乎。會子曰、請以言。孫云、荀子大略篇、作會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

云、贈人以言、孫云、荀子大略篇、作會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

重於金石珠玉。孫云、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煠之、孫云、

屈申木也。玉簫、而九切。以火屈木曲。考工記、擇輻必齊。鄭

氏注、擇謂以火槁之。荀子勸學篇作輅。按擇俗字、輅借字。鄭

有槁暴。孫云、考工記、輅雖微不蔽。鄭氏注謂蔽、蔽輿。陰柔後必槁滅、槁革暴起。

矣。孫云、揚倅注贏、荀子勸學篇、木直中繩、輅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

暴、不復挺者、輅使之然也。按贏挺擊相近。黃云、荀子大略篇作贏。故君子慎隱煠

孫云、荀子大略篇、君子之鑿括、不可不謹也。慎之。隱與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

鑿括、謂擊括。荀子性惡篇、枸木必將待鑿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

按晏子已稱和氏之璧、則非懷王時事。平王之前有靈王、亦非懷王子。蔡邕錯誤、不可反以疑此書。

純一案韓非子和氏璧、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使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

而刑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

誑、而刑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寶焉、

遂命爲和氏之璧。淮南子冥覽訓高注、以卞和得美玉璞於荆山之下、獻之武王文王成王、以上二說

又異、未井里之困也。孫云、意林作井里璞耳。荀子大略篇、和之璧、井里之厥也。揚倅注井

里、里名。厥也未詳、或曰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謝侍郎

墟案厥同聚。說文聚、門梱也。梱、門聚也。荀子以厥爲聚、晏子以困爲梱、皆謂門

限。意林不解、乃改爲璞矣。星衍案宋人刻石、稱門限爲閭根。厥與困、蓋言石塊耳。良工修

之、則爲存國之寶。孫云、意林作則成寶。蘇云、荀子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孫

蘭與藁本、二草名也。神農本草經、蘭草一名水香。藁本一名鬼脚、一名地新。陶宏景云、今東園

有蔥蘢草名蘭香。名蘢云、藁本可作沐藥面脂。荀子大略篇、作蘭藁藁本、故定以爲二草。而勸學

篇、作蘭槐之根是爲芷。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孫云、呂氏春秋仲冬、湛鐘必潔。高誘注

當是陸讓、則本又疑提也。

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孫云、呂氏春秋仲冬、湛鐘必潔。高誘注

當是陸讓、則本又疑提也。

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孫云、呂氏春秋仲冬、湛鐘必潔。高誘注

當是陸讓、則本又疑提也。

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孫云、呂氏春秋仲冬、湛鐘必潔。高誘注

當是陸讓、則本又疑提也。

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孫云、呂氏春秋仲冬、湛鐘必潔。高誘注

作漸於蜜醴。勸學。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孫云、荀子勸學篇作服。佩與服、聲義皆相近。湛之麋醢而賈

匹馬矣。麋舊爲麋、孫云、說苑作鹿醢、疑當爲鹿酒之麋。當是蘭本、或湛以醢、乃殺其香。王云、廣雅當作鹿醢、字之誤也。周官醢人、鹿醢鹿麋。鄭注曰、麋亦醢也。鄭司農云、有骨

爲麋。無骨爲醢。內則、有鹿腥醢醬。說苑雜言篇、家語六本篇、並作湛之、與亦醢也。鄭司農云、有骨

明矣。文選王粲附蔡子篤詩注、太平御覽香部三引此、並作麋醢。純一案文選注作湛之鹿醢、實以

匹馬。今從王。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孫云、湛一本作蕩、非。願子之必求所湛。文選注作願子勉求

所湛。墨子所染篇引詩云、必擇所。嬰聞之。君子居必擇鄰。孫云、鄰舊作居、据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訂正。說苑作處、荀子

勸學篇。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孫云、辟讀如避。黃云、說苑辟患作修道。純一案擇居二句、類

聚二十三作可以避患也。荀子勸學篇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嬰聞汜常移質。習俗異性。孫云、汜常說苑作反常。說文

汜、古沒切、汜沒。不可不慎也。此章大信、與墨子所染篇同。惟此多就理言因。所染多就事實言果耳。孫云、意林作可不慎乎。荀子大略篇、說苑雜言

晏子之晉、齊纍越石父解左驂贖之與歸第二十四

晏子之晉、至中牟。劉云、此節與下晏子爲齊相節、均非晏子本書也。此二事載于史記、管晏

史公均弗錄。此二事、乃見于他書者也。越石父事、呂氏春秋觀土篇載之、或史記即本於彼書。後

人據他籍及史記所載補入此二節、非其舊也。孫云、中牟當潞水之北。史記索隱、此中牟在河北。

非鄭之中牟。正義相州湯陰縣西五十八。睹弊冠、反裘負芻。孫云、反太平御覽作衣。芻史記正

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息于塗側者。孫云、塗、新序太平御覽作途是。塗俗字。純一案史

文徵。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爲者也。對曰、我越石父也。舊也上衍者字、從黃校據御覽四

百七十五訓。孫云、父新序作甫。晏子曰、何爲至此。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孫云、言

晏子曰、何為為僕。孫云、今本下為字作之、據文選注改。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切、急迫也。黃云、文選講德論注、作吾身不免凍餓之地。是以

為僕也。孫云、太平御覽作不免飢凍、為人臣僕。一作凍餓為人臣僕。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

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贖之。賈舊作贈、孫云、使償其備直也。黃云、贈當作贖。釋題云、解左驂贖之與歸。呂氏春秋、新序、及文選注、御覽所引、並作贖。純一今據改。

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孫云、絕、斷交也。

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劉云、呂氏春秋觀士篇、作嬰未嘗得交也。新序雜事篇同。是也。晏子方輕視石父、安得遽稱為夫子。且下文或稱為子、或稱為客、亦無稱為夫子者。疑此文當作吾未嘗得交子也。夫子為僕三年、夫者、語詞也。嗣子也夫三字互易、遂作得交夫子矣。

子為僕三年、吾猶今日睹而贖之。吾于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孫云、詩傳暴、越石父對曰、對下舊有之。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已。詘、取下也。又選字、從盧校刪。

而申乎知已。孫云、申新序作信。純一案史記作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於、引作士者伸乎知已。索隱、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知我、而我志獲申。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序注、

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詘身之理。言君子不自矜功以輕人之身、更不因彼功而自詘仁人所引作士者伸乎知已。

吾三年為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孫云、嚮新序作向是。吾以子為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

臣僕我者同矣。舊脫僕字、語意不完。文選注作是與臣僕者同矣、又脫我字。此句臣僕、正承上文為人臣僕言。言子既贖我、理應知我、不臣僕我。乃不我辭而乘、又不我辭而入、是與臣僕我者何異。故我猶且為臣。臣當作僕、與上文四言為僕相應。或僕字不可少、今補、庶與上文相協。

我猶且為臣。日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

于世。備左驂之直。晏子出、請見之。元本孫本、並作見之、此從或本。

日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

于世。

于世。

于世。

意。孫云、意呂氏春秋作志。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省行、檢身也。引延長也。不引其過、言不然其過。察實者不讖

其辭。其、以同。孫云、呂氏春秋作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讖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新序同。純一察高注呂覽云、欲觀人之至行、不讖刺之以辭。

高注辭、謝也。謝不敏而可以弗棄也。嬰誠革之。迺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王云、誠讀為請。革、改也。向者不辭而入、今者

糞灑改席而禮之、則改乎向者之為矣。晏子以此為請、故曰嬰請革之也。越石父曰、吾聞之、

請與誠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孫云、說文醮、冠娶禮祭。玉簪、子肖切。至恭不修途。至恭在心不在迹。尊禮不受擯。擯、斥也。棄也。尊人以禮、適以自尊。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

此五字、呂覽作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上客。史記管晏列傳約其文、與此小異。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蘇云、言自以為德。

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戾、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老子曰、自伐者無功。孫云、呂氏春秋觀土篇、新序節土篇、用此文。

也。

晏子之御感妻言而自抑損晏子薦以為大夫第二十五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闕其夫為相御也。闕、隙也。擁大蓋策駟馬、

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

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不自滿假。今子長

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為足。仰望絕矣。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

晏子怪而問之。怪其前後若兩人。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孫云、史記晏子列傳用此文。

侂子午見晏子晏子恨不盡其意第二十六

燕之游士。游說之士。有侂子午者。孫云、姓侂字子午。南見晏子于齊。燕在齊北、故曰南見。言有文章。

術有條理。立辭皆委然成章，推行則秩然有序。巨可以清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二百篇。睹晏子，恐

懼而不能言。懼舊編讀，黃云、續當作懼。李本作恐，古懼字。純一今據改。恐懼不能言，未能忘勢故。晏子假之以悲色。假，寬也。悲，

也。開之以禮顏。微露笑顏，兼以禮貌。然後能盡其復也。復，白也。白，猶言也。客退，晏子直席而

坐。直，正也。廢朝移時。朝，知妖切。從自至食時為終朝。詩蝦蟆崇朝其用傳。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為

憂也。浩然之氣，夫餐故。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

為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為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

于我。廣雅釋詁一殫，盡也。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矣，猶

也。乎。然吾失此，何之有也。何之有也，當作何功之有也。今脫功字，文不成義。此指懷善而死者甚多。吾既失此，猶莫大焉。何能有功於齊。

晏子遺北郭騷米以養母。遺，舊讀乞，今校正。騷殺身以明晏子之賢第二十七

齊有北郭騷者。孫云、姓北郭名騷。結果罔。孫云、今本罔作果，據呂氏春秋訂正。罔，蒲葦，

孫云、穢。說文、葵東也。玉篇始有罔字。口交切。織也。持也。織龍屨，舊脫龍字，屨作履，並據呂氏春秋補訂。龍屨即麻屨。

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孫云、說文踵，一曰往來兒。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

養母者。孫云、藝文類聚作託以養母。純一案類聚見卷八十五。呂氏春秋士節篇、此下有晏子之

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

粟。類聚八十五引止。此。辭上有騷字。有閒。類聚三十三、開闢。晏子見疑于景公，出辟。孫云、類聚作奔。過北郭騷

卷五 內篇備雜上第五 一四七

之門而辭。呂氏春秋高注、辭者、別也。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高注適、之也。晏子

曰：見疑于齊君。齊字不、當有。將出犇。犇、呂氏春秋俱作、高注、走也。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

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十甚矣。晏子行。高注行、去也。北郭子

召其友而告之。黃云、元刻、脫郭字。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

養及親者，身仇其難。及，舊作其、王云、養其親本作養及親、養及於親、則德莫大焉、故必、身仇其難也。今本及作其、即泆仇其難而誤。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

平御覽人部百一十、引此並作及親。呂氏春秋士節篇、說及復思篇同。純一、今據正。孫云、高誘注呂氏春秋、當、王篇、去滌切。說苑、藝文類聚作更。今晏子見疑，

吾將以身死白之。高注白、明也。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孫云、今本脫笥字、據呂氏春秋。造

于君庭。孫云、藝文類聚、作送詣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復者、白事、於君者。今去齊國，齊

必侵矣。蘇云、侵上疑有見字。純一案齊必侵矣、文義不明。疑本作齊必見侵、下文方見國之、文方見國之必侵、正承此而言。今本因脫見字、後人又其矣字以成句耳。方見國之

必侵，不若先死。先字舊脫、據呂氏春秋、藝文、疑聚、說苑補。方、復將也。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孫云、說苑作請絕、以吾頭為憑信、明著晏子之賢也。言、

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以託，退而自

刎。孫云、藝文類聚作乃自殺。純一、案說苑作被巡而退、因自殺也。其友因奉以託。以字舊脫、據文補。而謂復者曰：孫云、復者、呂氏

春秋作、此北郭子為國故死。劉云、此字不可通。呂氏春秋士節篇、說、楚復患篇、均無此字。此乃北字誤衍。吾將為北郭子

死，又退而自刎。此殺已以利天下之義。知、景公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孫云、駟、說

文釋傳也。呂氏春秋作駟。高、勝江驛、傳車也。說苑作駟。及之國郊。高注郊、境也。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尸。聞北

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十甚矣。高注、

晏子自謂地比鄰豈不得其人、爲不知士也。又不知比鄰豈能爲其殺身以用己。故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賈傑也。孫云、臣氏春秋士節篇、說苑復患篇、用此文。說苑作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文視此多劣。

景公欲見高糾晏子辭以祿仕之臣第二十八

景公謂晏子曰、吾聞高糾與夫子游。孫云、糾說苑作繆。糾繆聲相近。黃云、糾元刻作糾、下章同。寡人請見之。

晏子對曰、臣聞之、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王者保民、爭地以戰、殺入盈野者、悖矣。爲祿仕者、不能

正其君。仕務安囑利民、爲祿則居心不正、安能正君心之非。高糾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行。孫云、干嬰之闕、特祿仕之臣也。孫本脫仕字。孫補嬰之闕。特祿仕之臣也。云、祿說苑作捷。何足以補君乎。孫云、說苑君道篇用此文。純一案此與下章並外上二

十三章、均言高糾事。

高糾治晏子家不得其俗迺逐之第二十九

高糾事晏子而見逐。高糾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蘇云、言無祿位也。外上二而卒

見逐、其說何也。晏子曰、嬰之家俗有二、而子無一焉。糾曰、可得聞乎。晏子

曰、嬰之家俗、閒處從容不談議、則疏。論讀本字、於義無取。嘗讀爲義。義讀古通用、詳問上十五章。又疑讀之言旁、蓋傳寫者涉上談

字言旁諫衍。談義、與揚美削行驕士慢知爲儷文。易乾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墨子經上曰、義、利也。故問上二十二章曰、謀必度于義。若閒處從容時不談義、則不知利人利物、爲真自利之道、其人即不可親、宜疏而遠之。出不相揚美。揚人之善、成人之美、可以端風化。入不相削行。削行、親

易咸二氣感應以相與。鄭注。通國事無論、如問下五章、體貴側賤不逆其倫、又十章、親疏得處其倫、皆是。無倫則亂矣。驕士慢知者、漆十士。是周公佐相天子、不敢驕士慢知之證。則不朝也。朝、見也。則不與。與、猶

易咸二氣感應以相與。鄭注。通國事無論、如問下五章、體貴側賤不逆其倫、又十章、親疏得處其倫、皆是。無倫則亂矣。驕士慢知者、漆十士。是周公佐相天子、不敢驕士慢知之證。則不朝也。朝、見也。

無倫則亂矣。驕士慢知者、漆十士。是周公佐相天子、不敢驕士慢知之證。則不朝也。朝、見也。

無倫則亂矣。驕士慢知者、漆十士。是周公佐相天子、不敢驕士慢知之證。則不朝也。朝、見也。

孔穿朝注。不見驕士慢知之。人，欲行常謙而學日益也。此三者嬰之家俗，今子是無一焉。故嬰非特食餽之長也。劉云、長與主同。言非彼主食之人。是以辭。孫云、一本服此三字。

晏子居喪遜答家老仲尼善之第三十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孫云、晏桓子名弱。 應衰斬。 衰、裏十七年左傳作縗。 杜注斬、不緝之也。 縗在胸前。 應、三升布。 正義、喪服傳曰衰三

升。鄭玄云布八十縗為升。文選揚子雲解嘲注、引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處斬衰、居倚廬。孫云、衰左傳作縗。說文、縗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苴經帶。杖。菅屨。

杜注苴、麻之有子者、取甚脆也。杖、竹杖。菅屨、草屨。齊文、以苴麻為經及帶。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杜注、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惟枕草耳。正義曰、喪服傳及士喪禮記、皆云居倚廬。寢苦枕由。微粥。是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者、唯彼言枕由此言枕草耳。居倚廬寢苦者、鄭玄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菅、編索也。其

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杜注、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識之。正義、晏子之父始卒、則晏子未為大夫。言晏子為大夫者、禮

喪服大夫之子、行從大夫之法。晏子曰、唯卿為大夫。杜注、晏子惡自己以斥時失禮。故是正禮。言唯卿得服大夫服。我是大夫得服士服。又言自己位卑、不得從大夫之法者。正義曰、晏子所行斥時之失禮。故孫卿略答家老也。鄭玄注禮記上引此云、此平仲之謙也。孫云、鄭注言謙者、言己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耳。

會子以問孔子。問舊作聞、據家語子貢問篇改。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正義作禮

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正義作禮

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正義作禮

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正義作禮

晏子春秋校注卷六

漢陽張純 一作如

內篇雜下第六凡三十章

靈公禁婦人爲丈夫飾不止晏子請先內勿服第一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黃云、說苑政理篇作景公。統一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

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

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者字舊脫、從王校據說苑補。裂斷其衣帶、相

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于內、而禁之于外、猶懸牛首于門、

而賣馬肉於內也。盧云、賣御覽作鬻。此賣當作賣。與鬻同。內覽御作市、似非。黃云、懸

說是。門、國門。內、牛首於門、喻縣禁於外。賣馬肉於內、喻服之於內、當從盧說。蘇云、黃

宮內、門與內對文。公何以不使內勿服、何以說苑作胡。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

文雖小異、而亦有不字。孫云、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齊人好轂擊晏子給以不祥而禁之第二

齊人甚好轂擊。孫云、說文轂、輻所棲也。統一案御

患之、耗財、費時、長門爭。迺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藝文類聚七十一引作晏子爲

者不祥。孫云、轂擊、御覽作犯轂。順當爲慎。古類字居處不敬乎。祭冠慎則德精

行嚴正、故無不稱。下車棄而去之。棄而舊倒、從王交據御覽。類聚無此十一字。及說苑正。類聚無棄字。然後國人乃不為。乃字。

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孫云、不能說苑作不肯。故化其心、莫若教也。疑

身字。後漢書第五倫傳曰、以身教者從。孫云、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景公嘗五丈夫稱無辜晏子知其冤第三

景公敗于梧丘。孫云、政文選注作田。太平御覽作遊梧丘。爾雅釋丘、嘗餘梧丘。純一案敗御覽三百六十四作遊。又三百九十三、三百九十九、並作田。夜滄

早、公姑坐睡。孫云、說文睡、坐寐也。純一案御覽三百九十三、又三百九十九、並無姑字。文選江文通上建平王書注、作夜坐睡。而嘗有五丈夫

孫云、文選注作見一丈夫、純一案一誤。北面韋廬。孫云、韋廬說苑作倚廬。黃云、稱無罪焉。胡刻文選正作五。御覽三引均作五。文選注作倚從。純一案倚從是。

御覽三百六十四、引作稱冤。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嘗。公曰、我其嘗殺無罪邪。其、偷豈也。殺無罪、義複。說苑錄上有而字、誤同。御覽三百九十九、引作我其嘗殺無罪歟、是已。今據刪不辜、三字。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敗。孫云、

無罪、義複。說苑錄上有而字、誤同。御覽三百九十九、引作我其嘗殺無罪歟、是已。今據刪不辜、三字。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敗。孫云、

作出敗。太平御覽作田。有五丈夫來駭獸。舊作五丈夫詈而駭獸。五上脫有字、夫下脫來字、衍詈而二字。御覽三引並無、足證其為衍文。文選

注作有五丈夫來驚獸。驚駭義同、今據以訂正。故並斷其頭而葬之。並舊作殺之。王云、更言殺之。殺之二字、後人所加也。說苑辨物篇有此二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文選上建平王書注、引作悉斷其頭而葬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五、作斷其頭而葬之。人事部四十、作故並斷其頭而葬之。皆無殺之二字。純一案鮑刻御覽三百六十四、作斷其頭埋之。三百九十三、

作故斷其頭而葬之。三百九十九、作故並斷其頭葬之。今從王說、據御覽刪訂。命曰五丈

夫之丘。此其地邪。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御覽三百九十九、作命人掘其葬處求之、

得五頭同穴而存焉。文選注作命人掘之、五頭同穴。一公曰、嘻。孫云、嘻、譖省文。純一案御覽三百九十九、作公嘉之。令

吏厚葬之。舊無厚字、非。蓋五頭同穴、葬之久矣。今特掘求厚之、仍厚葬之而已、不特厚葬也。尸乎。與下文君體白骨、甚不相應。文選注作公令厚葬之、乃思及白骨。是已。今據

吏厚葬之。尸乎。與下文君體白骨、甚不相應。文選注作公令厚葬之、乃思及白骨。是已。今據

厚字。國人不知其營也。孫云、特、一本作營、非。此書多以營爲夢。曰：君憫白骨而沉于生者乎？不償

餘力矣。不釋餘知矣。孫云、知說苑作智。施一案言必盡智竭力傾生民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子、從孫抄

據說苑改。孫云、說苑辨物篇用此文。

柏常騫襪梟舊謂鳥俗死將爲景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第四

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孫云、踊說苑作踊、下同。言不到也。踊當是踊之誤。王云、作踊者是。成二年公卒傳、魯同姪子、踊于棺而

闕客。何注曰踊、上也。此言不踊、謂臺成而公不登。供說詞。蘇云、王說是。廣雅釋詁、亦謂踊爲上。純一案凡從足又從彡之字、義並同。如跡與迹、踰與逾之類、可證。此踊與踊並從肅、聲同、足與彡、義同。踊訓上、說文韻、達也。義近。

柏常騫孫云、字伯常名騫曰：君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而不踊焉？

公曰：然有梟。孫云、詩大雅瞻卬、爲梟爲鴟傳、梟鴟、惡聲之鳥。爾雅釋鳥、有梟鴟。郭璞注、土梟。說文云、梟、食母不孝之鳥。故冬至捕梟、磔之。字从鳥首在

上。昔者鳴。王云、古謂夜曰昔、或曰昔者。莊子田子方篇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是也。後第六章云。夕者昔與二日門。夕者與昔者同。其聲無不爲也。

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騫曰：臣請襪而去之。之字舊脫、從校據說苑補。盧

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焉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公使爲室，成

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梟舊作鴟、黃云、鴟宜作梟。下鴟當陞、襪君鴟、

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陞布翼。翼舊孫聖、從孫校據

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

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也。趣、從

柏常騫

出，遭晏子于塗，拜馬前。齊辭。黃云、晏子。齊辭，辭其拜也。竊曰，元刻如此。孫本作齊辭曰、為君禳臯

而殺之。君禳舊倒、從盧校據說施乙。君謂竊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之壽乎？

之字舊脫、據上文增。竊曰能。今日且大祭，且將為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

矣字舊脫、從盧校據說施補。能為君請壽也。也讀為邪。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劉云、證以錢

苑辨物篇、而為衍文。為可以公益壽。黃初云、莊子徐無鬼篇曰、夫神者好和而惡忿，是其義。故行仁政以保民、修至德以全性、是為深根固極、長生久視之道。此一策壽莫善於仁民以自成其仁、而通乎物之所造。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兆即徵兆。孫云、共說施作名。對曰：

得壽，地將動。晏子曰：竊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莊子大宗師篇、維斗得之、終上不得。釋文、維斗李云北斗、所以為天之綱維。樞名天樞、北斗七星之首。云絕云散者、偶為地氣所蒙、隱而不見耳。地其動，古人謂于天象、有此經驗。足徵實以力動、感無不通。汝以是乎？柏

常竊俯有聞，仰而對曰。孫云、仰一本作抑、非。然，晏子曰：為之無益，不為無損也。言地動與求壽無關。汝薄斂，斂從孫本、元刻作賦。義同。說施作薄賦斂。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俞云、柏常竊知地之將動、而借此以欺景公、自必不全君知、何必晏子戒之乎。當從說施作且令君知之。蓋此與外篇所載太卜事相類、彼必使太卜自言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即令君知之之意。所謂悉君之惶也。後人不達、臆加無字。則晏子與竊比固以欺其君矣、有是理乎。蘇云俞說是。純一案無、毋同。語助無義。太卜言地動、見外上二十一章。孫云、說施辨物篇用此文。

景公成柏寢而師開言室夕，晏子辨其所以然第五

景公新成柏寢之室。室從元刻。孫本作臺。黃云、臺字誤。下文云室夕、云室可為夕、倭云立室、可證。孫云、括地志、柏寢臺、在青州千乘縣東北三十里。師開鼓琴。孫云、樂師名開。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王云、夕與邪、語之轉也。呂氏春秋明理篇、是正坐於夕室也。其師

謂正、乃不正矣。齊師注、言其心不實、故正其坐也。夕又有西義。師辨凡言人之儀、不朝不夕。師氏注、不正東鄉。不正西鄉。黃下云國之西方、以魯為西。公曰：何以知

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薄，微也。文選神女賦注引音讀。西方之聲揚。揚者，高也。

水鑿疏。此謂西方之聲、較東方之聲高。故知其迫促也。立字舊脫，王云：以下文立室立宮例之，則室上當有立字。純一

今據。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為之。矩，法也。禮大學是以君子有紫矩之道也注。于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為

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為之。明日，晏子朝。舊衍一公字，今刪。下章晏子朝公曰，公字不重。可證。公曰：先

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為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

樞星。南斗六星，即斗宿。樞星詳前。彼安有朝夕哉。朝，東夕西，或寬或迫，所不計也。然而以今之夕者，周

之建國。國疑本作邦，漢人避諱。改。詩云：周雖舊邦。國之西方，以尊周也。此室西迫於東之故。公蹇然曰：古之臣

乎。景公病水，菅與日鬪，晏子教占菅者以對第六

景公病水。太平御覽七百四十三，作景公水疾。臥十數日。御覽三百九十八，無臥字。夜菅與二日鬪，不勝。晏子

朝。公曰：孫云、御覽作夕者吾菅與二日鬪。吾字舊脫，從黃校據。周俗謂穀怪神篤補。而寡人不勝，我其

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菅者。立于闕。立菅闕出，從黃校。據風俗通義正。使人以車迎占菅者。風俗

通義：迎下有召字、贊，不可從。至曰：曷為見召。晏子曰：夜者公菅與二日鬪，不勝。舊作公菅二日與公鬪，不勝。恐必死也。

其文、此當作公菅與二日鬪不勝。與上文文同一例。不勝，謂公不勝也。今既顛倒，又衍一公字，則義不可通矣。風俗通義正作公菅與二日鬪。純一今據乙刪。恐必死也。

舊作公曰寡人死乎，蓋後人據下文改。故請君占菅，是所為也。四字尤奇，蓋後人妄加，當刪。占菅者不合晏子口氣。今據風俗通義訂正。

曰：請反具書。具，舊作其，孫據風俗通改。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孫云：風俗通所上有無字。所下重病字。日

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公尊作故。孫云、將已御覽作將愈也。王云、故者申上之詞。上文未言病將已、則此不得言故病將已。故

嘗為公。下文占替者對曰、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即用晏子之言。則此文本作公病將已明矣。故今本公作故者、涉上文故請君占替而誤。太平御覽疾病部亦引此、正作公病將已。風俗通義同。繡

一今據改。以是對。占替者入。公曰、寡人嘗與二日鬪而不勝、寡人死乎。疑當作寡人其死乎。與上文伐其死乎一例。

占替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

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替者曰、此非臣之力。孫云、力風俗通太平御覽作功。晏

子教臣也。孫云、風俗通臣下有對字。公召晏子、且賜之。孫云、且風俗通作將。晏子曰、占替者以臣之言

對、者從孫本、元刻脫。臣從元刻、孫本鶴占。王云、太平御覽作臣。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孫云、風俗通臣下有身字。意味作使

占夢者占之。占者至門。晏子使對曰、公病、陰也。與二日鬪。日、陽也。不勝、疾將退也。三日而愈。公賞占夢者。占夢者辭曰、晏子之力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臣若自對、則不信也。純一案御覽七百四十三、作若使臣言、則不信也。後漢書郭玉傳、醫之為言意也。晏子蓋藉占替者、以醫景公之意矣。此占替者之力也。者字舊脫、據風俗通義增。臣

無功焉。公兩賜之。孫云、風俗通作公召吏而使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替者不蔽人

之能。孫云、風俗通怪神篇用此文。

景公病瘍晏子撫而對之 迺知羣臣之野第七

景公病疽。孫云、說文疽、久癰也。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請下疑脫于字。職當撫瘍。孫云、說文瘍、頭創也。非此

義。又痒、瘍也。蓋瘍言癢。玉篇、癢同痒。言按摩疽癢也。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孫云、

作欲見不得、問國子。國子曰、熱如火。純一案太平御覽九百六十八引同意林。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孫云、意味作色如日、大意同、大下有字。

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曰、如未熟李。孫云、墮、豆、音讀相近。玉篇、欬長也。純一案上當有其字、與下文同

一曰如屨辨。孫云、履一種器、革中絕謂之辨、孫炎注、半分也。屨注、中斷皮也。一子

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

人乎？公視晏子、重於二子。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中。御者即侍者。刷手溫之。孫云、刷與盥通。純一案等

手令溫、禮也。發席，傅薦。發、開也。傅、附同。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

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璧玉形圓、而中有孔。其墮者何如？曰：如珪。珪本作圭、刻上方下之瑞玉。晏子

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君子指晏子。野人指高子國子。

晏子使吳吳王命儻者稱天子晏子詳伴同惑第八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行人、官名。掌朝觀聘問之事。吾聞晏嬰，蓋北方辯于辭，習于禮

者也。命儻者曰：說苑引無日字。客見則稱天子請見。儻者掌擯相之禮。即周禮秋官之司儀。說苑無請見二字。明日

晏子有事。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孫云、蹙說苑作蹙、非。純一案蹙然、不安貌。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九作蹙然。行

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者三。曰：臣受命弊

邑之君，將使于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孫云、不敏、說苑作不倨。知古人稱不倨者、謙不敏也。敢問吳王惡乎存。北堂書鈔引說苑存作在。晏子以吳廷不得稱天子。既稱天子、吳王

何在不使明斥其非、而自稱迷惑、即謂吳王迷惑。真辯於辭者。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孫云、說苑奉使備用此文。

晏子使楚楚為小門晏子稱使狗國者入狗門第九

晏子使楚。楚文類聚二十五、作晏子短小使楚。九十四、楚人以晏子短、楚人二字、舊在短

短下無小字。初學記十九作晏子短奉使楚。楚人以晏子短、楚人二字、舊在短

云、太平御覽作晏子短小使。為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初學記省作楚為小門。孫云、楚。意林作楚王以晏子短小。延太平御覽作

迎。純一案御覽三百七十八作迎。一百八十三、又七百七十九、又九百五俱作延。類聚二十五、又九十四並同。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

入。初學記作使狗國。即從狗門入。孫云、使楚、意林作使入楚。不當從此門入。初學記楚不當從狗門入也。孫云、此門、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狗門。純一案御覽一百八十三、又九百五、均作此門。儼者更道從大門入。孫云、意林

門入也。孫云、文門入。純一案御覽一百八十三、作乃更道大門。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使子為使。四子舊脫、孫云、太平子為使。意林作齊之臨淄都無人邪、非。純一案今本脫使。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御覽作齊齊之臨淄。純一案御

覽七十二、黃云、御覽三百七十八、又四百六十八、並引作齊之臨淄。純一案御覽七十二、黃云、類聚說苑並同。今據補。三百閭、御覽七百七十九作三萬戶。張袂成陰。孫

陰、說苑、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作帷。據下云成雨、則此當為陰。王云、張袂成帷、揮汗成雨、甚言其人之眾耳。成帷與成雨、其意本不相因。齊策云、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成帷成幕、與成雨意亦不相因也。今本作成陰、恐是後人以意改之。說苑、意

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作成帷。則本作帷明矣。純一案成陰較成帷義長。揮汗成雨。比

肩繼踵而在。孫云、說文踵、跟也。踵。追也。經典多踵用踵。何為無人。孫云、為、意林作容。黃云、御覽作何

七百七十九引均同此。王曰、然則何為使子。舊作然則子何為使乎、案此文本作何為使子。因乎與子、形

不協。說苑奉使篇、正作然。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主。不肖

者使使不肖主。下兩主字舊作王、孫云、御覽作使賢者使于賢國、使不肖者使于不肖之國、

九。類聚作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國一亦作主。今本主作王、非。說苑亦作主。純一案孫說是、今據改。御覽

案說苑同。宜字義長、今據改。類聚作晏不肖、故使王爾。孫云、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楚王欲辱晏子、指盜者為齊人。晏子對以橘第十

楚王欲辱晏子、指盜者為齊人。晏子對以橘第十

楚王欲辱晏子、指盜者為齊人。晏子對以橘第十

晏子將使楚。

元刻脫使字。孫本使作至。王云、意林、及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藝文類聚人部九、果部上、太平御覽果部三、並引作晏子使楚。但省去將字耳。說苑泰漢篇、作

晏子將使荆。

可據以訂正、純一今從之。從王校補。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類聚二十

二字。說苑作

晏子賢人也。今方來、吾欲辱之。御覽七百七十九、作楚王知其賢智、欲辱之。又九百六十六、辱作傷。類聚二十五同。書鈔四十辱作病。何以

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

王云、爲其來、於其來也。古者或謂於曰爲。於猶爲也。說詳經傳釋詞。

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

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

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

爲、類聚二十五作謂。古通用。書鈔作坐定而縛一人來。王問何爲。

對

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

類聚二十五及八十六、並無固字。

晏子避席對曰

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

孫云、說苑、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淮俱作江。列子湯問篇、吳楚之國。有大

木焉。其名爲櫟。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瘧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化爲枳焉。說苑作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櫟之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說文枳水似橘。純一案後

漢書注、見馮衍傳。類聚二十五作江北、八十六作淮北。

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

書鈔無實字。

所以然者何。水土異

也。

書鈔土下

今民生長于齊不盜。

類聚八十六同此、無長字。二

入楚則盜得無楚

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

王引之經傳釋詞云、非、猶不也。所、猶可也。言聖人不可與戲也。

墨子天志下篇曰、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所以、可以也。史記淮陰侯傳曰、非信無所與計事者。言無可與計事者也。漢書所作可、是所可同義之證。熙、音義作嬉。云一本作

熙。說文熙、說樂也。黃云、徒本作嬉、純一案熙、戲也。淮南子傲真訓鼓腹而熙注。

寡人反取病焉。

書鈔作寡人反自取辱。說苑作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孫云、意林作晏子使楚。楚王令左右縛一人、作盜者過王。問何處人也、對曰齊人也。王視晏子、齊國善盜乎。晏子曰、橘生淮南。江北則爲枳、地土使然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臣不

知也。楚王自取弊耳。藝文類聚二十五、八十六、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九、用此文不同。皆以意改之、故不備錄。說苑奉使篇用此文。純一案韓詩外傳十、作齊景公使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

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讎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東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東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居有閒、東徒以過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東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紅南之樹乎。名橘。樹之紅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儻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楚王饗晏子進橘置削晏子不削而食第十一

景公使晏子于楚。楚王進橘。置削。

削是刀之類。桓二年左傳解注佩刀削上飾疏。

晏子不削而並食之。

剖、分析也。一切經音義三十二引蒼頡。

楚王曰、橘當去削。

元刻如此、說苑同。孫本脫橘字、當補。橘當去削、言食橘當去其所削之皮。御覽九百六十六、作橘當云

九、作橘未削。

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削。

敬人主之賜也。

者萬乘之主無教令、臣故不敢削。

之主二字舊脫、文不成義、今補。萬乘之主、指楚王言。謂今萬乘之主賜橘。未教臣削。削則不敬、故不敢。

不然。

孫云、說苑脫不字。純一案說苑作然臣非不知也。亦通。御覽七百七十九、又九百六十六兩引、並無不然二字。

臣非不知也。

孫云、說苑奉使篇

用此文。

晏子布衣棧車而朝田桓子侍景公飲酒請浮之第十二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

孫云、說苑田作陳。

望見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晏子。

孫云、高誘注淮南浮、

猶罰也。

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

孫云、玉藻、麋裘黃紵。襄、卿大夫之服。純一

案玉藻、

棧軫之車。

孫云、考工記、棧車欲弇。鄭氏注、士乘棧車。說文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玉篇、仕版切。考工記、車軫四尺。鄭氏注軫、輿後橫木。

駕駕馬以朝。

孫云、太平御覽作晏子衣緇布之衣而請浮。棧軫之車而杜馬以朝。與今本大異、不知何故。鹿裘本卿大夫之服。寫字又誤文爲緇。疑後人竟改緇裏靴馬爲之。

而

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說苑脫此三字。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孫云、禮記投

靈，若是者浮。鄭氏注，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命浮子。時以罰梁丘據。禮記投

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顯其身。孫云、顯舊作尊、據說苑改。寵之百萬

以富其家。羣臣之爵。孫云、之舊作其、據說苑改。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盧云、重、說苑今

子衣縞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韓非外儲說左、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注棧車、柴車也。

則是隱君之賜也。則是舊倒、從孫校據說苑乙。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

而後飲乎。其、猶抑也。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之卿位。賜之舊倒、從盧王校據

顯其身。顯舊作尊、從盧校據說苑改。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之舊作以、從

改、與上。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孫本據說苑

盧云、舊本君字並不誤。下云則過之、乃若過其臣也。但此下當補一臣字。純一案盧說是也。然義

有未盡。此文疑本作臣聞古之賢君。知臣有受厚賜。而不顯其困族。則過之。今元刻脫卻臣二字、

說苑脫君知二字、語意均不完。當並存君字臣字、中間加一知字、則妥矣。臣有受厚賜。臣字舊脫、從盧校據說

困從元刻。孫本作國、據說苑改。盧云、困字似亦可通。純一案困字是。國乃困字之誤。孫據譌字改正字、非。下云待臣而後受火者數百家、即困族也。則過之。不能顯君

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不能行君之令故。君之內隸。隸、屬也。臣之父兄。若有離散、

在于野鄙。是不過君之賜。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外從孫本、據說苑改。元刻作內、非。臣之所職。此職字、與上文異

義。當讀若職。說文職、記數也。从耳、戠聲。周禮職方氏、困學紀聞云、漢樊毅修西嶽廟記、作職方氏。然則臣之所職、即臣之所識也。若有播亡。亡舊作之、孫本據說苑改。在于四方。是不過君之賜。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不能行君之令。此臣之罪

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孫云、意說。施作主誤。且以君之賜，父之黨，無

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簡舊作間、據說施改。

書臬陶諷簡而廉。鄭注簡。謂察量疑重。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是謂君賜之實。此文亦見外上二十七章。如此者，為彰君

賜乎。為隱君賜乎。說施作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字也。孫云、說施臣術諱用此文。純一案無

字、說施作桓子。外上二十六章旨同。

田無宇請求四方之學士晏子謂君子難得第十三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于牆陰，曰：子何為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方之學士

可者而與坐。方舊作鄉、從黃校據標顯改。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外觀華美、嬰惡中無實學。

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華山然。華舊作笑、從孫校據藝文類聚改。莊子天下篇、宋

鈔尹文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崔譔云、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己心均平也。晏子心儀華山、蓋先宋鈔尹文陸道風者。名山既多矣。孫云、藝文類聚作孫子若華山然。松

拍既多矣。望之盡日不知厭。純一案名山既多矣五字、蓋後人仿下句安加。與上文不協、殊嫌其贅。當刪。松柏既茂矣。喻君子間中肆外之德。望之相相

然，盡日不知厭。相相舊作相相、王云、相相二字、於義無取。相當為相。音忽。說文相、高兒。從木目聲。故山高兒、亦謂之相。相與相、字相似。世人多見相、少見相。

故相誤為相。此言望之相相然、下言登彼相相之上、則相為相之誤明矣。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盡日舊作盡目力、蓋由日誤為目、文不成義。校者遂以意增力字、曲成其說。然盡目力不知厭、未嘗盡

文類聚引作盡日不知厭義長。今據以訂正。望之相相然、有可望而不可及。而世有所美焉。世

與共美。固欲登彼相相之上，蘇云、乞乞然不知厭。穆勛、勤也。廣韻勛、用力也。玉篇引倉乞乞然不知厭。穆勛、勤也。廣韻勛、用力也。玉篇引倉

與共美。固欲登彼相相之上，蘇云、乞乞然不知厭。穆勛、勤也。廣韻勛、用力也。玉篇引倉

行之之事。仇乾然不知語。後二十七章云、常爲而不置。意行而不休。是其義。蓋見道甚真。深達有得。欲語不能也。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

登。孫云、部婁、說文附婁、小土山也。春秋傳曰、附婁無松柏。善。孫云、句。純一案此喻。未與相接、似尙可取。登

之無蹊。蹊、謂徑道也。漢書李廣蘇建傳贊、下自成蹊。注。無蹊、言登之無可登、喻爲人所棄。維有楚棘而已。廣雅釋木、楚、荆也。荆棘、喻不可與親。

遠望無見也。喻平庸無足觀。俛就則傷要。喻卑劣常爲害。黃云、要古腰字。嬰惡能無獨立焉。孫本脫要字。元刻脫嬰字。

且入何憂。易繫辭下曰、天下何思何慮。義同。靜處遠慮。襄二十八年左傳、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蠶。見歲若

月。悲身世之無常。孫云、言惜歲易過如月也。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孔子好學、不知老之將至。墨

從酒。從、讀若。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

晝夜守尊。尊、酒器。說謂之從酒也。樂酒無厭。謂之亡。

田無宇勝樂氏高氏欲分其家晏子使致之公第十四

樂氏高氏。孫云、樂施字子旗。高彊字子良。孫本竊逸。孫云、田無宇諱桓子。鮑國諱文子。田氏鮑氏

先知而遂攻之。高彊曰、先得君、田鮑安往。昭十年左傳、作先得公。陳鮑焉往。杜注、欲以公自輔助。遂攻虎

門。孫云、杜預注左傳作公門。二家召晏子、晏子無所從也。左傳作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從者曰、何

爲不助田鮑。左傳作其徒曰、助陳鮑乎。晏子曰、何善焉其助之也。左傳作曰何善焉。杜注、言無善義可助。何爲不

助樂高、曰庸愈于彼乎。左傳作助樂高乎。曰庸愈乎。杜注、非惡不羞於陳鮑。門開、公召而入。左傳作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

之而後入。樂高不勝而出。田桓子欲分其家。左傳作樂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以告晏子。晏子曰、不

可。君不能飭法。而羣臣專制。君不能整飭法。紀。而羣臣擅權。亂之本也。今又欲分其家、利其

貨是非制也。

言非法也。

子必致之公。且嬰聞之，廉者政之本也。

廉從孫本，元刻作禁，非。

讓者

德之主也。樂高不讓，以至此禍。

不讓則險取，感亡家之報。

故可毋慎乎？

言慎毋蹈樂高覆轍。

廉之謂公

正。

廉則無偏私。

讓之謂保德。

周語下，昔史佚有言曰：德莫若讓。章注讓，遠怨也。

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怨利生

孽。

左傳作蘊利生孽。杜注蘊，蓄也。孽，妖害也。

王云、左傳作蘊利，本字也。此作怨利，借字

也。前諫上篇，外無怨治內無亂行。言君勤於政，則外無蘊積之治。內無昏亂之行也。是晏子

書、固以怨為蘊矣。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揚倬曰、怨讓

為蘊。言雖富有天下，而無蘊蓄私財也。彼言怨財，猶此言怨利。

維義為可以長存。

舊為字在

可以下、文義不

順、從王校乙。

且分爭者不勝其禍。

分、忿同。分爭則貪。曠志肆，終必敗亡。

辭讓者不失其福。

辭讓則廉。正謙和。

無不吉

利。子必勿取。

老子曰、多藏必厚亡。

桓子曰、善。盡致之公。而請老子劇。

孫云、劇、左傳作甚。與劇不同。括地志、

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二十一里。

故紀國。密州莒縣、故莒子國。

子尾疑晏子不受慶氏之邑。晏子謂足欲則亡第十五

慶氏亡。孫云、問上第二章末云、及慶氏亡。語意未了。疑接此章。後人割裂之。

分其邑與晏子。邶殿邶從孫本。元刻誤邶。孫云、邶殿、杜預春秋

釋例。其鄙六十。晏子勿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

王云、初學記人部中引晏子、本

作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

人問曰、富者人所欲也、何獨不受。今本邶殿云

云及子尾二字、皆後人以左傳改之。其標題內之子尾及足欲則亡四字、亦後人所改。

晏子對

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

備則盜

吾邑不足欲也。

幸可

益之以邶殿。適足欲。足

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正義曰、外猶以外。宰猶益也。以邶殿為外也。言吾

先有邑、更不得益邶殿耳。純一案正義未得其旨。此

由吾作主矣。故下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適也。夫民生厚而用利。

民宰舊脫、從孫盧王校

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適也。夫民生厚而用利。

民宰舊脫、從孫盧王校

據去法

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

孫云、左傳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

敢貪多所謂幅也。

孫云、沈啓南本有注云、或作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無功之費、不義之

惡富也。諺曰、前車覆、後車戒。吾恐失富。不敢受之也。盧云、此段在何獨弗欲下、是晏子本文。

文選大代論、五等論、兩注。並引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可知唐時本如是。後人輒以左傳慶氏之邑

足欲以下竄易之。元刻不知此為本文。而但注於所謂幅也之下、云或作云云、沈啓南本亦同。然猶

幸有此注、今得致而復之、遂為大字。而以左傳之文作注、庶乎不失其舊。王云、盧改是也。西征

賦注、歎逝賦注、運命論注、劍閣銘注、並引晏子前車覆後車戒。合

之六代五等諸侯二論注、凡六引。純一案盧王說是也。當據以訂正。

景公祿晏子平陰與橐邑。晏子願行三言以辭第十六

孫云、左傳襄十八年諸侯伐齊、齊侯嬰諸平陰。杜預注、平

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供云、橐疑棠字之誤。左氏襄六年傳、

晏弱圍棠。杜注、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反市者十一社。

反讀為販。荀子儒效篇、積反

貨而為商賈注、別雅四云、

反讀作販。正韻販亦作

反。二十五家為一社。晏子辭曰、吾君好治宮室。民之力弊矣。

弊、疲也。又好盤游

翫好以飭女子。孫云、說文翫、習

也。言民不堪命。厭也。飭與飾通。民之財竭矣。竭、盡

也。近迫也。弊其力竭其財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嬰之所為不敢受

也。言民不堪命。嬰受祿乎。公曰、是則可矣。雖然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

君子疑當作吾子、或

從下文作夫子。然作

君子亦。晏子曰、嬰聞為人臣者先君後身。問下十一章曰、先民而後身。問上十一章曰、薄

後身。君以垂羣為義。君事即羣事。先君之愈而後其身之私。臣道然也。安國而度家。王云、度讀為宅。宅度古字通。爾雅宅、居

是鎡京。坊記、宅作度。安邦而度家。宗君而處身。度亦處也。處亦居也。宗君而處身。伯宗、史記作伯尊。左傳

富與貴也。言為臣者欲保富貴。道莫先於忠君。使君能保惠

民。則君之身尊而國安。然後臣身常貴家常富矣。公曰、然則曷以祿夫子。晏

子對曰：君商漁鹽。孫云、商同鹽。說文行賈也。關市譏而不征。譏、察也。察好而不征稅也。耕者十取一

焉。弛刑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若此三言者，嬰之祿。君之利也。

言能舒民之財力、減民之死刑。勝於益嬰之祿。亦君之厚利也。孟子對梁惠王曰、省刑罰、薄稅斂。對齊宣王曰、耕者九一。關市譏而不征。其仁民之心同。公曰：此三言者、

寡人無事焉。請以從夫子。公既行若三言，使人問大國。大國之君曰：齊安

矣。使人問小國。小國之君曰：齊不我加矣。加、陵也。論語公治長、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蔡解引馬注。

梁丘據言晏子食肉不足景公割地將封晏子辭第十七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三引、文同此。又八百

四十九引、無梁丘據見晏子六字。以告景公。曰：曰。此六字、御覽八百四十九作景公悅。北堂書鈔百四十五、以告作還言之。封晏子以都昌。

替作割地將封晏子、王云割地將三字、原文所無。封晏子下、有以都昌三字、而今本脫之。都昌、齊地名。鈔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出晏子都昌辭而不受八字。注引晏子云、景公封晏子以都昌、晏子辭而不受。太平御覽飲食部七同。太平寰宇記曰、都昌故城、齊頃公封逢丑父食采之邑。晏子春秋云、齊景公封晏子以都昌、辭而不受。即此城也。則此文原有以都昌三字明矣。其割地將三字、

則後人以意改之。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寰宇記、見離州。昌邑縣、古都昌之地。即齊七十二城之一。晏子辭而不受。舊無而字、從王校補。曰：富而

不驕者，未嘗聞之。黃云、元刻之誤者。純一案元刻無者字、並無之字。或黃所見本異。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

而不恨者，以若為師也。若從元刻。孫本作翁、非。以若為師、以貧為師也。子華子晏子問

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濡。畜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是知晏子尚儉。貴乎心外毫無物染。故必以貧為師。今

封，易嬰之師。今封以都昌、則不貧。是易嬰之師也。師已輕，封已重矣。師本至重、而輕之。封所宜輕、而重之。為乎可。黃初云、輕師重封、

莊子性篇所謂長已於物。失性於俗。謂之倒置之民。詰請辭。

失性於俗。謂之倒置之民。詰請辭。

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第十八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藝文類聚二十五引文同。說苑作君之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

不飽。墨道尚儉。自苦為極。僇則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故韓非外儲說左云。揚子法言五百篇曰。墨晏儉而廣禮。此儒墨之辯也。使者

反言之。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也讀為邪。孫云、藝文類聚作如此貧乎。寡人不知，是寡

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孫云、說苑作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

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游。覆、猶被也。三族、父族母

族妻族。前十二章云、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於衣食者。妻之黨無不凍餒者。是為澤覆三族。國之衛士、待臣而舉火者數百家。是為延及交游。以振百姓

粟，盡分於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

民。夫字衍、說苑無。當據刪。是臣代君君民也。說苑作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為君也。蘇云、言代君為民之君。忠臣不為也。厚

取之君而不施于民，是為筐篋之藏也。說苑作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為也。進取

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于它人，是為宰藏也。說苑作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宰、家宰也。

智者不為也。夫十總之布。孫云、總即穆假音字。說文、布之八十縷為一豆之食。豆、食器。

足于中免矣。言免於凍餒、此心足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

仲。孫云、五百、太平御覽作三百。御覽四百二十四、引作管仲不辭。獨辭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

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御覽以管仲失之、故再拜而不敢受命。孫云、說苑臣術篇用此文。純一案此與下

景公以晏子衣食弊薄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第十九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八十鐘為升。魯語妾衣不過七升之布注。食脫粟之食。舊無上食字。王云、脫粟上常有食字。後第二十六云、

食脫粟之食。即其證。今本脫食字、則文義不明。且與上句不對。後漢書章帝紀注、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八引此。並云晏子相齊、食脫粟之飯。純一案王說是、今據

補。御覽八百四十九、又八百六十七引此、脫粟上並有食字。五卯。茗菜而已。卯從元刻、黃云、瘦本同。純一案孫本卯誤

茶耳矣。可證。御覽八百四十九、引作茗菜五卯耳。菜上脫茗字。又八百六十七、引作五卯茗菜而已。茗謂茗。而並作五卯、足證卯字之誤。左右以告公。公為之

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孫云、齊語、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韋昭注、

以安孺子居賴。又禮之子駘。杜預注、齊邑。按在今青州、臨朐縣界。郡國志、無鹽屬東平國。本宿國任姓。晏子對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

營丘。孫云、今青州。臨淄是也。為地五百里。為世國長。史記齊太公世家曰、五侯九伯、實得征之。故云為世國長。自太公至

于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苟能說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趣齊搏以求升

土。孫云、趣當為趨。言皆至齊爭地也。純一案。史記李斯傳、彈爭搏解、搏猶術技之義。不得容足而寓焉。苟得其君之歡悅、即可以取封邑。則不待至公之身、

趨齊術技求地者衆、已無託足之所矣。嬰聞之、臣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惡有不肖父為不肖子、為

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孫云、恐子不肖、仍致制祿。純一按父貪。遂不受。

田桓子疑晏子何以辭邑。晏子答以君子之事也。第二十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于邑。必不受以恨君。

何也。王云、恨非怨恨之恨。乃恨之借字。恨者、違也。君與之邑而必不受、是違君也。故曰必不

受。受以恨君。說文恨、不聽從也。吳語、今王將恨天而伐齊。韋注曰、恨違也。古多通用恨字。

齊策、秦史魏冉致帝於齊。蘇代謂齊王曰、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秦、違秦也。新序雜事篇、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亦謂君也。此皆借恨為恨之證。晏子對曰、嬰聞

之節受于上者，明不貪也。長、健益也。漢書嚴安傳、塊長地健。注引張宴。儉居于處者，據上文增。

文同一例。處、常也。呂覽誣徒篇、喜怒無處注。名廣于外也。廣、大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乎。庸、猶何也。

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辭以近市，得所求，諷公省刑第二十一

孫云、欲更、藝文。曰、子之宅近市，欲隘囂塵。文選謝玄暉之言，無近市二字。類聚作欲使更。曰、子之宅近市，欲隘囂塵。文選陸

橋詩注、引左傳。不可以居。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曹書注、引本府齊臨行引左傳、省作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者。文選陸

請從子家韓章之圃。昭三年左傳杜注、微、下。隘、小。囂、聲。塵、土。爽、明。塏、燥。正義

曰、塏、高地、故為燥也。以所居下濕塵埃、故欲更於明燥之處。晏子春秋云、將更於豫章之圃。豫

章之圃、高燥之地也。黃云、正義引晏子春秋云、將更於豫章之圃。今無此文、蓋後人據左傳竄改

故也。晏子原文。晏子辭曰、太平御覽一百八十引。君之先臣容焉。杜注、先臣晏子之先人。孫云、

後人依左傳。臣不足以嗣之。孫云、嗣、藝於臣修矣。杜注修、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

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杜注旅、衆也。不敢勞衆為己宅。韓非作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公笑

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文選景福殿賦注、作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則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左傳無

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繁于刑。杜注、繁、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

貴而屨賤。左傳無而字。踊、剛足者之禮。剛足者多。公愀然改容。孫云、韓非作造然變色。公為

是省于刑。公字疑衍。御覽六百九十七引、作公愀然。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蘇

左傳博作姆。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杜注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子行福、

則庶幾亂疾止也。孫云、韓非難云、小雅巧言之詩。其是之謂乎。孫云、韓非難二篇用此文。

景公毀晏子鄰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第二十二

晏子使魯。舊衍比其反三字、從盧校刪。景公為毀其鄰以益其宅。晏子反聞之。待於郊。使人復於公曰。臣之貪。舊為貧、從盧校改。頑而好大室也。乃通於君。小爾雅廣詁、通達也。故君大

其居。臣之罪大矣。公曰。夫子之鄉惡而居小。故為夫子為之。欲夫子居之。

以憐寡人也。憐、快也。是也。以憐寡人、猶云憐寡人之意也。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

隣舍。雜上廿三章云、君子居必擇鄰。今得意于君者。深其居則毋卜。已沒氏之先人卜與臣

鄰。吉。臣可以廢沒氏之卜乎。德卜不祥。且犯非禮。夫大居而逆鄰歸之心。臣不願也。請

辭。孫云、按今本皆與左傳同。刪去此文。疑後人妄以左傳改此書也。盧云、今本晏子使晉至酒許之。皆左傳之文。非元本。今依元刻及沈啟南本所注、進為大字。以復其舊。純一案盧說是、今從之。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酒許之。黃云、按標題云景公毀晏子鄰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據此、則前文以或本為正。未數語仍當以今本補之。乃與標題語合。純一案黃說是、今從之、以左傳文注此、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酒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堯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酒許之。齊水經淄水注、齊北門外東北二百步、有齊相晏嬰冢宅。左傳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嬰弗更。為諺曰、吾生則近市。死豈易志。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曰節節里。

景公欲為晏子築室于宮內。晏子稱是以遠之。而辭第二十三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昔相見。昔從元刻、猶存古義。孫本作夕、太平御覽、藝文類聚並同。蓋後人改。別雅五云、左傳哀四年、楚為一

昔之期。饗梁及霍。昔與夕同。饗梁傳、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莊子天運篇、蚊蟻嗜膚。則通昔不

樂矣。注、通齊也。列子周穆王、昔昔夢為國君。注、猶夜夜也。史記龜策傳、衛子、宋元王曰、

今晉王子宿有孽牛。晉張華詩。伏枕然遠昔。唐書宗室傳。帝妻之一者。皆以昔爲夕。相字在本並脫。今據類聚六十四。及御覽百七十四引補。爲夫子築室于閭

內。黃云。標頭作宮內是。純一案類聚御覽引。並作閭內。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言大德深藏不露。如禮中庸所謂君子之道闇然

而日章。近而結。言至性感孚無間。如老子所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命。舊作是。謂會結無纏約而不可解是。

令。承字衍。命令義同。今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近之則容止雖飾。罪戾滋多。是所以遠之。

請辭。

景公以晏子妻老且惡欲納愛女晏子再拜以辭第二十四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

之內子邪。晏子對曰。然。是也。是也與然義複。街。當刪。公曰。嘻。亦老且惡矣。惡。陋也。寡人有

女少且姣。姣。美。好也。請以滿夫子之宮。廣雅釋詁。四。滿充也。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

惡。疑當作乃此。老且惡者。嬰與之居故矣。蘇云。故。猶素也。言素與之居也。列子黃帝篇。而安于於陵故也。張注訓故爲素。是其證矣。故及其少

而姣也。故與固同。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

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倍與背同。再拜而辭。此與外下

景公以晏子乘弊車駕馬使梁丘據遺之。文義不完當據正文。補轎車乘馬四字。三返不受第二

十五

晏子朝。乘弊車。駕鷩馬。鷩。詭苑作鷩。下同。蘇云。治要無鷩字。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邪。何

乘不佞之甚也。佞。舊作任。王云。不任本作不佞。佞與姣同。好也。晏子乘微車駕鷩馬。故

景公曰。何乘不佞之甚也。陳風月出篇。佞人寡令。毛傳曰。佞好兒。釋文。

燕焉。

書鈔百四十三兩引、燕並作燕。孔廣陶云、吳山會仿宋本晏子、及陳本俞本書鈔燕作燕。案燕與譙宴並通。

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噫、去

子之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

墨子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晏子同。蓋遲禹教也。

免粟之食飽。

俞云、上云食脫粟之食。此云免粟之食飽。免、即脫也。廣雅釋詁免、脫也。錢氏大昕養新錄曰、免與勝

同義。引論衡道虛篇、免去皮膚為證。謂免去、即脫去也。而未引晏子此文、失之。純一察晏子食而不忘人之飢。有甚願人我之養舉足而止之意。士之一乞也。供云、皆當作氣。說文氣作乞。餽作氣。此復借氣為餽、故下云有三士之食。俞云、乞當作既。說文既部既、小食也。論語不使勝食既、今論語作氣。此省作乞、古字並通。士之一乞、猶云士之一食。下文二乞三乞並同。故曰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

食也。純一察乞、御覽八百四十九誤作足。下同。炙二七、士之二乞也。昔菜五卵、昔菜

舊脫、御覽引作菜五卵、士之三乞也。嬰無倍人之行、墨子經上云、倍為二也。言嬰之德行、無加于人。而有參

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御覽謝作辭。前十二章、又外上廿六章、皆同。

梁丘據自患不及晏子。晏子勦據以常為常。行第二十七。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

至。墨道尚勤。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所以成己之德也。嬰非有異于人也。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者當作

絕。易乾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晏子有焉。故難及也。此文疑本作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耳。足成嬰非有

及也四字、以牽合上文至死不及之說。頗似晏子自炫。與嬰非有異於人之義不協。蓋由錢人妄改無疑。說施如此、亦後人依俗本晏子改之不足據。孫云、說施建本篇用此文。

晏子老辭邑。景公不許致車一乘而後止。第二十八。

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

辭邑者。舊衍矣字、從王校刪。案齊先君無定公、或即太公子丁公。丁定音近。言自丁公至莊公、用世者共二十一君。齊大夫未有以老辭邑者。今夫子獨辭

之。是毀國之故。故、法。呂覽知度、非管國之故注。棄寡人也。不可。晏子對曰：嬰聞古之事君者

稱身而食。稱、量也。量自身之才德而食祿。德厚而受祿。蘇云、而同期。故古者多而則對舉。德薄則辭祿。德厚受

祿所以明上也。明上有知人之明。德薄辭祿可以潔下也。蘇云、可疑所讓。當與上一律。純一案可同所。與而則對舉同例。可以嚴

下、使下不貪汙也。嬰老、德薄無能而厚受祿。德字舊脫、語意不完。今據上下文補。是皆掩上之明。荀子解蔽篇謂明。管子四時篇曰、使能之謂明。

汗下之行。言使臣下貪墨之行。展轉相染而增汗。不可。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

管仲恤勞齊國。孫云、爾雅釋詁恤、憂也。身老、賞之以三歸。孫云、韓非外儲說左、管仲相齊曰、臣之室。論語八佾篇、子曰、管氏有三歸。包咸注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或據說苑云三歸之歸、以為盛名、非也。說苑蓋言築臺以居三歸耳。此云管仲以三歸、韓非云使子有三歸之家、則非臺明矣。

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為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曰：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義高諸侯。義高出於諸侯。德備百姓。德備備於百姓。今嬰事君也、

國僅齊於諸侯。未能稱霸高。於諸侯。怨積乎百姓。且令百姓藏怨甚深。怨下疑脫厚字、與上句對文。嬰之罪多矣。過則歸已。

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為不肖子。為舊譌其、從盧校。據前十九章文改。厚受賞、以傷國民義

哉。以傷當作不傷。言嬰亦國民耳。今罪甚多、而君欲賞之、使澤及子孫。未免傷義。且夫德薄而祿厚。德不稱祿。智昏而家富。難

久。是彰己之貪汙。而不可。公不許。晏子出。異日朝得聞而入

邑。致車一乘而後止。論語舉而、道千乘之國。包注、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此云致車一乘、蓋地約十井也。

晏子病將死、妻問所欲言、云毋變爾俗。第二十九

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子無欲言乎。此如晏子心無所察。是真能簡者。晏子曰：元刻如此。孫本服吾

元刻如此。孫本服吾

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也。晏子之家俗有三。見雜上廿九章。能毋變俗。則子孫不失爲善人。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命子壯而示之。第三十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說苑作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孫云、太平御覽作書記曰也。子壯而示

之。示、說苑作視。及壯。發書。王云、句。書之言曰。蒼脫一書字、文義不明。從王校據白帖十及說苑反質篇補。布帛不可窮。窮

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

也。窮、乏也。以菽粟不可窮。窮則無可食不待言。故略之。布帛窮則無可飾。牛馬窮則無可服。教重蠶桑。故以厚生也。說見雜上五章。由是爲士、可以尙志而任重。謀國、可使常富而非竊

也。位

晏子春秋校注卷七

漢陽張純 一仲如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

凡二十七章 孫云、俗本以此附內篇。盧云、自此已下、吳勉學本有缺篇。且篇次不與孫本同。今故具列孫本次第、使可察焉。

而禮焉。

景公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第一

景公飲酒數日而樂去冠披裳自鼓盆甕。

舊作釋衣冠自鼓缶、韓詩外傳九、作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孫云、

釋衣冠、太平御覽作去冠破裳。王云、羣書治要、及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九、服章部十三、並引作去冠被裳。自鼓盆甕。御覽器物部三、又引作自鼓盆甕。今本云云、乃後人依新

序刺奢竊改之。純一案王說是而未盡。此文自鼓缶、本作自鼓盆甕。王引諸書可證。惟御覽四百六十八、引作自鼓盆、脫甕字。釋衣冠、御覽六百九十六、引作去冠披裳是也。披、解也。淮南齊俗訓

披斷撥棹注。今並據正。御覽四百六十八引。謂左右曰、仁人亦樂是乎。孫云、左右新序作披作破。義近。其他引披作被、直是誤字。

四百六十八作問左右曰、仁者亦樂此乎。蘇云、治要作問於左右曰、仁梁丘據對曰、仁人之

人亦樂此樂乎。純一案乎孫本作夫。韓詩外傳謂作願。是乎作此乎。孫云、左右新序作

耳目亦猶人也。夫奚為獨不樂此也。蘇云、治要無亦字。奚作何。此下有樂字。純一

據知之。而仁人用耳目之心不猶人、非據所及知也。公曰、趣駕迎晏子。孫云、趣新序作速。蘇云、

至。舊脫服字、而作以、從孫校據韓詩外傳補訂。新序同。治要作朝服以至。受觴再拜。公曰、寡人甚樂此樂。蘇云、治要無

欲與夫子共之。蘇云、共之、治要作同此樂。請去禮。孫云、韓詩外傳無此句。文理不貫。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

治要無此句。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之不欲也。諸子字而衍。諫上二章曰、今君去禮。則羣臣以力為政。強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故曰嬰恐君之不

欲也。今作恐君子之不欲、則非其旨矣。羣書治要無子字。純一據刪。今齊國五尺之

童子。蘇云、治要作今齊國。小童、自中以上。力皆過嬰。又能勝注、韓詩外傳、魯齊國五尺然而不敢亂者。

蘇云、治要無亂字。純一案畏禮義也。元刻如此。孫本據韓詩外傳新序刪義字。王云、孫刪義字、韓詩外傳作所以不敢者。非也。此義字、非仁義之義。乃禮儀之儀。周禮大司徒、以儀辨等。則民不越。鄭注曰、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故曰不敢亂者、畏禮儀也。古魯仁義字、本作誼。禮儀字、本作義。後人以義代誼、以儀代義、亂之久矣。此文作義、乃古字之僅存者。良可寶也。韓詩外傳新序無義字者、言禮而儀在其中。故文從上若無禮。蘇云、治要省耳。不得據彼以刪此。各本及羣書治要、皆有義字。純一案王說是。

無以使其下。下不樂為使故。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非傷即詭故。治要使下事下並無其字。夫麋鹿維無

禮。維新序作唯。故父子同鹿。同鹿、同牝也。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孫本脫以字、元刻有。治要、新序、御覽四百六十八引、

並有。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邦。舊邦上衍其字、上下皆四字句、今校刪。大夫無禮官吏

不恭。父子無禮。父不慈。子不孝。其家必凶。兄弟無禮。兄不友。弟不恭。不能久同。孫云、邦恭凶同為韻。純一案唐

韻正四江邦引此。邦、古音博工反。先泰韻讀云、邦恭凶同韻。東部。古音諧一東引此。自嬰聞之至不能久同、新序無。韓詩外傳、作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為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案稷與國為韻。家古音姑、與居為韻。中間不應雜以為人上無禮四句無韻之文。今本如此、豎傳寫者

亂之。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鄭風相鼠之詩傳、豎速也。爾雅釋詁同。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

人不敏。無良左右。淫蟲寡人。以至于此。蠱、惑也。孫云、蠱、韓詩外傳新序作廬。作請殺左右以補其

禮。晏子曰、左右何罪。蘇云、治要何作無。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

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蘇云、治要有矣字。公曰、善。請易衣革冠。蘇云、治要無革字。更受

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糞、除穢也。灑灑即洒掃。改席召晏子。衣冠以迎。舊作

冠以迎晏子。王云、召衣冠三字、文不成義。且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衣冠以迎。四字乃後人所加。當從羣書治要作召晏子。俞云、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

命。故此云衣冠以迎。王說非也。下云公下拜送之門。有迎乃有送。可知此四字之非衍。特傳寫奪去。而補者誤著之召字之下。則文不成義。羣書治要、因刪此四字矣。蘇云、俞說是。純一今據正。

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禮焉。禮字舊脫、從王校據治要補。噉酒嘗膳。孫云、說文據、口有所銜也。蘇云、治要無門。

無此再拜。告饜而出。蘇云、治要無告饜二字。公下拜。送之門。反命撤酒去樂。蘇云、治要無門反命三字非。禮

作。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治要彰作章。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酒酣。顧無為禮。晏子諫刺審篇、用此文。蘇云、治要載此章在諫上篇。純一案此與諫上二章為一專。

景公置酒泰山四望而泣晏子諫第二

景公置酒于泰山之上。上從元刻。孫本作陽。云、沈啓南本有此章。俗本皆刪去。據藝文南為陽。山北為陰。管子小匡篇曰、齊地南至於岱陰。則景公不得置酒於泰山之陽。御覽人事部百三十二、引作泰山之陽。乃後人以意改之。元刻本、沈本、及御覽人事部三十二、皆作泰山之上。

蘇云、音義作上。純一案藝文類聚十九、作齊景公置酒泰山。酒酣。公四望其地。喟然歎。孫云、歎今本作嘆、俗。據藝文類聚改。泣數行

而下。曰。御覽三百九十一、引作公四面望喟然歎曰。又四百九十。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而

死乎。舊國下衍者字、從盧校據御覽刪。黃校同。御覽兩引、乎並作耶。文選秋與賦注、作景公遊於牛山。臨齊國。乃流涕而歎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者。左右佐

哀而泣者三人。御覽兩引、均作左右泣者三人。類聚同。曰。臣細人也。臣舊作吾、御覽四百九十一同誤。今從盧校、據御覽三百九十一改。猶

將難死。而況公乎。棄是國也而死其孰可為乎。此十一字殊贅、御覽

其髀。孫云、說文髀、股也。純一案類聚及御覽兩引、並無獨字共字。廣雅釋詁三搏、擲也。仰天而大笑曰。御覽三百九十一無而字。

作左右皆泣。樂哉。今日之飲也。公怫然怒曰。孫云、說文怫、鬱也。玉篇、意不舒也。扶勿切。純一案類聚及御覽兩引、並無湯

然二。寡人有哀。子獨大笑。何也。御覽四百九十一、作子笑何也。又三百。晏子對曰、今

笑何也。並無寡人有哀句。

日見怯君一。辭云、說人怯、多畏也。杜持說然。諛臣二一。有奇人字、王云、人字涉上文、則不當有人字。藝文類聚人部三、及太平御覽引此、皆無人字。諛臣三與怯君一類。諛上十七章、亦云不仁之君見一。詔諛之臣見二。純一今據刪。

是以大笑。公曰、何謂諛說。文。則不當有人字。藝文類聚人部三、及太平御覽引此、皆無人字。諛上十七章、亦云不仁之君見一。詔諛之臣見二。純一今據刪。

怯也。晏子曰、夫古之有死也、令後世賢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說詳上

十八章。唐韻正一屋伏、古音蒲北切。引此文。並引列。若使古之王者如毋有死。舊作毋

子天璣篇、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以證伏與息為韻。若使古而無死。此云若使

愈云、本作如毋有死。如與而韻。如毋有死者、而無有死也。諛上篇云、若使古而無死。此云若使

古之王者如毋有死。文異而義同。因如諛作知、寫者遂移至毋字之下、義不可通矣。純一案愈說是、

今據乙。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尚在。而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夫盛之有衰、生

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文選藉田賦注引此文同。曷為可悲。文選

賦注引、分作數、常作當、曷為可悲作曷為悲老而哀死。至老尚哀死者、怯也。左右助哀者、諛也。怯諛聚居

是故笑之。公慙而更辭曰、我非為去國而死哀也。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

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也。古人以彗星出於當地、為咎徵故。史記齊世家、作彗星出東北。當

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正義曰、彗若帚形。見其境。有亂也。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義、儀本字。行儀、倫

國穿池沼、則欲其深以廣也。且也。為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擄奪。

擄、亦應也。後漢班彪傳下注。誅僂如仇讎。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五、引作君穿池欲深廣。為臺榭高大。無賦斂如擄奪句。僂作讎。

是觀之。莠又將出。史記正義、莠音佩。謂客星侵近邊側欲相害。舊衍天之變三字、王云、此

何暇在莠。莠又將見矣。此文曰莠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語意前後相同。則不當有天之變

三字明矣。續漢書天文志注、引作幸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困學紀聞亦同。史記齊世家、

書所引改。王云、可讀曰何、何可古字通。庸。亦何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文十八年左傳、庸何傷、襄二十五年傳、將庸何歸。皆其證也。于是公懼、迺歸。寘池

沼。孫云、說文。寘、塞也。廢臺榭。薄賦斂。緩刑罰。三十七日而彗星亡。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登牛山而悲。登公阜睹

彗星而感。旨同而辭少異爾。故著于此篇。純一案此章前半與諫上十七章並十八章首段為一事。後半與諫上十八章末段為一事。

景公嘗見彗星使人占之晏子諫第三

景公嘗見彗星。明日召晏子而問焉曰、曰字舊脫、從蘇校補。寡人聞之、有彗星者必有

亡國。蘇云、有字疑緣上而衍。夜者寡人嘗見彗星。吾欲召占者使占之。晏子對曰、君

居處無節、衣服無度、不聽正諫。王云、正與証同。說文証、諫也。齊策、士尉以証靖郭君是也。亦通作正。呂氏春秋慎大篇、不可正諫。達鬱

簞、使公踟列士。正諫。是也。與事無已。事、土木之事。賦斂無厭。耀民財。使民如將不勝。竭民力。萬民懟怨。

萬星又將見、普矣、獨彗星乎。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登公阜。見彗星。使禳之。晏子諫。辭旨同。而此特言嘗見為異爾。故著于此篇。盧云、此章與

本缺。純一案諫上十八章末段宜參觀。

景公問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諫第四

景公飲酒樂。孫云、俗本以此章移景公疥瘡疔之後、非。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文選秋與賦注、作使古而無死、不亦樂乎。

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文選秋與賦注、無則字。得作有。昔爽鳩氏始居

此地。孫云、杜預注、爽鳩氏、少皞之司。純一案見昭二十年左傳。季荊因之。孫云、杜注、季荊、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有逢伯陵因

之。孫云、杜注、逢伯陵、殷諸侯。孫云、杜注、蒲姑氏、殷周之閉。代逢公者。而後太公因之。古

若無死。孫云、若一本。作君、非。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謂梁丘據與我

遊公阜。一日而有三過言。但析為章而辭少異。皆著于
此篇。純一案此章與諫上十七章並十八章首段宜參觀。

景公謂梁丘據與己和晏子諫第五

景公至自敗。孫云、敗左傳作田。晏子侍于遼臺。梁丘據造焉。孫云、梁丘據左傳作子獻。稱其字。公曰：維

據與我和夫。維左傳作唯。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

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昭二十年左傳杜注、燂、炊也。釋文云、醢、呼兮反。醢、音梅。

烹、督庚反。煮也。燂、章垂反。燂也。正義曰、醢、酢也。醢、肉醬也。宰夫和之。齊之以

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杜注濟、益也。洩、減也。文選陸士衡答賈長孺詩注、作以澤其過。說又據、除去也。君子食之以平

其心。君臣亦然。杜注、亦如羹。君所謂可而有否焉。杜注否、不可也。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杜注、獻君之否、成君之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晉語九、史黯對趙簡子曰、事君者薦可而替否。

是以政平而不下。干、犯也。無過與不及、故不相犯。民無爭心。政平故。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

平。醴餼無言。醴餼舊譌奏醴、孫云、詩作醴假。傳醴、總。假、大也。左傳作醴餼。禮中庸作奏字。而寫者誤合之。又脫去餼字耳。當依左傳改正。黃云、凌本作醴餼。純一今據正。時靡有爭。杜注、詩頌殿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和

羹備五味。異於大羹。醴、總也。餼、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正義曰、詩商頌烈祖之篇、祀中宗之詩。言中宗總齊大政。自上及下無怨恨之言。時民無有相爭鬪訟者也。先王

之濟五味。杜注濟、成也。和五聲也。管子、宙合篇曰、五味不同物而能和。五音不同聲而能調。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

亦如味。一氣。杜注、順氣以動。二體。正義曰、樂之動身體者。唯有舞耳。文舞三類。杜注、風雅頌。武舞執干戚。舞者有文武二體。正義曰、一國之

事、諸侯之詩、為雅。成功告神為頌。四物。杜注、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杜注、宮商角徵羽。六律。正義曰、周禮太師、掌

天子之詩、為雅。成功告神為頌。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杜注：聖、異、共也。幸、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正義曰：詩大雅大明之篇。

君無違德。

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流從元刻。左

傳同。孫本作深。孫云：深即流隸字。杜注：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若德回亂。舊德下衍之字。據左傳刪。

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登公阜見彗星章旨同。故著于

此篇。純一案此與諫上十八章。使覆彗星為一事。

景公有疾。梁丘據商款請誅祝史晏子諫第七

景公疥遂疔。

左傳杜注：疔、瘰疾。孫云：事在昭二十一年。純一案純當作且。說詳諫上十二章。

期而不瘳。

釋文：期、音基。案瘳、病癒也。

諸侯

之賓。問疾者多在。

杜注：多在齊。梁丘據商款。杜注：二子齊壁大夫。

言於公曰：吾事鬼神。

吾當是君之請。

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豎以辭實。

杜注：欲殺豎固。以辭實。辭謝來問疾之實。

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

杜注：日、往日也。盟在襄二十七年。

宋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

杜注：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

趙武曰：夫子家事治。

襄二十七年。昭二十年左傳。禮大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故趙武以為言。

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

信從元刻。凌本左傳並同。孫本作言、非。

其家事無猜。元刻作情、譌。

其祝史不祈。

杜注：家無猜忌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

建以語康王。

杜注：楚王。

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

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

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尙矣哉。能

成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杜注：五君。文。

襄、靈、成、景。

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

杜注：廢事。無上下無怨。服虔云：謂人神無怨。

動無違事。

動合人天。

其祝史

薦信。無愧心矣。杜注、君有功德。史陳說之無所愧。 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杜注、與受

福。其所以蕃社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

頗邪。頗、廣雅釋詁二、衰也。昭十二年左傳書辭無頗注、偏也。 上下怨疾。服虔云、復是人與神相怨疾也。 動作辟違。動作邪僻。違、理也。 從欲

厭私。杜注、使私情厭足。純一案從讀如織。 高臺深池。撞鐘舞女。鐘從明本。 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杜注、奪

取也。正義曰、輸、墮也。故為墮毀。奪其所聚之物。孫云掠、漢書武紀作略。 以成其違。以成其違理之行。 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

行非度。正義曰、肆、縱恣也。恣意行非法度之事也。 無所還忌。杜注、還、猶顧也。 不思謗讟。正義曰、俗本作畏、定本

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痛、疾。怨也。 無悛于心。悛、改。 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杜注、以

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矣。是矯誣也。正義曰、掩蓋愆失。安數美善。是矯詐誣罔也。 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

求從元刻。黃云凌本同。孫本譌成。杜注、作虛辭以求媚于神。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舊衍之字、俞云、其國以禍。四字為句。言國以之而受禍也。

與上文國受其福相對為文。說詳舉經平議左傳。純一今據刪。祝史與焉。其所以天昏孤疾者。舊無其字、據上文補。文同一例。天、天折。

不盡天年也。昏、昧也。昏也。亂也。孤疾、與蕃社正相反。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于鬼神。僭、不信也。慢與慢同。 公曰。然

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杜注、言非諫祝史所能治。 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黃云、萑、元刻作萑。說文萑、萑蒲。似鳩雁而大。萑、老兔。似鴟。鶩而小。萑、亂之已秀者也。萑从佳从艹。萑、从艹萑聲。 舟蛟守之。藪之薪蒸。虞候

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杜注、衡鹿、舟蛟、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釋文萑、音丸。藪、音交。藪、藪口反。蒸、之丞反。

鹿曰薪。細曰蒸。蜃、市軫反。正義曰、周禮司徒之屬。有林衡之官。掌巡林藪之禁。鄭玄云、衡、平也。平林藪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藪。此置衡鹿之官。守山林之木。是其官

也。舟是行水之器。藪是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蛟為官名也。周禮山澤之官。皆名為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鄭玄云、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則

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鄭玄云、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則

數是少水之澤。立官使之候望。故以虞候為名也。海是水之大澤。有時祈望祭之。因以祈望為主海之官也。此皆齊自立名。故與周禮不同。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之。言公立此官。使之守掌。則山澤之利。不與民共。故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尔之關。暴征其私。正義曰。縣鄙之人。鬼神怒而加病也。又征稅。奪其私物。而使民困也。余舊作介。王引之云。偪介本作偪尔。余即尔字。近也。偪爾之關。謂近國都之關也。今本作偪介者。後人依誤本左傳改之。辨見經義述聞。純一今據改。承嗣大夫。彊易其賄。杜注。承嗣大夫。世位者。純一案。布常無藝。杜注。藝。法制也。言布

詭法。常也。常亦為法。藝當為執。即臬。假音字。臬為射準的。言布法無準也。徵斂無度。詩徵羸斂。毫無限制。宮室日更。日事改。淫樂不

違。杜注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于市。杜注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于鄙。杜注。詐為教。私

欲養求。不給則應。杜注。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

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杜注。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成縣。東北有攝城。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為人

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杜注。萬萬曰億。萬億曰兆。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杜注。除逋責。釋文。責本又作債。同。案別雅四云。國策馮煖為孟嘗

君收責于薛。史記孟嘗君傳作收債。按周禮天官小宰。懸稱責以傳別。漢書高帝紀。此兩家常折券棄責。後漢書樊宏傳。責家聞者皆慙。凡諸責字。義皆為債。公疾愈。德以有此章與景公病久。欲誅祝史以謝。事旨悉同。但述辭有首末之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此與諫上十

二章為一事。景公見道殣自慙無德。晏子諫第八。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孫云。菽當為赤。王引之云。鳧。鴈也。鳧鴈食以菽粟。則鳧鴈乃家畜。非野鳥也。出而見殣。殣死為殣。昭三年左。謂晏子曰。此何為而死。晏子對

曰此餒而死。孟子梁惠王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大致相似。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

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

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

何為其無德。蘇云、其字疑衍、上文亦無。此一察說苑作何為其無德也。御覽五百四十八。又八百四十一兩引、並有其字。足見非衍。願臣願有請

于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殲之有。孟子嘗因梁惠王好樂。曰今王與百姓同樂則

王矣。又謂齊宣王曰、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與王何有。與晏子用心同。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

貨。偏有所聚。偏舊作衝、孫據說苑改。菽粟幣帛。腐于困府。孫云、詩傳、圓者為困。倉頡篇、府、文書財帛藏也。惠不徧

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此文疑本作惠不徧于百姓。心不周乎萬國。相對成文。今本編下衍加字、心上衍公字、句法不調。則桀

紂之所以亡也。以不與民偕樂而獨樂故。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孫云、偏今本作徧。據說苑改。黃云、元刻作徧。

純一案徧徧古通用。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

殲何足恤哉。孫云、說苑至公篇用此文。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遊寒塗、不勦死狗。辭如相反、而其旨實同。故著于此篇。純一案景公遊寒塗、諫上十九章。

景公欲誅斷所愛櫛者晏子諫第九

景公登筍室而望。孫云、藝文類聚作青堂。見人有斷雍門之櫛者。王引之云、櫛即楸字也。說文楸、梓也。徐鍇曰、春秋

左傳襄十八年、伐雍門之楸。作菽、同。中山經、其狀如櫛。郭璞曰、即楸字也。是雍門之櫛、即雍門之楸。純一案類聚八十九作准門。或雍之形誤。公令吏拘之。願

謂晏子趣誅之。趣、遽也。廣雅釋詁一。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之櫛。寡人所甚愛也。

比見斷之。比舊作此。從盧校改。故令夫子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古

饑元刻竊

蒿種芼斂不半。孫云芼、說文艸覆萑。純一案蒿、艾類。芼、他沼生草。可為道

路有死人。道殣相望。

齊舊四量。四升為豆。舊脫四升二字、為涉下文誤作而。今據問下十七章補正。下文注並詳彼。豆四而

區。區四而釜。釜十而鍾。田氏四量各加一焉。以家量貸。以公量收。則所以

糴。孫云、糴說文市穀也。

百姓之死命者澤矣。民命之將死者、被其膏澤而生矣。今公家驕汰。斬刈民力。見前七章。而田

氏慈惠。國澤是將焉歸。王云、澤、古舍字。說見管子戒篇。田氏雖無德。而有施于民。有字舊脫。據左傳補。

公厚斂。而田氏厚施焉。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孫云、小雅車擊之詩、純一案杜注、詩義取雖無大德。

亦有喜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田氏之施。民歌舞之也。此章蓋本昭三年及二十六年左傳、綜合而成。歸於田氏不

亦宜乎。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登路寢而歎、景公問後世有齊者、叔向問齊國之治若何、辭皆略同而小異。故著于此篇。盧云、與本缺此章。純一案此與諫下十九章、問上八章後段、

問下十七章前半、後十五章為一事。

景公臺成盆成适願合葬其母晏子諫而許第十一

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

曰。寡人夜者。盧云、夜字衍、者乃昔之譌。王云、盧說非也。古謂夜為昔。故或曰昔者。或曰夜者而三矣。然則夜非衍字、者亦非昔之譌也。聞西方有男子哭者。聲甚哀。氣甚悲。是奚為者也。邪

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孫云、孔叢作盆成匡。形相近。未知孰誤。盧校作盆成

造。云廷譌、據禮記檀弓上正義引改。純一案盧說是。孟子盡心下有盆成括、寫者習聞之。檢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標題又因正文改。孔叢見結墨篇、其書不足據。父之孝子、

兄之順弟也。孫云、孔叢作其父向為孔子門人。純一案俞為贊之誤。其父二字衍。觀彼下文云。門人

作弟弟。又嘗為孔子門人。

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以徒爲孔子門人、非以其父爲孔子門人明矣。今其母不幸而死。柩未葬。孫云、言未附葬於其父。家貧

身老子孺。盧云、孺、小弱也。疑與孺同。玉篇音矩、孤也。洪云、孺即孺字之俗。莊子大宗師篇、而色若孺子。釋文孺、弱子也。孺孺字形相近。恐力不能

合柩、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因問其偏柩何所在。偏柩從元刻。繆史同。孫本作偏柩。盧云、

偏爲偏親。柩即上文所云柩。公因其有恐不能合柩之語。故使問其偏親之柩何所在。語意自明。上文柩柩、不當改作柩柩。柩即柩柩。若以應柩葬之柩而言柩柩。恐非辭。下文偏之所在、亦當作偏柩之所在。純一案盧說偏親是。柩作柩非。柩、謂合葬也。禮記檀弓下、衛人之柩也。魯人之柩也。合之注。偏柩對合柩言。本文重在合柩。上云柩柩未葬、言未柩之新柩亟須合柩。故問已葬之柩爲柩、致失合柩之本情。孫本兩柩字並誤、當從元刻改。晏子奉命往弔。而問偏柩之

所在。柩字舊脫、據上下文補。盆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柩寄于路寢。得爲地下之

臣擁札摻筆。孫云、說文札、牒也。摻即操字異文。給事宮殿中右陛之下。以上十九字無謂、當刪。願此處當有柩柩二字。願

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以圖之。布唇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

而臨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适蹙

然。孫云、說文蹙、蹙也。跳、躍也。曰、凡在君耳也。凡、皆也。且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輕死。墨子兼愛下篇、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智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而死。不可勝數也。楚靈王好細腰。孫云、腰當爲要。俗加肉。

其朝多餓死人。人上當有之字。墨子兼愛下篇、昔荆靈王好小要。荆國之士、子胥忠其

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臣。孝己愛其親。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舊說中二句、文不成義。王

云、此文原有四句。秦策云、子胥起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文義正與此同。下文今爲人子臣云云、正承上四句言之。純一今據補。今爲人子

而離散其親戚。舊人子下衍臣字、從俞校刪。俞云、親戚、謂父母也。孝乎哉。足以爲臣乎。本書文尙駢麗。上

文不成義。王

文不成義。王

文不成義。王

既對舉矣。此文則以忠孝一也。折重人子當孝。今不得合葬其親戚、不孝甚矣。故云孝乎哉、足以爲臣手。文又以相錯見義。若此而得祔、是生臣而安死母也。是使臣得不死、而死母得安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寄之于國門外宇溜

之下。孫云、輓、說文引車也。溜、說文霽、屋水流也。溜通。身不敢飲食。擁轅執輅。轅、輿車之木。施於輿底軸上。左右各一、外出向前者。

古大車皆用轅。釋名釋車云、轅、輓也。車之大援也。輅、輓轅。所以爲引。儀禮既夕章前注。木乾鳥栖。孫云、栖、說文西。鳥在巢上。西或從木妻。此作栖、後人俗字。

純一案此喻如鳥栖。任其乾枯而不移。祖肉暴骸以望君愍之。愍、憐也。憐也。賤臣雖愚竊意明君哀而不

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公忿然作色而怒曰、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晏

子對曰、嬰聞之。忠不避危。忠者若不避危難。愛無惡言。愛者若不無惡言。且嬰固以難之矣。以、同已。言

嬰固已恐君之不許矣。今君營處爲游觀。虞字疑。既奪人育。既奪人之墓地。又禁其葬。又不許合葬。非仁

也。肆心傲聽。不聽正諫。不恤民憂。非義也。若何勿聽。如何不聽。因道盆成筮之

辭。公喟然太息曰、悲乎哉。子勿復言。迺使男子祖免。祖免以表哀。去冠拊髮曰免。女

子髮者。髮當作髮笄。盧云髮疑髮。純一案盧說是。男子祖免。女子當髮。髮本作鬢。說文云髮結。禮、女子髮哀。弔則不髮。魯賦武命與齊戰于狐餘。齊人與髮者始髮。今本髮鬢髮、後人又有意加笄字。遂失迎喪之旨。以百穀爲開凶門。凶門、今喪家結綳爲廡、表文之外者是。沿古俗也。以迎盆

成筮。迺脫衰經。不敢見君。冠條纓。孫云、條當爲條。說文、條、玉簪、纓飾也。墨緣。衣緣墨。色。以見乎公。公

曰、吾聞之。五子不滿隅。盧云、馬瑞臨文獻通考序、有三屏不足以滿隅語、未知印出此否。一子可滿朝。言人有可貴之實、雖少

勝于多。非迺子耶。盆成筮于是臨事不敢哭。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刻

注云、此章與逢于何請合葬正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章。純一案逢于何請合葬、諫下二十章。

景公築長康臺晏子舞而諫第十二

景公築長康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穫。」

也。忽忽矣若之何。蘇云：忽忽與下憊憊、同當訓憂。非如禮器祭義注、訓為勉勉者比。此與史記梁孝王世家云：「意忽忽不樂。」義同。又大戴禮：「君子終身守此勿勿。」

彼與上悃悃憊憊下戰戰。俱當訓為憂懼。猶歲已寒矣，而役不罷。罷、止。憊憊矣如之

何。孫云：憊憊、爾雅釋訓憂也。純一案方言十二：憊、拙、忡也。錢鐸箋疏引詩坤蟲篇憂心憊憊。毛傳

若之何。可證。古音諸二。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慚焉。為之罷長康之役。元刻注云：月引此、忽忽憊憊諸。為長康欲美之、景公冬起大臺之役、辭旨同而小異。故著於此篇。純一案諫下第五章、第六章、宜參觀。

景公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將加誅。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好弋。孫云：韓詩外傳、作齊景公出弋。昭華之他。純一案藝文類聚九十、引作齊景公、無好弋二字。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孫云、

苑作燭難。韓詩外傳作顏頤聚。藝文類聚作顏涿聚。此脫顏字。一本作祝鄒。呂氏春秋尊師篇、顏涿聚乘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盧云、御覽四百五十五引說苑、亦作燭鄒。純一案御覽九百十四引本

書、作顏涿聚。又八百三十二引韓詩外傳、亦作顏涿聚。今本韓詩外傳涿涿鄒。類聚引無之字。公怒召吏欲殺之。舊脫欲字、孫云、藝文類

御覽九百十四引本書、作公召吏殺之。無欲字、非。又四百五十五引。晏子曰：「燭鄒有罪二。」說苑

四。御覽引彼作夫涿聚有死罪三。類聚作涿聚有三罪。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孫云、御覽

一案說苑同。韓詩外傳作請數而誅之。御覽引彼作請以其罪數而誅之。公曰：「可。于是召而數之。公前曰：『說苑作於是乃召燭

下無燭難名。御覽引彼同。燭鄒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孫云、汝藝文類聚作爾。難數之。景公前曰：

彼同。藝文類聚作一罪也。下作二罪三罪。純一案御覽九百十四引此同類聚。說苑一二三均在罪上。有是字。御覽引彼同。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

孫云、藝文類聚作一罪也。下作二罪三罪。純一案御覽九百十四引此同類聚。說苑一二三均在罪上。有是字。御覽引彼同。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

孫云、藝文類聚作一罪也。下作二罪三罪。純一案御覽九百十四引此同類聚。說苑一二三均在罪上。有是字。御覽引彼同。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

孫云、藝文類聚作一罪也。下作二罪三罪。純一案御覽九百十四引此同類聚。說苑一二三均在罪上。有是字。御覽引彼同。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

孫云、藝文類聚作一罪也。下作二罪三罪。純一案御覽九百十四引此同類聚。說苑一二三均在罪上。有是字。御覽引彼同。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

罪二也。類聚無之故二字。韓詩外傳、有天子聞之。必將貶紬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傳諸侯上有四國二字。外是罪三也。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數燭鄒罪已畢。黃云、凌本無已字。請殺之。公曰勿殺。說苑作公曰止、勿殺而謝之。韓詩外傳、

人傲謝焉。劉云、此下證以御覽四百五十五引、及說苑辨物篇、當補而謝之三字。寡人聞命矣。孫云、韓詩外傳、說苑正諫篇、用此文。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欲誅野人。景公

欲殺野人、諫上二十四章。欲誅野人、諫上二十五章。

景公問治國之患。晏子對以佞人讒夫在君側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佞人讒夫之在君側者。蘇云、治

人。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與、猶黨也。後此治國之常患也。舊脫治字、當作長、從王校據羣書治要補

正。與上下文同一例。公曰。讒佞之人。則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會為國常患乎。兩則字、晏

子曰。君以為為耳目而好謀事。謀舊譌繆、從蘇則是君之耳目繆也。繆、訛

亂君之耳目。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夫上

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忿然作色不說。治要無忿然曰。夫子何少

寡人之甚也。舊少譌小、脫之字。王云小本作少、此後人不解少字之義而改之也。史記李斯傳、

曰、少者不足之詞。並與此少字同義。羣書治要正作少。對曰。臣何敢橋也。橋舊作橋、義不可

純一案王說是。治要有之字、今據補正。也讀為耶。對曰。臣何敢橋也。橋舊作橋、義不可

之譌。俞云、此橋字與問下篇橋魯國之橋、同為橋之誤字。荀子臣道篇曰、率羣臣百吏。而相與鹽

吾橋君。又曰、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橋拂。晏子言臣何敢橋、言臣何敢有所橋拂乎。蓋因公忿然

作色故云然。蘇云、治要何作非。橋夫能自周於君者。蘇云、周、杜預注左傳密才能皆非

常也。夫藏大不誠于中者，必謹小誠于外。大不誠，即大惑。小誠，謂小處小信。以成其大不誠。

黃云、元刻比下重。衍于中者等十五字。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王云、能與而同。君怨良臣，公本作君。此涉上文公不能去而諫。上文公不能去，是指景公而言。此文君怨良臣，則泛指為君者而言。與上句君字同義。羣書治要正作君怨良臣。純一今據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言順君之嗜欲，舉良臣往日令君失意之事，以益其怨。出則行威以取富。出則假借君威，肆行而貪得。夫何密近不為大利變。蘇云、治要何作可。純一案何讀若可，古通。夫、猶彼也。變、易也。言彼能密通於君。故意不為大利易行。而務與君赴義。正所謂必謹小誠於外也。而務與君

至義者。舊衍也字。從蘇校據治要刪。孫云、言取利於外間。而不營利於密近。偽以義結於君。此難見而且難知也。舊作此難得其知也。蘇云、治要作此難得而其難知也。義亦不可晰。純一案此文疑本作此難見而且難知也。言讒佞之人，工於作偽之心，難見而且難知也。今本見作得者，古得作尋。故古書得見字恒互譌。下脫而字。且譌其。又脫難字。文不成義。治要字不脫而文有誤。故其義亦不可通。今仍依治要校訂之。公曰：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之

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患日不足。患字舊脫。王云、元刻有日不足三字。孫本無。審且語意未明。當依羣書治要作患日不足。聽治不留、患日不足，言其敏且勤也。純一今據補。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

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助元刻作劫。盧云、孫本改助。而音義仍作改爲助是也。治要正作助。孫本助字係剗改。寡人亦事勿用矣。矣字舊脫。從蘇蓋音義先成。而剗改在後。未及追改音義耳。寡人亦事勿用矣。矣字舊脫。從蘇對曰：讒

夫佞人之在君側者，孫云、文選注作讒佞。隱在君側。若社之有鼠也。詳問上九章。諺言有之曰：社

鼠不可熏，去此乃治矣。舊無此乃治矣四字。治要同。蘇云、治要無諺言七字。熏作燻。孫云、文選注引有云去此乃治矣。今本去下疑脫四字。黃云、孫頤谷

據文選恩倖論注，作去此乃治矣。純一案沈休文奏彈王源注，文與恩倖論同。今據補。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俞云、古依雅釋器曰：衣、隱也。釋名釋衣服曰：衣、依也。是隱與依、聲近誼通。此隱字當讀為依。依君之威以自守，正與上社鼠之喻相應。純一案俞說亦通。隱當如字讀。匿也。諺也。言讒佞之人，匿藏

卷七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

一 九 三

於君之威權。故字舊脫、據治要補。蘇云、治要焉作也。載此在問上篇。元刻注中。足以自保。是故難去焉。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問倭人君、問上二十一章。問治國何患、問上九章。

景公問後世孰將踐有齊者晏子對以田氏第十五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于字舊脫、太平御覽七十一引同。今據雜上五章補。望見齊國。問晏子曰、後

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御覽引無國字乎字。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也。公曰、胡必

然也。得者無失、則虞夏常存矣。常、元刻作當。晏子對曰、臣聞見足以知之者、智

也。見下舊衍不字、從王校據下文臣奚足以知之刪。見足以知之、言見微知著也。先言而後當者、惠也。孫云、惠與慧通。夫智與惠、君

子之事。臣奚足以知之乎。雖然、臣請陳其為政。君彊臣弱、政之本也。君唱

臣和、教之隆也。言君當才德遺衆。刑罰在君、民之紀也。今夫曰無宇、二世有功于國

而利取分寡。取通聚。漢書五行志、內取茲為禽注。寡、說文少也。從山從穎。穎、分賦也。故為少。言利聚則分諸孤寡貧乏之人。公室兼之。田氏兼有

公室之利。國權專之。國權為田氏所專。君臣易施。王云、施讀為移。易移、猶移易也。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漢書衛綰傳、人之所施易。施字

並讀為移。倒言之則曰易施。莊子人間世篇、哀樂不易施乎前是也。陳氏專國。而君失其柄。故曰君臣易施。純一案王說亦通。但據下文家施不及國、是施當如字讀之。易、謂變易。易繫辭上六

爻之義、易以賁釋文。君臣易施、言大夫不得施及國人。今施及之與君同。而無衰乎。而從元刻。孫本作能。

而通。今本徑改為能、而古字亡矣。嬰聞之、臣富主亡。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為

幾。為舊誤無。從俞校據問上八章正。齊國、田氏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即世、政不在

公室。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維禮可以已之。其在禮也、家施不及國。昭二十六

年左傳正義曰、大夫稱家、家之所適、不得施及國人、言國人是國君之所有、大夫不得妄施遺之、以樹己私惠。陳氏施及國人、是違禮也。民不懈貨不移、

左傳作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杜注、守土不濫。杜注、不官不諂。杜注慢也。大夫不收公

利。杜注、不作福。正義、大夫不得聚收公利、自作福也。公曰善。今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

國也久矣。可猶所與天地並立。杜注、有天地則禮義興。君令臣忠。令、審也。忠、左傳作共。下同。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黃云、元刻衍屬字。臣忠而

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杜注、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

貞。姑慈而從。杜注、從不自專。婦聽而婉。杜注、婉順也。禮之質也。杜注、質、體也。左傳作禮之審物也。公曰善哉。

寡人迺今知禮之尚也。左傳作寡人今而後。晏子曰夫禮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

以為其民。左傳作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故尚之。正義曰、先古聖王。以有上下之禮。乃可治其天

地。此章與景公坐路寢、問誰將有此。景公問魯甚執先亡、因問後世孰有齊國。晉叔向問齊國之治若何

三章。答旨同而辭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上文所舉、即本篇第十章。問上八章。問下十七章。而

諫下十九章、亦宜參觀。 晏子使吳吳王問君子之行晏子對以不與亂國俱滅第十六

晏子聘于吳。吳王問君子之行何如。晏子對曰君順懷之。政治歸之。君順於

之。政務圖治則歸之。問下十章云、君子懷不捨之君。居治國之位。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二句已見問下十

子見兆則退。兆、猶幾。事之先見者也。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元刻注云、此章與吳王問

辭有詳略之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文見問下十章。可處可去。事皆既同。但

吳王問齊君慢暴吾子何容焉晏子對以豈能以道食人第十七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

孫云：希說文作稀。此省文。

請私而無為罪。晏子蹇然辟位。吳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

諫下二章曰：刑殺不辜謂之賊。孫云：優當為慢。說文王篇無慢字。類篇優、慢官切。健也。又蔓莪切。惰也。純一案。

優與慢慢、聲義並同。類篇訓惰、義近。墨子經說上、敬慢連言。亦以慢為慢。

野以暴。兩以字，並與而同義。又與且同義。前二章曰：穿他招則欲其深以廣也。為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以且對言，是以猶且之證。

對曰：循字舊脫。孫云：當為違。

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問上十五章曰：不學者。大事不得。小事不為者必貧。問上十五章曰：大者不

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

問上十五章曰：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為用人者卑。

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

子猶保而訾高擲者也。

舊嘗倒著猶上、擲譌擲。孫云：釋史引或本、作猶保而訾高擲者。猶保而谷擲者也。純一案。俞說擲乃擲之誤。保、為保體。擲者、揭衣也。擲誠不恭。保則更甚。故曰訾。擲者、揭衣也。擲誠不恭。保則更甚。故曰訾。擲者、揭衣也。擲誠不恭。保則更甚。故曰訾。

司馬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

干、求也。不恤民。恤、憂也。徒居無為。無所事事。而取名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贍上益民而不為者，謂之

司馬子期。

孫云：姓司馬字子期。

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

干、求也。不恤民。恤、憂也。徒居無為。無所事事。而取名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贍上益民而不為者，謂之

一事異而辭同。或旨同而辭異。故著於此篇。純

一事異而辭同。或旨同而辭異。故著於此篇。純

一事異而辭同。或旨同而辭異。故著於此篇。純

一事異而辭同。或旨同而辭異。故著於此篇。純

一事異而辭同。或旨同而辭異。故著於此篇。純

一事異而辭同。或旨同而辭異。故著於此篇。純

一事異而辭同。或旨同而辭異。故著於此篇。純

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得聞之也。元刻注云：此章與叔向問徒處之義章，皆同而有諍略之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徒處之義，即問下二子章。

高子問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晏子對以一心第十九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耶？蘇云：治要作三君一心耶。夫

子之心三也。蘇云：治要作耶。也耶同。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事君二字、疑涉上下文而衍。殊窮於辭、當刪。論語類淵篇、嬰遲問

學德修題辨惑。子曰善哉問。語氣與此同。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

非一也。王云：非一也、本作非一心也。與非三心也對文。今本一下脫心字、羣書治要有。純一案非一也、非三也、各承上文心字言、一下三下、均不必有心字。蓋本文如此。今本非

三心也、心字乃衍文。治要非一心也、而嬰之心非二心也。三下心字衍。蘇云：治要非三心也、兩心字並嫌贅。當刪。而嬰之心非二心也。載此在問下篇。下無。且嬰

之子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復小爾雅廣言、白也。廣雅釋詁一、語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謂盡言于君而不見用也。所謂

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幸免於死。及莊公陳武夫，尚勇力，欲辟勝于邪。欲

偏辭逾常。而嬰不能禁，故退而野處。野從元刻。孫本作莖。孫云：莖、說文莖。古嬰聞之。

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吾于莊公行之矣。言所以不死，崔杼之難。今

之君，輕國而重樂，薄于民而厚于養，藉斂過量。掠民財而無節。使令過任。竭民力而不休。而

嬰不能禁，嬰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嬰字孫本無。言今能全身否不可知。元刻注云、此章與梁丘據問事三君不同心。孔子之齊不見

學子。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問下二十九章、外下三章四章旨同。

晏子再治東阿上計景公迎賀晏子辭第二十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數、責也。漢書項籍傳集注。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

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誅、責也。襄三十二年左傳誅求無時注。晏

子對曰：臣請改道而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之字舊脫，從盧校據說。

苑補。于是明年上計。孫云、漢書武帝紀、受計於甘泉。顏師古注、受郡國所上計簿也、若今之諸州計帳也。景公迎而賀之曰：甚

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一乘至公。貨賂不

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者字舊脫，從盧俞校據說苑補。君反以罪臣。說苑君上

有而字。今臣後之治東阿也。治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屬託行，貨賂至，並重賦斂。孫云、並重說苑作並會是。

倉庫少內。內、納同。言賦斂于民者甚重、而納于倉庫者甚少。便事左右。左右、君所寵倖者。陂池之魚，入于權家。

家舊諱宗。從王校據說苑改。案文選任彥昇為蕭揚州作薦土表注、引說苑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迺反迎

而賀臣。臣愚不能復治東阿。舊少一臣字、王云、君迺反迎而賀臣絕句。與上君反以罪臣對文。臣下當更有一臣字、屬下句讀。今本脫一臣字、則文

義不明。說苑亦脫臣字。總一案王說是、今據補。願乞骸骨。乞賜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辟舊諱辟、從盧校

避去。謂將景公迺下席而謝之曰：子彊復治東阿也。強、勉也。東阿者，子之東阿也。

寡人無復與焉。孫云、說苑政理篇用此文。元刻注云、此章與晏子再治東阿而見信、景公任以國政章。旨同而述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總一案說見繼上第四章。子華子

北宮子仕篇載此事。

太卜給景公能動地晏子知其妄使卜自曉公第二十一

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孫云、高誘注：能、雨子動、震也。公召晏子而告

之日。淮南道應訓、論衡變虛篇、均作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

動乎。黃云、論衡引、可上有固字。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鈞星在四心之間。

孫云、淮南作句星在房心之間。高誘注句星、客星也。房、駟。句心守房心、則地動也。駟字此作四、通。黃云、淮南及論衡、並作房心。音義作四星誤。洪云、史記天官書、免、一名鈞星。出房心間地動。房為天駟。四與駟通、即房星也。又房四星、而稱爲四。亦猶心三星、而詩稱爲三也。義亦得通。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

言之、恐子之死也。之死舊倒、從盧校乙。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王云、此惶字與該同義。言恐

字亦作違。後漢書光武紀曰、違惑不知所之。蜀志呂凱傳曰、遠人惶惑、不知所歸。是惶與惑同義。淮南道應篇、作恐公之欺也。欺與惑義亦相近。子言、君臣俱得

焉。謂子自言於君、則君不惶、臣不欺。忠于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史走入見

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孫云、淮南作田子陽。高注田子陽齊臣也。晏子默

而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

忠上而惠下也。孫云、淮南道應訓用此文。元刻注云、此章與柏常壽禱梟死、將爲公請壽、晏子識其安章。旨同而辭異。故著於此篇。純一案論衡變虛篇、亦用此文。柏常

壽請壽、即雜下四章。

有獻書譖晏子晏子二退耕而國不洽復召晏子第二十二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而則則。治不同君所欲。君所欲者見不善

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辟讀若避。晉語八、趙武子事君。不阿而退。義略同。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治

引止此。載雜下。有納書者。標題有字本此。案標題有字、義與或同。春秋穀梁隱三年傳曰、有內辭也。或外辭也。則有與或皆爲一分之義。毛詩商頌玄鳥、奄有九有。文選册魏

公九錫文。李注引韓詩作九域、有域一聲之轉。國語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注有、域也。或古域字。吾友陳敦復云、孟子萬章、有養生魚於鄭子產。禮檀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三有字

或同。曰廢置不周于君前謂之專。俞云、不周當為不由。廢置不由於君前、故為專也。純一案周疑問之形誤。出言不諱

于君前謂之易。之從孫本。元刻脫。易、猶違。呂氏春秋禁塞篇、古之道也不可易注。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

矣。吾不知晏子之為忠臣也。公以為然。晏子入朝公色不說。故晏子歸備

載。孫云、備同備。備載、言備駕也。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事。雜上五章云、嬰故老

之事。毋語助。同此。辭而不為臣退而窮處。二句已見問上二章。東耕海濱。雜上一章、作堂下生藜

藿。門外生荆棘。二句已見問上二章。彼作藿。蘇云、藿當為藿。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悖亂。雜上五章、作而

家無積。室如縣。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公恐復召晏子。此句雜上晏子至公一歸七

年之祿也。一、皆而家無藏。盡以分。晏子立諸侯已忘其威。高國服其政。上五章。燕

魯貢職小國昔朝。皆、元刻。晏子沒而後衰。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惡故人晏子退章、旨

上五章。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未嘗弼過逐之第二十三

晏子使高糾。糾從孫本。元刻作糾。孫云、糾、今本作亂、即糾字壞也。說苑作縲、音之轉。治家三年而辭焉。說苑臣術篇、作

之。晏子逐。高僚事子。三年。會無以爵祿而逐之。敢請其罪。說苑作其義可。乎。書鈔同。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

易恒大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正義曰。君子立身。得其恒久之道。故不改易其方。方、猶道也。若夫方立之人。謂若彼以道立身之人。

維聖人而已。說苑書鈔、均無此二句。

如嬰者，仄陋之人也。仄，古側字。漢書賈誼傳集注。側陋者，僻側淺陋也。書堯典明揚

明揚側陋語也。並引說苑臣術篇晏子此語，以為同證。若夫左嬰右嬰之人。左右云者，儲弼之謂。不舉四維，四維將不正。

四從孫本。元刻譌曰。二本並脫四維二字，文義不完。今校增。管子牧民篇曰，守國之度，在飾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孫云，說苑作有四維之

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二年，未嘗弼吾過也。此知晏子在在繩墨自矯。吾是以辭之。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欲見

高糾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高糾事，見雜上二十八章二十九章。說苑臣術篇用此文。

景公稱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辭不受。第二十四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狐穀，地名。皆著之于

帛，申之以策。策，簡書也。通之諸侯，以為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也。

今為夫子賞邑，通之子孫。通，涉上文而誤。疑當作遺。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賢者

得之，不肖者失之。墨子尚賢上篇曰，以勞殿賞。墨功而受祿。故官無常義同。御德修禮，御，進

無有荒怠。今事君而免于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今嬰事君，無功可言。蓋幸免於罪耳。其子孫奚宜與受賞邑。蓋

晏子之意，甚不以世祿為然。若為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

幣帛。若僅列為大夫，必有賞邑。則齊邑不足賞。君何以供社稷之祭用，與交四鄰諸侯幣帛之需。問下十二章，魯昭公謂晏子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歉然不滿。可

謂知言。嬰請辭，遂不受。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章。旨悉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雜下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

大旨並同。景公使梁丘據致千金之裘，晏子固辭不受。第二十五

景公賜晏子狐之白裘。狐之白裘、文不成裘。疑本作白狐之裘。與玄豹之冠佩。非一狐之白也。玄豹之氈

玄、各本避清諱作元、今改正。玄豹之氈不成文、氈疑冠之形誤。下章云、晏子布衣鹿裘以朝。禮檀弓下云、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禮器云、晏平仲解衣覆冠以朝。晁冲之閑居詩、荒蕪詩語徑。破

傲晏嬰冠。足證其裘冠之惡。其貲千金。使梁丘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二反。孫云、反一。公曰、寡人有此一、將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雖下廿五章就車言、夫與其

閉藏之、豈如弊之身乎。與其閉藏而弊。何。若服而弊之為愈。晏子曰、君就賜也。就、成。子不受。寡人亦不乘。與其

政。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于下、不可以為教。蘇云、此言君服此裘于上。臣服此裘于下。則是同君。恐奢侈之民。皆從而效

之。故云不可為教。上篇今轆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云云。義正同此。固辭而不受。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使梁丘據遺之車馬三返不受章。旨同而事少異。故著於

此篇。純一案雜下二十一章及下章旨並同。

晏子衣鹿裘以朝景公嗟其貧晏子稱有飾第二十六

晏子相景公。布衣鹿裘以朝。洪云、呂氏春秋費生篇、顏闔守閭。鹿布之衣。鹿即麕字之省。莊子讓王篇、作苴布之衣。苴即麕字。此鹿裘亦謂麕裘也。

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貧也。北堂書鈔百二十。九引此文同。是奚衣之惡也。兩也字俱讀邪。寡人

不知是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蓋願人而後衣食者、不以貪味為

非。蓋願人而後行者、不以邪僻為累。僻、元刻作辟。晏子尚儉。惡衣服、非飲食、禮禹教也。此文不以貪味為非、不以邪僻為累、純

纏顯然。貪味屬食言、不得屬衣言。衣食之間、又有脫句甚明。疑本作嬰聞之。願人而後食者、不以貪味為非。願人而後行者、不以邪僻為累。今本衍兩蓋字、衣下

脫者不以龜布為惡。願人而後十一字。一必字、一尤字、俱譌作不。則義不可通矣。願人而後衣。嬰

不肖。嬰之族、又不如嬰也。待嬰以祀其先人者、五百家。此文已見問。嬰又得布下十二章。

衣鹿裘而朝于嬰不有飾乎。再拜而辭。四字衍、無謂。當刪。元刻注云、此章與陳無字請浮晏子。景公睹晏子之食而嗟其貧章。旨

仲尼稱晏子行補三君而不有果君子也第二十七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

事之以恭儉。晏子、二字舊脫、從孫校據孔叢補。君子也。孫云、孔叢詰墨篇、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

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此作莊公壯、與孔叢言怯者不合。莊公好勇、擬作怯之誤。盧云、左

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則怯字亦非誤。純一案此文壯、孔叢作怯。怯與武勇、義正相反。以上下文例

之、怯字近是。願晏子不向武、此云事之以宣武。孔叢云事之以勇。似均不合。然此云宣武者、謂

宣明止戈爲武。孔叢作勇者、謂如君子之勇。（雜上三章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太平御覽

四百三十七引胡非子云夫曹鬪匹夫徒步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也唯無怒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

謂君子之勇勇之貴者也。非匹夫之勇、敵一人者比。則與晏子非攻之旨符合矣。蓋莊公之壯、非君

子之勇。正晏子欲行禮義之勇以止之者也。觀諫上一章、莊公奮乎勇力不顧行義可證。又十七章曰、

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問下十五章曰、莊公好兵作武。前十九章曰、莊公陳武夫、

尙勇力。皆此云莊公壯之明徵。然則本文壯字不誤。孔叢作怯、直是壯之誤字。

相三君而善不通下。善教不偏。行於下。晏子、細人也。

道食人者哉。此句已見前。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簡

士、簡舊作閑、今校改。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嬰爲此仕者也。嬰舊作臣、晏子對孔

果君子也。

孫云、已上二章、黃之濠本殘盞初本皆刪去。今據沈啓南本補入。餘篇次序亦多錯亂、皆訂正。盧云、吳本缺此章。元刻注云、此章與仲尼之齊不見晏子、有君問何事回曲之君章。旨同而詞辭少異。故著於此篇。純一案外下三章四章、問下十二章、旨並同。

晏子春秋校注卷八

漢陽張純 一仲如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

凡十八章。盧云、吳本不分。蘇云、舊以此與上篇並合為一卷。意在合七略之數。

仲尼見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為不可第一

盧云、吳本一作廿八。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稽孫云、爾稽墨子作尼谿。尼爾、稽谿、聲皆相近。以告晏子。

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孫云、浩裾墨子作浩居。史記作倨。倨、洪云、浩裾即倨借字。不可以教下好樂

緩于民緩從孫本。元刻作緩。孫云、今本緩作緩、非。鹽鐵論作繁於樂。而舒於民。因舒知為緩字。黃云、墨子非儒篇、作好樂而淫人。不可以使親治恐廢於

立命而怠事怠舊譌建、孫云、墨子作怠是。言恃命而怠于事也。純一今據正。案建為逮之形誤。逮古通怠。不可以使守職使字舊脫、從

補。言恐不勤於職守。厚葬破民貧國謂破民之財、而使國貧。久喪循哀費日循舊譌道、孫云、墨子作宗喪循哀。孔叢作崇喪遂哀。

王云、道當作通、通與循同。墨子作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文義正與此同。問上十一章曰不淫于樂。不適於哀。即循哀也。循之言遂也。遂哀、謂哀而不止也。說苑諫下廿一章修哀下。純一今從孫王校正。不可使子民孫云、墨子作慈民。子當讀為慈。行之難者在內平天下易。平自心難。管子有內業、心術、白心等篇。可為行難

在內之證。易繫辭上曰、无思无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墨子尚賢中曰、聖人之德總乎天地。皆攝外於內。知行之難在內矣。黃初云、王文成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而

儒者無其外無其外、無讀為無。說文熈、熈也。熈其外、即下所謂異于服。勉于容。故

異于服勉于容異其服制。勉飾外容。孫云、道墨子作導。而剛百姓剛古訓

記孝文本紀教。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重禮文。失禮意。故老子曰、禮者虛

信之薄而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墨子三辯篇曰、其樂。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孫云、

禮之首。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墨子三辯篇曰、其樂。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孫云、

作威容修飾以蠶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以示儀三字舊脫。務趨知從孫校據墨子補。

之節以觀衆。務字舊脫。據墨子補。孫云、墨子作勸衆。博學不可以儉世。王云、言孔子博學而不可爲法於世。勞思不可

以補民。言無裨益于民。元刻脫以字。兼壽不能殫其教。識其博而寡要。孫云、墨子作兼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

禮。言其禮繁而難遵。孫詒讓注墨子云、當年、壯年也。孫云、究墨子作行。積財不能贍其樂。積財不足以供樂舞之費。繁飾邪術以

營世君。孫云、高誘注淮南營、惑也。盛爲聲樂以涇愚民。民上舊衍其字。據墨子刪。與上句文同一例。涇、謂修其性也。其道也

不可以示世。元刻脫其道二字及世字。其教也不可以尊民。墨子無兩也字。鹽鐵論論誹篇、墨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而虧

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近而難遵。大旨與此章同。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孫云、移墨子作利。非所以

導衆存民也。孫云、墨子作導國先衆。公曰善。于是厚其禮。留其封。封字舊脫。孫據墨子增。敬見而不

問其道。各本見下而字。倒著留其封。今據墨子乙。仲尼迺行。孫云、墨子非儒篇、此作孔子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騶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

郭惠子以所欲爲。歸於魯云云。疑本晏子春秋。後人以其詆譏孔子。乃刪去其文。改爲仲尼迺行四字。墨子非儒篇、又載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問。復不對。景公曰。以

孔丘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廖。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

行於下必利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慮

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君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

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爲亂。非仁義之本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

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脫寡人者衆矣。非夫子、

則吾孫身不知孔丘之於白公同也。亦晏子春秋本文、後人刪去者。疑在此章之前、據墨子知之。純

一穿孫說未足據。何也。墨子非儒篇、孔子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騶夷子皮於田常之門。蘇時學注云、據史記范蠡亡吳後。乃變易姓名。適齊。爲騶夷子皮。然亡吳之歲乃孔子卒後六年。景公卒後十七年。又安知蠡之適齊而樹之田氏之門乎。此真齊東野人之語也。又知白公之謀云云。畢沅注云、孔叢詰墨云、白公亂在哀公十六年秋。孔子已卒十旬。蘇時學云、此誣罔之說。殊不足據。唯據白

公之亂、在景公卒後十二年。而晏子卒更在景公之先。又安能預知後事。而先與景公言之。案蘇說
是也。據史記齊世家、晏子先景公卒十年。亡吳之歲、在晏子卒後二十七年。自公之亂、在晏子卒
後二十二年。其說不能見信於後人、故本書不取、專就儒家旨趣異於墨者而非之。比知晏子當歸墨
家。墨子非儒之文、凡本書所無者、皆後人增成之。元刻注云、此並下五章、皆毀越孔子。殊不合
經術。故著
於此篇。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晏子對第一盧云、吳本
一作廿九。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為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

鞠語者也。鞠從元刻。孫本作鞠。孫云、姓鞠名語、疑即泉魚。
泉魚聲相近。純一案鞠語似非姓名、文有譌奪。明于禮樂。審于服喪。其

母死。葬埋甚厚。孫云、埋當為
葬。俗从土。服喪三年。哭泣甚疾。疾、痛
也。公曰。豈不可哉。而色

說之。現喜悅
之色。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知下能字疑
衍。下並同。制規矩之

節。周旋中規。
折旋中矩。行表綴之數。表、表徽也。
綴、綴淫也。以教民。以為煩人。畱曰。留、帶
也。故制禮

不羨于便事。孫云、言便事而
已。不求餘也。非不知能揚于成鐘鼓等瑟以勸衆也。勸衆當作
觀衆。以

為費財留工。留、稽
遲也。故制樂不羨于和民。樂以和民而已。
淫樂以妨民事。非不知能累世殫

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既埋
已成

之財。又祭
後生之財。故不以導民。今品人。說文品、
衆庶也。飾禮煩事。徒飾禮文。不
憚煩以從事。羨樂淫民。淫盜康
樂。以

侈民
心。崇死以害生。二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流。儉德毀滅。
奢俗流行。故二

邪得行于世。三邪者、飾禮
羨樂崇死也。是非賢不肖雜。問上三十章曰、為政何
患、患善惡之不分。上妄說邪。上心多
妄。樂

與邪
僻。故好惡不足以導衆。好惡失其
正故。此三者。路世之政。單事之教也。單從元刻。黃
云、壞本同。

孫本作健。王引之曰、作單者是也。單讀為瘧。爾雅瘧、病也。字或作瘧。大雅板瘧、下民卒瘵。毛傳曰瘧、病也。路與單義相近。方言瘧、敗也。路露古字通。言此三者、以之為政則世必敗。以之為教則事必病也。洪云、管子戒篇、握路家五十室。周書皇門解、自露厥家。路與露同。蠡也。路世、猶言衰世也。舉事與路世對言之。俗本改作道事之教。非是。蘇云、柎子讀兵篇、路單者也。單與單一聲之轉。義一而已。彼以路單連文。公曷為不察。聲受而色說之。聞聲而色喜。

仲尼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第三盧云、吳本作三十。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孫云、孔叢引晏子、作先生奚不見晏子乎。仲尼

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

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非嬰為三心三君為一心故非字舊脫、從王校補。三君皆

欲其國家之安也。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當譽而非之。非而是之。當非而

猶非也。均不是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此文疑本作孔丘必處一於此矣。言以是為非、或

公孫丑下、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義與此同。今本此上脫于字、衍據字心字、一又倒著此下、義不可通。此與下章並闕下二十九章外

上十九章旨同。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致問第四盧云、吳本作三十一。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

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為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嬰世為大

夫。自稱世為齊民。謙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維持其正行而常之。不自識其過失而改之。不能自立也。不能自立于齊而保其身家。

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非可愛而愛。不當惡而惡。誹譽為類。譽從元刻。孫本作謗、非。言非明惡。譽則美。以類相從。非若

變惡之無德。聲響相應。如響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墨子修身篇曰、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嬰聞之、以一心

事三君者所以順焉。君雖有三。而事之心。欲其國之安無二致。是所以為順也。以二心事一君者不順焉。嬰

果有三心。不惟事三君不順。即事一君亦必不順。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也同邪。今未見嬰所以順之實。輒譏嬰以順之名邪。嬰聞

之、君子獨立不慚于影。孫云、影當為景。獨寢不慚于魂。禮中庸曰、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是其義。文選恨賦注、引作君

子獨寢不慚於魂。孔子拔樹削迹。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不自以為為辱。身窮

陳蔡。身字轉脫。據孔叢詰墨篇。指絕糧七日言。不自以為為約。以內無慚於衾影故。非人不得其故。今讖人不知其所以然。

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是猶水濱之人。惟自善其網罟之用。而非山人之斤斧。山居之人。惟自善其斤斧之用。而非

澤人之網罟。無當也。斧罟為韻。出之其口。率爾鼓舌。不知其困也。不知實行者之困難。始吾望儒而貴之、今

吾望儒而疑之。兩儒字舊譌傳。孫據孔叢改。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于爾。孫云、爾不可止

于遠也。輪語類淵篇。曰、聽不及舌。行存于身、不可掩于衆也。墨子修身篇曰、君子以身戴行者也。禮大學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

嚴乎。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竊議、私議也。不中、不適當也。吾罪幾矣。吾不免於罪矣。丘聞

君子過人以為友、不及人以為師。君子德過於人。則以其人為友。德不及於人。則以其人為師。今丘失言于夫

子。夫子、指晏子。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夫子舊不重。王云、譏之上當更有夫子二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上文曰君子不及人以為師。故此曰夫子譏之、

是吾師也。純一今據補。荀子修身篇、非我而當者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宰我、言語之科。謝、認過也。然仲尼見之。然下當有後

用此文。然仲尼見之。然下當有後字。孫云、

景公出田、願問晏子若人之衆有孔子乎第五。盧云、吳本

景公出田。寒故以為渾。孫云、此溫字假音。猶顧而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焉。

乎。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此大字與上下文氣俱不貫。舜本作若問有無舜焉。言此衆人之中有孔子。若問有無舜，則嬰

不識。下句同。今本問講則、有無倒、若著有下、義不可通。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為聞矣。聞、遠也。注南子傲真訓、

則醜笑有聞矣。高誘注。曷為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晏子對曰：是迺孔子之

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言孔子僅能行舜之一節。處民之中，其過之識。其過之識、疑

過之。謂其知識不遠過於衆人。今本識字倒著之下、又脫不能二字、文不成義。况處君子之中乎。舊作况乎處君之中乎、王云、處君

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是其證。今本脫子字、則義不可通。純一察王說是。惟謂脫子字、未審。况下乎字、即子之壽而誤倒者。今乙正。舜者處民

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上與聖人。增韻、與、及也。則固聖人

之林也。孫云、林一本作材。此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也。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對以勿憂第六。盧云、吳本作三十三。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未章晏子段後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云云。是晏子

先景公卒十七年。此似未足據。據史記齊世家、晏子先

景公卒十年。當景公四十八年。即魯定公十年。據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相魯。時

晏子已卒。據十二諸侯年表、齊歸魯女樂。在定公十二年。亦晏子卒後事。此文不足信。鄰國有

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北堂書鈔四十九引、若何上有為之二字。孔廣陶

俞本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弱主、昏庸無能之謂。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

重孔子，設以相齊。孫云、孔叢設作欲。純一案設者、虛假之詞。設以相齊、蓋陰謀也。孔子彊諫而不聽，必驕魯而

有齊。孫云、有齊、孔叢作齊。疑有當為齊、盧云、有猶特也。君勿納也。夫絕于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

期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于陳蔡之間。孫云、孔叢詰墨用此文。元刻注云、此上五章皆毀訛孔子。而此章復稱爲聖相。設相齊以困孔子。似非平仲之所宜。故著於此篇。

景公問有臣有兄弟而彊足恃乎？晏子對不足恃。第七盧云、吳本作三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有臣而彊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有兄弟而彊足恃乎？

晏子對曰：不足恃。公忿然作色曰：吾今有恃乎？晏子對曰：有臣而彊無甚

如湯。湯有臣伊尹仲虺。女鳩女房。義伯仲伯。（見史記殷本紀）可謂強矣。有兄弟而彊無甚如桀。無甚如桀。湯有弑其君

桀有亡其兄。二句義不可曉。豈以人爲足恃。同、二句當連讀。妄增之。今校刪。可以無亡

也。孫云、強湯兄亡爲韻。此章及下六章、俗本刪去。元刻注云、此章景公問臣並兄弟之強。而晏子對以湯桀。無以垂訓。故著於此篇。此章下舊有與字。俞云、此與字似不當有。寫者依他篇增之。而不知其非。純一今據刪。盧云、吳勉學本缺此與下六章。元刻本、沈啓南本、吳懷保本、皆有。

景公遊牛山少樂，請晏子一願。第八盧云、吳本作三十五。

景公遊于牛山，少樂。公曰：請晏子一願。晏子對曰：不。孫云、不讀如否。嬰何願。公曰：

晏子一願。對曰：臣願有君而見畏。願有君見之而生敬畏。有妻而見歸。婦人謂嫁曰歸。有子而可

遺。燕翼詒謀。孫云、畏歸遺爲韻。純一秦古音諧五齊引此。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也字舊脫、從蘇校補。與下文同一例。載一願。載與再

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明，有妻而材，家不貧，有良鄰，有君而明，日順，嬰之行。嬰字當在日順上。言嬰日順承明君之令以爲行。今似言明君日順嬰之意以爲行、非。有妻而材，則使嬰不忘。明行忘爲韻。古音諧十六庚引此。家

不貧，則不慍朋友所識。似言家不貧。則可周濟。朋友所識、使無慍怒。有良隣。論語里仁爲美。里仁爲美。則日見君子。

卷八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

相觀摩而善。嬰之願也。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載一願。三字舊脫，從劉校補。晏子對曰：臣願有

君而可輔。輔當作備。有妻而可去。去，藏也。前漢蘇武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往去，或藏也。但有妻而可藏，與有妻而見歸，義鄰於複。去，或當訓

難訓棄。謂有妻設不願相借，即可自由離去。如雜上廿五章，晏子之御，其妻請去，其例也。晏子

思想平等。或對景公為此戲言，亦不足怪。然雜下廿四章，景公欲納愛女，晏子不倍老妻之託而辭

之。後第十章斥田無宇云，去老者謂之亂。納少者謂之淫。見色而忘義。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知晏子之平等，必不肯正義也。有子而可怒。墨子耕柱篇，子墨子怒耕柱

子。怒，猶責也。即責備賢者之責。孫云，輔去怒為韻。純一案古音諸十二魚上聲引此。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元刻注云，此章載晏子之願如此。無以垂

訓。故著於此篇。純一案元刻載譌。從盧校改。盧云，吳本缺此章。

景公為大鐘，晏子與仲尼、柏常騫知將毀第九。盧云，吳本作三十六。

景公為大鐘，將縣之。晏子、仲尼、柏常騫。初學記十六引晏子在柏常騫下。二人朝，俱曰：孫云，初學

來朝皆曰。鐘將毀，衝之，果毀。孫云，衝讀如撞。初學記作撞。純一案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五，引作仲尼、柏常騫、晏子三人俱朝。曰鐘將毀之。撞、果毀。公召

三子者而問之。者字疑衍。御覽作公見三子問之。晏子對曰：鐘大而不祀先君而以燕

非禮，是以曰鐘將毀。此以神鐘設教。仲尼曰：鐘大而縣下，衝之，其氣下回而上薄。

初學記作其氣不得上薄。是以曰鐘將毀。此就物理言之。柏常騫曰：今庚申，有日字。雷日也。音莫

勝於雷。音，御覽初學記並作陰。是以曰鐘將毀也。此陰陽家言，殊不足信。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為泰呂成，將燕饗，晏子諫章。旨同而尤近怪。

故著於此篇。純一案元刻成譌臣，據明本改。盧校同。景公為泰呂成，即諫下十二章。盧云，吳本缺此章。

田無宇非晏子有老妻，晏子對以去老謂之亂第十。盧云，吳本作三十七。

田無宇見晏子獨立于閭內，有婦人出於室者。盧云，韓詩外傳九，非晏子之妻。乃其妻之使人為近理。髮

班白衣緇布之衣而無裏裘。韓詩外傳作晏子之妻使人。布衣詩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爲

者也。何爲舊倒。王云、當作何爲者也。言此出於室者、何等入也。今本晏子曰嬰之家也。

韓詩外傳作何者也、則文不成義。韓詩外傳正作何爲者也。純一今據乙。無字曰位爲中卿。食田七十萬。韓詩外傳補。據何以老妻爲。妻爲舊倒、

韓詩外傳作何以老妻爲。言富貴如此、何用老妻爲也。今作何以老爲妻、則對曰嬰聞之。去老者謂之

亂。納少者謂之淫。且夫見色而忘義。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嬰可以有

淫亂之行。不顧于倫。逆古之道乎。韓詩外傳作棄老取少謂之醫。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

與景公以晏子妻老欲納愛女、旨同而事異。陳無宇雖至凡品、亦未應以是誚晏子。設非晏子者、將

納其說、見稟妻乎。無以垂訓。故著于此篇。純一案景公欲納愛女、即雜下廿四章。盧云、吳本缺

章此

工女欲入身于晏子晏子辭不受第十一盧云、吳本

有工女託于晏子之家者。者上舊衍焉字、據太平曰婢妾。東郭之野人也。孫云、婢

婢子。東郭今本作在廡、據願得入身。比數于下陳焉。晏子曰乃今而後自知吾

不肖也。舊作今日、王云、日字後人所加。凡書傳中、言乃今而後者。加一日字、則古之爲

政者。士農工商異居。男女有別而不通。故士無邪行。御覽無不通女無淫事。今

僕託國主民。受全國之託而女欲犇僕。僕必色見而行無廉也。色見文義不順、當

御覽作情。盧云、遂不見。元刻注云、此章與犯傷槐之令者女求入晏子家。事同而辭略。且無

覽無色見而三字。章。因而至。故著於此篇。純一案犯槐者女事、見諫下二章。盧云、吳

景公欲誅羽人晏子以為法不宜殺第十二盧云、吳本

景公蓋姣。姣、佻同。美好也。有羽人視景公僭者。孫云、周禮羽人、下士二人。魯地官司徒。純一案下犯上謂之僭。隱五年穀梁傳始僭樂

注。公謂左右曰。問之。何視寡人之僭也。羽人對曰。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竊

姣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俞云、合色無義。下文公曰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曰、聽使

為一句。說文部否、相與語唾而不受也。從否聲。公曰否者、深怪其語。故先唾而不受耳。孫

詒讓云、合疑皆之誤。說文口部云、咎、苛也。呂氏春秋權勸篇云、暨陽獻操黍酒而進之。子反曰

曰嘗。退酒也。皆咎聲義同。殺之。晏子不時而入見曰。蓋聞君有所怒羽人。公曰。然。色寡人

故將殺之。晏子對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禮不宜殺也。

公曰。惡。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將使抱背。元刻注云、此章不與。無以垂訓。故著于此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詳對第十三盧云、吳本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詳對第十三盧云、吳本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詳對第十三盧云、吳本

昔者秦繆公。御覽兩引、一無者字。繆並乘龍舟而理天下。黃云、元刻無舟

並同。至東海而捐其布。孫云、捐。藝文類聚作投。黃云、文選新刻編銘注作椽。純一案御覽八

彼黃布。故水赤。彼、孫據文選注、藝文類聚、改作破。俞云、孫改非也。彼黃布者、言彼所捐之布。乃黃布也。

孫云、

文選注作伴問。通俗文、屬作辭。虛辭也。盧云、何爲二字疑衍。黃云、文選注無何爲二字。蘇云、何爲下當有對字。傳寫者緣下對字而脫耳。景公言吾乃伴問、何爲對。故晏子答以詳問詳對。義本昭晰。以爲衍文、語意不完矣。純一案御覽八百二十乃伴問、九百六十五作吾伴問子。類聚兩引作吾伴問子耳。並無何爲對三字。然引文從略、不盡可據。蘇說義長。劉云對下挽晏子對三字、是也。今據御覽八百。晏子對曰、嬰聞之。文選注及御覽兩引、並無之字。類聚八十五無、八十七有。釋史同。詳問者亦詳對之也。文選注作伴問者伴對也。御覽九百六十五同文選注、惟也作之。又八百二十、及類聚八十五、均作伴問者亦伴對之。類聚八十七及釋史同。惟並無之字。元刻注云、此並下一章、語類併而義無所取。故著於此篇。孫云、已上七章。據沈啓南本、吳懷保本、增入。盧云、吳本缺此章。

景公問天下有極大極細晏子對第十四 盧云、吳本作四十一。

景公問晏子曰、問、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七引作謂。天下有極大物乎。物字舊脫、據御覽補。晏子對曰、御覽無晏

有。句北溟有鵬。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古音諧七真引。此、雲天諧。尾偃天間。說文偃、躍啄北

海。說文啄、鳥食也。頸尾咳于天地。咳御覽作該。然而繆繆乎不知六翮之所在。舊脫北溟有鵬然而上。王云、自足游浮雲以下六句、皆指鵬而言。今本脫去翮字、則不知爲何物矣。太平御覽羽族部十四翮下引此、作鵬足游浮雲云云。則有翮字明矣。又案頸尾咳于天地乎。乎字本在下句繆繆下。繆繆即寥寥、曠遠之貌也。故曰繆繆乎不知六翮之所在。今本乎字在上句天地下、則文義不順。御覽引此、乎字正在繆繆下。純一案王說是而義未盡。此文本作北溟有鵬、與東海有蟲對文。莊子逍遙遊篇、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列子湯問篇文同。列子並以焦螟與鵬對舉。大旨與此全同。則本文當作北溟有鵬明矣。今本脫去、王僅補一翮字、語意仍未完足。今並據以增訂。古音諧四之上聲引此、海在諧。孫云、咳與闕通。公曰、天下有極細者乎。者字舊脫、據文選鶴鶴賦注補。孫云細、

藝文類聚作小。純一案類聚見九十七。晏子對曰、有。句東海有蟲。孫云蟲、今本作蠱。據文選注藝文類聚改。純一案元刻正作蠱。文選張景陽七命注、蟲下有

名曰焦螟。巢于蟲睫。孫云、蟲文選注作蚊。俗字。純一案御覽九百五十一、作生於蚊睫。陸說文作映。目旁毛也。再乳再飛。而蟲不

爲驚。孫云、藝文類聚作飛乳去來。而蚊不覺。純一案文選七命注。同孫見類聚。明王元貞校類聚、作再乳而飛。蟲不爲驚。御覽作再乳而飛。蚊不爲驚。臣嬰不知

卷八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

二二五

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孫云、列子湯問篇、紅浦之闌生糜蟲、其名曰焦冥。羣飛而作蟬。文選鶴鳴賦注、作臣不知其名、而東海有鍾者、命曰鶴蟬。御覽作臣嬰不知名、東海耆老、命曰蟬蟬。驚名冥為韻、古音詩十青引此。

莊公圖莒國人擾給以晏子在迺止第十五盧云、吳本

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為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於衢間。衢字舊脫、從王抄據下文補。黃云、

元刻操作標。下同。王云、衢間、當帶之闕也。公召睢休相。孫云、姓睢名休相。而問曰寡人闔門而圖莒國人

以為有亂皆操長兵而立於衢間。操舊作標、孫云、標當為標。純一案操、持也。標、舉也。又應也。義不及操字妥適。今改從上文一律。

元刻並作標。奈何休相對曰誠無亂而國人以為有。入字舊脫、據上文增。則仁人不存。無皆操之形誤。

素孚民望之仁人在此、無以安其心故。問下十二章曰、晏子請令于國言晏子之在也。公

曰諾以令于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皆知晏子能安國故。君子

曰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非一日之所為也。黃云、元刻脫非字。有所

以見于前信于後者。舊無有字、語意不完。今校增。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元刻

注云、此章特以晏子而給國人。故著於此篇。

晏子死景公馳往突哀畢而去第十六盧云、吳本

景公游于菑。孫云、太平御覽作臨菑。說苑作晏。鄆國志平昌有襄鄉。韓非作游少海。蘇云、治

齊安陸昭王要無于字、菑作濼。純一案鮑刻御覽四百八十七作游臨濼。文選褚淵碑注作菑。聞晏子死。孫云、死御覽作卒。蘇云、治公乘修輿服繁駟驅之。孫云、說

素服、釋而驅之。文選注作公擊驛而馳。按韓非作趨驛煩且之乘。則繁駟、馬名。煩繁、且駟、變相近。說文駟、壯馬也。一曰馬驪駟也。文選注作擊驛。形相近、字之誤耳。蘇云、治要作公乘而

公多乘輿。古从躬从多之字，聲近通用。周禮樂師趨以采齊。鄭注云：故書趨作夥。鄭司農云：夥當爲趨。書亦或爲趨。趨俗書亦或作趨。並其證也。此侈即韓子之趨，言催促令急駕乘輿也。繁阻頗且，義亦難通。說苑宋本作乘輿。文選注引亦作驪。疑繁阻之驪，亦即駟之形誤。純一案胡刻仿宋文選，兩引並作繁阻。海錄軒本，並作擊駟。此文乘侈輿，當依孫校作侈乘輿爲是。附繁阻與侈乘輿對文。繁阻似不誤，言公意求速至。趨駕乘輿，用壯馬而馳之。

自以爲遲。孫云、遼文選注作駢。太平御覽作速。純一案說苑、治要、並作速。胡刻仿宋文選兩引，并作知不如車之駢。案古今注卷下，曹翼有駢馬。名爲驚帆。言其馳驟，如烈風舉帆之疾也。音義引作駢、誤。海錄軒本文選，並作知不如車之駢。案廣韻、玉篇、並云疾也。則又乘。文選兩引，並有之字。比至于國者。說苑治要並同。文增韻云、馬行疾也。駢駢義並與速同。

則又乘。文選兩引，並有之字。比至于國者。說苑治要並同。文增韻云、馬行疾也。駢駢義並與速同。

均作比。四下而趨。行哭而往。至伏尸而號。傳說至字、孫云、尸說苑作屍。王云、案伏尸哭而往、尙未至也。則至字必不可少。說苑君道篇、及暴書治要、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八、並作至伏尸而號。文選褚淵傳注、齊安陸昭王禕往、並作至則伏尸而哭。純一案據補。御覽五百四十九引尸作屍。日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言事無巨細。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

收、斂也。小爾雅廣言。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于齊。蘇云、治要有國字。純一案齊國之社稷。寡人。說苑、治要、御覽兩引、均無于字。而加于夫子。說苑無于字。治要于作之。尚覽四百八十七同。說苑。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夫。孫云、文選注作百姓誰復告我惡邪。韓非外儲說、說苑君道篇、用此詳見經傳釋詞。說苑作矣非。御覽四百八十七、作社稷危矣。百姓誰告。雖無將字夫子、不遺尺寸云。謂晏子既沒。百姓疾苦。將誰告而誰拯之。文選兩注、均因省去上文子大夫日夜責寡人、而義正同云云。於此作百姓誰復告我惡邪。失其百姓無告之旨。不可從。韓非外儲說上、文與此異。錄之以備參稽。齊景公游少海。傳驪從中來。譏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震起。傳驪又至。景公曰、趨駕頗且之乘。與驪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趨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頗且之良、而驪子韓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元刻注云、此並下二章、皆晏子沒後景公追懷之言。故著于此篇。蘇云、治要此下接晏子沒後十有七年云云、似此篇下篇。

此下接晏子沒後十有七年云云、似此篇下篇。

此下接晏子沒後十有七年云云、似此篇下篇。

此下接晏子沒後十有七年云云、似此篇下篇。

此下接晏子沒後十有七年云云、似此篇下篇。

此下接晏子沒後十有七年云云、似此篇下篇。

此下接晏子沒後十有七年云云、似此篇下篇。

此下接晏子沒後十有七年云云、似此篇下篇。

此下接晏子沒後十有七年云云、似此篇下篇。

此下接晏子沒後十有七年云云、似此篇下篇。

此下接晏子沒後十有七年云云、似此篇下篇。

晏子死景公哭之稱莫復陳告吾過第十七盧云、吳本作四十四。

晏子死。景公操玉加于晏子屍上。舊脫屍上二字、從孫校。據御覽五百四十九增。而哭之。涕沾襟。御覽作鐸下沾衿。

孫云、爾雅釋器、衣皆謂之襟。章子諫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遊于公阜

之上。阜舊作邑、從盧校改。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諫上十八章云、昔者從夫子而

今誰責寡人哉。吾失夫子則亡。無以自存。何禮之有。免而哭。免冠而哭。哀盡而去。孫云、太平御覽

哀盡、哀畢也。上章標題云哀畢而去。是其證矣。御覽非。純一案哀盡、盡哀、其義一也。

晏子沒左右諛弦章諫景公賜之魚第十八盧云、吳本作四十五。

晏子沒十有七年。黃云、盧校沒下有後字。純一案史記齊世家、景公四十八年晏子卒。後十年景公薨。此云晏子沒十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未知孰是。七或弋之形誤。

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孫云質、射質也。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

播弓矢也。播、棄也。弦章入。公曰、章。此下各本俱缺。元刻作吾失晏子。未嘗聞吾不善。章曰、臣

始人言乎。公曰、善。賜弦章魚五十乘。弦章歸。魚車塞塗。章撫其僕曰、曩之唱善者。皆欲此魚也。固辭不受。文止此。此由後人據御覽九百三十五引晏子補入。孫本作自晏子沒後。不復聞不善之事。弦章對曰、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是也。公曰、善。吾不食始人以言也。以魚五十乘賜弦章。章歸。魚車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適失不掩之。今諸臣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固辭魚不受。君子曰、

故適失不掩之。今諸臣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固辭魚不受。君子曰、

錄元刻。又以羣書治要、及御覽四百二十六所引補之。俞云、王補洵較孫刻為備。惟此文實見於說苑君道篇。治要及御覽所引均不全。因錄說苑。補王引所未及。純一案諸引其備於說苑、今從俞校

補此。自吾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治要有矣字。未嘗聞吾不善。吾下舊衍過字、據治要及御覽九百三十五引刪。

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治要無而字。若作如。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

知不

足以知君之不善。治要無之字。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治要無之字。然而有一焉。臣聞之。

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御覽九百三十五、作君好臣服。君嗜臣食。服食為韻。古音諧一韻引此。夫

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孫云、藝文類聚、作食黃即身黃。食蒼即身蒼。純一案類聚見卷九十七。御覽九百四十八同。治

要無夫字。及爾則字。黃蒼為韻。古音諧十六庚引此。君其猶有諂人言乎。治要諂上有食字、入下有之字。公曰善。治要引止此。載雜下。今

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章歸。歸上章字舊說、據御覽

四百二十六補。魚乘塞途。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

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御覽四百二十六、作故天下稱之。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

善。如出一口。今所輔于君。未見于衆。而受若魚也。若、此也。是反晏子之義。而順

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孫云、說苑君道篇用此文。

盧云、與本缺此章。

